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七二・史部・正史類

後漢書辨疑十一卷

〔清〕錢大昭撰

一七三

續漢書辨疑九卷

〔清〕錢大昭撰

一七二

後漢書注補正八卷

〔清〕周壽昌撰

後漢書集解九十卷首一卷續漢志集解三十卷（後漢書集解卷首至卷四十九）

王先謙撰 黃山等校補

一七五

229/02



後漢書辨疑卷一

目錄

志第六卷大喪 闕本大喪下有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
·公主薨一條

第二十九卷導從卒 卒當作車志中標目亦作車

列傳第五卷注欽曾孫歷 欽字衍闕本無

第八卷吳漢陳俊蓋延臧宮 案蓋延當在陳俊之前

第十一卷子隗 子隗二字當注在任光下

第十八卷馮衍注子豹 闕本子豹二字注在下卷馮衍
下

後漢書辨疑卷一

第三十卷上班彪注子固 闕本子固二字注在下卷班
彪下

第四十卷 依光武十王之例當有明入王三字闕本不
脫

第四十五卷 脫章入王三字闕本不脫

第六十四卷上袁紹注子譚 子譚二字闕本注在下卷
袁紹下

第七十一卷范丹 闕本作范冉注云一名丹

光武帝紀

南陽蔡陽人 杜佑曰棗陽後漢蔡陽縣漢春陵故城在
今縣東

嘉定錢謙益之甫



鬱林太守外注鬱林郡今柳州縣 胡三省曰唐柳
州無鬱林縣而唐之桂柳鬱邑象鸞壽南尹樂融賓等
州皆漢鬱林郡地

欽生光武 光武母張氏趙國張況族姊光武呼況為大
舅見張禹傳

光武避更新野 鄧晨傳云及光武與家屬避更新野舍
晨廬甚相親愛

更始元年 是歲王莽地皇四年也不應提行
注清陽縣屬南郡 案清陽兩漢志俱作育陽屬南陽此
作南仲誤也

初王莽以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 按王莽
傳云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此
者字當在家字下

以為壘尉 百官表有中壘校尉今省作壘尉
衝鞠撞城 說文鞠兵車也漢書衡山王傳作鞠車鍛矢
六月己卯 通鑑作己卯朔

通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 案上文拜光武為
破虜大將軍此脫大字

復漢官名吏人喜悅 闕本官名下有古字疑是故字之
誤

於是引兵拔廣阿 杜佑曰趙州昭慶縣漢廣阿縣
遂東圍鉅鹿 杜佑曰唐鉅鹿縣漢南縣也漢鉅鹿縣今

平鄉也

會諸將軍燒之 閩本無將字

秦豐自號楚黎王注秦豐黎上鄉人 案黎上鄉屬南郡

邵縣續漢書志作犁上

又別號諸賊尤來 水經注云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

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

自號尤來三老

注大將軍營有五部部三校尉 案續志部校尉一人

建武元年大軍復進至安次 安次今順天府文安縣

廼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

案耿弇傳云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

後漢書辨疑卷一

三 弇李氏氏綱

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據此則十二當作十三

行到南平棘注屬常山郡 案地理志常山郡平棘無南

字

千秋亭五成陌 千秋五成皆取嘉名

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 案十一將軍者吳漢朱祐

岑彭賈復堅鐔而外有大司空王梁右將軍萬脩驍騎

將軍劉植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也見

岑彭傳

盧方起安定 方闔本作芳

破虜大將軍叔壽 廣韻叔姓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

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 案九將軍者大司空王梁

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

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也見吳漢傳

庚辰封功臣皆為列侯 時詔使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

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

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莫定

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恆農賊 二當作五祭遵

而外有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

臧宮也見祭遵傳

遣執金吾賈復率二將擊更始郎王尹遵 案二將軍騎

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也遵更始傳作尊

後漢書辨疑卷一

四 弇李氏氏綱

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 案四將軍者騎

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

也

殺淮陽太守潘蹇 廣韻周文王子畢公之子季孫食采

於潘因氏焉晉有潘父楚有潘崇

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滎陽 案滎陽之役從帝往

擊者大司馬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

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

都尉臧宮也說文魏郡有滎陽鄉讀若錡

以廷尉岑彭為征南大將軍率八將軍討鄧奉于堵鄉

案八將軍者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忠將軍

王帝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也

三年以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晉書職官志云四

征起于漢代

與赤眉戰於回溪禹異敗績 案回溪之役鄧禹馮異與

車騎將軍鄧宏同敗本紀不及鄧宏未知何故

立皇考南頓君以上四廟 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

尉南頓令也

餘眾南向宜陽 南向馮異傳作東走說詳馮異傳

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于軹西 案二將軍者建威大

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也

後漢書辨疑卷一

五

李氏氏編

大破鄧奉于小長安 小長安在南陽郡育陽縣

吳漢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於廣樂 七疑當作二

吳漢傳云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

茂于廣樂

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豐 三將軍傳俊臧宮

劉宏也

四年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於武當 案二

將軍復漢將軍鄧暹輔漢將軍于匡也

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賊于箕山 案是時漢與彊弩將

軍陳俊前將軍王梁同往本紀不言率二將軍似略

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于涿郡 案四疑當

作三三將軍者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驍

騎將軍劉喜也 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 案三將軍者誅虜

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也

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於黎丘 案二將

軍者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也

五年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

原 案是役也耿弇而外有漢忠將軍王常

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 二將軍騎都尉劉歆太山

太守陳俊也

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 案二將

後漢書辨疑卷一

六

李氏氏編

軍者傳俊及威虜將軍馮駿也

注蔚宗序例云帝紀畧依春秋唯字彙日食地震皆餘悉

備於志 案序例之說得史體矣符瑞之屬當具于五

行志范志雖失傳其書固有五行志也見蔡邕傳今紀

中建武十二年甘露降南行唐黃龍見東阿十七年有

五鳳皇見於潁川郡縣永平十一年灤湖出黃金時麒

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建初三年零陵獻芝草四

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五年零陵獻芝州有八黃龍

見于泉陵元和二年鳳皇集肥城桓帝之世更史不絕

書何自相刺謬耶

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 案芳傳于建武元年匈奴已立

為帝矣

交趾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 七郡太守謂江夏

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福

零陵太守田翁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也見岑

彭傳章懷以七郡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

南其也

六年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

七將軍者蓋延及征虜將軍祭遵建威大將軍耿弇捕

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漢忠將軍

王常也

遣前將軍李通率二將軍與公孫述將戰于西城 案二

將軍謂破姦將軍侯進討虜將軍王霸也

隗囂遣將行巡寇扶風 廣韻行姓周有大行人之官其

後氏焉

七年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 朔寧取其綏靜北方

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耿國為射聲校尉因罷此官更

拜駙馬都尉是也

八年殺隗囂守將 囂將金梁也

高句驪王遣使奉貢 初王莽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

侯王是始復其王號

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率四將軍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

四將軍謂討虜將軍王霸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

軍侯進也

漢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

天水 五將軍謂馮異及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

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也

後漢書校尉官 西羌傳同然溫序于建武六年已為

譙光校尉似非九年始置矣見獨行傳

十年大司馬吳漢率捕虜將軍王霸等五將軍擊賈覽於

高柳 案五疑當作四王霸傳云明年霸復與吳漢等

四將軍出高柳擊賈覽捕虜將軍馬武也此當作討虜

建武五年拜霸為討虜將軍

大破隗純於落門 續漢志漢陽莫縣有雒門聚雒與落

同 後漢書辨疑卷一 八 李氏氏銅

來歙率諸將擊羌于五谿 諸將謂虎牙大將軍蓋延武

威將軍劉尚大中大夫馬援也

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 案三將軍謂誅虜

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也

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注縣名 案下辯道名地

理志有下辯道郡國志脫道字攷隸釋武都丞等題名

有下辯道長任詩注云縣名非也

十二年九真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內屬封為歸漢里君

夷疑當作里故封游為里君也章懷云里蠻之別號

今呼為俚人

十三年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 朱祐傳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

以周承休公姬常爲衛公 前書恩澤侯表云建武二年

五月戊辰更常爲周承休侯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爲

衛公今范書侯作公十三年更封仍作姬常不云姬武

未知孰是

益州傳送公孫述替帥郊廟樂器葆車輿輦 輿當作輿

廣漢徵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 樓登等率五千餘戶

內屬封爲歸義君長

日南徵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日南南蠻傳作南越

十四年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 此卽成亭侯也孔僖傳

後漢書辨疑卷一

九

謂初封褒成至孔損徙封褒亭非是

是歲會稽大疫注會稽今越州縣 陳景雲曰是時會稽

理吳至順帝分置吳郡徙會稽理山陰乃爲唐之越州

地耳注微誤

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關居庸關以東

案常關當從南匈奴傳作常山關吳漢傳作常關亦誤

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 橫與光古字通言聖德光乎

天地也

陛下恭讓克讓 上讓字誤闕本作謙

十六年交趾女子微側反略有城邑 略六十五城自立

爲王

又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 捐城通鑑作損怯

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通鑑牧放下有不收二字

十七年二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乙亥五行志作乙未

進幸葉章陵注葉縣屬南郡 案葉章陵俱屬南陽注云

南郡誤

五月乙卯車駕還宮 上云四月乙卯南巡狩則五月不

得又有乙卯二者必有一誤

其餘九國公皆卽舊封進爵爲王 案光武十王傳云臨

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

除本紀諸公進爵在十月臨淮公衡薨在六月則進爵

爲王者止有楚東海濟南東平淮陽山陽左瑯邪八王

後漢書辨疑卷一

十

不得云九國皆因舊國封也

十八年遣大司馬吳漢率二將軍討之 二將軍謂劉尚

臧宮也

甲寅西巡狩 甲寅杜篤傳作甲辰

十九年脩西京宮室 脩宮室事詳見杜篤傳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下獄死 實融傳云戴涉坐所舉人

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涉所坐之

罪當以融傳爲正注疑誤

東夷韓國人率眾詣樂浪內附 韓國人卽韓國廉斯人

蘇馬提也

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 青山在參縣縣參

蘇故屬安定郡國志屬北地

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 坐賣弄國恩

使中郎李茂報命 匈奴傳作中郎將閻本監本俱有將

字

匈奴北徙幕南地空 幕烏桓傳作漠

二十三年南郡蠻叛 潯山蠻雷遷等寇掠

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 種人蠶支落大加戴升等

也

二十四年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 伏波上

當有遺字四將軍謂馬武耿舒劉匡孫永也

二十五年遼東徼外貊人 貊人即句驪也東夷傳作句

驪案本紀東夷傳並云元初五年高句驪與濊貊寇元

菟則句驪與濊貊明是兩國傳作句驪紀作貊人者以

句驪一名貊耳也

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 陳景雲曰太原二字非衍即

誤貊人入寇東邊諸郡耳不能西至太原內地也東夷

傳同

烏桓大人率眾內屬 烏桓大人郝且既于春閒來朝矣

後又率眾九百餘人內屬故復記之

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 西京百官受奉之制前書

不載顏師古注百官表所云漢制典章懷引續漢志相

同今本百官志與章惟比六百石顏注云六十斛為小

懷所引微有不同

異耳顏注大率即用續志其增減之數不可攷矣

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 哀牢王賢栗也

魯王興齊王石始就國 帝問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

諸王就國帝從其議

二十八年淮陽王延始就國 延于次年入朝見第五倫

傳

三十年十一月乙酉至自魯 迎鑾作丁酉

三十一年陳留兩穀形如稗實 論衡感虛篇云建武三

十一年陳留兩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

于稗實也

中元元年 隸釋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榘閣碑

後漢書辨疑卷一 主 構李沈氏

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

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

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

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改建武三十二年為

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證

據甚明宋莒公紀元通譜云紀傳俱出范史必傳寫脫

誤學者失于精審以意刪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

字是亦憲章於此

淮陽王延趙王旰 旰傳作榻

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 馬第伯封禪儀

記云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

二日宿奉高十五日始齋登封

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 先是三十年二月太尉趙熹

上言宜封泰山帝不許至三十二年正月上讀河圖會

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之文乃詔梁松等復案索

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松等列奏乃許焉

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 楊街之雒楊記云平昌門直

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

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 道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也

論曰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 論衡吉驗篇云光

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

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性之即出

後漢書辨疑卷一

圭

高李沈氏解
贊斗齋叢書

功曹史充蘭使出門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

長孫所長孫卜謂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王長孫本

紀作王長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 吉驗篇云是歲有禾生

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于禾一二尺蓋嘉禾也

氣佳哉鬱鬱蔥蔥然 吉驗篇云王莽時謂者蘇伯阿能

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蔥蔥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

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

鬱鬱蔥蔥耳

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吉驗篇云元帝之

初有鳳皇下濟陽宮故今濟陽宮有鳳皇廬始與李文

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
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憤憤上屬天有頃不見

後漢書辨疑卷一終

後漢書辨疑卷一

圭

高李沈氏解
贊斗齋叢書

後漢書辨疑卷二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明帝紀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 初名陽後改名莊

帝生而豐下 左傳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 二將軍馬武及中郎將王

豐也

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勅有司務順時氣 樊儵傳儵議

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從之襄楷傳永平舊典

一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

永平元年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 水經注光武葬臨

後漢書辨疑卷二

一 精李沈氏編 對斗齋叢書

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

二年朕親袒割 文選東京賦注引東觀記割下有牲字

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賜桓榮爵而不及李躬

疑有脫文

有司其存者盍 存謂存問之

歷覽館邑 館邑御覽九十一引東觀記作館舍邑居

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 坐欺罔及減罪

三年改大樂為太子樂 曹褒傳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

出德洽作樂名予明帝善之下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

蔡邕禮樂志云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

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

樂三日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鏡歌

軍樂也通鑑注引之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 建武六年改春陵鄉為

章陵縣

四年河南尹范遷為司徒 遷字子廬沛國人附見郭丹

傳

六年易曰鼎象三公 今易無此文當是易緯

示不為詔于蚩也 蚩笑也今俗別作嗤非是

八年注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 道正閩本作政理

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張輔傳云顯宗

為四姓小侯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輔以尚書教授案

後漢書辨疑卷二

二 精李沈氏編 對斗齋叢書

四姓小侯注以為外戚樊郭陰馬是也攷秦彭傳云永

平中彭以貴人兄隨四姓小侯則但言四姓者特舉后

族耳貴人兄弟亦得隨入南宮學校也

十年十一月徵淮陽延會平輿 閩本作十月

十三年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往者汴渠決敗則汴流東

侵而合于河今汴隄既成則汴水東南入泗而充豫無

患河水東北入海而幽冀蒙利故曰復舊迹也

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書志作甲辰注同

齊王石薨 哀王章之子

十四年司徒虞延免自殺 續志云坐與楚王英黨與黃

初公孫宏等交通

五年完城且至司寇五匹 閩本司寇下有作字

徵琅邪王京會良成 良成故屬東海是年更臨淮郡為
下邳國良成縣屬焉

十六年留兵屯伊吾盧城 建初二年罷永建六年復屯

山置伊吾司馬一人

司徒邢穆下獄死 坐與淮陽王延交通知逆謀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陵 甘陵當作原陵陰皇后紀

云永平十七年正月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遂率百

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即其事

二月癸丑 南雍本閩本俱作三月

初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案西域都護是年初置不知

罷于何時和帝紀永元三年復置安帝紀永初元年復

能志亦不載戊巳校尉是年初置章帝紀建初元年罷

西域傳建初三年復置嗣後復罷和帝紀永元三年復

置志皆不載

十八年完城且司寇五匹 閩本司寇下有作字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 公主光武女紅夫也適韓光

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有閩本作苟

章帝紀

開祀悉還更衣 惠士奇曰東京廟制異室同堂合祭於

堂是為正殿開祀於室是為便殿便殿為更衣則開祀

非正祭矣西京舊制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則便殿乃時

祭也與東京不同而開祀皆於陵寢諸儒以為非禮而

罷之

建初元年詔三州郡國 三州充豫徐也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時對策者百有

餘人唯魯丕在高第除為議郎

三年罷常山呼沱石臼河漕 續志南行唐有石臼谷

注即今岷山之州 山之二字衍

四年 是歲平春王全薨紀失書

七年西巡狩以中牢祠蕭何霍光 韋彪傳云彪建言今

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勲紀其子孫

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

封何末孫熊為鄉侯

八年三月辛卯葬東平憲王 辛卯傳作己卯

北匈奴大人率眾款塞降 案三木樓皆大人稽留斯等

率三萬八千人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詔曰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毒

無極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

于重尚書陳寵上言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帝納

之遂詔有司絕鉗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

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二年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 復復其夫也

以輕為德 謂以輕為沽譽釣名市恩德于下

詔曰今山川鬼神 是詔祭祀志作正月其詔書詳見劉

昭注中

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 成陽靈臺碑云慶都僊汝

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遂

遭亡新禮祠絕矣於是廷尉仲定奏請脩治帝納其謀

洪景伯曰兩漢志不言靈臺為母冢據此碑及述征記

靈臺非堯冢明矣

其二王之後 謂宋公衛公

復博奉高贏無出今年山租芻糞 奉高告祠明堂之所

博贏柴告岱宗之所故賜復也

後漢書辨疑卷二

五

楊李沈氏編

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

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見陳寵傳

三年解釋怨結也 怨結闕本作結冤

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 此是趙地注以為蒙恬所築長

城非也

幸安邑觀鹽池 楊佺期洛陽記云河東鹽池長七十里

廣七里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

章和元年護羌校尉劉討之 劉肝西羌傳鄧訓傳並

作張紆案劉肝係隴西太守非護羌校尉肝之為羌所

敗在光武中元二年距此時已三十餘年其人未必尚

在當作張紆

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

城戍 先是四月丙子赦天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

詣金城戍時廷尉郭躬上言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自

赦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

犯死罪而繫在赦後可皆勿笞詣金城帝善之故復有

是詔

乙未晦日有食之 盧氏文昭曰五行志作元和誤也攷

是年七月九月俱丙申朔與八月乙未正合若元和元

年八月是甲寅朔九月是甲申朔安得八月乙未晦乎

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月氏國疑當作安息國案西

域傳安息國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大月氏國不

後漢書辨疑卷二

六

楊李沈氏編

載其事

和帝紀

孝和皇帝諱璜 說文以璜為上諱必不有璜許氏不加

解釋安知其無始訓惟尊君之意不敢加詰訓耳章懷

謂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古今注譌為羣

字耳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 二當作正章帝以正月

壬辰崩則和帝即位即在此日

朕且佐助聽政 蔡邕獨斷云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

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上書奏事皆

為兩通一謂太后一謂少帝

永元元年度遼將軍鄧鴻出柶陽塞 案度遼將軍至元

初年始授為其此度遼上脫行字

二年紹封汝淮湯王 嗣子側為常山王 案嗣子章和元

年七月薨無子國絕至是復以嗣小子紹封乃特恩也

胡三省謂未及立嗣國有大喪今乃紹封誤矣若例得

襲封即于章和元年嗣位雖國有大喪何必遲至三年

之久邪

遺前校尉閻磬討北匈奴 磬當作磬閻本有注云磬音

力公反汲古閣本脫此注寶憲傳作盤西域傳作槃竝

誤

取伊吾盧地 永平十六年留兵屯伊吾盧建初二年為

後漢書辨疑卷二 七 魏李沈氏

北匈奴所據至是仍取之也

三年正月甲子 續志云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

元服

皇帝加元服 是時冠禮蓋即用曹褒新禮故擢褒為羽

林左監

尊太后母比陽公主為長公主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

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其後

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今尊東海恭王彊女為長公

主因皇太后母故特尊崇之

注廟記云曹參冢在長陵旁道北 廟閻本作廣

復置戊己校尉官 此時復置從馮豹之請也校尉領兵

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

四年注東觀記曰賜玉具劍 匈奴傳作玉劍四具

武陵零陵澧中蠻叛 案武陵澧中蠻零陵澧中蠻也單

舉澧中似脫澧中

詔以勃海郡屬冀州 勃海故屬幽州今改屬

七年度遼將軍朱徽 此度遼將軍上亦當有行字

易陽地裂 易陽屬趙國

八年自死罪已下至司寇 閻本司寇下有作字

九年及揮國重譯奉貢 揮國王名雍由調

注益字君玉 案魯恭傳注引漢官儀作君上

十年復置廩犧官 續志掌祭祀犧牲鴈鶩之屬屬河南

後漢書辨疑卷二 八 魏李沈氏

尹

十三年及條枝大爵 西域傳云條支大爵其卵如甕

十四年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案建武六年罷郡國

都尉官并職太守金城是邊郡故仍置之

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 時象林蠻夷反叛初平故置之

十五年疾病加至醫藥 至閻本作致

復置涿郡故鹽鐵官 鹽當作安地理志涿郡有鐵官而

無鹽官郡國志注有鐵官于故安下劉昭曰案本紀永

元十五年復置是故安之為故鹽流俗人妄改也閻本

亦誤

是秋四州雨水 四州充豫徐冀也

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後改用孟夏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見魯恭傳

十六年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罰閩本作罪

元興元年高句驪寇郡界 入遼東寇略六縣

遼東太守耿夔擊貊人破之 貊人即高句驪也耿夔傳亦作貊人說詳光武紀

舊南海獻龍眼荔支 本艸龍眼一名益智圖經云似荔支而葉微小凌冬不凋唐慎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以龍眼荔支為二物

後漢書辨疑卷二

九

構李沈氏制

安帝紀

孝殤皇帝諱隆 御覽九十一引東觀漢記云和帝皇子

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於民

延平元年朕且權佐助聽政 閩本權下有禮字

其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內署當作內者注亦誤續志少府屬官有內者令一人

六百石左右丞各一人注云掌中布張諸衣物舊時太

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和熹鄧太后勅止日殺省珍

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

安帝紀

和帝稱之 閩本和帝下有常字

鄧太后特詔留帝清河邸 帝下閩本有於字

孝章帝世嫡皇孫 孝章下閩本有皇字

清河王薨 清河王慶不名殆以帝父之故然勃海王鴻

質帝之父仍稱名疑此脫慶字

永初元年蜀郡徵外羌內屬 案青衣道夷令由與徵外

三種夷舉十內屬又龍橋等六種萬七千餘口內屬

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從太傅張

禹及御史中丞樊準之請也

永昌徵外僦僮種夷貢獻內屬 王名陸類獻象牙水牛

封牛

九真徵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 開境千八百四十里

後漢書辨疑卷二

十

構李沈氏制

河東地陷 續漢書曰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

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倭國遣使奉獻 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

見

二年為種羌所敗於冀西 西羌傳作鍾羌

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 時樊準為御史中丞因奉詔出

使故守光祿大夫

蜀郡徵外羌舉土內屬 薄中等八種三萬六千餘口內

屬

三年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 禮儀志注引

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云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

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為
尊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
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祇厥緒時亮天工
可不慎與勤而戒之據此則夏勤之由大鴻臚為司徒
非永初三年四月丙寅也疑史家之誤

海賊張伯路等 陳忠傳作勃海賊

四年度遼將軍梁懂 度遼上脫行字說見和帝紀

注凡諸子百六十九家 六當作八闕本不誤

先零羌寇襲中 先零西羌傳作滇零先零部落也滇零

人名也

郡國九地震 九續志作四

後漢書辨疑卷二

十一

續李沈氏
續斗書叢書

五年郡國十二地震 續志無二字

夫餘夷犯塞 步騎七八千寇鈔樂浪

六年太常劉凱為司空 凱當作愷

七年注周禮司職曰 司下脫巫字南監本有巫字

元初元年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 西羌傳作皮楊廣

韻皮姓出下邳案前書儒林傳有邳邪皮容

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十一月下有脫文

二年洛陽新城地震裂 續漢書無震字

右扶風仲光 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湯左

相有仲虺見廣韻

郡國地震 郡國下脫十字續志及闕本並不脫

三年東平陸上言木連理注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

政事多美近于有實故書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

衰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 案序例之說亦未

盡然桓帝紀建和元年芝草生中藏府二年嘉禾生大

司農帑藏永壽元年白鳥見齊國延熹八年南宮嘉德

署黃龍見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九年濟陰東郡濟北

平原河水清桓帝政事有何可美而不書上言皆自亂

其例

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月之二日也是月庚戌朔

越嶲徼外夷舉種內屬 大羊等八種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劉愷傳云舊制公卿

後漢書辨疑卷二

十二

續李沈氏
續斗書叢書

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

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

選舉陳忠因上言孝宣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

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

后從其言宦豎不便之建光元年從尚書令祝輿尚書

孟布等議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四年二月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災 據五行志武庫

災在是年十月八日壬戌二月是乙亥朔其月不得有

乙卯壬戌蔚宗誤矣

三郡雨雹 續志云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

方今案比之時 案周禮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以辨貴賤

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于六鄉及三年則
大比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而
征之其舍者則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以
歲時入其書鄭司農云九比者九夫為井五家為比故
以比為名今八月案比是也

六年鮮卑寇馬城 馬城疑即馬邑屬雁門郡

永寧元年六月沈氏種羌叛寇張掖 案三月中已書沈

氏羌寇張掖矣此沈氏以下八字重出

永昌徼外揮國遣使貢獻 揮國王即雍由調也獻樂及

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 夫餘王子名尉仇台

後漢書辨疑卷二

十三

李沈氏銅
熨斗齋叢書

建光元年幽州刺史馮煥率二郡太守討高句驪 煥傳

作煥二郡太守元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也

鮮卑圍烏桓校尉與馬城 與當作於

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 續志作九月

鮮卑寇元菟 案是年秋寇元菟者句驪與馬韓濊貊也

見東夷傳此紀以為鮮卑誤也鮮卑傳無此事

延光元年度人羌叛攻穀羅城 續志西河無穀羅縣前

志有之蓋後來并省而此時尙未省也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甲戌續志作戊申

是歲度人羌反攻穀羅城度遠將軍耿夔討破之 度人

羌以下十七字重出閩本亦誤

三年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續志作京都郡國三十二地

震

三年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 據百官志當云初復左右

校令丞官此誤

四年祠定王節侯鬱林府君 南頓君廟在濟陽故不與

焉而鉅鹿府君何以獨遺之或轉寫偶脫耳

東海王肅薨 光武曾孫靖王政之子也

後漢書辨疑卷二終

後漢書辨疑卷二

十四

李沈氏銅
熨斗齋叢書

後漢書辨疑卷三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順帝紀

永建元年為父後三老孝弟力田三級 力田下闕本有人字

年老劣弱不任單事者上名 單闕本作軍

四年帝加元服 案和安桓三帝皆云皇帝加元服此亦

嘗有皇字

六年注及揮國王雍田 雍田西南夷傳作雍由調

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是時左雄

奏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請

後漢書辨疑卷三

一 精李沈氏編 對斗齋叢書

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

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其議

東平王敞薨 敞光武曾孫懷王忠之子也

復置元菟郡屯田六郡 六郡當從東夷傳作六部

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 案馬防傳云建初二年羌

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于臨洮則肅宗時有此官也此

云復置則不知廢于何時

洛陽地陷 續漢書云洛陽宣德事地圻長八十五丈近

郊地

大鴻臚沛國施延為太傅 太傅當作太尉

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 順帝登極皆

中官之力故加恩於宦者獨優嗣後貂璫之徒固寵乘
權政令于是乎出魏武因之至遷九鼎史家特書此以
著履霜墜冰之戒

梁王匡薨 匡明帝曾孫恭王堅之子也

濟北王登薨 登章帝孫惠王壽之子也

永和元年假師蝗 假師屬河南尹

十月丁亥承福燬火 丁亥五行志作丁未

二年北海王昱薨 翼靖王興之元孫頃王普之子也

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丙申續志作庚申

三年殺江都長 江都屬廣陵郡

率眾詣徐州刺史應志降注志曾祖父順 案應奉亦是

後漢書辨疑卷三

二 精李沈氏編 對斗齋叢書

順之曾孫是應志與應奉為昆弟也

琅邪王遵薨 遵光武子孝王京之曾孫也本傳及安帝

紀俱作尊

濟北王多薨 多章帝孫節王登之子也

四年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 安本傳作安國

五年中山王宏薨 宏光武子簡王焉之孫也

六年河間王政薨 政章帝孫孝王開之子也

太僕趙戒為司空注戒字志伯 案志伯乙瑛碑作意伯

避桓帝名

齊王無忌薨 無忌哀王章曾孫王晃之子也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舉

馮羨樂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

遵兗州刺史羨前青州刺史巴尚書綱侍御史班太

尉長史八人皆耆儒知名

二年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 臨羌屬金城郡

趙冲擊燒當羌于阿陽 阿陽監本作河陽誤

建康元年沛王廣薨 廣光武元孫節王正之子也

清和延平薨 延平章帝曾孫愍王虎威之子也

冲帝紀

帝山王儀薨 明帝曾孫靖王章之子也

永嘉元年 史繩祖學齋估畢云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

上乘院僧增築大殿闢地得封石有文云永嘉元年二

後漢書辨疑卷三

三

漢書沈氏編

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

字珍儒凡二十九字以為即冲帝紀元今本作嘉字之

誤也今案左雄傳中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之文嘉即

憲之譌此作永嘉誤也

質帝紀

廣陵賊攻殺堂邑江都長 堂邑當稱令賈鳳碑鍾離意

傳並云堂邑令

九江賊攻殺曲陽東城長 案東陽縣前志本屬九江郡

建初四年以東城益下邳國今云九江者或國王以過

見前仍隸九江也

彭城王道薨 道明帝孫靖王恭之子也

濟北王安薨 安傳作安國章帝孫惠王壽之子也

憲陵次泰陵 泰當作恭恭陵安帝陵也

阜陵王代薨 代光武元孫

廬江盜賊攻尋陽又攻盱台 尋陽縣屬廬江郡盱台縣

屬下邳國

桓帝紀

以玉青蓋車 玉當作王注亦誤

太后猶臨朝政 猶臨者不必臨也

齊王喜薨 哀王章元孫惠王無忌子也

建和元年起陵塋於歷時歲 珍闕本作彌

注以順帝陽嘉中封敦為道亭侯 敦為二字當乙闕本

後漢書辨疑卷三

四

漢書沈氏編

亦誤

芝草生中黃藏府 續志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一人六

百石丞一人本注云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此云中黃

疑衍黃字注亦誤

大司農杜喬為太尉 案杜喬傳喬由大司農遷大鴻臚

光祿勳然後為太尉此以為由大司農遷疑本紀誤也

二年四姓及梁鄧小侯 永平九年本初元年並言四姓

小侯至是增入梁鄧矣

三年彭城王定薨 定明帝曾孫

和平元年近慕先姑歸授之法 先姑謂安思閭后也閭

后貪立幼主久專國政北鄉早夭又欲徵立藩輔迫順

帝即位退處離宮迫于勢之不得已耳以云歸授難矣
哉梁后正月授政二月即崩實因病劇不能臨朝耳非
真欲效復子明辟也

元嘉元年河閒王建薨 章帝曾孫惠王政之子

安平王得薨 明帝六世孫

武陵蠻叛 詹山等四千餘人

任城王崇薨 東平憲王曾孫任城貞王子也

二年常山王豹薨 明帝元孫頃王儀子

永興元年三月丁亥幸鴻池 是月丙子朔丁亥十二日

濟南王廣薨 光武元孫釐王顯之子也

詔在所服給乏絕 在所闕本作所在

後漢書辨疑卷三

五

李沈氏制
對平齋叢書

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此制安帝元初中

已行之而建光中復斷之謂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

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

事也至是時從司空掾趙岐之請乃復行之故又言初

聽耳未及四年而復斷之官豈乘權朝更莫改但取勢

位利祿而已又安知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永壽二年東海王臻薨 臻光武元孫頃王肅子

三年初以小黃門為守宮令 小黃門宦者為之守宮令

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

注縣名屬長沙郡 郡當作國

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 案博陵

有安國蠡吾安平高陽南深澤信都等縣蓋分中山安

平河閒所置不獨分中山也何以知之劉祐傳云祐中

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隸釋靈臺碑有博陵蠡

吾管遵又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博陵安平六人博陵

安國三人博陵高陽一人博陵南深澤二人俱故吏案

續志安國蠡吾屬中山安平南深澤信都屬安平高陽

屬河閒也王氏取予說以入商榷而誤以為獻之說獻

之于東漢無著述

二年阜陵王便薨 便傳作便親光武元孫也節王代之

兄

屯騎校尉梁驤 驤闕本作讓傳亦作讓

後漢書辨疑卷三

六

李沈氏制
對平齋叢書

三年太常虞放為司空 案虞延傳放以尚書為司空

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 案馮緄為車

騎將軍本紀列傳馮緄碑及度尚傳皆在延熹五年是

年書車騎將軍云云蔚宗誤矣南蠻傳亦誤

四年注永壽三年置 據本紀三當作二

益州刺史山昱 廣韻山姓周有山師之官掌山林後以

官為氏或云古烈山氏之後大昭案王莽傳云封山遵

為襄謀子奉泉陶後是山姓為泉陶苗裔也

五年濟北王次薨 次章帝曾孫釐王安國之子也

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案皇甫規招降之

七年沛王榮薨 榮光武六世孫孝王廣之子

宋王成薨 成明帝曾孫恭王堅之子

趙王乾薨 孝王良元孫靖王宏之子

野王山上有死龍 案襄楷傳云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

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續漢書作六月壬子此

云七月似誤

八年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 罕姐閩本作勒姐

永康元年阜陵王統薨 統光武六世孫恭王便親之子

靈帝紀

建寧元年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 案史晨後碑云建寧

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據此則是月戊寅朔不得

有戊辰本紀誤

後漢書辨疑卷三

七

補李沈氏銅

大鴻臚許栩為司空 案魏志和洽傳注引汝南先賢傳

稱栩沈沒榮利官以賄成

三年執金吾董寵下獄死 坐矯稱永樂宮屬請

鬱林烏潯民相率內屬 開置七縣

四年帝加元服 帝上常有皇字說見順帝紀

河東地裂 續志云地裂十二處合長十里百七一步廣

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禮儀志注云維建寧四

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

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與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

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

之儀威容照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卜之著

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絳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

襲使持節奉璽殺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

爾位敬宗禮典肅填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據此策

文則宋后之立是乙未非癸丑也而聞人襲之太尉亦

非罷于三月矣疑本紀誤

熹平元年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 吳志孫破虜

傳云會稽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

韶扇動諸縣與此小異與東觀記亦不同

四年注並無鹽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監也 案監

字當在上文無鹽之下闕本不誤

後漢書辨疑卷三

八

補李沈氏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

繫囚罪未決入繯贖 癸丑續志作癸酉按依本紀十

月為癸丑朔則是月不得有辛丑辛亥依續志為癸酉

朔則是月可以有辛丑而辛亥終當在下月也紀疑有

誤

光和二年東平王瑞薨 瑞當作端闕本不誤光武元孫

孝王敞之子也

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

除議郎 案儒林傳云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

章帝紀同據此則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六年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東海五行志作

北海

中平元年安平王續有罪誅 續本傳作續

二年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 案延河內脩武人此作河

南誤

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 案羊續傳云攻

沒六縣續為南陽太守討平之

五年注淳于瓊于右校尉 何進傳作佐軍校尉

六年注董重皇后之弟子也 陳景雲曰皇后上脫孝仁

二字據皇后紀當云兄子注弟字亦誤

甘陵王忠薨 忠章帝八世孫貞王定之子

後漢書辨疑卷三

九

李沈氏編 對斗齋叢書

獻帝紀

注靈帝建元四年改平準為中準 建元當作熹平

初平三年太僕魯旭 旭魯恭傳作旭

四年扶風大風雨雹 五行志云雹如斗

琅邪王容薨 容光武七世孫安王據之子

興平元年分安定扶風為新平郡 袁山松曰分安定之

鵝觚右扶風之際

二年少府田芬 五行志作田邠

建安五年十月東海王祗薨 案孔融傳云五年南陽王

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融曰聖

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臣愚以為

諸在沖黜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

至一歲之限不合禮意章懷注以為二王並獻帝子也

今本紀建安五年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南陽

王馮薨十月東海王祗薨予初疑紀內止漏書立東海

王祗事東海王祗薨及檢東海恭王彊傳云孝王臻薨

子懿王祗嗣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

以為崇德侯祗之嗣位在永壽二年至建安五年恰四

十四年孝王之子未必名祗蔚宗見獻帝紀有東海王

祗薨之句遂認為東海恭王之後故以名與年數配合

符符巧為彌縫也獻帝子封東海王者有二人祗薨之

後建安十七年又以東海封皇子敦敦于魏禪之後降

後漢書辨疑卷三

十

李沈氏編 對斗齋叢書

為列侯蓋光武十王傳所云傳至魏禪降為崇德侯者

殊不可信中閒必有廢絕國除之事故以別封若恭王

之國尚存不應以之封皇子祗又以封皇子敦也

七年袁紹薨 袁術僭號故書死紹未改臣節故稱薨

十一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

除 攷諸王傳齊王承北海康王 阜陵王赦下邳

哀王宜常山王嵩甘陵獻王忠濟北王政平原王碩此

八王皆于建安十一年國除汲古閣本有濟北而無齊

閩本有齊而無濟北兩本俱有濟陰皆誤也是時無濟

陰國此濟北當從閩本作齊下濟陰當作濟北

十六年趙王赦薨 孝王良七世孫

皇后紀上

爵列九品 九文選作八

真定秦人也 地理志真定國有秦城縣郭后居秦縣之

漆里見劉植傳蓋中興省城字

帝善況小心謹慎 善闕本作美

迎后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 胡陽即湖陽公主光武姊

也寧平公主光武妹

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 諸小王年幼未封為王亦四

姓小侯之類也

勲尚東海恭王張女沘陽公主 沘當作泚下同

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徙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餘萬

後漢書辨疑卷三

十一

橋李沈氏銅

案赦歸鄉還資財云云已見陰后紀矣此又複見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 毅北海敬王子建初二年封永

元中坐事失侯此當云故平望侯

皇后紀下

詐造司徒劉喜 喜當作憲

注善文曰惲字伯周 陳景雲曰善文書名陶靖節聖賢

羣輔錄亦引之但作者姓名無攷耳隋經籍志不載此

書

詔安平王豹河間王建 豹疑當作續

立七年葬在北邙 在閩本作於

立解續侯宏是為靈帝 續下脫亭字本紀作解續亭侯

注黃門之秩六百石 之當作令

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 陳景雲曰謂如恭懷梁后

葬敬西陵恭愍李后葬敬北陵之禮不言西北者省文

耳注非

注王后年六宮之人 年當作率

注夫人天下分后之六宮者 天字當作以

據道大怨 闕本無道字

其餘皇帝之庶母 皇闕本作淮南監本同

注耿弇曾孫侍中良何漢陽公主 案漢陽公主誤當從

傳作濮陽長公主

建武十五年封武陽長公主 武陽二字誤章德實后紀

後漢書辨疑卷三

十一

橋李沈氏銅

及鄧訓傳並作舞陰長公主

世祖五女 案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內黃縣名當是

縣公主亦光武女也此又在五女之外矣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 五行志作長公主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皋公主 鄧禹傳作長公主

適軼侯黃門侍郎王度 王霸傳作軼侯注云屬江夏此

作軼注音伏皆誤

封平邑公主適黃門侍郎馮由 案馮由馮勤孫也馮勤

傳作平安公主章懷引東觀記云安平案平安屬廣陵

郡

元伏湛五世孫 案伏后紀云后大司徒湛之八世孫

也父完尙陽安長公主據此則完是湛七世孫注讓

靈帝三女 三當作一

案后紀所未載之公主內黃公主適竇穆當是光武

女見竇融傳章帝時有新平主家御者失火見馬后

紀東觀記伏湛曾孫晨尙高平公主見伏湛傳注此

二主不知何帝之女

後漢書辨疑卷三終

後漢書辨疑卷三

三

後漢書辨疑卷三

後漢書辨疑卷四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劉聖公傳

共攻離鄉聚 郡國志注有離鄉聚在江夏郡南新市

徐皆九卿將軍 案九卿將軍者如光武為太常偏將軍

王常為廷尉大將軍與王莽之納言將軍秩宗將軍相

類

五成中郎將李軼為舞陽王 光武紀馮異耿純傳並作

舞陽王

遣李公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 說文務毒艸也注引字

若以為毒艸則字當从艸从務若作務則是卷耳艸矣

後漢書辨疑卷四

一

後漢書辨疑卷四

續志作務鄉在恆農縣

劉盆子傳

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 憲城陽荒王子

卒論殺之 王莽改縣令長為宰故稱宰

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 前書王子侯表城陽王後有

要安侯無西安侯

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 赤眉樊崇初起兵自號三老

後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故

云諸也

白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 案列卿下當有將字劉聖公

傳亦云徐皆九卿將軍也楊音之列卿為大司農

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 門當作內

注言佼佼者見鋪之人稍為勝也 見當作凡

溺社稷汧井竈 汧當作汧

王昌傳

識命者郎中李曼卿 東觀記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

南獄諸劉為其先驅 莽始建國元年分四方為四獄故

有南獄之稱猶云南方耳隗囂傳云威命四布宣風中

岳與此同意諸劉謂嚴鄉侯信安眾侯崇徐鄉侯快陵

鄉侯曾扶恩侯貴等亦不專指聖公光武疑注誤

光武自薊得郎檄 檄謂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

劉永傳

後漢書辨疑卷四

二

精李沈氏編 雙斗齋叢書

茂遂反殺淮陽太守 太守姓潘名蹇

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

案本紀及王霸傳俱作偏將軍此云騎都尉疑誤

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 蓋延傳作平敵將軍

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 郡國志任城縣有桃聚注云

光武破龐萌于桃鄉

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 昌慮屬東海郡

步騎數千人屯建陽 地理志東海有建陽縣中興省

迎憲入剡城吳漢等復攻拔剡 剡皆當作鄒東海縣

張步傳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 案伏隆使

齊傳有二年冬此云三年疑誤

與弟宏蘭欲招其故眾 案上文及耿弇傳俱作蓋此蘭

字疑誤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 許昌本許縣獻帝徙都加昌字

疑衍昌字

彭寵傳

地皇中為大司空事 事當作士隗囂為國師劉歆士是

也南監本不誤

盧芳傳

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 時安定屬國都尉治

後漢書辨疑卷四

三

精李沈氏編 雙斗齋叢書

三水縣故言三水屬國耳

雲中太守橋扈 本紀作喬扈

初安國屬國胡與芳為寇 安國疑當作安定郡國志安

定無屬國然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桓

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魚討之又

隸釋劉寬碑陰有安定屬國都尉孟扶據此則東京有

安定屬國也南監本不誤

注今秦州奉羌縣 奉羌閩本作伏羌

隗囂傳

偽作符書 作閩本作詐

注朱光世曰南山之竹 光世當作安世

由此名震西川 川當作州 魯自稱西州上將軍

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嵩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

朔方事 案是時禹以前將軍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

以下蓋許其便宜從事故承制拜嵩為大將軍又承制

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也

注今原州平原縣南有涇陽故城 平原當作平高

黠布以劍以歸漢 以劍當作杖劍

嵩將妻子奔西城 西城即西縣故屬隴西積漢書屬漢

陽郡注以西城為縣名誤

公孫述傳

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 水經注白水出隴西臨洮

後漢書辨疑卷四

四

李沈氏編 贊斗齋叢書

縣西南西頃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逕廣漢白水縣

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之

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其故關城

在唐梁州金牛縣西

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于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

此事本紀及馮異傳俱在建武四年此作三年誤案

馮異傳云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

倉異與趙匡擊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擊于箕谷復破

之還擊破呂鮪營保據此則陳倉之敗漢中之奔皆程

焉與李育也故異還而復破呂鮪此言鮪育亦誤

一姓不得再受命 陳景雲曰一姓不再命尚書帝命驗

之文見詩文王正義

哨然自以為武王復出也 武王當作文王

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 居心闕本作歸心

破虜將軍馮駿等 破字上脫擊字破字下脫威字當從

岑彭傳作擊破威虜將軍馮駿等

齊武王續傳

注比陽縣有藍鄉 比陽當作棘陽

南波潢淳水 潢當作黃下同

注潢該音淳水諄者誤 案水當為作南監本不誤

臨泚水 泚當作此

至宜秋注宜秋聚名在泚陽縣 郡國志宜秋聚在平氏

後漢書辨疑卷四

五

李沈氏編 贊斗齋叢書

縣

皆畫伯升像於塾且起射之注塾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埽

案塾字說文新附古用埽

注魯陽縣屬南郡 南郡當作南陽郡

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為齊武王 案本

紀建武十三年章降為齊公與降為魯公十五年追諡

兄伯升為齊武公仲為魯哀公此云十一年誤當作十

三年伯升及仲追諡並當從本紀作武公哀公

論豈游俠下客之為哉 陳景雲曰下客謂折節下士也

注非

北海靖王興傳

通謚仲為魯哀王 王當作公說見于上

注臨邑縣屬東海 東海當作東郡

與詣者僕射劉珍 詣當作謂

趙孝王良傳

十三年降為趙公 本紀建武十九年進趙國公爵為王

傳失載進爵事則下文子節王栩嗣句無根

城陽恭王祉傳

注留子男昌不責墓 案不責當是守墳二字之譌南監

本不誤

泗水王歛傳

又奉終子鳳曲陽侯 奉當作封南監本不誤

後漢書辨疑卷四

六

李沈氏編

茂自號劉失職 失闕本作先

更封茂為穰侯 本紀作單父侯

注朝陽縣屬南郡 南郡當作南陽郡

浮弟尚承平中為征西將軍 案劉尚承元元年以中郎

將為車騎將軍九年行征西將軍此作承平誤也

安成孝侯賜傳

同拋財產 拋非古字古作抱史記三代世表云抱之山

中注音普茅反是也班勇傳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

屯戍之費義亦同拋隸變而譌為拋爾

注蔡陽國益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 陳景雲曰詢當

作詢玉篇詢罵也

近更始妻子將詣洛陽 近當作迎

時幸其弟 弟古第字

帝復封閩弟嵩為白牛侯 閩福建本作閩下同

成武孝侯順傳

因拜為六安太守 六安本王國莽篡國除為郡故有太

守

坐與諸王交通降為端氏侯 端氏縣名既是降封必非

縣侯矣端氏下疑脫一字

注和川穎王縣西北有甘城 案續志穎川有穎陽穎陰

無穎王監本作穎上當從之

順陽懷侯嘉傳

後漢書辨疑卷四

七

李沈氏編

為更始柱功於李實所破 實當作寶下文及邳禹傳俱

作寶

李通傳

會光武避事在宛 陳景雲曰按它處皆作避吏此因相

似而誤

注掘上手得半垂刀 掘當從閩本作握

共語移日掘手極欲 掘閩本作握

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 捕虜馬武也此當作討虜

注順陽縣屬南郡 南郡當作南陽郡

案有消疾 案消疾與司馬相如消渴病同所謂消中之

疾也若周官疇首疾乃四時疫癘之疾章懷合疇首消

中爲一非是

注安衆侯劉崇與宗人討莽有功 陳景雲曰崇當作寵
據前表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建武二
年以崇從父弟寵紹封蓋崇死於莽未篡漢之先安得
身佐中興乎此必傳寫之誤

王常傳

穎川舞陰也 陰當作陽

此所以稱吾屬也 此字下通鑑有天字

來欽傳

遂欽當作隨欽

從番須回中徑至洛陽 洛陽當作略陽

後漢書辨疑卷四

八

橋李沈氏編
熒斗齋叢書

注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 支體下脫易字

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欽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 案王常

爲橫野大將軍位次亦與諸將絕席馬防貴寵最盛與

九卿絕席梁冀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張禹傳每朝見

特贊與三公絕席皆所以尊顯之

高帝重之以懸賞 當從岡本作高帝懸之以重賞

欽乃伏脩攻具 伏岡本作大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案地理志汝南無當

鄉縣水經注云征羌故邵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續

漢志召陵有安陵鄉征羌侯國有安陵亭並不言故當

鄉據此則鄧氏似得其實傳以爲當鄉縣疑誤

承應傳

聖及其女永 案王聖女順帝紀泗水王傳及宦者傳並
作伯榮此獨作永與彼不同

論王常知命功惟帝念 案常傳光武勞之曰王廷尉甚
苦每念往時共更艱難何日忘之故云功惟帝念也注
誤

鄧禹傳

注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 發岡本作奉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 訓古文尙書作憇今文作訓說文

憇順也引書曰五品不憇周頌烈文云四方其訓之春

秋左氏傳引作四方其順之史記魯世家云宣王伐齊

後漢書辨疑卷四

九

橋李沈氏編
熒斗齋叢書

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徐廣曰順一

作訓張守節曰順音訓漢書敘傳云實棗謀而相順文

選順作訓是訓與憇順同義順與訓同音也

情遂殺欽因反擊禹 據隗囂傳情叛在二年此在元年

康以太后久臨朝政 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案此

事凡一百三十餘言已見鄧后紀不必復載

鄧訓傳

先欲脅月氏胡 據上文則月氏上當有小字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 東號東吾子也

鄧騰傳

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 案隸釋云予按漢刻

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二
 字贅其下非若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之中遭元二
 西夷殘虐遂書為大二字也又孔叡碑云遭元二轆軻
 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庶又言人民漢注之非
 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閒嘉德布流三年
 零陵生芝艸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章
 帝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
 所云元二者蓋謂卽位之元年二月也鄧君傳所云元
 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閒萬民飢流
 羌叛叛戾又與傳同楊孟文碑所云西戎殘虐橋梁斷
 絕正是鄧騭出師時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
 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
 二者如此

後漢書辨疑卷四

十

楊李沈氏謂
疑斗齋叢書

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 得疑當為翼

注況其後嗣乎 閩本此句下有事見古史考五字

寇恂傳

後徙封損扶柳侯 案水經注長蘆水又東逕扶都縣故
 城南建武三十年封寇恂子楫為侯國此作損彼作楫
 此作扶柳彼作扶都未知孰是

馮異傳

異因薦邑子姚期叔壽 姚期與異皆潁川人故云邑子
 叔壽後為破虜大將軍

尚得脫歸宜陽 獨以二十四騎還

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 案劉盆子傳云光武救諸將

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

兵會宜陽是宜陽在關以南也本紀云餘眾南向宜陽

劉盆子傳亦云赤眉遂出關南向此作東走非也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龜池 東觀記云馮異字公孫

升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龜池為赤

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徹底璽

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龜池見文選西征賦注

蓋延據盤屋 蓋字疑衍

公孫述遣將程焉 程焉本紀同公孫述傳焉作烏

後漢書辨疑卷四

十一

楊李沈氏謂
疑斗齋叢書

將數萬人就呂鮪 呂鮪隗囂傳同公孫述傳呂作李

願君無忘射鉤 論衡吉驗篇云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

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

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

于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鉤

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

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

中之驗

水至隗囂乘勝 閩本未下有及字

蓋蕭蕭紹封傳繼於今 案本紀永元三年詔以曹相國

後容城侯無嗣求近親紹封注誤

岑彭傳

與將軍徭偉領淮陽 徭疑當作搖廣韻搖下言姓徭下

不言姓

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 彭與歆俱是南陽人故云邑

人猶言邑子也

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 案彭擊荊州本紀在元年十月

此云二年誤

注臨沮中沮廬 下沮字衍

拔黃郵注在南陽新都縣 新都當作新野

沿江沂河止黎丘 止當作上

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 谷當作穀

後漢書辨疑卷四

主

撰李沈氏附

起浮橋關樓立橫柱 關樓通鑑作關樓注云猶今城上

敵樓也叢木為柱曰橫柱

吳漢以三郡梓卒多貴糧穀 貴闕本作費

彭奇船逆流而上 陳景雲曰是時魯奇應募以偏師獨

進岑彭見敵勢已摧乃悉軍並進耳彭不與奇同行此

文不合有彭字

率二萬餘人拒黃石 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

賈復傳

方任以職勿以擅除 勿以闕本作勿得

復率然對曰 率然與率爾同意

吳漢傳

傳在四年冬蓋自四年冬出至明年春成功也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向 向當作向朝陽侯劉浮之弟也

祭遵馬成傳亦誤南監本此條不誤

漢使護軍高午 續天文志作護軍將軍高午

置居庸常關以東 常關當作常山關說見本紀

漢性彊力 案彊力二字疑即彊字也誤分為二說文彊

迫也古文作彊爾雅強勤也孟子強為善而已矣皆當

為彊

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 案士吏疑當作吏士

初無辦嚴之日 嚴即裝也避諱故然上文裝露橈船又

岑彭傳裝直進樓船皆作裝蓋蔚宗承用舊文改之有

後漢書辨疑卷四

主

撰李沈氏附

未盡耳

蓋延傳

以延為虎牙將軍 案本紀及諸傳俱作虎牙大將軍疑

脫大字虎牙取其威武所謂雜號將軍也王莽將王邑

嘗為虎牙將軍

承為其將所殺 承將慶吾也

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 太守孫萌也袁宏後漢紀作

楚相非是

延走北度泗泗水破舟楫 泗字闕本不重

陳俊傳

嘉遣書薦俊 遣疑遣字之謬

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疆弩大將軍 案本紀及吳漢

耿弇等傳俱言疆弩將軍無大字是時蓋以疆弩將軍

行大將軍事猶下文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也

轉徇汝陽及頃 頃闕本作項

臧宮傳

潁川類人也 類當作郊南監本不誤

疫困之力 之當作乏

後漢書辨疑卷四終

後漢書辨疑卷四

西

精李沈氏銅
對斗齋叢書

後漢書辨疑卷五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耿弇傳

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 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

軍卒眾降封為中山王

封平平侯 封字下疑脫舒字況長子弇封好時次子舒

以卒平故以少子霸嗣封喻康也若以平平為況所食

邑則傳當云徙封平平矣不然霸襲況爵而平平之封

反屬之舒有是理乎熊方異姓侯表有平平烈侯耿况

知北宋本已脫誤

道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于西原 西原當作平原間

後漢書辨疑卷五

精李沈氏銅
對斗齋叢書

本不誤

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懸下 大將軍袁紀作濟南王張

步封費邑為濟南王故有是稱

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 未中上疑有日字

費敢悉眾忘歸張步 忘當作亾

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 梁等以為攻臨菑

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故欲攻西安

追至鉅昧水上 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東太山袁宏

謂之鉅昧水王韶之以為巨蔑北過臨胸縣東又北過

臨胸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

羣臣大會弟謂弇曰 弟是帝字之謬南監本不誤

為河陽太守 河陽當從注作河東

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 案寶父襲尚隆慮公主

寶既襲父爵為半平侯則襲母爵者必是寶弟矣傳云

寶弟子疑衍子字

論弁決策河北 闕本弁上有耿字

耿秉傳

封美陽侯 案水經注云永元二年更封鄣雍侯耿秉

為美陽侯傳不言其初封鄣雍此是章和彼作永元亦

不同

丞相司直章况兄星謀起兵誅操 案本紀及三輔決錄

注並作章况則此况字衍文况下星字亦衍

後漢書辨疑卷五

二

稿李沈氏銅
與斗齋叢書

耿夔傳

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 南匈奴傳作右校尉

乃封夔栗邑侯 栗當作粟

耿恭傳

乃以恭為戊己校尉 衍己字闕本不誤時恭為戊校尉

關寵為己校尉

鮑期傳

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 反字不當斷句

祭遵傳

注杜衍縣名屬河南郡 河南當作南陽

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 建疑當作遵

祭彤傳

及赤山鳥桓連和強盛 鳥桓傳云赤山在遼東西北數

千里

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史記五子胥傳云五胥貫弓

執矢嚮使者注云貫鳥還反司馬貞曰張滿弓鄭注鄉

射云古文貫作闕

任光傳

軍人見光冠服鮮明 服之華麗者謂之鮮明前書辛慶

忌傳云性好與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王吉傳云皆好

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游俠傳云卒皆贏車小

馬不上鮮明

後漢書辨疑卷五

三

稿李沈氏銅
與斗齋叢書

拜曾東萊郡太守 邢字疑衍

李忠傳

世祖會請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 是時兵少缺

力虛弱聽任光之計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

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故問所得財物此權

宜行之耳忠無所掠特優賜以寵異之故能上合天心

下孚眾望非若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而問諸將後至

者虜掠得幾何也

萬脩傳

更始時為信都尉 尉當從任光傳作令闕本不誤

邳彤傳

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是時邯鄲為王郎所據或疑邯鄲二字有誤案通鑑
考異云據文意兩城字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
也成主謂王郎為已成之主也此說得之

朱祐傳

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 東觀漢記云初上學長
安過朱祐宅祐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
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見文選為范尚
書讓封侯表注

景丹傳

景丹字孫卿 廣韻景姓齊景公之後
後漢書辨疑卷五 四 綱李沈氏綱
對斗齋叢書
何意二郡良為吾來 後漢紀良下有牧字

杜茂傳

進攻西攻 西攻當作西防閩本不誤
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 郭闔本作郇

劉隆傳

歲郡上將軍印綬 郡當作餘南監本不誤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 虎賁將疑即虎賁中郎將

馬武傳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 陳景雲曰安次勃海屬縣也以光
武紀耿弇傳證之則定字之衍明矣小廣陽注亦以弇
傳為是注不出一人之手故多互異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胡三省曰馮異傳異封陽夏
侯馬武傳末列二十八將官位姓名曰夏陽侯馮異陽
夏縣屬淮陽郡夏陽縣屬左馮翊未知孰是大昭案今
本亦作陽夏蓋後人據本傳改

賈融傳

以軍功封建武男 王莽時男爵可攷者有利苗男新脩
寧男遵集胡男何封瓜寧男瓜田儀明學男張邯并此
建武男凡六人

金城太守庫鈞 三史拾遺曰古讀庫有舍音猶車音尺
遮反余音食遮反也廣韻四十禡部別出庫字云姓也
此流俗妄造之字

後漢書辨疑卷五

五

綱李沈氏綱
對斗齋叢書

酒泉都尉竺曾 廣韻竺姓出東莞後漢擬陽侯竺晏本
姓竹報怨有仇以冉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
夷齊而移于琅邪莒縣也大昭案漢書西域傳有謁者
竺次則非東漢人避仇而改矣

賈固傳

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 匈奴河當作何河前書何河
去令居數千里

復代馬防為衛尉 馬防當作馬光

賈憲傳

制于大麓 時憲以待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故以大錄
萬機稱之

爰該六師 說文該軍中約也前書藝文志五行家有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注云胘軍中約蓋該胘古字通

注非

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 案從事中郎下當有將字說見百官志下文憲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即大將軍官屬之中郎將也

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 五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皆屬北軍中候時竇霸為城門校尉因誅竇氏故不勒令勒兵

馬援傳

注是時員為護苑使者 案前書百官表無此官然車騎

後漢書辨疑卷五

六

構李沈氏

將軍王音嘗薦谷永為護苑使者見永傳

納王游翁詣邪之說 案隗囂傳王元字惠孟而此又稱

其字曰游翁是一人有二字也

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 案知其下當有泣字南監本其作泣

良怖急者可狀下伏 狀當作牀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 王莽始建國元年廢五銖錢

故請復之

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 兒子東垣曰援拜伏波將軍尚在下文此處不宜先稱

而反游京師長者 陳景雲曰長者猶言貴人耳即象辭

皇太子山陽王之助梁松諷以長者意不可逆是也家俠之解似未當

以當替人夜誦之音 夜誦樂官名說詳前書禮樂志注非是

馬防傳

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 案續志將軍長史司馬皆

一人此言兩司馬故下文防遣司馬夏駿又遣司馬馬

彭也

及隴西長史 續志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

其令許侯思德田廬 許侯當作許陽侯

後漢書辨疑卷五

七

構李沈氏

馬嚴傳

徵拜侍御史中丞 案續漢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

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

別留中為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嚴所拜者即此職疑

徵拜下衍侍字志又有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十五

人皆六百石非中丞也或先拜侍御史而遷中丞亦未

可定

遷五官中郎 觀下文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

知此中郎下脫將字

卓茂傳

劉宣安眾侯崇之從弟尤武以宣襲封安眾侯 陳景雲

曰據前表建武初以崇從父弟寵紹封安眾侯其名與范史不同又據謝承書安眾侯有預討王莽佐平王郎大功非避世者不知范史何以復異若此

魯恭傳

父某 史闕名

遠滅於史侯河西 南匈奴傳作安侯河西

魏霸傳

和帝崩典作順陵 和帝紀注云慎陵俗本作順者誤

劉寬傳

父崎順帝時為司徒 案劉寬碑云公之考乃作司徒輔

毗安順勲載二葉是崎于安帝時已為司徒碑文立于

後漢書辨疑卷五

八

橋李沈氏制 疑斗齋書

其時必不誤也今范書本紀及傳皆無安帝時崎為司

徒事失其實矣

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

尚書令 碑云州郡禮招三公竝辟皆不諫志大將軍

辟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喪舊君去官博士徵三府

辟皆又不到司隸校尉察茂材太尉舉有道公車徵拜

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公

以演策沈漸對當帝心轉拜尚書遷東海相南陽太守

帝初即位徵拜太中大夫遷侍中屯騎校尉宗正光祿

勲太尉洪景伯曰碑以對地震拜尚書在八年傳則以

問地震相東海在前而八年所拜乃尚書案帝紀延熹

八年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傳之誤也

嘉平元年 嘉當作熹

後以日食策免 據劉寬碑熹平五年之免太尉以固疾

光和平四年之免太尉以日食傳似誤

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 碑云先是時也狂寇張角

妖逆公仰觀見象上過其源未逮誅討亂作不旋帝乃

追寶先謀錫之土田

伏洪傳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 司徒上當有大字

子完嗣 伏完事跡見於后紀故此不備書

侯霸傳

後漢書辨疑卷五

九

橋李沈氏制 疑斗齋書

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 案前書儒

林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其穀梁春秋學傳自諫大

夫尹更始哀帝時鳳為九江太守此云房元即房鳳也

不書名而書字不書全字而單舉其一未知何故

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騎會壽春拜尚書令 車騎闕

本作車駕建武三年霸奏朱浮罪當伏誅時已為尚書

令則非四年始拜也

其後河南蔡茂 案茂河內懷人此作河南轉寫之誤南

監本不誤

京兆王況 王有肅音玉篇廣韻並移點于上以為王姓

非也

宋宏傳

父尚成帝時至少府 班表失載

嵩子由章和閉為太尉 章和當作元和

及其在賓 賓與殯同說文殯死在棺將遷塋柩賓過之

禮記曾子問篇而后辭于殯鄭注殯讀為賓是古字通

監本作殯

蔡茂傳

代戴涉為司徒 司徒上當有大字攷本紀戴涉之後尚

有太子太傅張湛為大司徒旋以病罷故直云代涉為

之

馮勤傳

後漢書辨疑卷五

十

稿李沈氏制
與斗齋叢書

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揚 司徒上亦當有大字

趙熹傳

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案本紀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上

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二十六年郡民歸于本

土上谷代郡屬幽州雁門屬并州故云二州注以為雲

中五原無論建武六年無此事且雲中五原俱屬并州

不得言幽并二州也

長子代給事黃門 案熹子名世永平中為侍中見百官

志注今作代唐人避諱改

韋彪傳

今四巡舊都 四當作西南監本不誤

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 案皇后紀平陽

公主以永平三年封馮勤傳建初八年馮奮襲母公主

傳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復封奮兄勤為平陽侯

本公主之祀勁子卯卯子留皆嗣封竊疑建初中不應

有兩平陽侯又攷和帝紀永元三年詔以曹相國後容

城侯無嗣求近親紹封則曹參後之紹封非平陽乃容

城也

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速 速當作逮南監本不誤

帝敬惜之 敬與閔古字通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今人名一切器用為什物本此

帝敬惜之 敬與閔古字通

後漢書辨疑卷五

十一

稿李沈氏制
與斗齋叢書

王丹傳

其隙嫻者恥不致丹 嫻俗字說文作煇懈也怠也

杜林傳

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 寶當作寶南監本不

誤

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 事具梁統奏疏

郭丹傳

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 光當作尤前書王莽傳云

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

吳良傳

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 陰與傳注云新陽屬汝南郡新

信古字通

車府令徐匡鉤就車 車府令主乘輿諸車

承宮傳

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 樊樵傳云承宮為海內大儒

拜侍中祭酒 侍中本有僕射一人中與改為祭酒

趙典傳

初為京兆郡丞 京兆前後漢皆不稱郡此郡字行

其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箱車箱也謂郭丹果乘高車出

闕

諱傳

此天下方知 方知當作知方南監本不誤

後漢書辨疑卷五

主

橋李沈氏明

書猶十數隻偶之類 十閩本作小通鑑作卜南監本不

誤

吾欲識決之何如 欲下閩本有以字

出為六安郡丞 案郡國志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國以其

縣屬廬江郡然則建武十三年以前為六安國十三年

以後又併入廬江未嘗為郡安得有丞此句疑誤

馮衍傳

注東觀記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 案鮑永傳更

始二年以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安集河東并州朔部

故衍疏云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也若云諫鄧

禹禹乃前將軍非大將軍且禹所攻者河東非并州東

觀記誤矣

必懷周趙之憂 周當是害字之誤註說非也

聖人轉禍而為福 結數句與前說廉丹書略同

拒擊宗王 宗王當作宗正

見排於魏青 魏當作衛南監本不誤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 汨讀與肆同

遵大路而裴回兮 裴回與上文裴回鎬京句複見

雖九死而不眠兮 眠古作瞑目之瞑說文瞑翕目也徐

鉉曰今俗別作眠非是

心悞憶而粉紘 悞憶與悞憶同前書陳湯傳策慮悞憶

義勇奮發顏籀曰悞憶憤怒之貌

後漢書辨疑卷五

主

橋李沈氏明

終悞悞而洞疑 楚詞七諫云心悞悞而煩冤兮王逸曰

悞悞憂愁貌大昭案說文解字念悞也知古字作念悞

拈也前書藝文志云拈拈遺逸師古曰拈拈謂拾取之

馮豹傳

以詩春秋教麗山下 麗山即驪山也在京兆新豐縣

後漢書辨疑卷五終

後漢書

中屠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

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怨 闕本莫不下有為字

而尊其宗黨 闕本尊下有崇字

說

太守苟諫擁護 前書外戚傳有水衡都尉苟參

後漢書河東并州朔部 舊有朔方刺史故云朔部建武十

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

遺詩議大元儲大伯 前書王莽傳有中郎儲夏

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 傅子曰漢末

王公卿士多委王服但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

徒雖為將帥皆著幘巾

迺拜丞為魯郡太守 列女傳亦云丞為魯郡太守案建

武二年封兄子興為魯王二十八年徙封北海嗣後以

魯郡益東海見于史策碑碣者並云魯相不言太守傳

云討破董憲其事在建武五年當云魯相不當云郡太

守此傳及列女傳皆誤

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 前書儒林傳有琅邪皮容後

漢有涼州刺史皮楊

注還大夏城門中 大當作入洛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

亥

奉使如此何如 司隸校尉與部刺史同行過所部亦奉

使也

鮑昱傳 後為泚陽長 泚陽當作泚陽

如如失得何能致異 下如字當作有南監本是有字

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校書郎楊終以為廣陵楚淮

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其議與昱畧同

邳惲傳

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

命 此事續天文志失載

窮人屈厄 屈闕本作於

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 此事與何湯事畧同湯事在謝

承書桓榮傳注引之

蘇竟傳

今五星火居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

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食氏房 案續天

文志皆失載

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 案

五行志失載

楊厚傳

統作家法章句 家法即楊春卿緝表中先祖所傳祕記

也

宜蠲法改憲之道 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
是夏洛陽大水 五行志注引此文作異水

太初元年 太當作本

郎顛傳

六日七分 六日七分之法本於易稽覽圖卦氣之法以
坎離震兌四正卦分主春夏秋冬爻主一氣餘六十卦

卦主六日七分始中乎終頤而周一歲之日大指即說

卦傳帝出乎震一章之文而推演之其以風雨寒溫驗

政治得失亦與洪範五行相為表裏

易內傳曰 易內傳者稽覽圖文

久陰不雨亂氣也 稽覽圖曰久陰不雨亂氣雲之起也

後漢書辨疑卷六 三 稽覽圖

欲德不用厥異常陰 欲圖本作賢

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 日圖本作實

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今易無此文當是易緯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 於當作干

四始之缺五際之厄 詩正義引汜歷樞云大明在亥水

始也四牡在寅水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

始也注非是五際說見前書異奉傳

孔子曰霜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 稽覽圖云

太陽一二以上自雷雷聲君弱臣強雷從解起鄭康成

注云太陽謂一月大壯一二者陽爻在上雷聲盛聞于

人得自雷其卦中是消息

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稽覽圖云當雷不雷太

陽弱不當雷而雷太陽弱鄭注云春分之後當雷不雷

君弱于道德也秋分之後不當雷而雷此君弱于度誅

罰不行邪臣跋扈于下陽氣放洩則雷冬行亂冬傷陽

也

易傳曰陽無德則早陰僭陽亦早 稽覽圖曰陽無得則

早害物陰僭陽亦早害物觀其政以別之

襄楷傳

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 天文志八年五月壬午

熒惑入太微右執法

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前星 天文志閏月己未太

後漢書辨疑卷六 四 稽覽圖

白犯心前星此作庚辰未知孰是

今年歲星久守太微 天文志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

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

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 天文志七年八

月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

二星

注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云云 注本陳蕃傳

其說誤也說詳蕃傳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 天文志九年六月壬戌太白入

與鬼

郭伋傳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 案武帝置刺史十三人咸

帝更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經王莽變革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

傳云朔方刺史誤也當從本紀作朔方牧觀下文云迺

調假爲并州牧則是時安得有刺史邪

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剛本竹馬下有於字

假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 刺史行部則別駕從事奉

引錄眾事今名雖爲牧而其職卽刺史之職故其制同

杜詩傳

造字本排注排當作棗 案排古字棗俗字

張堪傳

後漢書辨疑卷六

五

楊李沈氏編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麥穗通鑑作麥秀

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同縣朱暉聞堪卒

後妻子貧困厚賑贍之

廉范傳

不勝師資之情 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故有師資

之情注引老子非

蘇章傳

永平中爲奉車都尉實固軍出擊北匈奴中師 案爲疑

當作從

以折折權豪忤旨 上折字剛本作摧南監本同

蘇不韋傳

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 何休稱名而郭泰稱字者蔚宗

遊家諱

羊續傳

太山平陽人也 續志泰山郡無平陽前志泰山有東平

陽

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 案靈帝時開鴻都門

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

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

勤名譽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

賈琮傳

舊典傳車懸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 詩云洪水湯湯漸

後漢書辨疑卷六

六

楊李沈氏編

車帷裳注帷裳童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

襜褕宗賜荆州刺史郭賀三公之服敕行部去襜褕使

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蓋當時刺史之車皆有之

樊宏傳

封弟丹爲射陽侯 樊毅脩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

胄謝陽之孫洪景伯曰水經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

所謂中伯番番旣入於謝者樊丹封射陽卽其國又云

自廣陵山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高祖

封項繆爲射陽侯乃其地據此則傳以丹爲射陽誤矣

族兄忠更父侯 更父卽亢父任城縣也更亢古字通忠

藝文類聚作沖

樊儵傳

儵字長魚 既守長魚則儵當從魚今從黑誤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 任隗傳作羽林左

監此脫左字續漢志羽林左右監各一人主羽林左右
騎

臣等以荆屬託母弟 顯宗與荆皆出于光烈皇后

如今陛下子 今閩本作令

建武時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 案五侯者謂壽張侯

宏射陽侯丹元鄉侯尋更父侯忠平望侯茂也長羅即

宏初封國注以長羅壽張為五侯之二非是

樊準傳

後漢書辨疑卷六

七

樊準傳

郡雄崩擾 郡當作羣

如沛國趙孝 案趙孝傳但言其節行不稱為名儒史失

之疏

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 永平當作永初準以永元十

五年受知和帝所云連年災異與安帝本紀同此作永

平傳寫之謬

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五年閩本作其年

陰興傳

後以此領侍中 陳景雲曰後當作復興前官侍中故言

復傾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 案浮父謂為大司馬府吏董賢自殺伏辜

發棺羸尸埋獄中謂為買棺衣收尸葬之王莽聞之大

怒以他罪誅謂

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 大司馬吳漢也

官以和平而災異尤見者 尤閩本作猶

賜浮死 浮死之後國必除矣史不言國除失之

馮勳傳

今日受誅死所無恨 所無當作無所

與太尉東萊劉喜 喜本紀作意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 詔疑當作紹

虞延傳

後漢書辨疑卷六

八

虞延傳

宗姓奢靡 姓當作性

時延為都督郵 部當作郡玩下文以陳留督郵虞延故

句可見

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 大司徒于建武二十七年去

大此云二十三年當有大字

鄭巨君傳

遷淮陰太守 續漢志無淮陰郡唯淮陽郡章和二年改

為陳國顯宗時猶未改也當作淮陽閩本亦誤

建初為尚書令 建初下疑有脫落字

出為平原相 原字誤案平原改為王國在殤帝延平元

年建初時無此國也攷建初四年封皇子全為平春王

即于是年王薨國除則巨君之為相乃平春月二原也
舊交阻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治 交阻七郡者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交阻九真日南也或疑交阻當作交州然
度尚傳亦云交阻刺史是交阻與朔方並有刺史也
方亦稱朔部或交阻亦稱交部乎
在位四年 四字誤巨君於元和元年八月為太尉至元
和三年四月罷不及四年也

周章傳

其冬代尹勤為司空 章為司空在永初元年九月其冬
當作其秋

迺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 祐當作祐

後漢書辨疑卷六

九

李沈氏編
後漢書

梁統傳

以訾十萬徙茂陵 十閩本作干

拜騰酒泉典農都尉 續漢志云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

殖穀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 宋書

刑法志引此疏作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

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

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是用東觀記故與此小異

注凡首匿者為謀自藏匿罪人 自閩本作首

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 亂閩本作微

議者以為隆刑峻法 議者即杜林也事具林傳

梁冀傳

鵠齒笑 次兒釋曰說文均匠也讀若鵠方言均或謂之

巧然則鵠齒笑猶巧笑也

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 案梁商傳陽嘉二年

封冀為襄邑侯商辭不受商卒冀襲父爵為乘氏侯至

建和元年乃封冀子嗣為襄邑侯故冀傳云并前所襲

合三萬戶也此云四縣蓋指冀之乘氏冀子之襄邑又

增定陶陽成合計之也

皆先到冀門賤檄謝恩 恩當作恩

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 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

張純傳

後漢書辨疑卷六

十

李沈氏編
後漢書

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 登當作祭

張奮傳

父純臨終勅家丞曰 侯國家臣有家丞庶子各一人不

滿千戶不置家丞

十年僂耳降附 據本紀僂耳請曰慕義貢獻公卿百官

奉觴上壽在永平十七年此脫七字

章奏不能款心 款閩本作敘

官至建城門候 建閩本作津案雒陽城十二門有津門

注云當洛水浮橋則作津者是

曹褒傳

受詔議立七廟 七廟閩本作七郊注同案祭祀志建武

二年初制郊兆于雒陽城南為圓壇入陸中又
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
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
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天地黃帝各用犢一頭青
帝赤帝共用犢一頭是七郊之事也

非襄所定不可作 闕本作不可許

難與圖治 治闕本作始

鄭康成傳

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 時稱三公為

三事宋宏傳策曰太中大夫宋漢予嘉乃勲引登九列

將授三事未尅而終劉愷傳前世扶陽侯韋元成近有

後漢書辨疑卷六 十一 據李氏氏

陵陽侯丁鴻郵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

而皆登三事崔篆慰志賦云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

以天威左雄傳云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周舉傳云

予嘉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公亮協三事

飲酒一斛 續漢書云鄧元飲三百餘杯不醉見御覽七

百五十九

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云云 毛詩是箋衛宏傳亦云

鄭氏作毛詩箋然箋亦注之類故以注樂之周禮注見

行于今董鈞傳亦云康成作周官注此獨失載

其門人山陽郗慮東萊王基清河崔炎著名於世 陳景

雲曰案魏志王基傳但言據持鄭義與王肅抗衡不云

嘗師鄭氏計基年輩乃肅之儔非郗崔匹也同時又有
樂安孫炎亦非肅識短鄭氏炎本受學于鄭氏門人而
唐孔氏詩疏誤以為鄭氏之徒恐范史之失類此
其餘亦多所鑿故 故當作拔南監本不誤

鄭興傳

昭連禍患 速讀如不速之客

咸曰朝廷若用功臣 若疑當作欲

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行疾上當有月字

鄭眾傳

對種張獨拜 前書匈奴傳云自君王以下皆食畜肉衣

其皮革被旃裘種與旃古今字

後漢書辨疑卷六 十一 據李氏氏

為長樂未央廡令 案續漢志未央廡令一人長樂廡丞

一人無長樂廡令安世所為者疑是長樂廡丞未央廡

令來歷傳亦誤

陳元傳

凡四十五事 案范升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又太史公遠

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合之為四

十五事也

賈逵傳

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 惲當作惲南監本不誤

張陵傳

不疑有愧色弟元 弟元上闕本有陵字是 卷六終

補李沈氏制
後漢書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桓榮傳

沛郡龍亢人也 尋下文事沛國桓榮句郡當作國

拜雍為五更 雍當作榮

桓郁傳

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 是時公卿刺史二千

石不得行三年喪惟桓郁桓焉聽其行喪皆以其身為

名儒特破格行之真異數也然踰年已詔使者賜桓焉

牛酒奪服矣

張輔魏應召訓亦講禁中 召訓儒林傳作召馴

補李沈氏制
後漢書

桓典傳

注遷平津都尉 劉放曰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

準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陳景雲曰靈帝中平

元年因黃巾之變特置八關都尉官平津其一也見靈

帝紀劉說非是

桓鸞傳

請太守向苗有名迹迺舉鸞孝廉 案鸞沛國人當為國

相桓典之為孝廉國相王吉舉之是其證也此云太守

誤矣

丁鴻傳

今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 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

豐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

注以應邵為六安國 廬下脫江字

將軍雖不受 雖下闕本有云字

論於義不亦薄乎 史以鄧彪劉愷為薄于義將子臧季

札不足以風世乎

陸倕傳

九江范官周生等 順帝紀同馮緄碑作范突朱生

馮緄傳

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 馮煥神道云故尚書侍郎河

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又馮煥殘碑云君

諱煥字平侯 闕 廉除郎中尚書侍 闕 遷豫州刺史鄴別

後漢書辨疑卷七

二

楊李氏傳 樊斗齋書

闕 以鮮卑畔逆 闕 史策書嘉歎賜錢 闕 守以永寧二

年 闕 洪景伯曰其云北鮮卑叛逆則元初六年詔除

幽州時事也其云策書嘉歎賜錢者傳載帝愍之賜錢

十萬也

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 車騎將軍馮緄碑云

君諱緄字皇卿 傳作鴻 幽州君之元子也少耽學問習

父業治春秋嚴氏韓詩倉氏兼律大杜弱冠詔除郎還

更仕仰應詣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

郎中蜀郡廣都長遭直荒亂以德緩撫政化流行到官

四載功稱顯著郡察廉吏州舉尤異遷健為武陽令謀

疾卒 昭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空府侍

御史御史中丞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突朱生徐馮馬

勉弘嬰等坐迫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廷尉左監

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隴西太守坐問吏卒旬

不分去官以羌駭動為四府所表復家拜隴西太守上

病辟同產弟徵議郎復治書侍御史尚書遼東太守廷

尉太常車騎將軍南征五溪蠻夷黃加少高栢法氏趙

伯潘鵠等斬首萬級沈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通寶

布卅萬匹不費官財振旅還師臨當受封以謠言奏河

內太守中常侍左怕弟坐遜位拜將作大匠河南尹復

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

瑣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後詔書特賞拜屯騎校

後漢書辨疑卷七

三

楊李氏傳 樊斗齋書

尉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

永康元年十二月薨一娶金紫十二銀艾七墨綬將軍

體清守約既來歸葬遺令墳塋取藏形而已不造祠堂

可謂履真者矣恐後人不能紀知官所更歷故自石表

續以誌來世孝桓皇帝以命將軍討此疆夷有桓桓烈

口之姿因謚為桓洪景伯曰傳中遷緄及物故先後與

碑其才庸許曼傳云隴西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為有兩

卒能分南北走曼策之曰三歲後為邊將官有東名官

東行三千里後五年為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守遼東

討鮮卑至五年拜車騎將軍武陵蠻却與碑合

上言書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 案此所謂中官專

指侍中尚書而中常侍不在其內故李固疏請為中常侍設常禁同之中臣

度尚傳

拜郎中除上虞長 荆州刺史度尚碑云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列女傳云元嘉元年上虞縣長度尚改葬曹娥

自右校令推為荆州刺史 碑云以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為右校令續漢志右校令六百石掌右工徒

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碑云是時南蠻蠢動擢拜關殊俗賓服遠人用綬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旬月之間蕩

貉寧輯洪景伯曰碑云守遼東而傳作桂陽二說不同

羣賊十年通誅最後深藏桂陽山谷閉尚多設方畧始能剪除恐或就守其壤不可得而辨也

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 據本紀及鮮卑傳鮮卑寇遼東屬國在延熹六年尚之討平

當在是時至尚與抗徐擊破桂陽賊胡蘭等事在八年傳中後字誤

劉平傳 楚郡彭城人也 郡疑當作國地理志楚國有彭城縣章

帝名楚人彭城國 仲不可以絕類 左氏襄廿三年傳云子展廢良而立太

叔曰請舍子明之類

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 是時彭城非郡不得有守本紀作楚郡太守

上被十創 十闕本作七

國相張宗諷請 國相琅邪王京之相也張宗字請君自

有傳 趙孝傳

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 陳景雲曰長者客猶言貴客即下言田禾將軍子是也注未明了

淳于恭傳 教諭學問 論衡本作誨

縱我不得它人何傷 言我雖不得它人得之亦無傷也

劉般傳 時五校皆顯職閑 五校者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也皆掌宿衛兵

般常將長水胡騎從 續漢志長水校尉有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

劉愷傳

卽獨解尚臧錮 時坐臧者皆禁錮故曰臧錮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

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制人于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茂與大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 案司徒劉矩疑

有誤據本紀是時為司徒者乃胡廣也

周磐傳

注陽夏屬淮南郡 案陽夏地理志屬淮陽郡國志屬陳

國注誤

趙咨傳

干暴賢者 暴闕本作目

班彪傳

扶風安陵人也 班超傳又云扶風平陵人攷地理志平

陵安陵俱屬扶風而李善注文選引范史云班固北地

人班氏不居北地即云班壹避地樓煩樓煩屬雁門亦

非北地

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 闕本則字在絕字下

後漢書辨疑卷七

六

李沈氏

班固傳

京兆祭酒晉馮 案京兆祭酒續漢志所無攷周磐傳云

太守韓崇召蔡順為東閣祭酒隸釋司空孔扶碑有士

曹屬東閣祭酒許冲上說文解字表云臣父故太尉南

閣祭酒此云京兆祭酒疑亦京兆之屬官

則天下之奧區焉 奧文選作隗注引說文隗四方之士

可定始者也是與隗隗古字通

是故橫被六合 橫被即光被隗篆志賦云聖德滂以

橫被分黎庶愷以鼓舞亦此意注引文穎說謂關西為

橫疑誤

度宏規而大起 度文選作危注引小爾雅云羌發聲也

慶與羌聲相近慶又譌為度也

故窮奢而極侈 奢文選作泰蔚宗避家諱改

七相五公 文選注以五公為御史大夫杜周徒茂陵御

史大夫張湯前將軍蕭望之右將軍馮奉世大將軍史

丹並徙杜陵也大昭案漢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

公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不得為公李善說非是

桑麻敷菜 敷文選作鋪案敷鋪古字通常武詩鋪敷淮

濟鄭解鋪為陳韓詩作敷云大也

於是元堦卸切 切古砌字文選作砌

混建章而外屬 而下脫連字

雖輕信與僂狡 信文選作迅

後漢書辨疑卷七

七

李沈氏

軼埃盭之混濁 盭文選作塌案淮南子兵畧訓云揚塵

起塌高誘曰塌埃也蓋塌古字盭今字

舉燧命爵 爵文選作醕注引說文云醕飲酒盡也

元鶴白鷺 文選元鶴上有鳥則二字

鶴鷓鴣鷓 鷓字誤文選作鷓

遂風舉雲搖 文選遂下有乃字

浮游普覽 文選皆作溥案普溥古字通小雅北山云溥

天之下孟子荀子皆引作普

班固傳下

主人喟然而歎曰 文選作東都主人

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 文選功作攻計作討

以變子之或志 或古惑字文選作惑

故下民號而上愬 烈文選作訴案說文訴告也愬或體

字

致命于聖皇 致命上文選有乃字

體元立制 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此體元二字所本

妙古昔而論功 妙文選作眇眇古字

敦鴻藻 文選作鋪敷鋪古通說詳于前

吐爛生風 爛文選作爛

以命三駟 以命文選作申命

游基發射 文選游作山

後漢書辨疑卷七

人

李沈氏

士怒未泄 文選泄作洩避太宗諱

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 文選作自孝武之所

不征孝宣之所未臣

伶侏兜離 伶文選作傑

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 親文選作覩

注前書平帝立舉學宮 舉字疑衍平帝紀無此字

獲白雉兮效素烏 效素烏下文選有嘉祥阜兮集皇都

句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 遺當作遺

第五倫傳

倫始以管長詣郡尹鮮于褒 褒上谷人見陰典傳

補淮陽國醫工長 為淮陽王延之醫工長也續漢志云

主醫藥比四百石

敢不自聞 自疑是呂字之譌

此臣之至所願也 至所二字當乙

君子有疾 君當作吾

少子頡嗣 嗣字疑衍倫未封侯以史例推之不當有嗣

字

第五種傳

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 案閭甄二人

依史例當書其名

鍾離意傳

後漢書辨疑卷七

九

李沈氏

所步多蒙全濟 步當作部南監本不誤

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即藥崧以杖撞之

案宋均傳均嘗劾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即縛格

之均執義不撓即令貫郎寒朗傳以謁者守侍御史與

三府掾共案楚獄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此皆明

帝時事也申屠剛傳云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

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虞延傳云二十年東巡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提侍御史延

因下見引咎遷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賈御史罪

此皆光武時事也蓋東都初制如此豈獨明帝之往福

察耶又左雄傳云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加以捶

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
罰皆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撲者據此是光
武所撲撲者止是尙書侍御史明帝則撲及九卿矣故
史家以褊察譏之

注東觀記意在堂邑云云 案此注當在上文遷堂邑令
之下

宋均傳

宋均字叔庠 隸釋司空宗公碑云公名俱以察孝爲城
門侯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少
府太僕太常司空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范史靈
帝紀太常宗俱爲司空又云司空宗俱薨宋均傳云族

後漢書辨疑卷七

十

李氏編

子意以章和中爲司隸校尉孫俱靈帝時爲司空碑
與史皆合惟傳誤以宗爲宋耳

注浚道縣屬廬江郡 兩漢志浚道俱屬九江注誤

遷東海相 爲東海王彊之相也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 案寒姓前書游俠傳有陝人寒孺
乃召朗入問曰 乃召上闕本有帝字

光武十王傳

東海恭王彊 處臣三女小國侯 案皇后本紀云皇女
封縣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肅宗特封東平王蒼
琅邪王京女爲縣公主傳所云小國侯卽此類也其三

女封地可攷者惟比陽公主適安豐侯實融子勳其二
女未詳封地注以爲婦人封侯失之矣

楚王英 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 初帝開

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
沙門以來其書大氏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
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
貴脩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

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

象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歡喜天恩 思闕本作恩

東平憲王蒼 要帶十圍 十圍本作八

後漢書辨疑卷七

十

李氏編

況臣居宰相之位 將軍非宰相也時蒼以諸侯王爲驃
騎將軍位在三公之上故自稱宰相

得王深策快然意解 快通鑑作恢注云恢然猶廓然也

近令從官古霸 邳惲傳有長沙孝子古初廣韻云蜀志

有廣漢功曹古牧

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脩丘墓有所興起

此種俗忌漢人亦有之

追封禰之深思 封當作祖

問饗衛士於南宮 問當作問

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 時楚廣陵琅邪東

海王竝先薨阜陵雖在有尊貶侯故止云四王也

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 本紀作辛卯

忠立十一年薨 十字衍

任城孝王尚 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

任城王以奉其祀 案于恭二字當乙恭下為字衍文

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 遜當作

建

阜陵質王延 子淮王恢嗣 淮當作懷

廣陵思王荆 易於太山破雞子 易於上闕本有寧有

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

前功共二十五字此脫當據補

琅邪孝王京 案皇后本紀云肅宗封東平王蒼琅邪王

後漢書辨疑卷七

士

補李沈氏綱

京女為縣公主乃本傳于東平則云封蒼五女為縣公

主于琅邪則不書亦失之疏

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 賜京有詔書在東平王

蒼傳

朱暉傳

故以暉為衛士令 百官志南宮衛士令一人北宮衛士

令一人秩皆六百石

注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 案暉為臨淮太

守在永平時攷五行志建武十六年無牛疫事而于永

平十八年則云牛疫死即其時也注誤

初暉同縣張堪 暉南陽宛人此云同縣即漁陽太守也

尚書張林 林係實憲所薦由真定令遷尚書素行貪污

後以臧污抵罪

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當宜二字重複一本無當字

朱穆傳

又著絕交論注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選闕本作算

選算古字通說詳前書公孫劉田傳贊此作選蓋為淺

學者妄改朱板亦作算

而面論之臣猶言安耳 論當作諛

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 五行志注引此傳作數千萬

戶

何敞傳

後漢書辨疑卷七

士

補李沈氏綱

山安懼然不敢答 由太尉朱由也安司徒袁安也懼然

與懼然同

奏王侯就國 漢制藩王朝位禮畢各就國不得留京師

時肅宗篤于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入朝特加恩

寵及諸昆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故敞及之

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也衛之中 韓棧傳作上東門實

憲傳作上東門也衛之中此云城門即上東門也

陛下履晏晏之姿 尚書考靈曜曰堯聰明文塞晏晏

縣官無用 謂帑藏空虛也

三遷五官中郎將 張輔傳作左中郎將

常念疾中常蔡倫 中常下當有侍字

後漢書辨疑卷七終

後漢書辨疑卷七

古

楊李沈氏編
與斗齋叢書

後漢書辨疑卷八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鄧彪傳

詔以光祿大夫行服 彪本太僕也而以光祿大夫行服 桓郁本越騎校尉也詔聽以待中行服祖焉本太傅也 聽以大夫行喪蓋侍中光祿大夫皆無定員且非中二千石即有以憂乞身者或可聽許其實仍遵舊制公卿二千石不行三年服也

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 奏紆在任過醜不宜典司京輦

紆前失實氏旨 失黃門郎實篤旨也

後漢書辨疑卷八

楊李沈氏編
與斗齋叢書

張禹傳

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 案皇祖考夫人當云皇考夫人夫人是況之族姊故光武呼況為大舅祖字衍注亦誤

遷下邳相 惠王衍之相也

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 案張禹代張酺為太尉本紀在永元十二年九月丙寅非六年也

張敏傳

徵拜司位 司位當作司空案敏代周章為司空據本紀在永初元年此當有永初元年四字則下文六年二字有根否則竟似延平六年矣南監本不誤

胡廣傳

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 案杜根傳作僕射郭虔此云

尚書蓋虔為尚書僕射也

袁安傳

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 阿佟疑即於除

難也袁紀作阿脩左當作右

乃獨上封事曰 此章是廬江周榮具草

彭弟湯字仲和諸儒稱其節 宋王堂傳云尚書令袁湯

以求屬不行恨之後廬江賊人弋陽界堂追討奔散湯

猶因此風州奏堂免官據此則湯非正人矣傳乃云諸

儒稱其節何耶

後漢書辨疑卷八

二

構李沈氏銅 雙斗齋叢書

湯長子成左中郎 郎下當有將字

逢字周陽 案延熹四年七月逢為宏農太守遷京兆尹

見西嶽華山廟碑傳未之及

袁敞傳

歷為將軍大夫侍中 為闕本作位

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 本紀在二年

情斷意其 其當從闕本作訖

陛下垂澤 垂闕本作聖

識臣狀貌傷臣眼目 兩臣字闕本俱作其

張酺傳

放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 案前書功臣表

張放子受封樂昌侯樂昌屬東郡蓋壽封國在東郡之

樂昌兼食細陽之池陽鄉子孫遂為細陽人猶張安世

封國在陳留之富平原子延壽徙國于平而其食別邑

乃在魏郡之武始延壽之元孫純光武遂封為武始侯

也

今賜莊三十萬 使之辦裝也莊當作裝

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 左氏成十六年傳云察夷傷服

虔曰金創為夷

驕稱卿意 驕疑當作矯

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 五當作六

韓稜傳

後漢書辨疑卷八

三

構李沈氏銅 雙斗齋叢書

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 實憲為大將軍征

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唯東平

相應順守正不阿即韓稜所舉良吏也

同景傳

景字仲饗 吳志周瑜傳注引謝承書作仲嚮

東陽侯侯覽 宦者傳作高鄉侯

郭躬傳

奉車都護竇固 護當作尉南監本不誤

郭鎮傳

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 建武當作建寧南監本不誤

廷尉七人 本傳郭氏為廷尉者止有五人

陳寵傳

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 笞晉書刑法志引作榜

顯用良吏王渙鍾顯等以為腹心 和帝問寵在郡何以

為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遺

補闕臣奉宜詔書而已帝大悅顯後為長樂衛尉見班

勇傳

千五百耐罪 晉書刑法志五百下有七字

陳忠傳

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 晉書刑法志引作三十三條

母子兄弟相代死聽教所代者 時河閒人尹次穎川人

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

其命因縊而物故陳忠以罪疑從輕活次玉范蔚謂開

父子兄弟得相代死議其大謬也

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 良南陽人字

君郎志行高潔非禮不動翊世字季明官尚書周燮杜

根自有傳

班超傳

家貧常為官傭書 東觀漢記云班超家貧為傭寫書

投筆歎曰大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

侯安久筆耕乎見文選薦士表注

注鄯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一千六百里 案漢書云

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當從漢書

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後漢紀云求索故王近屬得

兄倫勅立之更名忠

注烏孫以為右夫人 右漢書作左

假鼓吹幢麾 以注校之鼓吹當作橫吹

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 廣韻和姓本自義和之後一

云下和之後子案後漢有右北平太守和旻

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字疑誤西域傳靈帝建

寧三年涼州刺史孟雲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即此

遣其左將此韃支 此下文又作北閩本作比

班勇傳

而抱屯戍之費 抱讀與拋同說詳安成季侯賜傳

呼衍王亡走 閩本呼衍王三字不重

至今且谷 今閩本作金

梁謹傳

權富勇氣 富閩本作有

何熙傳

陳國人 何熙書國不書縣案熙曾孫夔陳國陽夏人魏

志有傳

及在軍臨沒遺言薄葬 在軍謂永初三年熙以行車騎

將軍討南單于也

臨瑾並有政能 百家譜云臨字子陵為平原太守見李

固傳注

楊終傳

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 及閩本作又

鑿念前往 往閩本作世

注終徙於北地望松縣 案郡國志北地無望松縣班志

望松縣屬上郡益部耆舊傳誤也

翟輔傳

注宜升歷改憲 升當作斗見春秋保乾圖古斗字作升

與升相近故傳寫誤耳

諸生橫卷 橫古贊字學堂也卷閩本作巷

應奉傳

豐生彬彬生奉 彬閩本皆作柳

後漢書辨疑卷八

六

補李沈氏編

應劭傳

劭字仲遠 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瑗洪景伯曰

官儀既劭所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瑗皆非也

大將軍掾韓卓議 卓字子助陳留人

又刪定律令為漢儀 宋刑法志作漢議

故膠東相董仲舒 東當作西

著漢官禮儀故事 漢官下脫儀字魏志王粲傳注云著

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

爰延傳

縣令隴西牛述 廣韻牛姓出隴西周封微子於宋其裔

司寇牛父敗狄長丘子孫以王父字為氏

陛下以河南尹鄧萬 鄧萬者鄧萬世也封南鄉侯章懷

避諱刪世字

徐璆傳

父淑為度遼將軍有名於邊 攷歷任度遼將軍無徐淑

度遼屬官有長史司馬此當是屬官

王充傳

乃造性書十六篇 性書閩本作養性書

王符傳

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今見存三十五篇序錄一篇

貴忠篇曰 今潛夫論與此微有異同詳畧

明帝葬洛南 南閩本作陽

後漢書辨疑卷八

七

補李沈氏編

春秋以為非君 非閩本作不

華元樂舉厚葬文公 舉潛夫論作呂

乖實趙華 乖閩本作背

仲長統傳

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 魏志劉劭傳注作一十四篇

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 閩本苟下有能字

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際其老弱 際當作除

孝明八王傳

彭城靖王恭 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 據東觀記皆

作兄弟八人

樂成靖王黨 注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 案班志勃海

郡有脩市應劭曰音條續志勃海郡有脩無條章懷注

下邳惠王衍 子哀王宜嗣數月薨 案數月二字衍文

因上文有數月薨句相涉而遂耳中平元年至建安十

一年相距二十年豈數月乎庶方表亦然是宋本已誤

梁節王暢 暢猶被愛幸 案猶當作尤南監本不誤

還餘所食四縣 四縣謂下邑碭鄆薄也

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 于當作王

淮陽頃王嗣永平五年封常山王 五年當作十五年脫

十字

永平二年 當作永元南監本不誤

後漢書辨疑卷八

八

李沈氏

永嘉元年 當作元嘉

濟陰悼王長 以東郡之離孤 孤當作狐

陳禪傳

而禪定訕朝政 定當作廷言于朝廷之上肆行訕謗南

監本不誤

橋元傳

補洛陽左尉 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雒陽大縣

故有左右尉魏武紀除洛陽北部尉

及高句驪嗣子伯固 伯固句驪王遂成之子也

府舉元為度遼將軍假黃鉞 假黃鉞始見于此

懿德高軌 魏武帝本紀注載此文作誕敷明德

特以頑質見納君子 魏本紀注作特以頑鄙之姿為大

君子所納

崔駰傳

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 屑屑說詳前書王莽傳注非

注禮漫漫兮 禮當作糺

注扶人無容 容當作咎

崔寔傳

屈子之所以慮其幽憤者也 慮當作攄

故宜參以霸政 霸政下闕本重霸政二字

錮之銀鎔鐵鎔 銀鎔古作琅當前書西域傳云後軍候

趙德使尉賓國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

後漢書辨疑卷八

九

李沈氏

曰琅當長鎔也又王莽傳云以鑄瓊琅當其頸傳詣鍾

宮

黃憲傳

既而前至袁闕所注闕一作閩 陳景雲曰黃憲袁闕俱

慎陽人故荀淑有子國頹子之語慎陽本侯國也若汝

陽袁闕與憲同郡異縣則作闕非矣

叔度汪汪若干頃陂 此事又見郭林宗傳者乃俗本誤

以注文雜入也

楊震傳

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楊震碑云聖漢龍興

楊慈佐命克項于垓公侯之胃必復其始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 碑云公實履忠貞恂美且仁博學
甄微靡道不該又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
聖同符鴻漸衡門羣英雲集咸共酌其流者有踰三千
至德通洞天爵不應貽我三魚以章懿德遠近由是知
為奕世繼明而出者矣

年五十乃始仕州郡 碑云州郡虛已競以禮招大將軍
辟舉茂才除襄城令遷荆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所在
先陽春以布化後秋霜以宣威寬猛惟中五教時叙
徵入為太僕遷太常 碑云功洽三邦聞于帝京旋徵本
朝歷太僕太常遂究司徒太尉

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 張皓傳云時清河趙騰
後漢書辨疑卷八 十 魏李沈氏編 熨斗齋叢書

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考繫所引黨輩八
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帝乃悟滅騰死
罪一等餘皆司寇按皓傳所云疑即此事惟彼傳作清
河此作河間男子彼傳作滅死一等此作伏尸都市未
知孰是

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碑云立朝正色恪勤竭忠無
德不施靡惡不刑將訓品物以濟大清而青蠅嫉正醜
直實繁橫共構譖慷慨暴斃于時羣后卿士凡百黎萌
靡不歔歔垂涕悼其為忠獲罪乾監孔昭神鳥送葬王
室感寤姦佞伏辜公功乃伸追錄元勳策書慰勞賜贈
有加除二子郎中

震五子 據碑文五當作四碑云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
趙常山相次秉寔能續脩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黃
門侍郎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皆以宰
府為官奉遵先訓易世不替天鍾嘉祚永世罔極

長子牧富波相 富波下當有侯字牧子見於碑刻者二
沛相楊統碑云順帝以統忠臣之苗特召為郎中歷官
常山長史健為府丞嗣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
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繁陽令
楊君碑云富波君之少子也為郡功曹郎中右都候繁
陽令會叔父太尉公薨委榮去官投散如遺吏民攀轅
老幼輟輪追慕跋涉二千餘人續留守闕上書歷年

運穀萬斛助官振貧以乞還君自非慈愛孰能若茲
後漢書辨疑卷八 十一 魏李沈氏編 熨斗齋叢書

楊秉傳 并以病乞退 并當作秉
楊賜傳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 易稽覽圖曰黃之比

知善不舉青白之比疑也黑之比不掩惡也白之比弱
也覽之比無德以色親也

章帝八王傳 清河孝王慶 尚既以薄祜 尚字係上注文誤作大字
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 可致者唯陰城公主遙班始
見班超傳

北惠王壽 特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 自中興至和
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嗣王薨
賻錢千萬布萬匹其後典制雖改而壽因尊親仍用中
興舊制

河間孝王開 按開字疑誤本傳濟南王開即係孝王七
世孫不應與道祖同名當從任

子德為安平王 德本紀作得封得為安平王本紀在延
光元年非永寧元年事

譖鄧騰兄弟及儀 儀當作翼

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奉翼後 按碩
蠡吾侯翼之子也翼以河間孝王子出後平原懷王勝

後漢書辨疑卷八

主

李沈氏

建光元年貶都鄉侯遺還河間勝傳云安帝廢翼國除
不言有王碩嗣封是平原國已改為郡矣嗣後翼復受

蠡吾侯封由其父孝王分國與之故桓之封碩紀云奉
孝崇皇祀傳云奉翼後即追尊本生亦止及翼與孝王

不及懷王勝可見碩以帝兄特封非繼絕也熊方以碩
為紹封懷王非是

張階傳

張階字叔明 階蜀志張翼傳作浩

張綱傳

司徒辟高第為御史 蜀志注引續漢書有侍字

書御京師震竦 書下當有奏字

種嵩傳

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 八使中杜喬本紀
作侍中非光祿大夫也然周舉傳云八使竝守光祿大
夫

時太傅杜喬等 太傅當作太尉時建和元年也

君世也見杜喬傳

後梁州羌動以嵩為梁州刺史 陳景雲曰梁當作涼漢
無梁州至晉始置耳

陳球傳

稍遷繁陽令 陳球碑云為東城門候遷繁陽令陳球後

後漢書辨疑卷八

主

李沈氏

碑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慎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
繁陽令遭繼母憂禮紀向闕

復辟公府 碑云喪母去官服除辟司徒府拜侍御史
遷南陽太守 後碑云遷南陽太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

宏授廷尉 陳廷尉建此議甚健 洪景伯曰二碑所存者事迹皆與
傳合至廷尉永樂時則一辭不措故熹平之議光和之

謀咸無焉殆有所畏而然也嗚呼東漢開寺之盛人主
拱手君子喪氣然剛毅之士寧接踵以赴死不誦身以

媚竈故漢道雖曰陵遲而能立國又百餘年者忠臣義
士之力也

士之力也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杜根傳

父安字伯夷 先賢行狀云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
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
俟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
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
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常時
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
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
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于市懼有司繩彈

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
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為宜城山中酒家保 鷓冠子云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
海內荒亂立為世師前書樂布傳云窮困賣庸于齊為
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顏
帥古曰為保言保可任使

拜侍御史 先賢行狀作符節令

劉陶傳

耳不聞檀車之聲 檀車用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詩也注

非

李雲傳

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 亳皇后本紀作薄案亳薄古字通故湯居亳或作薄

劉瑜傳

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費士璣曰九房似即九宮易乾鑿度有太一下行九宮之說而無河圖之名據此則以戴九履一者為河圖宜可信

勲字伯元 案尹勲自有傳不宜重見又彼傳云伯父陸兄頌此又云從祖睦陸孫頌一人手筆而前後重複互異若此

四選尚書令 本傳作五選

虞詡傳

後漢書辨疑卷九

二

李沈氏編 樊斗齋叢書

誠宜令四府九卿 四府者謂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也 注以太傅足之非是是時無太傅

傅變傳

謚曰壯節侯 案變破張角功多當封為中官所疾不得封是變並未封侯也疑傳誤

蓋勲傳

今重已重 上重字當作罪

尚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 漢制有牧師苑分在

河西六郡界中皆令官主養馬此所云畜官是也注以為右扶風畜牧所在誤

臧洪傳

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 郡治本在濮陽故特書都東武陽

張衡傳

作二京賦因以諷諫 夏侯湛張平子碑云二京南都所以贊美畿輦者與雅頌爭流英英乎其有味歟見隸釋於心有猜待 注待字誤入正文閩本不誤

注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 案藝文志陰陽家者流二十一家兵陰陽十六家此風后十三篇在兵陰陽十六家中注云陰陽流誤矣

注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 此亦在兵陰陽十六家中與前同誤

後漢書辨疑卷九

三

李沈氏編 樊斗齋叢書

子憂朱汙曼之無所用 朱疑夫字之謬 志團圓以應懸兮 團圓閩本作團圓文選作搏搏

彼無合其何傷兮 其何文選作而可

合嘉禾以為敷 文選作嘉秀秀乃光武諱作禾者不誤 馬融傳

拜為校書郎中 梁懂傳作校書郎龐參傳作校書郎中

擊斂九藪之動物 說文擊束也詩曰百祿是擊

皇牢陵山 皇當作皋閩本不誤

旃旒摻其如林 說文旃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春秋傳曰旃動而鼓詩曰其旃如林大昭謂如林

二字正用詩詞蓋馬氏本與許氏同也章懷注非是

車攻馬同教述戒通 惠士奇曰通者掌固之通守政達者遂大夫之四達也四達戒功以通守政達猶通也守在四通故曰四達衛官中者投八次之職守境內者戒四達之功畫三巡夜三警則戒之事也教而戒之職在有司而掌固贊其不足焉

田開古蠱 古蠱疑當作蠱治蓋舊本有作蠱治而注為蠱音古者後人傳寫譌謬遂為古蠱而音蠱為治章懷不能是正而謂蠱與治通其謬滋甚

詔舉郭樸 郭當作敦

桓帝時為南郡太守 梁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

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

後漢書辨疑卷九

四

李沈氏編

蔡邕傳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 案本紀橋公為司徒在四年

三月非三年也

所以督察姦杜 杜當作杜

曹節於復竊視之 復當作後

注遺事流離因上書自陳 邕所上書全篇見續律歷志

此特振舉耳

比往而酒以酬焉 酒闕本作主

初平二年六月地震 上文已云初平元年此初平兩字

可省

時年六十一 案邕徙朔方時自言臣年四十有六至董

卓伏誅邕年六十歲也此云六十一誤

左雄傳

南郡涅陽人也 南郡當作南陽

臣聞柔遠和邇 闕本臣聞下有之字

自是選代交互今長月易 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

不過對相監臨所云交互是也今當作令

臺即疑而詰之 續漢書百官志云御史中丞為御史臺

率謁者僕射為謁者臺率符節令為符節臺率又風俗

通云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為吏則尚書亦稱臺此

所詰者當是尚書臺耶也

迄于永熹 熹當作惠今本紀作永嘉字之謬也說見沖

後漢書辨疑卷九

五

李沈氏編

帝紀

周舉傳

汝南汝陽人 地已書于防傳黃瓊地已書文苑黃香傳

李固地已書方術李邵傳鄭泰地已書鄭眾傳可省

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邵府 延熹當作延光傳誤

乾坤定矣 定矣闕本作以定

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 南郡上河字衍本紀作南郡注

云即人

黃瓊傳

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 李固薦瓊疏云瓊久處議郎

已且十年

黃琬傳

後瓊為司徒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繼

賊事副府允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

曰蠻夷猶及責在司空 案允于延熹二年由大鴻臚

為司空次年遷司徒允為司空時瓊為太尉非司徒也

傳誤

更封陽泉鄉侯 其鄉在南陽魯陽縣

論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

屬 案潛夫論尙有明經寬博武猛治劇等各

荀爽傳

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 闕本無天字

後漢書辨疑卷九

六

傳李沈氏

悅傳

官用權 官闕本作宦

必乎真定而已 定申鑿作實

臧否不問其揆一也 問當作同

鍾皓傳

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 魏志鍾繇傳注云寔

少皓十七歲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 太丘長陳寔碑云君諱寔字仲躬洪景伯

曰諸書皆作字仲弓此碑不同始是借用

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 黨錮之起由於名

士之疾惡太嚴孔子大聖何嘗觸忤陽虎及其作春秋
則書之為盜此所以免禍于亂世也陳仲弓之獨弔張
讓父其知道乎

陳紀傳

子羣為魏司空 魏志陳羣傳云羣為兒時寔常奇異之

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李固傳

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 雄字季高河南人附見郭躬傳

先是蠶吾侯志當取翼妹 當闕本作嘗非也

夏門亭長呵之 史作夏門注云萬壽攷杜喬傳亦作夏

門則注誤也

後漢書辨疑卷九

七

傳李沈氏

吳祐傳

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

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

時扶風馬融在坐為翼章草 融傳云為梁冀草奏李固

以此頗為正直所羞

史弼傳

生乃說以它事竭弼 竭當作謁

盧植傳

遂隱于山谷 續漢書云隱居上谷軍都山

趙岐傳

因共上為青州刺史 魏志閻溫傳注作豫州刺史

著要子章句 要子疑是孟子之譌案趙氏孟子題詞云
述已所聞爲之章句

皇甫規傳

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沒死即昧死昧沒聲相近

霧氣白濁 霧氣見即顛傳所云白濁案易稍覽圖云太

平之時太陰用事而少陽卦當效時至則於效上分一

時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則可未可責時至立效也太陽

用事少陽卦效亦如之凡形體不相應皆有其事而不

成也其在位者有德而不行也有貌無實有實無貌故

言從其類也上爲貌也寒温爲實鄭康成注云形謂白

濁清淨可得而見故言形體者以身體寒濁也不相應

者温不清淨寒白濁也德者帝王之道其在位者廢而

不行故不相應也白濁清淨故寒温不效此伎人之道

也寒温白濁清淨不效此賢者之類屈道仕也白濁清

淨其上貌寒温者是爲實

流血丹野 丹闕本作川

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 本紀在六月此作秋誤

張奐傳

其尙書劉猛刀避衛良 刀避字子榮附見黃瓊傳

黨同文昭之德 黨古儻字

段熲傳

注宗字子松 宗上脫會字

司徒尹詵薦頌 本紀作尹頌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 白石縣各前志屬金城續志屬隴

西

陳蕃傳

初仕郡 蕃爲郡功曹時太守王堂也

舉首頓眉之感 感古憾字

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瓊超淨等 案蕃爲

太尉與司空茂同時其時之司徒乃許詡也至劉矩嘗

再任太尉未嘗爲司徒傳殆誤矣劉愷傳亦誤

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案列傳樂平侯梁安國單父侯

梁翟襄邑侯梁嗣城父侯梁桃頰陽侯梁馬俱以冀敗

秦市所謂五侯疑即此五人也若屯騎校尉讓衛尉淑

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載傳中不言封侯又冀傳云一

門前後七封蓋指以上五侯及乘氏西平二侯也若讓

淑忠載俱侯冀傳何以不數及之注說非是

今封蕃高陽侯 高陽下脫鄉字闕本不脫

王允傳

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 案上文

云中平元年又云明年則中平二年也其時何進爲大

將軍張延爲太尉崔烈爲司徒楊賜爲司空無太尉隗

也且隗亦未嘗爲太尉傳誤

士孫瑞字君策 魏志董卓傳注引三輔決錄注云瑞字

士孫瑞字君策 魏志董卓傳注引三輔決錄注云瑞字

君榮

劉淑傳

永興二年司徒種嵩舉淑賢良方正 案種嵩為司徒在

延熹四五年非永興時也傳誤

范滂傳

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

使案察之 案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見種汝

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荆州章懷引此皆公府清詔也

滂為光祿勳之清詔

遷光祿勳主事 主事疑是掾屬百官志所無又戴封及

戴就俱曾為光祿勳主事公沙穆以高第為主事亦即

後漢書辨疑卷九

十

撰李沈氏編

此官

尹勳傳

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 攷尹睦永元四年為太尉

尹頌永興二年為司徒則睦未嘗為司徒頌未嘗為太

尉也傳文例誤

尹陟傳

時太尉張顛司徒樊陵 案本紀光和元年張顛為太尉

其時為司徒者袁滂非樊陵也

張儉傳

又舉敦樸 敦樸光祿四行之一也

岑暉傳

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 陽當作暢

范康傳

范康字仲真 范當作苑

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 常侍上當有中字

竇武傳

太尉溫之弟也 太尉當作衛尉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 魏志注引續漢書云進本屠家子父曰真

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

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 二年當作三年

又有左右校尉 樂資山陽公載記云議郎馮方為助軍

後漢書辨疑卷九

十一

撰李沈氏編

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見靈紀注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顛荀攸等 陳景雲曰據荀

彧袁紹傳並作逢紀此作龐誤

鄭泰傳

司農眾之曾孫也 據魏志鄭渾傳則泰當是眾之元孫

婦女猶戴戟揅矛 戴魏志注作載

以當妾戰之人乎 妄表注作忘

孔融傳

拜中軍候 魏志崔炎傳注云累遷北軍中候此作中軍

候誤

左丞祖者稱有意謀 闕本作左丞黃祖者案魏志崔炎

傳注云司馬彪九州春秋作左承祖與劉義遜並舉則

承祖又似左君之字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離宋書刑法志作罹古字通

荀彧傳

今君爲十州之鎮 十當作一

或乃德程昱說范東阿 德當作使

皇甫嵩傳

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吳志孫破虜傳裴松之注引獻帝

春秋梁作良

封凡刻石 凡當從魏志賈詡傳注作戶

陷流漳河飲馬孟津株閣官之罪 魏志注流作蹟官作

宦 後漢書辨疑卷九 十一 楊李沈氏編 鬚斗齋叢書

後漢書辨疑卷九終

後漢書辨疑卷十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 英雄記曰卓父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

卒次卽卓

注前書曰仲穎巡徼京師 仲穎二字誤當作中尉徼循

京師

更以爲尙書典選 魏志賈詡傳作典選舉

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 三當作二

劉虞傳

拜虞甘陵相 獻王忠之相也

公孫瓚傳 後漢書辨疑卷十 一 楊李沈氏編 鬚斗齋叢書

臣聞皇義已來 裴注三國志公孫瓚傳引典略載瓚表

紹罪狀大意與此相同而辭句多有不同

紹令星工伺望祥妖 星工謂其將崔巨業也

紹遣小將盜居其位 小將謂周昂也

紹罪十也 裴注引十也之下有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

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二十

八字

故齊桓立柯會之盟 柯會裴注引作柯亭

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 魏志瓚傳云嚴

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

拜北平將軍 陳景雲曰北平當作平北

陶謙傳

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四遷謂舉茂才除盧令遷

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事也

下邳閻宜自稱天子 閻當作闕

袁紹傳

父成五官中郎將 袁安傳云湯長子成左中郎華嶠漢

書三國志袁紹傳注引云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並早卒

未知孰是

除濮陽長 許劭傳長作令

注淳于夔為右校尉 本紀注亦引山陽公載記作淳于

後漢書辨疑卷十

二

精李沈氏編

瓊

注斥丘縣屬鉅鹿郡 案兩漢志斥丘並屬魏郡不屬鉅

鹿

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 則裴松之引九州春秋作敗

且公師徒精勇 公闕本作今

袁譚傳

宣子之臣承業 魏志注引此篇無臣字疑衍

況我疾類 疾當作族

注遵而無改 遵當作違

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 斃魏志注作蔽左氏襄

廿七年傳云以誣道蔽諸侯陸德明曰服虔王肅董遇

並作弊周禮大司寇職以邦成弊之鄭眾曰弊之斷其

獄訟也蔽與弊通作斃者誤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郭圖魏志注作逢紀案逢紀

審配與尚比辛評郭圖與譚比當從魏志注作逢紀

損先公不世之業 損魏志注作隕

貴名高於丘岳 高閻本作位

配等亦當敷躬布體 敷魏志注作袒

審配將馮札 札閻本作禮

幹乃留其將守城 其將夏昭鄧升也見魏志

注典論曰 典論魏志注作典略

劉表傳

後漢書辨疑卷十 三 精李沈氏編

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注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桂

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案江陵即南郡

所治章陵即春陵南陽屬縣郡國志荆州七郡有江夏

無江陵章陵三國志建安二十年劉備與孫權連和分

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不言南陽建

安二十四年吳分宜都秭歸二縣為固陵郡二十五年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新榮桑

沙羨六縣為武昌郡魏黃初三年以荆揚江表八郡為

荆州荆州江北諸郡為郢州權叛復郢州為荆州此皆

以後之事劉表為荆州刺史尚在初平元年也竊疑漢

官儀之江陵是江夏之譌而章陵之郡不知置于何時

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時已有章陵見獻帝起居注
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 裴注魏志劉表傳
作五十五人

唯江夏賊張虎陳生 裴注作陳生

注劉表將呂介下兵射中堅頭 裴松之注孫堅傳引

英雄記呂介作呂公下兵作下石

注代語曰 代語卽世語唐人避諱改也郭頒所撰頌晉

襄陽令隋經籍志作魏晉世語

侍中從事鄧義陳 義當作義見魏志陳景雲曰侍中當

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誤

劉焉傳

後漢書辨疑卷十

四 李沈氏編

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 隸續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云

熹平二月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口口仙歷道成元

施延命道正一元布於伯氣定召祭酒張普萌生趙廣

王盛黃長楊奉等論受徵經十二卷祭酒約施天師道

法元極耳此碑有天師道法及祭酒鬼兵字而云受徵

經十二卷蓋諸張妖黨指傳授之約觀其詞以是姓胡

老初入米賊社中故召諸祭酒授以經法頗合史氏所

載

欲舉漢中降 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寧郡爲漢中故上

言領漢寧太守而此言漢中也

賈術傳

公孫瓚使劉備合謀 劉備下閩本有與術二字
誘殺其王寵 寵陳敬王曾孫

任延傳

注東觀記曰秦時改爲太末 東觀當作東陽晉志太末

屬東陽郡

頗得光死備錄 光當作先南監本不誤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 通鑑私俱作和案下文云上

下雷岡非陛下之福則和字是

王景傳

閩與郡決曹吏楊邑等 吏當作史南監本不誤

初平帝時河汧決壞 河汧當作汧河明帝紀注引此傳

後漢書辨疑卷十

五 李沈氏編

亦作汧河決壞

注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 案前書溝洫志作校

尉王延世此作延代避諱改

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陂稻田 孫敖閩本作孫叔敖

集於大衍元基云 於當作爲

第五訪傳

補新都令 兩漢志新都俱屬廣漢注云屬蜀郡誤

劉矩傳

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 案劉光順帝永建二年代朱寵

爲太尉非司徒也傳誤

劉寵傳

劉寵字榮祖 闕本作祖榮吳志劉繇傳注與闕本同此
誤

將周少子封牟平侯 案牟平侯名濼

不可得也 也當從吳志注作止

注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 陳景雲曰使明當作明使漢

代人稱州將皆曰明使君也

仇覽傳

年四十縣召捕吏 捕當作補南監本不誤

童恢傳

童恢 童當作董隸釋有故不其令董君關

樊仲華傳

後漢書辨疑卷十

六

楊李沈氏銅
贊斗齋叢書

理家之理 下理字當作術南監本不誤

注軹縣屬河南郡 當作河內

不入冀府寺 冀為太守治所故止言冀

陽球傳

及甫子永樂少府萌 甫子當作甫養子

球使以大室口 大當作土南監本不誤

孫程傳

涿郡新城人也 新城當作北新城

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 攷紀傳無廢平原王之事

彭禮為西平昌侯注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 諸字衍文

今本郡國志平原郡無此縣而兩平昌三字反雜入樂

安國注中余讀通鑑卷四十四胡注云郡國志高帝以

西平昌置千乘郡乃知其誤已久特無人校正之耳

王道為范縣侯趙封為析縣侯 案十九人皆縣侯也獨

于此二人加縣字疑是俗儒妄增

使五官郎將 五官下疑脫中字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 續漢書云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

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

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

受之由是鄉黨賞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

次子季興見魏志注

後漢書辨疑卷十

七

楊李沈氏銅
贊斗齋叢書

騰為費亭侯 隸釋曹騰碑陰云建和元年七月己巳皇

太后日其遺費亭侯之國

恆農張奐額川堂銘地典等 趙字衍三國志魏太祖紀

注引司馬彪續漢書無趙字

於斜谷閒搜得其書 斜谷閒裴注引續漢書作函谷關

養子嵩嗣 魏志曰騰養子嵩莫能審其本末注引續漢

書云嵩字巨高

單超傳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陸 兩陸一作雨陸通鑑攷

異云雨陸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陸無有常處也太平

御覽三百九十三又四百九十六並引風俗通云延熹

中中常侍單超左怕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
惡時人爲之語曰左回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其
信用甚于轉圜也竊意兩墮雨墮義無所取應仲遠說
爲得其實

曹節傳

其本魏郡人 其下疑脫先字

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 案曹節建寧
元年以定策功封長安鄉侯六百戶後誅竇武陳蕃等
進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若延熹八年又增邑四千六
百戶當云并前八千二百戶矣今云并前七千六百戶
則增邑之數當云四千其六百二字衍文也

後漢書辨疑卷十

八

李氏傳

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 此下六十餘言已見儒林傳
而又載于此失之複查矣

孫期傳

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 孟氏當作梁丘范升傳云及
長習梁丘易又上疏云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
俱脩梁丘易楊政傳亦云從范升受梁丘易漢儒師法
各不相謀此云傳孟氏易傳寫之謬也

張馴傳

光和七年徵拜尙書 光和紀元無七年攷中平之改元
在是年十二月則光和七年即中平元年也

尹敏傳

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續漢書云建武二年
敏上疏云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
福乃降用章於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
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
言視聽思心之用舍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臧
軻孽害也

孔僖傳

天下所具也 具當作見

命儒者講論 論下闕本有語字

崔駰以家林筮之 崔篆有周易林六十四篇故曰家林
楊倫傳

後漢書辨疑卷十

九

李氏傳

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 案杜林傳云前于西州得漆書
古文尙書一卷出以示衛宏徐巡等曰林流離兵亂常
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古文
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由是古
文遂行據此則古文之傳衛徐二人亦大有功也

包咸傳

傳中右中郎將 傳當作侍南監本不誤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 案承宮傳云宮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
求得見宮宮自以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
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是應乃長大有威容者

丁恭傳

封關內侯 光武時恭門人鍾與以春秋教太子封為關內侯與曰臣師丁恭乃封恭

張元傳

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宜氏不宜專為嚴氏博士 宣氏二字疑衍是時春秋嚴顏並立博士之言其學通二家當兼二家博士也

李育傳

固奏記薦育于驃騎將軍東平王蒼 其詞曰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温故知新論議通達廉清脩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

後漢書辨疑卷十

十 李沈氏編 熨斗齋叢書

服虔傳

作春秋左氏傳解 解下脫誼字

杜篤傳

篤有十二 有十當作十有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 閩本無此二句非

王隆傳

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案隆嘗作小學漢官篇見百官志

傅毅傳

班固為中護軍 前書有護軍都尉屬大司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中護軍之官始見于此至漢季又有中

領軍矣

黃香傳

田令商者不農 田字疑誤或是甲字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 案百官志注引胡廣說云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叔孫通等所草創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劉君甚然其言參議未定會遷宗正衛尉未遑恤也

攷其時侯及歷官原委劉千秋即劉珍也傳云秋孫未知孰是

又撰釋名三十篇 今所行釋名二十七篇非此也是劉

後漢書辨疑卷十

十 李沈氏編 熨斗齋叢書

熙所撰熙之名見于吳志程秉薛綜等傳書之名見於

吳志韋曜傳及隋書經籍志

邊韶傳

後為陳相 詔延熹八年八月為陳相作老子銘其文載

在隸釋

邊讓傳

盡人生之祕玩 人生闕本作生人

注繁手怕聲淫理心耳 當作繁手淫聲怕埋心耳

按毛嬙之素肘 此句下閩本南監本俱有正文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十三字又注文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葍被風葍白芷也十八字汲古閣本脫

非禮不言 禮闕本作法

子奇終無阿宰之功 阿宰闕本作理阿

操告郡就殺之 袁紹檄文云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備

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附身被梟賊之戮妻帑受灰滅

之咎

侯瑾傳

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 陳景雲曰西河當作河西

瑾敦煌人河西四郡之一也

高彪傳

病卒於官 碑云君舉將潁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徵詣廷

尉君感網紀捐官赴義星行載驅至以生疾光和七年

後漢書辨疑卷十

主

李沈氏編

六月丙申卒

嗣衡傳

昔孝武繼統 孝武文選作世宗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此下文選尚有陛下篤慎取士必

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臣等受面欺之

罪二十九字

後漢書辨疑卷十終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譙元傳

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 前書本紀及表俱作王

暉

劉茂傳

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 元初以下一百二十五

字與鮮卑傳重複又誤以延平為元初當去此存彼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 呂氏春秋禽滑釐有門人索盧參王莽

末有無鹽人索盧恢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一

李沈氏編

范冉傳

少為縣小吏 丹為外黃令牛述功曹見爰延傳

趙苞傳

甘陸東武城人 陸當作陵南監本不誤

諒輔傳

若至中不語 當作若至日中不雨南監本不誤

折像傳

其先張江者封折侯 前書表無此侯

樊英傳

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 案神仙傳所載樂巴

西南巽酒成都火滅疑卽一事傳聞有異耳

孫陵以諂事宦人為司徒 案樊陵中平五年山永樂少

府為太尉非司徒也傳誤

唐檀傳

立濟陽王為天子 濟陽當作濟陰而監本不誤

公沙穆傳

以高第為主事 此即光祿主事也

於是暴雨既霽 閩本暴雨下有不終日三字

徐登傳

徐登者閩中人也 自徐登以下十餘人皆神仙性異之

事不作傳可也

左慈傳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三 楊李沈氏編

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閩本無然字

計子勲傳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 此計子勲疑即荀子訓也一

人兩傳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 書縣不書郡非史例

梁鴻傳

父讓王莽時封脩遠伯 案前書王莽傳讓作護

妾亦似蹇數夫矣 廣雅曰偃蹇天橋也蓋驕傲之意

鮑宣妻傳

為魯郡太守 當云魯相說詳鮑永傳

周郁妻傳

郁父偉 偉閩本作衛

曹世叔妻傳

名昭字惠班 文選東征賦注引後漢書云字惠姬

耳無淫聽 淫閩本作塗

視聽陝輸 說文媿不媚前卻媿媿也陝輸與閃揄同趙

壹傳榮納由于閃揄孰知辨其蚩妍注閃揄傾佞之貌

在此無惡在彼無厭 閩本彼此二字互易

樂羊子妻傳

一節而累以至于寸 說文舛織絹以糸貫杼也从絲省

井聲 古選切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三 楊李沈氏編

陰瑜妻傳

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 陳景雲曰郭嘉卒於建

安十二年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計爽存日

嘉年方冠不得有受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

奪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誤

東夷傳

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 王充論衡吉驗篇索作蒙

復徙於馬蘭 蘭論衡作欄

至靈帝熹平年復奉章貢獻 本紀熹平三年夫餘國遣

使貢獻此年字上脫三字閩本不脫

主部優台使者帛衣先人 帛魏志作皂部閩本作簿以

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 賜析聲相近

其兵常在山谷 常閩本作長

又數遣使驛通動靜 閩本通下有導字

臨羌長收擊比銅鉗 擊當作繫

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 馬防傳所云金城隴西保塞羌

也

武威太守傅育代為校尉移居臨羌 前校尉竝居安夷

今始居臨羌故曰移

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 按上文已

有章和元年矣此四字疑衍

集附落種厭熾盛 集上閩本有會字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六 李沈氏銅

與金城太守侯霸 此侯霸非則卿侯也

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 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

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美羌

所依阻也

京師虎牙都尉耿溥 京師當作京兆

怒而不救光竝沒 閩本光下有等字

戰于富平河上 河上疑當作上河水經注云河水於此

有上河之名也

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 本紀作沈氏羌

而首尾兩頭 首尾閩本作首施

而遭元元無妄之災 元元當作元二謂安帝永初元年

二年也下云郡縣兵荒二十餘年自永初至永建四年

正二十餘年說詳鄧騭傳

長封親屬竝請實降 實當作賢

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 案本紀令扶風漢

陽築隴道塢據此則作字當在隴道之上

據參懸北界 懸當作懸

三年夏趙沖與漢陽太守 三當作二漢安無三年

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 建威當作武威鷓陰前

志屬安定續志屬武威

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 漢中當作湟中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云云 此三十一字已見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七 李沈氏銅

上文不須重出

廂破嵩積 嵩當作賞

四城傳

宜禾都尉以屯田 伊吾地宜五穀桑麻皆膏腴之地

故置宜禾都尉於此

憲因遣副校尉閻榮 榮當作藝說詳和帝紀

因以超為都尉 尉疑當作護

復部營兵三百人 舊時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復部

之

庶尼折衝萬里 尼當作足

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 戊部候永元三年置居車師後

部候城

後部候炭遮嶺餘人嶺間本作領

論將微意未譯意問本作義

南匈奴傳

十三年遂寇河東據本紀當作十五年

以次當左賢王當下應有為字

時比弟漸將王漸將王匈奴官名

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本紀是年十月匈奴莫鞮

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

及南部五骨都侯五骨都侯者即下文韓氏當于呼衍

耶氏栗籍也皆匈奴大族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八 匈奴傳

及悉復緣邊八郡八郡者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

門上谷代也

以中郎將吳棠袁紀作吳常

攻皋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北史云徇弱水西行得涿

邪山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案章帝紀耿秉傳並作征西將軍

此大字疑衍

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先是永平十六年遁去至此時復

還

又畏丁令鮮卑遁逃去依安侯河西一按魯恭傳恭上

疏曰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越于火侯河西去塞數千

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此作安

侯彼作史侯未知孰是

慚無報効之義義問本作地

建元元年鄧遵免建元當作建光注亦誤

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將軍上當有度遼二字下

文漢陽太守傅眾遼東太守龐參城門校尉吳武並為

度遼將軍皆脫度遼二字

龜坐下獄死案陳龜傳下獄之後再遷為京兆尹則此

云下獄死非也

中國之所長也問本無也字

烏桓傳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九 烏桓傳

乃遣車騎將軍何熙本紀作行車騎將軍此當有行字

度遼將軍梁慄等擊度遼上亦當有行字

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下鮮卑二

字疑衍案本紀是年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

九郡

鮮卑傳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營部育祭彤傳作秩

率種人詣闕朝賀賀魏志作貢

時漁陽赤山烏桓散志貢等散魏志注作欽

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是役也度

遼將軍李膺平之事見膺傳故應奉疏稱膺著威幽并

道愛度遠也傳失載

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 陳景雲曰部當作郡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終

後漢書辨疑卷十一 十一 補李氏 疑辨類書

續漢書辨疑卷一

嘉定錢大昭補之甫

續漢書司馬彪撰 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

之長子出後宣帝弟敏以中興無良史乃為紀志傳

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司馬

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秘書郎轉

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案范史志已失傳其名目

之可攷者有百官志見皇后紀有禮樂與服志見東

平王蒼傳有五行天文志見蔡邕傳後人見蔚宗書

無志因取續漢書八志以補之

劉昭注 梁書文學傳云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集

續漢書辨疑卷一

後漢同異注司馬彪書世稱博悉

律志上

注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

幹枝之說始見於此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辰十日

之位注云十二辰子丑之等也十日甲乙之等也並不

言幹枝

氣至者灰去 去闕本作動

律志中

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 案朱浮傳七年轉太僕此中字

衍因下有太中大夫相涉而謬

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 鮑鄴官太常樂丞

且三五步驟 三五三皇五帝也

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 以上文證之當作二十一

度

用望平和歷時之義 平闕本作正

建星即令斗星也 令闕本作今

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 一十當作二十

十七得朔三日晦 日當作得

以令太史官候注記 令闕本作今

夫數起于杪智 智古忽字

律志下

日有光道 光當作九

續漢書辨疑卷一

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 詹事兄曰度字

疑衍律志一篇數理精微非後于算學者不能攷正予

疑行兄校正本最精今悉載之其已刻在攷異中者不

焉列 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 詹事日月一歲行天

十三周又十九分之七

紀月萬八千八百 詹事日以紀法除之得十二又五百

二十分之五百六十為一歲之月數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詹事曰四歲之日數

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詹事曰七十六歲之日數

也以月周除之得二十七又千一十六分之三百二十

七則月行一周天之日分也以部月除之得二十九又

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為一月之日數也所謂朔策

沒數二十一 詹事曰歲有三百六十五四分日之一滿六十去之餘五日四分之一以日法通之是為一歲之沒數

通法四百八十七 詹事曰以沒法除之得六十九又七分之二而盈一沒日也

日餘百六十八 詹事曰以三十二除之得五日三十二分之八四分之二也 漢志所謂策餘也以二十四氣分之得

小餘七則一氣之日餘也以十二中氣除之得小餘十四則一中之日餘也日餘亦為度餘蔡邕所謂十二次

續漢書辨疑卷一

三 漢李氏氏謂

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其數亦取於此

大周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詹事曰以章月乘周天得大周以部月除之得二百六十五又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之一則歲之日數也大周者九百

四十歲之日數

月周千一十六 詹事曰以部法除之得十三又七十六之二十八即十九分之七則每日月行之度也

分終其法 詹事曰謂五百一十三歲得千八十一食而歲數食數一終也

部會二千五十二 詹事曰以部法除之得二十七以歲

求次氣 詹事曰不應提行下求次日同

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 詹事曰月大三十日行四百零一度四分減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十九分四分餘三十五度六十一分

求望下弦 詹事曰不應提行

以二十九乘之為積日 詹事曰每月之日數

又以四百九十九乘積月 詹事曰謂每月之小餘也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詹事曰前志以周率為見復數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 詹事曰前志以日率為歲數

合積月十三 詹事曰積月分一百一萬三百七十五

續漢書辨疑卷一

四 漢李氏氏謂

大餘二十三 詹事曰部日乘積月得三十六萬八百六

十七如部月得積日三百八十三小餘八百四十七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二十三

虛分九十三 詹事曰以朔小餘減部月餘為虛分

人月日十五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一 詹事曰以部日

乘月餘得一五四九四〇九五四以月法乘小餘得

六九六三四四一併之為一二二四五七五三六五

約之則二十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如日度法得八月

日及日餘

積度三十三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詹事曰周率減日率

餘三百九十八為度分周天乘之得五十八萬一千四

百七十八如日度法得積度及度餘

火合積月二十六 詹事曰積月分四十四萬八百六十

大餘四十七 詹事曰部日乘積月得七十二萬一千七

百三十四如部月得積日七百六十七小餘七百五十

四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四十七

入月日十二日餘一千八百七十二 詹事曰部月乘月

餘得一八四一五三二〇六月法乘小餘得一二五九

二五五四相并為一九六七四五六〇約之為四萬

四千六十四如日度法得入月日及日餘

積度四十九度餘一百一十四 詹事曰周率減日率餘

九百九十七周天乘之得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十

續漢書辨疑卷一

五 楊李沈氏銅

七如口度法得積度四百十四度餘九百九十三積度

滿三百六十五去之餘四十九度餘滿八百七十九日

度法四去之餘一百十四

土合積月十二 詹事曰積月分二百二十一萬二千五

百二十五

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 詹事曰部日乘積月得

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如部月得積日三百五十四小

餘三百四十八以六十去積日為大餘

入月日二十四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 詹事曰部日乘

月餘得三八四八四二四四八三月法乘小餘得六〇

一四二七五二并之得三九〇八五六七二三五約之

為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如日度法得入月日及

日餘

積度十二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詹事曰周率減

日率餘三百十九周天乘之得四十六萬六千五十九

如日度法得積度及度餘

金合積月九 詹事曰積月分一百九萬五千三百三十

五

大餘二十五小餘七百三十一 詹事曰部日乘積月得

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如部月得積日二百六十

五小餘七百三十一以六十去積日為大餘

入月日二十六日餘二百八十一 詹事曰部日乘月餘

續漢書辨疑卷一

六 楊李沈氏銅

得二七三一六二四三九五月法乘小餘得八〇九七

二八七〇并得二八一五九七二六五約之為六十

二萬九千九百二十一如日度法得入月日及日餘

積度二百九十二度餘二百八十一 詹事曰周天乘日

率得六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二十一如日度法得積度

及度餘

水入月日二十八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詹事曰部日

乘月餘得六〇四二一〇七二一七月法乘小餘得一

一二八九九七四八并得六一五五〇〇六九六五約

之為一百三十七萬八千五百一如日度法得入月日

及日餘

積度五十七度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詹事曰周天乘日
率得二七五九八二九如日度法得積度及度餘

注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 詹事曰四分
術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祭邑月令章句云

云從古法也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之 黃道度下當有周天二

字六十五下當有度字

二十四氣 當與冬至小寒為一格不應另行

斗二十度云云 當與日所在為一格不應作小字

黃道去極 極下脫度字

百一十五度 衍度字

續漢書辨疑卷一

七

李氏氏

昏中星畢五少弱 一本作少強

張十七進一 當作進二

室二半強進三 詹事曰三當作二

旦中星室十二少弱退三 詹事曰北宋本作退二

胃九大弱 本又作大強

限十五大強 詹事曰脫進一二字

注未當至而至病臃腫 臃古庸字

注白壁八度至月一度 詹事曰八度當為九度以每大

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推之可知

禮儀志上

注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 建寧五年即熹平元年

也是歲五月改元故正月猶稱建寧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 案安帝以正月庚

子冠濟北王以正月壬子冠則庚子壬子亦吉日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 如是闕本作於是

五更南而公進供禮 公本又作三公

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 官民文選南都賦注引作官人

禮儀志中

詢者贊皇太子臣某中 某中闕本作某甲監本同

有夏勤策文 勤為司徒本紀在永初三年四月丙寅與

此年月不同

注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四匹 將軍下當有帛字

續漢書辨疑卷一

八

李氏氏

注當新始殺食曰糶 當是當字之譌食下當有新字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 板書闕本作書板

注故不聽事迎送凡田獵者歲終大祭 凡田今本獨斷

作五日獵當作臘

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特侯特進侯也

饗遣故衛士儀 案天官內饗饗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衛

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惠棟曰前漢饗衛士於曲

臺後漢於平樂觀

注嘉平四年正月 嘉當作熹

禮儀志下

注諸侯飯以珠噲以珠 下珠字當作璧

注天子之梓柏黃腸爲裏表以石焉 陳景雲曰此十三

字乃上文治黃腸題漢之注誤入於此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 御覽七百五

十九引此文三升作二升二升作一升

注其視萬世猶一瞬也 瞬呂覽作瞬瞬古瞬字高誘曰

穎川人相視曰瞬一曰瞬者謂人臥始覺也

注舜葬禮亦不變肆 紀亦呂覽作紀市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賻錢之制志中不載攷

中山簡王烏傳云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

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中山

王薨時竇太后臨朝太后東海出也陸于焉加賻錢一

續漢書辨疑卷一

九 稿李沈氏銅

億濟北惠王壽傳云自永初以後夷狄叛亂國用不足

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

布五千匹時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祭祀志上

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 案前書禮樂志郊祀歌十

九章惟青陽朱明西顛元冥四章有卯子樂三字而是

四章至後漢郊天猶尚用之且立春迎青帝歌青陽立

夏迎赤帝歌朱明立秋迎白帝歌西皓立冬迎黑帝歌

元冥何四章之所用者多而其餘乃不復用耶

注得之者汝南召陸人 陸當作陵

注台之聖賢 台當作古

祭祀志中

注於之班教曰明堂 於之文選注作於其上

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 發當作法

祭祀志下

大司徒涉等議 案張純傳云涉等議宜以宣元成哀平

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

帝以下有司行事傳文較志明晰

藏主於世祖廟更衣 更衣寢側之別殿非正處也

閉祠於更衣 閉祠如五月嘗麥十月嘗稻之類

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 光武紀注引此文方壇下有四

面及中各依方色八字疑脫

續漢書辨疑卷一

十 稿李沈氏銅

天文志上

宋之子章 藝文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章三篇景公之

史

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 者字當在家字下說詳光武紀

斧敬法闕 敬法殿名

天文志中

永平三年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百三十五日去 案

百疑當作見本紀章懷注引伏侯古今注云彗長三尺

所見三十五口乃去

建初元年十一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 章帝紀作十二

月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 本紀作二年四月

乙巳

許侯馬光有罪自殺 許侯當作許陽侯

樂成王宗皆薨 宗傳作崇

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 據本紀及鮮卑傳當云

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云云

注須臾西有雷聲 西閩本作西北

永初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案楊厚傳云永初二年

太白入北斗在云時正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宜

各還本國鄧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志以太白入斗事

編入三年十二月疑誤

續漢書辨疑卷一

十一

李氏

沛王牙薨 牙本紀列傳並作正

元初三年三月熒惑入與鬼中 三月下不書日史闕文

延光四年十一月太白犯畢 畢閩本作昴畢

永建六年會稽海賊曾於 於本紀作旌

陽嘉元年 據郎顛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

與鬼東入軛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志不載

閏月戊子客星氣白 郎顛傳云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人玉井數日迺滅

征西將軍馮賢 馮當作馬

摩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 謝本紀作射

大文志下 是卷無注

延熹五年肅皆敵走 皆當作背

廢遷于祠宮死 陳景雲曰祠當作祠和帝陰皇后廢遷

祠宮事見皇后紀可互證也

七年又荊州刺史芝 芝逸其姓

熹平二年丹陽太守陳寅 寅本紀作寅

建安十七年周郡以為云云 郡當作羣即益州從事

續漢書辨疑卷一終

續漢書辨疑卷一

十一

李氏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五行志一

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 公主高密侯鄧乾尚焉
障馬鬣者作一邊 障當作墮

宣帝黃龍元年 宣帝黃龍至為患茲大皆蔡邕所對不
宜空格闕本捉行書之尤誤

注永平元年五月並旱 案鍾離意傳永平三年夏旱意
上疏云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
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
帝從之遂應時澍雨焉據此則旱不為災故古今注不

續漢書辨疑卷二

博李沈氏制
與斗齋書

載

章和二年夏旱 魯恭傳云三輔并涼少雨麥根焦枯

注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 案鮑昱傳亦載此事東

平王蒼傳云冬春旱甚所被尤廣

注安帝古今注曰 安帝二字衍文

永初六年夏旱 永初上脫安帝二字

注世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 元年前當有陽嘉二

字

勸太兄及兄梁冀立嗣帝 太兄當作太后

注京房占曰專兆民 專當作惠

五行志二

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 耶顛引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

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

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

陽嘉元年恭陵庶災 元年前下無月日史脫文當據本紀

補十二月庚子五字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 本紀作丁亥

延熹八年十月壬子 本紀在十一月脫一字

熹平四年延陵園災 延陵成帝陵也

光和五年永樂太后宮署火 火木紀注引此作災

中平二年南宮雲臺災樂城門災 本紀注引此文雲臺

作靈臺殿樂城門作樂成殿

續漢書辨疑卷二

博李沈氏制
與斗齋書

更外迎濟北王子頓立之 續即北鄉侯懿也蓋因名子

者不以畜牲而改為懿歟本紀作懿

熹平三年有兩榜樹皆高四尺許 許闕本作所許與所

古字通

五行志三

注建武七年宏農都尉治折為水所漂 前志宏農有析

縣續志析屬南陽折當為析字之譌然地理志宏農無

都尉析縣下不言都尉治且建武六年已省諸郡都尉

并職太守至七年時不應宏農獨存此官且本紀但云

是夏連雨水亦無車駕親往行水之事疑古今注誤也

永初二年大水 楊厚傳云二年洛陽大水厚以為諸王

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宜各還本國鄧太后從之水尅期退

注博物記曰注河水赤 注當作江

注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 千當作十朱穆傳桓帝紀竝云數十萬戶

延熹八年濟北水清 據本紀當作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熹平三年秋雒水出 出本紀作溢

四年夏郡國三水 本紀作郡國七大水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溢水二字當乙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 六本紀作七

續漢書辨疑卷二 三 補李沈氏

庶徵之恒寒 案桓帝延熹七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

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見襄楷傳志失載

注臣昭案尹敏傳 尹敏誤當作孔傳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按楊厚傳永建四年六州

大蝗志失載

三道竝出 夏育出高柳山晏出雲中臧曼出鴈門故云

三道

五行志四 是卷無注

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本紀作甲寅

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征西上本紀有行字

永初四年郡國四地震 四本紀作九

五年郡國十地震 本紀作郡國十二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本紀但有二

月丙午之事此正月壬寅四字疑衍

元初六年冬郡國八地震 冬本紀作十二月

皆得用權 用閩本作擅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 郎顛傳四月京師地震

遂陷

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止監本作上非是

建康元年涼州都郡六地震 都當作部六郡謂隴西漢

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也

九月丙午京都地震 本紀是日京師及太原雁門地震

續漢書辨疑卷二 四 補李沈氏

三郡水涌土裂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志不書月攷本紀在

六月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本紀作北海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本紀作京師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本紀云戊寅又震

河東恆山崩 恆本紀作垣

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 東觀記曰廣五十六里

建和三年郡國五山崩 本紀在九月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蝗傷稼 縣魯恭傳作國

建初四年京都牛大疫 案和帝初立是年牛死日甚見

魯恭傳志亦不載

五行志五

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 襄楷傳云六月十三

日則是月庚子朔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 青蛇事張奐傳作

建寧二年夏謝弼傳同惟不言夏耳志及楊賜傳並作

熹平元年皆非也或云熹平元年當作建寧元年然陳

蕃寶武之被害在建寧元年九月而張奐謝弼之言災

應俱有誅陳寶事則必非建寧元年之夏可知當從張

謝等傳為是

注憂遣大臣竝請命 憂闕本作偽

續漢書辨疑卷二

五

續漢書辨疑卷二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 案楊厚傳順帝永建四

年疫氣流行本志及注俱不載

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大閩本作又

五行志六

在危八度 後漢紀作十度

注本紀都尉詔以聞 此本紀當是續漢書本紀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元和當作章和閩本

亦誤

元初元年 本紀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志不載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本紀作庚申

永康元年勃海盜賊 盜賊二字誤本紀作海盜

建寧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本紀作庚子晦

中平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 郎顛曰凡日傍色氣白

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易傳曰公能其事

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謫

在中台

贊五事尅端 閩本作五是

續漢書辨疑卷二

六

續漢書辨疑卷二

續漢書辨疑卷二終



續漢書辨疑卷三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郡國志一

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 三史拾遺曰三史謂史記

漢書及東觀記也蜀志孟光傳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

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事以來省三

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

書及三史晉書傅元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亦以

東觀記合史漢為三也

注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 細闕本作新

注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鵠首之次自柳九度至張十

七度曰鵠火之次自軫十二度至辰四度曰壽星之次

自尾十度至斗七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

案前志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鵠首之次自柳三度

至張十二度自東井六度謂之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自

侯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與帝王世紀不同

河南尹注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

改曰河南尹 此司馬彪本注他郡國放此

二十一城 闕本汲古閣本新鄭縣下脫平縣監本有之

雒陽 括地志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

所築即成周城也

注城內太倉西南地水 地當作池

有土鄉聚注馮異斬武勃地 案馮異傳更始遣舞陰王

李軾等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異

引軍度河與勃戰于土鄉下大破斬勃大昭案縣有太

谷距洛九十里孫堅攻董卓進軍處卓傳注云太谷口

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

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迴其前是也又有樊濯聚宋貴

人葬處見清河李賢曰在洛陽城北

河南又有甘城左傳倍二十四年甘昭公杜預曰食邑于

甘

梁 李賢曰今汝州縣

有陽人聚 案董卓傳孫堅屯陽人聚攻卓李賢曰故城

在縣西

有霍陽山 李賢曰霍陽山有霍陽聚俗謂之張侯城在

縣西南

滎陽 漢碑滎皆從火括地志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

十七里

有鴻溝水 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

經此城南又北屈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

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

武縣南為官渡水

有隴城 杜預曰在縣東

有敖亭 水經濟水東經敖山北注云詩薄狩于敖山上

續漢書辨疑卷三

一 稿李沈氏編 熒斗齋叢書

續漢書辨疑卷三

一 稿李沈氏編 熒斗齋叢書

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杜預曰
在縣西北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
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于敖山名敖倉
大昭案縣有釐城春秋經隱十一年會時來來左傳作
邾杜預曰時來邾也在縣東鄭地

卷 李賢曰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陽武 李賢曰今鄭州縣

注秦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 張良傳作博浪沙服
度曰在縣南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

中牟 李賢曰今鄭州縣
有圃田澤 杜預曰在縣西

有清口水 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
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清人在彭清為高

克邑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大昭案縣有官度曹
操攻袁紹屯兵處李賢曰在縣北水經注蕞蕩渠經曹

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
臺

開封 李賢曰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

宛陵 杜預曰滎陽縣

平陰 括地志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
北五十里十三州志云在平津大河之南也魏文帝改
曰河陰

穀城 前志作穀成括地志故城在今洛州河南縣西北
十八里苑中

有函谷關 李賢曰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東
猴氏 括地志故城在今洛州猴氏縣東二十五里滑伯
國也

注縣有百坏山 永元十五年帝行幸此山李賢曰在縣
南

有轅轅關 杜預曰在縣東南 襄二十
一年

鞏注須于洛汭 杜預曰洛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
汭 昭元

有尋谷水 左傳王師晉師圍郊鄩潰杜預曰縣西南
續漢書辨疑卷三 四 杜預曰縣西南

有地名鄩中 杜預曰在縣西南

有明谿泉 杜預曰在縣西南

成皋 括地志故城在今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
有旃然水 杜預曰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

京 括地志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
邑

密 李賢曰故城在今密縣西南

新城 李賢曰今伊闕縣
有高都城 高誘曰高都韓邑今屬上黨括地志高都故
城一名郟都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三十五里

前志作偃師

有尸鄉 前書曹參傳擊趙賁軍尸北孟康曰尸鄉之北

新鄭 晉時廢此縣入宛陵

河內郡

懷 李賢曰故城在今懷州武陟縣西

軹 李賢曰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

有泝梁 杜預曰泝水出縣東南至溫入河

野王 李賢曰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

有射犬聚 李賢曰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

有邗城 括地志故城在河內郡西北二千七百里古邗國

地也

續漢書辨疑卷三

五

李賢曰今洛州縣

溫 李賢曰今洛州縣

州 左傳昭三年賜女州田晉書志云州故晉邑

山陽邑 李賢曰故城在今懷州修武縣西北

有蔡城 括地志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外

城叔度所都城也有蔡岡在縣東十里因名

武德 秦始皇東巡置李賢曰今懷州縣

脩武 李賢曰今懷州縣

有小脩武聚注春秋曰甯 左傳定元年魏獻子卒於甯

杜預曰甯今汲郡脩武縣近吳澤光武紀注云本殷之

甯也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勦兵於甯改曰脩武

有潰城 潰當作賈注同監本不誤杜預曰在縣北

共 李賢曰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

有汎亭注凡伯邑 汎疑當作凡通典凡伯國在衛州黎

陽縣郡縣志故凡城在衛州共縣西二十里古凡伯國

朝歌 虞翻傳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故倉

百里李賢曰故城在今衛縣西通典衛州衛縣漢朝野

縣地

注有鹿腹山 腹當作腸袁紹討于毒出軍入朝歌鹿腸

山蒼巖谷口注引此文亦作腸

南有牧野 說文作姆野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

地平行據皋跨澤悉姆野之地故詩稱牧野洋洋竹書

紀年曰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牧野

續漢書辨疑卷三

六

李賢曰今蒲州縣

河東郡

安邑 括地志故城在今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本夏之

都李賢曰今蒲州縣

注戰昆吾亭 案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有昆吾亭蓋湯伐

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也

有鹽池 李賢曰鹽池在今蒲州虞鄉縣西

楊 有高梁亭 水經注汾水過高梁邑西故高梁之墟

也春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害懷公于此漢高帝

封酈介于斯邑

注信九年晉懷公死高梁 九年當作二十三年

臨汾 有董亭 案左傳文六年晉改蒐于董杜預曰汾

陰縣有董亭又宣十二年董澤之蒲杜預曰開慈縣東

南有董池陂尋此二注董與董澤似屬兩地司馬彪本

注云臨汾有董亭開慈邑有董池陂古董澤劉昭注兩

引改蒐于董與杜不合或別有所本

汾陰 注縣西北有狐谷亭 左傳僖十六年狄侵晉取

狐厨杜預曰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

蒲坂 劉寬碑陰蒲坂四見俱作蒲反

有雷首山 左傳宣二年趙宣子田于首山杜預曰首山

在蒲坂縣東南

大陽 有吳山上有虞城 郡縣志故虞城在今陝州平

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

皮氏 李賢曰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

開喜邑 劉寬碑陰開喜凡六見俱作開熹

有涑水 酈道元以為涑水即洮水之兼稱

垣 李賢曰今絳州縣大昭案縣有箕關鄧禹傳禹自箕

關入河東水經注箕關故城在垣縣

北屈 晉公子夷吾所居杜預曰今平陽北屈縣

蒲子 晉公子重耳所居杜預曰今平陽蒲子縣

濩澤 有祁城山 祁當作析

端氏 李賢曰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

宏農郡

宏農 故秦函谷關 括地志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

南十二里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

為名

注出衡山嶺下谷 衡前志作衙當從之

有枯樅山 東觀記徐宣樊崇等入至恆農枯樅山下與

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見更始傳

有務鄉赤眉破李松處 更始傳遺李松會朱勳與赤眉

戰於務鄉松等大敗注云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閉

陝 有陝陌注二伯所分 水經注云陝縣故城周召分

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集古錄云陝州石柱相傳以為

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

屯池 有二峭 李賢曰峭底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新安 括地志故城在今洛州澠池縣一十三里即坑秦

卒處

宜陽 李賢曰韓國都也故城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韓城

是也

盧氏 有熊耳山 水經注云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

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

湖 李賢曰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

華陰 有太華山 杜預曰山在縣西南

注武王放馬牛於桃林墟 左傳文十三年守桃林之塞

杜預曰在縣東潼關

京兆尹十城 劉寬碑陰永安長京兆下圭駱口伯彥又

有京兆下圭六人案前志京兆有下邳疑郡國志脫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

長安 注長安城方亦十三里 亦當作六

注十三城門 三當作二大昭案縣有虎牙都尉治安帝

永初四年置京兆虎牙都尉尉長安又有平望亭在城

東孝景薄皇后葬亭南

霸陵 有松道亭 司馬貞曰漢書宮殿疏云亭東去霸

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張守節曰括地志在雍州

萬年苑東北十六里苑中大昭案縣有郎官亭孝武陳

皇后葬亭東

杜陵 李賢曰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

鄭 李賢曰今華州縣

新豐 有嚴城 嚴疑當作掖劉聖公傳注引續志新豐

有掖城李松拒赤眉處掖子侯反據此則本是掖字形

相似而譌為嚴耳李松拒赤眉處六字亦續志注文也

今脫

商 李賢曰今商州商維縣

上維 有菟和山 杜預曰在縣東

左馮翊 池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大昭案縣有黃白

城李催欲徙帝于此見董卓傳

頻陽 括地志故城在今雍州同官縣界李賢曰故城在

今雍州美原縣西南

萬年 李賢曰故城在雍州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

蓮勺 李賢曰故城在同州下邳縣東北

重泉 括地志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臨晉 有芮鄉 郡縣志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

有王城 括地志同州東三十里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

城 衙 杜預曰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括地志彭衙故城在

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栗邑 李賢曰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右扶風 脫雒陽西若干里句

槐里周曰犬丘 括地志犬丘一名廢丘故城在雍州始

平縣東南十里

平陵 李賢曰昭帝陵也因以為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

北

鄂 郡縣志故城在今鄂縣北二里

古扈國 左傳昭元年夏有觀扈杜預曰扈在始平鄂縣

括地志雍州南鄂縣本夏之扈國也

有甘亭 水經渭水注甘水又北逕甘亭西

郿 括地志故城在今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郡縣志本

秦縣今縣東十五里有故城存

武功 有太一山本終南 終南亦作中南杜預曰中南

續漢書辨疑卷三 九 續漢書辨疑卷三

續漢書辨疑卷三 十 續漢書辨疑卷三

在始平武功縣

注南口褒北口斜 兩口字闕本俱作日

陳倉 大昭案縣有散關順陽侯嘉傳云延岑北入散關

注云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

汧 李賢曰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

渝糜 渝當作渝李賢曰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

雍 注邵穆公采邑 案杜預曰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

有召亭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

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

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大昭案縣有都尉治

續漢書辨疑卷三

十一 魏李統氏

安帝永初中置扶風都尉居雍縣獻帝起居注云中平

六年省

栒邑 李賢曰故城在今邠州三水縣東北

有幽鄉 桓譚新論云邠亭太王厠處其民有會日以相

與夜中市不為卽有災咎羅泌曰幽平谷名

美陽 有岐山 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

山縣東北十里

有周城 括地志故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

二十五里

續漢書辨疑卷三終

續漢書辨疑卷四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郡國志二

潁川郡十七城 前志潁川有郟縣續志不載案姚期臧

宮傳竝云潁川郟人光武紀鳳皇見于潁川之郟縣馬

成傳云守郟令馮魴傳云遷郟令此縣或明帝以後省

陽翟 括地志云今洛州縣

有雍氏城 括地志故城在洛州陽翟縣東北二十五里

故老云黃帝堯作梓曰所封也

襄城 水經注云京相璠土地名曰汜城周襄王居之故

曰襄城也今置關於其下

續漢書辨疑卷四

十一 魏李統氏

有西不羹 杜預曰在縣東

有汜城 左傳僖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於汜杜預曰鄭

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又僖三十年秦軍汜南杜預曰此

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又成四年晉伐鄭取汜祭杜預

曰鄭地成皋縣有汜水劉昭于成皋汜水襄城汜城竝

注云周襄王所處似誤合南汜汜祭爲一

昆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

定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西北

郟 括地志豫州襄信縣本漢鄆縣地李賢曰今豫州鄆

城縣宋白曰七國時魏之下邑今許州鄆城縣也

潁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許州

新汲 河內有汲縣故加新李賢曰故城在今許州扶溝

縣西

長社 李賢曰今許州縣故城在縣西

有長葛城 杜預曰在縣北

陽城 括地志今洛州縣

有嵩高山 本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注引

東觀記云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

有負黍聚 括地志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

里故周邑戰國屬韓

父城 李賢曰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

輪氏 李賢曰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西南

續漢書辨疑卷四

二

李賢曰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西南

汝南郡三十七城 應奉傳云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

縣則桓帝以前汝南所屬不止三十七城矣

平輿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

新陽 永元初屬淮陽十一年削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

真陽縣西南

西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鄆城縣南

南頓 李賢曰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

汝陰 李賢曰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

新息 李賢曰今豫州縣故城在縣西南

北宜春 李賢曰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故城在今豫州

汝陽縣西南

淮陽 李賢曰在泗水之陽因以為名在今豫州吳房縣

音劬

期思 李賢曰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陽安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

項 永元初屬淮陽十一年削李賢曰今陳州項城縣

西華 建初四年益淮陽永元十一年削李賢曰故城在

今陳州汲水縣西北

細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

安城 章德皇后紀及劉寬碑陰俱作安成李賢曰故城

在今豫州吳房縣東南

鮑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

續漢書辨疑卷四

三

李賢曰故城在今潁州新蔡縣北

慎 李賢曰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新蔡 李賢曰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今豫州縣

有大呂亭 括地志故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

安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宜祿 永元初屬淮陽十二年削

朗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弋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

召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

征羌 李賢曰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南

宋公國 周名鄆丘漢改為新鄆 李賢曰新鄆故城在

今潁州汝陰縣西北鄆丘城是也

固始 故寢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 案前志汝南淩縣
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丘也世祖更名固始續志
所云似本應說然前志淮陽國已有固始師古曰本名
寢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前志所載俱在元始以前
非自光武始更名也志誤

山桑 李賢曰今亳州縣

有下城父聚 史記陳涉世家云陳王之汝陰遷至下城
父司馬貞曰在城父縣東

有垂惠聚 李賢曰艾城在今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

城 城父 春秋時曰夷 左傳昭九年楚遷許于夷實城父

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為夷城父屬譙郡大昭案縣有揚
菑亭見許慎說文解字

續漢書辨疑卷四

四

續漢書辨疑卷四

梁國 李賢曰今宋州

睢陽 有陽梁聚 杜預曰在縣東

注宋有孟諸 郡縣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十里周

回五十里

虞 左傳哀元年少康逃奔有虞即此地李賢曰故城在

今宋州虞城縣

有空桐地 杜預曰在縣東南

碭 括地志宋州碭山縣本漢碭縣在宋州東百五十里

李賢曰故城在今宋州北

蒙 李賢曰故城在今宋州北

穀熟 李賢曰故城在今宋州東南

有新城 杜預曰在縣西

有邳亭 邳當作邳史記曹參世家云取碭狐父邳善置

索隱曰邳國志穀熟有邳亭劉氏音遲又如字正義曰

括地志故邳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據此則

邳字之誤無疑

臨 故屬陳留 建初四年益梁國李賢曰今許州鄆陵

縣

寧陵 故屬陳留 建初四年益梁國李賢曰今宋州縣

沛 故屬山陽 建初四年益梁國李賢曰故城在今曹

州考城縣東北

續漢書辨疑卷四

五

續漢書辨疑卷四

所都 所上脫湯字

沛國

相 李賢曰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

蕭 括地志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宋附庸

沛 孔宙碑陰作小沛言小以別沛國

譙 李賢曰今亳州縣

浚 李賢曰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

建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亳州鄆縣西北

竹邑 李賢曰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

公丘 本膠國 膠當作滕閩本亦誤

符離 李賢曰今徐州縣故城在縣東

紅 前志作埶李賢曰今泗州虹縣

太丘 故敬丘明帝更名

杼秋 李賢曰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

陳國高帝置為淮陽 李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

縣西南

陳 注陳有株邑 案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

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

陽夏 括地志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案太康縣城夏后

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為太康

有固陵聚 括地志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

里

續漢書辨疑卷四

六

魏李沈氏

寧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

苦 春秋時曰相有賴鄉 案邊韶老子銘曰老子楚相

縣人也今屬苦故城猶在在賴鄉之東過水處其陽李

賢曰苦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

扶樂 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扶樂益淮陽國前志汝南

無此縣故不言故屬汝南李賢曰故城在今陳州太康

縣北

武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

長平 故屬汝南 建武三十年益淮陽國李賢曰故城

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

魯國 脫雒陽東南若十里句建武二十八年以魯國益

東海

魯 有關里孔子所居 李賢曰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

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關里之中背洙面泗攔相圃之

東北也

騶 李賢曰今兗州鄒縣

蕃 李賢曰故城在今徐州滕縣

薛 永平中削東海王薛縣括地志故城古薛侯國在徐

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定公元年薛宰曰薛之

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孟嘗君田文封邑

六國時曰徐州 徐或作徐與舒同春秋哀十四年經齊

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史記齊世家云田常執簡公于

續漢書辨疑卷四

七

魏李沈氏

徐州司馬貞曰徐字從人說文作邠並音舒戰國策齊

一篇曰楚成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

汶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

縣邑侯國九十九 案兗州縣邑公侯國八十以有東郡

衛公國也今豫州汝南郡有宋公國則此處亦當有公

守

魏郡

鄴 有汗水 水經注汗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汗城北入

漳括地志汗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北大行山

有汗城 顏師古曰在縣西南

有平陽城 劉寬碑陰有魏郡平陽馬就子珪是平陽為

縣名也今無此縣

繁陽 李賢曰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

內黃 李賢曰今相州縣故城在縣西北

有蕘陽聚 李賢曰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

戲與蕘同音許宜反見光武紀注又曰蕘陽聚在今相州堯

城縣東

魏 李賢曰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

元城 墟故沙鹿 杜預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

沙鹿土山

陰安邑 靈臺碑魏郡陰安審君諱晃無邑字

館陶 李賢曰今魏州縣

續漢書辨疑卷四 八 楊李沈氏銅

斥丘 李賢曰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

曲梁 杜預曰今廣平縣李賢曰今洺州縣

鉅鹿郡

慶陶 李賢曰今趙州縣故城在縣西南

有薄洛亭 薄洛津名說見安平經下

鉅鹿 李賢曰今邢州縣

有大陸澤 禹貢云大陸既作鄭注云大陸澤名在鉅鹿

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詩疏郡縣志大陸澤一名

鉅鹿在鉅鹿西北五里禹貢云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澤

東西二十里南北二十里葭蘆芰蓮魚蟹之類充仞其

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又云廣阿澤在

昭慶縣東二十五里爾雅曰晉有大陸大昭案高誘注

呂覽九藪趙之鉅鹿云廣阿澤郭璞注爾雅十藪晉有

大陸云今鉅鹿北廣河澤廣河即廣阿唐之鉅鹿昭慶

壤地相接吉甫雖分引禹貢爾雅實一地也

鄭 永平中屬樂成國永元七年削李賢曰故城在今冀

州鹿城縣東

下曲陽 有鼓聚 宋白曰鎮州鼓城縣漢下曲陽地

廣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

斥章 李賢曰故城在今洺州洺水縣

廣宗 李賢曰今貝州宗城縣隋煬帝諱廣故改為宗城

曲周 李賢曰故城在今洺州曲州縣西南

續漢書辨疑卷四 九 楊李沈氏銅

廣年 李賢曰隋避煬帝諱改永年

南蠻 前志作南緜此作蠻疑誤李賢曰左傳齊國夏伐

晉取樂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

之轉也南緜故城在邢州柏人縣東北殷本作緜不誤

常山國 脫維陽北若干里句

元氏 李賢曰今趙州縣

注有石塞三公塞 洪适曰石塞即白石山也三公塞即

三公山也白石碑云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巖山先

得法食無極山碑載光和帝書勅元氏縣給三公山四

時祠具又云三公山與龍巖山無極山共與雲雨

高邑 李賢曰今趙州縣

有千秋亭五成陌 李賢曰千秋亭五成陌在今趙州栢鄉縣

南行唐 李賢曰今恆州行唐縣

有石曰谷 李賢曰石曰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

房子 李賢曰今趙州縣

平棘 李賢曰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

樂城 杜預曰樂在趙國平棘縣西北

靈壽 李賢曰今恆州縣故城在縣西北

蒲吾 李賢曰故城在今恆州靈壽縣南

真定 李賢曰今恆州縣

中山國

續漢書辨疑卷四 十 構李沈氏銅

盧奴 李賢曰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

北平 李賢曰今易州永樂縣

新市 脫故屬鉅鹿句李賢曰故城在今恆州東北

望都 李賢曰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

唐 李賢曰今定州縣

有中人亭 李賢曰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

安國 延熹元年屬博陵見劉祐傳李賢曰故城在今定

州義豐縣東南

漢昌 李賢曰苦陘章帝改曰漢昌自此以後隨代改之

今定州唐昌縣是也

蠡吾 延熹元年屬博陵見靈臺碑故城在今瀛州博野

縣西

上曲陽 鉅鹿有下曲陽故此云上李賢曰故城在今定

州鼓城縣西

蒲陰 李賢曰故城在今定州北

安平國

信都 延熹元年屬博陵見楊著碑

阜城 李賢曰今冀州縣故城在縣西北

南宮 李賢曰今冀州縣

扶柳 李賢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

下博 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李賢曰今冀州縣故城在

縣南

武邑 李賢曰今冀州縣

觀津 建初四年以清河之觀津益樂成李賢曰故城在

今德州齊縣西北

經 李賢曰今貝州經城縣

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 案袁紹傳大會賓徒于薄落津

水經注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

堂陽 李賢曰在堂水之陽今冀州縣故城在今冀州鹿

城縣西南

武遂 前志作武隧

饒陽 故屬涿 建初四年益樂成李賢曰在饒河之陽

今瀛州縣故城在縣東北

有無憂亭 李賢曰在縣東北

安平 故屬涿 建初四年益樂成延熹元年屬博陵見

孔彪碑陰李賢曰今定州縣

南深澤 故屬涿 建初四年益樂成李賢曰今定州深

澤縣故城在縣東

河間國 和帝紀永元二年分樂成涿郡勃海置

樂成 李賢曰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

中水 故屬涿 建初四年益樂成李賢曰故城在今瀛

州樂壽縣西北

高陽 延熹元年屬博陵見孔彪碑陰

續漢書辨疑卷四 十一 續李沈氏編

文安 李賢曰今瀛州縣故城在縣東北

成平 故屬勃海 建初四年益樂成李賢曰故城在今

景成縣南

清河國 李賢曰今貝州縣

甘陵 李賢曰甘陵孝德皇后之陵也因以為縣故城在

今貝州清河縣西北

鄆 李賢曰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

廣川 李賢曰故城在今冀州東強縣東北

故屬信都 安帝建光元年改屬

趙國

邯鄲 李賢曰今洺州縣

襄國 括地志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信都屬鉅鹿項

羽改曰襄國立張耳為常山王都此李賢曰今邢州龍

岡縣

相人 李賢曰今邢州縣故城在縣西北

中丘 李賢曰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隋室諱忠故改

為內焉

勃海郡 前志屬幽州和帝永元六年改屬冀州

南皮 括地志云今滄州縣故城在縣北四里

高城 陸康傳云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

不虞不得行來康至能之李賢曰故城在今滄州鹽山

縣南

續漢書辨疑卷四 十一 續李沈氏編

重合 李賢曰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浮陽 李賢曰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

東光 建初四年益樂成永元七年復李賢曰今滄州縣

章武 李賢曰故城在今滄州魯縣

縣邑侯國百 賈琮為冀州刺史百城聞風自然竦震是

靈帝時亦百城也

續漢書辨疑卷四終

續漢書辨疑卷五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郡國志三

陳留郡

陳留 李賢曰今汴州縣

浚儀 李賢曰今汴州縣

尉氏 李賢曰今汴州縣

雍丘 李賢曰今汴州縣

襄邑 李賢曰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

有承匡城 李賢曰古匡邑也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南

外黃 李賢曰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

有葵丘聚 杜預曰在縣東

小黃 李賢曰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

東昏 李賢曰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

濟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曹州冤句縣西南

封丘 李賢曰今汴州縣

酸棗 李賢曰今滑州縣

注縣北有延津 袁紹傳紹攻曹操度河壁延津南

長垣 建初四年益濟陰元和初復

圍 故屬淮陽 永元初屬淮陽十二年復李賢曰故城

在今汴州雍丘縣南

扶溝 故屬淮陽 永元初屬淮陽十二年復陳留風俗

傳云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見通鑑注

東郡

濮陽 括地志故城在縣西三十里李賢曰今濮州縣

古昆吾國 括地志昆吾臺在縣西百步顓帝城內周迴

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

燕 李賢曰故城今滑州胙城縣

白馬 有韋鄉 通典滑州韋成縣古豕韋國

頓丘 李賢曰今魏州縣北陰安城是也

東阿 李賢曰今濟州縣

東武陽 李賢曰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

臨邑 李賢曰今齊州縣

博平 李賢曰今博州縣

聊城 李賢曰今博州縣

有聶戚 戚疑成字之譌城與成古通

發干 李賢曰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南

陽平 李賢曰今魏州莘縣

有莘亭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

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郡縣志故莘

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

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

穀城 李賢曰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

東平國 李賢曰今鄆州縣

無鹽 李賢曰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有章城 杜預曰鄆紀附庸國在縣東北

東平陸 李賢曰古厥國也今兗州平陸縣

有闕亭 闕與監通說詳前書郊祀志

有堂陽亭 鉅鹿之堂陽續志屬安平此別是堂陽亭耳

注以為故縣後省疑誤

壽張 故聚屬東郡 聚字衍永平二年來屬

須昌 李賢曰今鄆州縣

故屬東郡 永平二年來屬

寧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

任城國

續漢書辨疑卷五

三

續李沈氏銅
龔斗齋叢書

任城 李賢曰今兗州縣

有桃聚 劉永傳云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李賢曰桃聚故

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又曰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

亢父 括地志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樊 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

泰山郡 案本紀水壽元年置都尉延熹九年罷

博 有龜山 郡縣志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北七十五里

梁甫 李賢曰故城在今泗水縣北

鉅平 有陽關亭 括地志陽關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

南二十九里

羸 李賢曰故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

山荏 李賢曰今口州縣

萊蕪 李賢曰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

潘水出 潘當作淄

蓋 前志本屬泰山後又屬琅邪建初五年復說見琅邪

開陽下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

南武陽 前志本屬泰山後又屬琅邪建初五年復李賢

曰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

南城 李賢曰有南城山因以為名

濟北國 維陽東千一百五十里 案此句是司馬彪本

注當在臣昭案之上

盧 李賢曰今濟州縣

續漢書辨疑卷五

四

續李沈氏銅
龔斗齋叢書

有平陰城 水經注京相璠土地名云平陰在盧縣故城

西南十里

有清亭 杜預曰在縣東

有長城至東海 京相璠土地名曰平陰城南有長城東

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

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

地丘 有遂鄉 杜預曰在縣東北

在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

剛 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

山陽郡

昌邑 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北

有梁丘亭 括地志故城在今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

東緡 李賢曰在今兗州金鄉縣

鉅野 有大野澤 郭璞曰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郡縣志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

注縣西南有耶亭 左傳定十三年次于垂葭實耶氏杜預曰垂葭改名耶氏

高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鄒縣西南

故棠 永平元年棠屬東平後復

有茅鄉城 續五行志山陽棠茅鄉社有大槐樹

湖陸 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南

故湖陵 永平元年湖陵屬東平後復

注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所封 案沛國鄆下劉昭引帝

王世記云縣有費亭曹騰所封此又引地道記云在山

陽湖陸劉氏不能確指其所在故兩存之魏武是襲封

耳當云曹騰所封

南平陽 永平元年屬東平後復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

鄒縣西南

瑕丘 李賢曰今兗州縣

金鄉 李賢曰今兗州縣

防東 李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濟陰郡 永元元年分濟陰為城陽國六年國除復故李賢曰今曹州縣

定陶 有三醜亭 水經注定陶縣故三醜國三醜亭在

濟陰縣東北四十九里

兔句 桓帝時屬甘陵甘陵即清河國也桓帝更名

有羨泉城 郡縣志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

成陽 括地志古郟伯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於郟其

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李賢曰故城在今濮州雷澤

縣北

有堯冢靈臺 郭緣生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

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

有雷澤 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成陽在州東九十一

里

乘氏 李賢曰今曹州縣

句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北一名穀丘左傳

曰盟于句瀆之丘是也

有垂亭 春秋隱八年經作垂傳作犬丘杜預曰地有兩

名

離狐 故屬東郡 建初四年來屬

廩丘 李賢曰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

故屬東郡 未知何時來屬

有運城 左傳成十六年公還待于鞞杜預曰縣東有鞞

城

單父 李賢曰今宋州縣

故屬山陽 前志屬山陽故云故屬攷梁王傳云建初四年

年以濟陰之單父成武益梁國是後漢初已改屬濟陰

永元五年始復其故下成武同

成武 李賢曰今曹州縣

已氏 李賢曰故城在今宋州楚丘縣古戎州已氏之邑

也

故屬梁 前志屬梁後改屬濟陰建初四年屬梁後仍屬

濟陰

縣邑公侯國八十 言公者衛為公國也

續漢書辨疑卷五

七

李賢曰今海州縣

東海郡 李賢曰今海州縣

郟 李賢曰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

蘭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

胸 李賢曰故城在今海州胸山縣西

襄賁 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

昌慮 李賢曰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

承 李賢曰今沂州縣

陰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丞縣西南

厚丘 前志本屬東海後改屬琅邪建初五年復

贛榆 李賢曰今海州縣

琅邪國

之上

雜陽東一千五百里 此句是司馬彪本注當在案本紀

注永壽元年置都尉治 案延熹五年罷都尉官

開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

故屬東海建初五年屬 案琅邪王京初都莒後上書願

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

陽臨沂肅宗許之大昭案縣有廣平亭故屬即上建初

中割隸見琅邪王傳

琅邪 李賢曰故城在今海州胸山縣東北

東莞 有郟亭 左傳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郟杜預曰

郟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郟也

續漢書辨疑卷五

八

李賢曰今密州諸城縣西南

諸 李賢曰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西南

莒 琅邪王都于此後徙李賢曰今密州縣

陽都 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又云在沂州丞

縣南

有牟臺 左傳昭八年杜注云根牟魯東界縣有牟鄉

臨沂 李賢曰今沂州縣

即丘 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

緡 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北

姑幕 李賢曰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

彭城國

彭城 李賢曰今徐州

武原 李賢曰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傅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

雷 李賢曰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

廣陵郡

東陽 括地志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

城也在淮水南

射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

堂邑 李賢曰今揚州六合縣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

下邳國

下邳 李賢曰今泗州縣

徐 張禹傳徐縣地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而墾廢莫修

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大收穀實

僮 李賢曰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

睢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南

盱台 李賢曰今楚州縣

取慮 建武三十年屬楚李賢曰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

西南

曲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

良成 李賢曰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夏丘 李賢曰故城在今泗州虹縣是

續漢書辨疑卷五終

續漢書辨疑卷五終

續漢書辨疑卷六

郡國志四 嘉定錢大昕

濟南國 李賢曰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西北

東平陵 李賢曰今齊州平陵縣

有譚城 說文作郡杜預曰在平陵縣西南維泌曰今齊

之歷城武德中為譚州東南千里有故城

於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

臺 李賢曰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

東朝陽 李賢曰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

在今齊州臨濟縣東

歷城 李賢曰今齊州縣

有巨里聚 李賢曰巨里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

東南

平原郡 建武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

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永平初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

德西平昌五縣建初八年還所削地

高唐 李賢曰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

般 李賢曰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

鬲 李賢曰故城在今德州西北

祝阿 李賢曰今齊州縣故城在今山莊縣東北

樂陵 李賢曰今齊州縣故城在今山莊縣東北

續漢書辨疑卷六

濕陰 李賢曰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

安德 李賢曰今德州縣

厭次 李賢曰今棣州縣

西平昌 李賢曰今德州平昌縣故城在般縣西

樂安國

千乘 李賢曰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

高苑 李賢曰今淄州縣

樂安 李賢曰今青州縣故城在今青州博昌縣南又云在淄州高苑縣北

博昌 李賢曰今青州縣

壽光 李賢曰今青州縣

續漢書辨疑卷六 二 李賢曰今青州縣

北海國 脫去雜陽幾許里句李賢曰今青州縣

十八城 景君銘云據北海相部城十九

劇 李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

平壽 李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都昌 李賢曰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安丘 李賢曰今密州縣

淳于 李賢曰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

東安平 故屬菑川 三史拾遺曰案北海屬縣以前志

校之如高密昌安夷安皆高密屬縣也而志不云故

屬高密即墨壯武下密皆膠東國屬縣也而志不云故

屬膠東以本國下已注云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膠

東三國以其縣屬故不更出也鉅鹿郡下已注云建武

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則任南和斥章曲周列人

廣年平鄉不更云故屬廣平盧江郡下已注云建武十

三年省六安國則蓼安豐陽泉安風不更云故屬六安

亦是此例若琅邪國下已注云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

縣屬矣而干葛東安陽都三縣又云故屬城陽廣陵郡

下已注云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矣而于凌縣又

云故屬泗水此菑川國之省併與高密膠東同而又云

故屬菑川皆所謂自亂其例也

高密 李賢曰今密州縣故城在縣西南

昌安 李賢曰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

續漢書辨疑卷六 三 李賢曰今密州高密縣外城

夷安 李賢曰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

即墨 李賢曰今萊州縣故城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六

十里

壯武 李賢曰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

下密 李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觀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東

東萊郡 永平二年以昌陽盧鄉東牟益琅邪

黃 李賢曰今萊州縣故城在縣東南

東牟 李賢曰故城在今萊州開登縣西北

昌陽 李賢曰今萊州縣故城在今開登縣西南

盧鄉 李賢曰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

黔陬 李賢曰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

不期 當作不其按王景傳八世祖琅邪不其人王扶傳

容若琅邪不其縣皇后紀朱鄆封不其鄉侯竝作其李

賢曰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

齊國

臨苗 括地志青州臨苗縣地即古臨苗地也一名齊城

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

有季則殷時有逢伯陵殷未有薄姑氏為諸侯國後太

公封方百里

西安 耿弇傳云西安臨淄相去四十里李賢曰故城在

今青州臨淄縣西北

續漢書辨疑卷六

四

李賢曰今青州縣

臨胸 李賢曰今青州縣

有三亭古邾邑 三字誤或是邾字

南陽郡 李賢曰今鄧州縣

宛 李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

冠軍邑 大昭案縣有羽山賈復聚眾處

葉 有卷城 杜預曰在縣南

新野 大昭案縣有李亭見說文解字李賢曰今鄧州縣

章陵 李賢曰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

故春陵世祖更名 春陵本零陵冷道鄉元帝時南陽仍

號春陵建武六年改春陵鄉為章陵縣

有上唐鄉 杜預曰在襄陽安昌縣東南李賢曰故城在

今隨州棗陽縣東北

西鄂 李賢曰故城在今鄧州西城縣南

魯陽 李賢曰今汝州魯山縣大昭案縣有陽泉鄉見張

宗傳

準 李賢曰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

堵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

舞陰邑 李賢曰故城在今唐州沘陽縣西北

比陽 李賢曰今唐州沘陽縣

復陽 有杏聚 案岑彭傳許邯起杏

平氏 李賢曰今唐州縣

棘陽 李賢曰在棘水之陽古謝國也故城在今唐州湖

續漢書辨疑卷六

五

李賢曰今唐州縣

陽縣西北

有謝城 水經注沘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

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謝陽侯即其地也

湖陽邑 李賢曰今唐州縣

隨 李賢曰今隨州縣

育陽邑 李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有小長安 李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有東陽聚 李賢曰在今鄧州南

陰 左傳昭十九年楚遷陰于下陰杜預曰今屬南鄉宋

白曰今光化軍本陰縣地

鄧 李賢曰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東北

鄧 李賢曰今州

山都 李賢曰舊南陽之赤鄉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

北今名因城也

鄆 括地志故城在今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

穰 李賢曰今鄧州縣

朝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

蔡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西南

安衆 李賢曰故城在今鄧州東南陽縣西南雖有其名

無復基址也

筑陽 李賢曰古穀園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

城縣西

續漢書辨疑卷六

六

李賢氏第

武當 李賢曰今均州縣

順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丹水 括地志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去

丹水二百步

析 李賢曰今鄧州內鄉縣

南郡 建初三年鉅鹿王恭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為國元

和二年徙恭為六安王江陵復為南郡續志但云秦置

似太略李賢曰南郡今荆州

江陵 括地志云荆州縣

注孫叔敖冢在城中四十里 四十里本作白土

有津鄉 岑彭傳津鄉當荆州要會東觀記曰津鄉為荆

揚之咽喉李賢曰故城在縣東

巫 李賢曰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

秭歸 李賢曰今歸州縣

中盧 李賢曰故城在今夔州襄陽縣南

當陽 李賢曰今荆州縣

襄陽 李賢曰今襄州縣

注岑彭破張王 張王當作張楊

郎 李賢曰故城在今襄州

有犂丘城 李賢曰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

宜城 李賢曰楚之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臨沮 李賢曰故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

續漢書辨疑卷六

七

李賢氏第

枝江 有丹陽聚 李賢曰丹陽楚所封也故城在今歸

州秭歸縣東

夷道 李賢曰故城在今夔州宜都縣西

夷陵 李賢曰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夔州縣也故城在縣

西北

江夏郡 李賢曰故城在今安州雲夢縣東南

竟陵 李賢曰今復州縣故城在今鄧州長壽縣南

注縣東有申水 申當作曰左傳定五年涉于成曰杜預

曰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曰其九切

雲杜 李賢曰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

邾 括地志故城在今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春秋時

補國李賢曰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

斬春 李賢曰今斬州縣

鄂 世本熊渠封其仲子紅為鄂王括地志武昌縣鄂王
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

南新市 李賢曰故城在今鄂州富水縣東北

有綠林 李賢曰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

零陵郡

泉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永州零陵縣北

零陵 李賢曰今永州縣

泠道 有春陵鄉 李賢曰故城在永州唐興縣北

洮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湘源縣西北

夫夷

李賢曰扶夷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

故屬長沙 案前志夫夷本屬零陵

重安 故鍾武 李賢曰鍾武故城在今中州鍾山縣西

南大昭案重安前志屬江夏此不言故屬江夏疑脫

桂陽郡

郴 義帝所都

未陽 未說文作邾地理志未山在郴縣未水所出蓋縣

在未山之陽

有鐵 衛風傳云未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因依聚會

私為治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厥乃上言置鐵官罷

斥私鑄注引續志有鐵下有官字

臨武 李賢曰今郴州縣

桂陽 李賢曰在桂水之陽今連州縣

含淮 李賢曰今廣州縣故城在今縣東

洧陽 李賢曰今廣州縣

曲江 李賢曰今韶州縣洪景伯曰周憬碑陰宰曲紅者

一人貫曲紅者十六人綏民校尉熊君碑亦同兩漢書

皆作曲江諸家地理書皆云水流屈曲故曰曲江惟水

經漆水注云縣昔號曲紅山之名也未知水經注何所

據

武陵郡 李賢曰今朗州縣

臨沅 李賢曰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

充

李賢曰故城在今澧州崇義縣東北

沅陵 李賢曰今辰州縣

有壺頭山 李賢曰在縣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

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因名壺頭山

辰陽 李賢曰今辰州辰溪縣

長沙郡 隸釋周憬碑陰洧陽守長長沙漢昌蹇祇大昭

案據此則長沙常有漢昌縣然郡國志止于孝順碑立

于靈帝熹平時或桓靈時置

臨湘 李賢曰故城今潭州長沙縣

茶陵 熊君碑作茶陵古無茶字皆作茶

益陽 李賢曰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也故城在縣東

續漢書辨疑卷六

續李氏氏銅

續漢書辨疑卷六

續李氏氏銅

下雋 李賢曰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

續漢書辨疑卷六終

續漢書辨疑卷六

十

續漢書辨疑卷六

續漢書辨疑卷七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九江郡

壽春 李賢曰今壽州縣

遠道 李賢曰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

西曲陽 李賢曰在淮曲之陽故城在今濠州定遠縣西

北

合肥 李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北

歷陽 李賢曰今和州縣

刺史治 三史拾遺曰注引漢官以壽春為刺史治與志

不同以子攷之漢末州治實在壽春初平四年袁術殺

續漢書辨疑卷七

十

續漢書辨疑卷七

揚州刺史陳溫遂據淮南淮南謂壽春也劉錄為揚州刺史因袁術

已據壽春絲乃渡江治曲阿見吳志孫策傳志所據者順帝永和之制故有

不同如荊州本治漢壽而劉表治襄陽兗州本治昌邑

而曹操治鄆城冀州本治高邑而韓馥袁紹皆治鄴徐

州本治鄆而呂布治下邳皆漢末徙治非東京之舊也

當塗 李賢曰今宣州縣故城在縣西南

全椒 李賢曰今滁縣

鍾離 李賢曰今濠州縣故城在縣東

阜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

丹陽郡

丹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

涇 李賢曰今宣州縣故城在縣東有涇水出蕪湖因水立名

黟 當作黟說文解字丹陽有黟縣水經注縣居黟山之陽故縣氏之

蕪湖 李賢曰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

句容 李賢曰今潤州縣

春穀 嚴訢碑作春穀

廬江郡 章帝紀元和二年改廬江為六安國徙江陵王

恭為六安王章和二年恭又徙封彭城復六安為廬江

郡其沿革之故志亦不載

注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 十年當作十三年據

續漢書辨疑卷七 二 續漢書

此似建武十三年以前為六安國矣然成武侯傳云建武八年順擊破六安賊拜為六安太守又似嘗為六安

郡志所未詳不可知矣

舒 李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

潛 李賢曰故城今壽州霍山縣

龍舒 李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

皖 李賢曰今舒州懷寧縣

六安國 當云六故國括地志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

百二十里本六國國後所封

安豐 李賢曰今壽州縣故城在今壽州霍邱縣西北

陽泉 李賢曰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

安風 李賢曰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

會稽郡 李賢曰今越州縣

鄞 李賢曰今越州縣郡縣志云明州古鄞縣也

太末 李賢曰今婺州龍丘縣也

注左傳謂姑蔑 末蔑古字通

上虞 李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餘姚 李賢曰今越州縣

句章 李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

鄞 李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鄞縣東南

吳郡

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 爾雅郭注今吳縣太湖即

續漢書辨疑卷七 三 續漢書

震澤也越絕書云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實字記引虞翻

川瀆記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荆溪北通滬

湖東連韭溪凡五道謂之五湖

烏程 李賢曰今湖州縣

餘杭 注顧來曰 來閩本作夷

毘陵 李賢曰今常州晉陵縣

山阿 李賢曰今潤州縣

由拳 李賢曰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陽羨 李賢曰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豫章郡

宜春 李賢曰今袁州縣

鄱陽 李賢曰今饒州縣故城在縣東

艾 李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

郡國志五

漢中郡

南鄭 李賢曰今梁州縣故城在縣東北

西城 李賢曰今金州縣

襄中 李賢曰今梁州襄城縣

注有唐公防嗣 嗣當作祠案唐公房碑云耆老相傳以

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土域啖瓜旁有真人左右

莫覺而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遂與君神藥

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語言是時府在西成

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閭郡驚焉白之府

君從為御史風輻輳車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

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公房無所進府君

怒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乃先歸於谷口呼其師告以

厄急其師與之歸以藥飲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

家不忍去又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於

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元雲來迎

妻子宅屋六畜翛然與之俱去殿本不誤

上庸 李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

巴郡

注劉縯分巴 縯當作璋

江州 李賢曰故城在今渝州巴縣西

宕渠 李賢曰宕渠山名因以為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

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

胸忍 李賢曰十三州志云胸音春腮音閩其地下溼多

胸腮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

是也

閬中 李賢曰今隆州縣

魚復 李賢曰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也

扞水有扞關 公孫述傳東守巴郡扞關之口李賢曰故

基在今峽州巴山縣西

涪陵 蜀漢置涪陵郡隸續有漢故涪陵太守龐玄神道

大昭案縣有黃石灘岑彭破侯丹處

墊江 李賢曰今忠州縣

廣漢郡

雒 李賢曰今益州縣故城在縣南

新都 李賢曰今益州縣故城在縣東

緜竹 李賢曰今益州縣故城在縣東

什邡 隸釋王君平鄉道碑武都丞呂國題名俱作什邡

涪 李賢曰今縣州縣

梓潼 李賢曰今始州縣

郫 李賢曰今梓州縣故城在縣西南

廣漢 有沈水 卽城宮破延岑處

蜀郡

成都 李賢曰今益州縣

郫 李賢曰今益州縣故城在縣北

繁 李賢曰今益州新繁縣故城在縣北

廣都 李賢曰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臨邛 李賢曰今邛州縣

蠶陵 李賢曰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

廣柔 李賢曰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

犍爲郡 故夜郎國安帝永初六年詔令犍爲置漢平苑

李賢曰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

續漢書辨疑卷七

木

李賢曰

武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杜佑曰在嘉州

綏山縣東

資中 李賢曰今資州資陽縣

南安 有魚涪津 涪當作涪吳漢傳漢與公孫述將魏

黨公孫承戰于魚涪津大破之注云在南安縣北臨大

江劉昭注引蜀都賦注作

詳河郡

道乘 乘當作桑

越嶲郡 安帝永初七年詔令越嶲郡置長利高望始昌

三苑李賢曰今嵩州縣

邛都 注南中志曰有水名邛廣都河 廣字疑衍後漢

西南夷傳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

陷爲汗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注引南中八志

亦無廣李賢曰河在今嵩州越嶲縣東南

遂久 李賢曰故城在今靡州界

閬 當作闕

蕪示 西南夷傳作蘇祈注引此亦作祈

益州郡 安帝永初六年詔令益州郡置萬歲苑

滇池 李賢曰故城在今昆州晉寧縣

毋撮 說文益州有毋撮縣前志亦無毋字

建伶 西南夷傳作建憐伶憐聲相近

永昌郡

續漢書辨疑卷七

七

李賢曰

注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 二年當作十二年時益州

徵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

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

不韋 李賢曰故城在今匡州匡川縣西

廣漢屬國 永初二年分廣漢北部置

蜀郡屬國 靈帝時爲漢嘉郡見西南夷傳

注延光元年 元年本紀及西南夷傳並作二年

漢嘉 故青衣 隸續閣道碑云漢安長蜀郡青衣陳君

到官大昭案前志蜀郡有青衣縣陽嘉二年改曰漢嘉

西南夷傳安帝時青衣道夷邑長令川舉土內屬此陳

君碑立于永建五年未改名之前故稱青衣也李賢曰

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

隴西郡 本紀順帝陽嘉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李賢

曰今渭州縣

狄道 李賢曰今蘭州縣

襄武 有五鷄聚 疑當作五谿來款破先零羌處

臨洮 當云南部都尉治李賢曰故城在今岷州

注馬防築索西城 李賢曰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

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一

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大昭案縣有望曲谷羌豪布

橋屯兵處水經注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

里

續漢書辨疑卷七

八

李賢曰今蘭州縣

袍罕 李賢曰今河州縣

白石 故屬金城 汲古閣本脫此一縣當據岡本補

本有

漢陽郡

冀 李賢曰今秦州伏羌縣宋白曰秦州治隴城縣即故

冀城

有雒門聚 李賢曰落門聚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有落

門山落門水出焉

望恆 恆當作垣前志及劉寬碑陰俱作垣

略陽 前志作略陽道李賢曰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

北

以紀 李賢曰今秦州縣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平襄 李賢曰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

顯親 李賢曰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

上邽 李賢曰今秦州縣

西 李賢曰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

武都郡 李賢曰今武州

下辨 前志作下辨道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辨道長

廣漢汁那任詩知後漢亦為下辨道也李賢曰今成州

同谷縣舊名武衛城

注有赤亭 李賢曰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

河池 李賢曰今鳳州縣一名仇池

續漢書辨疑卷七

九

李賢曰今蘭州縣

沮 李賢曰今興州順政縣

金城郡 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

為虜有見馬援傳建武十二年省屬隴西十三年復置永初

四年徙都襄武見本紀其沿革志亦失載

允吾 李賢曰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

名麗水城

浩豐 李賢曰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

注有雒都谷 李賢曰洛都水一名湟水西自吐谷渾界

入在今鄯州湟水縣

令居 本紀建武九年復置護羌都尉漢官儀云都令居

縣

破羌 李賢曰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

金城 李賢曰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

榆中 前書項籍傳蒙恬為秦將開榆中地數千里

安定郡 案本紀建武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永壽元

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之劉寬碑陰有安

定屬國都尉孟扶據此是安定有屬國也志不載又前

志安定有涇陽案隗囂傳云又追敗之于烏氏涇陽閒

本紀建寧元年段熲破先零羌于涇陽是安定有涇陽

縣也志亦不載李賢曰安定今涇州縣

臨涇 李賢曰今涇州縣

高平 李賢曰今原州平高縣本或作高平縣誤

續漢書辨疑卷七 十 馮李沈氏銅

朝那 注涇水出縣西丹頭山 丹當作开

烏枝 枝當作氏李賢曰烏氏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

有瓦亭 杜佑曰在原州之蕭關蕭關漢朝那縣東

注有龍池山 隗囂傳方望云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

通與漢相屬

三水 李賢曰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

陰盤 李賢曰今涇州陰樂縣

彭陽 李賢曰今原州縣

北地郡 李賢曰今寧州

富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

靈州 李賢曰故城在今慶州馬嶺縣西北大昭案縣有

丁奚城 耿溥與先零羌戰沒處

武威郡

姑臧 李賢曰今涼州縣故城在縣西北西河舊事曰涼

州城昔匈奴故蓋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

武威 李賢曰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

鸞鳥 李賢曰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

鷓陰 李賢曰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東南因鷓陰河以

為名

張掖郡 李賢曰今甘州縣

昭武 李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

日勒 李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

續漢書辨疑卷七 十一 馮李沈氏銅

刪丹 李賢曰今甘州縣

酒泉郡 李賢曰今肅州縣

戶萬二千七百六 載戶不載口史脫文

表氏 氏亦作是李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

敦煌郡

淵泉 本或作拼泉非也李賢曰淵泉地多泉水故城在

今瓜州晉昌縣東北

廣至 李賢曰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

是也

龍勒 有玉門關 李賢曰玉門關在今沙州

居延屬國

安帝別領一郡 郡當作城

居延 李賢曰本匈奴地武帝因以名縣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

續漢書辨疑卷七終

續漢書辨疑卷七

十一

續李沈氏銅

續漢書辨疑卷八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上黨郡 馮衍傳云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

為國蔽注云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

屯留 左傳襄十八年晉人執孫蒯于純留即此李賢曰

今潞州縣

涅 李賢曰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

有闕與聚 韓信破代禽夏說處

泣氏 李賢曰西有泣谷水故以為名今澤州高平縣也

穀遠 注有羊頭山 案羊頭山任尙破奴羌處

太原郡 李賢曰今并州

續漢書辨疑卷八

十一

續李沈氏銅

晉陽 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

本唐國 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

注杜凱曰 凱當作預閩本作杜元凱亦非也

刺史治 刺史上脫州字

界休 李賢曰今汾州縣

于離 當作于離

狼孟 李賢曰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

孟 當作孟注同

陽曲 李賢曰今并州縣

陽邑 有箕城 杜預曰在縣南

上郡

庸施 李賢曰故城在今涇州上縣東南

高奴 括地志延州州城即漢高奴縣司馬貞曰今鄜州有高奴城

龜茲屬國 前志上郡龜茲有屬國都尉治後罷和帝紀永元二年復置上郡屬國都尉官此屬國下疑當有都尉治三字又縣有鹽官西羌傳虞詡疏云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

西河郡 李賢曰今勝州富昌縣

離石 郡本治平定永和五年徙此括地志云今石州所理縣

美稷 前志有屬國都尉治後罷永元二年復置

中陽 李賢曰今汾州孝義縣

五原郡 李賢曰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曼柏 度遼將軍屯兵于此李賢曰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雲中郡 李賢曰故城在今勝州北

沙南 注案烏桓有蘭池城烏桓之圍耿曄處 案順帝紀注引續漢書沙南有蘭池城據此則是本注此案烏桓三字衍文下句劉昭注文內之字亦衍

定襄 李賢曰今雲州縣

定襄郡

武成 前志作武城 鴈門郡

繁峙 李賢曰今代州縣胡三省曰唐繁峙雖存漢縣名非古繁峙也

樓煩 李賢曰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

武州 注武帝誘匈奴 案武帝上閩本有前書二字

平城 李賢曰今雲州定襄縣

馬邑 李賢曰今朔州也

廣武 李賢曰故城在今代州縣

朔方郡 前漢之季朔方有牧建武十一年省并并州

朔方 李賢曰今夏州縣故城在縣北

涿郡 故安 李賢曰故城在易州易縣東南

電水出 水經注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齋符電上十餘營皆破之即是水也

范陽

李賢曰今幽州縣在范水之陽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大昭案縣有小廣陽世祖擊尤來五幡過此注云即廣平亭也在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為小廣陽也

廣陽郡 脫維陽東北句

蒯 說文作邾李賢曰今幽州縣

刺史治 刺史上脫州字

昌平 李賢曰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

軍都 李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西北縣有軍都山

安次 李賢曰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

代郡

高柳 李賢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

馬城 李賢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

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跡起城故以名焉

上谷郡

沮陽 李賢曰故城在今媯州懷戎縣東

續漢書辨疑卷八

四

續李沈氏編

漁陽郡

漁陽 李賢曰在漁水之陽今幽州縣

潞 前志及劉寬碑陰竝作路今幽州縣

雍奴 李賢曰今幽州縣

泉州 李賢曰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

平谷 李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潞縣北

安樂 李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

右北平郡

上琅 前志及耿弇傳作土琅李賢曰故城在今平州西

南

俊靡 耿弇傳作浚靡李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北

無終 李賢曰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以為國號故城

在今幽州漁陽縣

遼西郡

陽樂 李賢曰今平州縣

肥如 李賢曰故城在今平州

遼東郡

襄平 李賢曰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

元菟郡 順帝陽嘉元年復置元菟屯田六部

西蓋烏 烏前志作馬

樂浪郡

淇水 淇當作浪

續漢書辨疑卷八

五

續李沈氏編

貪資 前志作舍資

占蟬 前志作黏蟬

遼東屬國

賓徒 當作賓從

無慮 有醫無慮山 案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圍無慮

縣又攻夫犁營注云無慮屬遼東郡有醫無慮山因以

為名夫犁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注亦同惟夫犁然

則章懷所見本遼東屬國有夫犁無無慮也無慮既屬

遼東不應重出竊意此無慮當是夫犁之譌因聲相近

而誤耳此有醫無慮句當移于遼東無慮之下

南海郡 李賢曰今廣州縣

番禺 李賢曰故城在今廣州西

蒼梧郡 李賢曰今梧州縣

廣信 李賢曰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

鬱林郡 李賢曰今郴州縣

十一城 下脫戶口數目

合浦郡 李賢曰今廉州縣

臨元 前志作臨允

交趾郡 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產明瓊翠羽犀象瑇瑁異

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

十二城 陳景雲曰交趾鬱林二郡皆逸戶口之數攷建

武中馬援既平交趾請分西于縣為封谿望海二縣時

西于一縣已有三萬二千合餘數縣計之戶口之無必

甲嶺表諸郡矣

龍編 李賢曰今交州縣

麓泠 李賢曰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藥谿劉隆破

徵側處其地在今岑州新昌縣

西于 李賢曰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

九真郡 李賢曰今愛州縣

居風 李賢曰今愛州

無功 前志作無切

日南郡

盧容 閩本作盧谷

象林 本紀和帝永元十四年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李

賢曰今鬱林州

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 馬援傳援與楊廣書云前披輿

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

諸夏百有四乎然則建武比孝平時多三郡國矣蓋王

莽時分置

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 本紀建武六年并省

四百餘縣吏職減半

續漢書辨疑卷八終

續漢書辨疑卷八

七 續漢書辨疑卷八

續漢書辨疑卷八

續漢書辨疑卷九

嘉定錢大昭晦之甫學

百官志一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 案祭祀志注引王隆漢

官篇云是古者清廟茅屋又本志注引曰調均報度輸

漕委輸

注越騎校尉劉千秋 案千秋即文苑傳之劉珍也傳以

為字秋孫

太尉公一人 太尉得稱宰相龐參傳云洛陽令祝良卒

吏卒入太尉府有司以良不先奏聞輒折辱宰相坐繫

詔獄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李沈氏

注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 案百官表置大司馬在元

狩四年漢官儀誤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

經典帝從其議

注詔書殿下 殿下永樂大典本漢舊儀作數下

建武十八年省也 本紀建武十一年省大司徒司徒直官

此云十八年誤

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 景丹傳舊制驃騎將軍官與

大司馬相兼也

故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 舊制長史司馬各一人

防行車騎將軍有兩司馬

造大將軍位在公上。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

太尉實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

公上長史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

有增

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 六百石疑是三百石觀實憲傳

千石之長史司馬增至中二千石則三百石之從事中

郎亦增至六百石矣比例可知

部校尉一人 郭躬傳帝曰軍征校尉一統于督注督大

將也

明帝初置度遼將軍 永平八年置屯五原曼柏

百官志二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李沈氏

注此宏模不可闕者者也 閩本此下有則字無下者字

注太史待詔三十七人 三當作五

博士祭酒一人 十三州志云博士祭官博通古今秩皆

六百石孝武初置五經博士後稍增至十四員取聰明

威重者一人為祭酒主領焉

春秋二公羊嚴顏氏 公羊二字疑衍徐防傳注引漢官

儀亦無公羊

太子樂令一人 曹爽傳云尙書琬璣鈴曰有帝漢出德

洽作樂名予明帝善之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本或作

太子誤

注三署郎 黃琬傳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

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諺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材

注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 陳景雲曰操當作植見魏志植傳

諫議大夫 韋彪傳云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于朝者

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 獨行傳雷義為守灌謁者注引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

掌宮門衛士 周禮宮正注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疏云續漢書辨疑卷九 三 構李沈氏銅 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以備非常

後置左駿令廐 令廐二字當乙

正左監各一人 各字疑衍馮緄碑緄為廷尉左監正注有三官司徒所部 官當作卿謂太僕廷尉大鴻臚也

百官志三 平準令一人 本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官者為令列于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閣人為丞令

侍中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 案永平十七年承宮為侍中祭酒見承然卓茂傳又云更始以茂為侍中

祭酒則祭酒之名似不自中興始也

中常侍千石 朱穆傳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

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滋貴盛馮緄傳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民職

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 案獻帝紀初令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注漢官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是給事當連黃門侍郎讀也本或將給事誤入上文本注中非是

亭侍從左右給事中 鄭眾傳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兩給事中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 桓帝紀永壽三年以小黃門為守宮令宦者上脫本注曰三字

典宮婢侍使 官當作官周禮酒人注云若今之侍史官續漢書辨疑卷九 四 構李沈氏銅 婢又御府令一人亦典官婢宮字誤

注桓帝又置顯湯苑丞 湯當作陽

濯龍監一人 本紀延熹五年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是濯龍亦有幣帛金銀諸貨物矣濯龍亦稱宮延熹九年祠黃老于濯龍宮

中藏府令一人 案桓紀中藏府有承祿署

尚書令一人 伏湛傳云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宣秉傳云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

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御坐洪景伯隸釋云蔡質漢官典儀曰司隸城門校尉上尚書言頓首上下育

誠惶恐頓首上謂者上尚書頓首死罪上下言誠惶恐

一書... 冊... 又...

頓首死罪上今所在者史晨樊毅兩碑皆用謁者式與蔡說合惟無極山碑其後但再稱頓首又太常稱臣而丞不稱莫詳其制 陳忠疏云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令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于三公呂強傳云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者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雖置三公事歸臺閣李賢曰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策讓三公至于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

尚書六人六百石 韋彪傳建初中彪上疏云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別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鄭巨君傳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宏奏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請使郎補千石令使為長帝從之

令史十八人二百石 韋彪傳云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

省

百官志四

注給事中官侍郎六人封尚書郎 封閣本作比

署少府一人職知長秋 知當作如

及餘吏皆以官名為號 宦者傳有長樂太官丞王國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 任瑰傳云肅宗即位以為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乃置真焉

津門 雒陽南面西門

開陽門 南面東頭第一門也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 一三史拾遺曰

案漢官制以委任為重不依秩祿之多寡五營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候以六百石監之郡國守相皆二千石而刺史以六百石察之其後政歸臺閣尚書令秩止千石而權任乃在三公之上矣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建武十五年復置劉般傳顯宗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建武九年置青巾左校尉官十五年改為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建武七年省十五年復置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百石 建武七年省十五年復置

注臣昭曰周無司隸 周禮秋官有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注誤

注都官武雒陽百官朝會 武闕本作主

則奉引錄眾事 陳蕃傳注引此文奉引下有總字

百官志五

毋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朱浮傳云舊制州牧奏二千石

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

黜退建武七年帝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

成帝更為牧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 案成帝更牧之後

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經王莽變

革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靈帝中平

五年復改刺史為牧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 韋彪傳云二千石視事雖久

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

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丁鴻傳云永元中大郡

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夷蠻者

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因定議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

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

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

三歲一人又和帝紀永元十三年令緣邊郡口十萬以

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

歲舉一人此其計口選舉之大較也胡廣傳注引續漢

續漢書辨疑卷九

七

續漢書辨疑卷九

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之特勞來其舉將

典兵禁備盜賊 陳景雲曰典兵之上當有尉字

邊郡置農都尉 梁統傳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是也

注太公陰符曰 案此注當在上一條之下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 屯西河美稷縣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居幽州部

注歲時胡市馬 據烏桓傳當作歲時互市焉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居涼州部建武九年從班彪

議復置

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 清河孝王傳云鄧

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

太傅但曰傳 清河孝王及江革傳傳作中傅

僕主車及馭 江革傳補楚太僕

大夫比六百石 清河孝王傳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

夫注引此文大夫上亦有中字

謁者比四百石 宦者傳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據

此則謁者下亦應有長字

案志所未載諸官或不常置或置而旋罷或微末之職

附錄于後以備稽攷

太尉南閣祭酒 案此官見許仲所上說文解字表

攷洪适隸釋司空孔扶碑石上曹屬東閣祭酒本

續漢書辨疑卷九

八

續漢書辨疑卷九

書周磐傳太守韓崇名蔡順為東閣祭酒有東閣
當有南閣司空太守俱有東閣祭酒則太尉亦應
有南閣祭酒矣

大將軍中護軍 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
班固為中護軍與參議案前志有護軍都尉屬大
司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此又加一中字耳

車騎將軍主記室 見文苑傳

車騎將軍主簿 見文苑傳

光祿勳主事 見范滂載封傳

少府主簿 朱暉傳正月朔旦東平王蒼當入賀故
事少府給璧暉見少府持璧是少府有主簿也

續漢書辨疑卷九

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小黃門右史 見中常侍樊安碑

中黃門冗從右僕射 永壽二年置延熹四年省見
本紀

中黃門冗從假史 見中常侍樊安碑

尚書左右僕射官 建安四年置見本紀

左曹 邳彤堅鐔王常並為此官見邳彤堅鐔景丹
傳

太官右監丞 永壽二年置延熹五年省見本紀

園囿令 光和六年置以宦者為令見本紀

鴻德苑令 本紀延熹元年置注引漢官儀曰苑令
一人秩六百石 以上八官並當屬少府

承華庶 漢安元年置宜有令丞見本紀
駟驥廐丞 光和四年置領受郡國調馬見本紀
以上二官當屬太僕

西域都護 永平十七年置未知罷于何時永平三
年復置永初元年復罷見本紀

戊己校尉 永平十七年置建初元年罷永初三年
復置見本紀

騎都尉 西羌傳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持節
領護中興初班彪上言宜復此官光武從之未知
罷于何時和帝紀永元三年復置

右校尉 本紀永元十一年置注置在西河鵠澤縣

若盧獄官 本紀永元九年復置

秘書監 本紀延熹二年置注引漢官儀曰秘書監
一人秩六百石

待詔太史 見劉寬碑陰

護漕都尉 本紀建武七年罷

函谷關都尉 建武十九年復置見本紀

漢安都護 中平六年省扶風都尉置見本紀

入關都尉 皇甫嵩傳云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自關
谷大谷廣城伊闕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皆
置都尉注云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
之西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續漢書辨疑卷九

輿服志上

注鈞中央兩頭高 陳景雲曰中央下脫低字見文選注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 陳景雲曰皇太后下當有皇后
二字

如交路帳裳 如閩本作加陳景雲曰路當作絡劉盆子
傳注引此文正作絡注中路字亦誤

黃金塗五末 族子站車制攷曰五末應是五束之譌
注欲去別駕車屏星惟諫曰 惟當作恂

加交路帷裳皆阜 路當作絡車上施帷裳以屏蔽者交
絡之以為飾

四都行祠天郊甘泉 四當作西與下東都對

續漢書辨疑卷九

上

李沈氏銅

入卿不在鹵簿中 入卿獨斷作公卿儒林傳注作公脫
卿字

屬車四十六乘 儒林傳注蔡邕獨斷作三十六乘

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牙戟幢麾 楊賜傳注引此文洞
作同建作菑菑謂挿也音側事反

捷弓鞬九鞬 陳景雲曰九當作九左傳注楨九箭簡也
南句奴傳弓鞬鞬九一矢四發

出入柵課促 陳景雲曰課字衍促當作促中簡王傳
官騎百人稱促前行注稱促猶整齊也

輿服志下

郊祀之服皆以衿元 淮南子曰尸祝衿衿高誘曰衿純

服衿墨齋衣也士冠禮曰兄弟畢衿元注云衿同也元
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衿為均篆書衿與衿相似衿即衿
也

於始致治平矣 始閩本作時

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前書地理志陳留郡襄邑有
服官

乘輿所常服 徐廣輿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
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法冠一曰柱後 前書張敞傳敞弟武曰梁國大都吏民
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

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

續漢書辨疑卷九

上

李沈氏銅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 東京賦冠華翟列舞入侑薛綜曰
冠華以鐵作之上濶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疑此
是矣

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 難即鄉人儺之儺

尚書噴收方三寸名曰納言 噴閩本作噴

乘輿落以自珠 落與絡同自當作白
齒簪珥耳瑠垂珠 閩本珥下重珥字珠下有也字

假結 假結者假髮為髻肅宗賜東平琅邪兩王書而送
光烈皇后假紒帛內各一假結為皇后所服也廣雅

假結謂之鬻結即紒也亦作髻

步搖 步搖者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和熹鄧后加賜馮貴

人頭上步搖

一爵九華 一本作八爵九華

續漢書辨疑卷九終

續漢書辨疑卷九

三

楊守元氏銅

續漢書辨疑 卷九



後漢書注補正

自序

予少學讀史兩漢並治近二十年專治班史遂未旁及然舊所讀後漢書本書眉行間條綴件繫染墨畧徧不忍割舍取其考證不甚誤者寫出之得二百餘條屬好友李蕤客及門朱蓉生繆筱珊悉心覆勘雜去襲複數十條約成一册一日筱珊過余復取案頭書閱之手指若干條曰是皆可存先生胡忍棄之予笑曰是買菜也而求益乎筱珊固以請重違其意爰再加別擇又得若干條成書八卷名之曰後漢書注補正正本注之失正劉氏刊誤之有誤者補惠氏補注之所未及亦間正其有誤者其餘各家所校有歧舛者亦及之常念章懷以儲副之崇策府人才之盛殫心萃力專注此書宜乎精贍周密顧反不逮師古之注班書成於一人之手者蓋唐後漢書注補正

序

惠益堂

以前注班書者十數家范書則寥寥音訓兩三家而已雖梁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史一百八十卷吳均注范史九十卷而隋志未著錄恐唐初已亡之或謂章懷注本之諸家皆臆度無據之語也第其時所招集賓從自張大安以下七人胥錄錄庸下無一著作才難以副承華之選而成中秘之盛業然章懷於千載下尙留此一編附范書以行俾讀書好古之儒得藉以闡尋而遞加糾訂言立不朽視顏注如驂之靳則回想其瓜摘抱蔓時誠不如仰屋著書之一日也光緒八年壬午孟秋月長沙周壽昌自識於京邸之小對竹軒

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長沙周壽昌學

光武帝紀

光武帝紀上下兩卷壽昌攷本書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十五年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班固傳顯宗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此即固奉命撰者也蔚宗此紀不知尚本之否

素結輕客

光武本紀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壽昌案紀前云兄伯升好俠養士齊武王續傳云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此皆伯升結客之證惟輕客二字頗費解或即劉輕之輕也前書王商傳遣票輕吏徵求人罪千乘貞王仇傳中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思益堂

更始元年

馮浩云案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惠棟補注亦同此論壽昌案袁宏後漢紀已書更始元年二年於建武元年之前宏習人先於范史即承用張衡之說改班固等舊文亦發之自袁非始於范也

二月辛巳

壽昌案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則辛巳當正月十八日二月不得有辛巳也而本書劉元傳袁宏後漢紀通鑑俱作二月辛巳與此同惟皆書正月無甲子朔三字考前書王莽傳作三月辛巳朔惠棟補注轉謂三月為誤蓋未審也又考正月為甲子朔即三月辛巳亦不得為朔疑甲子朔三字為誤入或因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先誤衍於此也

三月應是四月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壽昌案前書王莽傳作四月

巨無霸應作毋

時有長人巨無霸壽昌案前書莽傳曰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毋毋字近此無字應作毋

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思益堂

負戶而汲

城中負戶而汲惠氏棟補注言戶內穿井壽昌案此說非也戶門扇也所以避弩矢之亂發也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負輶即負戶意是負之而汲以避弩矢也

敢死

光武紀迺與敢死者壽昌案敢死謂敢前死門也若竟死何取於敢乎注作果敢而死於義九隔

反側子

令反側子自安注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壽昌案當引大雅無反無側荀子王制篇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作證引詩關雎語義不合

幾為虜啜

光武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嗟壽昌案袁紀王撫王豐肩曰幾為賊所突此與饒陽時徐還坐請見邯鄲將軍同一作用然突字亦情實也惠氏補注引袁紀作幾為賊所笑恐是誤本不如突字義長

今此誰賊

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壽昌案誰賊即前書三老董公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之意也馬武意以帝即尊位則天下知彼為賊而人心之向背定矣不然彼此等夷稱亂為誰之賊而擊之乎此正激帝稱尊之語注意近是特未甚明晰顧氏炎武以為非而取陳仁錫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云云意竊未安

發掘園陵

後漢書補注正

卷一

三

思益堂

發掘園陵注園謂瑩域陵謂山墳壽昌案園謂諸王公妃嬪瑩域陵謂帝后山陵

蒼頭

彭寵為其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壽昌案秦時蒼頭不必盡呼奴也前書陳勝傳蒼頭軍應劭注曰侍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此或亦令奴著青巾不但空呼此名也

有事

六年夏四月遂有事十一陵注有事謂祭也左傳曰有事於太廟壽昌案係在左傳文公二年事經作大事於太廟禮記器云昔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頰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皆以有事為祭之稱也

注杜預下脫注字

及為青徐所畧為奴婢下妻注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為畧壽昌案預下脫注字

治所為都

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注以牛邯為護羌校尉都於隴西令居縣案左傳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若據此注言凡治所皆可曰都矣

里君

十二年封為歸漢里君壽昌案里君猶鄉侯亭侯之類既列為君自不比里魁之賤役耳

諸姬注

後漢書補注正

卷一

四

思益堂

十五年同姓諸姬並為建國注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壽昌案周同姓建國甚多注引左傳云特畧不如不注之為得蓋不勝其注也

青巾左校尉

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壽昌案此應是著青巾如蒼頭軍特因蒼頭為家奴稱故直呼為青巾以別之耳

東巡狩詔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狩幸魯進幸濟南續志詔羣臣請封禪者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末云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通鑑全引之在東巡下東觀記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太山汚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狐裘何強顏耶詔語尤詳范書均未載

中元元年

東觀記稱三十二年四月後改元中元始稱中元元年

劉貢父駁多一無字

二年遺詔有曰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劉放日案文多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勅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凡弔喪及赴葬皆遣吏及因郵也廉范傳肅宗崩廬江嚴麟奉章云云此則遣吏之證壽昌案東觀記詔云無遣吏及因郵奏與此詔意同則此無字非多也大抵光武因中興之初民心甫靜不欲以國喪煩動官吏免其奔赴弔唁並非不許郵奏民事也至廉范傳則云肅宗崩范奔喪敬陵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五

思益堂

緯文宜作緯天

於路時范為蜀郡太守且離城郭矣劉引證亦未全又齊獲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亦明帝時事足證光武一時權詔非為定制故肅宗時已不奉行考古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見左傳定公十五年然在春秋時已不能行後世疆臣出境非詔不行朝廷以疆事為重更不令行奔赴之禮矣

明帝兩諱存一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壽昌案東觀記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

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范史直書曰諱莊而不載其原名者以陽字不能兩諱且於建武十九年本紀內已書改名莊也

同產應屬同父說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壽昌案子已子同產同父兄弟同產子同父兄弟之子也若如注云同母兄弟豈同父異母不得為同產乎

朝陵始於明帝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又云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壽昌案此天子上陵之始也本書禮儀志補注云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六

思益堂

為司徒掾到陵謂人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禮始為可損今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太傅胡廣謂然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壽昌考古不墓祭一言邕於禮經必有所受今不可考矣第考史記武王上祭于畢注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孟子東郭墠間之祭者禮記子路謂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是自周以來墓祭皆有徵魚參謂孝明甚違古不墓祭之義是泥古而未詳稽於古也

玉杖非王杖

明帝紀永平二年注扶玉杖惠棟補注云當作王杖壽昌考周禮伊耆氏掌王之齒杖鄭注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今

時亦命之爲王杖此惠補注所本也然案章懷注是引續漢志志本文實作扶玉杖不得以禮鄭注強改續志原文也本書禮儀志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玉杖凡屢見華嶠後漢書嘉平中袁逢爲三老錫玉杖亦不作王杖

李躬桓榮

永平二年詔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袁宏後漢紀詔五更桓榮以尙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榮傳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尙書授朕十有餘年詩曰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七

思益堂

內侯食邑五百戶詔書三處微不同惟本書及袁宏皆稱食邑五千戶東觀記云五百戶疑東觀記得實觀前書張禹傳成帝卽位徵張禹鄭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後禹拜相封安昌侯始益封四百戶此皆以帝師封關內侯無食邑數千戶之證也胡三省疑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惠棟補注謂是省文壽昌案非省文榮授帝經十餘年自有師傅之恩故特封之不能及躬至祿養終身則詔并逮躬矣躬常山人見東觀漢記本書無傳

四姓小侯

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云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壽昌案曲禮庶方小侯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正義云小侯謂四夷之君爲牧者也樊

郭陰馬四姓侯俱拜國封爵與列侯等非四夷比與注引禮記義不合小侯疑是幼少之稱論語皇侃疏小童幼少之目也書康誥小子封孔傳云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正義云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此稱小侯義亦如之立學校置經師正受教訓之事也蓋帝以二年陰豐殺其妻鄭邑公主因慮貴戚子弟失教無學動罹禍敗故特爲勵學置師俾明理道年長者無可教擇其幼少而應嗣侯者教之故稱小侯也馬援子防傳云防子鉅爲常從小侯注以小侯故得常從也時防封潁陰侯鉅無爵也又云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益知小侯爲未冠前侯家幼少之稱也

五步不誤

十八年無得起墳注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八

思益堂

爲小厨財足祠祀永樂大典本同劉攽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理當作尺壽昌案從三丈句絕則於五尺外爲小厨意亦可通不必作尺考步亦是長短之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列子湯問不盈數步釋文同知步長於尺也

賈貴人

章帝紀母賈貴人壽昌案帝王世紀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范史書賈貴人於后妃傳詳載爲南陽人且稱於馬太后既崩迺策加貴人賜金帛等物則所稱母姓祕不出者或尙是明德臨朝時人不敢言耳又案明德傳中云賈氏爲馬后前母姊女則賈於馬固私親鑿鑿可據

錄尙書事之始

其旨意為太傅融為太尉竝錄尚書事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惠棟補注云陶藻職官要錄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羅泌路史引書孔傳云大麓即大錄桓譚新論以為麓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羅萃曰錄尚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為始于張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爾壽昌案注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是亦云張子孺止領尚書若錄尚書則由此始章懷注并不誤惠氏自誤讀耳又案范史以趙憲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意在融前不得置憲而單舉融且後此錄尚書事者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九

思益堂

皆太傅此之拜太傅者止是憲而非融羅萃云自牟融始者亦誤通鑑注引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案沈云漢東京下應云自章帝後始合明帝嗣位尚無此制也

雅應作予 章帝紀正雅樂 殿本考證云雅來本作予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文選東都賦作正予樂五臣改作雅樂壽昌案毛本作正予樂考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改大樂為大予樂注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以改之東觀記作詔引尚書璇璣鈴云其改郊廟樂為大予樂毛本作予字是也

白虎通

建初四年紀十一月侍中滄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注今白虎通壽昌案隋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舊唐書藝文志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新唐書志白虎通義六卷班固等撰班固本傳天子會諸侯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據本紀當名白虎奏議此注云今白虎通與隋志同無撰人姓名是也凡官書自古以官崇者領銜書名時固官元武司馬不能與侍中並列故本紀無名而傳特詳之後世以白虎通德論當白虎通殆非也

注大雅應作周頌

七年詔肅雍之臣辟公之相注詩大雅曰有來雝雝云云惠注引逸齋詩補傳曰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為雅耶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十

思益堂

雅頌皆嘗亂矣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得所賢復欲亂之耶壽昌謂此注大雅二字或出一時誤寫勘正作周頌可也似不必發此大議論

徙江陵王下不應增入廣平王

元和二年夏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 殿本考證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句下云何焯校本增廣平王羨為西平王八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壽昌案廣平羨為西平王是建初七年正月己未事先乎此已十年明載紀中何氏誤增於此考證家懌於何氏之博遂誤存其說亦未暇讀范史原文耳

劇易

欲親知其劇易劇易惠氏謂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也壽昌案此說非也劇難劇易

讀如本字作去聲言易也蓋欲知民俗之艱劇與平易也觀太公六韜曰知人饑渴習人劇易則劇易為對待字可知不當如惠氏云云也考三國志呂蒙傳孫權云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亦以難易為言

正月誤二月並三月

和帝紀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壽昌案前章帝紀正月壬辰帝崩此作二月誤又壬辰至癸卯僅十二日安得云三月癸卯知三字亦誤也

界字義同訖

界惟人面壽昌案界承上殊俗方表而言凡中外疆界所極俱以界統之人面猶人類即凡有血氣者之語也章和元年詔作訖惟人面此作界為人面訖即聲教訖于四海之訖亦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徒非從

永元元年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劉攽日案遷徙者不可投之塞外明此徙字是從字壽昌案此皆刑徙非遷徙也玩下語自明劉氏說誤

磬誤磬

永元二年遣副校尉閻磬討北匈奴案磬字殿本監本俱作磬實憲傳西域傳作整整因磬音同而譌磬因磬字形近而譌也毛本作磬為是

宋由即宋繇

四年太尉宋由坐黨憲自殺案章帝紀元和三年宋由作宋繇繇本古由字此傳寫參差也袁紀作宗由宗近宋字故誤

也考由為宋去弟嵩之子見宏傳

錄尚書事注誤

大司馬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注錄尚書自牟融始也壽昌案牟融當作趙憲說見前考憲傳云錄尚書事融傳云與憲參錄尚書可益證注之誤

幸洛陽寺錄囚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官而澍雨東觀記云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官而澍雨無收洛陽令一事袁紀云七月京師旱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錄囚徒於是大雨考酷吏周約傳永元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時紆官司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錄校尉也張奮傳永元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奮口陳時政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知紀所云洛陽令是陳歆司隸校尉是周紆也

貢荔支始自漢

元興元年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壽昌驛貢荔支不知始漢何時史曰舊則非自和帝始可知帝省後不知何時復置唐子三十卷不傳

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羅泌曰唐羌本名羌後人惡其僭而改之壽昌案據史則其人亦上流所著唐子三十卷必有可觀惜其書久佚不傳也又案前漢已有章有郁堯舜禹湯尤為僭也漢初周文亦合名姓而僭稱之

詔中禮字可省

殤帝紀朕且權禮佐助聽政考證云禮字疑有誤宋本無禮字亦不成句姑仍監本壽昌案毛氏承宋本亦無禮字似為得之就文義亦復諧不必定四字成句也

史書本五十五篇

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王鳴盛曰案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壽昌案藝文志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七章秦相爰歷秦車李斯作高作趙博學秦太史令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案此正安帝所學之史書也五十五章與注

正合文字雖多取史籀但當云倉頡篇不得竟注為史籀之書也王以上五字為衍亦誤前書藝文志注史籀大篆十五

後漢書注補正

卷十

十一

思益堂

篇建武時亡六篇則此時籀書僅得九篇清和王慶傳帝生母左小娥善史書此帝學所本也

八月下應書辛亥

安帝紀八月殤帝崩壽昌案八月下應有辛亥二字緣帝是當夕即位癸丑作策命是越二日也

八月事未列九月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又九月庚子丙寅壽昌案由下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逆推之則此紀月日多舛互計八月當為癸卯朔即中有小盡三月則當為丙午朔癸丑為初八日丙寅為二十一日不得到九月疑九月字有誤故庚子辛丑已未日辰顛倒錯出也

庚子辛丑已未誤出

九月庚子辛丑已未壽昌案此三日以日麻推之皆誤也考殤帝崩日為辛亥越二日癸丑策命安帝辛亥至庚子凡五十日九月庚子在先即不能有丙寅且庚子辛丑後更安得有已未也庚子辛丑疑是庚申辛酉之誤已未則全誤耳

賜河南尹誤

永平二年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壽昌案鄧皇后紀云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被誣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則安得有賜河南尹及官屬等事耶此紀誤宜從鄧后紀

三年喪服廢置

元初三年冬十一月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而建元元年冬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相距不過五年也考劉般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議者謂不便劉愷獨持論太后從之陳忠傳云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

後漢書注補正

卷十

十一

思益堂

忠上言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丞布等奏以為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忠復執爭宦豎不便之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即此事始末也迨桓帝永興二年紀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永壽二年正月聽中官得行三年服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相距不過四年也至是終漢世大臣喪服之制遂廢不講矣

乙酉日誤

延光四年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壽昌案乙酉疑是乙亥之誤既以辛未定策立之恐不能遲至十五日始即位也

少帝不書崩

十年辛亥少帝薨案少帝雖即位八月未御殿謁廟歿葬以王禮故不書崩也

丁巳為初四日

順帝紀十一月丁巳壽昌案延光四年十月辛亥少帝薨據孫程傳辛亥為十月二十七日丁巳距少帝殂七日程等於十一月二日謀立帝四日夜遂迎帝即位其十月為小盡越四日為丁巳也時太后秘不發表閉宮門自守故虛帝位七日

黃尚字伯河無脫字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五 思益堂

三年黃尚為司徒注黃尚字伯河南郡邛人也侯康後漢書補注續云周舉傳作字河伯此脫一字壽昌案此侯氏誤讀也尚字伯河河南郡邛人也向即為南郡屬縣非屬河南郡周舉傳伯字上行一河字也今殿本已刊正侯所據尚是誤本

東城不入續地志

質帝紀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注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王鳴盛云東城縣屬九江續志無此縣今據此紀及志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壽昌案續志以順帝朝版籍為斷此或先已并省質帝後又復之故續志無此縣也漢末如此者甚多

漢官無儀字

本初元年各令隨家法注漢官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壽昌案漢官本書名無儀字隋書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又見前書本書續志補注及唐六典諸書所引若應劭所撰漢官儀十卷別一書前書宣帝紀顏注引丁孚漢官北魏書元子思傳有云蔡氏漢官則是蔡質漢職儀外又有漢官一書也

博陵郡

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注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壽昌案博陵前漢蠡吾縣屬涿郡本初元年桓帝追尊皇考蠡吾侯翼為孝崇皇陵為博陵新唐書地理志博野下云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為博野是博陵先置縣四戶一萬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考安平南深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共 思益堂

澤饒陽皆屬安平國惟安平屬中山則紀云分中山者僅此一縣或晉之博陵郡別有省併耶漢博陵太守孔彪碑為靈帝建寧四年立碑陰有故吏博陵屬之博陵縣某高陽縣某是博陵縣外又有高陽無饒陽又案晉地理志序云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注云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都陽廬陵檢郡國志并無此六郡名高陽為河間屬縣都陽廬陵為豫章屬縣高陽為合浦屬縣博陵即蠡吾縣地志之版籍斷自順帝止桓靈以後廢置皆未載僅博陵改郡一見於此紀耳晉志博陵郡外有高陽國注云晉武置南安郡注云漢置都陽郡廬陵郡高涼郡皆注云吳置皆承漢末之制也

左官祠老子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官之若縣祠老子壽昌案官已封

上蔡侯上蔡屬汝南郡時信之弟左敏方為陳留太守苦縣屬陳國與陳留上蔡皆接壤故特遣左信以便其游省也

黃龍見衍見字

已西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壽昌案續五行志無黃龍見但云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則黃龍是殿名見字為衍也又考志云靈帝中平二年南宮雲臺災延燒嘉德和歡殿是嘉德先為署靈帝時稱為殿也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偽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

靈帝紀中平六年八月司隸校尉袁紹收偽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案五年正月永樂少府樊陵為太尉六月罷二年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三年相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思益堂

由司空為司徒五年罷此時何進以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進被殺中常侍張讓段珪矯詔以陵為司隸校尉相為河南尹紹與叔父隗又矯詔召陵相斬之大亂之際政令無常皆係矯詔特袁紹事幸成遂目陵相為偽耳

殺應作弒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案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宏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此三殺字皆宜正作弒史筆之嚴全恃此字不得以古殺弒兩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

一歲三赦

初平三年五月丁酉大赦天下袁紀作丁未通鑑考異云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

月必無赦也壽昌案五月再赦范史必非誤時賊臣造亂政令不自朝廷雖允有不再赦之言惟擁兵在外何難矯詔故五月大赦六月己丑復大赦天下是時詔從李傕出允亦何能止也一歲且三赦矣豈止再乎

初置即是復置

建安八年冬十月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案立冬迎氣於黑郊本後漢禮章帝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以馬防奏請也後以亂廢至是復行之本紀又云初置司直官案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舊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是皆廢而復置史書曰初猶前書宣帝紀長樂宮初置衛尉亦是復置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一 思益堂

斬其蹋頓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注蹋頓匈奴王號何焯曰其字應衍壽昌案其字未可去蓋注明云是其王號若去其字轉於文義不顯

曹操書薨不書崩

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三國魏志書王崩於洛陽案此書薨者范修後漢書陳書崩者修魏志也體例既殊載筆自異

官備不應作官備

皇后紀序汲古閣本作官備七國 殿本監本俱作官備壽昌案注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云云則作官備七國為是

案麻

光烈陰皇后紀卽案麻明旦日吉壽昌案古者以卜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麻書具載不煩占筮也禮儀志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漢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日視麻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卽此紀所云案麻也觀反支歸忌等具本書各傳注載最明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思益堂

絕竇氏婚

明德馬皇后紀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壽昌案絕婚而求進女此事似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竇至是始絕之耶馬氏各傳不聞與竇他有婚姻事

賈貴人傳末考證誤附於馬后傳

歲給二十萬足矣考證歲給二十萬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壽昌案此十一字在此句下殊不可解細案前後文乃是下篇賈貴人傳末之文賈貴人傳於賜錢二十萬後便無究竟蓋諸史並缺後事故不知所終云云觀惠氏棟補注可見 殿本考證誤置諸此殆因此賜錢二十萬與賈貴人傳末之錢二十萬之文相蒙而誤付刊時偶未精審耳

新平主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已過案顯宗十一女中無封新平者或後改封也若諸王家主太后何至引為已過

賞以財位

賞以財位何焯云位字疑壽昌案無疑也財是錢幣位自是官位所謂爵賞也如馬廖馬防之加特進馬嚴之拜將軍長史皆在太后時

息耗

實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壽昌案大戴記易本命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生也耗損也卽盛衰意注訓善惡微隔下意難問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思益堂

和憲鄧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壽昌案注意隔下意猶禮下氣怡色之謂也難問辨難詰問也

咭應音是

湯夢及天而咭之注咭音是壽昌案正韻善指切音視與砥同管子地數篇十口之家十人咭鹽莊子人間世咭其葉則口爛而為傷荀子彊國篇是猶伏而咭天注皆音是此紀中語正與荀子同又集韻音黠廣韻同鼻息也博雅息也又集韻胡化切音吳與話同言也音義俱與此異

宮掖用紙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案蔡倫造紙在永元年間元興元年始奏上此在元興前已流用於宮掖少復用札矣

塞應作憲

崇晏晏之政注尚書考靈耀曰文塞晏晏壽昌案攷靈耀文
憲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邽壽傳傷憲晏之化注
引鄭注云道德純備謂之憲寬容覆載謂之晏此注塞作塞
古今字異也充作憲為是 殿本監本俱作文基晏晏非是
祜應作祜
而薄祜不天壽昌案薄祜之祜宜作祜或以避安帝諱而改
也今 殿本監本俱作祜

匡皇后

孝崇匡皇后紀乃就博陵尊后為孝崇皇后案后始制於梁
太后繼復為梁冀所制雖子登帝位始終未得供養於京師
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三

思益堂

長社益陽加封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案二主是孝崇匡皇后之女也因桓帝
立而加封縣主

鄧后以酖自殺

桓帝鄧皇后紀八年詔廢后以憂死案五行志云二月癸亥
鄧后坐酖上送暴室令自殺則非但以憂死也

父諱武

桓思實皇后紀父諱武王會汾曰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
句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
照从宋本刪顧炎武曰諱字衍今案明監本各舊本俱有父
諱武三字惟 殿本無之蓋照宋景祐本刪去且本兩家說
也壽昌案此諱字非衍是因上有諱妙之諱字隨筆誤書未

及改正若謂因下有太后父大將軍武云云此處不復須注
則此三字在前正以立案也更不宜刪

從會孫

宋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會孫也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
從會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壽昌案母之姊妹稱從母子
稱從子其會孫輩行亦可稱從會孫猶今俗婦稱母家之姪
孫姪會孫無異稱不能於其中加一父字也惟但稱會孫則
無有姓宋者耳

何后書弒

王美人傳董卓因進酖弒而崩壽昌案此書弒益徵獻帝紀
書殺之為傳刊誤非范氏原書也

王美人應稱靈懷皇后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四

思益堂

王美人傳於是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葬文
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章帝陵恭安帝陵也據此應稱靈懷
王皇后不比賈貴人虞美人俱未追尊置陵也而安帝生母
左小娥無傳僅附於清河王慶傳中數語稱左姬而已

景初是景元誤

獻穆曹皇后紀魏景初元年薨案景初是魏明帝紀元后尚
存常道鄉公紀元為景元后實薨於其元年

公主兩條

顯宗十一女傳皇女惠永平十七年封武安公主安帝尊為
長公主壽昌案來歷傳延光元年尊母為長公主是殤帝
卽位紀元非安帝
和帝四女傳皇女利元年封臨穎公主案下降賈建時已在

安帝元初元年封臨潁長公主

齊宣誤梁惠

劉聖公傳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案梁惠應作齊宣

卒吏

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劉放曰案東當為史說見上壽昌案赤眉當日不過羣賊耳其稱名隨意創造未必定諸漢制卒吏之稱宜亦有之觀下號曰牛吏尤為吏字實據豈可亦曰牛史之誤耶

識命

王郎傳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壽昌案識命者若今所謂算命人王郎自詭明星辰故引李曼卿以自重也章懷注似誤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五 思益堂

郡字不可去

劉永傳遂招諸郡豪傑 殿監各本無郡字案下永署沛人周建等為將帥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彊為將軍又拜東海董憲為漢大將軍皆諸郡也似有郡字為是

龐萌傳應另書

龐萌附劉永傳後不提行別書 殿監本俱提行且有龐萌傳三字題目毛本誤

駁馬少伯

盧芳傳其中有駁馬少伯壽昌案駁馬恐是胡人一種如前書地志白馬氏羌之類觀下率種人反叛可知或謂賊之譚號如銅馬青犢之稱者非也

有國

王劉等傳論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放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壽昌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為非有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劉氏添經字亦是常調無味

同時三李育

隗囂傳殺莽鎮戎大尹前書王莽傳鎮戎大尹李育即此被殺者也公孫述傳有李育為將軍後降光武儒林傳李育曾事東平王蒼永平初年人凡三李育先後同時

軍師

平陵人方望為軍師案軍中立軍師之名始此是後凡行軍皆有軍師方望甫至而囂業成更始二年望辭去而囂遂敗使望稍留囂不至降更始而背光武也望一去不再見其識似高於范增借其後以佐孺子嬰起兵敗而誅死不得其終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六 思益堂

土作

隗囂傳窮極土作劉放曰窮極土作案文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壽昌案土作即興造土木之意舉土以該木也禮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

巨應音頗

帝知其終不為用巨欲討之注巨猶遂也壽昌謂常解不可為巨此或作頗解亦可因時尚遺書喻旨未遽討故不為遂也

父任宜先敘

公孫述傳哀帝時以父任為郎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子舍人遷為郎庶任字為有根侍御史亦不能即任子為郎也

關西字宜重

公孫述傳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放曰案文多兩關西字壽昌案關西重兩字屬下句必不可少時延岑據漢中關西之地若但云所在破散則疑漢中亦在破散之內矣故必加關西字以別之

殤作場非本注

齊武王續傳子殤王石嗣注殤作場劉放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蓋是場字壽昌案殷本監本俱無殤作場三字注毛本有之是因劉氏刊誤而後人加之也何做傳仍作齊殤王注亦作殤不作場知舊本固如是也

鼠應作鼠子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七 思益堂 城陽恭王祉傳免歸國注鼠何敢爾壽昌案據語是晉太守之辭鼠下應有子字三國魏志王允曰關東鼠子欲何為耶駁車志陸士衡詈盧充曰鬼子敢爾語氣正同

劉失職

泗水王歙傳茂自號劉失職注續漢志茂自號為劉先職壽昌考 殿監各本正文亦作先職獨毛本作失職疑毛本為是若本是先職則注何必更引續漢志以見異同乎

下辨縣名注不誤

順陽懷侯嘉傳還軍河池下辨注下辨縣名惠棟補注云武都下有下辨道班固曰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為縣名非也壽昌案前地志云下辨道續志作下辨無道字虞詡傳自沮至下辨是後漢時已去道字矣且稱道字亦即縣名為武都郡

屬縣之第九尚有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皆縣名皆屬武都也惠氏既引班氏邑有蠻夷曰道之言是已明指為邑乃謂注為非殆亦偶未照也又案百官表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邑字屬上讀惟續百官志云縣有蠻夷曰道非班語惠亦誤引王鳴盛引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謂續志脫去道字愚謂後漢用前漢地名如崔駰涿郡安平人此是前漢地志若後漢則安平屬安平國矣博陵太守孔彪碑崔烈為博陵郡博陵人桓帝前無博陵郡續志並無此名也即安知非碑刻隨筆乎

平氏長公主

來歷傳子定嗣向安帝妹平氏長公主案平氏是清河王慶之四女名直得王女皆封縣稱長公主以安帝即位所封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八 思益堂

窮日

鄧禹傳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案六甲以甲子始周行一而至癸亥止故謂為窮日禮月令日窮於次月窮於紀亦歲終云窮也

舞陰長公主

褒向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案舞陰為清河王慶之次女名別得

隈諸侯

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謂隈諸侯也劉放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假事在

獨斷也壽昌案諸侯位特進者稱特侯見本書禮儀志侍祠侯又見張奮劉般等傳又般留為侍祠侯還為朝侯百官志注引胡廣制度曰是為猥諸侯不云作猥也限猥猥通用古今字也又案作猥似較合廣雅猥眾也

喪服

鄧騭傳安帝永初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及薨騭等復乞身引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騭等既還里居並居家次閭至孝骨立有聞當時案時值永初三年詔大臣行三年喪故騭上書得請而兄弟廬墓終喪貴戚中尤難得又案桓郁傳云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郁子焉安帝永寧中焉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奪服拜官周磐傳和帝時以思母棄官還鄉母歿哀幾毀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九

思益堂

滅服終遂廬墓側此皆永初以前事其載在漢碑者可隸魯峻以母喪乞身廬墓繁陽令楊君上虞長度尚皆以叔父憂去官此事度尚西鄂長陽弼以伯母憂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統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廣平令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歸凡此皆可補史之闕

白蓋

蓋白蓋雙騎門生輓送注白蓋車也案續輿服志云二百石以下白蓋又云近小使車赤轂白蓋此追捕考案所有勅取之車也又云其送葬白蓋已下灑車而後還

治理

治理有聲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之壽昌案前書循吏傳序故二千石有治理效

輒以璽書勉厲朱博傳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是治理兩字范即本於班也貢父偶未檢勘遂疑無治理並出亦殊疎舛

同門生

寇恂傳同門生茂陵董崇案同門生當為師門共學之稱論語包咸注曰同門為朋皇侃疏曰同處師門曰朋觀後恂好學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是崇必素與恂共學者也亦見王丹傳

苟生極死

寇榮傳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案苟生猶禮曲禮臨難毋苟免之苟袁宏紀極死作極死竊意與苟生字對舉似從極死為順極即孟子極之於所往之極書錄則極死再乃嗣與極死與嗣與皆對舉句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

十

思益堂

注引新序不合

臣聞晉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壽昌案異所引或他出古書今失傳也文法與新序異注引新序證此語而云義亦通則誤以異引新序而改其語矣恐非

忸怩

忸怩小利注忸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忸復為之也忸音尼丑反忸音逝壽昌案忸猶狃也亦慣之意今吾長沙鄉音尚有慣忸二字忸讀作逝殿本監本忸字从犬不從大又案此字應从犬从忸無度又左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杜注忸忸也足徵忸狃亦古字之相通者

橫被四表

橫被四表壽昌案前書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文選西都賦橫被六合與此詔所引同又前書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今尚書俱作光鄭注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是漢時亦作光案橫有光音前書橫橋注橫音光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二十

十一

思益堂

後漢書注補正卷三

莫府

長沙周壽昌學

吳漢傳及漢至莫府注莫大也壽昌案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崔浩云將帥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府字當作幕

大夫字衍文

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注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壽昌案大夫二字衍

勃亂

何意臨事勃亂胡三省曰勃與悖同壽昌案左傳其興也勃焉杜注勃盛也一作悖足徵勃悖古字通前書疏廣傳老詩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三

十一

思益堂

注詳惑也詩即悖也

從即縱

臧宮傳宮因從擊大破之劉攽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壽昌案劉說雖是不知從即縱漢讀原不分兩字也朱浮傳從圍城而不救言縱賊之圍城而不救也虞延傳賓客放從言放縱也又宗果以侈從皆是前書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游獵也是從讀若縱觀史記廣傳作將數十騎縱可知禮記欲不可從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此從擊即耿弇傳之伏兵起縱擊但傳寫稍異耳

大意

耿弇傳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案大意即大志也
度即渡

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壽昌案度卽渡也前書賈誼傳猶度江河亡維楫卽此度字下文弁度河王霸傳乃令護度皆是

兇懼

城中兇懼注兇恐懼聲音呼勇反案左傳僖二十八年曹人兇懼杜注兇兇恐懼聲音凶勇反正文用左傳字章懷音訓卽用杜注但節去一兇字

尊食

弁勅諸將皆尊食注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尊中食也案此亦用左傳僖二十八年秣馬尊食杜注早食於牀尊也注引音義同

先侯

耿國傳先侯愛少子霸壽昌案上疏應稱先臣其稱先侯殆後漢書注補正卷三思益堂爲護爵之故特稱侯以明之

追行喪服

耿恭傳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服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齋牛酒釋服案此卽後世百日穿孝之制也

喪服三年

姚期傳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壽昌案期服喪在西漢末年雖時不行三年喪而如期之能服喪亦爲鄉里稱重也

相侍

王霸傳而捕虜與吾相侍壽昌案馬武恃霸之援霸軍亦恃武之助故云相侍時武官捕虜將軍備猶防

祭遵傳當備祭遵壽昌案說文備猶慎也書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大戴記小辨篇事戒不虞曰知備鄧曄傳無掩人不備備猶防也言慎防之也亦作避鮑永傳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是也

奇衣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壽昌案奇衣卽禮記之所謂異服也左傳龐奇無常杜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

五經大夫

奏置五經大夫考續志有五經博士祭酒秩祭酒秩六百石無大夫或奏而未行也一稱學官祭酒見劉寬傳又蘇竟傳云爲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書祭酒

後漢書注補正卷三

存見

存見夫人室家案謂帝臨存而召見之也前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本書馬援傳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頭首

祭彤傳斬送頭首壽昌案頭首其首之首也頭卽下所云賊之魁帥也凡長其曹曰頭唐書儀衛志十二行仗頭皆一人百官志勳官以疆幹者爲番頭兵志又領以都將曰都頭此頭字可類推後世猶有頭人之稱

旅卽膂

王梁傳旅力旣愆壽昌案旅力旣愆引秦誓語注从孔傳訓旅爲衆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

麻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是旅
呂音義同也說文呂部云呂鬻骨重文作鬻云篆鬻文从旅
从月鬻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鬻強則身健此良
士頭已白故不强案王梁既乞骸骨必年已老則旅从鬻訓
尤宜

張立字誤

網羅張立之情立字下注一作立案時隗囂遣辨士張立游
說光武察立所說而以璽書詔融故有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網羅云云此立字可正作立無庸注也

內黃公主

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壽昌案世祖五女無封內黃者俱載
所適亦無適寶穆者或如泚陽爲東海王女此是他王女遺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三 四 思益堂
其父名耶漢制王女亦稱公主惟封鄉亭不封縣而內黃泚
陽皆縣名東平王蒼傳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
女爲縣公主是也

寶勳被誅

勳亦死洛陽獄考寶固傳云父勳被誅馬嚴傳奏言寶勳受
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而此云死洛陽獄殆議罪應誅未及
服刑而先死獄中也

匈奴河水

至匈奴水上劉攽曰案匈奴水多一奴字前書匈奴去合
居千里壽昌案前書匈奴傳云出合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功臣表趙破奴傳俱作匈奴河將軍其偶稱匈奴者省文也
劉說不確

上德

昭銘上德注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壽昌案
上德君上之德也上云紀漢威德下云熙帝載兮振萬世皆
是此意銘功而歸美於君體裁應爾注意非是

馬卽莽

馬援傳曾祖父通以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伏誅前書作莽
何羅是也惠士奇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文通說者謂
明德后惡之改字爲莽非也壽昌案武帝至後漢光武初更
八帝將一百五十年而馬通至援尚止四代恐其世系尙有
未確至馬易爲莽本前書武帝紀注孟康說胡三省注通鑑
引之檢前書武帝紀征和三年昭帝紀始元二年西域傳下
卷俱作馬通則孟說自可信惠駁之非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三

五 思益堂

備人

如備人形案備字 殿監各本俱作偶非也玩注訓與音可
知

反復勝

如卿言反復勝耶壽昌案竊始聞帝不如高祖意必喜之今
聞其所不如乃如此故曰反復勝耶言若如所言不反復勝
於高祖耶何焯曰高帝曠字誠非世祖所希若吏事則王莽
以吏不賦祿侵牟小民又法令數更不知所守因以致亂不
得不先致意高帝時則天下方苦秦法網之密宜一切且從
闕畧亦各因其時耳子案義門先生此說雖正論而伏波當
時措詞意正不如此伏波特作此抑揚語以散動其說不
如高帝處正帝之勝處若真謂不如豈不喜飲酒亦不如高

帝之喜飲酒為勝耶故嘗亦明此意乃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伏波聞言後不再置辨意亦了然

復塞外侯王號

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壽昌案塞外各侯王君長新
莽時皆貶其位號故援皆奏復之

重蒸

壽氣重蒸劉攽案文重當作蒸壽昌案重蒸言下潦上霧兩
重相蒸也不必改熏

故字不誤

馬嚴傳習騎射注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云云劉攽
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壽昌

案東觀記原文四年叔父援乃將嚴西云云嚴從其故門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三 下 思益堂

云云俱主援立說其字即指援之故門生也注係截引故
字句微闕

罔養

更共罔養注罔養猶依違也壽昌案罔養猶混養也毛詩中
心養養孔疏云養養然不知所定即此注訓依違之意

馬續成天文志本傳不載

續字季則案續奉詔繼班固成漢書天文志見曹世叔妻傳
而此傳反不載

舉善而教

卓茂傳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案風俗通汝南太守歐陽歙下
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魏志徐邈傳詔曰舉善

而教仲尼所美顧劭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知漢魏以來讀

論語法師承皆如此

伏湛疏引詩語

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
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
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侯時而動
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壽昌案湛之祖理受齊詩學於匡衡
湛少傳父業此應是齊詩說也與毛傳義畧同惟毛傳仇匹
也鄭箋云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
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正義云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
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似箋傳意微異伏引詩作弟
兄與方為韵必齊詩如此毛詩作兄弟陳奐毛詩傳疏亦改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三 下 思益堂

東修

自行東修訖無毀玷壽昌案前書王莽傳曰自初東修師古
注曰東修謂初入學官之時蓋漢時必年十五而始入學官
也故注云年十五以上

殺應作弒

曹操殺后案后伏后殺字應改作弒

殺應作篡

伏隆傳乃者賊臣王莽殺帝盜位案殺字應正作篡
司徒應有大字

祭茂傳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案建武二十七年始稱

司徒去大字此句司徒上無大字脫也馮勤傳司徒侯霸脫大字同

監非監伯

郭夏祖父監伯父游君并修清節不仕王莽壽昌案華陽國志曰監烏桓校尉是名監不名監伯也惠氏補注以伯字連上讀則以監伯為名恐誤

代本名世

趙熹傳長子代給事黃門壽昌案代漢官儀及和帝紀皆作世此唐時避諱而改人名也

王丹輕侯霸

王丹傳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壽昌案君房侯霸字霸為侯淵族子仲回之輕君房豈以君房之族父曾為大常侍與後漢書注補正

石顯等同流而君房又以此任子出身故不屑與之交耶

軌同究

杜林傳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注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案此在左傳成公十七年軌即宄虞書冠賊姦宄史記作冠賊姦軌集注鄭氏曰由外為姦在內為軌周禮秋官司刑鄭注同但軌作宄耳

買符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真符也壽昌案符豈可以偽為若非真符必致犯法丹豈肯蹈之買符是以錢向官吏乞請得之注謬

公孫拔非枝

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之

謚也 殿本他宋本俱作公孫拔此與監本皆作公孫枝非是宜改從拔案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衛大夫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君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亦云衛公孫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尚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孫文子朱註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為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訛又云案此疏中作枝尤誤壽昌案 殿本考證引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以證作拔不作枝奇齡平日專後漢書注補正

鄭均傳

後漢書鄭均傳兄感其言遂為廉潔下云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壽昌案此處無兄卒二字於文義不足東觀記日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章懷注引之義較顯然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又惠補注引通典太宗以嫂叔無服侍中魏徵等議曰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案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眾漢書也壽昌案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

廬則事嫂必冠語相合而是馬非鄭蓋魏徵等仍引鄭均事
隨筆點綴微有誤補注可不必引也

注引謝承書有誤

趙典傳典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賜印綬謚曰獻
侯注引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等謀共誅中常侍曹
節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壽昌案傳敘病卒後弔祠贈謚
則典必非下獄自殺謝承書誤也

傳注俱有誤

蘇竟傳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
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尙書祭酒壽昌案傳云竟
以明易爲講書祭酒是當講易非講尙書也前書王莽傳六
經祭酒各一人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俱無蘇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三

十

思益堂

竟名且莽置祭酒已在新室時非平帝世此傳與注恐有誤
馮豹事與東觀記微異

馮豹傳後母惡之常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東觀
記云後母惡之常因豹病夜卧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
此蓋各逐所聞書之記載本書微詳耳

避二鮑語

鮑永傳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案太平御覽三百
七十引漢書原脫鮑永辟鮑恢爲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斂手
避二鮑東觀記作詔策曰貴戚云云壽昌考本書作帝語爲
是不得爲京師語尤不得有詔策

鮑昱乘駝

鮑昱傳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案廣博物志卷六十七司

隸校尉鮑宣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駝馬故京
師歌曰鮑氏駝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樂府詩集
卷八十五所引同本傳未及此事

祗悔

郎顛傳務治祗悔注祗大也顧炎武曰祗訓大非也惠棟曰
侯果易註云祗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
章懷之訓蓋本侯果壽昌案韓康伯注曰祗大也訓較侯果
尤明此章懷所本

戊亥爲天門

郎顛傳涉歷天門災成戊已注云戊亥之間爲天門也傳又
云詩記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
聽注云天門戊亥之間乾所據者劉攽於成戊已句云戊當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三

十

思益堂

作戊注云戊亥之間是也壽昌案劉說誤戊爲戊已當作何
解也顛奏便宜七事在陽嘉二年爲癸酉下卽爲甲戌乙亥
故云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其云
成戊已則指戊寅已卯必成災也無單改戊字爲戊之理
薦黃瓊李固語皆誤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云臣伏見光祿大夫黃瓊又云瓊入朝
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又云復怪其不時遷任
考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通鑑永建二年以瓊爲議郎
永建二年至陽嘉二年只七年瓊拜議郎卽遷尙書僕射何
煩顛薦其生平亦未爲光祿大夫誤一也瓊拜官已先於顛
七年而謂入朝日淺誤二也瓊是時年尙壯亦無家難而謂
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誤三也瓊官議郎後卽遷擢並未降官

去職而謂其不時遷任誤四也至云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考固傳陽嘉二年公卿舉固對策時以固為議郎出為廣漢雜令是更無用顛薦而奏求特徵何也此傳語多有誤

郭解有後

郭伋傳高祖父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疎至此壽昌案此說非也解雖云族不過一時官刑不必盡殄其苗裔且以解當時豪俠必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所見藏書必多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疎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

一介

杜詩傳本以史吏一介之才注書曰如有一介臣也壽昌案後漢書注補正卷三 惠益堂 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瓛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云介纖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唐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即此似不宜引一介臣

儵應作儵

樊儵傳儵字長魚劉攽曰儵當作儵以其字與其弟名鮪合之作儵無疑壽昌案東觀記本作儵不作儵

舉孝廉限年法

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壽昌案後順帝陽平初年尚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賤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班下郡國皆本樊儵之此言也當時儵此言顯宗

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尚不行

彬梵衍彬字

以次彬梵為郎案下止云梵字文高無彬字東觀記同是明衍彬字蓋林旁涉梵字頭邑涉郎字旁而誤也

準唐本一作准

樊準字幼陵注準或作准是唐初已出准字或謂宋避蔡準冠準諱始用准代準稱平准務者非也案呂氏字林久部准平也與準同漢桐柏准源廟碑准則大聖是漢已出准字又不止樊準之名然漢碑中省俗寫頗多不可據即桐柏碑中奉祀齋絜之齋字亦字書所無所謂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准字郭忠恕佩觿古今韻會皆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准廣韻集韻並云准俗準字而正韻軫部准準兩字並後漢書注補正卷三 惠益堂 存則以准即準之重文也

華首

樊準傳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注皤皤白首貌也又注華首白首也壽昌案今書作番番不作皤皤皤訓白華不得又訓白明華為黑白相雜之貌所謂蒼髮也禮玉藻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陳蕃傳蹇愕之操華首彌固注引新序齊宣王對閻邱印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故世亦謂之華顛

自多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壽昌案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

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十一

惠益堂

豕白頭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壽昌案文選白頭豕李善曰未詳蓋此是俗諺也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記即此書語案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云至今驗之猶然也

自捐作自損

自捐盛時 殿本考證監本作自損日知錄日損當作捐今從改壽昌案文選作捐毛本此傳亦作捐不始於顧氏之日知錄也

朱浮傳論

朱浮傳論追感賈生之論注引賈誼曰云云末云焉得長者之言哉注引前書龔遂傳語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

議諷為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云云又云焉得長者之言也意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循吏傳序曰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故朱浮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畧同也壽昌竊意此惜浮之明於料時事而不能保身也若使得如龔遂有王生為之畫策使天子得稱為長者之言安得卒搜帝怒而死也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注意不顯惠說亦誤

鬚剔

馮劬傳皆自鬚剔說文髡與鬚同髮也類篇鬚剔也剔說文解也音惕

獲嘉長公主

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十一

惠益堂

椽吏作史

柱尙顯宗女獲嘉長公主案獲嘉顯宗長女名姬柱劬子也虞延傳延率吏椽史殞於門外劉攽曰案郡有椽有史總名為吏此宜為史壽昌案 殿本因此遂多出一吏字且改下吏字為史也毛本作率椽吏無上吏字是舊本無誤也

王況

司徒王況辟焉注引謝承書云云考證案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謝承書誤壽昌案此是何氏焯引困學紀聞卷十三之說考光武紀王況以建武二十七年薨謝書云永平十五年王況尙為陳留太守又云章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章懷兩引之而不明其非太疏而亦可見承書之未足信也

焦贛

鄭宏傳宏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案袁宏紀曰宏事博士陳留焦贛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贛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壽昌謂宏不獨為贛識拔贛之妻尤知之於先宜宏於既死後報其妻子也惟傳云宏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則贛應為會稽人袁紀作陳留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作太守則袁紀述其始傳述其後也

節去七語

梁統傳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壽昌案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竄下尚有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法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七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惠益堂 句本傳皆節去

開可

不宜開可案開啟也謂啟其端也荀子富國篇開其源即此開字意言不宜開嚴刑之端而可其奏也

若即或

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素若對之若即或也是今之所謂雙請

統奏不報

議上遂寢不報壽昌案光武紀建武二年三月特詔省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又詔出繫囚舉非犯殊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皆十二年以前事自梁

統陳奏雖經公卿駁議上寢其言然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

舞陰長公主

梁松傳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案舞陰名義王為世祖之長女

臨喪

梁商傳帝親臨喪案東觀記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此傳無作誄語

口吟舌言非口吃

梁冀傳口吟舌言注謂語吃不能明了壽昌案非口吃之謂也口吟口中喁喁私聽之不絕聲審之不成句傷寒論中所謂鄭聲也舌言言出口即斂不明白宣示所謂舍胡也皆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惠益堂 奸人相也

塞口

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注安慰放家欲以滅口壽昌案放呂放也為冀父商所親客短冀於商冀遣人刺殺之而又恐商知迺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為令注故云云然殺之則可曰滅口既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泯怨也注云滅口誤

檄

皆先到冀門檄謝恩案百官上冀稱檄者釋名釋書契云檄激也下官所以激邀迎其上之書文也

五年再殷

張純傳五年而再殷注引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云云惠

士奇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許氏說文以爲出於周禮殊不可解壽昌案許氏在漢時周禮古本尙存不能以今時所傳周禮概之也

持應作治

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壽昌案梁商傳注引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持字與此同蓋字本作治章懷避諱改作持治讀去聲故持亦非嫌名

奚斯頌魯

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壽昌案奚斯魯大夫公子魚也見左傳閔公二年毛詩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是本言作廟此本韓詩說以頌魯爲言則云作詩也自漢魏

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五 思益堂

以來主韓詩說者頗多揚子法言公子奚斯晞正考甫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故奚斯頌魯歌其魯寢文選兩注皆引韓詩曹植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頌魯宋鮑照河清頌藻披歌頌則奚斯之徒其見諸漢碑者度尙碑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嘆奚父之詩張納功德敘庶慕奚斯之善共論敘紀著休烈費汎碑感奚斯之義揚震碑故敢慕奚斯之追述劉寬碑有感殷魯述德之頌綏民校尉熊君碑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前勳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父之善張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揚統碑考斯之頌儀皆承襲此語用韓詩

康成傳有誤

鄭康成傳壽昌案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一語此不應出之康

成後見錢氏曝書雜記云考陳仲魚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祠碑云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之語相合今本作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乃刻之誤此一字關係先賢不小此善本之所以可貴而善讀者必須善校也又金石萃編卷七十六所載史氏碑文及阮文達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容始得去厠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耆夫得休歸常詣學舍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儒者之言也范史因爲父怒而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然案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詎康成而並誣蔚宗也

鄭益恩非死黃巾

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六 思益堂

元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壽昌案本傳建安元年康成後常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有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傳未云康成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案孔融傳董卓舉融爲北海相又云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案此初平二年事據傳云云益恩赴難當在此役時康成年六十五距建安初元益恩亡已五年矣何能康成七十時尙有書戒之若七十兩字爲六十外概辭則傳明稱建安元年且書中案之禮典便合傳家語正引曲禮七十曰老而傳之文惟案融傳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康成遣子益恩赴難或卽此

時范史誤袁譚二字作黃巾耳

鄭興西歸

鄭興傳與西歸隗囂虛心禮請劉牧曰案文少一囂字壽昌案劉讚作西歸隗囂故云少一囂字竊意與因東道不通故西歸耳若云西歸隗囂則是興自投身於囂又何待囂之虛心禮請且云恥為之屈也何氏焯亦云隗囂下疑當重一囂字說誤同劉氏

昭不必改招

昭速禍患劉攽案文昭當作招壽昌案昭明也言明速禍患也不必改作招速即有招意

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

范升傳升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壽昌案論語何晏後漢書注補正卷四

卷四

七

思益堂

集解引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此傳升奏記所引則以人不非間其父母為言章懷注就其說引而申之古人師授各殊故立訓亦異也與今行朱子集注義各有當何注所引陳氏當即陳羣

簡紙互用

賈逵傳賜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壽昌案簡是舊傳紙是後寫者自是遂多用紙而竹簡希矣

弟子門生

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壽昌案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見集古錄又案鄭康成傳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又有高業弟子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作鄭志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

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鎖乞收固屍此足證弟子與門生有別矣

弟子代師出妻

桓榮傳注引謝承書云云榮妻無子何湯以弟子代為去之而更娶壽昌案漢法以無子出妻為常律若在後世駭人聽聞矣又案漢時頗多夫婦之獄如馮衍兩出其妻黃允附貴出妻妻臨出對眾詆其穢行遂被廢終世范升為出妻所控被繫幾困於獄殆一時風氣使然榮之出妻或別有不得已非但以無子也

劉平孝母

劉平傳先敘平孝其母並不及父豈賊至時其父先已遁去耶其父既有避賊之地何以其母不隨去耶此時遭父喪不聞其母何在或已前死也

後漢書注補正卷四

卷四

八

思益堂

必給

江革傳莫不必給考證必給必當作畢壽昌案必給猶定與之無或與或不與者也似不必改畢字此蓋因第五倫傳內有莫不畢給之語故欲改從一律耳

汝墳詩註

周磐傳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案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云云毛傳亦云頽赤也勞則尾赤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云云說與韓詩同此可補注所未及

廣平相非太守

班彪傳父稚時為廣平太守壽昌案稚前漢書作稚廣平太守前漢作廣平相此作太守誤也漢哀帝時廣平為國非郡有相無太守

不記其字

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壽昌案不記字注於本文蕭曹陳平董仲舒之外引衛青張釋之之類亦未備他史具論最著者如韓信樊噲張蒼周昌即立時之李廣賈誼史記亦皆未有字也蓋古人稱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從補載非不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

察廉

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九 思益堂

後察司徒廉注察舉也司徒薦為廉王為汾云案正文又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隸舉為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壽昌案言察於司徒知其廉注云薦為廉亦薦其廉也若孝廉當云舉不當云察亦不得云薦也考前書敘傳班况舉孝廉為郎稱舉不稱察班彪惟云舉茂材無舉孝廉事若有之固不應脫此事不載足徵此是察廉非脫孝字也

執易秉

班固傳蓋清廟之光輝注引詩濟濟多士執文之德壽昌案今周頌文作秉文之德此注作執義同而字異蓋唐傳本與今不同考唐石經亦作秉不作執豈章懷時與開元又異耶下傳典引對越天地者注亦引詩作秉文之德不作執唐諱

炳秉與炳同音嫌名也唐於丙之字作景可證後注引詩仍作秉者或時未得悉避或是後人回改俱未可知又案章懷當日勢有難悉避者如後楊秉之類難改人名此外因遂有避有不避耳

載記

班固傳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壽昌案樂資山陽公載記晉書十六國載記史以載記立名本於此

許少秦成

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注未詳文選注同錢竹汀先生養新錄云漢書古今人表下中有許幼豈即許少乎壽昌案史記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夏實之勇注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十 思益堂 許慎曰荆成古勇士此疑以秦昭之秦字誤加於荆成故曰秦成也

漢行

示我漢行壽昌案示我周行即此句所本行字讀如本音漢作朝代解與周行解異孔安國論語注以周親作周朝解與此漢行同意毛詩傳於周道等句多作周朝解漢人說經喜從實處說蓋相傳家法如此

草昧

同乎草昧注引易曰天地草昧壽昌案今易作天造草昧荀爽注謂陽動在下造物於冥昧之中也鄭注造成也漢人無作天地者此注恐有誤

狷訓狂狷誤

第五倫傳不勝愚狷注狷狂狷也揚倫傳荀肆狷志注同壽昌案狂與狷是兩等人不能訓狷為狂狷也范冉傳以狷急不能從俗陰興傳豐亦狷急注狷疾也是也

枕杜

鍾離意傳藥崧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注杜音思漬反方言云祖几蜀漢之交曰杜壽昌案方言注杜郭璞音賜集韻亦作枕謂板施於礎上柱下者博雅亦書作朱云闕也機也此為近之於臺上枕門闌不必有祖几可枕也

公主無封侯事

東海恭王彊傳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小國侯注即婦人封侯也若呂須封臨光侯蕭何夫人封鄭侯之類壽昌案此注誤也漢制皇女封縣公主視列侯諸王女封鄉亭公主視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忠益堂

鄉亭侯彊長女泚陽公主適竇勳泚陽為縣視列侯故云小國侯也餘二女無考想亦封縣公主矣東漢並無婦人封侯之事後東平王蒼五女皆封縣公主亦異數也

輔將

東平憲王蒼傳辱汗輔將之位壽昌案文多稱輔相此稱輔將者時蒼自以輔政且拜驃騎將軍也故乞上驃騎印綬

少府給璧

朱暉傳東平王蒼正月朔旦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案禮儀志歲首朝賀公侯璧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又決疑要注曰古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漢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茲云公侯璧則無所為珪但有璧而已公侯三公之璧想皆自備惟藩王則由少府給之也續百官志少府掌中服

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藩王亦與中服御諸物等故少府所掌也東平王朝正當是章帝建初七年

當宜並用

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壽昌案古人多重文以申意如尚猶愈益豈況等類不可勝數即當宜並用亦不止此一處不必去也後何敞傳宜當克己以醜四海之心亦宜當兩字連文

張安世稱張子孺

朱穆傳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王愨竝謂張安世字子孺而邴吉名安世不名者章懷避諱所改也壽昌案王說為信觀章帝紀注張子孺領尚書事及本注益可知或謂上語遠則聖賢履之上世世字未避何也蓋太宗取名世民原相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忠益堂

手握兩語

傳有濟世安民之語故於安世名避之尤要不惜改正文也

太學書生劉陶等訟穆奏有曰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八字本書官者傳序即用此語

晏晏頌君無別

何敞傳敞奏記太尉宋由有曰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案書文思安安作晏晏鄭注引考靈耀云寬容覆載謂之晏漢人以頌君上屢見本書即敞上疏亦云陛下履晏晏之姿茲頌宋由如此因其時無語忌亦何不少加別擇也

挾同夾

挾切主壽昌案挾與夾同即夾輔之夾也本書劉陶傳挾輔王室亦作挾

關卽欒城

張禹傳會赤眉攻關城壽昌案關為前漢常山郡之縣屬十
二後漢改曰欒城建武初尚未改故禹祖況為常山關長

其下亦作其居

室廬相屬其下成市毛本其下作其居壽昌案居字亦有義
尤與室廬句相應也又注引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劉放日
案文多一守字壽昌意守舍是守田之舍卽守望相助之守
也

關登

張禹傳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注賜關登具物壽昌案史記
秦趙良曰持矛而操關戟登旁車而趨索隱亦作級胡三省
音俞此注賜關登具物殆賜護衛儀節之物與服志有關楮

後漢書注補正

卷四

十一

思益堂

車注魏文帝改曰關虎車又有鳳皇關戟注薛綜曰關之言
亟也取四戟函車邊朱一新云案關登當卽是駢駢駢駢後
馬遷報任安書任助秦彈劉整文內關茸皆作關茸說文選
附有駢駢字蓋卽關登之俗本書西域傳又有細布好駢駢
注引案釋名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
牀也案釋名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
音義卷三出駢駢字注云毛席也施之於壁因以名焉經文
卽駢駢也

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長沙周壽昌學

先人是先民改

張敏傳詩美先人詢於芻蕘案用詩語本作先民此唐避民
字諱改字注同

瞿然非懼然

袁安傳從事懼然而注瞿音九具反壽昌案袁宏紀及毛本
懼俱作瞿蓋瞿本訓驚視貌卽懼也若作懼注何必音九具
反也

從師二字不應刪

袁閔傳閔弟宏字劭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
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 殿本考證云案徒步師門卽從師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十一

思益堂

也復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壽昌案明監本毛本俱有從
師二字蓋徒步師門宏問業不欲以車乘往也從師不應徵
辟必其師亦高尚而宏從其不應徵辟之節也雖似一語而
實兩事不宜刪去二字

貪與探同

郭鎮傳論捨狀以貪情注貪與探同也惠補注云貪與探同
未聞其說壽昌案貪說文欲物也探說文遠取之也釋名貪
探也探入他分也易繫辭疏探謂闖探求取貪與探音義俱
同故注取訓於此也

元二非元元

陳忠傳自帝卽位以後頓遭元二之厄注元二解見鄧騭傳
壽昌案章懷注以元二為重文作元元解趙明誠金石錄洪

邁隸釋已詳辨其非是惠氏補注備引之此之元二亦謂安帝即位永初元年二年也此兩年之厄詳本紀可據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也

盆卽溢

徐岱之間海水盆溢壽昌案禮祭義夫人縑三盆手釋文盆淹也盆卽溢前書溝洫志云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卽此

數百匹

賂遺僕從人數百匹案此是布帛故以匹計也本紀中嘗書賜帛若干匹可證此疏上所云杼柚將空卽指此事

穴見

不敢穴見注不廣也案易出自穴者陰之路也文選幽通賦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二 思益堂 班勇卒在永建五年前

班勇傳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於家壽昌案勇於永建二年被徵下獄應卽以其時免歸卒于家也觀勇兄子始尙陰城公主永建五年始以公主驕淫拔刀殺之帝大怒要斬始同產皆棄市勇若非在五年前安能卒於家也

節度

梁謹傳委以西方事合爲諸軍節度壽昌案唐以後置節度使總各道軍事應助於此

刪太史書

楊終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壽昌案隋書經籍志衛颯史要十卷云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颯在建武朝本

傳未載此書終在顯宗建初年間又後於颯不知所刪視颯所約何如又應奉漢事十七卷亦云刪史記漢書及漢記則史公書在東漢已屢被刪削然此書雜見注中不載本傳亦以世所行史記皆原本非節刪本也

春秋外傳

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壽昌案終本傳未言習春秋何家而考終上疏有云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春秋昭公十二年公羊傳語又云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引春秋文公十六年公羊傳又云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引春秋襄十一年及昭五年公羊傳語又云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引春秋僖公五年公羊傳語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三 思益堂 是知所爲必公羊春秋外傳其改定之章句亦是公羊學也 漢文帝時置五經博士

翟輔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注云文帝無此事輔言不知何據壽昌案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趙歧孟子題解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前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精以爲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爲博士轅固景帝時爲博士皆詩博士也據王氏玉海引此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殆宋本此書有作一經非五經者也

應仲瑗

應劭傳劭字仲遠注謝承書曰應世譜竝云字仲遠續漢書

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壽昌案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瑗洪适曰漢官儀作瑗官儀既劭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援皆非也

陸見

霍諤傳又因陸見陳聞罪失壽昌案引見與謝恩始見馮異傳而引見他傳亦多有惟陸見二字此僅見

朝舖應作晚舖

王符傳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注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時也壽昌案既云舖即不得言朝朝字作晚字始合意氣即聲氣

燕湖侯國

樂成靖王黨傳其貶長爵為臨湖侯注臨湖屬廬江郡惠補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忠益堂

注云通鑑作燕湖侯案燕湖屬丹陽非侯國通鑑非也壽昌

案本書章帝紀章和二年齊王晃有罪貶為燕湖侯傳俊傳

俊封昆陽侯後卒子昌嗣徙封燕湖侯前書王子侯表丹陽

哀侯收下注燕湖是燕湖本侯國惠不得謂通鑑為非也

祝良

龐參傳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案東觀漢記良為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良案參夫人事微類良後於永和五年為涼州刺史見陳龜傳

戴聖誤戴德

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小戴禮學授梁人橋仁季卿仁為大鴻臚孔氏禮記正義序述尤詳是戴聖非戴德也此德字誤

橋元逼姜歧

元為漢陽太守郡人姜歧隱居名聞西州元召為吏不就元怒勅督郵逼之曰歧若不至趣嫁其母壽昌案元既以歧為賢何忍以不至逼嫁其母且歧既素有名其母年必老矣又何能嫁此嫁字恐是拘字之誤

安平屬安平國

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壽昌案郡國志安平係安平國屬邑之第十二涿郡並無安平縣惟前書地理志涿郡屬縣之十四為安平此稱駰為涿郡安平人或從其前代書之也應稱博陵安平人觀博陵太守孔彪碑陰崔烈題名可證

發干獄掾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忠益堂

崔瑗傳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時輒以

問禮壽昌案瑗傳其父業詩易春秋所闕者禮也故從此掾

學之此掾姓名惜不傳即此可見漢時經學之盛

崔烈

烈後拜太尉案以靈帝中平四年四月拜太尉十一月罷其在太尉位不過八月獻帝紀云初平三年六月李傕等陷長安烈以城門校尉戰歿則較為亂兵所殺語為勝也烈字威孝見博陵太守孔彪碑陰稱故吏司徒掾云

慎陽不屬南陽

黃憲傳汝南慎陽人也注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壽昌案慎陽屬汝南郡不屬南陽前書地理志本書續地理志可證並非侯國注作國

字九誤

係卽系

美肱傳以係嗣當立考證云係當作繼壽昌案係卽系周禮奠系世卽此係字不必作繼

肱兄弟爲賊劫

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注引謝承書云賊棄物而去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壽昌案衣資本已物賊還所掠自當取歸亦以成賊之義若謂物經賊手以爲汙而不取則兄弟皆爲賊劫將亦以爲被汙而不有其身乎謝承書之不可信類此

蓬萊

申屠蟠傳注引謝承書居蓬萊之室考證云諸本同案蓬萊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卷五

思益堂

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蓬萊當是藁字之誤壽昌案蓬萊二字似不誤彼自作蓬萊等類字用不必如後人作神仙典故蓬萊乃指爲山名也如食前方丈古人用之後世論神仙則有瀛洲方丈論佛道則有方丈蒲團不能因彼而遂改此也

楊震五子與碑不合

楊震傳震五子而漢太尉楊震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復登上司次奉黃門侍郎洪适謂傳誤也然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太尉五子牧星秉讓奉與傳稱五子合傳與碑皆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夭故不載也

此陽應作比陽

清河孝王慶傳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注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壽昌案東海王女泚陽公主適竇勳后卽勳之女其母卽泚陽主也考泚陽是比陽之誤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於比水卽其地也比陽爲南陽郡屬縣無泚陽縣名比之作泚誤自水經呂氏春秋作泚一統志作泚陽縣是也

泚泚卽櫛泚

濟北惠王壽傳頭不泚泚案泚泚卽櫛泚也廣韻泚音俾細櫛釋名泚其細相比也

開字名誤

河間孝王傳子贊嗣建安十二年子開嗣壽昌案贊之子爲孝王開之七世孫安得復名開也此必有誤

張皓八十三復仕

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卷五

思益堂

張皓傳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案此安帝永建四年也皓已八十越三年爲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年八十有三壽昌案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特如皓以八十歲罷八十三而復起不可解周舉傳長樂少府朱儉年過八十黃瓊以太尉卒官年七十九李尤順帝時爲安樂相卒年八十三

辟高第爲御史

張綱傳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案 殿本作司徒高第辟爲御史考證謂別本非卽指毛本也壽昌案陽球傳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爲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亦可從又案王允傳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 殿本是據此改正也

稱職相不誤

种壽傳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薨監本無相字 殿本考證云案橋元於光和元年一為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遠將將軍未為相也相字舛誤無疑壽昌案范史不誤讀者誤也此蓋言所推達者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皆非常流從等字斷句司徒是漢相故為稱職相也相字必不可去

撲刑

杜根傳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壽昌案三國魏志引先賢行狀云根以輕撲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又云年八十七以壽終與此作七十八微異案國策秦茅焦有囊撲二弟語是撲刑起於暴秦本書申屠剛傳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則光武盛時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八 恩益堂 已有撲刑左雄傳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陽嘉年間從雄言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根尚在帝時且為郎中非九卿

武旅即虎旅

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壽昌案武旅即虎旅猶虎賁也唐人避諱改之周禮夏官有虎賁氏旅賁氏

氏即是

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壽昌案今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來備今本史記仍作五者王尚見舊本也荀爽傳云五韙咸備考氏與是古通段字詳見前書注校補敘傳上

庸回即庸違

劉瑜傳不敢庸回注庸用也回邪也壽昌案即堯典靖言庸違之庸違也左文公十八年作靖譖庸回可證注即本杜注 順孫 虞翊傳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壽昌案兩漢以孝弟設科舉順孫者此僅見

以字截去

傳燮傳論語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壽昌案論語本作以不教民戰民作人是唐本避諱改燮引此語應有以字觀下云率不習之人率即以也然案鄭太傳亦有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語蓋其書以四字成句直截去以字也

侯是贈爵

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壽昌案燮未封侯豈死後贈爵耶范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九 恩益堂 史不敘明少疎

白民非白人

張衡傳跨汪氏之龍魚注白人之國在龍魚此也壽昌案山海經有白民無白人李賢注避諱改也

蕘

馬融傳雉扈蕘 殿本蕘正文與注俱作蕘似誤注明云字从圭則不應从主又注本作蕘無艸頭也 殿本亦書作蕘尤誤毛本較明

柳字

柳天狗壽昌案廣韻柳項械也此後世柳為刑具之始與釋名作田器禮記柂架之架皆不同

埋根

埋根行道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壽昌案時羌戎必以木
根塞路兵不能進致馬賢等處處留滯段熲傳遣千人結木
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觀我之遮羌如是即可知羌
之遮我也埋根者禹貢隨山刊木傳云斬木通道左傳襄二
十五年當陳隧者井埋木刊皆是類也此言途遇根株阻隘
取而埋之俾便於行道不令退也

貞定謚

蔡邕傳祖勳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注引
邕祖携碑有曰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華
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云云壽昌案台傳與碑言之
是稜并未仕於朝考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有云本議曰忠
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思益堂

熹平四年

壽昌案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
經文字靈帝紀同水經注以為光和六年考漢高陽令楊著
碑有云特以儒學詔書留定經東觀順元邱之指獨歷世之
疑天子異焉擢拜議郎案著是太尉楊震孫常山相讓之子
以遭從兄沛相統憂歸遂卒統卒於建寧元年著當同時也
建寧為靈帝初年著自是桓帝時人王昶謂碑所謂受詔定
經者乃桓帝時事尙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之前可補范史之闕而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典等下也

壽昌案漢碑多諛墓之辭不可據以為信也若桓帝果有定
經之詔著有刊正之功縱著無專傳而桓帝紀楊震傳總皆
附及范史不應疎畧至此惟水經注稱光和六年與紀傳俱
異者洪适云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和壽昌案邕
正誤書丹刊石構屋皆非即歲可成之事此語或近之

論語三碑

邕乃自書丹於碑使人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注引洛陽記云
云劉放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者二碑毀者當
云皆毀而已案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語二碑故劉
云應作一碑毀今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似不為誤
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碑獨此本作三碑壽昌案注引陸

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論語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思益堂

董道廣川書跋云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
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
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
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壞東行論語三
碑毀又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二毀
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云云據此論語確是三
碑劉氏所見本有誤也一本作論語三碑毀無其二毀之說
與注所引洛陽記又異要知論語是三碑斷然也

姓璋非偉璋

光祿勳姓璋注姓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 殿本作光祿勳
偉璋注偉姓也壽昌案作偉者誤前書食貨志臨淄人姓偉
貴二十萬注姓姓也偉其名章懷此注特引以作姓璋之證

若是姓偉則注文當作漢有偉姓不當如此云云毛本不誤

漢職儀

叔父衛尉質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壽昌案隋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此注云云漢職儀殆即此書省文也

叔父稱父子

如臣父子欲相傷陷案父子豈自謂與其叔父質也前書疏廣傳父子並為師傅亦謂廣與其兄子受也

十意得七條

奏其所著十意注猶書十志也又云邕別傳有云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此下闕目尚短四意考劉知幾史通稱邕於憲平中作朝會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主

思益堂

車服二志知十意中尚有朝會合之可得七條

文廷式云蔡邕十意不作

志者蓋選桓帝諱續漢志卷二注引袁山松書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歷記亦不名志也

治書非持書亦非侍書

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壽昌案毛本侍書作持書此皆誤也百官志有侍御史無侍書御史而有治書御史蓋唐人避諱改治作持觀曹褒傳治慶氏禮作持可證侍則又因持而誤者也

斯作斯

左雄傳職斯祿薄注斯賤也壽昌案斯同斯猶斯養之賤也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斯

司冀

四年司冀復有大水壽昌案兩漢有司隸校尉至晉始置司

州司冀之稱晉以後始有范蔚宗蓋用其當時語非東漢時原文

寒食非仲冬

周舉傳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壽昌案傳稱盛冬去火是當時寒食在仲冬時乃注引新序云龍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云云似泥俗說而與傳不合

黃尚南郡人

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壽昌案尚即司徒黃尚水經沔水注云郎縣漢封黃極忠為侯縣南有黃公關即司徒黃尚尚蓋極忠之後人也郎屬南郡故為南郡人

後漢書注補正

卷五

主

思益堂

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長沙周壽昌學

陽春和寡注有漏

黃瓊傳李固遺書有曰陽春之曲和者必寡注引宋玉對楚王云云壽昌案新序其為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和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高文選同是和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之曲最高也屬文時因陽春字面較工故不用流徵梁書庾肩吾與湘東王書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却引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

邠鄉縣

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思益堂

乃封邠鄉侯注說文云邠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亢壽昌案後袁紹封邠鄉侯即此地其地有邠鄉故以名縣也前書地志照元始二年版籍而志有周承休侯國無邠鄉縣是時未久仍廢也續志無邠鄉縣并無周承休侯國續志版籍以順帝朝為斷時縣已省并順帝後又復之也瓊及紹之封則桓靈間矣

木舌注誤

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注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壽昌案法言學行篇曰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柳注云金口木舌鐸也是照法言原文正欲宣之於言照注則是以木作舌也引注此文皆不合蓋木即論語木訥之木前書周昌木強之類不敢發言僅存舌之質故木

亦訓質也猶內經麻木之木謂不能運掉也章懷以法言木舌二字偶同遂引作注殊為誤證

中興後舉人增科

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壽昌案漢初特詔求賢有行義年之畧逮孝惠而舉孝弟力田孝武而策賢良方正州郡察舉孝廉秀才至東漢而舉科未廢復增其途又案漢官儀光祿舉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即前書元帝紀永光二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也

孝經

荀爽傳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

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思益堂

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壽昌案此注是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為誤證也孝經在兩漢殆人人可誦來云漢為火德其德為孝故漢諡以孝為先也孝經屢見前書昭帝宣帝本紀孝平元始三年詔置孝經師前書王氏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孝文置孝經博士見孟子正義至後漢孝經學益盛儒林傳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司隸有孝經師蓋勳傳宋臯曰涼州寡於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雖被詔責要可見漢制之誦孝經遍天下也此外何休鄭康成馬融俱有孝經注高誘有孝經解劉熙有孝經注皆後漢之治孝經學者注俱不之引而轉引莽書謬甚

服舉主喪

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

爲俗壽昌考桓典傳沛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爲郎會吉以罪誅人莫敢至典獨棄官收殮歸葬服喪三年負土爲墳爲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爲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李恂傳太守李鴻請署功曹鴻卒恂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此皆在爽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爲俗亦不自荀爽始然觀陳實之喪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一時風氣可想

私諡君父及諸名士

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壽昌案後世帝王自有諡無敢爲私諡者所謂君者卽府主舉主之類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蔡邕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傳父稜諡貞定公陳寔傳寔卒何進遣使弔祭諡爲文範先生卽荀爽之兄靖年五十卒號曰元行先生夏恭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諡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范冉傳終萊蕪長大將軍移書陳留太守諡貞節先生皆私諡也諸人稱先生蔡稜無爵而稱公尤爲僭妄宜爽欲據經典大義以正之也

拜議郎

李固傳久乃得拜議郎劉攽曰案固前已云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壽昌案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卽真或固之始爲議郎尙是守官至此方真拜也且本傳明云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飛章陷罪事從中下是先雖

爲議郎而未得拜至是始拜也

馬融草奏李固

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壽昌案馬融傳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卽此奏也

見堯於牆二語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壽昌案馬融草奏中語必出自古書後佚無可考要是禮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太息之聲之類孔子夢見周公彈琴而見文王亦此意也注引太公兵法云云語支雜於文義全不合

杜喬策免

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杜喬傳但策免而已案先旣云喬以地震免茲復云策免通鑑考異謂爲誤誠然實非也蓋太后素知喬忠但仍前事策免之不欲以清河王事逮之加罪也

呼祐爲季子

吳祐傳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季子謂札也壽昌案祐字季英故其父恢以季札喻之

吳祐曾爲宏農令傳未載

遷膠東侯相案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五引陳留耆舊傳云吳祐爲宏農令勸善懲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謡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畧署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署作畧據此祐以孝廉爲宏農令當在爲膠東相之前南陽有屈原廟

延駕傳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案篤為南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也

史記音義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今凡二十篇云壽昌案史記索隱序云太史公之書古今為著注解者絕省音義亦稀後漢乃有延篤音義一書

賈郡邸

史弼傳劬與同郡人賈郡邸注若今之寺邸也壽昌謂郡邸即平原郡公置之邸猶今同郡會館也若寺邸是官舍魏劬與其同郡人安能賈乎

蚩即噬

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壽昌案蚩即噬言行貨以免無後漢書注補正卷本 乃為人所蚩乎章帝紀永平六年詔示不為詭子蚩也酷吏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即此蚩也光武紀幾為虜噬樊宏傳時人噬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三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懷詩嗷嗷今自蚩注與噬同

丹野

皇甫規傳大賊從橫流血丹野 殿本作流血川野此作丹野亦有意丹野猶赤地也本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水語正與此同句法則作丹字為是不必易川字也

李翕

屬國都尉李翕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悉條奏其罪壽昌案漢碑有李翕西狹頌李翕析里橋鄴閣頌皆頌翕之辭或稱其博愛德義或比之黃邵朱襲而規乃劾翕多殺降羌倚恃

權貴不遵法度規賢正必非誣奏觀碑陰題名皆翕之僚吏宜其多誣不實也碑稱翕為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與傳稱屬國都尉異蓋翕本官屬國都尉或先時曾行武都太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持節時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

頰出共叔段當有據

段頰傳其先出鄭共叔段顯炎武曰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千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壽昌案顧氏所引多是段干碯係雙姓於段氏無與鄭樵通志略有云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後漢書注補正卷本 他如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樊皮之後為皮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類不可枚舉似古人以祖父名為氏者甚多即越王搖之後至漢初猶有搖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本段頰之家譜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也

馬援非馬武

段頰傳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注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壽昌案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考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三輔地頰必是引援非馬武也傳注俱不誤

權官

陳蕃傳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案時靈帝初正中常侍擅權也權官即權臣謂持權之宦官也

陳蕃年近八十

蕃時年七十餘案竇武傳蕃謂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是蕃已近八十矣

更本音

王允傳不欲使更楚辱壽昌案更字宜從本音猶再也允始以傳下獄茲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

孝經六隱事

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壽昌案東觀記尚書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今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當以

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簞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此一事與宋臯奏以

孝經退賊何異第所謂六隱事不知何典

請霽

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壽昌案禮儀志詳請雨無請霽法考禮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謂宗為崇字之誤似乎旱則雩祭水則崇祭也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繫社擊鼓攻之春秋繁露詳求雨法亦有止雨法云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漬絕道蓋并晉書禮志云其雨多則祭赤帟朱衣閉諸陰朱索祭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有久雨祭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

祭水旱而請霽之法實始自漢成帝也

王允孫黑

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壽昌案催汜長安之亂允及兩子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獨兄子農陵得脫歸鄉里其孫亦必先脫歸不然以催汜之凶暴與允深仇何能保其遺類也

又字應有

劉淑傳又陳時政得失之占劉淑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嘗有陳何得言又壽昌案此承上對策而言言對策既第一而又陳占皆驗也案文應有又字不多

奪字不必改脫

李膺傳豈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劉淑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壽昌案奪去也見廣韻釋詁三奪即敗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書呂刑奪攘矯虔史記作攷攘奪脫本通即作去字訓亦無庸改作脫也

固即錮

劉祐傳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壽昌案固猶錮也禮月令國多固疾音義固即錮時康霸等攬權怙勢遂錮民間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而引占之踞其業故民庶窮困不輸租故州郡累氣

清詔使謠言

范滂傳乃以滂為清詔使察之壽昌案清詔使一時所置旋廢滂以舉孝廉光祿四行為之後遷光祿勳主事則秩不甚尊也後又詔三府祿書舉謠言皆非常置官而以謠言名官亦異

諸傳不合

張儉傳與諸傳多不合處壽昌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熏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賓客儉自亦有罪矣恐於情事不合當以此傳所言為實又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鈎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劫之特請誅覽耳儉得亡命而覽傳乃云夷滅之三傳互相牴牾當是蔚宗錄舊史及各家傳成書未及互審耳

明廷

後漢書注補正 卷六

九 思益堂

李篤謂外黃令毛欽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注明廷猶明府公沙穆傳穆為繒相稱繒侯曰明侯則猶明公也

范作苑

范康傳荀淑竇武傳俱作苑康

音制

郭太傳美音制壽昌案音制或即音聲儀制也公孫瓚傳云為人美姿貌大音聲音制監本作言制 殿本正之

史叔賓等三人

史叔賓黃允謝該等傳壽昌案郭太傳後附錄十一人如前書衛霍傳附錄諸將之例自無不可然必有一節可取始資甄采若如史叔賓謝該已無足錄至黃允附貴妻卒為妻詆實行既虧虛名亦敗傳中止此一事何足塵點史冊謂是

懲惡則世間如此輕薄子豈止億萬可勝責耶宋翟汝文謂范書語近詞冗殆即此類

孔他應作宙

孔融傳父他太山都尉壽昌案他應正作宙裴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作宙漢韓勅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太山都尉孔宙碑俱作宙其名他者別一人見董卓符融等傳魏志武帝紀許靖傳他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殿監各本俱作他獨毛本作宙較諸本為善

刊章

孔融傳覽為刊章下州郡劉攽曰正文案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自詔出張儉傳中可見也壽昌案覽是時口銜天憲詔自彼出即刊章有何不能者

後漢書注補正 卷六

十 思益堂

直指注誤

銜命直指注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壽昌案直徑也言銜命徑指其地也若云無屈撓則與下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語相背馬日磾官太傅較繡衣直指為尊亦不得以直指二字相同引為訓也此注全誤

宗欽非宗欽

鄧禹戚損失於宗馮注宗欽馮惜壽昌案鄧禹傳宗欽作宗欽疑彼欽字因惜字也

錢塘

朱雋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幕有能力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謫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

也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塘自秦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壽昌案水經注引錢塘記云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注刪去家字議又誤作義也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唐前書地理志作錢唐皆不作塘是也方輿紀要云唐以唐爲國號因加土爲塘是錢唐改名錢塘自唐始非秦漢舊名可知趙氏水經注釋云錢與泉通王莽改爲亭泉闕駟曰山出錢水故湖曰錢湖江曰錢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是尤可破華信築塘與錢之說且據華信此事誠有之亦誑民而乖義後何以使民尙能取爲美名耶考續志無錢唐疑爲省并而戴就傳云收就於錢塘獄時劉寵爲會稽太守約在桓帝永壽年間宋雋之封又在靈帝中平年間是或順帝時已省并桓靈朝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復之且爲侯國故續志未載也

董卓傳壽昌案董卓首亂躬行弑逆千古賊臣之尤漢之亡全由此一人宜援王莽例列其傳於四夷之後

搜牢

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壽昌案上卓奏言牢直不畢注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牢劉虞傳而牢稟通懸注牢賈直也是搜牢者搜掠資物以爲廩食似不得如注言

便時

遂便時幸焉謂遂便以時幸也注云時日吉便此時獻帝尙暇擇吉日乎

注詣省問

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注引魏志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案此魏志注引魏書之文非魏志劉攽曰注省問案當作問蓋劉亦本諸魏書也壽昌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尙有何省問可詣乎省問卽存問恐魏書本如是不必作問字也

劉虞傳與魏志異

劉虞傳壽昌案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護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并任爲公則虞雖拜太尉曾讓而不居又案魏志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是虞封襄賁侯在靈帝時迨卓時始授大司馬耳與此傳小異

星工

公孫瓚傳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案典略引表云星工姓名崔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小將

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案典畧云紹使周昂盜居其位卽此所云小將也

注酒亦作道

追擊於巨馬水注自易州道縣界流入壽昌案巨馬水水經注作拒馬河集韻道縣名在涿郡或作道是道亦作道也

關靖死節非佳士

關靖見瓚敗策馬赴紹軍而死案英雄記曰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

糾人不必增字

糾人完聚稽保士卒之饒劉攽曰糾人完聚稽案人下少

字不成文理當有一眾字壽昌案以糾人完聚為句稽字屬下讀亦可稽即蓄字袁紹傳稽士馬以討不庭呂強傳時帝多稽私臧皆用此稽字與本句饒字意尤通

趙昱傳

陶謙傳壽昌案謝承後漢書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壽昌案此是昱以拒融與戰敗績死之并非待融以賓禮融利資貨而殺之之事是湯非陽

袁紹傳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華嶠書作太尉陽考桓帝紀袁安傳俱作太尉湯其作陽者因湯字近而誤袁安傳成為左中郎早卒不作五官

紹服嫡母喪

後漢書注補正 卷六 思益堂 遺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行父服壽昌案紹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為母服三年喪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觀注引獻帝春秋云董卓收紹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足徵紹之生母慘死在後而紹蕩然忘哀視行嫡母服時又一人矣

引軍不誤

袁紹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注引魏書云云劉放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壽昌案魏志引軍還鄉里下云收徒眾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云云又先云拜騎都尉遣募兵得千餘人是其軍本自鄉里募來安得不引之同歸耶況其後收眾更多出應曹操是信固始終於軍事安得軍字為衍且易為歸字耶劉氏不嚴本

志動改注中字亦通人之蔽也

誤錄有此陳琳之辭五字今本刪

可不勝哉注流俗本此下有此陳琳之辭者非也壽昌案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載此檄後有此陳琳之辭五字章懷注所云流俗本下云云殆俗本因魏志注而誤錄者也

劉表與袁譚書

初交殊族卒成同盟考證云初交兩語文義難曉疑有脫誤壽昌考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書相同此蓋從紹與表同曹操起事時敘起非脫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集同魏氏春秋作尊公

臣字非衍

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承也考證以魏氏春秋參校後漢書注補正 卷六 思益堂 衍一臣字壽昌考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言以臣承業未若以子繼承也有臣字對勘語更顯魏氏春秋載此書刪節甚多非原文

張羨事不合

劉表傳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三郡畔表表破羨云云壽昌案魏志曰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惲表遂攻并惲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惲時始能平之耳與此傳異

十三年劉表卒

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卒案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三十年無子遺 釋嵩囚本無韓字 乃釋嵩之囚劉放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

壽昌案此因嵩與蒯越牽連書之故不書姓益證傳前本有韓嵩在內不可去劉攽考誤謂前多韓嵩二字考證引顧炎武何焯二說甚詳可備考

張懿

劉焉傳而并州刺史張懿壽昌案張懿蜀志作益者陳承祚晉人避懿之諱以益代之也宋本作壹者存懿字之半也非此傳幾不知張懿原名

漢寧非二十年置

領漢寧太守注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壽昌案曹公破張魯在建安二十年而魯領漢寧太守在前則漢寧之名已久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寧郡為漢中則二十年已不名漢寧安得云二十年置耶注引山松書並誤

後漢書注補正

卷六

五

思益堂

曹操厚待張魯

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壽昌案曹操為子彭祖取魯女見蜀志

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長沙周壽昌學

陳溫非術殺

袁術傳殺揚州刺史陳溫壽昌案魏志裴注引英雄記云陳溫字元悌汝南人為揚州刺史自病死似不為術所殺

王必勸殺呂布

呂布傳壽昌案英雄記曰主簿王必進曰布勸虜也其虜近在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

衛颯著書

衛颯傳勅以桂陽太守歸家壽昌案隋書經籍志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衛颯撰想當此時唐藝文志作衛颯史記要傳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累息即累氣

任延傳吏民累息注累息累氣壽昌案劉祐傳故州郡累氣即累息也孟子趙注係累猶縛結也是累亦訓結累息言氣結塞不敢出也

每食非每祀

王渙傳每食輒絃歌以薦之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壽昌案每食正言每食不忘薦者薦其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祀逢祀必絃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者民因持米之事感其德故每食必薦弦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許武

許荆傳述荆祖父武事壽昌案許武既自盜聲為弟竊位當

時宗親不恥而反稱之雖由古人瘡至易欺而西京真篤之風邈矣又案荆之化怨家與感爭財一事皆以術行之亦許武取肥自汗之餘智也惟荆別有循政故足稱賢

上虞婦冤

孟嘗傳壽昌案上虞婦冤死事此漢時檢驗法未備故以鳩誣人而莫之辨至唐則檢驗稍詳迨宋而更加精審洗冤錄一書所以為治民獄者之金科玉律有宋仁政之大端也在今日斷不能有加鳩之誣亦恃有此書故

父叔遼字倒

劉矩傳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壽昌案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為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嘗為司徒也又案叔父遼當云父叔遼傳寫顛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觀本傳下稱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思益堂 叔遼可見蓋叔遼是其父名因上有叔父光字故此亦誤倒也

聖明稱太守

劉寵傳年老遭值聖明壽昌案聖明山陰老叟以稱寵也時寵官會稽太守

清約

而清約省素 殿監各本俱作准約省素劉原父云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壽昌案據此是宋本亦有作准者矣毛本作清字較廉字義更足

鳴臬

伏覽傳化我鳴臬哺所生注鳴臬即鳴臬也 殿監各本作鳴臬毛本作鳴恐鳴音近通段也若是鳴字則注釋臬足

矣何必并鳴字引之

揣非懦

酷吏傳序若其揣挫疆執考證揣疑懦壽昌案作揣為是揣控也言控持其罪以挫疆執也若作懦豈尚與酷吏合

學官非學宮

黃昌傳居近學宮壽昌案官字宜正作官本書前已屢見漢家法

漢家法

蔡倫傳各讐校漢家法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壽昌案此正校漢經師家法猶今之皇清經解也觀石經所刻盍毛包周皆漢人可證此漢字非必後人妄加也

曹節傳注誤

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思益堂 曹節傳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注實后傳誅康及霸壽昌案實后傳止云欲盡誅中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并無誅康及霸之語此注誤

祐避祐字

呂強傳節等宦官祐薄壽昌案祐薄之祐恐應作祐蓋呂強原疏避安帝諱也

矯佛

莫肯矯佛 殿本矯佛作拂注同注扶佛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振也與此正同振即戾古通用

受業應作受

儒林列傳序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此受當作授壽

受業應作受

儒林列傳序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此受當作授壽

昌案搜選高能選功臣未屬之高能者也下詔高才生則選於學生中此受字與下受古文尚書云云相同蓋非選高能者為之師不必改作授字

畫虎誤作龍

孔僖傳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劉攽曰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壽昌案此非誤也是唐人避虎字諱改作龍觀前書古今人表虎臣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孔子三十一代孫名長孫

孫僖傳末注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各本俱失載何名壽昌考北齊文宣帝本紀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亦無名文獻通考關里考云三十一代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四

思益堂

孫長孫襲封崇聖侯天保元年改封恭聖始知其名為長孫也

河洛圖緯

景鸞傳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壽昌案宋袁機仲疑河洛圖書是偽作朱子謂今讀古書一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朱子信河洛專以義理而未取此傳為左驗殆以其緯而非經也公沙穆傳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是漢時專以河洛為推步也明孫穀傳易緯有河圖數一篇

高堂生非隆

魯高堂生注高堂生名隆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序祇稱魯有高堂生即先生前漢多如此稱蓋亡其名也隆乃三國志

魏武時人至魏明帝景初年間始卒魏志有傳傳明云魯高堂生後也章懷此注特失考

桀非夏桀

杜篤傳昔在強秦至桀虐作亂注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壽昌案桀猶桀驚言不馴也不得訓為夏桀之桀

存存注誤

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注易曰成性存存也壽昌案莊子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本文存存與易全不合應是本此章懷注誤

史子孝非孝山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五

思益堂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壽昌案文選李善注云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紀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莽末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何焯亦引此證其誤壽昌特詳錄李善所考於此

玄黃改色

崔琦傳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章懷引史記趙高指鹿為馬事注馬鹿異形而上句玄黃改色未注案此皆趙高事也禮記禮器或素或青鄭氏注曰變黑白言素青者秦二世

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氏正義云以青為黑以黑為黃即指鹿為馬之類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壽昌案崔琦時先於康成引馬鹿對舉益知其說必確也

遽非畏

趙壹傳今揖三公何遽怪哉注云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壽昌案此遽字引杜訓畏將作何畏怪哉不成語氣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遽見之皆作急與卒然解又本書劉寬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 殿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畏之譌也此本尚是舊注

仁兄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木 惠益堂

壹報皇甫規書有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遲劉放謂仁兄字兩漢未嘗相呼且壹未嘗相接何兄之稱下文稱仁君此作君為是壽昌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為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之也後稱仁君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謂兩漢未嘗相呼恐未必然蜀志馬良傳良稱諸葛丞相為尊兄亦距漢未不遠

劑注誤

劉梁傳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注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翦齊也壽昌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翦斷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鹽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合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有酒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藥齊和注

與劑同

板魚

邊讓傳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江東呼為板魚毛本如此殿本注板魚作板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謂之板魚是板字為傳寫之誤也

臺牧

補衡傳臺牧者之所食毛本如此 殿本注云融集作堂牧此本作掌牧壽昌案明張溥刻孔融少府集作賞伎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譌耶抑後人因臺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為賞伎二字耶文選作掌技二字較可從

所輔注有誤

劉茂傳有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漢書注補正 卷十 七 惠益堂

後漢有諫議大夫所忠壽昌案春秋隱公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所俠也注俠名也所其氏是當為所姓之始所忠見於漢書者五惟石慶傳稱近臣所忠廣川王傳稱幸臣所忠餘皆無官稱又考漢百官表武帝時置諫大夫貢禹傳可證後漢百官志始有諫議大夫補注引胡廣曰武帝元狩五年以諫大夫為光祿大夫光武中興以後為諫議大夫此注稱所忠為此官又於諫大夫加一議字不知何所據也

張武為由拳人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何焯曰第五倫為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立此當作會稽壽昌謂此史臣追書當范蔚宗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書東方朔厭次人當朔時並不名厭次亦是班氏追書同一例也

銛斧

戴就傳又燒銛斧註從吳詩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雷今之銛也張揖字詒云雷刃也銛音華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銛字壽昌案銛說文本作采兩刃雷也集韻或作鐔毛詩疏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詒此作銛者或隸體也

獨當作無妻

劉翊傳妾獨則助營妻娶注寡婦曰妾無夫曰獨壽昌案無夫當作無妻妾既是寡婦則獨當屬男子言故為之營妻娶管子取鯨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獨即此類也

王彥方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王烈傳烈字彥方注魏志字彥考壽昌案今魏志亦作彥方不作彥考殆後改也

訪酬

訪酬政事毛本如此 殿本訪酬作訪州壽昌案度官太守治遼東郡不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猶應對也徐邈讀據此似酬字義為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曰充為酬之益徵酬之訓為占對也

閩陽

方術列傳序注閩陽為天 殿本注元氣閩陽為天作閩陽壽昌案孫氏古微書河圖括地象作閩陽為天積精為日足徵作閩不作闕也

文孫子名文公

任文公傳父文孫壽昌案子名文公父乃名文孫義不可曉

橫音光

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案橫本有光音與觥為韻前書橫橋本書橫被皆音光屢見注音觥為橫以就橫韻可不必也 曰字不可去

高獲傳劉放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壽昌案主簿但有此言非徑遣吏迎也枚曰獲聞之非曰何以聞也

邦國合是郡國

謝夷吾傳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壽昌案邦國恐是郡國之訛漢人避邦字俱以國字代之此不合以邦國并用也

其平

楊由傳由占候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壽昌案書名甚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奇惜不傳

許峻易林

許曼傳祖父峻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壽昌案焦氏易林雖不著范史而隋書經籍志載易林六卷焦贛撰梁文本三十二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易災條二卷許峻撰易決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又易要決三卷亡唐書經籍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是焦氏易林盛傳於隋唐以前卷數較多不止如今傳之十六卷也許峻所著亦盛行不止一種且不盡名易林惜隋時漸亡唐後僅存目也何氏因前書焦延壽僅附見於京房傳未載易林一

書遂直斷為許作而抹殺焦氏并隋唐志亦不屑考不知列傳未載本人所著書者甚多如劉表周易章句九卷錄一卷衛風史要十卷延篤史記音義一卷本傳皆未之載亦豈得云非所著耶

萍即蘋

華佗傳萍蓋甚酸注引詩義疏云云舊本與今 殿本注云蘋澹水上浮萍者龐大為蘋劉原父云此者當作也此本者字在龐大下語氣自順無庸改壽昌案今詩義疏文與此不合惟陸璣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龐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注殆引此惟今水作澹水曰萍作為萍就酒上有以字此古今本傳寫有異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思益堂

容星犯帝坐

嚴光傳太史奏容星犯御坐甚急壽昌案太平御覽五引後漢書曰光與光武友登阼忘之光怒是時太史云天上有容星恨帝帝曰豈非朕故人嚴子陵乎遽命徵之夜與子陵共卧光以脚加帝腹太史奏容星侵御坐與情事全不合豈別一後漢書非范史耶又考光武本紀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以前並無容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年十月容星在輿鬼東北後應光武崩此事恐范雜采會稽典錄及高士傳等書成之未足為據也又案續志載容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

侯光作侯光

梁光傳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壽昌案續列女傳作自名曰運期字侯光侯與侯字近而訛未詳孰是

苦居

龐公傳先生苦居賦畝劉放日正文案苦居賦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壽昌案苦居賦畝言先生苦欲居賦畝語自順不必加為良苦作慰勞語也觀臺佟傳刺史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即此苦字

叔先雄非複姓

孝女叔先雄惠棟補注引孫愐曰叔先複姓壽昌考女家姓先夫家姓叔也廣韻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和華陽國志作先尼和云以先為姓也雄水經注作絡引時人說曰符有先絡焚道有張帛皆蜀中孝女也并云縣遣吏先尼和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終年二十五歲有二子絡自沈父死處得尸共浮出女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思益堂

既適人自應冠以夫家姓不得云叔先複姓也水經注諸書皆作絡惟此傳與搜神記作雄或轉寫有誤也

皇甫夫人姓馬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考證引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壽昌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有才學工隸書列諸妙品是唐時必有真蹟流傳張氏猶見也

追尾

西羌傳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壽昌案胡三省曰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注作尋誤今俗文書作尾追尚不失此意

鳥音爵

西羌傳賢進到鸞鳥招引之注鸞鳥縣名鸞音爵壽昌案賢馬賢封安定侯討羌之將也段頌傳注曰鳥音爵胡三省曰鸞音雀鳥讀曰雀田菽衡曰鸞鳥縣即鸛雀樓在涼州據此則注云鸞音爵者當是誤書鳥為鸞也鸞安得有爵音哉

疏勒國傳與曹全碑異

疏勒國傳壽昌案考漢曹全碑與此年代合而微有異同如何得碑作和德蓋得德古通如漢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前書項羽傳吾為公得晉灼曰或作德是也惟此作戊已司馬曹寬碑作曹全字景完以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無已字與劉攽說合此云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碑云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此尤與傳相違反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惠益堂

南河即南柯

焉耆國王居河南城壽昌案河南城一作南柯城前書云治黃渠城

和帝應作元帝

南匈奴列傳以通舊好注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壽昌案注和帝 殿本作元帝為是

定距

南匈奴傳注定距壽昌案定即穿周禮冬官考工記弓人維角定之注讀如穿距之穿

鞮作題

單于姓虛連鞮 殿本鞮作題而注仍引前書作鞮 齋遺各義

今齋雜糴五萬匹又遣遺單于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彌字也壽昌案齋者使臣遣者朝廷兩字各義不為複

抵字注至非是

檣車徵詣廷尉抵罪注抵至也壽昌案前書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言當其罪也不得訓為至

後漢書注補正 卷七

惠益堂

後漢書注補正卷八

長沙周壽昌學

宋志駁京房說

律麻志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至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壽昌案宋書律麻志云漢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又云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至於南事為六十律竟不復合彌益其疏

律九寸

一日律九寸準九尺壽昌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冬終一日此則黃鍾之後漢書注補正卷八

一日也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三百六十日所謂以六十律分蕃之日也

七十脫四字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案零數當作七十四脫四字

數以三除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案此數以三除之即有奇零不盡時息以下亦然由中呂下生不能及黃鍾之半律故又轉而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內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七變而後終六十律之數

南事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下生南事案六十律終於南事南事之律固不能下生矣轉而上生其數在大呂蕤賓發

生之間未始不可引而伸之劉牧云生蕤賓之傍是也故此為下生南事者南事既窮別無可生仍生本律也下分烏又上生南事至南事則無可下生也

離宮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案零數當云一千八十九

解形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案當作十萬

分積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案零數當云八十七

上生南事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壽昌案零數當云一十六考宋劉牧易數鈞隱圖云同類為夫妻異類為母子此

後漢書注補正卷八

即本孟康說其陽下生陰陰上生陽法云夷則娶南呂生大呂大呂生蕤賓又南事注云生蕤賓之傍晉志云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嚴崇

故待詔嚴崇案嚴崇晉書麻志作嚴嵩宋書魏書同古文崇嵩通漢武帝改嵩高山為崇高

三統麻未行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麻施行百有餘年壽昌考宋書律麻志何承天曰司馬彪因曰自太初云云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麻幾乎不知而妄言歟通鑑考異亦本此正之而未明述何承天說考三統麻兩漢時存其說并不曾行

月食多先麻

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麻壽昌案自春秋以來祇論日食無說月食者前書律麻志有推月食法一條是本劉歆三統麻法後漢永平中官麻皆失岑諫皆中詔令岑署望月食官又以望月食加時所云官麻署當為大史令所屬而為司麻專官百官志未載我朝江氏永日月食無視差較易於日食故推日月食法以月為先考漢太初麻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施行由質帝本初元年到靈帝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中先麻食者十六事楊岑當明帝永平中謂麻推月食已多先時如此是以望月食加時至岑始為專職此後劉固馮恂等八元術固作月食術課效各有驗否皆廢不用劉洪作七曜術上之晉志云洪始悟四分麻於天疎淵皆後漢書注補正

卷八

主

思益堂

賈逵論黃道度

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麻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為變至以為日卻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為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度考核奏可壽昌案宋史天文志黃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紀元及乾道澹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法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書之躔度焉梅氏文鼎曰各宿黃道度皆生於赤道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黃道亦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而其各宿度數不同者則以二至二分所躔不同也赤道近二至則其

變黃道度也損而少赤道近二分則其變黃道度也益而多

蓋赤道平分天腹適當二極之中所紀之度終古不易黃道不然其冬至則近南極在赤道外二十三度九十分其夏至則近北極在赤道內亦二十三度九十分其自南而北自赤道外而入於其內也則交於春分之宿其自北而南自赤道內而出於其外也則交於秋分之宿交則斜以斜較平視赤道之度必多此處既多則二至黃道視赤道之數必少理勢然也秦蕙田日案漢以來皆用赤道變黃道又隨歲差而移故一法輒更一黃道宿度皆非實測無足載也梅氏猶據賈逵說存之以見古術家黃道度之大畧秦氏又論月道云案西法以白道入黃道北為正交出黃道為中交與古法正相反然名殊而理不殊也古測黃白大距六度以今度法約之則為五度五十五分強於西術

卷八

四

思益堂

邊韶論麻

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云壽昌案麻理精微延光以來主太初者劉愷等八十四人主四分者李法等四十人各自立論莫能專一惟邊韶案望以定麻較為明切易曉以麻元為本以日法為用以分至為程又參考日月之食以為驗皆可徵信舉行又案文苑傳有邊韶傳載其以文學知名無論麻法事桓帝時以尚書令為陳相此邊韶在順帝初相去二十餘年官位不同是別一人也

元封無七年

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壽昌案元封止六年此七年即太初元年也武帝本紀此事載於太初元年

郭香

太史治麻郎中郭香壽昌案此殆卽華山碑內察書之書佐郭香也碑立於桓帝延熹四年至此已將十年香已由書佐遷治麻郎中矣此時與劉固並舉後作八元術月食術止有固無香名

劉洪善算

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麻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敘三光注引袁山松書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善算作七曜術與蔡邕共述律麻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於世壽昌案晉書志徐岳議效術之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月蝕日蝕在宴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侵二事後漢書注補正

卷八

思益堂

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真莫不聞見劉歆以來未有洪比壽昌考自開闢至漢文帝後三年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二十算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其餘一千五百二十恰滿一紀之數此卷首三千言述推步之原精微簡要非洪不能作此殆卽邕十志之一也

建寧無五年

禮儀志注引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壽昌案靈帝紀建寧四年次年卽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月也

汙染解齋

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壽昌案說文婢婦人汙也漢律曰見婢變不得侍祠楊慎曰婢變謂月事也

祀聖師用犬

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壽昌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帝本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書孔億傳章帝元和二年春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值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

八能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壽昌案惠氏補注引易通卦驗語以證八能然舉樂器六七參差不等無所爲八能竊意八能主八音而言考左傳隱公五年衆仲曰天子用八又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是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八

思益堂

溜卽雷

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壽昌案溜與雷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簷下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雷也溜亦或作雷前書枚乘傳泰山之雷穿石是也

靈獻時童謠補

抱朴子審舉篇靈獻之世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所引同壽昌案續五行志未載此謠宜引此補之謝尙敗沒在二十三年

五行志建武二十二年武谿蠻夷反遣武威將軍劉尙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尙遂爲所沒壽昌案光武本紀尙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又一劉尙

和帝永元九年塞外羌犯塞使征西將軍劉尙擊之壽昌案袁紀作執金吾劉尙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彼前以擊夷而敗沒矣本紀作行征西將軍此無行字

九月應作十一月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壽昌案安帝紀作冬十一月己丑

七年螟

章帝七八年間郡國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壽昌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時恭為中牟令也中牟河南尹屬縣傳稱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八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八

七

思益堂

元初四年二月日蝕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注潛潭巴曰乙亥餉東國發兵壽昌案安帝本紀四年春二月乙巳朔非乙亥此志既與紀異日而注又引春秋緯潛潭巴乙亥云云作證其非字誤可知第案下云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庫火與紀同計乙巳朔至壬戌正十八日也若是乙亥朔則下不得有壬戌此志與注均誤也宜從本紀又 殿監各本及毛本均作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係十月二字誤倒應乙轉

庚寅應作庚申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壽昌案安帝紀作庚申晦此作寅誤也考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下有乙巳辛亥等日從庚申晦日上推之丁酉為九月初七日是月內

不當有庚寅

月蝕麻誤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注引古今注袁山松書是月暈星齒白氣貫月三事於月蝕無與且在建武中元興平三朝於此兩朝年分亦相隔注意不可解考和帝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月月食術以八月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月當食而麻以二月質帝本初元年夫以十二月月食麻以後年正月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宗誠奏以三月月食而官麻以五月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為三月近四月遠大史主者云食當以見為正無遠近太常就耽等平議卒廢誠恂等術是月蝕誤推可考者尙有三四事而志僅紀此兩條何也

後漢書注補正

卷八

八

思益堂

北屈

郡國志北屈注引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壽昌考前地理志注引應劭曰有南故稱北屈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於南屈是南屈北屈應稱二屈左傳不誤杜注失考昭此注尤誤引

許注改許昌非獻帝時事

許注云獻帝徙都改許昌壽昌考獻帝改都許在建安二年八月改許縣為許昌縣在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非獻帝徙都時改名也注誤

濟水非

房子贊皇山濟水所出壽昌案前志云石濟水此作濟水誤

也

平棘注寫誤

平棘有塞案上贊皇山濟水所出注云晉地道記有礫塞中谷塞考水所出之山不應說塞疑是平棘下注誤移於上也下樂城注在縣西北四十里考此注亦非樂城本縣名何能云在縣若千里也疑亦是平棘有塞下語誤在下也

安平即信都

安平國注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壽昌案水經漳水注云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此注脫郡字李公緒趙記云趙孝威王造檀臺有宮為趙別都以朝諸侯信四夷信都之名本此是在秦應有此縣屬邯鄲郡高帝因之二年別為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故觀信都國治信都縣疑高帝後漢書注補正

卷八

九 惠益堂

趙厥作趙偉

置縣後因置郡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為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為安平王水經注皆作樂成應劭作樂安亦誤也

孟應作孟

武陵郡注引先賢傳曰晉代太守趙厥水經延江水注引先賢傳同惟趙厥作趙偉

司徒去大字

孟注晉大夫孟邴邑壽昌案前地理志自注作孟丙是孟當依班氏作孟邴即丙觀前書丙吉亦作邴吉可知

百官志司徒公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壽昌案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奏在十五年至是始詔行也

十一年省長史非十八年

長史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壽昌案光武紀十一年夏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獻帝紀注亦作十一年八字恐誤

後漢書注補正

卷八

十 惠益堂

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此者此亦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狂譽覆滅至汝等或不悉知四十三字循吏傳注係摘錄論摩太史別據見解往往突過蘭臺贊體用詩以代序述亦馬班之遺範殆自劉昭作注早合紀傳並行則初原別行自屬可據然謂宋志始無單行之著錄疑合紀傳始於宋則章懷注已先合之矣謂即始於唐則蕭子顯南齊書論後著贊史通謂即依范書誤本是梁世又已先合之矣惟第范見刑時書未大成以贊謂合自劉昭集注本者最為近之

繼論原未必范意如此唐志論贊五卷隋志原作讚論四卷卷故贊亦可置論前也且其論贊先亦必各有小題乃可單行而紀傳之合數人為一卷者卷仍止一贊論則隨人而立或有或無勢不能論與贊共一題尤非各為卷不能編次自小題為合者所省遂全失真而否則既可別行者即可附於書後另為卷而晁公武陳振孫洪邁輒援史通所指摘一二事過相菲薄雖范之夸誦有同空穴來風而劉知幾徧訶前人即馬班亦嘗

後漢集解卷首

二

警備至何有於范願所指如創為皇后紀及傳王喬左慈詭譎事何焯已明其不足為累矧呂后有紀昉自馬班本陳浩官本考證校語華嶠著後漢書且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為非其義特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本晉書華嶠傳則范之后紀固因而非創柏駉石柳史記秦紀書之圮上授書穀城化石前書張良傳仍載之王左詭譎雖多既已進之方術尚安足疵范獄中書沈約已云自序並實劉昭首為范書作注亦云良跨眾氏知幾雖嘗短范然仍極稱其長曰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論早定矣翟公異作東漢通史偶議范書元漏王應麟歎曰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公異何物妄加譏貶耶然則晁陳洪之於范拾史通身後慧以人廢言並力詆贊辭謂為佻巧失史家之體而忘改述呼贊范實同班其說亦著於史通蕭選輯文於史論史述

贊班范並取體豈有異蟬蚋撼樹亦與公異同為不自量也

後漢著述在范前者自東觀漢記以下無慮數十家東觀漢記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劉珍李尤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作諸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儒林傳實壽又與延篤雜作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共成一

十四篇其後馬融通鑑卷一百四十三卷專家之作則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薛瑩後漢書一百卷司馬彪續漢書八

十三卷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袁山松後漢書一百卷袁宏後漢書三

十卷張璠後漢書五十五卷袁山松後漢書一百卷袁宏後漢書三

靈獻二帝紀六卷樂資山陽公載記十卷王粲漢末英雄記十

卷侯瑾後漢書五十八卷孔衍後漢書六卷後漢書五十八卷

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孔衍後漢書六卷後漢書五十八卷

漢春秋六卷張溫後漢書十四卷見新舊唐志范氏原以東

觀記為本書王傳明八又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取資實

宏然進退眾家以成一家之言筆削所關談何容易王鳴盛推

詳書法類次信其悉合班書則整理之間彌見良工心苦乃孔

歐孟章宗源以皇后作紀及紀傳論序偶取華嶠之言遂謂范

書全本華書趙翼亦謂後漢成書既多范氏采擇自易斯不然

矣史通嘗謂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袁紀出范之前且抑

居范後觀袁紀自序謂眾漢書煩穢雜亂多不次敘華書即在

袁指斥之中范獄中書且欲凌班豈復措意華氏華書遭晉東

徙又三唯存一少可依據三譜十典范氏未倣其例亦未沿其

名而曰全本華書可云孟浪昔班造前漢大半據龍門成書而

潛精積思猶至二十餘年始就范時舊籍唐志多存而章懷注

中識其所因於華氏者亦僅寥寥六事不關紀傳正文劉趙注

周趙傳序袁安傳論桓馮傳論猶失之於馮衍以上中興二十

八將論首七句肅宗紀論首二句章懷皆著為華嶠之辭又班

固傳論然亦身陷大獄以上則著為馮衍以上中興二十

略華嶠之辭蓋實以嶠辭未善改之雖晚未有陳志可資視班

之因於史記者抑又甚艱皇云易乎荀董以下十傳及東夷島桓鮮卑傳多因三國志

後漢集解卷首

三

范書隋志載九十七卷新舊唐志則云九十二卷宋志則云九十卷以十紀八十列傳篇各為卷計之惟宋志卷數與今本合隋唐志所載或多七卷或多五卷當由就紀傳之錄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間取而合之是以卷數不同實則此書歷代相承紀傳具在並無亡佚也前為范書作注者劉昭而外尚有吳均劉熙二家均有齊春秋三十卷遞見隋唐志而後漢書注九十卷見梁書文學傳隋志已不著錄必由早亡熙有孟子注七卷亦遞見隋唐志而范注一百二十二卷惟新唐志載之宋志復不著錄則亦晚出旋佚其得失舉無可考至昭所為范後漢書注劉知幾有吐核棄滓之譏知其采輯眾漢異同略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昭既為范書作注病其無志復取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而補之其自序甚詳可為明證全序已列入湖梁書昭

後漢集解卷首

四

傳昭集注范後漢書本一百八十卷隋志則云一百二十五卷新舊唐志則惟存補注五十八卷宋志則惟存補注後漢志三十卷似其注至隋已稍殘闕至唐遂無幾存知幾雖猶及見其書亦未必果睹其全矣第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並昭所注志為一史見通志選舉略故續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廢耳章宗源乃謂唐志所載之五十八卷既稱補注疑專指馬彪志注又謂新唐志所載之劉熙范注一百二十二卷亦劉昭之誤以唐志范書本九十二卷合以續志三十卷適成一百二十二卷也此無論昭之注范梁書隋志所載分卷皆有不符且續志僅八篇昭猶分卷三十豈范書紀傳為篇九十而僅分多二卷抑唐志范書卷數已不同隋豈梁人著書反能默合唐志卷數至疑補注為專指補志則尤失審詳史通補注之名稱本謂撮眾史

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形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又云劉昭采范所捐以為補注是昭所為後漢書注本通稱補注後世惟見昭續志注不見昭范書注故疑或有別也宗源世推好學而亦有此誤說何耶

以續志補范昉自劉昭昭之後漢書注固已合志於紀傳矣照序有云通借舊志注以補然此自劉氏一家之學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闕入續志也章懷為范作注自係據范原本間引續志之說必別之曰續漢志又析范書九十卷為一百卷以展成數明見唐志新舊皆為無志之證宋志不數章懷分出之卷故仍題九十卷推攷太宗淳化五年初刻本及真宗景德二年校定本猶無續志也及真宗乾興元年孫奭誤以續志三十卷為昭自作以述范者始奏請合刻補闕國子監

後漢集解卷首

五

奉牒依奏施行牒云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翰林侍講學士尚書丞郎命獲近班思有補於化文觀千塵於容覽籍以先王典訓在述作以惟明歷代憲章徵簡策而何見鋪觀載籍博攷前聞制禮作樂之功世存治襲天文地理之說率有異同馬遷八書於焉成在班固十志得以備詳光武嗣西漢而刊布天下東觀之傳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簡編而或朝臣布天難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蓋范作之於前劉昭注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逐各存制度其遺文申之與服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逐各存制度其遺文申之與服一之品之善其後備前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其遺文申之與服所奏乞差臣與學官同共校勘兼乞聖慈許令校勘都大管句伏候敕旨元前十一月十四日牒案此牒所與監本刻列卷首與范范初於前劉重校於後漢亦云志為即昭所撰述尚知非原著景范也自洪邁重校於後漢亦云志為即昭所撰述尚知非原著景范志為范作劉注失之彌遠矣遂共成一百二十卷而後世必謂范書原已析為一百卷章懷作注始復為九十卷宋志因而題之不思范書志未成從無百卷之說惟章懷注本始有之安得

據宋志九十卷之題並沒在前之新舊唐志或又謂章懷注范全本劉昭八志注用昭原文故仍昭名以為識別甚且謂章懷於紀傳則改昭注於八志注則不改者以注紀傳易注志難乃避難而趨易不思昭之補注唐志所載已僅存五十八卷除去志注三十卷屬於紀傳者僅矣章懷果何從全據之乎抑詳觀章懷之注范不減於顏監之注班惜非一手所成據新唐書與後漢注者有張大安劉詢言革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章懷共任為藏諸周寶蓋等見章懷本傳又見張公謹岑長倩傳不免有踏駁漏略之處然多主故訓與昭補注之體既殊而所引據各書率為唐志所著錄亦何事借徑於昭惟皆誤以章懷所注後漢書本有八志疑其既全取昭志之注必不能不並取昭紀傳之注耳夫章懷果已合昭所注志於紀傳則唐時習後漢書者自已兼習八志何又於選舉別申功令以後漢並劉昭所注志

後漢集解卷首

六

為一史宋時孫爽何又特請合刊不經之談所當深辨也

宋本後漢書景德以前既尚無志則後世疑無志者為宋民間俗本或不盡然自乾興改刊志復附入迄仁宗景祐元年余靖又上言文字舛譌爰命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見景祐二年九月中書門下牒文此文亦刻景祐刊誤本卷首官本已節錄及嘉祐七年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又詔劉敞等分手校正故兩漢刊誤世傳三劉同作謂敞與兄敞及敞子奉世而東漢刊誤史乃專屬之敞見宋史本傳高宗南遷至紹興末重刊監本蓋始以敞說附入注文之後今原書久佚反賴監本存之官本已照轉刊而汲古本原未有此集解以汲古本為主故并敞說於解中孝宗淳熙間吳仁傑又撰兩漢刊誤補遺今存十卷雖與宋志卷數適合

而言後漢書者僅得兩卷解中仍從采掇元胡三省注通鑑於章懷注時有引伸所取亦多通標曰通鑑胡注

官本考證最為精審集解全錄其官本文字有與汲古本異者亦詳記之近儒致力於後漢書莫勤於惠棟所著後漢書補注既已備載而侯康之後漢書補注續沈銘彝之後漢書注又補均主羽翼惠氏有可采者亦應不遺他如陳景雲兩漢書舉正王鳴盛十七史錢大昕三史拾遺廿二史考異錢大昭兩漢書辨疑趙翼廿二史劄記洪亮吉四史沈欽韓兩漢書疏證周壽昌兩漢書注補正於後漢書博引旁徵所見有同有異但經採取各著其名聞或意涉未安竊附已說及出友朋商訂者並加識別以存其真

後漢集解卷首

七

劉昭補注梁書本傳亦曰集注者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也史通譏其言盡非要事皆不急或未免過甚其辭然必隸事為多而略於訓詁矣今觀所注八志編及經傳前史反多主解釋文字證明故實初非專采後漢同異當由眾家後漢馬彪而外措意於志者本自無多而又阨於永嘉如華典雖成華典十典子暢踵成之旋已不可復識故無幾同異可舉注體亦因之少變昭自序固云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概可知也又昭於天文志第三卷五行志第四卷皆全卷無注亦必亡佚緣唐以前書皆手寫傳布甚稀一有關殘或被刊落即無從補復近儒有追論及之者皆入集解至關於典制名物後世無微即亦不敢強為之說

宋熊方著補後漢年表十卷錢大昭惜其繆漏更為補表八卷盧文弨稱其精確誠後來居上矣然謂當與續志並繫於范書之後則范書原未嘗有表但可與所撰後漢郡國令長攷同

爲治范書者之一助耳必附入之反形其贅范氏十志除百官
禮樂輿服五行天文五門見本書外如南齊書所載尙有州郡
一門已見前注是十志已具其六范獄中書欲令前漢所有者悉備
州郡固可代地理而律厯刑法食貨郊祀溝洫藝文非四門所
能容也或已附郊祀於禮樂省溝洫入州郡耶至律厯刑法食
貨藝文必各立一門乃能備前漢所有劉昭見范志全闕補以
馬彪八志百官輿服五行天文名同乎范而禮儀不言樂祭祀
統言郊與范之禮樂志殆必不侔郡國之名雖猶夫州郡固亦
未兼溝洫律厯具矣而無刑法食貨藝文皆未足彌范氏之憾
是以錢大昭侯康各有後漢藝文志之補顧藝文本以攷一代
經籍之存亡補者用力雖多而東漢增出之書亡佚於齊梁間
者隋唐人已無從輯錄則亦但能考其所存莫能考其所亡故
均無取

後漢集解卷首

八

前漢書各本文字之異宋人精校勘者類能臚舉而詳識之後
漢源流尠有述者但自宋初有板本後鑄板雖始唐末至周顯
後漢書之有刻本則又自官書多兩漢並刊如淳化本太宗淳
宋淳化命官分校三史始官書多兩漢並刊如淳化本太宗淳
刊於杭州朱彝尊經義考載葉夢得云淳化中以景德本眞宗
史記前漢書付有司摹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景德本成平
中命才行屍河與丁遜覆校乾興本即眞宗乾興初孫奭奏請
兩漢書板本景德間奏上乾興本即眞宗乾興初孫奭奏請
卷合景祐本即仁宗景祐初熙寧本即仁宗熙寧初明南
奏上紹興本刊自高宗紹興末分宗校至神宗熙寧初趙
之本紹興本刊自高宗紹興末分宗校至神宗熙寧初趙
北雍本振用南監本明自英宗正統間始有官刊經籍其時王
恥於無別易監言雍南國子監刊修二十一史成於世宗嘉靖
十一年無別易監言雍南國子監刊修二十一史成於世宗嘉靖
所刊金史原無板購求善本翻刻鑄集而成然四史皆用
舊板故後漢南雍本亦爲時重北國子監合刻二十一史皆用
宗萬曆二十四年開皆有前漢即有後漢可攷而知今世所傳
雕成於三十四年者皆有前漢即有後漢可攷而知今世所傳

則惟紹興以後之本及元小字本麻沙坊本亦明閩本明周采
喬等刊亦北宋以前之本未有能見之者遭亂辟地聚書滋難
其所未詳以俟來者

後漢集解卷首

九

第十卷上集解黃山曰此卷上下之次行應有皇后紀大目如列傳光武十五例目下並應注明皇女附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第十卷下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區皇后

桓帝懿獻梁皇后集解黃山曰後漢定皇后謹上一字皆與帝同故舉諡即知為何帝

後漢集解卷首 十一

之後懿獻前崩諡不著桓非仍加桓帝二字不明也

孝桓鄧皇后集解黃山曰孝桓當作桓帝下孝靈亦當作靈帝觀后紀書桓帝鄧皇后靈帝

宋皇后足證目錄之誤官本

桓思實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集解黃山曰官本孝靈宋皇后後有靈此乃有紀無目視同貴人

美人無例可通當由奪誤

獻穆曹皇后

列傳八十卷

第一卷

劉玄

劉盆子

第二卷

王昌

張步

彭寵

第三卷

隗囂音五高反

第四卷

宗室四王三侯

齊武王續子北海靜王興集解黃山曰官本諸王名皆小字旁注前書亦然式同帝紀汲古閣

趙季王良入列傳則目錄自可書名不必旁注

泗水王欽

成武季侯順

後漢集解卷首 十二

第五卷

李通

鄧晨

無黃山曰官本注亦無欽字

第六卷

鄧禹子訓 孫隆

第七卷

馮異

賈復

第八卷

吳漢

蓋延集解錢大昭曰蓋延當在陳俊之前

劉永

李憲

盧芳

公孫述

城陽恭王祉集解黃山曰城陽原作成

陽一作城陽非前漢城陽國也今仍以本傳為正

安成季侯賜

順陽懷侯嘉

王常

來歙歙曾孫歷集解錢大昭曰注歙字衍闕本

寇恂曾孫榮

岑彭

陳俊

臧宮

第九卷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第十卷

鈺期

王霸

祭遵 從弟彤

第十一卷

任光

子隗 集解錢大昭曰二字當注在任光下黃山

日官本二字正作任光下小注

李忠

萬修

邳彤

劉植

耿純

第十二卷

朱祐

景丹

後漢集解卷首

古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第十三卷

竇融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第十四卷

馬援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樓

第十五卷

卓茂

魯恭 弟丕

魏霸

劉寬

第十六卷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弘

蔡茂 郭賀附

馮勤

趙忠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第十七卷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第十八卷上

桓譚

馮衍 子豹 集解錢大昭曰閩本二字注在卷下

後漢集解卷首

古

第十八卷下

馮衍

第十九卷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郵暉 集解黃山曰此下據本傳應有子壽二字注官本不脫

第二十卷上

蘇竟

楊厚

第二十卷下

郎顛

襄楷

第二十一卷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 族孫不章

羊續

賈琮

陸康

第二十二卷

樊宏 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 弟異

第二十三卷

朱浮

馮紡

虞延

鄭弘

周章

第二十四卷

梁統 子竦 曾孫商 玄孫冀 冀解黃山曰據統傳注子竦上漏載子松

後漢集解卷首 六

第二十五卷

張純 子奮

曹褒

鄭玄

第二十六卷

鄭興 子胤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第二十七卷

桓榮 子郁 孫馬 曾孫鸞 玄孫典 玄孫彬 集注當云子郁 郁山曰官本注彬上省玄孫二字案依榮傳

丁鴻

第二十八卷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楊璇

第二十九卷

劉平 集解黃山曰平傳後附著王望王扶事不為傳故不目

趙季

涪于恭

江革

劉般 子愷

周磐

趙咨

第三十卷

班彪 子固 錄班彪本傳上小題下章懷注在卷下惟此卷所校本乃卷上注有異錢本抑觀此卷及後六十四卷上下均有二字注又與錢本無異蓋古本規模固如此緣就一卷析而分之自不應上下卷目錄較異

後漢集解卷首 七

第三十卷下

班彪 子固

第三十一卷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第三十二卷

光武十王 集解黃山曰四字官本作小注列上行第三前漢書目錄凡總目皆就卷之次行低一格大書與史記目錄略同按漢書古本目錄亦必如此緣主目本即紀傳小題也準此類推則前之宗室四王三侯及後之黨細循吏酷吏宦者儒林上下文苑上下獨行方街上下逸民列女各小注均當照此式大書而第四十卷與第四十五卷之次行並應有明八王主目今皆不然者悉由官任並刊削改易也此光武十王目大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荆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集解黃山曰依本傳次序琅邪孝王京當列臨淮懷公衡中山簡王焉之前

第三十三卷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第三十四卷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後漢集解卷首

六

胡廣

第三十五卷

袁安 子敞 玄孫闕

張酺

韓稜 集解黃山曰日本稜或从禾

周榮 孫景

第三十六卷

郭躬 弟子鎮

陳寵 子忠

第三十七卷

班超 子勇

梁慄 集解黃山曰何熙附

第三十八卷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 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第三十九卷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第四十卷 集解錢大昭曰依光武十王之例此下當有明八王三字闕本不脫黃山曰官本此下有明字小注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第四十一卷

李恂

陳禪

後漢集解卷首

九

龐參

陳龜

橋玄

第四十二卷

崔駰 子瑗 孫寔

第四十三卷

周燮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第四十四卷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修

第四十五卷 集解錢大昭曰此下脫章八王三字闕本不脫黃山曰官本此下有章帝八王四字小注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和帝子集解
黃山曰八王

中平原懷王勝既為和帝子應稱章和八王如前書
宣元六王之例而本傳小題概以章帝八王帝蓋誤
字目錄之有標題者遂亦沿其誤耳

第四十六卷

張皓子綱

王襲子暢

种暉子岱拂
拂子劬集解黃山曰官本注拂字難
格寫案依此本馬援傳注前例當作子岱子拂

陳球

第四十七卷

杜根

樂巴

劉陶

李雲

後漢集解卷首

三

劉瑜

謝弼

第四十八卷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第四十九卷

張衡

第五十卷上

馬融

蔡邕

第五十卷下

蔡邕

第五十一卷

左雄

周舉子綱

黃瓊孫琬

第五十二卷

荀淑子爽
孫悅

韓韶

鍾皓

陳寔子紀

第五十三卷

李固子燮

杜喬

第五十四卷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歧

第五十五卷

皇甫規

張奐

後漢集解卷首

三

段熲

第五十六卷

陳蕃

王允

第五十七卷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暉

陳翔

孔昱

苑康集解黃山曰廣韻二十阮苑字注左傳齊大夫苑何忌素苑今左氏昭二十年傳作苑釋文於元反姓何忌殿武丁子文封苑其後因氏焉說荒遠難徵惟唐柳宗元有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見劉禹錫所編柳文中是苑姓至唐尚有聞作苑蓋誤苑康並見本書荀淑寶武 檀敷 傳而本傳作苑康亦誤

劉儒 賈彪

第五十八卷

郭太集解黃山曰篇末附著左原孟敏與乘果賈淑史叔資黃允謝甄王柔等事不為傳故不自

第五十九卷

符融 許劭 何進

第六十卷

後漢集解卷首 孔融 王

鄭太 孔融

第六十一卷

荀彧

第六十二卷

皇甫嵩

第六十三卷

董卓

第六十四卷上

劉虞 公孫瓚

第六十四卷下

袁紹子譚集解錢大昭曰閩本二字注在卷下袁紹下黃山曰官本二字注亦惟見卷下袁紹下

第六十四卷下

袁紹子譚 劉表

第六十五卷

劉焉 袁術

第六十六卷

呂布 循吏

第六十七卷

衛颯 任延

第六十八卷

王景 秦彭

第六十九卷

王渙 許荆

第七十卷

孟嘗 第五訪

第七十一卷

劉矩 劉寵

第七十二卷

仇香集解黃山曰仇覽一童恢名香依傳作覽為正

第七十三卷

董宣 樊噤 王

第七十四卷

李章 周紆

第七十五卷

黃昌 陽球

第七十六卷

王吉 蔡倫

第七十七卷

鄭眾 蔡倫

第七十八卷

孫程 曹騰

第六十九卷儒林上集解黃山曰儒林文苑方術本皆就數有類重出而首卷光武紀又無兩第一卷至一百三十卷之總數亦不能復合凡此疏繆處斷非原編目錄如此

劉昆	注丹	劉昆	任安	楊政	任安	張興	戴憑	張興	孫期	歐陽歆	孫期	牟長	宋登	牟長	張馴	尹敏	張馴	周防	孔僖	周防	楊倫	楊倫	第六十九卷	高詡	包咸	高詡	魏應	伏恭	魏應	任末	景鸞	任末	薛漢	杜撫	薛漢	召馴	楊仁	召馴	趙昱	衛宏	趙昱	董鈞	丁恭	董鈞	周澤	鍾興	周澤	甄宇	樓望	甄宇	程曾	張玄	程曾	李育	何休	李育	服虔	穎容	服虔	謝該	許慎	謝該	蔡玄	蔡玄	第七十卷	文苑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杜篤	王隆	杜篤	夏恭	傅毅	夏恭	黃香	劉毅	黃香	李尤	蘇順	李尤	劉珍	葛龔	劉珍	王逸	崔琦	王逸	邊韶	邊韶	第七十卷	文苑下	張升	趙壹	張升	劉梁	邊讓	劉梁	鄒炎	侯瑾	鄒炎	高彪	張超	高彪	爾衡	爾衡	第七十一卷	獨行	譙玄	李業	譙玄	劉茂	溫序	劉茂	彭脩	索盧放	彭脩	周嘉	范式	周嘉	李善	王侗	李善	張武	陸績	張武	戴封	李充	戴封	繆彤	陳重	繆彤	雷義	范丹	雷義	黃山曰官本正同闕本案本傳范冉字史雲注冉或作丹是目錄當以冉爲正字此本既無注直作范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日與傳較亦如仇覽作
仇香據當時所共知者耳戴就

趙苞 向相

諒輔 劉翊

王烈

第七十二卷 方術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邵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劉根

後漢集解卷首 第七十二卷 方術下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集解黃山曰冷壽
光唐虞魯女生附

徐登集解黃山曰實
與趙炳台篇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集解黃山曰實與
張紹壽光侯合篇

甘始集解黃山曰實與東
郭延年封君達合篇 王眞集解黃山曰實
與郝孟節合篇

王和平

第七十三卷 逸民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集解黃山曰逢
古龐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老父集解黃山曰據本傳漢濱當作漢陰今各
本日錄皆相承作漢濱御覽已沿其誤

陳留老父 龐公

第七十四卷 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後漢集解卷首 周郁妻集解黃山曰郁原
誤都據本傳正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季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清母集解黃山曰母原誤妻據本傳正又清
及母娥魏志均有傳本傳作龐消亦誤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第七十五卷 集解黃山曰諸夷列傳其間有據種類國名
分篇者亦有附見者獨無子目亦嫌未備

東夷集解黃山曰夫餘高句驪句驪
東沃沮濊北三韓倭凡七篇

第七十六卷

南蠻集解黃山曰巴郡南
郡蠻板楯蠻夷附 西南夷集解黃山曰夜郎
滇哀牢邛都都

冉駹凡六國
又白馬氏附

第七十七卷

西羌集解黃山曰羌無弋爰劍漢良東號
子麻奴凡四篇又湟中月氏胡附

第七十八卷

西域集解黃山曰拘彌于真西夜子合德若條支安
車疏勒焉耆蒲類東且彌車師
前王車師後王凡二十二國

第七十九卷

南匈奴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
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
單于二字集解黃山曰此亦本傳小題下章懷注文
也編目錄者本即用小題為主目故
並注取之與前第三十卷下有注同

第八十卷

烏桓

鮮卑

後漢集解卷首 天

光武起後漢乙酉歲改建武元年傳及十二帝至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申集解黃山曰庚凡一百
九十五年

志三十卷

第一卷 律麻上

律準

候氣集解黃山曰志傳諸
小日本皆逐行分作

第二卷

兩層寫間有參
差者即為正之
律麻中

賈逵論麻

永光論麻

延光論麻

漢安論麻

熹平論麻

論月食集解黃山曰食官
本作蝕案食蝕古

第三卷 律麻下

通作惟查是卷志文日食字本皆作食與後五
行志文言日月蝕異此目各據本文非有岐誤

麻法

第四卷

禮儀上集解黃山曰原
本注儀皆誤義今正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禘

養老

先蠶

祓禊

第五卷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後漢集解卷首 天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驅劉

案戶

祠屋

立冬

冬至

臘

大雩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第六卷 禮儀下

大喪集解錢大昭曰闕本下有諸侯王
列侯始封公貴人公主薨一條

第七卷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第八卷 祭祀中	明堂
北郊		靈臺
辟雍		增祀
迎氣		老子
六宗		
第九卷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第十卷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第十一卷 天文中	後漢集解卷首	手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第十二卷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集解黃山曰三 官本作二誤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第十三卷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集解黃山曰疾 志連青祥言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第十四卷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第十五卷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第十六卷 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後漢集解卷首	手
蝻		大風拔樹
第十七卷 五行五		牛疫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病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第十八卷 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第十九卷 郡國一

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右司隸

第二十卷 郡國二

潁川 汝南

梁國 沛國

陳國 魯國

右豫州

魏郡 鉅陸

後漢集解卷首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間

清河 趙國

勃海

右冀州

第二十一卷 郡國三

陳畱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右兗州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右徐州

第二十二卷 郡國四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右青州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後漢集解卷首

右荊州

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吳郡 豫章

右揚州

第二十三卷 郡國五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牂牁集解黃山曰官本牂作特

越雋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爲屬國

右益州	漢陽
隴西	金城
武都	北地
安定	張掖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右涼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右并州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右幽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日南	
右交州	
第二十四卷 百官一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第二十五卷 百官二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第二十六卷 百官三	
宗正	太司農
少府	
第二十七卷 百官四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第二十八卷 百官五	
州郡	縣鄉
亭里	匈奴中郎將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王國	宋衛國
列侯	關內侯

四夷國

百官奉

第二十九卷 輿服上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駟車

青蓋車

綠車

皂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後漢集解卷首

三

導從卒集解錢大昭曰卒當作車志中標目亦作車黃山曰官本作車

車馬飾

第三十卷 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卻非冠

卻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

刀

印

黃赤綬集解黃山曰官本三字另提行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十二帝后紀二十二卷

八十列傳八十八卷

志三十卷集解黃山曰此行不著志數亦以別異於范書

後漢集解卷首

三

附官本目錄 范書敘例既亡編次大指莫能盡識然十紀八十列
有微意至卷首目錄乃傳是書者所加唐以前蓋固或有之列小
於前次子日於後原以題過簡非子目未盡者如汲古本猶
目已詳反覽小題為贅任意去亦尚有未盡者如汲古本猶
存則紀傳分合之題是矣願小題復識此其失也自宋乾興監本附入
劉昭所注之精志三十卷日錄復有增改其原私家本則雖加
錄今並無得而徵南宋迄明監本相承一成不變原依監本合雖加
入志目未敢盡改其舊故時或有異官本馬范無別致洪本合雖加
志通作一百二十卷與舊相應論者謂本馬范無別致洪本合雖加
承澤輩試以入志同為范作但洪氏所見本既即如此益知其來
已久仍為乾興舊式別官本目錄卷合第條理精審前後其來
尤有勝汲古本處可以參觀而得故準前書補注之例附著於後

後漢集解卷首

无

後漢書目錄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梁 剡 太 令劉 昭補志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帝后紀一十二

志三十 共一百三十卷

列傳八十八

帝后紀

後漢書卷一上

帝紀第一上

光武上 秀

後漢書卷一下

後漢集解卷首

无

帝紀第一下

光武下

後漢書卷二

帝紀第二

明帝 莊

後漢書卷三

帝紀第三

章帝 烜

後漢書卷四

帝紀第四

和帝 肇

殤帝 隆

後漢書卷五	帝紀第五	安帝 <small>肅</small>
後漢書卷六	帝紀第六	順帝 <small>保</small>
		冲帝 <small>炳</small>
		質帝 <small>續</small>
後漢書卷七	帝紀第七	桓帝 <small>志</small>
後漢書卷八		
	帝紀第八	靈帝 <small>宏</small>
後漢書卷九	帝紀第九	獻帝 <small>協</small>
後漢書卷十上	后紀第十上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帝陰皇后
後漢書卷十下	后紀第十下	光烈陰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熹鄧皇后

後漢集解卷首

四

	安思閭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區皇后	桓帝懿獻梁皇后
	桓帝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志		
後漢書卷十一	志第一 律 <small>上</small>	
	律準	候氣
後漢書卷十二	志第二 律 <small>中</small>	
	賈逵論 <small>麻</small>	永光論 <small>麻</small>
	延光論 <small>麻</small>	漢安論 <small>麻</small>
	熹平論 <small>麻</small>	論月蝕
後漢書卷十三	志第三 律 <small>下</small>	
	麻法	
後漢書卷十四	志第四 禮 <small>上</small>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祿

後漢集解卷首

五

養老

先蠶

祓禊

後漢書卷十五

志第五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緇劔

案戶

祠屋

立冬

冬至

臘

大雉

土牛

遣衛士

後漢集解卷首

望

朝會

後漢書卷十六

志第六 禮儀下

大喪

後漢書卷十七

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後漢書卷十八

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後漢書卷十九

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後漢書卷二十

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後漢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天文中

後漢集解卷首

望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後漢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二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後漢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右冀州

後漢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郡國三

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右兗州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右徐州

後漢集解卷首

吳

後漢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郡國四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右青州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右荊州

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吳郡

豫章

右揚州

後漢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郡國五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犍爲

越雋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爲屬國

右益州

後漢集解卷首

蜀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右涼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右并州	廣陽	後漢書卷三十四 百官一	右交州	吳
涿郡	上谷	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尉	
代郡	右北平	後漢書卷三十五 百官二	司空	
漁陽	遼東	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將軍	
遼西	樂浪		太常	光祿勳
玄菟			衛尉	太僕
遼東屬國			廷尉	大鴻臚
右幽州			後漢書卷三十六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日南				

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大司農	後漢書卷三十七 百官四	州郡	縣鄉
宗正		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亭里	匈奴中郎將
少府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後漢書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王國	宋衛國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列侯	關內侯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四夷國	百官奉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後漢書卷三十九 百官上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後漢書卷三十八			玉輅	乘輿
州郡			金根	安車
亭里			立車	耕車
烏桓校尉			戎車	獵車
王國			駟車	青蓋車
列侯				
四夷國				
後漢書卷三十九 百官上				
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玉輅				
金根				
立車				
戎車				
駟車				
青蓋車				

綠車	皂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後漢書卷四十	
志第三十	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卻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	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綬

后夫人服	
列傳	
後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劉盆子
後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劉永
王昌	李忠
張步	盧芳
彭寵	
後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	公孫述
後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趙孝王
齊武王	泗水王
城陽恭王	成武孝侯
安成孝侯	
順陽懷侯	
後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王常
李通	來歙
鄧晨	
後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鄧禹 子訓 孫騰

寇恂 曾孫榮

後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馮異

岑彭

賈復

後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吳漢

陳俊

蓋延

臧宮

後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後漢集解卷首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後漢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鮑期

王霸

祭遵 從弟彤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任光 子曉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植

耿純

後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後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竇融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後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馬援 子嚴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棧

後漢書卷五十五

後漢集解卷首

列傳第十五

卓茂

魯恭 弟丕

魏霸

劉寬

後漢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弘

蔡茂 郭賀附

馮勤

趙憲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後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宣秉

張湛

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玄孫典 彬

丁鴻

後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楊璇

後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 子愷

周磐

趙咨

後漢書卷七十上

列傳第三十上

班彪

後漢書卷七十下

列傳第三十下

班彪 子固

後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翊

後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五

東海恭王 彊

沛獻王 輔

楚王 英

濟南安王 康

東平憲王 蒼 子任威 孝王尚

阜陵質王 延

廣陵思王 荆

臨淮懷公 衡

中山簡王 馬

琅邪孝王 京

後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後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後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 子敞 玄孫閎

張酺

韓稜

周榮 孫景

後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 弟子銀

陳寵 子忠

後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子勇

梁懂

後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後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

王符

後漢集解卷首 堯

仲長統

後漢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明帝八王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後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子瑗 孫寔

後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周燮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後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章帝八王

後漢集解卷首 堯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後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子綱

王龔子暢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种暉子岱 拂 子劭

陳球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杜根

樂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	
後漢書卷九十上	
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	蔡邕
後漢書卷九十下	後漢集解卷首
列傳第五十下	卒
蔡邕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	周舉
黃瓊	孫瓊
後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	孫悅
鍾皓	韓韶
後漢書卷九十三	陳寔
	子紀

列傳第五十三	杜喬
李固	子燮
後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後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後漢書卷九十六	後漢集解卷首
列傳第五十六	空
陳蕃	王允
後漢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暉
陳翔	孔昱

苑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顥	
後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	符融
許劭	
後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	何進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後漢集解卷首 空	
鄭太	孔融
荀彧	
後漢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	朱儁
後漢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	
後漢書卷一百三	
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列傳第六十四下	
袁紹 <small>子譚</small>	劉表
後漢書卷一百五	
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	袁術
呂布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六十六 <small>循吏</small>	
後漢集解卷首 空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荆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香	童恢
後漢書卷一百七	
列傳第六十七 <small>酷吏</small>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後漢書卷一百八

列傳第六十八 宦者

鄭眾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儒林

劉昆

洼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後漢集解卷首 空

孫期

歐陽歛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儒林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昱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列傳第七十上 文苑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列傳第七十下 文苑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鄭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後漢集解卷首 空

彌衡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七十一 獨行

譙玄

李業

劉茂

温序

彭脩

索廬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侗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范冉 一名丹

後漢集解卷首

空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列傳第七十二上方術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邵

段駉

廖扶

折象

樊英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列傳第七十二下方術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荀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眞

後漢集解卷首

空

王和平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七十三 逸民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單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眞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 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涓母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後漢集解卷首

突

列傳第七十五

東夷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第七十六

南蠻

西南夷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第七十七

西羌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七十八

西域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
記稱匈奴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
漢記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八十

烏桓

鮮卑

光武起後漢乙酉歲改建武元年傳及十二帝至獻帝建
安二十五年庚申凡一百九十五年

後漢集解卷首

突

官本跋尾

原任詹事臣浩謹言按范氏後漢書隋志云九十七卷唐志云九十二卷論贊五卷今論贊附於紀傳共九十卷蓋自唐章懷作注付秘書省傳之至今其篇第如此唐志又云賢注後漢書一百卷以紀傳中分上下卷者凡十也劉昭注補志三十卷陳振孫云本別為一書至乾興初孫奭建議校勘補亡借闕館閣書目乃直以為百二十卷今考經籍志云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氏本劉昭注則志之合於書亦不自奭始矣晁以道謂范書創為后紀及采風俗通枹朴子詭譎事失史之體按呂后有紀見於前書不可謂創何焯云東京諸后臨朝者六范書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王喬左慈附見於方術原未予立傳又何譏焉陳氏又云劉昭所注乃司馬

後漢集解卷首 七

彪續漢書之八志今考章懷注所引續漢書文多與志同其言足信然先范氏而有作者若劉珍之東觀記謝承薛瑩華嶠謝沈袁山松諸家之書張瑩之漢南記今無一存者而彪書之志以附於漢書而傳非其幸歟范氏既未嘗為序卷目皆後人所定一志而分為數帙一傳而並列數人皆非史氏之舊馬班可作當不謂然然作者便於編輯讀者便於檢稽不啻為晉宋以後史書導之先路矣茲奉

敕校勘監本漉漫剝落有他本可據者釐而正之疑不可考者仍之刊誤諸家在景祐以前者間為補綴自吳仁傑刊誤補遺而下有前人所未及發者亦分別采輯以備參考刊刻既竣臣浩復與同事諸臣詳審校勘錄為後漢書考證若干條汲深而後知緹之短掃迅而後知葉之多為悚為慚罔知所措

臣謹識

又一葉

原任詹事臣浩庶子臣朱良裘侍讀臣齊召南洗馬臣陸

宗楷編修臣孫人龍原任編修臣杭世駿檢討臣萬松齡恩

貢生臣曾尙渭等奉

敕恭校刊

後漢集解卷首

七

光武帝紀第一上集解陳浩曰按班固傳固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注載漢晉陽秋等書所引紀中語有今書不載者是為范史所更定也先謙曰此刻一準前書用汲古閣本惟因集解附列已名參同官本餘悉仍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興故廟亂曰武侯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集解廟宗萬曰按後漢以前書武紀元封五年茂材即前漢詔舉秀才異等史官亦追改之謂武紀元封五年詔注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是也惠棟曰洪武紀元封五年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之故云
南陽蔡陽人南陽郡今鄧州縣也蔡陽郡今隨州棗陽縣也
虛受堂

自隋文帝省隨為唐初因之是以唐書新舊二志並作隨州也
先謙曰南陽郡今河南南陽府府城在唐書新舊二志並作隨州也
高祖九世之孫也不集解錢大昕曰按紀傳所載世數多不一例此紀高祖九世孫也
高祖至光武九世實八世孫也至劉永傳稱梁孝王八世孫自
自祖至光武九世實八世孫也至劉永傳稱梁孝王八世孫自
至永父立己八世矣如依二紀之例亦當云九世孫也封爵之世
表自始封至孫曾孫之傳則孫之例亦當云九世孫也封爵之世
次言故合始封至孫曾孫之傳則孫之例亦當云九世孫也封爵之世
孫自孔子至光武十五世推此論之當以永傳為是
生長沙定王發長沙郡今潭州縣也
惠棟曰案東觀記世祖紀曰王發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景
之統出自長沙定王世祖紀曰王發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景
義反晦耳先謙曰長沙郡今潭州縣也
今長沙府治發前書有傳發生春陵節侯買春陵縣今湖南零陵縣
與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今在隨州棗陽縣東事具
宗室四王傳集解先謙曰春陵今棗陽縣東本南陽白水郡守孫
仁徙也光武買生鬱林太守外官秩二千石景帝更名為郡守孫
改章陵縣鬱林今潯州府貴州外生鉅鹿都尉回鉅鹿郡今邢州縣
先謙曰鬱林今潯州府貴州外生鉅鹿都尉回
縣唐為貴州縣作郁蓋誤外生鉅鹿都尉回
尉官也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為郡守孫
尉集解先謙曰鉅鹿今順德府平鄉縣回仁從弟回生南頓令欽

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前書曰長皆秦自
也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滿萬戶為長秩五百石
三百石集解先謙曰南頓今欽生光武集解先謙曰生於清
陳州府項城縣北五十里
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年九歲而南頓君
王傳良平帝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
鄭玄尚書中候注云日角謂中庭骨起狀如日集解惠棟曰朱建
平相書云額有龍犀入髮左角右角月王天下也孝經援神契
有骨表取象如山準日角所出房所立有星也性勤於稼穡種曰稼而兄
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仲能為產業
見前王莽天鳳中王莽建國六年改為天鳳集解劉歆曰註
書同舍解惠棟曰東觀記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問知具為受
長安同舍解惠棟曰東觀記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問知具為受
尚書略通大義東觀記曰受尚書於中大夫盧江許子威資用乏
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言賊鋒銳起者或作蜂喻多也
之說鋒起楊注謂如鋒地皇三年天鳳六年南陽荒饑日一穀不
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

升曰款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大侵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
饑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
更新野吏於新野南陽郡今鄧州縣漢書曰伯升賓客劫人上選
治南晨吏於新野南陽郡今鄧州縣漢書曰伯升賓客劫人上選
吏不敢至門是帝之好俠願似伯升非豈於謹厚者也樊噲傳帝
微時以事拘於新野時為因賣穀於宛東觀記曰時南陽早饑而
市吏餽餽一笥蓋在此時宛人李通等曰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
故城今鄧州南陽縣也集
起李氏為輔命之徵驗也易坤靈圖曰漢之臣李陽也光武初
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
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迺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
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於張前書音義曰星孛短彗然
地星孛於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楚地將有兵亂後
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攻南陽新阜賜等殺其士眾數萬人光
武除穢布新之象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眾起兵初
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

輿服志曰大冠者謂武官冠之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
 集解劉放曰註案當云大冠者謂武冠武冠之少武冠二字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達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故云謹厚
 迺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平林在江夏郡故城在今鄧州富水縣
 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集解惠棟曰前書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也水經注隨郡平林縣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先謙曰新市即江夏侯國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廣雅曰聚居也音慈論反前書音義曰小於鄉曰聚集
 林人陳牧惠棟云齊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迺得馬前書曰尉秦武王傳曰屠長聚
 至二百進屠唐子鄉唐州湖陽縣西南集解先謙曰湖陽唐子鄉在今南陽府唐縣南百里唐因以名州
 又殺湖陽尉湖陽屬南陽郡今山麓西南有唐子亭即唐子鄉也
 又殺湖陽尉唐州縣也東觀記曰劉終詐稱江夏吏誘殺之集解
 軍中分財物不均眾志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歛宗人所得物悉目與之眾迺悅進拔棘陽縣名屬在棘水之陽古謝國也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棘音己力反
 集解惠棟曰范氏例曰得城為拔其例則為一卷今亡先謙曰棘陽南陽縣在今新野縣東北史記楚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王莽置大
 夫一人職如太守南陽為前隊河內為後隊潁川為屬正梁巨賜左隊弘農為右隊河東為北隊潁陽為新隊潁川音遂屬正梁巨賜王莽每隊置屬正戰於小長安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集解惠棟
 一人職如都尉戰於小長安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集解惠棟
 於清水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與甄阜戰敗之東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更始元年集解陳浩曰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
 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
 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巨賜戰於泚水西大破之斬阜賜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溝縣亦有泚水與此別
 北大胡山李吉甫云水南去縣二里出慈邱縣東南大湖山謝沈書甄阜等敗光武於小長安乘勝南渡黃滔水前營皆阻兩川謂臨泚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滔水者二萬人
 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清陽前書曰納言度百也

掌出納王命所謂喉舌之官也歷秦漢不置王莽改大司農為之恒譚新論云莊尤字伯石此言嚴避明帝諱也秩宗虞官也掌郊廟之事周謂之宗伯秦漢不置王莽改太常為秩宗後又典兵故納言秩宗皆有將軍號也清陽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在清陽水之陽清音育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清水上在字衍官本無清陽南陽縣在今南陽縣南六十里元統志南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集解錢大昕曰范史於淮陽王聖公齊武王聖公伯升皆不名惠棟曰前書三月曰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
 常偏將軍前書曰奉常秦官景帝更名為太常應劭漢官儀曰欲令將軍處右東觀記曰時無印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
 皆下之許州葉縣北鄧今豫州鄆城縣也定陵故城在今鄆城西
 北鄆音於建反集解惠棟曰前書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鄆城下昆陽鄆定陵師古注鄆音一扇反先謙曰昆陽在今南陽府葉縣在今許州鄆城縣西南五里俗稱道州城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王莽時哀章所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王邑王商子於
 以況弟紹封王莽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集解惠棟曰前書表曰建平元侯邑
 復與嚴尤陳茂合集解先謙曰今洛州陽翟縣也
 初光武為春陵侯家訟通租於尤尤見而奇之通達也春陵侯敬即光武季父也東觀
 地皇元年十二月王莽前租二萬六千斛勿糶錢若千萬時宛人朱福亦為勇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上語不視福上歸戲福曰嚴公盛視卿耶集解陸宗楷曰王莽前書作乙未齊召南曰朱福即朱祐朱祐傳注引東觀記云祐作福避安帝諱也陳浩曰劉放刊誤於周章傳云安帝名祐此作祐字誤於朱祐傳云祐或作祐蓋安帝名祐朱仲先亦名祐故東觀史臣改從福以避諱也今考范史各本及資治通鑑皆作朱祐惟綱目作朱祐惠棟曰買及是時達左傳注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為迺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集解惠棟曰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省十家重入選鞠一家出司馬法入禮案此則七略所載兵書本六十三家至班氏校書省

法五十三家也前書徵諸明兵 並曰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

說文曰募 旌旗輜重千里不絕 周禮曰析羽為旌熊虎為旗輜車

廣求之也 旌旗輜重千里不絕 名釋名曰輜車也謂軍糧什物雜

稱輜重音直用反時有長人巨無霸 王莽連率韓博上言謂巨

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詔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

勝以則枕鼓曰鐵箸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詔作昭是前

昭書作 長一丈大十圍曰為壘尉 鄭玄注周禮云軍壁曰壘崔瑗中

尉者主壘 又驅諸猛獸 猛或作獷獷猛 虎豹犀象之屬目助威武

壁之事 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 聚名也

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關聚聚來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

陽皆惶怖憂念妻孥 孥子 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

外寇疆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宛城未拔

謂伯升團 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

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

武笑而起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 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

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遠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

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迺使成國

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 驃騎

軍武帝置自霍去 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 王莽置五威將軍其

病始佻音大堯反 威天下李軼初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

起猶假曰為號 既至即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

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 瑤古 大功可成如為所敗

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眾迺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

假號者在宛 集解惠棟曰前書今稱尊號者在宛下案時宛城尚

始亟進大兵 亟急也音 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曰虎

牙將軍圍程義坐不生得目見責讓 程義字文仲方進少子為東

通立東平王雲子信為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目誅莽莽迺使

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坐音才以反

見前 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 馮過遂圍之數十重

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 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曰望敵

曰服度左傳注樓車所以窺 敵臨城中 俯視曰瞰 旗幟蔽野 廣雅

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音苦暫反 旗幟蔽野 廣雅

音城 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 說文曰鉦或為地道衝朝槿

城 衝槿車也詩曰臨衝開閉計 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

汲 集解惠棟曰言戶內穿井故云負 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曰

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

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服 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

將血流千里 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

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

秦法斬首一賜爵一 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級故因謂斬首為級 後漢書一上 六

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

之斬首數百千級 集解通鑑胡注自數 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

三日而光武尚未知迺使持書報城中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

諸云宛下兵到而陽慎其書尋邑得之不喜 棟曰案惠與喜古字

通劉寬碑陰開喜字作 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

武迺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 敢死謂果敢而死

最尊居中曰堅銳 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 集解惠棟曰前

自輔故曰中堅也 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 書世祖悉發

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救諸營皆

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相救漢兵乘勝殺

尋 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

踐奔殪百餘里間 殪仆也音於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

川盛溢 水經曰滎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

縣西吳大嶺東經寶豐縣入 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

死者曰萬數水為不流數過於萬故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

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

或燔燒其餘集解惠棟曰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李吉甫云燒

重於此水光武因復徇下潁陽縣名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會

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父城縣古應園也屬潁

縣東北曰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集解先謙曰父城縣在今許州

弔光武伯升官屬也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集解先謙曰

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

始曰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

共誅王莽傳首詣宛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其在長安中分

吳賢過萬人曰傑時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攻莽於漸臺商人杜

輔舊事屠兒杜虞手殺莽東觀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更始將

北都洛陽曰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前書曰司隸校尉

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

農秩比二千石音義云曰掌徒隸而巡察故曰司隸集解惠棟曰

鄭元周禮注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於是置僚屬集解先謙

作致古通用惠棟云致通鑑作置此與九年初致青巾立校尉

官十五年致三校尉官皆當作置而紀作致者疑古字通也

文移東觀記曰文書移與屬縣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從事司察

一如舊章續漢書曰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時三輔吏士東迎更

始見諸將過皆冠幘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

婦人衣諸於繡前書音義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

是諸于上加繡繡如今之西謂之統漢書作縹並有縹字縹劉放曰

于說文云或繡下也省作于玉篇夫何得言並明衍此字縹劉放曰

正故注云或繡下也省作于玉篇夫何得言並明衍此字縹劉放曰

志曰時知者見之曰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適奔及見司隸僚屬

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

者皆屬心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三輔官府吏東迎洛陽者見更

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及更始

至洛陽迺遣光武曰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

漢曰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馬節所曰信也曰竹為之柄

援三尺曰旄牛尾為其旒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曰今日一節之任

建三軍之威豈特龍其入尺之竹旄牛之尾哉續漢志曰更始時

南方有童謠云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集解惠棟曰周禮鄭注

殺是不諾也先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集解惠棟曰周禮鄭注

今時使者持節言公彥云竹使符也東觀記更始欲以近規巡行

河北大司徒賜言上一可用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鎮慰州郡所到部

馬安集河北陳繼儒云珉音傾羽衣一名兜整謂縣令長及丞尉也三

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二千石謂郡守也長吏

老者鄉官也高祖置前書曰舉人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率眾者

置曰為三老每鄉一人擇鄉三老為縣三老與令長丞尉諸事相

教復其條成續漢志曰每刺史皆有從事史假佐每縣各置諸事

曹史也集解劉放曰注各置諸事曹史案文多一事字先謙曰州

牧所蒞曰郡郡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漢武帝改置刺史察州秩

守所蒞曰縣後漢書一上入

六百石成帝更名牧秩二千石漢官典儀曰刺

莽苛政說文曰苛小也言政令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

迎勞進至邯鄲縣名屬趙國今治邯鄲也前書音義邯山名鄲盡

姚之駟曰上至邯鄲趙王庶兄子進馬醢先謙曰故趙繆王子

邯鄲在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舊志十里趙王城

林鴻雁所奏謠曰繆音謬東觀記曰林坐殺人為大說光武曰赤眉

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眾可使為魚赤眉賊帥樊崇等恐

二年正月光武曰王郎新盛迺北徇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解先謙曰今順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說文曰檄曰木簡為書長尺二寸謂之檄曰書天府大興縣治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長尺二寸謂之檄曰書召也又曰曰財有所求曰購魏武奏而故廣陽王子劉接名嘉武帝曰若有急即插目雞羽謂之羽檄而故廣陽王子劉接名嘉武代孫起兵薊中曰應郎城內援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曰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起駕南轅讀曰促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君趙封長安官屬皆乏食光武迺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音館也君以饑也官屬皆乏食光武迺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音館也直追給言邯鄲將軍至也音殆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迺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蒙冒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山海經云太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度口臣賢案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合北注新溝水所曰無船適遇冰合得過各曰襄盛沙布冰上度焉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有博故此加下先謙曰在今深州東南三十里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集解惠得議者指曰努力集解惠棟曰公羊傳尚速有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信都郡今冀州也集解惠棟曰時更始都長安故云宣帝甘露三年復故然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有信都太守是國為郡矣哀帝建平二年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則信都又為國莽篡貶為公明年廢則國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又為郡矣此文可互證

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昌城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西平棘縣北集解先謙曰昌城在今冀州西北後漢改阜城屬安各平國宋子在今趙州北後漢省入平棘城當為成城亦通作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曰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上曲陽故此言下集解先謙曰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山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山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山中山國一名中人所過發奔命兵前書音義曰舊時郡國難權取驍勇者問命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新市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恒州東北與房同古字通用集解惠棟曰案隸法防字其戶皆在制或作防及防者皆誤也先謙曰官本注無同字新市在今新樂縣西南縣志四十五里新城鋪真定今正定縣元氏今元氏縣並屬正定府房子在今趙州高邑縣西南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北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德府唐山縣西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為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趙州隆平縣東縣志舊城村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懷戎縣屬漁陽郡在漁水之陽今幽州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國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糴魚鹽以給軍糧先謙曰上谷郡治沮陽今宣化府懷來縣南漁陽郡治漁陽今順天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突騎言能衝突軍陣集解何若瑤曰前書刑法志是猶以更始亦遣尚而御射突如注注突惡馬也突騎言衝突如惡馬也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漢官儀曰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為五有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人席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書主斷獄事僕射秦官也僕射主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曰督謀之謝躬為尚書僕射集解劉劭曰注有侍曹尚書案前書皆太常侍曹少一常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前書作常侍曹尚書

相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

光武迺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

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

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

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

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

北平連破之

定府城縣西

水之別名也

至高陽入博水

追急短兵接

王親揮刀以禦賊

岸高不得上

將見馬武傳

為虜噓

人散兵歸保范陽

四十里軍中不見光武

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也

與也眾恐懼數日迺定賊雖戰勝而素懼大威

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

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

大破滅之

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

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

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

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

宜且還蒯卽尊位迺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為擊之手

音義曰直聘曰馳亂馳曰驚

與耳不煩擊也先謙曰既卽尊位則不順命者乃賊耳

出曉之使曉諭

蒯還

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

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紀綱盜賊日多

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

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

聞帝王不可曰久曠天命不可曰謙拒惟大王

為心光武又不聽

大事反與愚人相行到南平棘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南三里前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

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已成其所志

耳楊雄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

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

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

曰吾將思之行至郿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郿音火各反集解惠

伯則口交切也先謙曰在今趙州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疆華

人也疆音其兩反自關中奉赤伏符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傳

上未信到郿上與在長安同舍諸生疆華在長安奉赤伏符語

郿與上會風俗通曰晉有大夫疆劍姓諸疆其反一作疆見廣

韻巨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七

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羣臣因復奏曰受命

之符人應為大赤謂華奉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易足比

焉尚書中候曰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今上無天子海內

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曰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

設壇場於郿南千秋亭五成陌壇謂築土場謂除地秦法十里一

趙州柏鄉縣水經注曰亭有石壇壇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

西狄道馮龍所造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集解

地理志曰注壇廟之東案自初無說廟之文明多一廟字何焯曰

惠棟曰史記高祖功成時位於此蓋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

惠棟曰漢元以來本名不成後改高邑六月己未即皇帝位

反禮于六宗精意曰享謂之禮續漢志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為易

至安帝即位初改六宗為天地四望于羣神山林川谷能興致雲

至故望而祭之尚書曰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

望于山川獨于羣神

屬秀黎元為人父母屬音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詩大雅

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

元元所歸元謂黎庶也元元猶言喁喁可矜矜之辭也集解何

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卯金劉字也春秋黃

赤帝後次代周集解劉敬曰注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

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

郿為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

定國公王匡於安邑大破之安邑縣屬河東郡今蒲州縣也集解

至此時為比陽王久矣例以前文言之舞陰王李軾後文言之遺執金

吾賈復擊更始郿王尹遵則此文之定國公亦范書刊削之未盡

者錢大昕曰劉聖公傳匡封比陽王與紀異先謙斬其將劉均秋

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丁丑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

空野王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時據赤伏符文故從縣壬午

目大將軍吳漢為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

弇為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為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為建

義大將軍集解先謙曰祐當正作祐詳本中堅將軍杜茂為大將

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王莽號新室率眾降封為中山王

己亥幸懷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陟縣西天子所行必

南道耿弇率彊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水經注曰羣縣北有五社

其下有穴潛通淮浦有諸謂之鮪者呂覽云武王伐紂至鮪水即

此地集解先謙曰五社津在今河南府鞏縣鄭元所云有五社渡

為五社備祭陽日東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前書廷尉秦官

朝廷與眾共之尉執金吾賈復前書曰中尉秦官武帝改為執金

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南反圖朱鮪於洛陽八月壬子祭

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宮進幸河陽集解先謙曰河陽

河內縣在今孟縣

立元帝為祖廟案以世數言之元帝乃是光武考非祖也作祖字
 誤惠棟曰東觀漢記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
 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宏以
 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見竟司馬遷猶從土德自都陽
 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為木德赤帝之子也漢承秦後赤
 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時犧牲尚黑明火德又案前書郊祀志劉
 向父子以郊祭帝出於唐虞三代而漢得火德其後高祖起神而
 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德其後高祖起神而
 夜號著赤帝之符武帝遂赤自代而漢得火德其後高祖起神而
 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蘇與曰色尚
 赤應統機牲用鮮東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國謂山墳
 赤周制則牲用鮮東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國謂山墳
 觀記之說恐未審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國謂山墳
 寇掠關中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
 漢官儀曰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秩千石十一帝謂高祖至平帝
 祠主以木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通四方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
 長一尺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衛宏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
 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集解惠棟
 曰許慎五經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
 子九虞八日也土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禘禘者於先死者禘而作
 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案左氏說與禮同漢舊儀曰上
 林給栗木也五經異義又云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 眞定王
 者始死向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 眞定王
 楊臨邑侯讓謀反曰劉植耿純傳皆作揚耿純傳臨邑侯讓謀反
 軍耿純誅之二月己酉幸修武外傳曰武王伐紂勳兵於南故曰
 修武今懷州也集解先謙 大司空王梁免壬子曰太中大夫宋弘
 曰今衛輝府獲嘉縣治 爲大司空遺驛騎大將軍景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弘
 農賊破之因道祭遵圍蠻中賊張滿蠻中聚名故或蠻子國在今
 先謙曰蠻城在今汝州西南續志新城有鄭聚古鄭氏今名蠻中
 水經注汝水東歷麻解城北故鄭鄉城也謂之蠻中俗以爲麻解
 城非 漁陽太守彭寵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延岑自稱武安王於
 漢中辛卯至自修武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
 深刻書作惟酷吏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冤人 朕甚愍之孔子云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論語之文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下
 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遣執金吾賈復率二

將軍擊更始郎王尹遊破降之 遊或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戰
 密縣屬河南郡今洛州遺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夏
 四月圍承於唯陽更始將蘇茂殺淮陽太守潘薏 集解惠棟曰通
 周文王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 而附劉永甲午封叔父夏爲廣陽
 氏曰潘晉有潘父楚有潘崇 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春陵侯嫡子祉爲城陽王
 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集 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欽爲泗
 水王 泗水國今兗州府臨沂縣也集解先謙曰國都故眞定王楊子德爲
 眞定王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 武帝封周後姬常爲周子南君成
 後承休所封故城在今汝州東北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常姬常
 子建武二年更封承休侯十三年封於觀爲衛公也承休國屬潁
 川先謙曰在今汝州東 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
 括地志一名梁崔鳩 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
 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官秩各一等 前書曰郎官掌守門戶出
 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
 後漢書一上
 郎中秩六百石封宗子劉終爲淄川王 淄川國今淄川縣集解先
 北海惠棟曰終泗水王劉欽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
 子始起兵時誘殺湖陽尉 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
 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 大破五校於蕘陽降之
 蕘陽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 蕘陽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
 左傳云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預注云內黃縣北有戲
 陽城戲與蕘同音許宜反集解惠棟曰郡國志內黃有蕘陽聚
 元曰蕘陽在今北世謂之蕘陽也案聖祖書以蕘爲蕘見說文先謙
 曰蕘陽在今內黃南戲陽在 遺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
 戰於潞 集解先謙曰龍 隆軍敗績蓋延拔睢陽劉永奔譙今亳州
 先謙曰今潞 州府亳州治 破虜將軍鄧奉據清陽反九月壬戌至自內黃驛騎
 大將軍景丹薨延岑大破赤眉於杜陵 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
 諫曰在今西安 關中饑民相食冬十一月己廷尉岑彭爲征南大
 將軍率八將軍討鄧奉於堵鄉 水經注曰堵水南經小堵鄉在今
 今南陽府 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爲天子於上郡 春秋曰

賊臣起名孫登巧用法多技方蓋立曰應之上郡故登將樂之殺

城在今涇州上縣東南集解先謙曰今按德州治

登曰其眾五萬餘人降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使太中大

夫伏隆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張步降之和也音集十二月戊午

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

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所屬之郡縣也

錄其見名上於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沛西沛今徐州縣也

州府沛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

旅奇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稱音呂古字通集解惠

練曰晉灼曰野生日旅今之機民采旅生也旅稽古字者案書序

周公既得嘉禾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古文魯字如旅故旅亦

作魯耳何若瑤曰釋詁旅眾也穀不因播種而生故曰野穀多故

曰旅下五年云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以野穀與田麻未尤盛

敬對舉田畝播種者也漸少承此眾多言則訓眾是

野穀成藪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呂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杜茂為驃騎大

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於回溪今洛州永寧縣東

縣東北元和志三十六里禹異敗績征虜將軍祭遵破蠻中斬

張滿辛巳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壬午大赦天下閏月乙巳大

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於峭底大破之峭底今洛州永

寧縣西北集解忠棟曰公羊傳曰殺之豨豨杜預曰豨在宏農

池縣西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也陸德明釋文豨

木又作峭戶交反劉向宗音案先謙曰峭底在永寧縣西北七十

里峭底之底也峭底關巡司亦名峭底當為底此通作字說

文秦謂陵餘眾南向宜陽州名屬弘農郡東韓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在

坂曰底今河南府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

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

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面借也謂反借而縛之集解何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

元后求璽不與呂威逼之迺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

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詔曰屬城門校尉尉前書曰城門校

尉入赤眉劉盆子既敗曰奉光武詔曰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籍

屯兵秩比戊申至自宜陽己酉詔曰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籍

二千石也

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眾束手降服先帝

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言享斯哉李當

其擇吉日祠高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

後以為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祠高廟受

傳國璽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海西縣屬琅琊郡集解先謙曰

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而反幸懷遺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於

軹西大破降之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三月

壬寅呂大司徒司直伏湛為大司徒續漢志曰光武即位依武帝

省彭寵陷薊城寵自立為燕王帝自將征鄧奉幸堵陽夏四月大

破鄧奉於小長安斬之馮異與延岑戰於上林破之關中上林苑也

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於廣樂大破之廣樂地關今宋州廣

帝諱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於睢陽五月己酉車駕還宮乙

卯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日在柳十四度柳河南六月壬戌大赦

天下耿弇與延岑戰於穰大破之穰縣屬南陽郡今鄧州縣集解

東南秋七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豐戰於黎山大破

之獲其將蔡宏集解先謙曰元統志襄陽府襄陽縣東北三十里

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續漢志曰縣大

石其大置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侯國之相亦如之皆掌理人並

秦制集解惠棟曰鄭眾周禮注議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

也賈公彥云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男子八十自上

十歲目下集解惠棟曰鄭眾周禮注今時律令年未及婦人從坐

者自非不道集解惠棟曰張斐律表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詔書有

捕者集解惠棟曰前書平帝紀元始元年詔曰詔所名捕當驗問

張晏玉名捕謂下詔時所捕也漢有捕律在九篇中當驗問

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蓋

延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示子紆為梁王冬十月壬申幸

春陵祠園廟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世祖父南頓因置酒舊宅

惠棟曰東觀記光武征秦豐幸舊宅水經注白水陂之陽有光武

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光武征秦豐幸舊宅張平子以為真

人南巡視大會故人父老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宅南

也集解惠棟曰李吉甫十一月乙未至自春陵涿郡太守張豐反

涿郡故城在今幽州范陽縣是歲李憲自稱天子西州大將軍

魏驛奉奏時鄧禹承制命驛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集

命驛為西州大將軍每及西州之事公孫述傳使西州新破寶融傳

傳西州未附西州方略西州大夫皆信重之西州常獨為西

州言拔自西州卒破西州太守張豐反西州發兵人懷憂屬參傳方今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申屠剛傳西州發兵人懷憂屬參傳方今

西州流民擾動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虞詡傳西州豪傑為掾

及涇陽自以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皇甫規傳爰自西州

皆謂涼州也陳龍傳西州豪傑太傅明公出自西州趙壹傳竊伏西州

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任文公傳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謂益

州也陳邈傳今西州邊鄙土地瘠瘠則兼并涼二州言之光武紀

後放邈邈北州破散而彭龍傳使嵩者韓鴻持節徇北州北州眾多

疑惑是時北州破散而彭龍傳使嵩者韓鴻持節徇北州北州眾多

禹傳北州略定景丹傳景丹將軍北州大將劉植傳北州疑惑朱浮

皆謂幽州也崔寔傳寔從兄厚得眾懷被北州平魏傳北州疑惑

伏恭傳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北州疑惑朱浮傳北州疑惑朱浮

定北州陳龜傳便習弓馬雄於北州董卓傳乞將之北州效力邊

垂謂并州也伏恭傳是時東州多盜賊鄭玄傳東州鄭玄學古

而稱東州者揚在洛陽之東南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故亦可稱東

州也劉焉傳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

東州兵此因益州在西故呼中 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

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 東陽縣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復

陽有東陽聚即此在今南陽府 鄧州南州志蓋即今之穰東鎮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二月壬子幸懷壬申至自懷遣右將

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於武當破之 武當縣屬南陽郡有武

先謙曰在今襄陽府均州北通典云 夏四月丁巳幸鄴己巳進幸

臨平 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集解大昕曰

南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 吳漢傳曰五月進幸

元氏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光武北征彭寵 辛巳進幸虛奴 集解惠

觀記為征 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於涿郡斬豐六月

辛亥車駕還宮七月丁亥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圍

劉紆於垂惠 垂惠聚名在今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城集解惠

蒙城縣西北董憲將賁休曰蘭陵城降憲圍之 前書曰賁音奔

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沭縣東集解劉攽曰注案文當

云今姓作奔音如此便足不當更云今姓作賁音奔也賁音奔

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 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賁

休不克蘭陵為憲所陷秋八月戊午進幸壽春 今壽州縣集解先

治太中大夫徐暉擅殺臨淮太守劉度暉坐誅遣揚武將軍馬成

率三將軍伐李憲九月圍憲於舒 縣名故城在今廬州廬江

月甲寅車駕還宮太傅卓茂薨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義大將軍

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於黎丘十二月丙寅進幸黎丘是歲集解

日東觀記自王莽末天下旱蝗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

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

盛或生蒺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絮採獲殺 征西大將軍

寶雞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二月丙午大赦天下捕虜將軍馬武

偏將軍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今相州也集解先謙曰壬申封

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武帝封孔吉為殷紹嘉公安即吉之裔也

後六月進爵為公元始二年更為宋公彭寵為其蒼頭所殺漁

陽平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

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之平原郡今德州縣也集解先謙曰

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三月癸未徙廣陽王良為趙王始就

國平秋將軍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遣征南大將

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南郡有津鄉故城在今

謙曰荆州記江陵縣東三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

貢獻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

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

前書音義曰中都官謂京師諸官也國謂諸侯王國也集解惠

棟曰前書宣帝紀後元二年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續漢

書武帝紀神爵元年獄二十六所世祖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獄

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獄二十六所世祖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獄

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漢郡國皆從之漢舊儀曰郡

市獄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學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斬刑殊

絕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一切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

謂權時非久制也並見前書音義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

酷各正厥事焉臣賢案范進序例云帝紀略依春秋唯字彙日食

虹見南北竟天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丘獲秦豐而龐萌蘇

者誤它皆放此茂園桃城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集解劉放曰

任城今為濟寧州帝時幸蒙城在今宋州北因自將征之先理兵

任城迺進救桃城大破萌等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平原廟前書音

再也謂已立廟更立者為原集解惠棟曰徐廣引東觀記曰沛幸

豐祠高祖於原廟棟案史記高紀曰幸惠五年恩高祖之樂沛以

州方與縣東一名湖陸集解先謙曰又幸蕃今徐州滕縣音皮

集解先謙曰今遂攻董憲於昌慮大破之昌慮縣屬東海郡故城

兗州府滕縣也左傳曰邾庶其曰邾來奔即八月己酉進幸邾名

此地集解先謙曰在今滕縣東南六十里

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南六十里

北邳音該集解先謙曰在今沂州府留吳漢攻劉紆董憲等車駕

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邳獲劉紆漢進圍董憲龐萌於胸東海郡

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音其于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孔

反集解先謙曰在今海州朐縣南

子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臨淄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八里

帝幸臨淄進幸劇縣名在今青州府壽光縣南故城也集解先

俗呼紀張步斬蘇茂曰降齊地平初起太學陸機洛陽記曰太學

臺城外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初起太學

宮諸生吏民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差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

湛免尚書令侯霸為大司徒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屬五

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集解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

先謙曰在今烏喇特旗東南境

交趾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交趾郡今交州府也南嶺大

折兩足並立指則相交趾與趾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儀曰始開

方遂交於南為子孫基趾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

真曰南並屬交州見續漢書集解先謙曰漢詔復濟陽二年徭役

交趾牧治今廣東西及越南國後改交州

濟陽縣故城在今曹州免句縣西南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呂

家帝建平元年帝生於濟陽宮故復之前書音義曰復謂除其賦

役也復音福集解先謙曰濟陽在是歲野穀漸少集解惠棟曰符

今開封府儀封縣北舊志五十里

蘭穀充給百姓其後田畝益廣焉集解劉放曰章懷太子初野

光武帝紀卷第一上終

後漢書一上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一一一三

後漢書集解卷一上校補

光武帝紀上世祖光武皇帝注光武中興官本中下

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注河東為兆隊兆官本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據下文二月辛巳逆推正月甲子非朔朔而下書三月辛巳朔與本書異月然辛巳既為朔亦不應正月復有甲子朔也

時有長人巨無霸無前書莽傳作毋周壽昌曰莽改其姓曰巨母氏毋母字近也

呂為壘尉注堂堂黃帝黃官本

諸於繡賦注自關之西官本之

迺遣光武至持節北度河集解上一可用案聚珍本東觀記陳繼

儒云眊音餌羽衣一名兜鍪案惠引陳說必有誤乃說鍪壯能通話據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毛飾曰眊稍上重毛亦曰眊此節此三重其飾當略與稍同飾用毛亦非用羽也

可使為魚注在今洛州肥鄉縣東北洛官本

卷一上校補

郎遣將倪宏注倪音五兮反官本無

又別號諸賊尤來錢大昭曰水經注鄒山記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

各領部曲注部三校尉錢大昭曰今續志

光武擊銅馬於鄒注並誤也官本無

封其渠帥為列侯注即徹侯也官本無

或云已沒注營門不覺官本營上

何遠欲正號位乎官本遠

自關中奉赤伏符集解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觀城之駟東

作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

盧方起安定均作官本同錢大昭曰圖本作芳案後文及本傳

二月己酉幸修武至辛卯至自修武三月乙未大赦天下

洪亮吉

日己酉

辛卯不同月三月二字當在辛卯上范史誤制案本年正月亦不當有乙未袁紀書三月乙酉大赦天下不作乙未也范書月日踏駁之處不可枚舉書爵有間無從悉正

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注爾雅曰輯和也音集官本無

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錢大昭曰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合也

進幸黎丘是歲集解東觀記至益關矣此即本年五年事東觀記列於五年是歲野穀漸少下而著其年之異不合曆則於此

帝時幸蒙注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在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北二十二里

遂攻董憲於昌慮注古邾國之濫邑也官本無

初起太學集解初起太學宮諸生吏民子弟及民以義助作據聚

東觀記官字及吏下民字皆衍

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注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

浦交阯九真日南並屬交州見續漢書錢大昭曰七郡太守為

卷一上校補

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明見岑彭傳此別為說非

光武帝紀卷第一下

後漢書一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為章陵縣集解先謙曰世世復徭役

比豐沛無有所豫高祖豐沛邑人故代復今比之也復音福集

豐邑人及即位後始置豐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

躍言也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已自贍惻然憐之其命郡國有穀

者給粟說文粟賜穀也音筆錦反高年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

者如律大戴禮曰六十無妻曰寡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幼而無

晉平公癯病是也師古云癯疲病也音陸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

失職職猶也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獲李憲二月大司馬吳漢拔胸

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集解惠棟曰東觀

城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陳壽未平上曰三月公孫述遣將任滿

寇南郡今荆州也集解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集解汪文

五百三十一引袁山松書云長安遺遂有事十一陵左傳曰有事

於太廟高祖室焚盡唯有高廟遂居之帝崩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

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集解惠

棟曰三輔故事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為

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齋祠謂之高廟合

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集解先謙曰說

也五月己未至自長安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於隴抵諸將敗

績集解先謙曰文選上林賦注城下阪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

定北地並郡名天水今秦州安定今涇州北地今靈州隴西今渭

道州安定今平涼府固原吏人為隗囂所誅誤者說文曰誅亦誅

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前書音義曰律殺不自殊死曰

下皆赦除之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曰為人也管子曰張

呂奉主之法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

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

胡京兆河東弘農七郡於河各實所部集解通鑑胡注所部郡縣

南洛陽故謂東京為司隸各考厥其實也惠棟曰應

劭皇南諡皆言王莽篡位續以更改赤眉之亂遂陸蕭條障塞破

壞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十有二存或空置太守令長故令司隸州

裁省郡國張本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并音必上

大司徒大司空二府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郡言事二府曰故言

空府左方云平皇恐扣頭死罪上可空府是也於是條奏并省

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賈覽於

高柳戰敗集解先謙曰在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初樂浪人王調

據郡不服集解先謙曰今平壤城已歸日領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

之郡吏殺調降遣前將軍李通率二將軍與公孫述將戰於西城

破之西城縣屬漢中今金州縣也集夏蝗秋九月庚子赦樂浪謀

反大逆殊死呂下丙寅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在尾

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詩小雅鄭玄注云告凶告天下凶亡之永念

厥咎內疚於心疾病也詩曰其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武帝

元年始詔舉賢良方正百府並上封事無有隱諱帝始令舉賢良

正直言極諫之士也百府並上封事無有隱諱奏封事曰郡下情

有司修職務遵法度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大

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

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謂十分而稅其一也孟子

助周百畝而徹今軍士屯田謂儲蓄積如直校尉屯田其令郡國

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漢帝二年令依景帝故云舊制而

將行巡寇扶風行巡寇各漢有行巡寇相見風俗通集解惠棟

行宏為征西大將軍馮異拒破之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集解劉

郡國都尉官不中尉此時罷始遣列侯就國匈奴遣使來獻使中

郎將報命漢書傳云使匈奴中郎將韓延壽命路遺金幣

七年集解惠棟曰東觀後記本紀云建武七年正月詔羣臣奏事

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於下

情乃令向書啟封則用不得割聖書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關平且

者出報即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又日追

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

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民集解

所曰章懷注范史避太宗諱民字皆改為人如光武紀兆人塗炭

為父父母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是也今本仍有作民者則未以

校書者同改然亦有不當改而妄改者如建武七年詔郡國出繫

囚見徒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免為庶民十二年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論如律免所報一

世曰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

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適知其咎倉卒謂喪亂也諸厚葬者皆其

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二月辛巳罷

護漕都尉官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侍御史出督州郡稅賦漕

武七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

官樓船士及軍假吏漢書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張

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今還復民伍

官水泉用樓船軍假吏謂軍中權置吏也今悉罷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

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癸亥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

率相多以功舉官人幸由舊恩天避正殿復兵不聽事五日詔曰

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避正殿復兵不聽事五日詔曰

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政不用善自取論於日月之災也戰慄恐

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

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夏四月

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

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遺詣公車朕將覽試焉公車

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五月戊戌前將軍李通為

大司空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

留者悉聽之杜預左傳云不曰道取為略集解惠棟曰方言就室

敢拘制不還曰賣人法從事言從賣人之事曰結其罪集解惠棟

為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人案此則漢律盜篇

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即賣人法也

是夏連雨水漢忠將軍王常為橫野大將軍八月丁亥封前河間

王邵為河間王隗囂寇安定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擊

卻之冬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颯音立集解惠棟曰史昭釋文音

魚陽太守見斥雲中太守喬扈集解惠棟曰盧芳傳作橋喬氏狀

彭長田君碑雲中太守喬扈集解惠棟曰盧芳傳作橋喬氏狀

碑云司空喬元蓋當時已有借用者矣各舉郡降是歲省長水

今省

八年春正月 中郎將來歆襲略陽

隗囂守將而據其城 夏四月 司隸校尉傅抗下

獄死 隗囂攻來歆 不能下 閏月 帝自征 鄯西太守

寶融 隗囂先謀曰 隗囂攻來歆 不能下 閏月 帝自征 鄯西太守

高平 隗囂先謀曰 隗囂攻來歆 不能下 閏月 帝自征 鄯西太守

成文 隗囂先謀曰 隗囂攻來歆 不能下 閏月 帝自征 鄯西太守

彭圍之進 幸上邽 不降 州縣集解先謙曰 在今秦州西南

牙大將軍 蓋延 建威大將軍 耿种 攻之 潁川 盜賊寇沒 屬縣 河東

守守兵亦叛 集解劉放曰 案文多一守字 若京師騷動 秋大水 八

月帝自上邽 晨夜東馳 九月乙卯 車駕還宮 庚申 帝自征 潁川 盜

賊皆降 安上侯 張步 叛 歸 琅邪 亭 集解先謙曰 今青州府安邱

縣西南 瓊太守 陳俊 討獲之 戊寅 至自潁川 冬十月丙午

幸懷十一月乙丑 至自懷 公孫述 遣兵 救隗囂 吳漢 蓋延 等 還軍

長安 天水 隴西 復反 歸 籍 十二月 高句驪 王 遣使 奉貢 是歲 大水

左傳曰 平原 出水 為大水 集解惠棟曰 東觀記 郡國 比大水 涌泉

長吏 制御 無術 令得復 熾元 元 侵凌 之所 致

九年春正月 隗囂 病死 其將 王元 周宗 復立 壽子 純 為王 徙 鴈門

吏人 於太原 三月辛亥 初致 青巾 左校尉 官 集解劉放曰 案前史

書置立也 致字 訓送 詣上文 光武 為司隸 致僚屬 招致之 義可作

致字 今建 此官 宜置 蓋緣 前文 遂誤 此字 改作 置無 疑先 謙曰

置致 字古 通用 前漢 書置 蓋緣 前文 遂誤 此字 改作 置無 疑先 謙曰

文致 僚屬 致亦 置之 借字 劉說 非 公孫 述遣 將田 戎任 滿據 荆

門水 經注 曰江 水東 歷荆 門虎 牙之 間荆 門山 在南 上合 下開 其

狀似 門虎 牙山 在北 石壁 色紅 間有 白文 頰牙 故曰 名也 此二

山楚之西塞也 在今陝州 夷陵 縣東南 集解 夏六月丙戌 幸 緄氏

先謙曰 在今宜昌 府東 湖縣 東南 三十里 緄氏 縣 在洛陽 之東南 集

登輶 輶 解先 謙曰 緄氏 今屬 河南 府偃 師縣 輶 山 在偃 師東南

二縣 界 遣大 司馬 吳漢 率四 將軍 擊盧 芳將 賈覽 於高 柳戰 不

利秋 八月 遣中 郎將來 歆監 征西 大將 軍馮 異等 五將 軍討 隗純

於天 水驃 騎大 將軍 杜茂 與賈 覽戰 於繁 時 州縣 集解 通鑑 胡注

案唐 代州 繁時 雖存 漢縣 名然 非古 繁時 也時 音止 先謙 曰漢 注

繁時 縣在 今大 同府 渾源 州界 唐繁 時縣 在今 代州 繁時 縣東 茂

軍敗 績是 歲省 關都 尉也 武書 曰秦 官 復置 護羌 校尉 官 漢官 儀曰

比二 千石 持節 詔護 西羌 王莽 亂遂 罷時 班彪 議宜 復其 官曰

冤結 帝從 之曰 牛邯 為護 羌校 尉都 於隴 西今 居縣 集解 錢大 昭

年已 為護 羌校 尉似 非九 年始 置 十年 春正 月大 司馬 吳漢 率捕 虜將 軍王 霸等 五將 軍擊 賈覽 於

高柳 匈奴 遣騎 救覽 諸將 與戰 卻之 修理 長安 高廟 集解 惠棟 曰

諱改 焉夏 征西 大將 軍馮 異破 公孫 述將 趙匡 於天 水斬 之征 西

他做 此 後漢 書一 下 六

大將 軍馮 異薨 秋八 月己 亥幸 長安 祠高 廟遂 有事 十一 陵戊 戌

進幸 汧 縣名 屬右 扶風 故城 在今 隴州 汧源 隗囂 將高 峻降 冬十

月中 郎將 來歆 等大 破隗 純於 落門 前書 曰天 水隗 縣有 落門 聚

縣西 通志 四十 里有 永寧 鎮即 羌之 大落 門也 其將 王元 奔蜀

純與 周宗 降隴 右平 先零 羌寇 金城 隴西 金城 郡故 城在 今隴 州

集解 曰今 隴州 府 來歆 率諸 將擊 羌於 五谿 大破 之 襄武 志曰 隴西

集解 先謙 曰在 今 庚寅 車駕 還宮 是歲 省定 襄郡 今勝 州界 集

解先 謙曰 漢縣 十二 並在今 歸化 城左 右成 樂武 進定 襄改 屬雲

中都 武襄 陰武 舉定 陶武 要復 陸省 州過 略縣 武成 仍屬 定襄 益

為五 縣此 後復 設也 徙其 民於 西河 諫曰 今汾 州府 永寧 州治

泗水 王歆 薨潁 川王 終薨

十一年 春二 月己 卯詔 曰天 地之 性人 為貴 其殺 奴婢 不得 減罪

己酉 幸南 陽 集解 惠棟 曰考 異云 袁紀 三月 己酉 幸南 陽案 上有

西庚午皆在三月還幸章陵祠園陵城陽王祉薨庚午車駕還宮
 己酉上脫三月字 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荆
 門大破之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 渝州巴縣集解
 先謙曰今重 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夏四月丁卯省大
 慶府巴縣 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先零羌寇臨洮
 司徒司直官 年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舊今省 先零羌寇臨洮
 縣名屬隴西郡故城在今岷州 六月申郎將來欽率揚武將軍馬
 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 縣名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
 舊名武衛城集解惠棟曰孫桓
 云環姓古有楚賢 安遣間人刺殺中郎將來欽 侯開陳也 帝自
 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左傳例曰凡師出一宿為 八月岑彭
 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 卽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水自涪陵東
 集解惠棟曰歐陽志云涪州涪陵縣有黃石灘在涪州涪陵縣
 石灘一名橫石岑彭破侯丹於黃石卽此 輔威將軍臧宮與公孫
 述將延岑戰於沈水大破之 水經注曰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王
 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 七

後漢書一下

元降至自長安癸亥詔曰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為庶
 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奔市律公孫述遣間人刺殺征
 南大將軍岑彭馬成平武都 集解先謙曰成縣西有武都縣 因隴
 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徒致天水隴西扶風 集解惠棟曰杜佑
 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
 處之自後資服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
 於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
 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故段熲疏曰當煎
 作寇馬文淵徙 十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是歲省朔
 之三輔是也 朔方郡在今頁州朔方縣北上并音必致反集解先
 方牧并并州 朔方郡在今頁州朔方縣北上并音必致反集解先
 方縣班注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元和志以爲郡治三封閭若
 疎云當治朔方是也今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南境有喀刺莽尼池
 烏藍池卽漢二澤一統志謂三封故城在套外河西岸今鄂爾多
 斯後旗正西河外元和志謂卽夏州長澤縣地非是吳卓信云志
 又以唐什賁故城爲漢朔方縣而云近在唐朔方縣理之北不知
 漢之朔方在上郡北與河朔相近唐之朔方縣在今榆林西南本
 漢上郡地若如元和志所言則漢之朔方在今榆林內而上郡
 轉在朔方之北矣非是先謙案據諸說章懷注亦誤漢武置朔方

後漢書一下

九月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於廣都斬之 廣都今益州集解先
 謙曰在今成都府華
 陽縣 輔威將軍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 涪城今綿州縣也恢述之
 弟集解先謙曰涪城在今
 縣東北 大司空李通罷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
 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廣雅曰夷猶滅也集解惠棟曰常璩華陽國志 十二月辛卯揚武
 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是歲九真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內屬九
 今愛州縣集解先謙 封爲歸漢里君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
 日今屬法領越南國 參音所今反集解先謙曰前漢武都
 武都 治武都後漢治下辨皆在唐成州不在武州也注誤 隴西太
 守馬援討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曰逗留法
 說文曰逗留止也前書音義曰逗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逗留
 畏候者新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曰軍法直取勝敵爲務
 也逗古 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部施刑屯
 住宇 施讀曰弛弛解也前書音義曰謂築亭候所前書曰秦法十
 北邊有赦令去其鉗鉗衣謂之弛刑 築亭候 亭候何侯望敵之

八

里一亭亭有長 修烽燧 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其上
漢因之不改 修烽燧 作枯皋結皋頭有兜零呂薪草置其中常
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曰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
煙曰燧書則燧燧夜迺舉烽廣難曰兜零龍也集解何若瑤曰今廣
雅作篝
答籠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往年已救郡國異
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登導擇之勞 豫登謂未至
之導亦擇也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導訓擇相 至迺煩擾道上疲
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是也說文作導 至迺煩擾道上疲
費過所 集解惠棟曰周禮河關以節傳其令太官勿復受 漢志
令一人秩六百 明敕下曰遠方口實所宜薦宗廟自如舊制 漢官
石掌御膳飲食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滹沱河曰備匈奴盧芳自五
口實也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滹沱河曰備匈奴盧芳自五
原亡入匈奴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

皆婆爵爲王不應經義 已其服屬既疏不當婆爵爲王集解錢大
楊子德也德得古字通此景帝子常山憲王之後也中山王茂光
武族父建武元年封亦長沙定王之後河間王邵建武七年以故

河間王封未詳其世系長沙王興當亦定王之後史不爲立傳而
本紀亦不載受封年月疑與邵皆更始所封也惠棟曰案注非也
則制領爵不過五等公侯伯子男無封王者故云不應經義朱祐
傳詔十五年詔封諸王爲公十 其曰興爲臨湘侯 臨湘縣今潭州
七年仍進爵爲王也詳見下 其曰興爲臨湘侯 臨湘縣今潭州
謙曰今長沙 得爲真定侯邵爲樂成侯 樂成縣今在瀛州樂
府長沙縣 得爲真定侯邵爲樂成侯 樂成縣今在瀛州樂
案府當作壽齊召南曰唐無樂府縣其深州樂壽縣初隸瀛州舊
唐志樂壽漢樂成縣是其證也先謙曰在今河間府獻縣東南寶
字記十六里注 茂爲單父侯 今宋州縣善南集解先謙其宗室
樂成誤當作成 茂爲單父侯 今宋州縣善南集解先謙其宗室
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
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 集解錢大昕曰齊武王傳建武二年立
由齊王降封公紀云太原王者誤也齊魯二王降封本傳俱王是章
不載建武十九年進齊魯公爵爲王傳亦不書皆史之疏也庚午
目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爲衛公 集解惠棟曰恩
建武二年爲周承休侯五年侯武嗣十二年更爲衛公然則姬常
常當作姬武也續漢志亦誤作常志又云以爲漢貴在三公上省
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

鄂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廬江廣陽屬上
谷據此惟有三國云十三誤也集解錢大昕曰續志北海屬下云
以高密四縣封鄆再膠東六縣封費復故不立王國而置屬之北
海高密與淄川同在省并之內非以淄川屬高密也志又稱世祖
并省郡國十今并高密計之正合十國之數乃知紀云十三國者
誤衍三字而淄川下又衍屬字耳章懷注據紀文止有九國以證
初此本已誤矣 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丙子行大

司空馬成罷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
勞策勳 班布也謂編布勞來之其有功者 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
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 前書曰左
官也秦漢因 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普師郊廟樂
之至此罷 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普師郊廟樂
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 音無目之人也爲樂師取其無所見
樂器鐘磬之屬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輿者車
之總名也葆者駕人曰行法物謂大駕輿儀式也時以草倒未
暇今得之始備集解通鑑胡注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惠
棟曰西京賦曰垂葆建羽葆前書韓延壽傳曰在東郡試騎士

治備兵車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 謂至酒
十存一焉甲寅冀州牧賈融爲大司空五月匈奴寇河東秋七月
廣漢徵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 廣漢今益州雒縣也徵猶塞也
廣漢西北者爲白馬羌集解惠棟曰書序西旅厥隳鄭元云隳讀
爲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也先謙曰廣漢郡今成都
府漢 九月日南徵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日南郡屬交州集解先
州漢 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 謂公孫
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 謂公孫

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悉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
二州呂略人法從事 集解惠棟曰盜律云略人略賣人爲奴婢者
是也復置金城郡 前年省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 中郎
襄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 平帝封孔均爲褒成侯志
也密令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元始元年起孔子 越嵩人任貴自稱
世衰成烈君霸曾孫均封褒成侯奉孔子祀

太守遣使奉計越檣郡武帝置本郡也嵩水名因越檣水而置曰越檣今靈遠秋九月平城人賈丹殺盧芳將尹由來降雁門郡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自殺事見侯丁未有星孛於

於營室集解錢大昕曰丁未重出當有一誤以天文志證之似下

上谷三郡民集解惠棟曰精志置常關居庸關前書曰代郡

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迺詔羣臣議大司

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

諸侯曰藩屏京師潘祖也屏蔽也詩大雅曰介人維藩大邦維屏

之集解劉放曰注必有按今公羊云必有以作有非也周封八百

云大啟爾宇為周室輔詩魯頌也宇居也周成王封周公于伯高

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

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孔安國注尚書云九族功臣

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

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

位曰廣藩輔禮記月令天子孟夏迎夏於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

應古合舊厭塞眾心臣請大司空上與地圖廣雅曰與裁也古裁

空掌土地故令上之集解惠棟曰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

其前牙曲地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與地圖也前書曰武帝元狩

六年御史大夫奏與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陸三王太常

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曰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

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集解史記曰右翊也胡三省

謂封國史無所考惠棟曰光武十王傳建武十五年封輔為右

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癸丑

追謚兄伯升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集解惠棟曰陶藻齊漢侯

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六月庚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

校尉官七年罷集解劉放曰致亦當作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

尉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墾田及戶口年紀集解惠棟曰趙德

也記其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

歐陽歆下獄死十二月庚午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

入居高柳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免虎牙大將軍蓋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反略有城邑三月辛丑晦日有食

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昇七度為獄事時諸郡太秋九月河南尹

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東觀記曰刺史太

實核苟曰度田為名聚人田中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

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

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猶發也五人

共斬一人者除其罪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赦其本吏雖逗留回

避故縱者集解惠棟曰律說出罪為故縱前書昭帝紀皆勿問聽

巨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曰畏悞捐

城委守者皆不曰為負委守謂其所守也蘇與曰前書注
輒通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
春秋繁露考功篇言考試法九分三三列之有上中下以負
最五為中九為殿有餘歸之於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
得少者以獲盜多少總也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殿後也謂課居後
舊制但以獲盜多少總也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殿後也謂課居後
言課居唯蔽匿者逭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徒其魁帥於
先也

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
降十二月甲辰封芳為代王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
歲始行五銖錢武帝始為五銖錢王莽時廢今始行之

十七年春正月趙公良薨二月乙亥晦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
乙未惠棟曰袁紀作乙未

司馬光據長曆三日月有食之東觀記曰上日食避正殿讀圖議
月丙申朔帝紀誤多御座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

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日車行
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日車
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葉縣惠棟
日續志在胃九度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后詔曰不可以奉

供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
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葉縣故楚葉公邑屬南
郡今許州縣也葉音式

涉反集解齊召南曰南郡當作南陽郡唐葉縣本隸許州至開五
元後改隸汝州先謙曰在今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店

月乙卯車駕還宮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妖巫李廣等羣
起據皖城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音下板反集解
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音下板反集解

今安慶府潛山縣遺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九月
破皖城斬李廣等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立貴人

陰氏為皇后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食常山郡本恒山郡避文帝
諱改為常山故城

在今趙州元氏縣西集解先其餘九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為王
蘇與曰前以正定府元氏縣西其餘九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為王
蘇與曰前以正定府元氏縣西其餘九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為王

其不能應經義理勢然也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
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耐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不款曲唯直柔耳今迺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曰

柔道行之迺悉為春陵宗室起祠堂有五鳳皇見於潁川之邾縣
邾今汝州邾城縣也東觀記曰鳳高八尺五彩羣鳥並從行列蓋
地數頃停一十七日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五字邾今汝州邾縣

十二月至自章陵是歲莎車國遣使貢獻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叛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建武十
二年吳漢盡誅公孫氏蜀郡史

率二將軍討之圍成都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
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漢官儀曰祭地於河東
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

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日夏至日祭其禮儀如祭天蒲坂縣屬河
東郡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蒲州府榮

河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癸酉詔曰集解萬松齡曰諸本皆同按
癸酉移前甲戌移後寫者誤

戊戌得有戊申戊子明是甲子之訛觀下戊子可見今邊郡盜殺
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遺伏

波將軍馬援率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交阯賊徵側等戊申幸河內
戊子至自河內五月旱盧芳復亡入匈奴秋七月吳漢拔成都斬

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冬十月庚辰幸宜城縣屬南
郡楚之

鄧邑也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南還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車駕
還宮是歲罷州牧置刺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
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

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武二年復置刺史元壽二年
復為牧經王莽變革至建武元年復置牧今改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
廟漢官儀曰光武弟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
廟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廢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

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
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集解劉攽曰注案世數宣帝於光武猶是
廟此多一留字錢大昕曰祭祀志是年雒陽高成帝哀帝平帝於
長安春陵節侯曰下四世於章陵妖巫單臣傅鎮等反據原武太
中大夫臧宮圍之夏四月拔原武集解通鑑胡注原武屬河南尹
先謙曰今開封府陽武縣地

斬臣鎮等伏波將軍馬援破交阯斬徵側等因擊破九真賊都陽

等降之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國公爵為王六月戊申晉春夢義

立子昌貴公羊傳曰立嫡已長不曰賢立子昌貴不曰長恒公何

效曰注母貴則子貴家公羊木文當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

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昌彊為

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秋九月南巡狩王申幸南陽進幸

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集解劉敞曰案文

字近下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則此當初復五歲

增一歲則六歲與後事同矣是顯五字也惠棟曰東觀記本紀十

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

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何來觀加厚恩

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云云劉貢父時東觀書尚存度置父老

不觀輒以臆說而云爾五字此宋人之說亦古今之蔽也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

云陛下風俗通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一下每來輒加厚恩願賜

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

請樂浪內附東夷有辰韓下韓馬韓謂之三韓國冬十月東巡狩

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子寅重駕還宮

是歲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尚破益州夷平之夏四月安定屬

國胡叛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馬嶺縣西北集解葛松齡曰按

地參縣縣故屬安定有青山鎮漢書安定屬國入本屬國降胡也

居參縣青山中其豪帥號曰先王先王先王先王先王先王先王

與青山相連在慶州嶺西一里遣將兵長史陳訢討平之

秋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祭彤大破之冬十月遣伏波將軍馬

援出塞擊烏桓不克匈奴寇上谷中山其冬都善王車師王等十

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都護官帝置始曰都善王等十

道居烏壘城察西域諸國動靜曰聞事見前書帝曰中國初定未遑外事迺還其侍子厚

加賞賜後漢書一下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

至自長安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魏志在柳七度

也近與鬼與鬼為宗廟十九年有司奏立秋七月司隸校尉蘇郡

下獄死九月戊辰地震裂集解惠棟曰魏志郡國制詔曰魏郡

史無有書制詔曰者唯下三公及它官詔有云制詔某官史亦不

著口字明此多一制字也說者云武后詔詔詔改此詔作制後人

因誤重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

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合

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蕘遺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日前

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奇矣反前書音義曰鉗也音

音徒計反又大蓋反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故許之集解

惠棟曰張斐漢舊律鉗狀如跟衣者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

魏武改以賜郡中居人厭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

代別也尤破壤者勿收責漢侯注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

十為一算又七歲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日供

相哀帝去將軍位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秋東夷韓國人率眾

在司徒上見前書

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曰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

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目見錢穀取備為尋求之冬十月王子大

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是歲齊王章薨青州蝗

匈奴莫韃日逐王比莫音於六反韃音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

郎將李茂報命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莫音郁韃居言反南匈奴傳

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

於是遣李茂報命而比密遣人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

案此則李茂所報者乃蒲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

非比也比內附在二十三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

前書音義曰沙土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集解惠棟曰南蠻傳遣武威將軍劉

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郡名故城在今安州雲夢縣東南集

先謙曰江夏郡今德安府雲夢縣東南元和志潁水之北有江夏

故城周數里掘山川言之此城南近夏水餘址寬大前漢郡理也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

未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況字文伯京兆人王音肅集解惠

十月丙申大僕張純為大司空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十二

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討之戰於沅水武陵郡今朗州也

北過臨沅縣至長沙入洞庭湖集解尚軍敗歿是歲匈奴莫韃日逐

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集解何焯曰宣帝置西河內地屬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匈奴莫韃日逐王比遣使款五

原塞求扞禦北虜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

諫曰在今常德府武陵縣西沅水迤平山今朗州武陵縣屬先

縣城然後歷在諸縣在今府城西或謂在府城東者非遣謁者李

嵩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克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

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

道尚右言捨天子仕諸侯為左官左僻也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

重法是為舊制今更申明之集解惠棟曰漢律鄭元章句曰封諸

侯也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冬十月匈奴莫韃日逐王

也袁安傳曰阿附反虜法與同罪是也

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集解惠棟曰案東觀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貊人音陌寇右北平漁陽上

谷太原集解陳景雲曰太原二字非衍即誤貊人入寇遼東太守

祭彤招降之烏桓大人來朝大人謂渠帥也集解惠棟曰注謂字

餘人率眾向化先謙曰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

官本注大人作烏桓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

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卻地千餘里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戊申晦

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畢十五度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

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夫餘王遣使奉獻夫餘國在海東

是歲烏桓大人率眾內屬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上既著烏桓

乃率種族詣闕朝貢來朝此又紀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奉月

比千石月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五十斛

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比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

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比十

六斛比食月十一斛比史月八斛比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扶用

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口今益其

奉自三公下至佐史各有差先謙曰官本注其千石已上減於西

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

自文帝曰後皆預作陵今循舊制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四月始

營陵地於臨平亭南詔曰無為山陵破地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

後亦無邱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預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

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

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也故遺反覆覆獨完非成法耶將作

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掌宮

說文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廣雅曰無慮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

都凡也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表音茂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

陶人瓦器木車茅馬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注云芻靈東

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遺孝道遭天

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今所制地

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言不起山陵裁令封

陂音普何反池音徒何反集解惠棟曰顏師古刊謬正俗云陂池

當讀如坡陀猶言靡迤耳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小陸起坡地然

裁得流泄水潦耳今讀者謂為陂池令得流水非也案潘岳關中

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瀉水則陂池之說不為

無遺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遺郴迎單于於五原塞因授以璽綬先始置

謙曰雲中郡治雲中縣今大同府西北塞外托克托城也

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匈奴中郎將屯西河美稷縣也南單

于遣子入侍奉奏請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南單于遣使請闕奉

馬十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

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施與池同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

還諸縣皆賜日裝錢集解胡三省曰轉輸給食東觀記曰時城郭

徒之悔前

二十七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

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

又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集解劉

二漢稱行者皆云行某官事不如曰太僕趙意為太尉大司農馮

勤為司徒益州郡徵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

和親武威郡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冬魯王興齊王石始

就國

二十八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呂魯國益東海賜東

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虞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鷄尾屬

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目騎擊之騎

不勝或墮地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兄恭故王侯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

陽王延始就國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蠶室

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室蓄火如蠶室因呂名焉音音一禁反見前書音義其女子宮謂北匈奴

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東壁五

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度東壁為文章先是皇子諸

世祖不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遣使者舉冤

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

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二月東巡狩甲子幸魯進幸

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有星孛于紫宮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

焉為中山王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

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秋七月丁酉幸魯國集解劉歆曰案它處

字復濟陽縣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乙酉至自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

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癸酉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

夏蝗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蝗起太山郡西南過秋九月甲辰詔

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是歲陳留雨穀集解惠

衡曰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杜預注左傳云神草形如稗實杜預注左傳云神草

匈奴遣使奉獻

中元元年集解惠棟曰考異云續志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

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

武二字概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

是亦憲章於此棟案宋說是也惟以紀志俱出范氏為未審耳沈

約撰符瑞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眾漢書所載決不同於范也

春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趙王盱眙皆

來于反丁卯東巡狩集解劉效曰案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守首
於河陽彼直謂狩不與巡守同而此書巡守字皆作狩不可盡
改又案他書亦多作巡狩字蓋世俗相傳迷誤已久以彼證字或
真以狩字為是故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與齊王石朝
相論之以曉學者

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岱宗太山也梁
也封謂聚土為壇壇謂除地而祭改壇為禪神之也續漢志曰時
上御輦升山即位於壇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日寸三分
聖親封之藏玉牒已以石覆訖尚書令日五寸印封石檢畢皇帝
再拜禪祭地於梁陰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焉其玉牒文祕刻
石文辭多不載集解注文臺日御覽五百三十六引河圖會昌符
云漢大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平太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
考功又初學記五引袁宏書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夏四月癸酉
云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辛卯太僕馮魴為司空乙未司徒馮勤薨是夏京師醴泉涌出尚
集解陳景雲曰故城上當有博字先謙曰贏縣在今兗州博城縣界
今泰安府萊蕪縣博梁父奉高皆今泰安縣地勿出今年田租芻
藁改年為中元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五月乙丑至自長安六月

輒曰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集解惠棟曰漢文志有
輒曰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漢大年紀五篇臣瓚注
輒曰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漢大年紀五篇臣瓚注

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
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太史史官之長也前書音義曰言傳
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
記焉秋郡國三蝗冬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甲申

使司空告祠高廟集解惠棟曰東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
王呂太后賊害三趙謂高帝子趙幽王友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
靈產伏誅呂產呂祿並呂后兄弟子呂后崩各天命幾墜危朝

後漢書集解 卷一下

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祀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薄太后
孝文帝 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
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園謂塋域
後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積是歲初起明堂靈臺

辟雍及北郊兆域大戴禮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
也日級屬也禮圖又曰建武三十一一年作明堂上員下方十二
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入憲八九七十一一年作明堂上員下方十二
戶法陰陽之數胡伯始云古清廟蓋呂茅今蓋呂瓦下藉茅存古
制也漢官儀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屋上作橋壘中無水明堂去平
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迺至郊祀又曰辟雍去
辟雍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
子官儀北郊壇在城西角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但存壇祠
舍而已其鼓吹樂及舞人御帳皆從南郊之具地處位南面西上
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南郊之具地處位南面西上
備集解劉效曰注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傳寫之誤以為為謂以所屬下句甚
無謂也惠棟曰水經注靈臺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先謙曰

敗郡兵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倭
帶方東南大海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伏侯古今
中依山島為國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注曰是歲
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乃六十三歲祭祝志封禪刻石
文已云在位三十二年元六年十二則崩時乃六十三歲祭祝志封禪刻石
年六十三無疑矣此二字疑傳寫誤也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
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文帝葬皆曰瓦器不日金銀刺史二千

石長吏皆無難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刺史二千石無
益凡甲喪及不得遣吏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肅宗崩廬江嚴麟奉章云云此則遺詔之證初帝在兵間久厭武
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左傳曰息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

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後漢書集解 卷一下

此非爾所及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曰俎豆之學也每日視朝日側
 迺罷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寐分猶半也東觀記上常自細書一
 札十行報郡縣日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
 論時政舉道古今事大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
 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樓槍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息承
 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常連日夜黃帝願頤愛精神
 問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老子願頤愛精神
 優游自適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
 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敢
 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左傳曰於文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曰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
 武於縣舍蔡邕光武碑文云光武將生皇考曰令舍不顯開宮後
 殿居之而生蔡邕光武碑文云光武將生皇考曰令舍不顯開宮後
 樊重文字蔡邕光武碑文云光武將生皇考曰令舍不顯開宮後
 令舍下溼東觀記世祖紀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
 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今作不有赤光照室中東觀記曰
 顯蓋傳寫之誤論衡曰後殿第二內中光武照室中
 蓋明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集解惠棟曰論衡皇考召功曹吏
 如畫者王長孫所沈濤曰此充蘭使出問卜與馬下卒蘇永俱
 見吉驗篇范書傳寫脫孫字長辟左右亦反曰此兆吉不可言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
 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
 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曰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曰錢文
 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曰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
 阿集解惠棟曰論衡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
 衡謂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音子夜
 反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
 天有頃不見集解惠棟曰論衡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
 兵惶惑走濟舊盧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初道士西門君惠
 舊盧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
 日桓譚新論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御老之
 術前書曰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御老之
 言星字掃宮室劉氏當李守等亦云集解惠棟曰守李
 復與國師公姓名是也李守等亦云集解惠棟曰守李
 通父事具通傳劉秀當為

天爭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目能乘時龍而御天哉易曰
 六龍御天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焉仍收正德修德復夏厥勳大矣然
 尚一民尺土靡有焉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
 柔遠以德愛人命下及徭賦武功既備抗文德修經術勤宏
 矣初學記五御覽三十九引袁書論曰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
 橫巨猾痛命劉氏舊澤猶存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之崩起於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與擊豎並列於時懷聖者
 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王公茫茫九州
 瓜分海嶽枯槁橫網振而逆鱗墮羣材舉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
 被而茨棘日中與夫始初業者庸有異乎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初業者庸有異乎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其殆周乎故能享高祖又資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十引薛瑄後漢書贊曰王莽之於天也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郡制者多矣人皆莫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備也
 加意博宏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寶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觀
 類識奇故能以十餘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
 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
 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漢曰火德王故曰炎正大盜謂王莽篡
 其國向所謂智者不反為大盜積者乎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九縣九州也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象集解顧起元曰左傳夷於九縣注云楚滅九國非也九為陽數
 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
 極也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既自甄也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物事也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曰文選作緯天恐當從文選為是又馮衍傳周宣齊威猶有申伯
 召虎夷吾吉甫不注吉甫謂尹吉甫按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
 也若尹吉甫不注吉甫謂尹吉甫按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
 夫若尹吉甫不注吉甫謂尹吉甫按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
 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東楚漢春秋人銜枚馬東舌李尋曰智
 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惠棟曰案文與下羣雲為一均尋邑
 口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先謙曰天亦均也說未必非尋邑
 百萬貔虎為羣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雷野言其聲盛淮南子曰雷英威既振新都自焚王莽初封為新
 以爲車輿其聲也音詳銳反英威既振新都自焚王莽初封為新
 武王伐紂紂衣其寶玉自焚而死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雖被殺滅亡與紂同故假曰言之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虔劉庸代紛紜梁趙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

傳曰度劉我邊垂謂公孫述稱帝於庸蜀也
據代郡也紛紜喻亂也梁謂劉永趙謂王郎也
援三河河南河北河東也未澄謂朱鮪等據洛州未歸光武也四
始發掘神旌迺願遷行天討神算也詩云迺旌稱神者猶言神兵
諸陵也神旌迺願遷行天討神算也詩云迺旌稱神者猶言神兵
罪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取其熱光武所擊皆失其險固也禮記曰
也天下車同靈慶既啟人謀咸贊靈慶謂符讖也左傳曰天啟之也
謀鬼謀百姓明明廟謨起趙雄斷詩曰明明上天子淮南子曰運籌
與能贊助也明明廟謨起趙雄斷詩曰明明上天子淮南子曰運籌
起武於赫有命系隆我漢於赫歎美之詞音鳥詩云有命既集系
親也於赫有命系隆我漢於赫歎美之詞音鳥詩云有命既集系
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奉車令
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
不食支庶況夷乎救壞祭乃去

虛受堂

五

光武帝紀卷第一下 終

後漢書一下

後漢書集解 卷一下

後漢書集解卷一下校補

光武帝紀下謫見日月注謫罰也官本罰

是歲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注射射聲謂工射者也官本無

與車駕會高平集解劉攽曰注案高平縣名至當從融傳以武威

敦煌足五郡之數高平平高均即今

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注縣名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

舊名武衛城在今階州成

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注在今涪州涪陵縣唐涪陵縣治

州黃石即橫石灘亦謂之石梁銅柱

威虜將軍馮峻拔江州峻官本同案前文及岑彭傳

二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注大司馬史史官本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至五月乙卯車駕還宮錢大昭曰四月乙卯

又有乙卯二者必有一誤案本年二月乙亥晦日食通鑑據長

麻從續志袁紀作乙未晦如二月晦乙亥則四月有乙卯五月

月亦不當有癸巳而此紀下有六月癸巳臨淮公薨之文是二

月晦確為乙未而

妖巫李廣等羣起據皖城皖官本作皖案皖春秋國名見路史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注成帝綏和元年元年官本

夏四月拔原武集解通鑑胡注至陽武縣地案此解應移上

秋東夷韓國人率眾詣樂浪內附詣官本

使中郎將李茂中郎將原本脫將字據南匈奴傳補錢大昭

烏桓大人來朝集解官本注大人作烏桓案文當云大人烏桓

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錢大昭曰西

之制前書不載顏師古注百官表所云漢制與章懷引續漢志

相同珠雖賦注恒柄十斤大略即用續志其增減之數不可

今所制地官本令

冬十一月乙酉至自魯西與通鑑合

中元元年集解惠棟曰至知厭漢書所載決不同於范也案中元

法東觀記袁紀均同通鑑胡注歷引洪氏隸釋及祭祀志東夷傳以證中元元年之上仍應冠以建武二字並謂通鑑亦止書中元元年非不取宋說乃從簡易實則改年異於改元前書帝紀亦惟改元則著年號如文景之改年中元後元皆不復出年號此自史例相承范書亦本如此也而宋乃疑為脫誤刪去豈溫公而問其所見乃惠氏猶是宋說謂知厭漢書所載決不同於范果

趙王盱眙來案盱本傳作相明紀永平五年亦作相

無遺吏及因郵奏集解劉攽曰至此則遺吏之證周壽昌曰案無

東觀記詔語亦同則此無字非多也至廉范傳肅宗崩奔喪敬陵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時范為蜀郡太守且離城郭矣大抵光武一時權詔非為定制故肅宗時已不奉行是周氏意劉舉肅宗時事不足證光武此詔也今觀續志禮儀下大喪明有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之文以典制論似劉說可

信然事為典制所有者若許其行遺詔自可不及正惟不許其行乃特及之耳況本文承上無離城郭言即省此一無字仍未見即許其遺吏及因郵

贊曰炎正中微注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正案炎正文選作炎政李

以政為光武誕命光武文選深略緯文集解吳仁傑曰文選作

緯天至顏注謂不敢出言也案文選今本亦作緯文胡克家考

云作文者後來轉依今范書誤改左震曰高鋒彗雲則旗仍鋒之譌注音詳銳反官本詳明明廟謨文選謀

隆我漢集解錢大昕曰蔚宗宋人不應有我漢之稱此必沿東

觀舊文案此句文選作系我皇漢著一皇字尤

顯宗孝明帝紀第二

後漢書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諱法曰照臨四方曰明伏侯古今注曰莊之

陽一名莊字子麗東觀記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風俗通曰明帝與光武同月生光武第

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杜預注左傳云豐下蓋面方也東

於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皇子陽對

日少推誠對師傳無以易其辭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而聰明睿知容貌壯麗世祖異焉

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

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止德以為宜承先緒建武十

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為皇后以東海王立為皇太

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

孔氏注云加惠鮮乏寡寡之人朕承大運繼體守文創基之主則
 說迂曲不若從石經漢書為正文德教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
 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 聖恩遺戒顧重天下曰元元為首
 何曰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前書音義曰男子者謂
 制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
 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
 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上造十七上造十八上造十九
 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人賜爵者有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
 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 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
 成風化也文帝詔曰孝悌力田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爵過公乘
 本也三老眾人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其事見前書 爵過公乘
 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 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不得過公乘故
 惠棟曰劉劭爵制曰吏民爵不 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
 得過公乘得與子若同產 案他處詔書皆上有脫無名數則云及流人云云此無故不當有
 及字三年詔亦無可互驗惠棟曰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流民自
 占入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
 後漢書二

反鰥寡孤獨篤瘡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
 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
 在己卯赦前一切遺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百石以
 上銅印 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黃綬也 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此制引以為為諫也集解惠棟曰集覽正
 誤云此因光武初崩故云與公羊義不同棟案此正誤說章懷
 注是也章帝建初七年詔亦云上無明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
 子下無賢方伯豈當時亦因明帝初崩耶 實賴有德左右小
 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 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 實賴有德左右小
 子 右助也 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曰受
 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 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大節其曰禹為太
 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憲告諡南郊 趙憲也應劭風俗通曰禮臣
 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 司徒新奉安梓宮 李新也梓宮以梓木為
 尉於南郊告天而諡之 馮訪也將校謂將領五校兵以穿
 所居緣生事 司空訪將校復土 馮訪也將校謂將領五校兵以穿
 死因以為名

墓事也言下棺訖復 其封憲為節鄉侯所為安鄉侯飭為楊邑侯
 以上為墳故言復土 秋九月燒宮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 允街縣名也允音銜街首
 州昌松縣東南城隴水一名麗水城 隴西四徒減罪一等勿
 集解先謙曰在今涼州府平番縣南 收今年租調又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 更謂成卒更相
 之錢也前書音義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正卒無
 常出錢雇之月一千是為踐更古者天下人皆當成邊三日亦名
 為更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成當行者不可往即還因在一歲次直
 者出錢三百雇之謂之過更集解劉放曰注有一月二更案 遺謁
 文多一有字緣一月字似有故因任一歲案在當住 州府卑
 州府卑蘭縣地在河北卑 鴻軍大敗戰歿冬十一月遣中郎將竇
 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十二月甲寅詔曰方春
 戒節人日耕桑其教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 禮記孟春之月布
 仲春無作大事 天下亡命殊死目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縲二十四匹右
 事以妨農事 後漢書二

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 前書音義曰右趾謂別其右足次別左足
 不任軍役之事但令春以食徒者 完城旦春至司寇作三匹者
 薪白絮次隸臣妾次司寇作 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 縱為非也百姓愁怨
 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 舉非其人並正舉主之罪集
 武八年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
 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賢選擇英俊
 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受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
 便習曹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又郡
 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
 刻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幸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漢官儀曰
 素始皇起復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復皆以廟望二十四氣三
 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
 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
 下占其郡國殺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元會儀見下夏

五月太傅鄧禹薨戊寅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
升龍旄頭鑿輅龍旂旂頭見光武紀鑿輅在鑿交龍六月乙卯

葬東海恭王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募士
卒成隴右賜錢人三萬八月戊子徙山陽王荆為廣陵王遣就國

是歲遼東太守祭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赤山
在遼東

數千里越嶲姑復夷叛姑復縣名在陳禮云即今永北廳程海姑復近
在遼東江合流處州郡討平之集解惠棟曰續志益州擊姑復
蠻夷大卒皆滅斬首傳諸洛陽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
冕衣裳玉佩約履已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通侯王冠遠遊
冠三公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冠進賢二梁士冠進賢一梁

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
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旒各

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染而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

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
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與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

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
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

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
皂上絳下前二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

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
子佩瑜玉周禮展人掌玉赤烏青絢鄭玄注云赤烏為上冕服之

鳥也絢展鼻頭以青絲飾之絢音幼三禮圖曰履履下曰舄其色
各隨裳色集解劉放曰注二千石以下至小吏案上文已云二千

石冠兩梁此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
則多一二字

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曰配五帝五經通義曰蒼帝黃
帝赤帝青帝白帝黑帝叶光紀性幣及玉各依方色禮備法

鄭司農注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
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

云物謂氣也羣僚藩輔宗室子孫眾郡奉計百蠻貢職奉計謂計吏
也詩曰因時

獨言蠻通四夷也烏桓滅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
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曰閭陬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

天地周禮曰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又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

北方仰惟先帝受命中原撥亂反正日寧天下撥亂也公羊傳曰撥
亂世反之正莫近於

春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淮南子曰
九州之外

有八紘八廣之外有八極而肩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
自謂無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四十餘年集解劉放曰

注案文意當更有成康之質四字然後云成康之時盥洗進爵
踏惟慙鄭玄注論語云蹴
踏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

人長戚戚坦蕩明達之貌
戚戚常憂懼也其令天下自殊死目下謀反大逆皆除
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日殺兆人也若順三

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
祭謂之為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天子侯中一丈八尺

侯樂以雲氣焉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
侯樂以狸首七節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士以

二耦射射侯樂以采芣三節集解劉放曰注儀禮曰大射之禮案
此非儀禮本文秋九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東海

王政來朝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
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
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尚書康王曰眇眇小子問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
記曰十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綬授侯王

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孝經授神契曰尊事三老父
象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

之事者安車坐乘之車輶輪以蒲裹輪音而竟反三老就車天
子親執綬授之說文綬車中把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漢

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
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高者

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綈紵大袍單衣皂緣領
袖中衣冠進賢扶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

則諸氣不和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

類大戴禮曰聖人養十二管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律呂不中

觀物變望之焉時律者即月令孟春律中太簇仲春律中夾鍾之

字為衍文下文自有其令天下云云其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

明其班時令勅羣后班布也時令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若有乖
外必致妖災故告之集解劉放曰正文案此

功其班時令勅羣后班布也時令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若有乖
外必致妖災故告之集解劉放曰正文案此

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景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福穰之類
景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福穰之類

帝含極紐白帝白招矩案禮作白招矩音矩不便作矩也禮備法

集解劉放曰注白招矩案禮作白招矩音矩不便作矩也禮備法

則諸氣不和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

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廊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
 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
 正履天子親執爵而饋執爵而饋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
 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己禮大隆也珍謂有羞之
 劉劭曰注禮人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爵也所以潔口音勸集解
 則此之字當作王杖 祝嘏在前祝嘏在後 老人食多嘔咽故置
 棟曰玉杖當作王杖 祝嘏在前祝嘏在後 老人食多嘔咽故置
 不嘔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鹿鳴詩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也
 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集解惠棟 八佾具脩萬舞於庭 佾者行列
 也左氏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 朕固薄
 也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萬亦舞也詩云公庭萬舞 朕固薄
 德何曰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 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 永念愆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集
 矣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也 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棟案不言李躬者省文也 年者學明五更
 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雅也其賜榮爵關內侯
 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曰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
 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 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叟
 事使人也 耆鐵也皮 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中山王焉始就國
 府變黑色如鐵也 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張衡東京賦注
 并銅馬置上 遂有事於十一陵 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集
 西門平樂觀 惠棟曰東觀記時有縣三老上章云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類
 先帝臣一驩喜百姓嚴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賞賜議先帝時
 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嘿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慈艾
 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
 太平德合於堯臣七驩喜帝令上殿 十一月甲申遣使者曰中牟
 欲觀上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 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 東觀漢記曰蕭何墓在長陵東
 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 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已下
 式敬也禮記曰行過墓必式 至於掾史各有差 續漢志曰郡國及
 校尉寶林下獄死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林奉使羌願岸降詣林
 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詰獄上不忍誅
 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棟案林為

實融從是歲始迎氣於五郊 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
 兄子也 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
 立舞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
 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北祭黃帝后土車服
 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冬之日迎冬於西郊祭白
 帝尊收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春之日迎春於
 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雲翹之舞 少府
 陰就子豐殺其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殺 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棟集
 解先謙曰在今南陽府內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儀謂渾
 爲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 夫春者歲之始也
 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 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 正謂日月五星不失其次也三時比者水旱
 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
 去其螟蟊及蝥賊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蟊食根曰蝥賊
 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侵擾也集解錢大昕曰詳刑慎罰棟曰古
 城當爲蟊即滕字爾雅作蝥注以爲短狐失之
 文尚書呂刑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曰告 明察單辭 單辭猶偏
 爾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慎罰見康誥 惠棟曰呂刑曰明清于單辭何 夙夜匪懈曰稱朕意二月甲寅太
 尉趙憙司徒李訢免丙辰左馮翊郭丹爲司徒己未南陽太守虞
 延爲太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烜 達反爲皇太子賜天
 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
 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封皇
 子建爲千乘王 千乘國名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濰州高
 苑北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高苑縣地 羨爲廣平
 王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 天船星名續漢志曰天船爲水
 城門伏候古今注曰孛長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子樂 尙書玃
 三尺所見三十五日乃去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子樂 尙書玃
 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故據玃玃玃玃 王申晦日有蝕之 集解
 之漢官儀曰天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 袁宏紀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 詔曰朕奉承祖業
 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孛孛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

生愁墊也備積也墊謂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曰致

戒懼山川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魯哀禍大

天不降譴當致日食之變而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故哀公

之篇絕無日食之注謂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注謂哀公之篇絕無

中朔日有食之注謂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注謂哀公之篇絕無

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不數哀公也今之動變儻尙可救

有司勉思厥職曰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國語曰天子

于庶士獻詩師箴百工諫庶人傳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冬十月蒸

祭光武廟也冬物畢成可祭者眾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

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

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人冠冕衣服法

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甲子車駕從

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故云初也甲子車駕從

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於道

所見吏勞賜省事畢步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是歲起北宮及諸

行觀部署不用輦車

後漢書二

官府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四年春詔曰比來水旱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陳朝賀之儀二月

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曰祈農事禮記曰天子親耕于東郊為藉

籍要義曰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

籍田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續漢志云正月始耕既事告祠

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

執耒耜而耕天子三公五孤卿大夫十士庶人終故乃

致藉田倉置令丞以給祭天地宗廟以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煖沐

為菜盛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致作置

煖也音於六反沐潤煩勞羣司積精禱求積精猶儲積也說文

澤也言無暗潤之氣也煩勞羣司積精禱求云告事求福曰禱集

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丙辰河南尹范遷為司徒太

僕伏恭為司空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坐騾飛

五年春二月庚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歸藩琅邪王京就國冬

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願

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繇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

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重難也拳

也禮記曰得一善則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

拳拳服膺而不息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

門闕走卒積漢志曰五伯鈴下侍闕門闕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

日賜縣掾吏及至白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

單于擊卻之是歲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六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王京東海

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二月宋志作三月王雒山出

寶鼎維或作雒集解惠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

九牧之金鑄鼎曰象物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不指何君

墨于天柱篇以為夏啟之事墨子在春秋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

時當得其寶漢時皆以為夏禹事失之

後漢書二

夏禹之時令遠方圖畫山川奇異之物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以

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狀而備之故入山林川澤魑魅罔

兩莫能逢之惡氣謂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迺淪亡

曰周鼎亡入泗水中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祥瑞之降曰應有德方

欲出周鼎於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祥瑞之降曰應有德方

今政化多僻何曰致茲易曰鼎象三公通鑑胡注此蓋易緯之辭

惠棟曰案鼎三足象三公故云前漢彭宣曰三豎公卿奉職得其

公鼎足承君是也胡云易緯之辭何所據耶豈公卿奉職得其

理邪太常其曰祈祭之日薄也夏物未成祭尚薄陳鼎於廟曰

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匹九卿二千石牛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

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

不省示不為詔子蚩也冬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會沛王輔

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南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十二

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車駕還宮東平王蒼琅邪王京

從駕來朝皇太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集解通西京諸后皆從帝諡惟衛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諡之從帝諡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秋八月戊辰北海王興薨是歲北匈奴遣使乞和親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漢官儀曰遷字子閭沛人也集解惠棟曰遷事見郭丹傳三月辛卯太尉虞延為司徒衛尉趙憲行太尉事遣越騎司馬鄭眾報

使北匈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武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吳帝行度遼將軍曼柏在今勝州銀城縣集解何焯曰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此與南匈奴傳注皆誤秋郡國十四雨水冬十月北宮成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禮畢詔三公募郡國中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籍記田叔列傳因占著各數索隱言卜占而自占著家口名數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悉聽之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

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王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集解惠棟曰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詔曰朕自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

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識所為至譴春秋感精含天光據機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戒曷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集解劉放曰正文春秋圖識所為至譴案文為當作謂先諫曰官本道正

古字通作謂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

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帝覽章深自引咎迺曰所上班示百官詔

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

修宮宇集解惠棟曰謂起出入無節集解惠棟曰洪範五行傳曰北宮及諸官府也出入無節集解惠棟曰洪範五行傳曰

謀則木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

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唯鳩貞潔慎四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

故其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如御見有度應門擊鼓人上堂退反

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飛蓬隨風微子所歎

言微子未詳集解沈濤曰注正引管子以解飛蓬則微子當作微

管六朝人每以管仲為微管仲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云微管之

微管百辟勸進今上賤云經綸草昧微管初元年詔曰至於德參

公山詩云微管奇明牧未書武帝紀微管初元年詔曰至於德參

管勸濟倉生謝靈運傳謝靈運微管初元年詔曰至於德參

甚悉然亦有微管為不詞改為微子微管初元年詔曰至於德參

微言非微管也又劉義傳臣以頑味獨微管今文選本作豈敢

論可概承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北匈奴寇西河

諸郡

九年春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

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

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口算已見夏四月甲辰詔郡國曰

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

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偕俱也所徵之人及尤不

政理者亦言聞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為四姓小侯開立學

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

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

庶方小侯亦其義也集解惠棟曰案漢有學師未思等題名其稱

師者二十人易其義也集解惠棟曰案漢有學師未思等題名其稱

人春秋秋文易其義也集解惠棟曰案漢有學師未思等題名其稱

公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夏四月戊子詔曰昔歲五

穀登衍鄭玄注周禮云五穀黍稷麥麻今茲蠶麥善收其大赦天

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曰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曰備災

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愆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

又祠舊宅北至夏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校學也鹿鳴

詩小雅篇名

真羣臣嘉帝自御墳麓和之曰娛嘉賓鄭玄注周禮云墳燒土為
實之詩曰暴辛公作麓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集解惠棟曰
孔世本日暴辛公作麓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集解惠棟曰
聶崇義云舊圖雅麓長尺四寸須麓尺二寸前書志孔光奏主謂
麓員二人注麓七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冬十一月徵淮陽王
延會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與音徵沛
王輔會睢陽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陽王延中
山王馬琅邪王京東海王政來朝秋七月司隸校尉郭霸下獄死

是歲灑湖出黃金廬江太守曰獻灑湖名音子小反在今廬州
云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得陳年皆十歲以上
相與釣於湖挺先釣得四步所見湖挺年皆十歲以上
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滑重不能舉挺望見往助之涉水未
持歸頓行更爲盟動行入深淵中不見挺爵留願見如錢等正
黃數百千枝即共披獲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
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
到金處水中向多賢自涉水取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
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奏獻

具言得金狀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
即復因御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
得金湖水中郡牧戲說今不得直詔書曰視時金價昇賢等金直
先謙曰漢一作巢地理通釋湖爲巢縣地後陷爲湖合肥巢廬江
三縣分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孝
湖爲界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明時致麒麟甘露醴泉
金出鼎見離木復合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徵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
益州西部都尉西南夷傳曰罷益州西部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
縣西集解先謙曰即今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
永昌府保山永平等縣汴渠即黃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
至于千乘海口滎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爲隄亦號金隄成
帝陽嘉中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
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寡寡孤獨篤癯貧無家屬不能自
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曾參字子與閔損字
有孝仲尼葬子有棺無槨論語曰也死喪貴致哀禮存宜儉今
行也

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前書
曰蔡音丁蓋反言一石之儲方言作飯云罄也齊東北海岱之間
謂之飯郭璞注曰所謂家無飯石之儲者也韓愈曰大器也字或
作備音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爲伏祠
丁甘反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
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
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始皇
更臘曰嘉平奠喪祭也集解惠棟曰臘冬至後祭百神始皇
日經籍志雜忌歷二卷高堂隆撰糜破積世之業曰供終朝之費
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
不耕游食者眾游食謂浮食者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秋
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爲司空冬十月司隸校
尉王康下獄死是歲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
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獄死夏四月
日生非太公子亦非文王也後漢書二

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
歲王景傳曰平帝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
門故處皆在河中游澆廣溢莫測圻岸圻場蕩蕩極望不知綱紀
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迺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集解先謙
作又或曰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俱
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
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

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壞墳爾雅
曰丘再成曰陶丘孫炎曰形如累兩孟也郭璞曰今濟陰定陶城
中有陶丘也尚書曰厥土惟黑壤下土墳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
墳起故薦嘉玉絜牲曰禮河神禮記曰凡祭玉曰嘉東過洛汭歎

禹之績水北曰洛洛汭洛水入河處也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
周禮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也色謂黃白青黑之類孔安國曰水所去土復其性也

黃白青黑之類孔安國曰水所去土復其性也

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濟近也豪右大家也集庶繼世宗瓠

子之作瓠子名也武帝元封二年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沈

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王寅車駕還宮冬十月壬辰晦日有

食之集解惠棟曰續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

在朕躬憂懼迫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

下有不暢乎昔備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論語孔子曰衛靈公無

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禮節主宗廟王孫賈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集解錢大昕曰下兩治字作主蓋章懷所改此治賓客

人回解今何旨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

錄孤勉思職焉十一月楚王英謀反廢國除遷於涇縣涇縣屬丹

州縣故城在縣東有涇水出蕪湖因水陽郡今宜

立名集解先謙曰在今寧國府涇縣西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是

歲齊王石薨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殺夏四月丁巳鉅鹿太守南

陽邢穆為司徒穆字毅前楚王英自殺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

元壽為廣陵侯初作壽陵集解蘇輿曰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

帝初作壽陵裁令流水而已即用此明帝預自制陵書法宜有別後又云

先武制以文核之並不當云初作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詔亡命自殊死曰下贖

死罪鑣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

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徵沛王輔會唯陽進幸彭城

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成良成縣名屬東海故

北集解先謙曰在陽都縣名屬琅邪郡故城

今徐州府邳州北徵東平王蒼會陽都在今沂州沂水縣南集解

先謙曰又徵廣陵侯及其三弟會魯祠東海恭王陵還幸孔子宅

東二十里無鹽故城辛卯進幸大梁大梁城魏惠王所築故城在今汴州集

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恭王元夏四月庚子車駕還宮改信都為

樂成國臨淮為下邳國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

邳王暢為汝南王炳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濟陰郡今曹州集解

定陶縣東南四十里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二十歲已上爵百匹十

歲已上二十四十歲已下十四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令天

下大酺五日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

於天下史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大酺五日酺言天子布恩

文從官二十歲已上又云十歲已下案郎從官不可年十歲已下

者以十七年事校之脫視事二字惠棟曰案周禮族師春秋祭

酺鄭元曰酺者為人物殺害之神也又毛詩箋曰周時百室有祭

酺合禮之歡孔穎達曰後世羣民聚飲皆謂之酺漢乙巳大赦天

時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服虔音蒲

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冬車騎校獵上林苑周

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曰校獵謂十二月遣奉車都尉賈固駙馬

以木相貫穿為欄校以進禽獸

都尉耿秉屯涼州前書曰奉車都尉掌輿駙馬都尉掌天

十六年春二月遣大僕祭彤出高關高關山名因以名塞在朔方

高關塞水經注云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關為塞山下有長城其山中斷望若關焉故有高關之名關口有

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關成上古迄今常置重障以坊塞道先謙曰

據水經河水注河自朔方都盧渾縣來馬北河東遼高關南衛

青敗右賢王於高關即此又東遼臨河縣故城北又東遼陽

山南吳卓信云臨河縣在北河之南今榆林邊外河套內奉車

都尉賈固出酒泉集解先謙曰今肅州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

名縣屬張掖郡在今甘肅州張掖縣東北集解先謙曰水經注居延

澤在居延縣故城東北向書所謂流沙者也一統志流沙在今安

州衛西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賈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呼

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

北祁音時集解先謙曰在今甘肅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留兵

屯伊吾盧城本匈奴中地名既破呼衍即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爲

屯西府宜耿秉來苗祭彤並無功而還夏五月淮陽王延謀反發

覺癸丑司徒邢穆駙馬都尉韓光坐事下獄死所連及誅死者甚

眾坐與延 戊午晦日有食之六月丙寅大司農西河王敏為司徒
漢官儀曰敏字叔秋七月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阜陵縣名屬九
公并州黑城人也秋七月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江郡故城在今
椒縣南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
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
嫁為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是歲北匈奴寇雲中
雲中太守廉范擊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集解錢大昕曰按清河之甘陵本
之恐有譌惠棟曰通鑑考異皇后紀原陵甘北海王睦薨二月乙
露降於樹然則實降原陵也此誤以原為甘已司徒王敏薨二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是歲甘露仍降
樹枝內附仍類也內附謂木連理也前書
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
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僭耳高丁甘反字木作賸 僂僂槃木白
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 山海經曰周僂國在三首國東為人
短小冠帶一名僂僂國語曰僂僂氏

三尺短之至也楊守異物志曰僂耳南方夷生則僂其類皮連耳
匡分爲數支狀如雞腸繫下垂至肩集解惠棟曰楊守異當作
字漢議郎楊守字孝先撰異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
卿百官曰帝威德懷遠神物顯應迺並集朝堂集解通鑑胡注班
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丙 奉觴上壽 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
謀謨乎其上也蓋在殿左右也 奉觴進酒皆言上壽制曰天生神物曰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緣有德朕曰虛薄何曰享
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
宗廟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
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
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集解劉
文既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不 貶秩奉贖在去年曰來皆還贖秋
須更比二千石明多此三字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也漢
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官儀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故
城在今甘州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任兵者任堪 皆一切勿

治其罪詣軍營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尉馬都尉耿秉騎都
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
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居焉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
集解先謙曰今肅州西南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
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
馬去蒲類海百里之內集解惠棟曰應劭曰蒲類匈奴中諸
在燉煌北晉均曰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宣帝初置鄯吉
匈奴傳有蒲類海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宣帝初置鄯吉
二千石元帝置戊己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秩比六百石
戊己中央也鎮覆四方見漢官儀亦處西域鎮撫諸國 是歲改
天水為漢陽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緣
三十匹集解惠棟曰應劭云今贖罪入三十匹緣是也棟案應
氏謂今者中興以後也惠帝時入錢六萬得免死罪也
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發覺詔
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夏四月己未詔曰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
傷旱集解惠棟曰案宿麥秋種
夏收春時不雨故傷旱也 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

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集解劉敞曰及流民 欲占
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獄錄輕
繫二千石分禱五獄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周禮職
天下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荆州其山曰衡山其川
曰江漢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滎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
淮泗兗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濟雍州其山曰嶽其川曰涇汭
幽州其山曰醫無闢其川曰河泲冀州其山曰霍其川曰滹并州
其山曰恒其川曰滹沱此謂九州名山大 長吏各繫齋禱請冀蒙
嘉澍說文曰澍雨所以澍生萬物淮南子曰春雨六月己未有星
孛於太微焉者寇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眾 集解惠棟曰北
匈奴及車師後王閼戍已校尉耿恭 集解劉敞曰檢詳耿恭傳恭
仁傑曰顏注百官表有戊校尉已校尉其究不然屯田始置校尉
領護田卒但以屯田校尉為稱後乃為戊校尉已校尉初不言有
校已校兩官備考前書紀傳亦無有為戊校尉已校尉者如徐普
才護郭欽皆兼戊己為官稱獨烏孫傳云使校尉烏居密顏注有
戊己兩校兵此直徒己校以理揆之是特兵有戊校已校之分尉
則兼戊己為官稱也顏亦知己校為兵而云兩尉者殆見後書西

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集解劉敞曰及流民 欲占
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獄錄輕
繫二千石分禱五獄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周禮職
天下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荆州其山曰衡山其川
曰江漢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滎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
淮泗兗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濟雍州其山曰嶽其川曰涇汭
幽州其山曰醫無闢其川曰河泲冀州其山曰霍其川曰滹并州
其山曰恒其川曰滹沱此謂九州名山大 長吏各繫齋禱請冀蒙
嘉澍說文曰澍雨所以澍生萬物淮南子曰春雨六月己未有星
孛於太微焉者寇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眾 集解惠棟曰北
匈奴及車師後王閼戍已校尉耿恭 集解劉敞曰檢詳耿恭傳恭
仁傑曰顏注百官表有戊校尉已校尉其究不然屯田始置校尉
領護田卒但以屯田校尉為稱後乃為戊校尉已校尉初不言有
校已校兩官備考前書紀傳亦無有為戊校尉已校尉者如徐普
才護郭欽皆兼戊己為官稱獨烏孫傳云使校尉烏居密顏注有
戊己兩校兵此直徒己校以理揆之是特兵有戊校已校之分尉
則兼戊己為官稱也顏亦知己校為兵而云兩尉者殆見後書西

城傳序言元帝置戊己二校尉遂為此說而范亦以後漢有戊校尉因謂元帝所置為二尉耳其實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尉已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而各以校兵為名其可以此而律彼哉又東都凡兩置戊己校尉永平十七年恭親王戊己校尉將兩校兵如故又置戊校尉則以所將元二年復置戊己校尉將兩校兵如故又置戊校尉則以所將元戊校兵耳戊己校尉自恭親之後有任向索頤戊己校尉有曹寬凡紀傳言戊己校尉無慮十數並同一辭惟車師後王傳載戊部候嚴時戊校尉詳後書言戊校尉與帝時置戊校尉與車師後部馬章懷注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和帝時置戊校尉與車師後部是也且戊校尉元所置刊誤謂但和帝以後事云戊己校尉者皆多已字猶之可也若恭親為校尉自在孝明世乃曰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豈別有據耶又馬融傳校隊按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注謂戊己居中堅也詩曰中田有廩蘇黃門謂田中為廩以便田事二校之設自兵屯言之則以其中堅而命名可也然二校之外乃無所謂甲乙諸屯則其命名之意殆如詩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 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禮藏主於廟既不起寢廟也帝初作壽陵制合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 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厨財足祠萬得起墳 祀集解劉效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理當作五尺

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 說文曰杆飲器音于方言曰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曰擅議宗廟法從事 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東市集解惠棟曰章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東觀記曰光武問傷前代權臣太盛外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集解劉效曰注上濁明主案文當作上濁主明惠棟曰東觀記自上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因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豫政漢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門而已無封侯受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易於為善節儉謙約如此

館陶公主 光武 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史記曰太微宮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曰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二十也集解吳仁傑曰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使以口奉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入可謂清矣范氏所謂前代即成哀之間注不指此而汎 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曰察慧為言 並見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集解注御覽九十一類聚十二引華嶠書云世祖既以吏事自嬰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殖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中興以來追躡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又薛瑩書云明帝自為首以此推之斯亦難矣德言者也約以作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又安四夷實服斷獄希 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贊曰顯宗丕承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 危心言常危懼備章朝物省薄墳陵 朝物謂朝儀文物也 永懷廢典下身遵道 廢典謂明堂辟不行下身謂進 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 懋勉也爵授綬之類 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 懋勉也

我文考光 于四海 虛受堂 九

後漢書集解卷二技補

明帝紀帝生而豐下注帝豐下兌上兌官本作鏡與聚珍本東觀記合案前書天文志隨北端

銳史記天官書鏡作兌明古字通用

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注商鞅謂秦制爵二十級至十五少上

造官本謂作爲少作小

爵過公乘注漢制賜爵官本制

臨大節而不撓注撓屈也官本文注撓均作撓

司空魴將校復土注以穿墳也官本穿上

亦復是歲更賦注有一月一更至月一千一更一千官本一皆作

據前書昭紀如滄注作一更二千知兩本各有一誤字

越嶲姑復夷叛州郡討平之集解續志益州擊姑復蠻夷大牟替

滅續志天文中原作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案西

南夷傳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般郡守越嶲

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是大牟乃夷人名又云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是主兵者

其令天下自殊死曰下謀反大逆皆除之官本除上有赦字

令月元日官本令

是歲始迎氣於五郊注壇皆二尺二尺官本

去其螟蟊及蝥賊注食節曰賊官本無

有星孛於天船北注彗長三尺所見三十五日乃去官本所

屯五原曼柏注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官本向未有也字曼柏

爾多斯黃集解此與南匈奴傳注皆誤作武帝侯康曰通鑑胡

河西岸傳寫之誤胡所見猶是善本也

春秋圖識所謂至謹注故君明聖天道得正至日明則道正官本

作人道正作政理

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注明王不聽明王官本作明主

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注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

立學號四姓小侯周壽昌曰馬援子防傳防子鉅爲常從小侯

侯爲侯家子未冠之稱案鄧禹傳禹少子鴻好策永平中以

爲侯家子之通稱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侯最爲得是

通鑑胡注據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侯最爲得是

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四姓小侯亦猶是與顏說正合又通典

職官引漢官儀其功臣四姓爲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下鄧禹

見是爲侯諸侯則小侯所帶印亦必有朝侯侍祠侯隨諸侯之

別故曰列侯印也桓紀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則小

侯已不止四姓秦彭傳永平七年彭以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

爲開陽城門侯則雖非后族不爲

昔歲五穀登衍注五穀黍稷麥麻未也周禮原本作豆與

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曰獻集解書曰如章則可據論衡原文書

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通鑑胡注河汴之隄決壞則汴水東侵而與

是分流復其舊迹也

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注郭璞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也今曹

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漢濟陰郡治也

庶繼世宗瓠子之作注在今濮州濮陽縣西也前書武紀元封二

注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廢縣在今鄆城邑南濮陽曰

北廣百步深五丈案白馬廢縣在今鄆城邑南濮陽曰

河水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是蘇氏謂在濮陽曰北

濮陽之左則濮陽當州之西而瓠子當縣之西北亦可言西也

初作壽陵集解蘇輿曰並不當云初作

年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晉書索琳傳漢天子即位一年而

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充山陵武帝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

不復容物又前書陳湯傳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

更嘗之有司議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

爲辭陵各有初前世或即名初陵不害其辭之相襲也且其制

防自文帝若謂此紀不當言初
將何解於武成二紀之言初乎

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官本三

徙封阜陵王注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今

滁州全椒
縣東南

二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二月官本作三月錢大昭曰南

作三月此作二月與
上文復明為誤字

神物顯應官本神

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注張掖郡至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

今為甘肅府
張掖縣治

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注宣帝初至鎮撫諸國錢大昭曰西域

不知罷於何時和帝紀永元三年復置安帝紀永初元年罷西域傳建
志亦不載戊己校尉是年初置章帝紀建初元年罷西域傳建
初三年復置嗣後復罷和帝
紀永元三年復置志皆不載

卷二校補

園戊己校尉耿恭集解劉攽曰至殆如詩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

以便田事而已案袁紀耿恭為戊己校尉關龍為戊己校尉恭

諭千里自當各為一部是後漢明有二戊己校尉或元帝設置

時制本如此後漢沿之至和帝時苦其掣掣乃析言之而於命

官之義已乖必謂和帝又別置戊己校尉亦必無之事也帝所增

置止戊部候仍兵候耳通鑑兼采袁紀而改書恭為戊校尉龍

為己校尉於

史究無確證

法令分明侯康曰潛夫論述教黨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

賊九人對曰是帝以竊賊知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

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郡中而能擒才何以部南郡

推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又御覽卷二

百六十七引漢官儀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

而非尤其太盛敕去軒鞍時偃師長治有能名

以事詣臺因取賜之皆其法令分明之事也

肅宗孝章帝紀第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論法曰溫克令儀曰章伏侯

反母賈貴人集解惠棟曰帝王世紀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

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集解惠棟曰東觀

以皇太子立為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

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

威而不猛既志于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十八年八月壬子即

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帝

紀曰顯節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陽三

十七里集解先謙曰續漢書載鮑昱諫帝欲下羨道見禮儀志注

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賜民爵人二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三

級脫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

子歸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朕已躬身託于

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

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鄭玄

也由用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違行太尉事節鄉侯憲三世

失皆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行太尉事節鄉侯憲三世

在位為國元老故曰三代在位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司空融

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曰熹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帝

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起集解惠棟曰陶漢職官

要錄云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

尚書事以爲之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

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若今之尚書然益自漢以來有

宋百官志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爲始於張子孺皆誤

尚書事爾先謙曰由此始即謂由融始注不誤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小雅之所傷也詩兩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幽王

不肯農子違汝弱汝無面從向書益稷之文也孔安國注云我股夜省王

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不逮申救四方

稱朕意馬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詔征西將軍耿

秉屯酒泉酒泉今肅州縣也前書音義曰城遣酒泉太守段彭

紀作殷彭救戊己校尉耿恭甲辰晦日有食之

後制爵祿故陽不勝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

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信茂劬勞日晏身

御浣衣朝至日中晏不遑暇食食無兼珍澤臻四表

遠人慕化僬僥僂耳款塞自至耳解兒明紀克伐鬼方開道西域

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周禮保

六藝一日禮二日樂三日射四日藝五日書六日數前書藝文志

注前書藝文志曰禮樂春秋案文多一日字先謙曰官本考證

雅宋本作子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東都賦本作正子樂五臣改

作雅不舍晝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孝明紀上夜讀眾聰明淵塞

著在圖識河圖曰圖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

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

德無起復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

時享則享今此除日祀之法從時月之祭祭則曰祭高曾則月祀三

云占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廟月薦於高曾謹案叔孫通

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棟案叔孫通漢禮日祭於寢月祭

之法也韋昭國語注日祭祭於廟考謂上食也省送終之禮遂

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

奉順聖德臣愚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

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續漢書曰五年再殷祭

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祫之為言禘祫

審昭穆尊卑之義給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

廟謂之殷祭四時之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黍盛時十月

有便殿者陵上正殿便殿後側之別殿即更衣也集解劉放曰

注立秋嘗黍盛時案漢制立秋嘗黍黍稷也八月飲酎此文誤出

一盛字少八月飲酎三字先謙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

廟故事前書高廟奏武德制曰可是歲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

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粟其旨見穀賑給貧人集解劉放曰案詔無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

或妨耕農唐給也稍為少少給之不頓與集解劉放其各實覈尤

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政反必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

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

容姦妄前書曰百石已下有斗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

察尤無狀者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

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曰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

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

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

帝典所美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尚愷悌君子大雅

所歎禮樂梯易也詩大雅洞酌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酒泉太守

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罷戊己校尉官二月武陵澧中蠻叛武陵

澧州水經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之北也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已詔曰惠棟

曰杜佑云建武中詔三公郡國守相歲舉茂才廉吏所徵舉率皆

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請議漸生帝建初元年始復用前漢

丞相故事以四科舉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朕曰

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甯孔安國注尚書曰而災異仍

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

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

子猶誨曰賢才問曰得人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敎小道

子猶誨曰賢才問曰得人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敎小道

得人焉 明政無大小已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

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

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說文曰剛田中

功則政有異迹數陳奏進也令各陳進其言則知其能否文質彬

彬朕甚嘉之彬彬雜也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

中寬博有謀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明經寬博武任典城者已補

長相任堪使也典主也秋七月辛亥詔曰上林池籩田賦與貧

人繩懸苑也音語前書音義曰折竹以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史記曰房為天駟東北曲十月九月永昌哀牢夷叛集解惠棟曰續

二星曰旗中四星曰天市九月永昌哀牢夷叛書天文志是時

哀牢王類反冬十月武陵郡兵討叛蠻破降之十一月阜陵王

延謀反貶為阜陵侯後漢三

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集解惠棟曰論

中州頗歎頹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充奏深惟

郡守宜禁奢侈以備用之言不納用退題記章名曰備乏深惟

先帝憂人之本本謂諸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

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

察春秋之義貴理賤梁傳之文也今自三公立宜明糾非法

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

史記扁鵲曰以管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

窺天以隙視文公羊傳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侯而外夷狄

師而後諸夏王者欲一平天下曷以內外之辭言自近者始也集

解對放曰注案公羊本文曷為以內外甲辰罷伊吾盧屯兵永平

年永昌越嶲益州三郡民夷討哀牢破平之夏四月戊子詔還坐

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令歸本郡癸巳詔齊相省冰紘方空殺

吹綸絮執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綸絮也方空者紗薄如

吹噓可成亦紗也前書齊六月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

績羌遂寇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十二月戊寅

有星孛于紫宮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三月

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

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

人五斛夏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曰河漕石曰河名也在今定

上言此漕難成遂罷之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於臨洮臨洮

月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大破之姑墨西域國名去長冬十二

月丁酉馬防為車騎將軍武陟中蠻叛漢水名音婁源出今

是歲零陵獻芝草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零陵泉陵女子傅南宅土

之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草告示天下續漢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

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

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丑徙鉅鹿王

恭為江陵王汝南王暢為梁王常山王昞為淮陽王辛卯封皇子

伉音抗為千乘王全為平春王平春縣屬江夏郡集解先謙五月丙

辰車騎將軍馬防罷甲戌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

徒虞字仲春馮翊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虞字伯春遷尚書僕射

表賢初為魯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乃仕稍遷南陽太守

名稱無及虞者及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

皇太后集解劉放曰按陰后不稱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

此獨書太后冬牛大疫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實皇后以宋貴人
 太子疑行不知實十一月壬戌詔曰益三代導人教學為本
 後不善厥答霧也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教殷曰序周漢承暴秦衰顯儒術建立五
 日庠集解劉放曰夏曰教殷曰序周漢承暴秦衰顯儒術建立五
 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言其後儒類而
 別更為章句則孝宣皇帝曰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
 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兄弟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
 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此皆
 所曰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
 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曰時施行欲
 使諸儒其正經義頗令學者得曰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文也講猶習
 言人能博涉學而後識之切問於己所未悟之事近思己所能及
 之事好學亦仁之一分故仁在其中矣集解錢大昕曰按博學以
 下乃子夏之言非孔子語後漢三傳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
 致遠恐泥亦子夏語也漢書藝文志引雖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
 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皆以為孔子語說者
 以為古人引書多誤其非也放執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
 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問于夫子之語也云接問于夫子則
 其言皆孔子所取矣故漢人引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非
 由記憶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屬太
 常故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承制問續漢志曰五官中郎將侍中滄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
 甘露石渠故事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
 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作白虎議奏
 關在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歲甘露降泉陵
 洮陽二縣在今湘源縣西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甘露下泉陵
 陵洮陽始安治道五縣榆梅李葉皆治薄威委流漢民噴吹之
 甘如飴蜜先謙曰泉陵在今永州零陵縣舊唐志州北二里洮陽
 在今桂林府全州北州

致詔曰朕新離供養去年馬愆咎愆咎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
 云乎亦孔之醜詩小雅曰期日辛卯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孔甚也醜惡也又久旱傷麥憂心慘
 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
 親覽問焉其巨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前書鄒陽曰
 顯巖穴之士甲申詔曰春秋
 書無麥苗重之也春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公羊傳曰一災
 不書待無麥然後著無苗何休注曰不書穀至
 麥苗獨書人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韓詩旱魃為虐
 食最重也

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
 疾首切音刀詩曰憂心切
 切又曰疾如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咨諏謀也
 音子余反雖降災
 咎輒有開區反風之應武王有疾周公作請命之書藏於金匱後
 僂成王啟金匱得書乃郊天謝
 過天乃反風起禾事見尚書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
 石理冤獄錢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
 朝徧雨天下之報尚書大傳曰五嶽皆觸石出雲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務加肅敬焉三
 月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
 行喜怒或案不曰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
 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書曰元后
 有司其議糾舉之刑豫諸郡兵討
 破武陵漢中叛蠻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遲猶
 也音持二反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集解惠棟曰曲禮有
 憂者側席而坐鄭元注側猶特也布他而席案側席與儀禮側
 殺側受醴之側同發在進賢故側席注非何若瑤曰史衛其先至
 將軍傳索隱遲者待也思遲直士思待直士也注說不詞其先至
 者各曰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集解惠棟曰賈逵國語注
 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
 皆欲置於左右願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竟試臣曰職不直曰言
 語筆札書舜典曰朕其試哉又
 曰歷試諸艱札簡也今外官多曠竝可曰補任戊辰太
 傳趙惠苑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
 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是歲零陵獻芝草
 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是歲零陵獻芝草
 惠棟曰論衡云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
 凡十一本汪文臺曰司馬書記獻芝草見類聚八十七九十八又

御覽九百八十五載司馬書記五年零陵女子傳甯宅內生紫芝
五株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太守沈豐使功曹蕭芝以聞帝告
示天下有八黃龍見於泉陵相與戲其大如馬有角六枚大如
駒無角解懸棟曰論衡云湖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
室邱臨水有俠山其下巖壑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
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圓中畫龍燕石邱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
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遊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
人移時乃入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破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夏五月辛酉趙王盱薨
趙王盱惟承平五年薨而本紀中元元年承平六年薨也
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大司農
鄧彪為太尉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馬東海王政琅
邪王宇來朝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皇
太子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

帝孝明皇帝前書高廟飲酎奏武德五行之舞音義云正月旦作
諸侯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丁字漢儀式曰九真交趾日南者用
犀角二長九寸若瑋瑋甲一簪林用象牙一長三尺已上若翠羽
各二十準以當金集解甲辰詔書云官集解對放曰案文少一日字
劉放曰者字似當作皆甲辰詔書云官集解對放曰案文少一日字
下脫去曰字也祖考來假明哲之祀於音格格至也尚書書曰
祀則能致祖考之神來至子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蒸黍之
情前修禘祭曰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奇遠祖之思今年大禮
復舉加曰先帝之坐今新加之悲傷感懷樂曰迎來哀曰送往
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
公之相肅敬雍和相助也詩大雅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也集解惠棟曰逸齋詩補傳云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為
難耶雅頌昔當亂矣賴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賢欲復亂
之皆助朕之依依慕之意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
各有差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

原武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
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候伺也

探音湯出入前後曰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驅飲耳
勸反音食脫粟之飯孔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
音義曰淇園一瓢飲已酉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闕走
衛之苑也卒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
還宮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諸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
母同產欲相從者悉聽之有不到者皆曰乏軍興論乏當死刑也
集解惠棟曰鄭元周禮注縣官徵聚物曰與今之軍興是也尚書
費誓時乃糗糧無敢不遠故則有大刑孔安國云汝則有乏軍興
之死刑孔穎達云與軍征伐而有乏及犯殊死一切募下獄室其
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為鬼薪取薪以給宗廟女子為白粲
使擇米白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隸二十四
九

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
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
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熹
輔黃圖曰高祖初都洛陽太上皇崩葬櫟陽北原陵號萬年仍令
置萬年縣在今櫟陽東北故祭祀焉集解先謙曰櫟里今西安府
咸陽呂中牢祠蕭何霍光進幸槐里西漢先謙曰槐里今岐山得
縣治呂中牢祠蕭何霍光進幸槐里西漢先謙曰槐里今岐山得
銅器形似酒樽獻之符瑞志曰東觀記采色青黃有古文又獲
白鹿集解惠棟曰符瑞志曰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已見明
人之無良相怨一方詩小雅也長善也言王者所為無不善斯器
亦曷為來哉公羊傳曰孔子抱麟而泣又幸長平御池陽宮前書
曰長平坂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餘里集解先謙曰前
書宣帝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登長平坂坂在今西安府涇陽縣
西南十里池陽宮在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造至也謂次比舟
也前書漢先謙曰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每所到幸輒會郡縣

後漢書集解 卷三

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據已下十二月丁亥車

駕還宮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三月辛卯葬東平憲王賜鑿裕龍

旂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眾款塞降冬十二月甲午東巡狩幸陳

留樂國淮陽穎陽戊申車駕還宮詔曰五經制判去聖彌遠章句

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已重稽古求道真也

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曰扶微

學廣異義焉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犀角也

白雉劉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鬣有三甲頭如馬有

光輝白理如線自本閏月辛丑濟陰王長薨二月甲戌詔曰王者

八政曰食為本尚書洪範八政一曰食是為政本解惠棟曰書

所本也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耒耜農器也耒節用

儲蓄曰備凶災是曰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

少夏繇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為負負猶憂也其令郡國募人無

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備貸種

餉餉音式上反實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

者勿禁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憲王蒼子尚為任城王六月辛

酉沛王輔薨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槓笞立掠問也廣

雅曰槓擊也音彭說文曰答擊也立謂立而考又令丙筆長短有

數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又

去節故曰長短有數也策解劉放曰注景帝京師定筆令策景帝

定令行於天下不止京師京師衍字也蓋景似京師似帝因爾誤

出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

鉗也國語曰中刑用鎖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策解惠棟曰鉗音

憲音巨炎反王幼學云鉗通作鉗倉韻篇鉗也欽從蓋反說文

在頭曰鉗在足曰鈇去其膝蓋骨音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

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孔安國注尚書曰以宜及秋冬理

獄明為其禁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大司農鄭弘為太尉癸酉詔

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諱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

野邑屋不修修或作充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

心悠悠將何已寄其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繫囚

減死一等勿答諸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

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自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亡

命者贖各有差下西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備時時積

具也言不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柱音竹有遣使奉迎探知起

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乙未

東平王忠薨集解惠棟曰續志是年八月乙辛丑幸章陵祠舊宅

園廟見宗室故人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己未進幸江陵詔廬江太

守祠南嶽又詔長沙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春陵節侯鬱林府君

還幸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十二月壬子詔曰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祗敬也左傳晉臣

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祗敬也左傳晉臣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

辜禁至三屬族即三族也謂父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

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曰前妖惡禁錮者一皆

錮除之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曰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病衛而

已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集解惠棟

年令也杜佑理道要訣云漢高帝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

時省儉至四十武帝事邊費廣人產子三歲則出口錢孝宣減人

算三十孝成減四十光武今諸懷姙者說文曰賜胎養穀人三斛

有產子復以三年之算

復其夫勿算一歲著曰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音義曰孳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拆也葉解惠棟曰周易宜助解象傳雷而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鄭氏曰皮曰甲根曰宅萌陽曰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條事冀息事南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廢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說文云悃悃至誠也悃音苦本反悃音字通反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莊子曰有庚桑子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居蟻壘之山蟻壘之人有餘庶幾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集解惠棟曰漢律有受贓枉法之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曰苛為察曰刻為明曰輕為德曰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集解惠棟曰胡注謂奉詔出使者相

接於道也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數所角反也

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曆續漢書曰時待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

中多四分之麻始頗施行分麻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謀歲餘盛等所

秩咸皆也秩序也言山川之神尚其議增修羣祀已祈豐年丙辰

東巡狩已未鳳皇集肥城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

縣惠棟曰水經注曰集肥城向臨亭後漢屬濟北國後省乙丑帝

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

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成陽縣

郡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

陵俗亦名靈臺大母堯先謙曰成陽在今曹州府濮州東南接

曹州

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

北過于宮屋翺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前

日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水園宮垣為覆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祀上帝

於是上作明堂於汶上如帶圖焉汶水出太山朱虛縣萊蕪山解惠棟曰水經注帝東巡太山立行宮於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

門於汶上基臺存焉案恭傳未嘗為執金吾或別有據也癸酉告祠二祖四宗二祖謂高祖世

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

望山川告祠明堂曰章先勳其二王之後禮記曰存二王之後尊

也漢之二王殷周之後也先聖之膺東觀記曰孔子後哀東后蕃

衛為天子蕃屏故曰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尚書

文皆天子同姓諸侯有父叔兄弟子孫列者百僚從臣宗室眾子

故總而同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作言是

要荒四裔要荒二服名要服去王城二千里荒服去王城二千五

遠也謂荒沙漠之北葱嶺之西其山高大多應故以名也集解

先謙曰官本冒彰之類字書曰彰多須貌音而長故舉以為言

注未也作馬冒彰之類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長故舉以為言

也集解劉歆曰注西域人多著冒而跋涉懸度草行曰跋水行曰

跋涉山川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跋涉懸度草行曰跋水行曰

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陵踐阻絕駭奔郊

時駭疾也音俊尚書駭奔走在廟郊時祭天處也前書音義曰時

之涉此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冀承尊

而說耳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冀承尊

明疾也也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雅謂盥也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者謂盥也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明靈耀著明謂日月貞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

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靈無出今年田租芻粟

戊寅進幸濟南濟南縣名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西北三月己丑

進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

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壬辰進幸東平祠憲王陵陵在今鄆州須昌

憲王憲王也陵在今泰安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太后即

昭儀也定陶恭王康其陵在今曹州濟陰縣北

集解先謙曰陵在今曹州府曹縣西北五十里

乙未幸東阿北登

太行山至天井關在今澤州晉城縣南今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

泉三所也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天井故關一

名太行關在晉城縣四十五里太行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
 山先諱曰在今澤州府鳳臺縣南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
 錢大昕曰天文志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廟又廟易曰王假
 廟告祠高廟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之瑞
 圖曰鸞鳥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難身赤尾色亦被五或一郡再
 彩鳴中五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也此類也
 見及白鳥神雀甘露慶臻祖宗舊事或功恩施武帝時芝草生干
 殺玄覆降于郡國神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饒寡孤獨窮人
 雀仍集皆大赦天下
 一匹經曰無侮饒寡惠此兜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前書音
 日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
 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買案此女子百戶若戶頭之妻不得更
 稱爲戶此謂女子頭即今之女戶也天下稱慶思當普治所以男
 戶賜爵女子賜牛酒集禮惠棟曰經籍志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
 部尚書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
 姚察撰
 酺者布戶一匹城外三戶其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
 人三匹合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已上五人不滿十萬人改廬
 後漢三
 江爲六安國江陵復爲南郡建初四年改爲江徙江陵王恭爲六
 安王集解官本考證曰此句之下何焯校本增廣平秋七月庚子
 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
 有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周故王取法焉十一月
 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周故王取法焉十一月
 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
 十二月萬物始出於地而色皆白白者陰氣故周爲地正色尚白
 萬物始出於地而色皆白白者陰氣故周爲地正色尚白
 書大傳曰夏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當爾之時物
 皆尚微王受命當扶微理弱必以三微之月爲正當爾之時物
 皆尚微王受命當扶微理弱必以三微之月爲正當爾之時物
 三正記之文注脫三微二字惠棟曰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此禮
 文非禮記也注脫三微二字惠棟曰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此禮
 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微而成一著三微而成一著
 微十五日至爲一著三微而成一著三微而成一著三微而成一著
 爲二著至立春爲一著三微而成一著三微而成一著三微而成一著
 周正小春商正立春夏正故曰三微而成一著三微而成一著
 己報囚說文報當罪人也春陽氣至可以反服罪也論囚集解棟曰
 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爭諸生謂君子身欲窮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也集解棟曰鴻範五行傳自冬日至數四十
 六日迎春於東堂號曰助天生朔令云云此夏月令也祭記志注
 皇覽曰迎春於東堂號曰助天生朔令云云此夏月令也祭記志注
 天子迎春於東堂號曰助天生朔令云云此夏月令也祭記志注
 乃明堂月令之明文也注止探今而無拘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
 文月令短日至諸文非書義也
 雅稽之典籍曰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目十一月十二
 月報囚九月壬辰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日鳳皇
 見肥城句亭槐樹上古今注云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
 黃龍見洛陽元延亭部音庚
 二十四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無
 德與汝式歌且舞詩小雅也取雖無大德要有它如賜爵故事丙
 申徵濟南王康中山王馮會蒸祭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
 梁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王弼注曰冬至陰之復夏
 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集解先謙曰官
 惛但之憂有中和之教旬旬之救一曰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詩
 都風曰凡民有喪制旬旬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
 先謙曰官本傳司徒傳作大是
 能養食者粟給如律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馮西平王羨
 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
 于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
 惟巡狩之制曰宜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集解先謙曰官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詩小雅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良四國無政不
 人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集解棟曰案病有劇易謂增劇及
 也易也大公六節曰知人饒渴習人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華霍山
 劇易蓋古有是語易音以致反
 遂祖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
 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承平十二底績遠
 圖復禹弘業集解曰單懷底績孔安國注云底績功也聖跡滂

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月令

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

既飭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已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

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引勸農夫之勞乙丑敕侍

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集解

曰東觀記敕御史司空道橋所過應樹集解馬可輟解輟解之來棘

外為驛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詩大雅云鄭玄注曰敦敦

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

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物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

中山遣使者祠北嶽集解惠棟曰符瑞志以太牢具祠北嶽出長城

史記蒙恬為秦築長城集解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

日又祠顯宗于始生堂皆奏樂明帝生于常山三月丙子詔高邑

令祠光武於即位壇集解惠棟曰裴松之案漢記詔高邑縣祠即

世祖即位之千秋亭也後於此立廟復元氏七年徭役已卯進幸

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今恒州房山縣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

王母祠集解劉放曰下縣字疑衍先謙曰靈壽在今正定府靈壽

縣西北縣志十里靈壽村房山王母祠元和志云漢武帝所立今

是也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夏四月丙寅太尉鄭弘

免大司農宋繇為太尉繇字叔路長安人集解五月丙子司空第

五倫罷太僕袁安為司空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許慎云河

西集解先謙曰在今解州東二里安邑縣南十里九月至自安邑

冬十月北海王基燒燒當羌叛寇隴西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斬

疏勒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羌戰歿夏四月丙子令

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戌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

卯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

集解惠棟曰與建秋七月癸卯齊王晃有罪貶為蕪湖侯蕪湖縣

陽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集解先謙曰在今太平王子淮陽

王炳薨鮮卑擊破北單于斬之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劉盱討

之集解錢大昕曰以西羌傳校之斬其渠帥壬戌詔曰朕聞明君

之德啟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緝熙光明也六幽謂

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即然後敬恭明

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尚書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

也書曰朕曰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露

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上天無旨彰于

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

粥飲食月令仲秋之令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曰為醴酪死罪囚

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告詣金城戌八月癸酉

南巡狩壬午遣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黃園小黃園屬陳留郡故城

漢舊儀曰昭靈后高祖母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園陳留郡故城也昭靈后起兵時死小黃園北後為作園廟于小黃

贖死罪銀二十四石趾至髡鉗城旦春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

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復封阜陵侯廷為阜陵

王己未幸汝陰縣名屬汝南郡今潁川縣集解冬十月丙子車駕

還宮北匈奴屋蘭儲等率眾降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

之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扶拔似麟無角故音步末反集解

有麟甲甲可以辟惡也汪文臺曰初學記八十九引續漢書符拔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壬辰集解惠棟

二月帝崩於章德前殿集解惠棟曰章德殿在北年三十三集解

日蔣果云案即位十九在位十三年遺詔無起復廟一如先帝法

制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以上華章帝素知人厭明帝

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龍時為尚書以吏政嚴

五十餘條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元和二年令諸懷

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曰崇建周親也周至平徭簡賦而人賴其

慶又體之曰忠恕文之曰禮樂故迺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

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集

先謙曰官本嗚呼懋哉懋美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序云書云孝

郡下有國字嗚呼懋哉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

寅畏皇天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羣下百僚力誦聖

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棟案孝于

惟孝古文論語文也俗作孝乎屬上讀古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黃厲无咎許慎曰黃敬也故云乾乾夕惕寅畏皇天今俗

本亦脫黃字今文尚書無逸述高宗曰密靜殷邦至于大無餘

或怨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一引袁山松書云孝章皇帝宏裕有餘

明則古之賢君矣又薛瑩書云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

神則古之賢君矣又薛瑩書云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

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眾瑞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於穆歎美也尚書

左右藝文斟酌律禮藝文謂諸儒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論決也

之屬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歌戎亭虛候

氣調時豫憲平人富

與虛受堂

九

後漢書集解卷三校補

章帝紀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注鄭玄云官本鄭玄下有注字

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注因名酒泉也官本也作焉酒泉今肅州治

劬勞日晏日晏官本作吳說文廐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晏又吳之譌變皆廐俗體

閒祀悉還更衣注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

別殿即更衣也錢大昭曰惠士奇云東京廟制異室同堂合祭於殿則間祀非正祭矣西京舊制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則便殿乃時祭也與東京不同而間祀皆於陵

詔三州郡國錢大昭曰三州兖豫徐也

小吏豪右得容姦妄注有斗食佐吏之秩吏官本作

武陵禮中蠻叛注水經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之北也案水經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之北誤也武陵郡今常德府武陵縣西充縣今禮州安

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官本辛酉作辛卯

罷常山呼沱石曰河漕注石曰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唐縣今保定府唐縣

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侯康曰據本傳當作軍司馬此與下五年均誤

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注不書穀案公羊注原作不書穀名此脫名字便失文義

飲耐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注名曰耐者言醇也官本作耐也

岐山得銅器形似酒樽獻之集解惠棟曰至以為百官熱酒案東觀記原作美陽得銅酒樽采色青黃有古文此作岐山得者前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續志美陽有岐山蓋記著其縣此詳其地也

三月辛卯葬東平憲王錢大昭曰辛卯傳作己卯

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集解惠棟曰水經注至或別有據也案於汶上三字在城門二字上各本皆誤倒聚珍本據永樂大典

其二王之後注公羊傳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也侯康曰公羊傳無此

進幸濟南集解此在漢為濟南都尉治也故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五里

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集解官本考證曰至存以備考從廣平王

律十二月立春不曰報囚集解窮理罪人也案六字緣說文窮本傳合不應此又書徙何校誤增不足存

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注東觀記鳳皇見廐城句

有中和之教注鄉司徒官本注作

遂望祀華霍注華霍山名也至霍山為南嶽案注文首末均華霍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

底績遠圖官本文注

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注史記蒙恬為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

幸安邑觀鹽池注許慎云至今蒲州虞鄉縣西案續志劉注引楊

鮮卑擊破北單于名優雷單于

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集解惠棟曰至作符拔錢大昭曰月氏師子符拔大月氏國不載其事

郡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侯康曰東觀記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萃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

卷三 技補

三

孝和孝殤帝紀第四

後漢書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和皇帝諱肇論法曰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

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集解錢大昕曰說文云上諱者乃从之肇非从支之肇且說文無反切乃後人所增益章懷以為說文有音者非也今本說文用孫愔唐韻切音諱肇為直小切與兆音同不知何以有之大可切之音疑即直小

兩字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寶皇后所諧憂卒寶后養帝曰

為己子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幼岐嶷至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太子立為太子

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三月丁酉改

淮陽為陳國今陳州集解先楚郡為彭城國今徐州集解先

并汝南郡西平縣故柏子國也在今豫州吳房縣六安復為廬江

郡即今廬州廬江縣西故舒城是集解先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

王六安王恭為彭城王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在洛陽城東南

注曰陵周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庚戌皇太后詔曰先帝曰明聖奉承祖宗至德要

道天下清靜庶事咸寧今皇帝曰幼年莞莞在疚疚病也莞然

頌云嬛嬛在疚朕且佐助聽政外有大國賢王並為藩屏內有公

卿大夫統理本朝恭己受成夫何憂哉孔子曰舜何為哉恭己正

垂拱然守文之際必有內輔曰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

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曰舊典輔斯職焉憲固執謙

讓節不可奪今供養兩宮兩宮謂帝宮太后宮宿衛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

復勞曰政事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元功謂高密侯禹也彪父鄧中興初

有功封縣侯父卒彪讓國異母弟鳳論語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

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欲讓其弟季歷

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欲讓其弟季歷

大王有疾太伯因適吳越探藥大王薨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終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彪讓封弟故以比海內歸仁為羣賢首先帝衰表欲呂崇化今彪聰明康彊可謂老成黃耆矣老成言老而有成也詩大雅曰雖無
詩序曰外其曰彪為大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已聽古者君在諒闇百官總己之職事以朕庶幾得專心內位於感羣公聽于家宰錄尚書事則家宰之任也
 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愛養元元綏曰中和稱朕意焉辛酉有司
 上奏孝章皇帝集解惠棟曰崔駰論議云臣聞號者功之表諡者
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雕琢其
章金玉其相登豐文王綱紀四方又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喻文
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天也舉表析義四方惟矣易崇弘
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為宜上尊號曰章崇弘
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畱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界惟人
面集解先謙曰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巍巍乎其有成功
焉孔子美帝堯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清廟文王廟也於穆
之詞見論語後漢四
 禮儀敬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癸亥陳王羨彭
 且和也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癸亥陳王羨彭
 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建初三年章帝不忍
師今遣夏四月丙子謁高廟丁丑謁世祖廟戊寅詔曰昔孝武皇
 帝致誅吳越集解先謙曰官故權收鹽鐵之利武帝使孔僅東郭
下鹽鐵作官府收利私呂奉師旅之費自中興呂來匈奴未賓永
 家更不得鑄鐵煮鹽呂奉師旅之費自中興呂來匈奴未賓永
 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
 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曰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長動失
 其便曰遣上憲先帝恨之故遣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
 稅縣官如故事前書音義曰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
 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京師早詔長樂少府桓郁侍講
 禁中長樂宮之少府冬十月乙亥曰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
 匈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見扶拔

承元元年春三月甲辰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曰比秩為其
 漢官儀曰羽林郎出補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縣丞尉三百石
 其次四百石其秩為真皆所以優之集解劉放曰案文云丞尉小
 縣三百石其秩四百石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今在朔
 已足不當更有丞尉字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
 縣北關關十三州志云麻澤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音羊主
 反集解先謙曰前書朔方郡麻澤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
 亦見匈奴傳紀要度遼將軍鄧鴻出柘陽塞柘陽屬九原郡故
在故夏州西北度遼將軍鄧鴻出柘陽塞柘陽屬九原郡故
界相音周集解先謙曰前志作柘陽魏固陽也魏世家惠王築長
城塞固陽正義築長城自鄭濟洛北達銀州至勝州罔陽縣為塞
南單于出滿夷谷滿夷谷胡注唐太宗以斛薩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鞬海
 落山集解惠棟曰胡注唐太宗以斛薩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鞬海
集解何焯曰寶憲傳及通鑑皆作寶憲遂登燕然山集解惠棟曰
私渠比擬海惠棟曰當從惠傳寶憲遂登燕然山集解惠棟曰
鄂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
遣弟右溫禺靬王今反奉奏貢獻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集解
曰續志會稽南方大名山也奉奏貢獻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集解
是時寶太后攝政兄惠專權閏月丙子詔曰匈奴背叛為害久遠
 三
 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詩曰仍執醜虜庭役
 不再籍猶言不籍再舉集解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
 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曰章休烈類祭天也書曰魚于上帝九
 月庚申曰車騎將軍竇憲為大將軍呂中郎將劉向為車騎將軍
 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集解劉放曰案遷徙
此徙字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庚子阜陵王延薨是歲郡國九大
是徙字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庚子阜陵王延薨是歲郡國九大
 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二月壬午日有食之東觀記曰史官
集解惠棟曰己亥復置西河上都屬國都尉官前書西河郡之美
志在奎八度己亥復置西河上都屬國都尉官前書西河郡之美
縣並有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十三州志曰典屬國武帝置
納匈奴降者也哀帝省并大鴻臚故今復置之集解何焯曰光武
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夏五月庚戌分太山為濟北
 都尉亦省此復置之與典屬國何與夏五月庚戌分太山為濟北
 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為河間國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

問王淑為城陽王紹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為常山王賜公卿已下
 至佐史錢布各有差己未遣副校尉閻萇集解惠棟曰依實惠傳及西域傳皆作閻萇此
 字之訛蓋萇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集解惠棟曰胡注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北匈奴
 今復擊取之地丁卯紹封故齊王昞子無忌為齊王北海王睦子威
 為北海王車師前後王竝遣子入侍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庭相去五百里
 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擊降之六月辛卯中山王焉薨
 秋七月乙卯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冬十
 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左谷蠡匈奴王號師子名
 也谷音鹿 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北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元首也謂加冠於首儀禮冠者先
 袁安為賓賜東帛乘馬集解惠棟曰杜佑案黃香集和帝冠乘金
 根車駕六元虵至廟成禮乃回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蔭之庭
 鐘成獻 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漢官儀曰諸侯位特進在三公下
 壽焉 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奉朝請無員三公
 外戚宗室諸侯多
 奉朝請漢律春 將大夫郎吏從官帛將謂五官及左右郎將也夫
 曰朝秋曰請 夫也十三州志曰大夫皆掌顧問應對 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
 言議夫之言扶也言能扶持君父也 醜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縲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
 賜京師民酺布兩戶其一匹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
 居延塞居延縣屬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
 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集解先謙曰紀要在甘肅州府西
 北千二百里陳澧云居延澤即尚書流沙 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
 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索博鄂模 破之獲其母閼氏閼氏匈奴後之夏六月辛卯尊太后母比陽公
 主東海恭王強女集解先謙為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阜陵王
 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十王傳 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詔曰北狄破
 作沖說文無种字即冲也 滅名王仍降也 西域諸國納質內附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
 烈歟迪蹈也言由祖宗履明哲有重光累聖之德寤寐歎息想

望舊京其賜行所過二千石長吏已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有差
 繇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
 有事十一陵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
 後容城侯無嗣集解錢大昕曰顧崧云此詔蕭曹並舉而獨云曹
 侯九世孫禹王莽建國元年更蕭蕭侯後矣今據前書功臣去部
 孫宏光武建武二年以舉兵佐軍紹封子曠表云今見則孟堅
 修史時尚存也此與詔正相反未詳其審子曠表云今見則孟堅
 七年詔求蕭何後封何未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
 湛為平陽侯故不及焉則曹之有後審矣而一云建武所封一云
 建初所封其名又復互異且班表章傳皆云平陽侯而此詔稱容
 成侯皆事之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東觀記曰蕭何墓在長
 廟記云曹參冢在長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
 陵旁道北近蕭何冢 遣使者召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己章厥
 功續漢志曰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
 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
 養賢也先謙曰官本注封下無其字 徒從駕者刑五月
 尉戊己校尉官集解劉攽曰案西域傳此庚辰至自長安滅苑刑
 時但置戊校尉多一己字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款塞乞降於
 總其名也鞬 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東觀記曰賜玉具劍
 音九言反 持節衛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閏月丁丑太常丁鴻為司徒夏四
 月丙辰大將軍竇憲還至京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
 七星二度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集解惠棟
 為太后是月太后行近軒轅在左角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集解惠棟
 含孳云女子盛臣制命則地動拆時震起山崩 寶憲潛圖弑逆庚
 淪是時寶太后攝政兄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 申幸北宮詔收捕憲射擊校尉郭璜郭況子也東觀記璜子侍
 中舉集解錢大昕曰天文志郭舉為侍中射聲衛尉鄧舉弟步
 兵校尉尉皆下獄死使謁者僕射石為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
 也 奉引 收憲大將軍印綬遺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是夏旱蝗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坐黨憲自殺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子也

癸丑大司農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錄謂總領之也錄尚書自卒始也丁巳賜公

卿呂下至佐史錢穀各有差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為司空十二

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其什四已上勿收田租芻

藁有不滿者已實除之所損十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集解惠棟

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賈公彥曰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

不稅於半內稅之以武陵零陵澧中蠻叛燒當羌寇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戊子千乘王伉薨辛卯封皇弟萬歲為廣宗王廣宗縣名今貝州

廣故改為宗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皇太子萬年廣宗城也二月

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廩及涼州諸苑馬儀曰未央大廩長樂承

華等廩令皆秩六百石又云牧師諸苑三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

廣成圃悉已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

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

民已衣履釜鬻為貨而豪右得其饒利謂之饒利人既計釜鬻

以為資財權於役重多即賣之以避詔書實覈說文云覈欲有目

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

有犯者二千石先坐甲寅太傅鄧彪薨戊午隴西地震集解惠棟

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

科別行能必由鄉曲周禮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考其德而郡國

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曰職乃得充選漢官儀

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上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

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案章覆問文任

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

皆存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者不習曹事正舉者故

不以實法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一曰上有其字文才未有也字

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呂來出入九年二千

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也訖竟今新蒙赦令且

復申赦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日選舉為憂督察不日發覺

為負負亦非獨州郡也是已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

法不行故也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冗散也流散者舉

開倉賑粟三十餘郡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兄劬為阜陵王無

嗣故以六月丁酉郡國三兩雹東觀記曰秋九月辛酉廣宗王萬

歲薨無子國除匈奴單于於除鞬鞬字惠棟曰鞬奴上當有北

無北道中郎將任尙討滅之壬午令郡縣勸民蓄蔬食已助五穀

蓄積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假積冬十月辛未太

尉尹睦薨漢官儀曰睦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為太尉是歲武陵

郡兵破叛蠻降之護羌校尉賈友討燒當羌乃遁去南單于安

國叛骨都侯喜斬之集解惠棟曰通鑑以為永平六年事

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己卯司徒丁鴻薨

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許侯馬光自殺

為司空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

租稅漢循周法商賈有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復

丙寅詔曰朕已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

凶饑流亡尚書曰濟河惟兗州言而未獲忠言至謀所已匡救之

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孔甚也疚病也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

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已妨民事非急

所効也傳傳捕覆覆案也見陳羣新律序不急謂細故也

目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已輔朕之不逮其令三

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

一人案解惠棟曰杜佑云漢諸帝凡日食地震山川崩竭天地大

昭巖穴披幽隱遺詣公車前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

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

郎吏夏四月蜀郡徵外羌率種人遣使內附五月城陽王淑薨無

子國除章帝子也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秋

七月京師早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譴其未竟五月己下皆免遣

丁巳幸洛陽寺寺官舍也風俗通云寺嗣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

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兩西域都

護班超大破焉耆尉黎斬其王案解先謙曰自是西域降服納質

者五十餘國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

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遠將軍朱

徽案解劉歆曰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冬十一月護烏桓校

尉任尙率烏桓鮮卑大破逢侯關東十三州志曰護烏桓節節秩

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初班彪上言宜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乃復更置焉馮柱遣兵追擊復之

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案解劉歆曰案度遠將軍朱徽中

郎將杜崇皆下獄死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

下獄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案解惠棟曰續志在舊唐書後知

史謂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

官也注記言行糾諸不法員十五人出有所案則稱使者焉六百石

五經博士後稍增至十四員取博通古今秩皆六百石孝武初置

郎官皆秦官也充無所掌秩六百石或四百石案解劉歆曰注

歲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案文多一史字若是王國長

史則當并守丞言之明此但是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

民譏見于天得譏見于天日為之食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已

舊典因孝廉之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開有司詳

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任堪也音既而悉已所選

郎出補長相長相則令長為相秩隨令長本秩五月辛卯改千

乘國為樂安國州博昌縣南乘國後漢六月丙寅沛王定薨秋七月乙

已易陽地易陽縣在易水之陽今易州也案解惠棟曰續志京

千乘乘漢軍進討九月癸卯京師地震案解惠棟曰續志儒說奄官無陽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

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案解寡孤獨篤癯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癸亥樂成王黨薨甲子詔賑貸

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內陳雷蝗南匈奴右溫禺犢王叛為寇秋

七月行度遠將軍龐參案解劉歆曰亦少一事字九越騎校尉馮

柱追討之斬右溫禺犢王車師後王叛擊其前王八月辛酉飲酎

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詔敦煌成其犯大逆寡下蠶室其

女子宮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九月京師蝗

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禮記月令曰

則蝗蟲為災洪範五行傳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

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矜思弭憂注曰惻矜乃身孔安國

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音古首楚嚴無災而懼解見成王出郊而

反風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未則盡王將何曰匡朕不逮曰塞

災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寬恤錄寡矜

孤弱思惟致災與蝗之咎庚子復置廣陽郡高帝時燕國也昭帝元鳳元年為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為國也建武十三年併入上谷郡今復置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殺北海郡今青州昌樂縣西北十里十二月辛亥陳王羨薨丁巳

南宮宣室殿火宣室殿在南海宮中九年春正月永昌徵外蠻夷及瑯國重譯奉貢瑯國在東觀記作類或作禪者誤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三月庚辰隴西地震癸巳濟南王康薨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為樂成王六月蝗旱戊辰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糞若有所損失已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

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已贖元元勿收假稅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八月鮮卑寇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封師八月鮮卑寇肥如於此今平州也東觀記曰鮮卑于餘騎攻肥如城閉北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東觀記曰祭參坐沮敗下獄誅

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丙申葬章德皇后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羌傳作趙代蓋章此紀作世又唐以後人回改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甲子追尊皇妣梁貴人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蓋法曰正德美容曰恭執義揚善曰懷東觀記曰改葬十一月承光宮僕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月癸卯光祿勳河南呂蓋為司徒蓋字君玉宛陵人也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太僕韓稜為司空己丑復置若盧獄官前書曰若盧獄屬少府漢舊儀

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已順助地理通利壅塞壅塞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已為煩擾將顯行其罰夏五月京師大水東觀記曰京師大雨南山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月丙子

大常大山巢堪為司空堪字次朗太九月庚戌復置廣陽郡漢官秩六百石也冬十月五州雨水十二月燒當羌豪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戊寅梁王暢薨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丙午詔郡國中郡官徒及篤癯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惠棟曰崔寔大赦賦云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己巳復置右校

尉官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秋七月辛卯詔曰吏民踰爵厚死傷生是已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息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微外白狼獲薄夷率種人內屬蜀郡前書曰旄牛所出歲貢其尾以為飾旄集解惠棟曰續志蜀郡旄牛微外夷白狼獲薄種王唐等率種人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餼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已助蔬食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匱乏京師去冬無宿雪以其經冬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雅周

宣王遇旱之詩言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何罪而天令饑饉乎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令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已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已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董仲舒曰法出而

巧法析律飾文增辭禮記王制曰貨行於言舉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已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

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經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
 存者粟人三斛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武帝時
 滿百人宣帝倍之元帝更設員千人成帝更增員三千人夏四月
 日南象林蠻夷反象林縣屬日南郡今鬱林州屬郡兵討破之聞
 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戊辰秭歸山崩秭歸縣屬南
 今歸州也袁山松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變歸其姊亦來
 因名其地為秭歸亦姊也東觀記曰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墮
 谿水壓殺百餘人集解先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災尤貧者穀人
 謙曰今直昌府歸州治 三斛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冀八度荆九
 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大司農張禹為太尉冬十一月西域蒙
 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是歲燒當羌復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集解惠棟曰東觀
 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 博選術藝之士呂充其官二月任城
 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後漢四 王尚薨丙午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
 存者秋八月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已
 亥北宮盛饌門闕火護羌校尉周簡擊燒當羌破之荆州雨水九
 月壬子詔曰荆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為害淮南子曰女媧積蘆
 云平地出 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決淡洽集解先謙 深惟四民農食
 水為淫水 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冬十一月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
 枝大爵西域傳曰安息國居和嶺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條枝國
 似桑駝頭高八九尺張翹丈餘 丙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
 食大麥其卵如饒即今之駝鳥也 集解惠棟曰胡三省曰幽州大郡戶口不滿三萬
 集解惠棟曰胡三省曰幽州大郡戶口不滿三萬 邊役眾劇東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已人為本
 其令緣邊郡口十萬已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

五萬已下三歲舉一人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
 之戊辰司徒呂蓋罷十二月丁丑光祿勳魯恭為司徒辛卯巫蠻
 叛寇南郡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府巫山縣東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東海王政薨繕修故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
 西海郡也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徙金城西部都尉曰戍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 三月戊辰臨辟雍射
 大赦天下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討巫蠻破降之庚辰賑貸張
 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五月丁未初置
 象林將兵長史官關州十三州志曰將兵長史居在日南郡 六月
 辛卯廢皇后陰氏后父特進綱自殺秋七月甲寅詔復象林縣更
 賦田租芻稟二歲壬子常山王側薨是秋三州雨水冬十月甲申
 詔兗豫荆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已上皆半
 入田租芻稟其不滿者已實除之辛卯立貴人鄧氏為皇后丁酉
 司空巢堪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堪為司空 十一月癸卯大司農
 徐防為司空是歲初復郡國上計補郡官上計今計吏也前書音
 計武帝元朔中令郡國舉孝廉各一 十五年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
 疾病加至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稟貨穎川汝南陳畱
 江夏梁國敦煌貧民前書音義曰陳畱本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
 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 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
 之集解惠棟曰續志 五月戊寅南陽大風六月詔令百姓解寡漁
 采陂池勿收假稅二歲秋七月丙寅濟南王錯薨錯音七 復置涿
 郡故鹽鐵官續漢書曰其郡縣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
 官無鹽官此鹽字乃安字之訛錢大綱曰鹽當作安郡國志涿郡
 故安縣下注云案本紀永元十五年復置縣鐵官前志涿郡有鐵

官無監官是其證也惠棟曰地理通釋曰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城官將果曰北宋本漢書作故安棟案地理志涿郡有鐵官五行志曰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上去兩九月壬午志皆不言故安有鐵官或前漢涿郡治故安未之詳也

南巡狩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竝從賜所過二千石長吏曰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戊午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

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夢澤中葉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賜從臣及畱者公卿曰下錢布各有差十二月庚子琅邪王宇薨有司奏曰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曰決小

事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斯薄刑決小罪鄭玄注云靡草薺亭歷之屬臣賢案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今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是歲初令郡國曰北至案薄刑惠棟曰胡注案安帝永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夏之初至也范史以日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棟案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夏至必孟夏之說胡說是也決小事亦當依月令作決小罪孟夏決小罪者乾鑿度陰始於己形於

未己四月也鹽鐵論大夫曰金生于己刑罰小加故齊麥夏死言四月陰初生齊麥死當順時令決小罪也鄭元注月令以孟夏之令為非未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曰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田耕者為雇犂牛直五月壬午趙王商薨秋七月早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

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

呂奉秋令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方察煩苛之吏顯制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明其罰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光祿勳張酺為司徒辛巳詔令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粟其被災害者曰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粟皆勿收責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岬

山即柏岬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岬東觀記作南府偃師縣賜百官從臣布各有差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十二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見禁中漢官儀三署謂五官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

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宗室曰罪絕者悉復屬籍集解惠棟曰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鄭元曰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孔穎達曰漢之同族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復屬籍者

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為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

級錄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自實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

德薄皆抑而不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朝無龍族政如砥矢惠澤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治是以黎元遠康萬國舊南海獻

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南海郡秦置今廣州縣也廣雅曰五六丈似荔枝而小廣州記曰子似荔枝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

是遂省焉謝承書曰唐先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復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先乃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太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

見交趾七郡賦生龍眼等鳥鶯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獨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章報先即奔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論曰自中興已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呂齊民

歲增闢土世廣也 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

萬 西域傳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 登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

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即昭帝

覽上宮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勤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精

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成禮虛妄抑而不宣云爾又

東觀記序云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資禮書艾動武舊

典宮無嬖嬙鄭衛之譙固無樂遊遊畋之豫躬履至元 德虛靜

自損是以屢獲豐 年遠近承風云爾

孝殤皇帝諱隆 古法曰短折不成曰殤 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

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 誕大也詩大雅誕彌厥月

后獲之在其母懷也終人道十月而生 先生如達鄭玄注云大矣

詩又云載生載育育長也達音它末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 儀見皇 北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奉獻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太尉參錄

尚書事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辛卯冊書曰太尉張禹三世

守其以禹為大傅以百官總已已聽封皇兄勝為平原王癸卯光

祿勳梁鮪為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

陵 在洛陽東南三十里俗本作順者誤案集解劉放曰紀書孝和葬

必不相襲參校前後紀誤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

章懷之失蓋傳寫誤以順 尊廟曰穆宗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

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夏四月庚申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

東觀記曰鄧太后 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沒丙寅曰

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司空陳寵薨五月辛卯皇太后詔

曰皇帝幼冲承統鴻業朕且權禮佐助聽政 集解官本考證曰禮

字亦不成句 兢兢寅畏也 不知所濟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

姑仍監本 刑罰在後將稽中和廣施慶惠與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

己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為平民壬

辰河東垣山崩 垣縣今絳州縣也古今注曰山崩長七丈 六月丁

未太常尹勤為司空郡國三十七兩水詔曰 詔上有己未二字

夏己來陰雨過節煥氣不效 效猶也將有厥咎寤寐憂惶未知所由

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間然 非薄也今新遭大憂且

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

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太官令周官也秩千石典天子廚膳導官掌

署掌內府衣物秩皆 擇御米導擇也尚方掌作御刀劍諸器物內

六百石並見續漢書 丁卯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已無德

佐助執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

建武之初己至于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

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 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

及掖庭宮人皆為庶民己抒幽隔鬱滯之情 抒舒也諸官府郡國

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瘵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秋七月庚寅

敕司隸校尉部刺史 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與省之但遺丞相史

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三

人各主一州其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

錄因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 奏事因計吏見續漢書曰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聞者郡

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

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 揣音初 競增戶口掩匿

盜賊令姦惡無懲畧用非次選舉乖宜苛慘毒延及平民 平民

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 雅也假

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己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

傷害為除田租芻蕘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年二歲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序曰孝殤... 贊曰孝和沈烈率繇前則王赫自中賜命... 符登顯時德等委政也殤世何早平原弗克... 負荷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固作痾

虛安堂

夫

後漢書集解卷四校補

和帝紀諱肇集解錢大昕曰至疑即直小兩字之譌... 上諱支部肇擊也戶部肇始開也依古今注之字曰始則字當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 有誤則未攷東觀記袁紀二月

太后臨朝... 通一詣太后

界惟人面集解官本界作戒... 天文志一行以為天下山

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注扶拔解見章紀... 官本章下

其徙出塞者集解劉攽曰至明此徙字是從字... 案劉言不可投之塞外正指有罪投荒而言意謂漢法止於徙

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郡尉官集解何焯曰與典屬國何與... 前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武帝時增置都尉丞候耳其省并在

紹封故淮陽王兩子側為常山王... 有孫章議立未定或因淮陽不能仍有故封議改未定而通鑑

擊北匈奴於河雲北... 見南匈奴傳注

皇帝加元服集解惠棟曰至咸獻壽焉

圍北單于於金微山通鑑胡注唐太宗以僕固部置金微都督府

日僕固在多覽葛之東蓋今之恰克圖地唐書同傳僕固

金山尚在今科布多之南境參贊大臣所轄河西逐單于度金

特其一即因此山得名北匈奴西走僕固部為資漢所逐單于

微山西走康居此皆北匈奴西走僕固部為資漢所逐單于

北匈奴左境若見逐於此無煌煌郡玉門關居焉梁元帝驄

馬驅云試上金微山還看玉關路亦其一證胡說未審

尊太后母比陽公主為長公主漢制長公主一證胡說未審

阜陵王种薨注阜陵王延之子漢制長公主一證胡說未審

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集解錢大昕曰至皆事之可疑者也

必章帝建初二年復封曹湛已改國容城未幾又絕故詔云然

章帝傳初建初二年復封曹湛已改國容城未幾又絕故詔云然

為平陽公主至建初八年公主子馮奮復襲主爵為平陽侯則

在公主受封時必已薨國必已絕馮奮襲主爵為平陽侯則

不應有兩平陽侯也案班固卒時表志未竟且功臣表實續前

史乃固父彪遺業亦未固武三十年其時曠或尚存故彪云兄

復建明帝永平初必已中絕故三十年其時曠或尚存故彪云兄

有據至章帝傳或竟出主之國改封容城亦斷在此時侯說可謂

參以功封平陽侯但觀魏志裴注引王沈魏書云漢高祖之起曹

國於容城則改國容城魏時尚無復紹至今適爾

見二臣之壘注廟記云錢大昭曰廟名唐本前書郊祀志外戚

傳注及史記秦本紀正義均引釋廟家唐本前書郊祀志外戚

不當作廣又梁書吳均傳均引釋廟家唐本前書郊祀志外戚

武陵零陵中蠻叛案零陵郡治當今常德府武陵縣西與澧州接壤

零陵縣治即今澧州零陵郡治當今常德府武陵縣西與澧州接壤

許侯馬光自殺洪亮吉日傳作許

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周壽昌曰洛陽令

司隸校尉為周

詔以勃海郡屬冀州錢大昭曰由

既而悉已所選郎出補長相注縣為侯官本無

易陽地裂注易陽縣在易水之陽今易州也在今廣平府永

光祿勳河南呂蓋為司徒注蓋字君玉引漢官儀作字君上

已已復置右校尉官注東觀記置在西河鵠澤縣集解錢大昕曰

郡國志至尚未省也引東觀記文聚珍本和紀復不載此條僅

附見於佚文此紀前於四年北單于款塞乞降書遣大將軍左

擊北虜之文疑變為更本傳同而實憲傳又有遣右校尉與

此年特復者無涉至袁紹傳載靈帝時置西園八校尉注引樂

資山陽公載記置在西河鵠澤縣可知與前二年復置西河上郡

注引東觀記置在西河鵠澤縣可知與前二年復置西河上郡

屬國都尉官一事必有關屬又先武紀建武九年致書中左校

尉官十五年改為越騎校尉右校尉當亦先武所置而中廢者

但已無可致詳矣前志西河郡鵠澤縣孟康音告師古音古督

反而皆不著其地所在李兆洛以為當在今山西境汝詩唐風

揚之水從于鵠陸音戶毒反與顏合傳云曲沃邑易林否之

泉澤王念孫謂鵠古同聲則泉澤即鵠澤準以曲沃地望當

在今山西絳州聞喜縣之西水經注洩水自鵠澤來西合沙渠

水西南逕左邑鵠澤故城南故曲沃秦改為左鵠澤之名何以

在西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全聞祖望謂魏之西河自鵠

林之塞西抵關洛其界最廣秦以其東望謂魏之西河自鵠

屬司隸一州未幾復故郡也昭帝時又嘗改屬并州則與西

北宮盛饌門閣火紫宮垣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皇居則

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注舉頭高八九尺

繕修故西海郡注平帝時至即今蘭州縣也

案西海郡前志續志

皆不載惟見前書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紀及王莽傳乃莽誘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增置原與金城各為一郡而前志金城郡載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蓋莽居焉後以其地不足當一郡遂併金城於西海改允街為修遠而以允谷附入之改臨羌為監羌而以鮮水海鹽池附入之耳齊召南云莽所置西海郡在臨羌塞外西海口僊海亦曰鮮水海即今青海也光武中與郡名皆復漢舊故有金城而無西海臨羌塞外之地羣羌出沒亦不暇復理今始湖平帝時舊治繕修設守藉以備羌出沒亦不暇復理今始湖平帝時疾病加至醫藥官本至

是秋四州雨水錢大昭曰四州充豫徐冀也

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注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夢澤中案前郡編縣江夏郡西陵縣均有雲夢官又前志南郡華容縣續志南郡華容侯國均云雲夢澤在南漢時華容故城今荆州監利縣西北監利石首皆其故地編故城今安陸漢陽西北兼漢陽黃陂縣之南境和帝幸南陽故城今黃州黃陂縣西北兼漢陽黃陂縣之南境以至編為最近之循編而東即臨漢水矣若唐之雲夢縣即今德安雲夢縣地漢世尚為雲夢澤中心似無由至且距漢水神遠矣

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官本無冬字

卷四校補

四

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在遼

東郡昌黎城也案前志遼東郡無慮下云西部都尉治章懷言置應仍在無慮也前續志遼東郡均無昌黎惟續志遼東屬國別領六城首曰昌黎故天遼屬遼西而前志遼西郡又有交黎而無天遼且安紀元初二年八月遼東屬國不獨與續志不合亦與此注言昌黎城者兩岐惠棟推考厥書乃悟昌黎遼即昌黎天遼即夫犁亦即前志遼西之交黎改屬者適與黎犁聲近而變夫作天交形近而誤並詳

安紀及續志案通鑑作高句驪王宮入遼東塞高句驪寇郡界寇略六縣此郡上應補遼東二字官本無

是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注齊平也官本無此注

賜帝紀朕且權禮佐助縣政集解官本考證曰禮字疑有誤案孟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此禮禮二字所本注所謂反經而善者也周禮地官一曰慈幼賈疏謂鄭注生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饋皆是越禮范益欲速報吳為此權禮使國民眾多是唐人說經尚相承有是語朕且權禮即指佐助耳似非字誤

其減太官導官尙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成之物注內署掌

內府衣物錢大昭曰內署當作內者注亦誤續志少府屬官有內署內署者且內署二字名官於義無當續志之內署令未必非即內署令之譌觀通鑑胡注引章懷此注亦與正文同作內署則宋明本皆如此矣呂強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注亦云中署內署也則內署非有誤可知

八月辛亥帝崩集解天下敖然聚珍本東觀記敖作著

卷四校補

五

孝安帝紀第五

後漢書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恭宗孝安皇帝

集解何焯曰案和帝既不冠以穆宗此紀恭宗二

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

故此紀雖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未及刊削然無尊字尤與前

諸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誤加也錢大昕曰獻帝初平元年有司奏

和親安恭順繼桓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故和帝順帝桓帝紀

俱不稱某宗獨此紀書諱祐曰祐之字曰福集解惠棟曰說文祐

恭宗蓋剛之不盡也 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

上諱徐鉉云安帝名也 邱第也前書音義曰第謂有甲乙之次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

蛇盤於牀第之間 邱第也前書音義曰第謂有甲乙之次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

歲好學史書 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 和帝稱之數見禁中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孝安皇帝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

慈仁惠和寬容博愛好樂施予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

籍和帝甚嘉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在中特 延平元年慶始就國

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 鄧太后特詔留帝清河邸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

定策禁中其夜使騰持節召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 續漢志曰

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垂皇子為王 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

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錄車 羣臣陪位引拜帝為長安侯

皆吉服以凶事臨朝故吉服也 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

不從從微即登皇位 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

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病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祐

父命 為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王父謂祖也教梁傳曰衛靈公廢

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受命於廢也 其曰祐為孝和皇帝嗣

奉承祖宗按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

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承

天年 前書音義曰禮有大行人有小行人主誥號官也韋昭云大

行受大名風俗通曰天子崩未有諡故且稱 朕惟侯孝章帝世

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 焉幼也或作在孺平勤集解何若璜

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曰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

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舉大尉奉上璽綬即

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 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集解惠

志在供養委 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 集解惠

政長樂宮 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 集解惠

山松書六州河濟涇雒 己未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丙

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 陵在慎陵塋中庚地高五丈五尺周二百

案前書平帝已名康陵不當重復章懷注云在慎陵塋中庚地庚

與康相似但少許不同檢續漢志亦作康又贊帝年敘康陵在

康陵上一處誤之遂都改令同也然章懷注語則似作庚無疑 亥

傳寫一處誤之遂都改令同也然章懷注語則似作庚無疑 亥

隕石于陳留 集解惠棟曰續志陳留雷有石隕地四天志曰隕

隕石于陳留 集解惠棟曰續志陳留雷有石隕地四天志曰隕

隕石于陳留 集解惠棟曰續志陳留雷有石隕地四天志曰隕

隕石于陳留 集解惠棟曰續志陳留雷有石隕地四天志曰隕

隕石于陳留 集解惠棟曰續志陳留雷有石隕地四天志曰隕

徐冀并六州民三月丙午呂廣成游獵地廣成苑名在汝州西

有廣成苑在今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丁卯分清河國封帝

弟常保為廣川王廣川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棗強縣東北

一誤先謙曰廣川在庚午司徒梁簡薨三月癸酉日有食之惠棟

是時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為虛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

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

一人己卯永昌徵外僬僂夷貢獻內屬甲申葬清河孝王贈龍

旗虎賁夏五月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前書曰衛尉秦官掌

建章甘泉宮皆隨所掌以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為北

海王九真徵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九真郡名今愛州縣六月戊申爵皇太

后母陰氏為新野君集解惠棟曰獨斷云異姓婦女丁巳河東地

陷集解惠棟曰續志東西四步壬戌罷西域都護先零種羌叛斷

隴道大為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集解惠棟

永初元年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秋九月庚午詔三公

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是日太尉徐防免災

異也辛未司空尹勤免以雨水漂流也集解惠棟曰癸酉調揚州

五郡租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

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惠棟云永初七年

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

兩失之先謙曰官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丁丑詔曰

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也考謂考問其狀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

者劇縣十歲平縣五歲已上乃得次用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

鼓吹呂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殿馬非

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言尊者故稱乘輿見蔡邕獨斷諸所造

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丙戌詔死罪已下及亡命贖各有

差庚寅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漢官儀曰章字次

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倭國去樂浪萬二千里男子數面文身辛酉

新城山泉水大出集解惠棟曰突壤人田水深三丈十一月丁亥司

空周章密謀廢立集解惠棟曰章與王尊叔元茂等欲閉宮門捕

后封皇帝為遠策免自殺戊子勅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

言相驚集解惠棟曰續志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

此不從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

而借也奔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勅所部長吏躬親曉

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

以長檄為驗十二月乙卯潁川太守張敏為司空是歲郡國十八

地震集解惠棟曰續志時太后攝政專事四十一雨水集解惠棟

四遺溢傷秋稼壞城國殺人民或山水暴至二十八風雨雹

二年春正月粟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古今注曰時州郡大飢

相奔車騎大將軍鄧騭為種羌所敗於冀西續漢書曰種羌九千

道路屬天水郡也集解劉放曰正文案官無車騎大將軍二月乙

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夏四月甲寅

漢陽城中火集解惠棟曰續志元年五月戊寅災感逆行守心前

陽天水燒殺三千五百七十八人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

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已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東觀記曰電大如芋秋七

月戊辰集解惠棟曰黃長春云鄧騭討羌符曰永初二年六月丁

中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

羌急急如律令按紀元年夏先零種羌叛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

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庚寅任尚與羌戰於平羌十一月辛酉拜

大將軍召還則紀所書日及漢簡參攷於平羌十一月辛酉拜

是年七月之後繼書問月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

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書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而
 亦紀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曰齊七政
 書注曰璇璣玉衡也以其為機以玉為衡二者正天文之器也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其政制即今之渾儀集解惠棟曰偽孔氏尚書注
 出於東晉漢人所未見者不當用孔說以注漢書且下云明習災
 異陰陽之度旋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則非如偽孔氏說明矣
 伏生書大傳曰旋機者何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
 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元注曰七政謂
 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詔云承天治民則七政為四時
 天治民則七政為四時天地人非日月五星也朕曰不德遵奉大
 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叛辰夙夜克己憂心京
 京爾雅曰京京憂也 問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
 不諱之路冀得至謀曰鑿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
 卓爾高遠之貌也論其百僚及郡國吏人 策解劉放曰案此下成
 語曰如有所立卓爾 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
 開則不當有令字也 有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
 各使指變曰問二千石長吏明曰詔書博衍幽隱 引也朕將親覽
 待目不次冀獲嘉謀曰承天誠問月辛丑廣川王常保無子國
 除癸未蜀郡徵外羌舉土內屬 東觀記曰徵外羌薄 九月庚子詔
 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續漢書曰四百石郎中二百石掾
 劉效曰正文二漢諸侯王未嘗有主稱蓋是國字前書多言王國
 此注中亦有王國文主字作國無疑也或謂主指公主案公主但
 有家令無郎謁者又此詔文但言國相移名其非其經明任博士
 公主明矣或者傳寫見後有王主之文遂誤於此
 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借上尚
 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移書也 冬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
 民征西校尉任尙與先零羌戰于平襄尙軍敗績 平襄縣屬天水
 平襄今鞏昌府通渭縣 十一月辛酉拜鄧騭為大將軍徵還京
 師留任尙屯隴右先零羌潰還天子於北地 音丁田反 遂寇三
 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
 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廣漢北部為

屬國都尉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 元服謂加冠也士冠禮曰令月大
 赦天下賜王主貴人公卿曰下金帛各有差男子為父後及三老
 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遺騎都尉任仁討先零
 羌不利羌遂破沒臨洮 縣名屬隴西郡 高句驪遣使貢獻三
 月京師大飢民相食壬辰公卿諸關謝詔曰朕曰幼冲奉承鴻業
 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飢荒更相噉食永懷悼歎
 若墜淵水咎在朕躬非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引
 請貶損引還也 其務思變復曰助不逮癸巳詔曰鴻池假與貧民
 重音直用反 其務思變復曰助不逮癸巳詔曰鴻池假與貧民
 續漢書曰鴻池在洛陽東二 壬寅司徒魯恭免夏四月丙寅大鴻
 臚九江夏勤為司徒 勤字伯宗壽春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按范史
 以顯用班史公卿表之例也夏勤事已附見樊豐傳延光二年東
 萊劉焉為司徒焉名見馮翊傳焉嘉二年沛國施延為太尉延名
 見陳忠傳於例皆不必書郡惠棟曰謝承書九江夏勤字伯宗家
 貧作履供食常作一屨屨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繼米勤歸適
 炊熟怪問何所得未妻以實告勤責妻曰三公目國用不足奏令
 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 案集解惠棟曰通鑑
 符潛夫論今時權時令募選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
 拜爵五大夫又光初二年義并碑陰稱五大夫者三十二人蓋當
 時以資受爵本有是官始於永初盛於光初司馬氏以後官府吏
 漢無是爵增入官字殊違本義也前書注五大夫第九爵
 提騎營士各有差 續漢志曰教金吾提騎二百人提赤黃色營士
 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 己巳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賦與貧民
 士千三百六十七人也 甲申清河王虎威薨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丁
 酉沛王正薨癸丑京師大風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涿郡秋七月
 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將略大鴻臚 庚子詔長吏乘行在所皆
 雄字宣孟巴郡宕渠人雄事具法雄傳 令種宿麥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餽九月屬門烏桓及鮮卑

叛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東觀記曰戰九原高渠冬十月南單于

叛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十一月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劉歆

日案文少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天苑星

一事字惠棟曰續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是歲京師及郡國

四十一兩水雹續漢書曰雹大如鴈子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劉并

涼二州大飢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

以年飢故不陳樂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詔曰比年飢加有軍旅且勿

設戲作樂正旦無陳充庭車也鄭元周禮注曰漢朝上計律陳屬

車於庭張衡東京賦曰孟春元日羣后旁展龍路充庭鸞旂拂

竟沈約曰舊有充庭之物臨軒大會陳輿車輦旌鼓於殿庭辛

卯詔曰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爵彙

音義曰天下人皆成邊三日不可人人自行行者自戌三日不可

往復還因便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成者言過

其本更之日故曰過更又曰人年十五稟上郡貧民各有差海賊

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也後漢書五

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集解先謙

府惠民縣秦曰厭次漢改殺縣令遺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

富平後漢永平五年復故法雄討破之度遠將軍梁慄遠東太守耿夔討破南單于於屬國

故城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二月丁巳粟九江貧民

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漢官儀曰京兆虎

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乙亥詔曰自建

縣故俗人稱雍營焉西羌傳云虎牙都尉居長安

初呂來諸祇言它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為奴婢者

惠棟曰漢律云罪人妻子沒為奴婢者面高免為庶人詔謂者劉

誘呂覽注律坐父兄沒入為奴此亦據漢律免為庶人詔謂者劉

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裁術整齊脫誤是

正文字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前書曰凡三月南單于降先

零羌寇襄中縣名屬漢中郡今梁州襄城縣東南漢中太守鄭勤

戰歿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徙金城郡都襄武襄武縣名屬鹿

徙金城郡都襄武襄武縣名屬鹿

集解錢大昕曰漢時郡所治亦曰都咸陽傳徙為東郡太守都東

武陽是也先謙曰襄武在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南金城郡治九吾

也為羌所偏故徙焉戊子杜陵園火癸巳郡國九地震集解惠棟

作夏四月六州蝗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集解惠棟

丑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三都大水己卯騎都尉任仁下獄死九

月甲申益州郡地震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陰氏薨東觀記曰新野

赤紱購錢三千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大將軍鄧騭罷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虛入度正月

時太后攝政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日也虛空名也是

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丙戌郡國十二地震己丑

太尉張禹免甲申光祿勳李膺為太尉漢官儀曰膺字伯游豫州

系云膺為東郡太守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

寇河東遂至河內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安定郡今涇

故城在今武功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乾州武北地徙池陽北地

功縣西南安定舊治高平縣今平涼府固原州

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北地舊治馬嶺縣今地詳光武紀下

衛于彭衙即此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廣漢府白水縣東北上郡舊

治膚施縣夫餘夷犯塞殺傷吏人閏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戊

戌詔曰朕曰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

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猾亂也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

發重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曰不明統理

失中亦未獲忠良曰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

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曰匡救濟斯艱厄承天誠哉蓋為政之本

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曰靈詩大雅思得

忠良正直之臣曰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

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

人及至孝行與眾卓異者集解先謙曰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六月甲辰樂成王巡薨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九卿
光祿衛尉太僕鴻臚廷尉少府宗正司農校尉諸城門屯騎越騎
步兵長水胡騎等軍劉放曰注胡騎字謀當作射聲上三年注
中甚明說 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九月漢陽人杜琦王
又在後 信叛 東觀記曰琦自 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
守趙博遣客刺殺杜琦 東觀記曰漢陽故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兩
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
萬歲苑健為置漢平苑 健為郡名前書音義曰故夜郎國也故城
治樊道今敘州府宜賓縣後 三月十州蝗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
漢治武陽今眉州彭山縣東 罷己卯太常劉凱為司空五月旱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
一切復秩還贖賜爵各有差戊辰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
獄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 員谿關集解惠棟曰 辛巳大赦天

下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 續漢志曰信首詣 冬
十一月辛丑護烏桓校尉吳祉下獄死是歲先零羌滇零死子零
昌復襲偽號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喪服傳曰命夫者
命婦者其大夫之妻也臣賢素東觀續漢書山松謝沈書古今注
皆云六年正月甲寅謁宗廟此云七年庚戌疑紀誤也集解萬承
着曰按東觀下脫一書字 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乙未平
原王勝薨丙申晦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 五月庚子京師大雪
左傳曰龍見而雩杜預注云謂建己之月龍星角亢見東方雩遠
也遠馬百穀求膏雨周禮司巫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
注云雩吁也嗟而求雨集解何若瑤曰公羊傳言雩秋護羌校尉
則早見大雪者大旱也不得以常雩比注引左傳非 秋護羌校尉
侯霸騎都尉馬賢破先零羌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洛陽
詔賜民爵郡國被蝗傷稼十五已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已實
除之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 零陵郡名今永州縣
也丹陽郡名今潤州

江甯縣也餘見上集解先謙曰二漢丹 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
陽治宛陵今宣城靈國二縣漢宛陵地 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濱水縣穀輸放倉 詩曰搏狩于敖即
倉亦曰敖廩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北東觀記曰濱 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
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民數及流民欲占
者人一級縣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

匹二月己卯日南地圯 東觀記曰圯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日食本志及表記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圯案長歷是年二月壬
辰朔無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日不應日食二月當是乙卯
三月當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京師及郡國
五旱蝗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
各一人五月先零羌寇雍城六月丁巳河東地陷秋七月蜀郡夷
寇靈陵殺縣令 靈陵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靈陵
山因以為名焉集解先謙曰在今松潘廳壘溪營

西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先零羌寇武都漢中絕隴道辛未大司
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 謝承書曰苞字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尾十度尾為後宮繼嗣之宮也 是時上甚幸問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禍也 先零羌敗涼
州刺史皮陽於狄道 集解惠棟曰西 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
賦口算 武紀也 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春正月詔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蜀郡青衣道夷奉
獻內屬 青衣道縣名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遊縣也東
山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曰溉民田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
水灌田所鑿之渠在 二月戊戌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
今相州鄴縣西也 及棺梓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已葬者賜錢人五千
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已
溉公私田疇 前書音義曰 三月癸亥京師大風先零羌寇益州遣

中郎將尹就討之夏四月丙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五月京師旱
 河南及郡國十九蝗甲戌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
 心悼懼被蝗自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裁與機同今古字通
 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宜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
 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舉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日觀
 厥後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其務消救災善安輯黎元六月丙戌
 太尉司馬苞薨謝承書曰苞為太尉常食糜飯著布衣妻子不歷
 骨未見聽以疾薨也解何焯曰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洛陽
 楊震始為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
 新城地震裂秋七月辛巳太僕太山馬英為太尉英字文思克八
 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屬遼東郡音閩有醫無閩山因以為名
 音秋閩釋地醫無閩漢志閩作慮九月又攻夫犁營殺縣令夫犁
 先謙曰無慮今錦州府廣寧縣屬遼東郡音閩有醫無閩山因以為名
 屬遼東屬國屬解無慮縣屬遼東郡音閩有醫無閩山因以為名
 國胡注以為兩漢無此縣棟案遼東屬國有昌黎縣都尉所治昌
 黎即前漢之交黎也夫交相似而誤耳俗本郡壬午晦日有食之
 國志昌黎說昌遼交黎說天遼辨見本志注
 中郎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
 女子勿輸不輸也亡命死罪曰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為盜賊有悔
 過者除其罪集解先謙曰乙未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
 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東觀記曰至北地靈州丁
 城在今靈州界光等大敗並沒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東觀記曰
 府靈州界杜恢與鈞等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十一月庚申郡地震集解
 馬廣所害鈞獲兵不救收鈞下獄也十一月庚申郡地震集解
 曰官本國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東觀記曰蠻田山
 下有十字皆降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己酉司徒夏勤罷庚戌司
 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鄆元水經注曰
 昔智伯過晉水

以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跡蓋以為沼分焉二派北流即智氏故渠
 也其渠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灌灌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
 修溝渠東平陸上言木連理東平陸縣名古厥國也屬東平國今
 即謂此東平陸上言木連理東平陸縣名古厥國也屬東平國今
 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
 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集解先謙曰東平陸在今兗州府
 汶上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蒼梧郡今梧州縣也合浦郡今廉
 州府蒼梧縣合浦郡二月遣侍御史任遠督州郡兵討之連音丁
 今廉州府合浦縣郡國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婁五
 度史官不見遠東以聞丙辰
 赦蒼梧鬱林合浦南海吏人為賊所迫者夏四月京師旱集解惠
 疎云時西羌寇亂軍五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破之癸酉度遠將
 屯相繼連十餘年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破之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故
 北集解先謙曰越嶲徼外夷舉種內屬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
 官本馬作烏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緄氏地圯
 九月辛巳趙王宏薨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丙戌初聽
 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
 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也癸卯
 郡國九地震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乙亥惠
 棟曰續志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
 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災夏四月
 戊申司空袁敞薨己巳鮮卑寇遼西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遼
 郡故城在今平五月丁丑太常李郃為司空集解官本考證曰監
 州東陽樂城是六月戊辰三郡雨雹集解惠棟曰續志大如
 杆杯及雞子殺六畜秋七月辛丑陳王鈞
 薨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
 霽止也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傳
 對災異曰人勞怨苦雨水絕道其武吏曰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
 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
 養老授几杖行糜粥鄭玄注云助老氣也行猶賜也集解惠棟曰
 漢法民年九十以上有受賜法粥泔糜也呂

氏春秋八月紀曰養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方今案比之時東
高誘曰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素是也
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集解惠棟曰鄭
元周禮注曰今時八月案比儀禮注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
民皇后紀曰漢法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日東觀記
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
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九月護羌校尉任尙使客刺殺叛羌零昌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王恭薨十二月越雋夷寇遂久殺縣令遂久
越雋郡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西南夷傳甲子任尙及騎都尉
云五年叛先謙曰縣在今靈遠府靈源縣西

馬賢與先零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故城在
水經注曰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集解度人羌率眾降度人羌號
解先謙曰富平在今靈夏府靈州西南

五年春正月越雋夷叛二月壬戌中山王憲薨三月京師及郡國
五旱詔稟遭旱貧人夏六月高句驪與穢貊寇玄菟遼東秋七

月越雋蠻夷及旄牛蒙叛殺長吏旄牛縣屬蜀郡華陽國志曰在
雅州府清
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漢令今亡集解惠棟曰
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緡厚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
諸侯王以下至於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
桓紀永興二年詔曰申明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遺承初之際人離
舊令如承平故事是也

荒扈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
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
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綺文縵縠紗也京師尙若斯何曰示四遠
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鸞鳥將用
鸞鳥謂鸞之類也廣雅曰鸞執也以其能服眾鳥月令孟秋
鷹乃祭鳥始用行戮言有司怠惰不遵法令將欲糾其罪順秋行
誅同鷹也且復重申已觀後效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日集解惠棟
翼十八度史官鮮卑寇代郡殺長吏冬十月鮮卑寇上谷十二月
丁巳中郎將任尙有旱弃市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王
子詔三府選擇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勳與中郎將
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乙卯詔
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
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曰順陽氣崇生長也鄭玄云婦使其賜民
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
行節謂志操義謂推讓甄明也旌章也里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
於洛城西北續漢志曰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
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之神夏四月會稽大疫遣
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石集解惠棟曰鄭眾周禮注
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漢金布令曰除田租口賦沛國勃海
不幸死死所為棺槨歸所居縣賜以衣棺除田租口賦沛國勃海
大風雨雹五月京師早六月丁丑樂成王寶薨丙戌平原王得薨

後漢書五

古

秋七月鮮卑寇馬城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將
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其故城今朔州也集解通鑑
胡注案續志搜神記所云乃雁門郡之馬邑也此乃代郡之馬城注
誤惠棟曰案十三州志馬城在高柳東二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
百四十里先謙曰在今宣化府懷安縣東二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
于擊破之九月癸巳陳王竦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集解
日續志在須女十一度如昏郡國八地震是歲永昌益州蜀郡夷
叛與越雋夷殺長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
承寧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安薨三月丁酉濟北王壽薨車師
後王叛殺都司馬沈氏羌寇張掖沈氏羌號也續漢志曰羌四
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改元承寧大赦天下賜王主三公列
侯下至郎吏從官金帛又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己巳紹封陳王
羨子崇為陳王濟北王子羨為樂成王河間王子翼為平原王王
午琅邪王壽薨六月沈氏種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沈氏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王
子詔三府選擇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勳與中郎將
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乙卯詔
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
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曰順陽氣崇生長也鄭玄云婦使其賜民
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
行節謂志操義謂推讓甄明也旌章也里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
於洛城西北續漢志曰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
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之神夏四月會稽大疫遣
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石集解惠棟曰鄭眾周禮注
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漢金布令曰除田租口賦沛國勃海
不幸死死所為棺槨歸所居縣賜以衣棺除田租口賦沛國勃海
大風雨雹五月京師早六月丁丑樂成王寶薨丙戌平原王得薨

羌破之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張十冬十月已巳司空李邵免癸酉衛尉盧江陳寔為司空舒縣人也自三

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十二月永昌徵外擢國

道使貢獻音戊辰司徒劉愷罷遠西鮮卑降癸酉太常楊震為

司徒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燒當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馮煥集解惠棟曰馮煥碑云率二

郡太守討高句驪穢狍不克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宮

人無子守王主公卿曰下錢布各有差曰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

人為郎舍人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丁未樂

安王寵薨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

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夏四月穢狍復與鮮卑寇遼東遼

東太守蔡諷集解惠棟曰諷一作風追擊戰歿丙辰曰廣川并清河國丁巳

尊孝德皇元妣耿氏為甘陵大貴人甘陵孝德皇后之陵也因以

甲子樂成王萇有辜廢為臨湖侯續漢書曰坐輕慢不孝故貶臨

日通鑑作已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

蕪湖侯道之士各一人賜鮮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甲戌遼東

屬國都尉龐奮集解惠棟曰攷異云此延光承偽璽書殺玄菟太

守姚光五月庚辰特進鄧騭及度遼將軍鄧遵並曰請自殺乳母

與中黃門李閭等誣告尚書鄧訪等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謀廢立宗族皆免官與導皆自殺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壬寅太尉馬英薨集解惠棟曰

策罷誤棟案後漢無馬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

英傳當據劉愷傳也利甲子前司徒劉愷為太尉鮮卑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

擊之戰歿鮮卑圍烏桓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救之戊子幸

衛尉馮石府續漢書曰賜賞寶劍玉珎雜繒布等是秋京師及

郡國二十九雨水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羌反冬十一月己丑

惠棟曰續志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冬十一月己丑

為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安帝不能

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或拆裂詔三公曰下各上封事陳得

及宦者中常侍皆得擅寵也失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

勿收口賦鮮卑寇玄菟庚子復斷大臣二千石曰上服三年喪集

何焯曰從尚書令祝諷向癸卯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

書孟布議也見陳忠傳將帥者各五人集解惠棟曰潛夫論茂才孝廉賢良方

師及郡國被水兩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甲子初置漁陽營兵伏

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穢狍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

與州郡并力討破之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夫餘王子尉仇台也

擊高句驪馬韓穢狍破之遂遣使貢獻三月丙午改元延光

大赦天下還徙者復戶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

加賜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貞婦帛人二匹夏

四月癸未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集解惠棟曰續志大如雞子傷

癸巳司空陳寔免集解惠棟曰陳忠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為

司空漢官儀曰宗正卿秩中二千石己巳改樂成國為安平封河間

王開子得為安平王六月郡國蝗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

地震高句驪降虜人羌叛攻穀羅城穀羅屬西河郡集解先謙曰

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八月戊子陽陵園寢火景帝陵也集解惠

於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辛卯九真言黃龍見無

功九真郡己亥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

一歲曰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救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

無拘官簿清白謂貞正也愛利謂愛人而利之也無拘官簿謂受

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親悉心勿取浮華墨綬謂令長之屬也勿取浮華不實者集解何若瑤曰公羊序故遂隱括疏隱謂隱審也荀子強國篇揚注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

雁門定襄十一月鮮卑寇太原燒當羌豪降十二月九真徵外蠻夷貢獻內屬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歷朔死者年七歲以上貧人二千其壞敗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為收斂之虞人羌反攻穀羅城度遠將軍耿夔討破之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靈關殺縣令靈關道屬越嶲郡集解先北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討之詔選三署郎三署郎見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丙辰河東潁川大風夏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九真言嘉禾生東觀記曰禾百五十

北海王替薨秋七月丹陽山崩集解惠棟曰續志崩四十七所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九月郡國五雨水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

萊劉熹為司徒熹字季明青州長廣人也十一月甲辰校獵上林苑鮮卑敗南匈奴於曼柏是歲分蜀郡西部為屬國都尉京師及郡國三地震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丁丑告陳留太守集解惠棟曰獨斷云

日告某官官如祠南頓君光武皇帝于濟陽復濟陽今年田租芻糞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古成伯國也故城在今濮州雷澤今荷澤縣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與濮州連界戊子濟南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濟南府歷城縣東

尉因鳳集丞舍也志數之異不可據惠說殆非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泰山王者告嶽之宗故曰岱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集解何焯曰

宗燔柴以告天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集解何焯曰上年薨此乃恭王翼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二祖高祖光武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

六宗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集解何焯曰六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至獻帝時始省注謀勞賜郡縣作樂三月甲午陳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子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哀成侯曰下帛各有差還

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幸太學是日太尉楊震免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廟假音格壬戌沛國言甘露降豐縣戊辰光祿勳馮石為太尉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六月鮮卑寇玄菟

庚午闕中山崩闕中縣屬巴郡臨闕中水因以為名今隆州縣也州辛未扶風言白鹿見雍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賊秋七月丁酉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續漢志曰將作大匠

令丞中興未日南徼外蠻豪帥詣闕貢獻馮翊言甘露降頻陽頻陽今始復日南徼外蠻豪帥詣闕貢獻馮翊言甘露降頻陽頻陽今始復美原縣西南有木連理集解惠棟曰符瑞志甘

白鹿麒麟見陽翟集解惠棟曰符瑞志白鹿鮮卑寇高柳梁王堅薨明帝孫節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戊子潁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常侍江

營漢官儀曰度遠將軍屯五原曼柏縣也集其右趾曰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辛亥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歷城縣屬濟南國今齊

濟南庚申晦日有食之集解人明曰五行志作庚寅惠棟曰續志在氏十五度氏為宿宮中宮也時上聽

太子集解冬十月行幸長安壬午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今新豐

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閏月乙未祠高廟遂有事十一

陵歷觀上林昆明池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日中牢祠蕭何曹

參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黃龍見諸縣

諸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西南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安帝

先謙曰諸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是歲京師及諸郡

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風雨雹集解劉放曰案文衍一諸

四年春正月壬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縣名屬東郡

項之墟今濮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二月乙亥下邳王衍薨甲辰南

巡狩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胃十二度度庚

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將軍耿寶行太尉事祠章陵園廟告長

沙零陵太守祠定王節侯鬱林府君乙丑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

于乘輿年三十二秘不敢宣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集解惠棟曰

尉願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

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明年張衡上封事曰方

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憲之臣欲

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請命是也庚

午還宮辛未夕乃發喪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曰后兄大鴻

臚閭顯為車騎將軍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

懿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甲戌濟南王香薨光武曾孫高乙酉

北鄉侯即皇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石字次初荆州

之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辛卯大將

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暉集解錢大昕曰后如傳暉為虎賁

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暉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厲

門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在今洛州東北二十七里伏侯古

也廟曰恭宗六月乙巳大赦天下詔先帝巡狩所幸皆半入今年

田租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西域都護擊車師後王斬之丙午東

海王肅薨冬十月丙午越嶲山崩集解惠棟曰續志殺四百餘人

專政其十一月甲申黃門孫程等集解少帝薨集解黃山曰少帝書

殺江京立順帝誅閹后兄弟辛亥少帝薨集解少帝書未成乎帝之

名史記曰后紀兩立孝惠子皆書少帝未復書誅班書從之蓋未

成乎帝則書薨可書誅亦可此史例亦是漢制或據春秋書子般

卒公羊謂未踰年不稱君范史書少帝為諱非也諸侯踰年而後

即位故春秋公即位必在元年未即位不書公天子柩前即位大

論曰孝安雖稱尊尊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

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徹遂復計金授官承初元

至關內侯也移民逃寇羌既轉盛詔龐西徙襄武推咎台衡曰答

天嘗下所取平伊尹為阿衡即其義也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哲智也索盡也謂鄧后專制國柄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書

曰批難之晨惟家之索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一引薛書云安

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依邪始進聞官用事寵加

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

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贊曰安德不升稅我王度稅穀不成也論政教之穰左傳新招之

言於諸大夫曰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命而弃之是焚穀

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章昭云不材不可用也不成謂稅也晉

昭云稅以穀喻也降奪儲嫡開萌邪蠹儲嫡謂太子也邪馮石

承歡楊公逢怒續漢志曰上賜衛尉馮石寶劍玉玦雜繒布等故

恨心帝免之集解劉放曰注續漢志宋前又彼日而微遂履天路

作漢書今此作志不記如此事作書是彼日而微遂履天路

日君道也微不明也履陰陽相侵之氣也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

後漢書五

後漢書集解卷五校補

安帝紀恭宗孝安皇帝集解何焯曰至刪之不盡也案此解應在

其後紀文諱祜二字不應離句

好學史書注史書者

可以教幼童

王鳴盛曰藝文志史籍十五

周壽昌曰藝文志注載史籍大篆十五篇建武時已亡六篇則

此時僅存九篇亦不得仍言十五篇惟志載漢興關里書師合

蓋即帝學所本

和帝稱之

數見禁中集解數燕見在中

聚珍本東觀

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注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桓十八年傳注

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己未遣謁者分行虛

寶舉災害賑乏絕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周壽昌曰由下永

西朔遊推至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計八月當為癸卯朔即中

乙亥隕石于陳畱

志及通鑑並作乙亥也

罷魚龍曼延百戲注漢官典儀曰官儀本職孫星衍曰隋志漢

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諸書所引又有作

分健為南郡為屬國都尉集解何焯曰南部近刻誤作南郡案續

為屬國注云故郡南部

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詔通鑑引紀文同胡注說

威既以有罪自殺不得立後此乃

贈給東郡濟陰陳雷梁國下邳山陽官本梁國下

倭國遣使奉獻注倭國去樂浪萬二千里夷傳大倭王居邪馬臺

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目下各有差即日降雨周壽昌曰鄧后

錄免獄有囚被誣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則安得有賜河南

尹及官屬等事案周嘉傳載嘉從弟骸骨凡萬餘人應時雨

旱久無雨應位至光祿勳是年為河南尹者正周暢也

與平反庶獄同足感召天和受賞因宜紀而後得連類書之

則各為一事耳聚珍本東觀記亦詳載和熹后錄因事其被誣

之囚為杜冷足補范書之闕惟范於后紀第言令抵罪則與尹

無涉東觀記乃並謂尹左遷正與此文相反且周暢實無左遷

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相涉而誤也

莫不據璇機玉衡百齊七政機均作瓊

與先零羌戰于平襄注平襄縣屬天水郡故襄戎邑也

七年所更名

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注前書曰凡諸子百六十九

家言本不誤索官本亦作八

丙戌郡國十二地震案續志

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注校尉謂城門屯騎越騎步兵長水胡騎

等官本長水列

太常劉凱為司空劉愷劉般子此紀後文亦作愷

豫章員谿原山崩注員谿闕有也字

五月庚子京師大雩注周禮司巫曰有職字

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注零陵郡名今永州縣也

丹陽郡名今潤州江寧縣也皆無也字

民脫無民數及流民欲占者民數之民官

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至冬十月戊子朔日有

憂心悼懼官本悼作惶

洛陽新城地震裂官本無震字

冬十月遣中郎將任尙屯三輔通鑑考異曰按西羌傳司馬鈞抵罪後尙乃屯三輔是遣尙一節當移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後

東平陸上言水逆理注序列曰至

故書某處上言也錢大昭曰序例之說亦未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錢大昭曰劉愷傳舊制公卿二

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陳忠因上言孝宣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其言官不便之建光元年從尙書令祝瓛尙書孟布等議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鮮卑寇遼西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注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

東陽樂城是今永平府撫寧縣西

與先零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注郾元水經注曰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通鑑胡注上河西羌傳作河上案水經注並引前漢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則作上河是

高句驪與穢貊寇玄菟注郡名在遼東案當云在遼東東陵一東字今在興京北

及旄牛豪叛注旄牛縣屬蜀郡華陽國志曰在岷山表也案旄牛前志屬蜀郡續志屬蜀郡屬國分蜀郡爲屬國都尉尙在後延光二年故注不遷改屬屬國印官本作耶是也

贊皇將用注贊皇謂鷹鷂之類也謂字官本無

甄表門閭旌顯厥行注甄明也旌章也官本無明下也字

改元永寧王伯厚曰文選故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紀不載

紹封陳王羨子崇爲陳王官本紹作詔

沈氏種羌叛寇張掖錢大昭曰三月己書沈氏羌寇張掖矣此沈氏以下八字重出

樂安王寵薨官本樂安二字誤倒

爲甘陵大貴人注甘陵孝德皇后之陵也因以爲縣今貝州清河

縣東也官本陵下無也字甘陵續志屬清河國今東昌府清平縣南

廢爲臨湖侯注臨湖縣名屬廬江郡也今廬州府無爲州西南八十里

五月庚辰特進鄧騭並自請自殺庚辰官本作庚申誤通鑑亦作庚辰

加賜鯨寡孤獨篤瘡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貞婦帛人二匹官本

攻穀羅城注穀羅屬西河郡錢大昭曰續志西河郡無穀羅縣蓋後來并省此時尙未省也

九真言黃龍見無功注無功縣屬九真郡案續志作無功前志作無功今法領越南國清

化府

虔人羌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案文多一反字虔人承上文七月耿夔至是始討破之耳

京師及郡國三地地震錢大昭曰續志作京師及郡國三地地震

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依康曰張衡東巡諸云惟

展義省方觀民設教兩寅脚率羣資備法駕以祀于東門屬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王辰祀上帝于明堂案此文不繫何年以此紀上下文

賜臺長帛五匹丞二十匹二官本

幸太山柴告岱宗注太山王者告代之處代官本

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戊戌官本

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注續漢志曰至今始復侯康曰此當作右

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街注頻陽縣故城在今雍州美原縣西南街

見上頻陽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

乙西北鄉侯卽皇帝位周壽昌曰乙酉疑是乙亥之誤既以辛未

素袁紀上幸宛常祠意陵覺體不安乙丑疾篤自宛還徵濟北

河間王于年十四以下七歲以上詣京師丁卯帝崩於葉不發

喪庚午還宮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

北鄉侯懿爲帝嗣是定策之日北鄉侯已在京師青蓋入宮卽

可援立原無遲至十餘日始卽位之理但

乙酉卽位凌紀通鑑皆無異域別有故邸

葬孝安皇帝于恭陵注在今洛州東北二十七里通鑑胡注引此注洛州作洛陽

是也官本州亦作陽高十五丈也官本無也字

卷五校補

五

孝順孝沖孝質帝紀第六

後漢書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順皇帝諱保諡法曰慈和徧服曰順伏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為

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幼有

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其嘉之以為宜奉 延光

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 延光

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前書曰長秋皇后官本秦官將

人或用士人秩二千 中常侍樊豐請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郗吉殺

之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二引書云帝為太子四歲避疾嘗居

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 太子數為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

與豐京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

侯立濟陰王曰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

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

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

子欲以 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

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孫程傳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

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漢官儀曰崇賢門內德陽殿也集解惠

迎之也漢書司馬遷傳云五伯囚於請室 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

如滂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鐘下也 尚書曰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

皇帝聖德明茂早弃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構遂令

陛下龍潛菴國從太子廢為王故曰龍潛菴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

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孔甚也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

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為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

上當天心下賦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

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漢官儀曰書稱

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門

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又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

更名羽林以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

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以征伐之士勞苦者

羽林士問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領與交鋒刃遂

斬顯弟衛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

史持節收閭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竝下獄誅已未開

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

崇寬貸壬申謁高廟癸酉謁光武廟乙亥詔益州刺史罷于午道

通褒斜路子午道平帝時王莽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

斜首尾七百里集解惠棟曰初高祖興於漢中由子午道出散入

秦定帝位後以子午塗路蓋難更隨園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埃

昌允報明帝永平四年詔開斜蓋通石門中遺元二橋梁斷絕子

谷復循延光末司隸校尉魏武陽楊煥字孟文奏請廢于順帝

從之自永初斜斷絕至此已卯葬少帝曰諸王禮司空劉授免

凡十五年見楊孟文石門頌

東觀記曰以阿附惡賜公卿曰下錢穀各有差十二月甲申曰少

逆辟召非其人策罷賜公卿曰下錢穀各有差十二月甲申曰少

府河南陶敦為司空敦字文理京縣人也集解惠棟曰案其令郡

國守相視事集解劉放曰案他處上有詔語則下有未滿歲者一

切得舉孝廉吏漢法視事滿歲乃得舉今帝新即癸卯尚書奏請

下有司收還延光三年九月丁酉曰皇太子為濟陰王詔書奏可

京師大疫辛亥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各一人尚書令曰下從董幸南宮者皆增秩賜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弃鴻烈姦慝

緣間人庶怨譴上干和氣疫癘為災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蓋至

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

二級為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一級解寡孤獨

篤瘡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坐法當徙勿徙亡

徒當傳勿傳徒囚逃亡當傳捕者放之勿捕宗室曰罪絕皆復屬籍其與閭顯江

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職曰康我民辛未皇太后閭氏崩辛

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馮石字次初東觀記曰馮劉

疾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

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九江朱儀為司徒牛龍字仲威京兆

卿壽春人也賜百官隨輦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集解劉放曰

除者隨輦宿衛乃是賞功拜除者未知何謂蓋傳寫之誤當云賜

百官隨輦宿衛拜除者布各有差拜除謂已遷升其官布又加賜

明符一隴西鍾羌叛護羌校尉馬賢討破之夏五月丁丑詔幽并

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曰下至黃綬實謂驗實之也二千石太

比二百石以年老劣弱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勅障塞繕設屯備立

秋之後簡習戎馬六月己亥封濟南王錯子顯為濟南王秋七月

庚午衛尉來歷為車騎將軍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

歿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冬十月辛巳詔減死辜曰下

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丁亥司空陶敦免鮮卑犯邊庚寅遣黎陽

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

下調五營營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調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

五校尉也集解劉放曰正文案調五營營師何為更言舉明此舉

字是與字一郡與五人教習也又注案此五校之名大誤檢百官

志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今此誤云胡騎車騎當改胡作屯

車作越且二漢有車騎將軍及騎都尉官耳無車騎校尉也又胡

騎中興長水矣所以知非章懷之誤者安壬寅廷尉張皓為司空

甲辰詔曰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曰上勿收責

不滿者曰實除之十二月辛巳賜王主貴人公卿曰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樂安王鴻來朝丁卯常山王章薨二月鮮卑寇

遼東玄菟甲辰詔稟貸荆豫兗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疾

病致醫藥護烏桓校尉耿耽率南單于擊鮮卑破之三月旱遣使
者錄囚徒流勒國遣使奉獻夏六月乙酉追尊謚皇妣李氏為恭
愍皇后葬于恭北陵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犁

危須三國破之竝遣子貢獻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

度九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假罷庚子太常劉光為太尉錄尚書

事光祿勳許敬為司徒劉光字仲遠即太尉劉矩之弟許敬字鴻卿平輿人集解錢大昕曰劉矩傳稱叔父

劉光此注誤劉光字仲遠即太尉劉矩之弟許敬字鴻卿平輿人集解錢大昕曰劉矩傳稱叔父

與惡人同席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

不及已當世以此奇之陶辛丑下邳王成薨宏景云敬父名勇公府掾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

侍張昉甲午詔實數傷害者賜年七歲已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

郡縣為收斂乙未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乙未詔京師地

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祇懼羣公卿士其深後漢書六

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夏四月癸

卯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

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甲寅濟南王顯薨秋七月丁酉茂陵園

寢災帝縞素避正殿爾雅曰縞皓也縞辛亥使太常王龔持節告

祠茂陵九月鮮卑寇漁陽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東觀記曰無清介辟

召策是歲車騎將軍來歷罷

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

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疾如疾首詩云君子如祉亂

庶遘已解見三朝之會朝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其赦天下

從甲寅赦令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其閭顯江京等

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妻父曰婚婿父務崇寬和敬順時令遵

典去苛已稱朕意丙子帝加元服冠也集解惠棟曰開元禮義鑿

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賜王主貴人公卿已下金帛各

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為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

二級繇寡孤獨篤瘡貧不能自存帛人一匹二月戊戌詔曰民入

山鑿石發洩藏氣敕有司檢察所當禁絕如建武永平故事集解

日六韜云人主敢壞名山塞塞大川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前書

輒伐林木亡有時禁水夏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

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薊音力公反集解惠棟曰

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百求幸媚今封曰還之五州雨

水秋八月庚子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

皓免東觀記曰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九月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安帝永初

之復癸酉大鴻臚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

月庚辰司徒許敬免東觀記曰為陵使官策罷二千石祿終身

鮮卑寇朔方十二月乙卯宗正劉崎為司徒崎字叔峻是歲分會

稽為吳郡枸彌國遣使貢獻集解先謙曰官本拘作拘各處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車王皆奉使貢獻夏四月

京師旱辛巳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東京師及郡國

十二蝗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冬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

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成乙亥定遠侯班始坐殺其

妻陰城公主腰斬始班超孫也尚順帝姑陰城公主東觀記曰陰

古今注五年夏焚惑守氏諸侯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王開薨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章帝建初

復置伊吾司馬一人秋九月辛巳繕起太學集解惠棟曰述征記

步學堂裏有大學贊碑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

制下府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於碑有太尉

龐參司徒劉琦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各制水經注載碑文云

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

石紀事用工作徒十一萬二 護烏桓校尉耿种遣兵擊鮮卑破之

丁酉于闐王遣侍子貢獻冬十一月辛亥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

甚比蠲除實傷賙恤窮匱而百姓猶有弃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

心怠惰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 益下人悅無疆

惠愛也尚書曰安 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粟十二月日南徼

外葉調國揮國遣使貢獻 東觀記曰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

紫綬及揮國王雍州亦賜金印紫綬 王申客星出牽牛于閏

王遣侍子詣闕貢獻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

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

著者人一級鯨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二月海賊

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三縣長 州縣也句章故城在今鄞縣

西鄞故城在鄞縣東南鄞音銀鄞音茂 後漢書六

陽山并祠河洛請雨 首陽山在洛 陽東北也 戊辰雩曰冀部比年水潦民食

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賤乏絕甲戌詔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

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祭 說文曰祭設縣最爲營

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 濟水四流

十九縣殺傷長吏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詔宗

室絕屬籍者一切復籍冀州尤貧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賦夏五

月戊寅阜陵王恢薨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 時張衡爲

之丙辰曰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前書音義曰甲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授射取而

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爲甲次者爲乙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

策也 除郡國者儒九十人補郎舍人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

減死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

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 望都縣名屬中山國今定州縣也章帝改

在今定州北東觀記亦作蒲本多作滿滿字者誤也東觀又云爲

不祠北岳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孤幼博訪其

故山岳尊靈固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集解

劉放曰注本多作滿滿字者誤案文多一滿字惠棟曰女子續志

作童兒案東觀記詔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

見也案東觀記云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

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云云殘食孤幼案東觀記作孩幼先謙曰

定府完 詔賜狼所殺者錢人三千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

十曰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

淵子奇不拘年齡 史記曰顏回魯人好學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

庫兵以爲耕器出倉廩 十二月丁未東平王敞薨庚戌復置玄菟

郡屯田六郡 集解陳景雲曰六郡當作六都玄菟屬縣六每

丁亥令諸呂詔除爲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

歲舉一人戊子客星出天苑 集解惠棟曰續志客星氣白廣二尺

月十七日 辛卯詔曰問者曰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

退省所由皆曰選舉不實官非其人 是曰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

歌股肱詩刺三事 尚書益稷篇帝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詩

也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 三司三公也即太尉司徒司空

先後情嚴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中 集解先謙曰庚子

恭陵百丈廡災 恭陵安帝陵也廡廡屋也說文曰堂下周屋曰廡也

集解惠棟曰續志太尉李固以爲着借所致陵之

初造福及枯骨是歲起西苑修飾宮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詔呂吳郡會稽飢荒貸人種糧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貸音吐

破之辛酉除京師者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

國郎夏四月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武帝元朔四年初置南部都尉隴西臨洮縣中興以來廢至此復置之也集解錢大昭曰馬防傳建初二年羌豪布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則肅宗時有此官也此云復置則不知廢於何時已亥京師地震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五月庚子詔曰朕目不

德統奉鴻業無已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矜祗畏不知所裁羣公卿士將何旨匡輔不逮

奉荅戒異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戊午司空王龔免集解惠棟曰日本傳六月辛未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扶字仲淵集解惠棟曰扶為孔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東觀記曰疏勒王盤

遣使文時詣關師子似虎正黃有額形尾端茸毛大如丁丑洛陽地陷集解惠棟曰續志宜德門是月旱秋七月己未太尉龐參免

八月己未大鴻臚沛國施延為太傅延字君子顯縣人也集解惠棟曰魏文帝表狀云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者漢朝案延事并詳陳龍傳注四

表狀似非實錄鮮卑寇代郡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

黃鍾作樂器隨月律子為黃鍾律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

三年春二月己丑詔已久早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集解

令長殺列侯夏四月丙寅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

擊匈奴大破之獲其季母五月戊戌制詔曰昔我太宗不顯之德

假于上下儉曰恤民政致康又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

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與海內洗

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目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

赦除之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

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秋七月庚戌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護

羌校尉馬續擊破之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集解惠棟曰魯

國先賢傳云孔氏仲淵為司空以地震乙巳大司農南郡黃尚為

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空黃尚字伯河南郡郟人也王卓字

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畧人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曰養子為後世襲封爵自去冬早

至于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東

月己未梁王匡薨秋七月己亥濟北王登薨閏月丁亥朔日有食

將軍耿晔於蘭池續漢志曰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發諸郡兵救之烏桓退走十

後漢書六

九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東觀記曰陽嘉四年

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圍充縣又寇夷道充縣屬武陵郡故城在澧州崇義縣東北充音

衡夷道屬南郡也集解先謙曰充今澧州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

破白馬羌集解惠棟曰續志廣漢屬國都尉故北都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三城武陵太守

李進擊叛蠻破之三月辛亥北海王翼薨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

光祿勳馮翊郭虔為司空虔字君賢池陽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乾夏四月丙申京

師地震五月日南叛蠻攻郡府秋七月九真交阯二郡兵反八月

庚子熒惑犯南斗熒惑火星也南斗北方之宿也前書音義曰犯謂七寸內光芒相及江夏盜賊殺

邾長邾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邾音朱冬十月甲

申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庚子幸

未央宮會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十一月丙午祠高廟

丁未遂有事十一陵丁卯京師地震十二月乙亥至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戊子

太白犯熒惑集解惠棟曰續志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

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廣陵殺江

都長戊戌遣光祿大夫案行金城隴西賜壓死者年七歲目上錢

人二千一家皆被害為收斂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賦閏

月蔡伯流等率眾詣徐州刺史應志降續漢書曰志字仲節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

西京師地震五月吳郡丞羊珍反集解惠棟曰續志天官志曰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

菜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攻郡府太守王

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民格殺珍等

衡破斬之六月辛丑琅邪王遵薨九真太守祝良交趾刺史張喬

慰誘日南叛蠻降之嶺外平續漢書曰祝良字秋七月丙戌濟北

王多薨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光祿勳長沙劉壽為司

徒壽字伯長臨湘人也集解惠棟曰長沙者舊傳云壽常步乘通天德車飛渡北門後果至司徒丙戌令大將軍

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

有謀謀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冬十月燒當羌寇

金城護羌校尉馬賢擊破之羌遂相招而叛十二月戊戌朔日有

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須女十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

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張達遠政楊定等有罪誅事見梁商傳也連及

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下獄死三月乙亥京師地震夏四月

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大破之戊午大赦天下賜民爵及

粟布各有差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集解惠棟曰傳

更賦冬十月戊午校獵上林苑厯函谷關而還十一月丙寅幸廣

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庚子中山王弘薨南匈奴左

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圍美稷美稷縣屬西河郡也集解先

北五月度遠將軍馬續討吾斯車紐破之使匈奴中郎將陳龜迫

殺南單于己丑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與鬼與鬼為宗廟

其秋西羌為寇三輔殺令長且音子丁丑令死羣臣下及

亡命贖各有差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辛未

太尉王襲罷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隴州西隴山下

壬午太常桓焉為太尉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

離石縣名在郡南五百九里西河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

集解先謙曰今汾州府永寧州治上郡居夏陽朔

方居五原句龍吾斯等東引烏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車紐為單

于冬十一月辛巳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擊破之車紐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集解惠棟曰續

志射姑山賢軍敗沒安定太守郭璜下獄死詔貸王侯國租一歲

在內地

閏月羣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二月丁巳有星孛於營室集解惠棟曰續

志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營室者天子常居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三月武都太守趙冲集解惠棟曰應奉及西羌傳皆作武帝崩三月武都太守趙冲集解惠棟曰應奉及西羌傳皆作武帝崩兵馬節度則武威太守為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討鞏唐羌破之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也

庚子司空郭虔免丁巳河間王政薨丙午太僕趙戒為司空志伯蜀郡成夏五月庚子齊王無忌薨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大破烏桓羌胡於天山東觀記曰耽將吏兵繩索相懸上通天鞏唐羌寇北地集解惠棟曰考異云秋七月甲午詔假民有貨者戶錢一千八

月丙辰大將軍梁商薨壬戌河南尹梁冀為大將軍九月諸種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爲繼嗣不與之象

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十一月庚子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賾幽深也秋

七月始置承華殿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最多園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龍吾斯與莫鞬臺耆等反叛莫音於六反丁卯遣侍

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樂巴張綱周相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賊否九月庚寅集解官本考

庚寅廣陵盜賊張嬰等寇郡縣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甲戌行車騎將軍張喬罷集解劉放曰案十一月壬午司隸校尉趙峻為太尉大司徒胡廣為司徒峻字伯師下

癸卯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各一人是歲廣陵賊張嬰等詣太守張綱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國遣使貢獻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綠破之參綠縣屬安定郡參音

力全反集解胡三省曰

當當作何燒當燒何羌兩種也先謙集解日參綠在今慶陽府安化縣西北六月乙丑熒惑犯鎮星熒惑日積志熒惑犯鎮星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備為南單于集解為大人志明年帝崩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備為南單于集解車紐反陳龜通殺單于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官繫囚殊死目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甲辰減百官奉丙午禁沽酒又貸王侯

國租一歲閏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阿陽縣屬漢陽郡故西北集解先謙曰今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平涼府靜寧州治吾斯十二月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吏民是歲涼州地百八十

震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

惠此下民勿為煩擾三月庚子沛王廣薨領護羌校尉衛琚追討叛羌破之琚音南郡江夏盜賊寇掠城邑州郡討平之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集解通鑑胡注左部破之於是

胡羌烏桓悉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賜人爵各有差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八月揚徐盜賊范容

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集解惠棟曰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綱

將兵督揚州刺史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案此則馮赦當作馮綱袁宏紀作馮放亦誤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復廟欽已

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鑿前違審識情

偽無忘在外之憂離遺也矯正也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棟曰僖二十三年左傳叔詹論晉公子重耳曰離外之患而天不

靖晉國殆將敗之乎無忘在外之憂如管仲為齊桓公曰願君無

忘在言 故能中與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做僻之多
是也 殆近也言順帝做前之僻不能改正也集解惠棟曰昭六年左
與傳曰叔向曰楚辭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行
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詩曰
民胥效矣故云做僻之多

孝冲皇帝諱炳 諡法曰幼少在位曰冲司馬彪曰冲幼早順帝之
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

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呂太后趙峻為太傅
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冲

公國之楨幹朝廷所取以成斷金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樞衡有匪
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裔忠正不回有史魚之風今

大將軍參錄尚書事 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 在洛陽

里陵高八丈四廟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
尺周三百步

土裂庚戌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士各
一人百僚皆上封事已未九江太守巨騰有罪下獄死 東觀記曰

後漢書六 丙 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等於

深大懷拔姦巧精 留道路下獄死也 歷陽軍敗耀顯為賊所殺冬十月日南蠻夷攻燒城邑交趾刺史

夏方招誘降之壬申常山王儀薨已卯零陵太守劉康坐殺無辜
下獄死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已

酉令郡國中郎官繫囚滅死一等徒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十二

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是歲羣盜發慮陵護羌校尉趙冲追擊

叛羌於鷓陰河戰歿 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鷓陰縣故城因水以為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永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永嘉元年即西晉懷帝元年也

徵至京師 孝質皇帝諱續 諡法忠正無邪曰質古 肅宗玄孫曾祖父千乘貞

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冲帝不豫大將

軍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禁中丙辰

使冀持節召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

帝位年八歲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帝年八歲貌 已未葬孝冲皇帝

于懷陵 在洛陽西北十五里伏侯古今注 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

殺堂邑江都長 堂邑今江蘇廣陵郡今揚州六合縣也集解先謙曰

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 曲陽縣屬九江郡在淮曲之陽

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曲陽在今鳳陽府鳳臺

縣東北因東海郡有曲陽故此加西東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

南甲申謁高廟乙酉謁光武廟二月豫章太守虞續坐賊下獄死

乙酉大赦天下賜人爵及粟帛各有差還王侯所削戶邑彭城王

道薨叛羌詣左馮翊梁竝降三月九江賊馬勉稱皇帝 集解惠棟

皇案賸撫傳勉稱皇帝在建康元年又案黃與皇 集解惠棟

古字通見帝堯碑及靈臺碑陰先謙曰官本作皇 集解惠棟

討馬勉范容周生大破斬之 東觀記曰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

姓夏四月壬申零庚辰濟北王安薨丹陽賊陸宮等圍陳燒亭寺

丹陽太守江漢擊破之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曰江漢字子甫遷丹

丹陽邊水諸縣居民略略善經歲為害漢到郡會集勦士修整

戰具鉤鑊刀盾大戟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

見梟獲孝順嘉 集解惠棟曰嘉 五月甲午詔曰朕自不德託母天下布政不明每

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 爾雅曰京 故得禱祈明祀

集解劉放曰案文云 集解惠棟曰 冀蒙潤澤前雖得雨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

得無理當是復字 集解惠棟曰 還復開霽寤寐永歎重懷慘結 集解惠棟曰 將二千石令

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為乎其令中郎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

一切任出巨須立秋 任保也集解惠棟曰任出 郡國有名山大澤

一切任出巨須立秋 任保也集解惠棟曰任出 郡國有名山大澤

一切任出巨須立秋 任保也集解惠棟曰任出 郡國有名山大澤

一切任出巨須立秋 任保也集解惠棟曰任出 郡國有名山大澤

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潔齋請禱竭誠盡禮又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斂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以衣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况人乎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曰慰孤魂是月下邳人謝安應募擊徐鳳等斬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曰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魯公立二年而薨文僖公立僖雖是閔庶兄然常為閔臣位次當在閔下後文公卽位乃進僖公神位居閔之上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曰從祀先公貴正也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集解惠棟曰案帝紀延光四年十一月已卯葬少帝以禮葬惠學士曰順帝之前唯少帝而云憲陵次恭陵恭陵豈少帝陵耶帝無諡焉得稱陵棟案蔡邕獨斷曰少帝未踰年而崩不入廟以陵為廟者三廟帝康陵冲帝懷陵質帝靜陵獨不及少帝也蘇與曰殤帝康陵安帝恭陵並見本紀安帝於殤帝為兄而嗣位在殤後與春秋閔僖一例今正廟序以繼統為先曰序親秩為萬後故詔引順祀之文少帝不當言陵惠說大誤

世法六月鮮卑寇代郡秋七月庚寅阜陵王代薨廬江盜賊攻尋陽集解先謙曰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又攻盱台音吁夷今楚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時屬下邳國撫遺司馬王章擊破之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冬十一月己丑南陽太守韓昭坐賊下獄死東觀記曰強賊一億丙午中郎將滕撫擊廣陵賊張嬰破之丁未中郎將趙序坐事弃市東觀記曰取錢三千三百七十五萬集解惠棟曰滕撫傳序坐畏懼不進詐增首級徵還弃市與此異

赤行故稱黑 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集解惠棟曰漢帝以厭之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率諸將擊孟等大破斬之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曰欽天道四子謂堯仲和叔也書曰乃命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義和欽若昊天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孔安國注云洪大也範法也疇類也言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送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其人曰庶徵有休徵咎徵之應休美也咎

惡也徵驗也人君行善政則百穀用成家用平康是休徵也政有乖失則百穀用不成家用不寧是咎徵也休之與咎皆象人君之政故言休咎有夫瑞曰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政象也或作家夫瑞曰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和則瑞氣降若逆時令則災異感所禁雖微其應乃大前聖所重即謂唐堯欽若昊天箕子休咎之應集解惠棟曰此據洪範五行傳也傳曰孟春之月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其奸謀所謂禁微也應大者如木不曲直火不炎上是也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曰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曰致災管書云明德慎罰管書也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赦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曰崇在寬言作之時須育養細微敬事之始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無殺蟲胎天飛鳥無鷹無卵慶賜遂行無有不當書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王子廣陵太守王喜坐討賊逗留下獄死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謂比年張嬰寇廣陵華孟寇九江也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為之尚書曰一夫弗况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戾掩骼埋胔之時孟春之月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又曰掩骼埋胔鄭玄注曰為死氣逆生氣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其調比郡見穀出粟窮窮收葬枯骸務加埋卹曰稱朕意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曰高弟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四府掾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掾屬二十四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司空府掾屬二十九人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皆屬焉三署謂五官署左右署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之禮家故言各隨家法也四姓小侯解見明紀也集解劉效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胡三省曰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賈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惠棟曰案胡說非也明帝時止樊鄧陰馬稱四姓小侯其後繼為后族者亦得稱小侯桓紀建和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侯帛則梁鄧不入四姓明矣虞延傳有侯平初已不在四姓之列此其證也其高第者上名牒集解通鑑者書名於牒上之惠棟曰當曰次賞進五月庚寅徙樂安王為勃案名牒蓋官簿之屬也

海王海水溢戊申使謂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為水所漂沒死者又稟給貧羸庚戌太白犯熒惑集解惠棟曰積志太白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帝為梁冀所也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于玉堂前殿集解惠棟曰洛陽故宮名年日洛陽南宮有玉堂前殿九歲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

費曰孝順初立時髦允集爾雅曰髦俊也郭璞注曰上中之俊翁李固黃瓊毛中之髦時張昭王冀龐參張衡李固匪砥匪革終淪變習砥砥也革改也淪沒也言順帝初等十九人為侯又詔中官後子聽冀封爵之類保阿傳土后家世及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增邑土也後家謂拜后父梁商為大將軍商薨仍拜子冀為大將軍弟不疑為河南尹沖天未識質弑曰聰陵折在連天緒三終言陵遲天折在於時運所以天之屑緒頻致三終也

虛受堂

六

孝順孝沖孝質帝紀卷第六終

後漢書六

後漢書集解 卷六

後漢書集解卷六校補

順帝紀卽皇帝位案少帝以辛亥薨至丁巳順帝始卽位中虛帝位五日矣

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注孝武建元三年建元官本

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注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案前書嚴助

山嶺也是嶺卽古嶺字嶺褒斜漢中谷名官本集解見楊孟

文石門頌沈銘彝曰今褒斜縣有二漢碑一漢中太守都君碑

和二年皆開

司空劉授免注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案指辟中常侍李閭兄

所薦親厚事

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錢大昭曰闕本田下有人

長樂少府九江朱偃為司徒注朱偃字孫卿壽春人也案壽春屬

康日風俗通司徒九江朱偃以年老為司徒案壽春屬

聰明見據屬大怒曰頗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于

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麻象日月星辰以為鏡

草手書密上覽優表嘉其忠謀俛目數病手能

細書謂案大臣苟肆私意坐上謝偃蒙慰勞焉

二年春正月戊申樂安王鴻來朝官本失

五州雨水洪亮吉日續志不書左雄傳祇言司冀則知災異失傳

兩傷稼洪言志不書非也至雄傳載四年司冀復有大水注引

水門失書則志之失

分會稽為吳郡沈銘彝曰漢時分郡道闕卽如會稽一郡幾及今

有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毘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

也鄞卽四明也以此考之則今浙

東西並蘇松常乃漢之一郡耳

日南徼外葉調國揮國遣使貢獻注及揮國王雍田錢大昭曰西

攻會稽東部都尉侯康曰宋書州郡志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

二九三

以過制仍制九江北也曲陽國既與東城同屬下邳自必接近
且前志於東海曲陽如常山鉅鹿之上下曲陽亦可概見則侯氏
為一地方屬兩郡如常山鉅鹿之上下曲陽亦可概見則侯氏
必謂下邳之曲陽去東城遠亦非也前志九曲陽本為國東
海曲陽則為縣建武十年涪川王終葵封其子鳳為曲陽侯
時下邳尚未為縣徐鳳不知此侯國置於何郡亦事之常如新
為東海之曲陽至徐鳳反時或國廢復為縣亦事之常如新
皆勃海侯國也而吳憺為新息令則國廢復為縣亦事之常如
舉又建初四年益下邳而但疑曲陽侯國不得稱長九非通
論九江使東城亦如錢說則九江不應志存一東城徐皆還
屬九江之當塗並云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如以下邳紀文之誤
鳳等直為反於國中曲陽東城明當同屬下邳國非紀文之誤
脫正章據反於國中曲陽東城明當同屬下邳國非紀文之誤
之誤注矣

丹陽賊陸宮等圍陳燒亭寺陳官本作城是

書云明德慎罰官本作

且勿案驗曰崇在寬注書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教二字官本不重出與唐監

本尚書合案史記殷本紀汝為謂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知漢世

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為之注尚書曰一夫弗獲官本無

以高弟五人補郎中弟官本作第此本第固即古第四府掾屬

三署郎注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皆屬

焉集解劉敞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案隋經籍

志應劭注漢官儀十卷應劭撰此注自引漢官非脫字續百官

志稱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隋志另著為漢官所共見

也孫氏星衍有校輯漢官六卷亦屢引之則其書固唐世所共見

部引漢官儀雖均有此條而文首尾互異則此非引漢官儀益

明矣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為詩者謂之詩家禮者謂

之禮家故言各隨家法也顧炎武曰家法謂如詩有齊魯韓毛

者自以為為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不傳

言法異者各令其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五經博士

不從家法是也

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弒帝崩于玉堂前殿集解惠棟曰

洛陽故宮名曰洛陽南宮有玉堂前殿案惠氏此說應移於順

時髦允集注郭璞注曰官本曰

終淪雙習注又詔中宮養子聽冀封爵之類官本注未

卷六校補

五

孝桓帝紀第七

後漢書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桓皇帝諱志諡法曰克敵服遠曰桓志之字曰意集解惠棟曰桓烈缺之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順帝時

委因蓋為桓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順帝時

博野縣母區氏諡明本蠡吾侯之後也區音偃翼卒帝襲爵為侯本

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洛陽城北面西頭門將妻呂女弟

妻音七 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

冀持節召王青蓋車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迎帝入

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東觀記曰太

月乙卯葬孝質皇帝于靜陵在洛陽東南三十里陵高齊王喜薨

辛巳謁高廟光武廟集解何焯曰光武廟丙戌詔曰孝廉廉吏皆

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

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

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本初元年廬江賊攻盱台廣陵賊張

言淮夷時中郎將滕撫屢擊破之餘眾猶未殄也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

民蠲滌貪穢已所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已上有殊才異行迺

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集解惠棟曰貢禹言孝文皇帝時貴

皆禁錮不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信音申

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

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

母區氏為孝崇博園貴人博本漢蠡吾縣之地也帝既追尊父為

孝崇皇其陵曰博陵置園兩焉故曰博

園在今瀘州博野縣西貴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營室三

攝政 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賜吏更勞一

歲男子爵人二級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

瘵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災害所傷什四已上

勿收田租其不滿者已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

掾分行賑給沛國言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詔大將軍

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將大夫

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將謂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

夫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博士掌通古今此六百石

中郎將下之屬官也 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

一人集解惠棟曰漢樂陽令碑陰有至王辰詔州郡不得迫脅驅

逐長吏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已縱避為罪

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弃市論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

一等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又詔曰比起陵坐作靜歷時

歲補注先謙曰珍郎力役既廣徒隸尤勤頃雨澤不沾密雲復散

儻或在茲易曰密雲不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各六月是月立阜陵

王代兄勃適亭侯便為阜陵王便光武玄孫也阜陵王恢之子以

封也適音子由反本傳作 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續漢志曰水溢

便親紀傳不同蓋有誤 芝草生中黃藏府漢官儀曰中黃藏府掌

人時梁太后攝政兄 芝草生中黃藏府漢官儀曰中黃藏府掌

月太尉胡廣罷大司農杜喬為太尉集解錢大昭曰本傳喬由大

為太尉非由大司農 秋七月勃海王鴻薨章帝曾孫也樂安夷王

太后改立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王乙未立皇后梁氏集解惠棟

封勃海立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王乙未立皇后梁氏集解惠棟

皇太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以長歷考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

乙未八月十八日此上脫八月二字棟案續漢志建和元年八月

壬寅焚惑犯與鬼質星則七月不應為戊申朔長歷誤也乙九月未後壬寅七日應在八月又二十九日為九月之丁卯也

丁卯京師地震太尉杜喬免冬十月司徒趙戒為太尉戒字志伯蜀郡人也

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續漢志曰時以為鳳凰政既衰缺梁冀專權皆引擊戎州己氏之邑也戊午滅天下死罪一等戍邊清河劉

文反殺國相謝焉集解惠棟曰清河王傳文等劫相謝焉章懷太子紀謝本作射也三輔決錄云漢末大鴻臚射威本姓謝名照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威案此謝氏至漢末時始改射故吳時有射慈當在桓欲立清河王蒜為天子事覺

伏誅蒜坐貶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尉氏縣屬陳留郡今汴州縣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續漢志曰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

謂梁冀胡廣等直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東觀記曰江如弦謂李固等

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賜河間勃海二王

黃金各百斤河間王建勃海王性彭城諸國王各五十斤彭城王定公主大將軍

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

侯諸大夫百下帛各有差集解先謙曰官本年八十百上賜米酒

肉九十百上加帛二匹綿三斤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

梁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板楯蠻討破之

板楯之號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願為平原王集解錢大昕曰河間

鄉侯願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為孝崇園貴人

嘉禾生大司農帑藏藏之府也帑佗朗反五月癸丑北宮掖廷中

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六月改清河為甘陵立安平

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今定州縣也經今貝州經城縣集

十里經秋七月京師大水河東言木連理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

又云河東瓜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集解先謙曰官本作

監本作黃今從宋本按黃帝子義亦可通猶前書言白帝子赤帝子也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

真人並圖舉兵悉伏誅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續漢志

井二十三度東井主法梁太后枉殺公卿犯天法也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

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

則咎徵見乎象已上略成問者曰食毀缺陽光晦暗朕祇懼潛思

匪違啟處遼也啟跪也詩小雅傳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公羊傳無此文也集解蘇輿曰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徒故建初之元

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

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

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此令六月庚子詔大將軍三公特

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乙卯震

憲陵復屋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續漢志曰肉似羊肺或大如手

有羊禍時則有赤青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八月乙丑有星

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廉縣屬北地郡也

李于天市前書曰旗星中四星名曰天市集解惠棟曰續漢志曰

見京師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

贖各有差郡國五山崩冬十月太尉趙戒免司徒袁湯為太尉大

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歆字敬讓集解惠棟十一月甲申詔曰朕

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疾如疾首監

言雖寂而不寐也寤覺也集解錢大昕曰監寐猶假寐也監假聲相近劉陶傳解營衍律不能監寐袁紹傳我君君臣監寐悲歎

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已康我民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詔曰集解何焯曰若以甲子

子下赦則己亥歸政翼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謂順帝崩也詩周當在二月疑日有誤

家不造鄭玄注云造成也言永惟太宗之重深思嗣續之福詢謀成王遺武王崩家道未成

台輔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統業天人協和萬國咸寧元服已

加將即委付而四方盜竊頗有未靜故假延臨政已須安謐幸賴

股肱禦侮之助殘醜消蕩謂建和二年長安陳景反民和年稔普南頓管伯等謀反並伏誅

天幸土遐邇洽同遠覽復子明辟之義尚書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

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今太后亦還政於帝也

近慕先姑歸授之法安帝謂皇后也爾雅曰婦人謂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歿則曰先舅先姑也

及今令辰皇帝稱制羣公卿士虔恭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金者剛之物也言人能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展也大成則所望矣詩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也

後漢書七

大成謂致太平也言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裴優名也風俗通曰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車駕徙幸北宮甲午葬順

烈皇后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園貴人曰孝崇皇后秋七月梓潼山

崩梓潼縣屬廣漢郡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集解先謙曰今綿州梓潼縣

冬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徒邊戍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癸酉大赦

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廬江大疫甲午河間王建薨夏四月己

丑安平王得薨河間孝王開之子初為京師早任城梁國飢民相

食司徒張歆罷光祿勳吳雄為司徒集解惠棟曰雄字季高河南

原武人見孔廟置守廟百石

秋七月武陵蠻叛冬十月司空胡廣罷十一月辛巳京師地

震閏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黃瓊為司空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賓國所殺敬殺于賓王建丙辰

京師地震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園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五月

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

官不見廣陵以開翼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縣名屬濟陰郡左

主倡樂時上好樂過

是也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北一名穀丘

金城言黃龍見允街

允街縣名屬金城郡音緣街集

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十一月司

空黃瓊免十二月特進趙戒為司空右北平太守和曼坐臧下獄

死

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三月丁亥幸鴻池夏五月丙申

大赦天下改元永興丁酉濟南王廣薨無子國除秋七月郡國三

十二蝗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梁冀

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

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絕安慰居業冬十月太

尉袁湯免太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罷司空趙戒免曰太僕黃

瓊為司徒光祿勳房植為司空集解惠棟曰植字伯武清河人魏

忠正應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靖恭衮服

雖季文相魯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是過也

十一月丁丑詔減

天下死罪一等徒邊戍是歲武陵太守應奉招誘叛蠻降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三月辛丑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

喪服集解蘇輿曰安帝元初三年曾聽大臣

癸卯京師地震詔公

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詔曰比者星辰繆越

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長音直郡縣務存

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集解惠棟曰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

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張衡對策曰水

能下及而致逆也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

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日助人食京師蝗東海

胸山崩 胸山名也在今海州胸山縣南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角五度所鄭宿

也 十一月初五日 秦山崩 秦山名也在秦州 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 也周宣王時大旱

故作詩曰 仲文屬鄭也 朝政失中雲漢作旱 也周宣王時大旱

蝗蟲孳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飢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飢

俊者儲天下一家越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

裁足太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為太尉問月光祿勳尹頌為司徒

公孫 公孫人滅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蜀郡李伯詳稱宗室當立為太初

皇帝伏誅冬十一月甲辰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賜所過道傍

年九十已上錢各有差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二月司隸冀州飢人

相食 司隸州 救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責得

十分之三 又責得反已助粟貸其百姓吏民者已見錢雇直

也 王侯須新租逋償也 夏四月白鳥見齊國六月洛水溢壞鴻

德苑 續漢志曰水溢至津城門漂流人物時梁 南陽大水司空房

植免太常韓續為司空 詔太山琅邪遇賊者勿收稅賦復

更算三年又詔被水死流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

壓溺物故七歲已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亡失穀食尤貧者粟

人二斛巴郡益州郡山崩 益州郡名也武帝置 秋七月初置太山

瑁邪都尉官 漢官儀曰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

今二郡寇賊 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匈奴左臺且渠

等叛也 寇美稷先謙曰注見順紀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除之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中官常 二月甲申東海王臻

薨三月蜀郡屬國夷叛秋七月鮮卑寇雲中太山賊公孫舉等寇

青兗徐三州遣中郎將段熲討破斬之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監丞

官 漢官儀曰太官右監丞秩比六百石也 十二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己未大赦天下夏四月九真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

戰歿遣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復屯據日南閩月庚辰晦日有食

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七星 六月初己小黃門為守宮令置冗從

右僕射官 漢官儀曰守宮令一人黃門冗從僕射一京師蝗秋七

月河東地裂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 集解惠棟曰考異 長沙蠻叛

寇益陽 縣名屬長沙郡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也 司空韓續為司

徒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朗字代平集解惠棟曰趙明誠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鴻德苑令 漢官儀曰苑令一人秩六百石 五月己

酉大會公卿已下賞賜各有差甲戌晦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柳七度京

郡已奉孝崇皇園陵 博陵郡故城在今瀘州博野縣也後徙安

管邈又孔彪碑陰故吏有博陵安平六人博陵安國三人博陵高

陽一人博陵南深澤二人安國縣故城屬中山安平南深澤高陽

之地不獨分中山也 續漢志曰博陵郡故城屬中山安平南深澤高陽

雲陽地裂甲子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為太尉冬十月校獵廣成

遂幸上林苑 集解通鑑胡注此 十二月鮮卑寇邊使匈奴中郎將

張奐率南單于擊破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集解惠棟曰鮮卑傳殺 己亥阜陵王便

薨蜀郡夷寇熹陵殺縣令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夏京

師雨水六月鮮卑寇遼東秋七月初造顯陽苑 集解惠棟曰蔡邕

西人徒凍餓不置丞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大將軍梁冀謀為亂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

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衛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

騎校尉梁驥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親數十

人皆伏誅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續司空孫朗下獄東觀記曰並坐不衛宮止

長壽亭滅死一等以爵贖之集解惠棟曰黃瓊傳曰廣續朗皆坐阿附梁冀免廢也

壬午立皇后鄧氏追廢懿陵為貴人冢詔曰梁冀姦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

心懷忌畏私行殺毒永樂太后親尊莫二和平元年有司奏太后所居皆以永樂為稱置

官屬太僕冀又過絕禁還京師謂太后常居博使朕離母子之愛

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戮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

璜具瑗左官說文曰意變也音工煥反今作唐衡尚書令尹勳等

激憤建策內外協同漏刻之間桀逆梟夷梟縣首於木也斯誠社稷之祐

臣下之力宜班慶賞日酬忠勳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勳等七人

為亭侯五縣侯謂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左官

亭張敬山陽西鄉歐陽參修武仁亭李璋官於舊故恩私多受

封博太司農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恬字伯休

後漢書七

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允字伯代集解惠棟曰案司徒初置祕

書監官漢官儀祕書監一人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掌古

也今文字考合異同章甫規與張奐書曰從兄祕書它何勳

冬十月壬申行幸長安乙酉幸未央宮甲午祠高廟十一月

庚子遂有事十一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為車騎將軍十二月己巳

至白長安賜長安民粟人十斛園陵人五斛行所過縣三斛燒當

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東觀記曰

山即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也天竺國來獻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燒當羌

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積石山在今鄯州

云導河積石是也集解先謙曰龍支南之小積石山在今甘肅河

州西北七十里山之西北百二十里為積石關章懷太子諡為禹

貢積石杜佑通典之禁沈援以釋尚書後人遂合大小積石為

一班注金城郡河關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即今西南邊外西

南五百三十餘里之大雪山為青海諸山之冠唐時白馬令李雲

名大積石元史誤為崑崙者也詳見先謙前書補注

坐直諫下獄死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五月甲戌漢中山崩集解

曰續志是時上寵太常侯章超等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七月司空盛允為司徒

太常侯章超等放字子仲長沙蠻寇郡界九月太山琅邪賊勞

丙等復叛寇掠百姓遺御史中丞趙某史闕持節督州郡討之丁

亥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冬十一月日南蠻賊率眾詣郡

降勒姐羌圍允街勒姐羌號也段熲擊破之太山賊叔孫無忌攻

殺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集解惠棟曰武陵蠻

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事在五年重出

四年春正月辛酉西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丙署署名也續漢

秩百石黃校宦者大疫二月壬辰武庫火司徒盛允免大司農種

嵩為司徒三月省冗從在僕射官永壽三年太尉黃瓊免夏四月太

後漢書七

常劉矩為太尉甲寅封河間王開子博為任城王五月辛酉有星

孛于心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己卯京師雨雹東觀記曰大加孛子

人也今博城縣也太山己酉大赦天下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黃瓊為

司空健為屬國夷寇鈔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零吾羌與先

零諸種並叛寇三輔秋七月京師零滅公卿曰下奉貢王侯半租

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九月司空黃

瓊免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冬十月天竺國來獻南陽黃武與襄城

惠得昆陽樂季詆言相署皆伏誅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

二州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十二月夫餘王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省大官右監丞永壽二年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氏

羌寇張掖酒泉壬午濟北王次薨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名大積石元史誤為崑崙者也詳見先謙前書補注

東觀記曰時以沒符楮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桂陽郡在桂水之陽今連州縣解先謙曰唐連州桂陽縣即連
州治今廣東連州 驚馬逸象突入宮殿乙丑恭陵東闕火也集解
也故攻沒梧州 錢大明曰五行志恭陵北陵也 戊辰虎賁掖門火己巳太學西門自
恭北陵者順帝母李氏陵也 壞五月康陵園寢火也 長沙零陵賊起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
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討之不克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
封事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 集解惠棟曰承 秋七月己未南宮承
善闕火 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闕 烏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
破之八月庚子詔滅虎賁羽林任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 東
記曰以京師水旱疫癘帝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其公卿曰
作寺減半奉據此謂簡選疲弱不勝軍事者留任寺也 東觀記曰時
下給冬衣之半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令 賊乘刺史車
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 又零陵蠻亦叛寇
更艾縣名屬豫章郡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 長沙己卯罷琅邪都尉官 年置 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
太守李肅坐奔北奔市 集解惠棟曰續志肅坐蠻賊攻盜郡縣
走不救城 辛丑曰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討之假公卿曰下奉又
郭奔市也 換王侯租曰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
於武陵京兆虎牙都尉宗謙坐賊下獄死 見西羌傳集解惠棟曰
續志作 馮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太尉劉矩免太常楊秉為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種嵩薨三月戊戌大赦天下衛尉潁川許
相為司徒 爾雅曰 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五月鮮卑寇遼東屬
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帝陵也 桂陽盜賊李研等寇郡界武
陵蠻復叛太守陳奉與戰大破降之隴西太守孫羌討滇那羌破
之八月車騎將軍馮緄免冬十月丙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
林苑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南海賊寇郡界十二月衛尉周景為司
空

後漢書集解 卷七

七年春正月庚寅沛王榮薨三月癸亥隕石于鄆夏四月丙寅梁
王成薨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鄆后借修驛
秋七月辛卯趙王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荆州刺史度向擊零陵
桂陽盜賊及蠻夷大破平之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
舊宅遂有事於園廟賜守令曰下各有差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
幸新野祠湖陽新野公主魯哀王壽張敬侯廟 光武姊湖陽長公
魯哀王壽張敬侯 樊重並光武時立廟 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辛丑
車駕還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箱之苦縣祠老子 史記曰老子者楚苦
耳字聃姓李氏為周守藏史有神廟故就祠之苦縣屬陳國故城
在今亳州谷陽縣也苦音戶又如字集解先謙曰在今歸德府鹿
邑縣東 勃海王桎謀反降為癭陶王 趙州癭陶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
十里 日在趙州 丙申晦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營室十三度
首縣西南 后坐醜上送暴室 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己酉南宮嘉德署黃
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集解錢大昕曰按此上承正月丙申晦日食
也依此文似龍見一事火災又一事志於黃龍下無見字 太僕左
萬歲殿下多皆字則黃龍亦是殿名與嘉德署同日火也 虎賁中郎
將鄧會下獄死 鄧后之 護羌校尉段熲擊單姐羌破之三月辛巳
大赦天下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 惠帝 丁巳壞郡國諸房祀
祠堂也 王漢傳曰時唯密縣存故 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集解吳
太傅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漢祠 襄楷上疏曰案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當
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也豈諸侯有規京師邪仁傑案楷言更有
理蓋臣者君之陰諸侯者天子之陰后妃為人主之陰夷狄為中
國之陰觀延熹以後凡有河清之異非國有大故下人謀叛則后
如與政吏秋亂華也後漢及隋唐五行志載河清事指為災異漢
隋二史又皆著其事應其說自楷發之又京房易傳河水清天下
蓋以爲不可逢之嘉瑞也孔毅後齊至以此紀元而近世中外表賀
成事以證要之河清本非祥瑞事往時編會要者分別部居乃列
之休證門中豈偶未之思歟獨襄楷推原證固善但恨其猶惑

易傳之說以春秋書麟為比云又漢以來河清而史不著事應皆可推言之也建寧四年河水清鮮卑寇荆州宋元嘉二十四年

河清但清後三年魏人至瓜步唐武德九年河清建成兄弟自川

魚肉正觀十四年以後比三年河清劉蘭齊王張亮相繼以畔

二十三年河清有國師永徽調露河清者四則應在武后開元

中河清則應在祿山乾元二年河清不三年有國師寶應元年河

清明年代宗幸陝建中四年河清源兵變五月壬申罷太山都

尉官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秦山都尉碑云宙以延熹

光武時置丙戌太尉楊秉薨未明太尉楊秉薨應劭與秉同

時其記曰丙辰緱氏地裂桂陽胡蘭朱蓋等復反攻沒郡縣轉寇

零陵零陵太守陳球拒之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蘭

蓋大破斬之蓋略三府表徐有將軍之任待遷長沙太守風俗通

曰為大夫三抗之後漢若梧太守張敘為賊所執集解惠棟曰天

芝交附刺史為抵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皆為賊所拘略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

演而銘之云云洪适曰水經注載蒙城王子喬碑亦云延熹八年

入月帝遣使致祠國相王璋乃紀銘道烈蓋咸宗方修神仙之事

故一時郡國競作銘表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辛卯惠

不見郡國以問谷承以為王朝諡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沛國戴

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

皇伏誅東觀記曰戴異鈕田得己酉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

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等郡也並屬荆州災異日

食譴告累至政亂在子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

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

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諫司隸豫州飢死者什

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陳留太守韋毅坐賊自殺夏

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許相免五月太常胡廣為

司徒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秋七月沈氏羌寇武

威張掖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陳蕃免庚午

祠黃老於濯龍宮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七百二引續漢書云祠老

帝金缸器初學記二十四御覽百九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

匈奴烏桓鮮卑九月光祿勳周景為太尉南陽太守成瑨集解惠

車騎將軍馮太原太守劉質並言請弃市時小黃門趙津犯法質

承旨奏質等集解惠棟曰質馮棍碑及天文志作瑣錢大昕曰按

陳蕃王允劉般襄楷俱傳在延熹八年時蕃為太尉上疏極諫明

瑣質被請弃市據陳蕃傳在延熹八年時蕃為太尉上疏極諫明

免紀書此事於蕃免官之後司空劉茂免大秦國王遣使奉獻國

似失其次矣秋九月司馬劉放免大秦國王遣使奉獻國

中國之始大秦在漢為羅馬在今為義大利國冬十二月洛城

傍竹柏枯傷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續光祿勳汝南宣鄭為司空

鄧字伯應封南匈奴烏桓率眾詣張奐降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

東陽亭侯

東陽亭侯

東陽亭侯

東陽亭侯

東陽亭侯

東陽亭侯

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河內牟修告之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張奐破平之當煎羌寇

武威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鷓鳥大破之音雀集解先謙曰在今涼州府武威縣南

西羌悉平夫餘王寇玄菟太守公孫域與戰破之夏四月

先零羌寇三輔五月丙申集解惠棟曰京師及上黨地裂

廬江賊起寇郡界王子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與鬼一度儒說王子濟水日而陽不

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時李膺等頗引宦者

丙寅阜陵王統薨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

降巴郡言黃龍見續漢志曰時人欲就沱浴見沱水濁因戲相恐

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郡欲以為美故上言

瑞興非時則為妖孽而人言生龍皆龍孽也集解惠棟曰通鑑云

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七歲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破之十一月西河

言白兔見集解惠棟曰案符瑞志當作白雉十二月壬申復瘦陶王惲為勃海王

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是歲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前史謂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

薛綜注東京賦云濯龍殿名芳林謂兩旁樹木蘭也考成也既成

而祭之左傳曰考仲子之宮也集解惠棟曰東京賦云濯龍芳林

九谷入溪注云洛陽園經曰濯龍池名故設華蓋曰祠浮圖老子

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如雷芳林苑名設華蓋曰祠浮圖老子

浮圖今佛也續漢志曰祀老子於濯龍宮文斯將所謂聽於神乎

左傳曰史豎曰國將興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

邪嗣虐流行四方五邪謂單超徐璜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

謂李膺陳蕃黃武黃瓊朱穆劉淑劉陶等雖願依斟流義亦不可

各上書極諫以折宦官等姦謀之鋒也

得己帝王紀曰夏帝相為羿所逐相乃都商臣依同姓諸侯將灌

出奔于義言帝寵幸宦豎令執威權賴忠臣李膺等竭力諫爭以

免篡弒之禍不然則雖願如夏相依則周王流義不可得也對灌

薛瑩書云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施宦豎

妖滿側姦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逮至靈帝遂傾

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弊也

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越謂非次也躋升也天祿不再政移五

倖刑淫三獄倖依也淫蓋也五倖即上五邪也三獄傾宮雖積皇

身靡續帝王紀曰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

百餘人據桓帝納三皇后又博採宮女五六千人並無子

也

虛受堂

六

桓帝紀第七

後漢書集解卷七校補

桓帝紀母區氏注史記曰區姓咎繇之後也區音偃案注引史記門書無此說也續志河南郡區師注引皇覽北有咎繇祠疑繇後居此以地為姓又偃本與偃通姓苑咎繇生曲阜其後為偃氏

立阜陵王代兄勃適亭侯便為阜陵王注以順帝陽嘉中封勃為

適亭侯錢大昭曰注勃為二字當乙閣本亦誤今案官本依監本轉刊二字仍誤倒知各本皆未正也

芝草生中黃臧府錢大昭曰續志少府屬官有中臧府令注云掌課案曹植令云今皇帝捐乘車之副

司徒趙戒為太尉注戒字志伯蜀郡人也案注已見順紀永和六年誤

封帝弟願為平原王集解錢大昕曰至與紀互異侯康曰孝崇區弟平原王石竊謂作碩者是願則形近之誤石則聲近之誤也

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歲官本乎作于

廉縣兩肉注廉縣屬北地郡也今平涼府固原州東北

今京師廡舍死者相枕注廡舍賤役人之舍官本注末有也字

可於官墻地葬之注墻城郭旁地音奴喚而戀二反官本戀作變

己亥詔曰集解何焯曰至疑日有誤通鑑作乙丑當以通鑑為正詔在所賑給乏絕關本作所在

光祿勳房植為司空集解惠棟曰至清風高節不是過也侯康曰

空房植於植碑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檢齋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之直也剛

平則山甫之剛也總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

絲髮特私恩不為也討無禮常懼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

世孤特不獲愷愷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

無哀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

案植兄李固及黨錮傳而在官無

可表見故范書不為別立傳也

東海胸山崩注胸山名也在今海州胸山縣南續志東海郡胸山

注引山海經都胸

在海中一曰郁洲郭璞曰在縣界世俗傳此山在蒼梧徒來上皆有南方樹木案水經淮水注游水歷胸縣與流合又逕胸山漢因之北周改置胸山縣隋唐因之明始省入海洲故城在今海州南里許

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注漢官儀至並秩六百石官本注末有也字集解錢大

昕曰右字衍案後延熹四年三月省允從右僕射官亦有右字

一人大長秋屬又有中宮黃門允從僕射一人秩皆六百石此

承上守宮令言之則少府屬也蓋原止一人桓帝偶增置一人

遂有左右之名不及五年即又併省故漢官儀不復著錄厥後

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僕射衛臻為尚書右

僕射尚書僕射分

屯騎校尉梁驥錢大昭曰驥闕本作讓梁驥傳亦

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侯康曰據風俗通恬曾為侍中尚書

司隸校尉又續志司徒注引應劭說中山祝恬周召之列當

軸處中志嘗謂之節憚首尾之譏又恬諸事梁冀見黃瓊傳

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注允字伯代集解惠棟曰司徒盛允碑

允字伯世案水經注引同洪亮

五月甲戌漢中山崩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

等案本年正月單超已書薨漢中山以五月崩

太常虞放為司空錢大昭曰案虞延傳放以尚書為司空今案錢

水災免言後則非直自尚書遷

遣御史中丞趙某注史闕名官本注末有也字

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討長沙

蠻平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事在五年重出案後五年十月緄

將軍十一月大破叛蠻於武陵與緄傳及緄碑文合此為重出

獲罪帝徵肅棄市度減死一等紀書肅坐奔北棗市亦在五年

今載入三年紀而五年紀無之是為誤出

丙署火注丙署長七人秩百石百石官本作四百石與續志合此脫四字

益州刺史山昱錢大昭曰廣韻山姓周有山師之官掌山林後以山姓當為皋陶苗裔也

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注艾縣名屬豫章郡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在今南昌府義寧州西

秋七月辛卯趙王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錢大昭曰襄楷傳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續志作六月壬子此云七月似誤案野王今懷慶河內縣治

勃海王惺謀反降為癩陶王癩陶仍作癩袁紀作定陶誤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錢大昭曰罕姐閩本作勒姐案官本亦作勒姐與熲傳合惟通鑑作罕姐仍與此同

罷太山都尉官注永壽元年置集解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永壽光武時曾置之見文苑傳侯康曰見文苑傳謂見夏恭傳也恭傳云光武初即位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

尉尉攷西京舊制諸郡皆有都尉光武建武六年始省恭之拜官在太省以前與桓紀原不相背案顧說乃惠氏所引顧上仍應補惠棟曰三字侯說永壽元年初置

丙戌太尉楊秉薨集解錢大昕曰至應劭與秉同時其記日月當可信

丙辰維氏地裂案續志乃六月丙辰也紀文脫六月二字且五月既書壬申於前不應有丙辰也

蒼梧太守張敘為賊所執集解惠棟曰至皆為賊所拘略案續志或因制史官輕然志數致臣而遺張敘實志之疏

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火注漢官曰朔平署司馬漢官本注漢官儀通鑑胡注此朔平司馬署也百官志一人朔平司馬主北宮北門案續志此條注亦引漢官云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則作漢官儀非

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注湟水名在今鄯州湟水縣說文湟水

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文選注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曰湟中唐湟水縣今西寧府碾伯縣治

歛斂稅錢集解通鑑胡注至而計歛斂錢則自此始沈銘彝曰馬時穀費乃封錢以布帛為租則錢帛蓋嘗迭用矣此所云歛斂稅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

勃海妖賊蓋登等注蓋音古盍反官本注無音字

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注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也官本注無也字

巴郡言黃龍見注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因戲相恐續志及通鑑引並同官本注作因相戲恐蓋據袁紀改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官注考仲子之官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卷七校補

四

孝靈帝紀第八 後漢書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靈皇帝諱宏 謚法曰亂而不損曰靈 伏侯古今注曰宏之字曰

注其書終於質帝不及桓帝今桓獻二紀注俱無伏 肅宗玄孫也

會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長世封解瀆亭侯 淑以河間王子封為

故言世封也解瀆亭在今定州義封縣東北也 集解錢大昕曰按

董皇后紀亦稱解瀆侯長獨河間王開傳作長古書長長多通用

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

策禁中使守光祿大夫劉儵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間奉迎 續漢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通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

乘車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

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變夷叛逆父既為

軍吏子弟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

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

帝也姓女數錢言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室也石

上嫌者言太后雖積金錢猶嫌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

之也我欲擊之者言太后欲擊求見卿懸鼓者復怒而止我也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已亥帝到夏門

亭 東觀記曰到夏門外 使竇武持節曰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

即皇帝位年十二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袁紀初立為嗣詔書云年

也棟案魚豢典略云建寧二年帝時年十三歲宦官用事排疾士

人與范書合汪文臺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謝承書云靈帝善鼓

琴吹 改元建寧曰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

今原州高平縣逢一作途集解惠棟曰漢之高閏月甲午追尊皇

平唐之高平縣當作平高先謙曰即今固原州 集解先謙曰御

祖為孝元皇夫人夏氏為孝元皇后考為孝仁皇 集解先謙曰御

續漢書云帝封河間王子 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 慎園在今瀛州

廣為濟南王奉孝仁祀 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 樂壽縣東南俗

呼為二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鄭免長樂衛尉王暢為

皇陵 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目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

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遺惠為眾所歸者

皆詣公車太中大夫劉矩為太尉六月京師雨水秋七月破羌將

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 涇陽縣名屬安定故城在原州平涼

縣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九月丁亥 集解惠棟曰考

亥當從袁紀作辛亥 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及尚書令尹勳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遷于

南宮 太后與竇武密謀欲誅曹節 司徒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司

空劉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

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練贖各有差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太僕沛國

聞人襲為太尉 姓聞人名襲字定卿風俗通曰 十二月鮮卑及滅

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三月乙巳尊慎園董貴人為孝仁皇

后 續漢志曰置永樂宮儀 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 集解惠棟曰續

十圍以上 詔公卿目下各上封事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

免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許訓為司徒 訓字季師 太僕長沙

劉翬為司空 翬字重宣集解惠棟曰風俗通司 秋七月破羌將軍

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外谷東羌悉平九月江夏蠻叛州郡

討平之丹陽山越賊 集解通鑑胡注山越本亦越人 圍太守陳負

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尉朱瑀集解錢大昕曰按瑀與武
長樂五官史朱瑀乃宦官黨人穎川太守巴肅沛相荀彗河內太守
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鉤黨下獄鉤謂相率引也事死者百餘
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劓及五屬五屬謂五親也制詔州郡大舉鉤黨
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續漢志曰建寧中
方笥為其時有識者竊言黨人悉入方笥中庚子晦日有
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獄廷尉人悉入方笥中庚子晦日有
食之集解王會汾曰晦監本說朝從宋本改按上文已序冬十二
晦而口食司天者失其御也錢大昕云五行十一月太尉劉寵免
志作戊戌此誤惠棟曰續志右扶風以問十一月太尉劉寵免
太僕郭禧為太尉字公房扶風人也禧音倍集解惠棟曰趙明誠
尚存今太尉郭禧碑缺處猶有陳留扶溝字疑禧嘗寓居是邑其
卒也返葬故鄉注遂以為扶溝人恐誤洪适云案郭禧碑既云扶
溝第門應劭漢官儀又云孝靈太尉扶溝郭禧郭曼碑鮮卑寇并
州是歲長樂太僕曹節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集解汪文臺曰御

後漢書八

三

山松書是年符乳母趙克為平氏君
三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三月丙寅晦日有食
之集解惠棟曰續志梁相以問夏四月太尉郭禧罷集解惠棟曰案後碑禧罷
年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秋七月司空劉翽罷八月大鴻臚喬
玄為司空集解惠棟曰東鼎九月執金吾董寵下獄死冬濟南賊
起攻東平陵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鬱林烏潯民相率內屬烏潯南
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噉如故集解惠棟曰異物
志烏潯者南夷別名也其種族為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伺殺主
若有過之者是與非
四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百十六引謝承書春正月甲子帝加
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百下各有差唯黨人不赦二月癸卯地震
海水溢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太尉聞人襲免集解惠棟
漢官典職儀載建寧四年七月立宋皇后儀稱太尉襲使持節奉
璽綬襲於三月罷不應七月尚與立后之事何焯云蔡氏所載是

謂書不應有誤當是本太僕李咸為太尉字元卓汝南西平人集
紀所書拜罷未審也太僕李咸為太尉集解惠棟曰蔡邕李公碑
咸孝和皇帝時為尚書僕射今徵拜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
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遷太尉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
事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為司徒集
惠棟曰中謁者夏四月太常來豔為司空豔字季德南陽新野人
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五月河東地裂集解惠棟曰續志十二
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
步廣者三十餘雨雹山水暴出集解惠棟曰續志十二
來豔免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執金吾宋鄴女前年入掖庭為
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司徒橋玄免太常宗
尉奉璽綬者乃聞人襲非李咸疑范氏誤司徒橋玄免太常宗
俱為司空俱字伯儼南陽安眾人集解惠棟曰姓苑載南陽安眾
均均族兄遠東太守京京子司隸校尉意孫司隸校尉河內太守
云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公以察孝為城門候歷郎中議郎
守少府令僕太常遂拜司空前司空許相為司徒冬鮮卑寇并

後漢書八

四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
熹平長樂太僕侯覽有罪自殺六月京師雨水癸巳皇太后寶氏
崩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
生千餘人時有人書朱雀閣云天下大亂公冬十月勃海王惲被
誣謀反丁亥惲及妻子皆自殺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
郡縣東觀記曰會稽許昭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
文志載洪傳皆作許生晉遺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贛討破
之集解惠棟曰黃天十二月司徒許相罷大鴻臚袁隗為司徒鮮
卑寇并州是歲甘陵王恢薨集解錢大昕曰清河王慶傳梁太后
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
別無名依者攷理以桓帝建和二年封至熹平元年恰二十五年
實一人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丁丑司空宗俱薨二月壬

年大赦天下百光祿勳楊賜為司空三月太尉李咸免

公遷南司徒太尉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夏五月日司隸校尉段

熲為太尉沛相師遷坐誣罔國王下獄死案陳敬王傳云國相師

遷又東觀記曰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為陳相與陳王寵交

通明魏愔為沛相此言相師遷為沛相蓋誤也集解惠棟曰陳敬王

告其王皆誅死注當云沛相魏愔在匡正而所為不端國相師遷

為不端陳相師遷坐誣罔國王下獄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

死范史浩藝文志曰沛相而脫陳相也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大常

海水溢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大常

唐珍為司空德侯生蔚國除徙居頹川生武威長惠生侍御史

鮮卑寇幽并二州癸酉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虛二度

三年春正月夫徐國遣使貢獻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大常陳耽為

太尉耽字漢公東海人也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集解錢大昕曰按中

除是暢本有子而罔亦未即除也夏六月封河間王利子康為濟

南王奉孝仁皇祀秋洛水溢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

縲贖十一月揚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黃大破許生於會稽

斬之任城王博薨十二月鮮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擊破之

鮮卑又寇并州司空唐珍罷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儲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集解惠棟

記曰學堂洛陽南陽關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木碑

凡四十八枚西向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

有諫議大夫馬融碑議郎蔡邕名水經注光緒六年刻石鑄碑載

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間若疎云蔡洪氏

陵鮮卑寇幽州六月弘農三輔螟遺守宮令之鹽監竊渠為民興

利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鹽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

說文監字訓為鹽池然則注家案地志求監所在則令郡國遇災

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什四曰上勿收責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繫

囚罪未決入縲贖拜沖帝母虞美人為憲園貴人順帝虞美人也

北質帝母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如渤海孝王鴻之夫人也改平準為中準

人秩六百石也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曰閹人為丞

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益州郡夷叛太守李暉討平之復崇

高山名為嵩高山前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為崇高東觀記曰使

集解惠棟曰堂谿典嵩高山關銘曰中郎將堂谿典伯并

嘉平四年來請雨嵩高廟趙明誠曰漢史云五年誤也

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囚徒五月太尉陳耽罷司

空許訓為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奔市訟謂申理之

帝怒鸞車送槐里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

六月壬戌太常南陽劉逸逸字大迴為司空秋七月太尉許訓罷

光祿勳劉寬為太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司徒袁

隗罷十一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十二月甘陵王定薨試

太學生年六十曰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

學吏漢官儀曰太子舍人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郎中並秩二百石無員是歲鮮卑寇幽州沛國言黃龍見

誰其國後當有王者與不及五十年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徵也

六年春正月辛巳大赦天下二月南宮平城門及五庫東垣屋自

壞平城門洛陽城南門也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

日小人在位厥妖城門自壞集解惠棟曰案謝承書及續漢志皆云光和元年事疑紀誤也夏四月大旱七州

蝗鮮卑寇三邊謂東西與北邊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

舍人秋七月司空劉逸免衛尉陳球為司空其時為廷尉非衛尉

惠棟曰球後碑乃遷衛尉遂作司空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

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

高柳並伐鮮卑晏等大敗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

太尉劉寬免帝臨辟雍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未

決入縲贖十一月司空陳球免集解惠棟曰本十二月甲寅太常

河南孟馮為太尉集解惠棟曰本十二月甲寅太常

敬達治尚書經歷六年相郡威教著神即其人也徵與郡同碑立於

永康元年至熹平六年相郡威教著神即其人也徵與郡同碑立於

敬二文相似碑已亡失莫能決其然否何焯曰蜀志孟光傳注引

南假師人桓帝永嘉初為濟陰太守惠棟曰案郡當作郡字敬達河

守見隸釋獨志誤以郡為也庚辰司徒楊賜免太常陳耽為

司空鮮卑寇遼西永安太僕王昱下獄死永安宮之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潯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

縣太尉孟馮罷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為

司徒榜字公喜集解惠棟曰滂為梁相良之孫長字厚卿扶樂人

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己未地震始置鴻都門學

致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諸生皆教郡三公舉召能為

生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集解惠棟曰

寬二百一引華嶠書置學下有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十字文

選任助讓吏部封侯表注引華書其諸生皆教州郡三公舉用羣

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

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賜與書侍中乃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

光以太常常山張顛為太尉顛字智明魏郡人夏四月丙辰地震侍

中寺雌雞化為雄司空陳耽免太常來豔為司空五月壬午有白

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東觀記曰白衣人言梁伯夏教我

月丁丑有黑氣墜所御溫德殿庭中東觀記曰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

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洛陽宮殿

口玉堂前後殿據揚賜傳云增嘉德殿前集解注文蓋曰初學八

記二引薛瑩書云虹晝見御所居崇德殿後殿前庭中色青赤

月有星孛于天市九月太尉張顛罷太常陳球為太尉司空來豔

氏廢后父執金吾鄧下獄死丙子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

光祿大夫橋玄為太尉是歲鮮卑寇酒泉京師馬生人京房易傳

志司徒長史馮巡馬所生也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

林入錢各有差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

立庫以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集解惠棟曰

於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者有保

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焉唐珍張頌之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三月司徒袁滂免集解

日袁宏紀云大鴻臚劉郃為司徒郃字季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為濟陰太守見帝堯碑續漢志曰御史劉鯨建議立靈帝以儲

致位司乙丑太尉橋玄罷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京兆地震司空

袁逢罷太常張濟為司空濟字元江細陽人集解惠棟曰夏四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熲並下獄死丁酉大赦

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已下皆除之時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

大尉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將張修有罪下獄死時張修擅斬單于

尉劉納謀誅宦者事泄皆下獄死巴郡板楯蠻叛遣御史中丞蕭

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剋十二月光祿勳楊賜為司徒鮮卑寇幽

言於帝曰黨錮久積若與黃巾唯張角不赦詔公卿出馬弩舉列

合謀悔之無救帝懼皆赦之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

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庚子南陽黃巾

張曼成攻殺郡守褚貢夏四月太尉楊賜免太僕弘農鄧盛為太

尉盛字伯能司空張濟罷大司農張溫為司空朱儁為黃巾波才所敗

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波姓也其侍中向相張鈞坐言宦者下

先事王莽為波水將軍子孫以為氏侍中向相張鈞坐言宦者下

獄死時鈞上書曰今斬常侍懸其首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汝

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邵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許州

城縣東三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五月皇甫嵩

十五里朱儁復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破之長社今許州縣也故城在長

州長葛六月南陽太守秦頡集解惠棟曰水經注頡郡人也以江

穎字初起擊張曼成斬之交阡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白

稱柱天將軍遣交阡刺史賈琮討平之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黃

巾於西華西華縣屬汝南郡在今陳州項城縣西詔嵩討東郡朱

儁討南陽盧植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植抵罪植連破張

之小黃門左豐言於帝曰盧中郎國恩重以待天誅帝怒遂遣

檻車徵植植死一等集解先謙曰廣宗在今廣平府威縣東

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剋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其身續漢志曰上

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以為不祥墮地弃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

別二頭之象集解惠棟曰續志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

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注所引續志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

漢志乃光和二年事為失考也張修病愈者屢以米五斗號為五斗

縣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屢以米五斗號為五斗

傳祖父陵父衡皆為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河南尹徐灌下

獄死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倉亭獲其帥其帥下已也乙巳詔

皇甫嵩北討張角九月安平王續有罪誅國除冬十月皇甫嵩與

黃巾賊戰于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迺戮其屍發棺斷頭曰皇

甫嵩為左車騎將軍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黃巾于下曲陽集解先

見紀斬張角弟寶滄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曰金城人

邊章韓遂為軍帥攻殺護羌校尉倫徵金城太守陳懿倫姓也周

州癸巳朱儁拔宛城斬黃巾別帥孫夏詔滅太官珍羞御食一肉

廩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是

歲下邳王意薨無子國除集解錢大昕曰下邳王衍傳中平元年

一年國除是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風俗通曰亦作人狀

意亦有子龍蛇鳥獸其狀毛羽頭目

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二年春正月大疫琅邪王據薨二月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迺滅

及北關度道西燒嘉德和驪殿洛陽城己亥廣陽門外屋自壞西面南

頭門也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癸亥子以四分

術推得是年二月庚子朔不得有己亥日紀誤

錢以修黑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所在寇鈔司徒袁隗免三

月廷尉崔烈為司徒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

討之不剋夏四月庚戌大風雨雹五月太尉鄧盛罷太僕河南張

延為太尉延字公威故之子集解惠棟曰延河內人誤作河南秋七月三輔螟左車騎將軍

皇甫嵩免八月己酉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九月特遣

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集解錢大昕曰以四分術

寅乃九月二十四日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相字公獨平與入許

也月日必有一誤

延熹六年衛尉潁川許相為司徒汝南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相

悅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相門承風而舉官以相成惟

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數遣詣劭劭終不候之相平與人

與相同里必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十一月

張溫破北宮伯玉於美陽集解先謙曰在今因遣盜寇將軍周慎

追擊之圍榆中縣名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也又遣中郎將

董卓討先零羌慎卓並不克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造萬金堂於

西園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二引續漢書云造萬金堂以為私苑引取司農金錢緡帛積之於中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庚戌大赦天下太尉張延罷車騎將軍張溫為太尉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復修

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其音中黃鍾也子為黃鍾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

錢天祿蝦蟆也時使按廷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龍玄武閣外鐘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事具宦者傳案

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亦有兩石獸鑄其體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集解惠棟曰前書西威傳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尾一角者或為天祿兩角者或為辟邪獸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面有

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為妖祿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還知其為妖祿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又作翻車湯鳥施於橋西灑南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車騎將軍趙忠罷秋八月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鬪相殺懷陵冲帝陵也續漢志曰天祿若曰冬十月武

陵蠻叛寇郡界郡兵討破之前太尉張延為宦人所請下獄死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袁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榮陽賊殺中牟令中牟今鄭州縣劉艾紀曰令落皓及主簿潘業臨陣不顧皆被害集解先謙曰

中牟在今開封府中牟縣東南宮內殿梁恩自壞前書音義曰梁恩連梁曲關也

思音行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榮陽賊破之拜苗為車騎將軍夏四月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鄢兵大敗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

變戰沒扶風人馬騰漢陽人王國並叛寇三輔太尉張溫免司徒崔烈為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為司空宮字

元雄集解惠棟曰宮先為蒼梧太守見吳志士燮傳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劉艾紀曰劉蒼蒼生也集解惠棟曰此中平元年六月王中事注誤引也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

集解劉劭曰按他處叛賊未嘗言舉兵者當由其人舉故衍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

楊終集解惠棟曰水護烏桓校尉公棊稠等集解錢大昕曰舉兵自稱天子寇幽冀二州集解劉劭曰按張舉自稱天子誤出一兵字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縲贖冬十月零陵人觀鶴觀姓鶴名集解惠棟曰吳志長沙賊區星

自稱將軍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十一月太尉崔烈罷大司農曹嵩為太尉集解惠棟曰華嵩書嵩時略中

太尉十二月休屠各胡叛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集解何焯曰光祿元年已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紀丁酉大赦天下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郭太等集解惠棟曰太本一作起於西河

白波谷集解惠棟曰薛瑄漢書亦言郭太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以為在河南河清縣者非先謙曰孝獻紀首李止引薛書作白波谷稱白波賊寇太原河東三月休屠各

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夏四月汝南葛陂黃巾攻沒郡縣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集解先謙

項城縣南明統志云在汝太尉曹嵩罷五月永樂少府樊陵為太尉陵字德雲六月丙寅大風太尉樊陵罷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

史郁儉自稱天子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日中得數千人遣王德趙播等進攻離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

師人郁正又寇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健

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郡國七大水集解惠棟曰案

下邳東海琅邪七縣也秋七月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集解惠棟曰小黃門是碩為上軍校尉

助軍右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方為尉皆統司徒許相罷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

字子高衛尉董重為驃騎將軍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常之為靈也優哉集解惠棟曰左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與至於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后制如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顧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於時爵服橫流官以貽成自公侯卿士降於卑球遠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推作忠賢俊傑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於下位遂至多邪益起法防墮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吞城邑大者連州郡劫戶擄動人人思亂劫掠無辜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即世則禍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及華夏使京室為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贊曰靈帝負乘委體官孽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帝微亡備兆小雅盡缺詩小雅曰小雅廢則四夷糜鹿霜露遂棲宮衛史記曰伍王吳王不聽子胥曰臣今見糜鹿遊于姑蘇之臺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言帝為政貪亂任奇不得其人尋以獻帝遷播洛陽王城故糜鹿棲宮衛也衛協韻音于別反

虛受堂

七

紀卷第八終

後漢書八

後漢書集解卷八校補

靈帝紀桓帝崩無子侯康曰御覽卷六引豫章列士傳周騰字叔王者象星今宮中宿策馬星不出帝欲南郊平明出叔遂仰首曰止據此則桓帝嘗有子但早殤耳其生何名卒何年則不可知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官鄭免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昭曰史辰後碑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據此則月為戊寅朔不得有戊寅朔其不當有戊寅日甚明但查袁紀亦書夏四月戊辰以王暢為司空則誤不自范書始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一歲日再食前書五年行志所紀春秋惟三年續志所紀亦惟建寧元年光初元年五年漢推高三年文言之繫繫時人攻麻亦謂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食則至後月之食則仍以前日行差次之適然近世推步益精乃知每十八年食持月食時全球共見日食惟一處能見之耳然自春秋訖兩漢中國一歲日再食者亦必不無如兩志所紀

太僕沛國聞人襲為太尉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謝承書聞人襲為郡督郵行則負擔臥則無被連腐皮以自覆不受人一檢之費

執金吾董寵下獄死董同董寵孝仁后兄坐矯後屬請獲罪事見后紀

攻東平陵注東平陵縣名屬濟南國故城在今濟州東今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

太尉聞人襲免集解惠棟曰至當是本紀所書拜罷未審也案袁靈四年三月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災異免免太尉者不作聞人襲其他拜罷亦多與范書異則何說信也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案續志但云郡國三水

遣守宮令之鹽監窈渠為民興利注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鹽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監也錢大昭曰注監字當在上無鹽下闕本不

誤案官本注末集解劉攽曰注鹽城當作鹽池耳及無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監字訓為鹽池然則注家案地志求監所在則無之二漢志不謂池為監也而據今所見則有池云今案官

本依監

本轉刊監本注未亦無監也字故劉氏刊誤直欲於無監下備
監字是木注未原亦無監也字故劉氏刊誤直欲於無監下備
在無監下惟據上說則紀監監二字此監字亦仍不可移去無
有監城監也句正釋紀監監二字此監字亦仍不可移去無
下亦仍係另脫一監字闕本或出臆改未必不可信也
河中有池注仍稱蒲州當是章懷作注時尚未改志也
邑有鹽池是也惟說文訓鹽池者乃監字非監字劉忽邱書
殊難索解豈劉疑監字少府屬官其刊誤中亦有脫字耶
利東守於空守宮令係少府屬官而遺使穿渠者史記河渠
作東守於空守宮令係少府屬官而遺使穿渠者史記河渠
後漢仍入少府故穿渠仍蓋此項渠不能種久之河東渠田廢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至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
未決入練贖錢大昭曰癸丑續志作癸酉依本紀十月為癸丑
是月可以酉官本仍作癸丑與紀無異京師地震則續志各本
本雖作辛丑惟袁紀於癸丑朔日食下接書地震不另出日似兩
事同日辛丑或即癸丑之誤至辛亥誤否則其事無可考矣

太常河南孟儀為太尉注儀字叔達音乙六反集解錢大昕曰至
蜀志誤以郁為儀也儀康日後漢書考異及補表皆以孟儀孟
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若濟陰太守碑字敬達是字不
同也章懷注儀字叔達音乙六反集解錢大昕曰至蜀志誤以
雖可相通而實分二字故說文兩收之是名不同也對志之誤
無疑今案袁紀孟儀之儀即皆作郁則援說文為之辨終是
志注所稱中常侍孟儀之弟也明年儀傳所引本即此紀之孟儀
太尉顯亦即中常侍孟儀之弟也明年儀傳所引本即此紀之孟儀
已入抑無為太尉之事固與范
書陳志皆不相涉自別為一人

始置鴻都門學生注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
至千人為集解汪文臺曰至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魏書曰後
傳開鴻都時諸方獻策無出蔡邕者張懷瓘書斷師宜官南陽
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
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言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旦楊
魯並光和中畫手待召尚方畫于洪都學原注二人並見謝承
後漢書今案汪氏所引
二事已詳見蔡邕傳

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臣下皆除之注時上祿長和海上言
集解先謙曰上祿長和海官本作和浮非作和浮是惠棟曰和浮黨錮傳
紀亦作浮也姓譜和後
義和之後一云卞和後

東平王瑞薨集解官本瑞作端錢大昭曰瑞當作端本不誤是
傳原作瑞則
作瑞明誤

立貴人何氏為皇后注車騎將軍何真女也洪亮吉曰真當作真
一歲後始册此職此注即云車騎將軍何真女也洪亮吉曰真當作真
進已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守注真惟真為貴人時父真
未贈一官疑贈官在前出為潁川太守注真惟真為貴人時父真
章懷注或又別有所本也后出居家后紀進傳之遂先後無別
並同袁紀但云以真家子選入掖庭不曰居家也

冬東海東萊瑯邪井中冰厚尺餘錢大昭曰本傳作積案安平乃樂成改封傳
安平王續有罪誅諸樂成靖王傳也惟此本傳作積官本仍作積
與紀同觀通鑑引傳文
亦作積則作積者誤

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注相字公弼平與人許訓之子集解惠棟
曰至必許相之誤也案惠棟意汝南先賢傳之許訓實即許相之
人訓其從祖敬之子相固其兄弟行也訓以建寧二年為司徒
閏十六年而相為司空又二年亦為司徒均具實紀所謂沈沒
榮利致位不念爾祖而交結邪黨又呂強傳言相由侍中為列侯繼
為藩輔不念爾祖而交結邪黨又呂強傳言相由侍中為列侯繼
事官官故自致台司封侯合則先賢傳所稱許訓宗人其即為
相無疑矣昔許相願川郡人與相父訓不同縣斷非同宗其為司
司徒尚與相相尤時不相接何謂不過其門乎
司徒尚與相相尤時不相接何謂不過其門乎

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陽太守發兵與荆州刺史王儉
討平之附
見續傳

初置西園八校尉注樂資山陽公載記曰至凡八校尉皆統於蹇
碩案袁紹傳注亦引此節載記惟清于瓊作清于夔小異又何
校尉進傳則無西園八校尉不著左右校尉何人如趙融為助軍左
至袁紹為中軍校尉進傳亦與載記無異而紹傳並作佐軍校尉
軍校尉袁紀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紹傳並作佐軍校尉
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助軍以紹傳並作佐軍校尉

後漢書集解 卷八

軍校尉議郎曹棟為典軍校尉四校尉職名進傳及載記固皆相合而助軍校尉亦不著何人且並無八校尉之名稱故通鑑專取樂資說以載

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注石門山名在今營州西本傳

作戰於石門石門傳注在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温水又東南

今營州柳城西南視紀為詳在鮑邱水篇温泉水下注明載瓚

逕石門峽戰事故惠氏取之然顧炎武曰知錄謂水經所指乃

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為是

通典柳城有石門山據顧說則應注蓋不足取

收偽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

河南尹詔出偽為故稱偽許相曾石為少府無考袁紀作故司

空許相亦誤相於中平四年已由司空為司徒五年始罷也

遂趨宮衛注衛協韻音于別反協韻二字下

卷八校補

四

孝獻帝紀卷第九

後漢書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蓋法曰聰明睿智曰協協之字曰台

帝王紀曰協字伯和集解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已故名曰協

惠棟曰前志靈帝少子 母王美人為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

月少帝即位封帝為渤海王徙封陳留王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

九歲遷皇太后於永安宮董卓遷也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迴

大赦天下改昭宣為永漢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初令侍中給

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續漢志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

侍中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囊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

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朝延榮之至東漢時少府亦

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又曰

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應

劾曰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與服志曰禁門曰

黃閣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閣之內故

曰黃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六人也蘇帝起居注曰自詠黃門

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適奏侍中黃門不得

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集解劉劭曰注乘輿中官俱止禁中

中案文當云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少一參字誤一與字 賜公

卿曰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為郎曰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

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官為令自是諸

內署令悉悉以中人為之故今並令士人代領之 乙酉曰太尉

劉虞為大司馬董卓自為太尉加鈇鉞虎賁禮記曰諸侯賜鈇鉞

也加鈇鉞者得專殺也 丙戌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甲午豫州牧

黃琬為司徒遣使弔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

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薛瑩書曰黃巾郭泰等起於

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為相國集解何焯曰十二月戊

戌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省扶

風都尉置漢安都護扶風都尉比二千石武帝元鼎四年置中興

統西方集解官本考諺監 詔除光熹昭靈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本西字說四從宋本改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

董卓殺弘農王白波賊寇東郡二月乙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

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秘秘音必東觀記曰周

也續漢書魏志 曰光祿勳趙謙為太尉謝承書曰謙字彥信太尉

太僕王允為司徒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

自留屯畢圭苑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集解惠棟

廟說報辭云乃以二月丁亥來祀維越三月丁巳至於長安案下

文云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己酉在丁巳前袁宏紀又作己未

知孰幸未央宮未央宮蕭何所造也張璠記曰將入宮日大雨

舍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集解惠棟曰戊午董卓殺太

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隗紹之叔父基袁術之母兄卓以山東

秋曰尺口以上男妾 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

拂為司空大鴻臚韓融少府陰修執金吾胡母班風俗通云胡母

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 將作大匠吳修越騎

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也

校尉王瓌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內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英

記曰匡字公節太山人也輕財好 唯韓融獲免董卓壞五銖錢更

施以任俠聞為袁紹河內太守 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合於尾

鑄小錢光武中與除王莽 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

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和帝號穆宗安

號敬宗桓帝號威宗和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孫堅殺

尊祖母朱貴人曰恭愍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

荊州刺史王胤王氏諸曰胤字通曜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胤

無所知胤窮迫 又殺南陽太守張咨集解惠棟曰我何罪堅曰坐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為太師袁術遣將

孫堅與董卓將胡軫戰於陽人陽人聚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汝

於陽人聚即此地也集解惠棟曰英雄記軫字文才先諱曰陽軫

人聚在今汝州梁縣西四十里亦名陽人城梁縣在今汝州東

軍大敗董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六月丙戌

地震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滄于嘉為司空太尉趙

謙罷太常馬日磾為太尉九月蚩尤旗見于角亢天官書曰蚩尤

曲象旗熒惑之精也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 冬十月壬戌董卓殺

衛尉張溫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黃巾

轉寇渤海公孫瓚與戰於東光復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集解先

東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

歿袁紹及公孫瓚戰于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瓚軍大

敗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遣使

者張种撫慰山東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

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集解惠棟曰

年正月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 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

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

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

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集解惠棟曰魯 大鴻臚周奐三輔決

與字文明 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並戰歿順音 吏民死者

萬餘人李傕等並自為將軍己未大赦天下李傕殺司隸校尉黃

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集解惠棟曰張璠漢紀 丙子前將

軍趙謙為司徒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八月

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卓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司

徒趙謙罷九月李傕自為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

濟鎮東將軍濟出屯弘農甲申司空滄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

彪為司空並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袁宏記曰時未晡入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

帝令候馬未晡一刻而食賈誼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請付理官帝曰天道遠事驗難明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集賢

惠棟曰續志在營室四丁卯大赦天下集賢錄曰袁度是時李惟郭沔專政

殺揚州刺史陳温據淮南集賢錄大昕曰裴松之注魏志引英雄記證温自病死非術所殺攷異亦取之

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也夏五月癸酉無雲而

雷六月扶風大風雨霍華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僕朱雋為太尉

錄尚書事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集

解願炎武曰識文言代漢者當塗高當塗而高者闕也故雨水遣關宜自稱天子孫植曰闕姓出下邳漢有荆州刺史闕羽

侍御史裴茂集賢錄曰茂字巨光河東聞喜人裴潛之父也案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從聞喜曾孫雋并州刺史度遠將軍生子茂也孫植曰裴伯益之後封於菑鄉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

從衣至熒煌太守裴遵訊詔獄原輕繫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前

始自雲中徙居河東音義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集賢錄曰獻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星起織女東南行天市中蛇行有尾長七八尺色赤

照地又流星如斛長六七寸小者六七枚隨之光照地九月甲午

又流星西北行有聲如雷望之如火下照地是日天狗九月甲午

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

孔子歎學之不講講習也論語之文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

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范滂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棠伍戶之虛其為結童之時一疑一醒時人盡以為狂

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

怒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劉艾獻帝紀曰時長安中為之

用補郡舍是布衣被服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

臨觀其儀賜博士曰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袁

紀曰孛于天市將從天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

殺大司馬劉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温免乙巳衛尉張喜為

司空獻帝春秋是歲琅邪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甲子帝加元服集賢錄曰時司徒潘于嘉為賓加賜

元襪驅馬見禮儀志注也二月壬午追尊諡皇妣王氏為靈懷

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藉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

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

戰歿前書音義曰長平陂名也上有觀在池陽宮南去長安五十

里今涇水南原陸城是也袁宏紀曰是時馬騰以李惟等專

亂以益州刺史劉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共誅惟馬騰子範將兵

就騰故涼州刺史种劭太常拂之子也拂為惟所害劭欲報仇遂

為此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為雍州丁丑地

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大蝗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雋免戊午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三輔

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洗

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

帝使侍御史侯汶集賢錄大昕曰自是歲以下百一十五字又見

都人見宗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

御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袁宏紀曰時救侍中

御前作糜得滿三五升於是詔尚書曰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

米豆五升得糜三五升而人委頓何也奏收侯汶考實

尚書令曰下皆詣省閣謝集賢錄劉放曰案閣當作

詔曰未忍致汝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八月馮翊羌

叛寇屬縣郭汜樊稠擊破之九月桑復生樁人得曰食司徒潘于

嘉罷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曰衛尉趙温為司徒錄尚書事十二

月分安定扶風為新平郡是歲揚州刺史劉繇與袁術將孫策戰

于曲阿策字伯符孫堅子曲阿今潤州縣繇軍敗績孫策遂據江

東吳志曰孫策既破繇遂度兵太傅馬日磾薨于壽春壽春縣名

今壽春縣也集賢錄先謙

日今鳳陽府壽州治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袁紀作癸二月

乙亥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脅帝幸其營焚

宮室夏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

前山陽公載記曰時弓弩並發矢下如雨及御所止高樓殿是日

李傕移帝幸北塢載記曰時帝在南塢惟在北塢時流矢中惟左

耳乃迎帝幸北塢帝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為大司馬六月庚午

張濟自陝來和惟汜秋七月甲子車駕東歸郭汜自為車騎將軍

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董承為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

張濟為驃騎將軍還屯陝八月甲辰幸新豐冬十月戊戌郭汜使

其將伍習夜燒所幸舍逼脅乘輿楊奉與郭汜戰破之王

寅幸華陰集解先謙曰後漢屬去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

蘇帝春秋曰赤氣貫六張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

七尺東至寅西至戌地後漢書九

惟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十一月丙寅

於宏農卓傳大戰王師敗績集解蘇與曰此沿春秋書法時天子殺

光祿勳鄧泉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鄧衛尉士孫瑞集解惠棟

錄注瑞字君榮扶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播帝春秋步兵校尉魏

風人又見王允傳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風俗通曰

帝時史官沮誦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曹陽謂名在今陝州西南

之後音側余反河集解惠棟曰晉灼漢書注曹陽亭也在宏農

東十二里杜佑云陝西四十五里有曹陽王幼學云露次言

露室也周禮掌次注次謂帷也先謙曰曹陽董承引白波帥胡

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十

二月庚辰車駕迺進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殺略宮人少府

田芬集解惠棟曰五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幸陝集解先謙曰

夜度河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十七引華嶠書云董承夜潛過

中宮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乙亥幸安邑集解

人旬旬岸側或自投死亡文選西征賦注引同韓融奉詔張濟悉

遣宮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皆詣安邑時

音直是歲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於鮑屯鮑屯水名出北塞

東俗謂之大榆河又東南經漁陽瓚軍大敗瓚軍大敗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二

月韓暹攻衛將軍董承夏六月乙未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

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集解惠棟曰獻帝丁丑郊祀上帝大赦

天下己卯謁太廟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集解惠棟曰獻帝春

宮室名曰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韓暹為大將軍楊奉為

車騎將軍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

而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呂下自出採稻稻音呂坤蒼曰稽

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

尉錄尚書事曹操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風俗通曰金天氏裔

山陽公載記曰臺字作壺集解劉放曰注山陽公載記曰案文多

一曰字惠棟曰董卓傳注引袁宏紀亦作壺崇案孫植廣韻臺姓

下云漢有侍中臺崇徒哀切又十六國春秋臺非封衛將軍董承為

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為字

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董承下不當有為字十三人者董承伏完

丁中神鍾繇郭博董芳劉艾韓斌楊眾羅邵伏德趙毅也觀袁

但伏完疑者竊意完但增加食戶其子德別受列侯之封耳惠棟

文之可疑者竊意完但增加食戶其子德別受列侯之封耳惠棟

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皆為字安加之明證贈沮儁為宏農

太守庚申遷都許昌集解惠棟曰王應麟云漢潁川許縣本許國魏

下歸元曰魏承漢歷改名許昌已幸曹操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

張喜罷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

呂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

漢水溢是歲飢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熲討李傕夷三族居注曰

傳惟首到許有詔高懸之也集解熲曰魏略茂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傕有功封列侯也世系茂封陽 呂布叛冬十一月盜殺大司馬張楊十二月癸酉曹操擊呂布於徐州斬之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公孫瓚頻失利迺臨易

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夏六月袁術死是歲初置尚書左右僕射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以執金吾榮節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伯之後漢有京兆尹營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集解錢

董卓傳作受密詔誅曹操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承等與劉備

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集解王會汾曰監本

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曹操與袁紹戰於官度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泚水是為

孫策死為詩弟權襲其餘業仲謀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集解錢大昕曰五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薨集解蘇輿曰紹操書于真國獻馴象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斯禮久廢總章始復備八

佾舞袁宏紀云迎氣北郊始用八佾佾列也初置司

直官督中都官司直秩比二千石武帝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有

星孛于東井十二月賜三公己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賜已

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魏書曰操攻譚不剋迺

四月黑山賊張燕率眾降魏志曰燕本姓褚常山真定人也黃巾

十一月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獲之論

陰平原八國皆除集解錢大昕曰通鑑作齊北海國本亦是齊字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蹋頓匈奴王號

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免集解惠棟曰考異云獻帝起居注十

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為丞相秋七月

曹操南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勳郗慮為御史大夫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也少受學於鄭玄壬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劉表卒少子琮立琮目荆州降操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尾十二度曹操目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曹瞞傳曰時婁子伯說操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平一破之超是歲趙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沛水潁水溢嶼八月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集解惠棟注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為趙所圍堅守應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殺九月

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山陽公載記曰時許靖在巴郡問立諸王曰將欲孰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集解錢大昕曰東海王祇以建安五年薨子羨嗣魏受禪始除不應別封皇子當是北海之謬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五諸侯星名也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州以其郡并為雍州省兗州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荆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集解胡三省曰制州之河東內焉胡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宏農河南入豫州交州併入荆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夏五

月丙申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案禮含文嘉曰九錫謂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百人八曰大雨水九曰解纆棘曰續志六月徒趙

王珪為博陵王是歲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是年秋三星逆行入太微守帝座

日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朱建于枹罕獲之枹罕縣屬金城郡今河州縣也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譙人也集解幾大昕曰天文志作宋建漢卓傳作宗建三十一月丁卯曹操殺國志亦作宋建先謙曰今蘭州府河州治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山陽公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孝悌力田二級賜諸王侯公卿曰下毅各有差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號魏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國除集解錢大昕曰魏志華歆傳魏國初建為御史大夫是故為魏國之御史大夫非漢廷之御史大夫也劉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都慮免不得補政建安十九年廢皇后伏氏慮尚在職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則宗正劉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禪位則太常張

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則都慮以後漢廷無真授御史大夫其說信矣魏志太祖紀書華歆為御史大夫且不書都慮慮為漢臣歆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當書於漢紀且使歆而得書則冬有星孛鍾繇為相國何以轉不書乎蔚宗未達官制因有此誤

于東北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三輔決錄曰時有京兆金祿字德偉自以代為漢臣酒三族集解陳景雲曰決錄下當有注字趙岐卒於建安六年不及見此事續漢書注在傳云平旦眾星皆沒而三月有星孛于東方預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

秋七月庚子劉備自稱漢中王八月漢水溢冬十一月孫權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魏志曰操字孟德子丕襲位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集解官本

本延字詭建按建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通鑑

帝春秋曰帝時召群臣賜土告廟高廟詔太常張音持節奉策聖
 後禪位於魏王通為壇於繁陽故城魏王登壇受皇帝璽綬集解
 惠棟曰魏受禪碑作十月辛未受禪於漢歐陽修云據裴松之注
 魏志漢寶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怡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
 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
 乙未可治壇壇又據尚書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
 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乙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
 以此據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紀乙卯遜位者書其
 初命而略其往返 奉帝為山陽公 山陽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
 辭讓遂失實耳 懷州修武縣西北集解先謙曰
 在今懷慶府修武 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
 拜曰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
 濁鹿一名濁城亦名清陽 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為列侯明年劉備
 城在今懷州修武東北 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魏青龍二年三
 月庚寅山陽公薨 集解先謙曰獻帝棄位安受魏封於卒書薨而
 被以魏年號皆以示貶或疑當準春秋公薨于
 乾侯例仍書帝崩然昭公 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諡孝
 孫齊魯固未嘗別立君也 獻皇帝八月壬申曰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 續漢書曰天子葬太
 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拂司空擇土造窆太史卜
 日將作黃賜題漆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
 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長三刃十有二旒曳
 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極謂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太常
 跪哭曰十五舉音止哭畫漏上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
 日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紉綿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皆
 卿已下子弟凡二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挽校尉三人皆
 赤幘不冠持幢幡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歛耀歌者六十人為六列
 司馬入人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
 入房執事下明器大祝進醴獻司空將校復土耀音徒了反帝王
 紀曰禪陵在濁鹿城北十里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陵
 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劉澄之地記云以漢禪魏故以名焉集解劉
 攽曰注太常跪哭曰十五舉音 置園邑令丞太子早卒孫康立五
 止案漢志曰字作曰在哭字上 十一年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
 永嘉中為胡賊所殺國除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有力者負之而趨而味者不
 知集解官本考證曰今應作令惠棟曰司馬彪云舟水物山陸居
 者藏之壑非人意所求謂 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厥德
 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 和帝以後政教衰微言天厭漢德久矣
 孔子曰於子何憂集解曰注于子何誅案今論語下子當作與汪文臺
 曰案御覽九十二袁山松書云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
 亂萍流蓬轉嶮岨備經自古帝王未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
 神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滔天遂力
 制羣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
 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濟其盜賊之身
 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在
 焉信矣

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 辰時也播遷也言獻帝生不逢時身既
 震蕩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春秋孔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漢王
 播越人為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以虞賓
 謂舜以堯子丹朱為賓虞書曰虞賓在位是也以喻山陽公為魏
 之賓也集解官本考證曰 監本虞說作商今改正

虛受堂

後漢書九

後漢書集解卷九校補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

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

皆已改書此則周說所本

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

癸丑九月甲戌董卓殺之

使人收後紀卓傳皆明太

之蓋修史者例據舊史成

此經史之別也司馬通鑑

曰補官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注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

熹平原謀建元據靈紀查改錢大昭曰建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又作己巳未知孰

是午燕隔故通鑑仍從范書

居京兆府舍又董卓傳云

西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

字案由三月乙巳至戊午

據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

西遷而隗基不獲注男女

大鴻臚韓融至安集關東

志紹傳卓遣執金吾胡

河內太守王匡殺之卓聞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

殺案通鑑堅被黃祖部曲

死案通鑑堅被黃祖部曲

今從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集解

案呂布傳言允既不赦

再赦之語果出自允則

卓事無涉允於理亦不

月一赦無涉允於理亦

必不矯而通通通通通

於允傳是為通通通通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

也至益重朕之不德也

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

河正劉又曰前太白是

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

消彘邪見東觀記及袁

六月扶風大風雨雹

甲子帝加元服

案八座書以爲正月之

不懼傷蓋帝本當于四

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

兵就騰作執誤

經日而死者無數降者

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

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

本郡以志所據尚係永和版籍西遷以後天子寄生郡

是夜有赤氣貫紫宮注東至寅西至戌地官本地

露次田中集解王幼學云露次言露室也案此解當在上文露次

不得言室室

東海王祗薨案祗與南陽王馮皆

袁紹薨錢大昭曰袁術借稱故書集解蘇輿曰紹操書薨正著其

不臣之罪與孫策異喪於朝以希飾終之榮故史亦以薨言之

猶得書薨仍為漢幸之也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引英雄記建安中

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曹操于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

稱萬歲于馬上舞也今案袁紹傳袁譚南皮戰敗被斬高

幹寶亡奔荆州為上洛都尉斬續志南皮戰敗於并州則均

就所領州言之非事實故袁紀仍書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

斬之而於高幹則但書曹操征高幹斬之不著其地也

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洪亮吉曰典略載此事注袁

宏漢紀曰雍州作涼州也通鑑胡注風俗通邯鄲以國為姓余

午雍州治武威侯康曰通鑑平元年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

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郡邯鄲商為雍

州刺史典治之則作涼州者非案雍州之雍官本文注均作雍

濟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集解錢大昕

曰至必濟北之譌先謙曰官本濟北作齊錢大昭曰汝諸王阜

陵王叔下邳哀王宜常山王昌甘陵獻王忠濟北王政平原王

碩此八王皆于建安十一年國除皆誤今案濟北國本齊官本

有齊而無濟北兩本俱有濟陰皆誤今案濟北國本齊官本

亦作齊則監本之不作齊可知通鑑所據者當是北宋監本故與

今官本全同齊字不誤濟陰則皆誤據通鑑胡三省注謂

濟陰據范史當是濟北蓋范史原文濟陰二字原是濟北胡所

見本如此竊謂胡所見本必與汲古本同但八國中別有

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注蹋頓匈奴王號柳城縣名屬

遼西郡今營州縣集解何焯曰其字應衍先謙曰柳城卽後魏

之營州案烏桓傳蹋頓為遼西烏桓王巨力居從子代巨力居

注何以釋為匈奴王號柳城前漢遼西縣後漢為遼東屬國轄

地雖續志不載縣已省并而其名仍附見於公孫瓚烏桓等傳

營州公孫瓚據遼東時已設置亦不始於後魏也

有星孛於鴉尾注鴉尾已之分也官本注末

敦為東海王集解錢大昕曰至當是北海之譌侯康曰孔融傳建

東海王祗薨注云並獻帝子攸獻帝九歲卽位建安五年南陽王馮

二十不得有孫則東海之封建安五年已絕故今以封敦無庸

改為北海也今案孔融傳明言南陽東海二王諸在沖亂聖慈

哀悼禮同成人是東海王祗並未成人安得有嗣封之子既無

祗王則國絕故以改封敦侯說是也至錢氏大昕之說則承東海

祗嗣祗立四十四年薨于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以

傳證紀則建安五年薨之東海王祗是東海王孫之子非獻帝

皇子而與融傳爲不合矣然融傳明有故事必不至誤且載記

東海王袁紀通鑑爲前後皆同又蜀志許靖傳注引山陽公載記

不能兩封意詳亦云敦爲東海王則東海王孫薨後紀無紹封明

或以絕除或改封均未可卷九校補

定其誤固在彼不在此也

討朱建于枹罕獲之注枹罕縣屬金城郡案前志屬金城

續志改屬隴西

皇后紀卷第十上集解錢大昕曰晉書稱華嬪作後漢書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先是東觀漢紀依班固之例作外戚傳嬪以爲皇后紀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未篇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其後王隱撰晉書亦從華嬪之例范曄因之何焯以爲東京皇后臨朝者後漢書上六范氏作皇后紀合史家之變爲得其實此應說也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夏殷曰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鄭玄注禮記曰后也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曰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闕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鄭玄注周禮云夫人之於后猶

掌教四德九嬪比九卿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世婦主喪祭

賓客婦服也明其能服事於人也此二十七大夫周禮世婦掌祭

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酒掃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

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御謂進御于王也此八十一元士周禮曰

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周禮云女史掌王后之禮

也鄭玄注云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赤管筆也詩云居有保阿

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遊

則鳴玉環珮今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進賢才曰輔佐君子衷窈窕

而不淫其色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與思同義孔子所謂哀而不傷也哀字鄭君所改非所目能述

宣陰化修成內則則禮內宰職曰以陰禮教閨房肅雍險諷不行

也肅敬也雍和也諷誨也言能補君之德又曰而無險諷私諷

之故康王晚朝則禮內宰職曰以陰禮教閨房肅雍險諷不行

詩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周宣姜不齊侯之女也宣王常

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

人

人之過夫人何辜遂戮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幽王時西戎大戎

政事成中興之名焉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幽王時西戎大戎

東遷洛邑以避犬戎政遂微弱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

人者六人左傳曰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晉獻升戎女

爲元妃元妃嬪夫人也史記曰晉獻公終於五子作亂桓公六夫

桓公卒立公子昭於是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

商人公子雍等五公子皆求立公子昭奔宋是作亂也家嗣違屯

嬖姬之譜殺太子申生故曰遇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

顛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

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

自騎大宮備七國史記曰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

美人以充入之符列八品前書曰漢興因秦之制號正嫡稱皇后

長使少漢興因循其號而姑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大戴禮曰

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姑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大戴禮曰

謂周昌入奏事高祖擁姬姬是不修也孝文衽席無辨鄭玄注禮

席也孝文幸慎夫人每然而選納尚簡節詭少華自武元之後世

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嫔二容華三充衣四

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入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頭常十

三舞消共和嫫媧保林良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爲一等

也妖幸毀政之符集解先謙曰官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

及光武中興斷彫爲朴彫爲刻鏤也史記曰漢興六宮稱號唯皇

后貴人鄭玄注周禮曰皇后正殿一燕寢馬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

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並無爵

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漢儀注曰八月初

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選用登御

所目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幸遊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

可謂矯其傲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前書卷第一甲令
有甲令乙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
令丙令閑未篤故孝章曰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淫蕩謂也
日也集解惠棟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毀必委成冢宰簡求忠
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羊音亡故穰
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麻國太后昭王母也號宣太后史記曰昭
魏冉為將軍任政封為穰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
侯太后攝政始於此也臨朝者六后章帝實太后和熹鄧太后
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和熹 臨朝者六后章帝實太后和熹鄧太后
太后桓思賢太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已久其政
惠棟曰周章傳鄧太后以皇子勝痲不可抑明賢臣專其威
奉承宗廟貪窮帝孩抱養為己子故言之抑明賢臣專其威
掌韓帝等迎立安帝年十三冲帝崩梁太后與兄冀迎立質帝年
八歲質帝崩太后與兄冀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梁太后
與兄武迎立熹帝年十二集解惠棟曰明賢謂清河王蒜也任重

後漢書十上

三

道愆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
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死故假霧露以帝之靈帝
援立明聖幽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解先謙曰官家嬰縲紲於園犴之下也鄉亭之獄曰犴音五旦反
本畜作言是灑滅連踵傾軛繼路誼曰前車覆後車戒也
被誅也灑滅連踵傾軛繼路誼曰前車覆後車戒也
燹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陵夷猶傾替也詩書所歎略同
一揆故考列行跡曰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
列于篇其曰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母
母宋貴人之類並見清河孝王傳集解惠棟曰劉良文選注追尊
謂生非釋本承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王后之事
也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賈貴人虞美
解錢大昕曰此言后妃親屬加陰馬鄧賢之倫事迹昭著別為列
傳其無事可見者附入此紀不更立外戚傳若郭況郭舉郭舉
類是也注似曰續西京外戚云爾謂續前漢外戚傳也
未達其行曰續西京外戚云爾謂續前漢外戚傳也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藁人也藁縣名故城在今恒州藁城縣
西集縣沈壽曰前志真定藁縣

聚城此與三則傳何曰藁則前書行城字後人據後代地名增
之耳後漢並無此縣志云趙郡藁城後齊後周下藁人為藁
藁城藁夫曰改為藁藁前無城字可知而藁城藁城藁城藁城
城前漢藁城定後漢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
世地名見地理五經志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
有藁城見地理五經志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
郡國志今正定有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藁城
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
恭王名普景生后及子況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
帝七代孫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先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
曰為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況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
門侍郎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彊為皇太子封況縣侯
當是綿曼之誤真定屬縣也郡國志無之蓋後已省李唐書曰
秋戎蠻子公羊作曼蠻曼二字古通借先謙曰今正定府藁城
北曰后弟貴重賓客輻湊況恭謙下士頗得聲譽
富勢門閥優游未曾干十四年遷城門校尉其後后曰寵稍衰數
世事為一時之習也後漢書十上
四

後漢書十上

四

愆怨懟十七年遂廢為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石胡公輔為中山
王曰常山郡益中山國徙封況大國為陽安侯陽安縣屬汝南郡
山縣故道國城是也集解先謙后從兄竟曰騎都尉從征伐有功
曰在今汝南府確山縣東北封為新都侯官至東海相
先謙曰在今潁州府太和縣竟弟匡為發干侯
北舊志七十里說為宋王城今東昌府堂邑縣西南官至太中大夫
今東昌府堂邑縣西南官至太中大夫
此文依史通點煩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婿南陽陳茂曰恩澤封
之例可省二十字南絲侯謙曰注見光武紀二十年中山王輔復徙封浦王后為
浦太后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
錢練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集解惠棟曰拾遺記況累
黃金為器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附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金穴二十六
年后母郭主薨帝親臨喪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輅與主

合葬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諡曰思侯二十八年後葬於北芒

正文臺曰御覽百三十帝憐郭氏詔況子璜尚清陽公主除璜為

七引續漢書作葬北陵耶顯宗即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並為特進教授賞賜

日案劉攽當作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况卒贈賜甚厚帝

親自臨喪諡曰節侯子璜嗣元和三年肅宗北巡狩過真定會諸

郭朝見上壽引入倡飲甚歡說文曰倡樂也聲類曰俳曰太平具上郭主家賜

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璜為長樂少府長樂少府掌皇太后宮

秩二千石居長信宮長信少府長樂少府子舉為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憲被誅舉

宮曰長樂少府子舉為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憲被誅舉

曰憲汝婿謀逆故父子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郡名今廉州縣

前書曰府合浦縣東宗族為郎吏者悉免官新郵侯竟初為騎將車戶騎

北七十五里將風光祿秩比千石從征伐有功拜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樂

楚王英事國廢建初二年章帝紹封嵩子勤為伊亭侯勤無子國

除發于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勳嗣勳卒子駿嗣

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駿為觀都侯卒

無子國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絕國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

寵惑乎當其接牀弟承恩色雖險情暫行莫不德焉說文曰贊肫

食贊行河上公注曰行之無當為及至移意愛析嫉私雖惠心妍

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曰衰離

見貶悲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遂巡去就曰

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蓋法曰執德遊業曰烈東觀記有陰子公者

也今世本睦作陸集經惠棟曰孫福案風俗通曰管修自南陽新

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

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

納后於宛當成里集經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時年十九及光武

為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為之

將后隨家屬徙清陽止於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集解

日水經注魯陽關水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

節迎光烈皇后於清陽後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歸京師蓋

稅舍所在故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曰后為貴人臨平

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帝曰后雅性寬仁欲崇曰尊位

后固辭曰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

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音欣帝甚傷之

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

得安全俱脫虎口莊子曰孔子見盜匪謂柳曰貴人有母儀之美

宜立為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爾雅曰媵送也孫朕嘉其義

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

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予谷風風人之戒可不慎

乎其追爵諡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弟訢為宣義恭侯曰弟就嗣

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

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

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焉

鷓爾雅曰鷓中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集解蘇輿曰后以

罪著見喻以呂霍未免深文光武豈可託曰幼孤恭承明祀今

遣大司徒涉或涉宗正吉持節集經惠棟曰劉吉也章昭國其上

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人謂嫁曰歸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詩幽風東宜奉宗廟為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尚尊號

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
 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
 常歎息顯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
 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
 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上長思遠慕至踰年
 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
 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曰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
 牀視太后鏡奩中物奩鏡匣也音廉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集解胡三
 云漢因秦上陵皆有寢廟故稱寢殿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明德馬皇后諱某諡法曰忠和純淑曰德諱伏波將軍援之小女
 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天母蘭夫人集解惠棟曰清河王
 傳夫人母為宋揚姑悲

後漢書十上

七

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勅制備御幹正也廣雅曰備
 御皆使者也集解
 汪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出入計校一以貫之
 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
 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夫人令筮之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至卜者家
 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遂為帝妃不可言也筮者曰此女
 雖有患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兒后大驚
 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適當踰於所
 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
 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兒嚴不勝憂憤自
 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負
 也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為天為父人情既不得死使欲求
 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
 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東觀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
 髻但以髮成尚有餘髮三匝不

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為成帝婕妤
 葬於延陵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
 入太子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建武二十八年也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
 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即位后為貴人時
 后前母姊女賈氏亦曰選入生肅宗帝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
 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
 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纖
 猶微細也后常曰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
 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
 立長秋宮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切也故以
 漢書云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入妾入妾者則向洪範五行傳曰
 御廢夫人入妾所春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古注一娶九女正
 婦一餘者妾後漢書十上
 也故云八妾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
 後飛出既正位宮閣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
 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周官周禮也仲舒書玉杯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誦易經詩論春秋略記大義讀楚辭尤
 善賦頌疾其浮華聽論輒掩其要讀光武紀至有獻千里馬寶劍
 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常衣大練裙不加絲大練大帛也杜
 帛厚縵也太后兄廖上書曰今陛下躬履厚縵是也集解注曰大
 文臺曰御覽三十七引續漢書云身衣大帛御者禿也集解注曰
 諸姬主朝請朝律律曰望見后袍衣疏縵反曰為綺縠就視迺笑
 后辭曰此縵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常幸苑囿離
 宮后輒曰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濯龍
 也近北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
 家志不好樂集解惠棟曰是宋猶云定人也王
 雖來無歡是日遊

嫖之事希嘗從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后不喜出入遊十五年帝

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

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

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眾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

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思后所納之言集解汪文臺曰續卒多

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廣雅曰較明也集解

平難決者也王幼學云帝數曰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

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曰家私干故寵敬曰

隆集解惠棟曰故舊本作欲李氏改作故續漢始終無衰及帝崩

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云太后下詔告

諸奸亂吏治犯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

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白越布雜布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

宗起居注集解惠棟曰抱朴子前漢時有禁中起居注荀悅申鑒

中為女史削去兄防參醫藥事不安召黃門防本參醫藥夙夜勤

勞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過

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

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曰為不封外

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漢制外戚以恩澤太后詔曰凡

言事者皆欲媚朕曰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成帝封太后

等同時為關內侯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

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

莫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竇嬰文皇帝皇后故先帝防慎舅

氏不令在樞機之位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諸子之封

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

曰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若

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曰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

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繡臂衣今之臂繡以縛左右手於

領袖正白則為單衣之繡而非臂繡之繡明矣願視御者不及遠

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曰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

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

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

誅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

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

大病衛尉太后兄廖兩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

不可稍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集解通鑑胡注兩善

咸亦以豈徒欲獲謙謙之名集解惠棟曰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

哉以恩澤封爵外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王皇后景帝后也

兄即王信後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

封為益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

非有功不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馬氏無功於國日東觀記

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

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文子曰再寶之木根

也且人所曰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

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集解通鑑胡注白西都以來皇后家

服及補滌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概言之也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

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集解通鑑胡注楊子

親莫大於得四表之驩心惠棟曰李善云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

論語摘輔像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達慈母之拳拳乎勤也音謹

吾素剛急有匈中氣集解惠棟曰玉篇胸膈也亦作匈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

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楚宋衛之間通語不

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曰為己

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集解

曰東觀記后素謹慎小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集解惠棟曰漢

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太后曰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

庶人各有差太后曰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

行者輒假借温言賞財位集解何焯曰位字疑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

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遺歸田里廣平鉅

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曰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

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明德后詔書

禁時廣平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鞞勒皆純黑無金

銀綵飾馬不踰六尺於是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施親

戚被服諸家惶恐倍於承平時適置織室蠶於濯龍中織西織屬

自此始後漢書十上

少府平帝數往觀視曰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

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曰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

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

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禮記王制曰凡居人必因其

制人居其間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吾少壯時但慕

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人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

竹帛志不願命言少慕古人書名竹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

孔子曰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

得食齋也言彌復吝惜封爵不欲蓋封親戚也降損厲危也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化導

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

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

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

餘集解惠棟曰建武二十八年崩年止四十四也合葬顯節陵

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已

為貴人帝既為太后所養專曰馬氏為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

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廼策書加貴人王赤綬續漢書曰

後也集解惠棟曰建初四年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者奉侍先帝

幼勞惟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定晨省夙夜匪懈今

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

黃金千斤錢二萬詔既早離皇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吳天

極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掖庭永巷宮人即宮婢也御府雜帛

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集解惠棟曰帝王世紀章帝

家蔡邕集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

蓋當時臣子不敢斥言章帝為賈貴人所生以未受尊號故也

章德賢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集解錢大昕曰馬皇后援之少女

帝除皇后光烈后兄識之曾孫獻帝曹皇后操之中女援孫焉

皆有傳操之大夫騰亦見宦者傳故史不言某郡縣人賈皇后

之曾孫女而自亂其例也班超彭之少子而書扶風平陵人黃瓊

東武人自亂其例也班超彭之少子而書扶風平陵人黃瓊

香之子而書江安陸人荀爽之子而書扶風平陵人黃瓊

鄭太眾之曾孫而書河南開封人周舉之子而書汝南汝

陽人皇甫嵩規之兄子而書安定朝那人伏恭湛之兄子而

書現邪東武人袁紹湯之孫袁術之子而書汝南汝陽人李

固節之子而書漢中南鄭人法真雄之子而書扶

風郡人周燮燕之後而書汝南安城人皆錄復可省大司徒融

之曾孫也祖穆父勳坐事死在賈融傳勳尙東海恭王彌女泚

陽公主集解先謙曰泚當作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

息耗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集解惠棟曰倉

耗虛也韓非子適觀息耗萬不失一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

妾容貌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與女弟俱選例

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先聞后有才色數日訊諸

無子並疾忌之數問於帝漸致疎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

殺廢慶為清河王語在慶傳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為伯

母舞陰長公主所養長公主光武女梁松尚焉年十六建初二年亦與中姊俱

選入掖庭為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為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

氏八年適作飛書已陷城飛書若今竦坐誅貴人姊妹已憂卒自

是宮房懔息懔懼也音懔周書曰臨后愛日隆及帝崩和帝即位

尊后為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尊母泚陽公主為長公主益湯沐邑

三千戶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後遂密謀不軌永元四年發

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嬀音一計反集解惠上

書陳貴人枉殺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

黜呂太后故事中元元年黜呂后不宜配食高廟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

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

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

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上官太后昭帝后也父安與燕王謀

也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曰貴人酷殺殮葬禮

闕迺改殮於承光宮上尊諡曰恭懷皇后諡法曰敬事尊上曰追

服喪制百官稿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集解通鑑胡注西陵蓋

稱西陵猶薄太后在霸儀比敬園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

葬敬陵以賈皇后合葬而梁太后別葬西陵史稱儀比敬園者謂

置令承守衛如敬陵之制百官志每園陵令各一人掌守園陵案

行掃除故稱敬陵曰敬園西京之高園文園也若清河王慶之

母宋貴人別葬樊濯聚和帝時慶欲求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

后之嫌遂不敢言安得有敬園之稱乎其後安帝嗣立追尊祖母

為敬隱皇后距恭懷改葬二十餘年矣祭祀志安帝建光元年追

北陵之儀比西陵耳章懷何不致其年代而妄為之說乎

和帝陰皇后諱某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集解惠棟曰

父永明帝時為侍中親幸左右父綱為屯騎校尉后少聰慧善書裁永元四年選入掖庭

曰先后近屬故得為貴人有殊寵八年遂立為皇后白和熹鄧后

入宮其反愛寵稍衰數有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十四

年夏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巫師為蠱故曰巫蠱事發覺帝遂

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襄於掖庭獄雜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殺

與后弟軼輔敬辭語相連及曰為祠祭祝詛大逆無道奉殺輔考

死獄中帝使司徒魯恭持節賜后策上璽綬遷於桐宮曰憂死立

七年葬臨平亭部葬于亭部內之地也集解惠棟曰說文墳徒謀

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父特進綱自殺軼敬及朱家屬

徙日南比景縣集解先謙曰下卷宗親內外昆弟皆免官還田里

永初四年鄧太后詔赦陰氏徙者歸故郡還其貲財五百餘萬

和熹鄧皇后諱綏蔡邕曰諡法有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訓有五男三女長騰次京聖宏閻女熹次綏

綏即后也次容熹早卒有子女娥甫在襁褓時后年十二傷娥早

孤養視撫育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

之自為剪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為所

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

之書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十二通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下意猶志在典籍不問居家

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已供衣服乃更務學當舉博士

邪后重違母言書修婦業暮誦經與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

無大小輒與詳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訓問庭甚嚴諸子進見

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耶訓曰我不衰是承元四年當呂選

女雖小諸兒無及者必益於我家是以奇之

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

后嘗夢捫天也捫摸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仰嗽飲之曰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是謂龍上天湯夢布命天下後皆有天下喏東觀記作蘇荀卿子曰伏而喏天注喏與砥同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喏亦作括用舌食也續漢書曰相者待詔相工蘇文曰此成湯之骨曰此成湯之法也法集解江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相者待詔太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咳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曰河集解何焯曰使修當作罷修惠棟矣袁紀治石曰河其有方活數千人蓋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訓先治之後知其難成而復罷之也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集解先謙曰七年後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曰彼姝者子絕異於眾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已下之集解惠棟曰馬融論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解後漢書十上

通鑑胡注既有以恩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之又假借以辭色藥不限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私通也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曰數人為榮貴人反曰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讒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說文替并也珥珥也玉充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集解注文不擇采裝不務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離並也禮記曰離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迺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當御兄輒辭曰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集解通鑑胡注西漢宮中爵曰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曰盛不知所為遂造祝詛欲為害帝嘗寢病危甚

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問迺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曰事皇后竟不為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武王有疾周公為之請命於太王責于天以旦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也越姬楚昭王之姬也越姬曰樂平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死若此姬曰君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曰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死於孤股股也王問曰大哉君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日遊樂是以不聽姬命今君王復禮國人為君王死何況妾乎妾願先驅死於地也王曰君王不言心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故曰心誓事見列女傳上曰報帝之恩中曰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家之譏高也委幸戚夫人帝崩呂太后斷夫人手足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扁有使來扁之欲反會也上疾已愈后信曰為然迺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曰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使屬意焉后愈稱篤疾深自閉絕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迺可當之至冬立為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即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曰充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兒臨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迺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集解黃山曰殤帝生始百日何能躬上皇沿為典制矣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弃天下孤心兢兢詩曰兢兢在疚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憤發中今當已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詩曰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序曰荷莊姜送歸妾也其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其賜貴人王青蓋車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

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警校傳
 記警對也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警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警校事畢奏御賜葛布各
 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曰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
 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損事加於
 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嬴瘦骨立不能自勝贈曰長公主赤綬集解惠棟曰案獨斷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儀比長公東園祕器玉衣繡衾東園署名屬少府主又賜布三萬匹
 錢三十萬鵠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
 恭王諡曰敬君太后諒闇既終諒闇居喪之廬也或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不言集解
 先謙曰官本此下正文有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
 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三十
 入字此脫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至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
 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相助也儀禮曰命夫者男子之與皇帝交
 獻親薦成禮而還周禮宗廟祭之日且王服袞冕而入於廟后
 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謂交獻也卒事凡九獻焉集解惠棟
 曰袁宏紀五年冬禹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
 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
 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是入廟皇太后
 宜入廟如光烈后故事下公卿命曰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是入廟皇太后
 子交獻古無是禮故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也因下詔曰凡
 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集解通鑑胡注鬱養強孰者言
 火其下使土氣蒸鬱而養之物非其時未及成熟為土室蓄
 禮使先時成熟也音其兩反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天折生
 長豈所曰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
 邵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
 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
 凡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
 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自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還豐
 穰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平望縣屬北海郡今青州北海縣西北
 曰在今青州府壽光縣東郡志無蓋省曰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
 臣聞易載義農而皇德著易繫辭曰古者庖養氏之王天下仰觀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庖養氏沒神農氏作野木為耜耨書
 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弦竹謂簡
 德素黃帝以下六代樂皆所以章顯功德是流音於管弦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
 德易曰聖人與齊蹤虞妣比跡任姒虞妣即舜妻娥皇女英也孝
 梯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
 四海易家人卦曰女正位乎內正家而天下定矣禮記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
 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
 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飢荒初元元年安帝初即位六州大水承
 人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曰瞻黎苗
 廣雅云苗眾也惻隱之恩猶視赤子隱痛也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又也克己引愆顯揚
 仄陋崇晏晏之政尚書考靈耀曰文塞晏晏敷在寬之教數布也尚書與滅國
 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
 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洋溢洪澤豐沛漫衍八
 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不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
 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
 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漢之舊典世有注記集解惠棟曰藝文志漢
 之言則右史書之凡漢著記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
 塞除之語荀悅有復內外注記之說云先帝故事有起居日用動
 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
 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輒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咸皆也照
 祖格于皇天言伊尹佐湯功至天也堯洪九載湯大旱七年
 高宗成王有雉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高宗殷王也
 武丁當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殷道中興上考詩
 成王疑周公乃有雷電大風之變成王政過幾刑措也上考詩
 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尚書曰堯降二女于媯汭媯于虞三母謂
 詩大雅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太任有德詩云既育
 身生此文王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修行佐德烈考亦育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文母是在德也... 思不踰闕... 闕門限也左傳曰婦

弟不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 錄萬機之言大

曰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尚書曰烝烝猶進也六年太后

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

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 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迺詔從兄

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曰

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

陵遲故欲褒崇聖道曰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 論語孔子言也言人終日飽食不措... 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

溫衣美飯乘堅驅良... 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墨子曰聖王而面牆

術學不識臧否... 尚書曰弗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

皆令入學... 見明紀所曰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曰武功書之

竹帛兼曰文德教化子孫... 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故能束修

不觸羅網... 言能自約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

足矣其勉之哉康曰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太后使

內人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者宿者皆稱中大人所

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詔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

邪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永

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

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詔曰

朕曰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

後漢書集解 卷一〇上

元元危運危於累卵... 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國人貧

日諫邪息曰不敢臣能累十二博某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

所望君曰寡人勤勤苦心不敢曰萬乘為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

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曰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

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 內外謂新野君薨頃曰廢病沈滯久

不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效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

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曰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三... 合葬順陵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前

公攝位復還成王今太后不還故曰闕也... 至使嗣主側目斂衽

於虛器... 器謂神器直生懷慙懸書於象魏... 象魏闕也直生杜根借

之儀者殆其惑哉... 借猶假也殆近也言太后然而建光之後王柄

有歸... 太后建光之中崩歸政安帝集解何焯曰后崩在未... 遂乃名

賢戮辱便孽黨進... 帝寵用乳母王聖及其女伯榮出入宮掖通傳

衰教之來茲焉有徵... 敗敗也安帝臨政衰... 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

非己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 言執持朝權以招眾誘者是曰班母

一說闔門辭事... 太后兄大將軍騰以母憂上書乞身太愛姪微愆

髮別謝罪... 太后兄騰子鳳受遺事洩騰遂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

乎... 誠信也言未... 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左傳申叔時曰牽牛以蹊

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此喻... 杜根上書雖曰有罪太后殺之為過甚也

皇后紀卷第十上 終 後漢書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十上校補

皇后紀上宮備七國周壽昌曰宮監本作官據注寫放其宮爵列

八品案八原作九據文選正錢大昭曰九文選作八又前書外戚傳考證齊召南曰後書云秦爵列九品是錢齊所據本皆原作九也官本作八與選合

增級十四注此六官品秩同為一等也官本六官作六宮注未無也字

抑明賢曰專其威注迎立靈帝年十二作十三官本

光武郭皇后紀真定彙人也集解先謙曰前志作彙城見地理五

行二志至餘見郡國志錢大昭曰郭后居彙縣之漆里別見劉

以其縣屬則彙城已併入常山國高帝置武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本治彙城郡國志常山國高帝置武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本治彙城郡國志常山國高帝置武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

帝善况小心謹慎錢大昭曰善

帝親臨喪送葬官本脫

卷十上校補

永平二年况卒贈賜甚厚况卒二字官本

復封駿為觀都侯卒無子國除案桓帝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鄒小侯帛是郭氏國雖絕封未絕也

光烈陰皇后紀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注寧平縣屬淮

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案寧平縣前漢屬淮陽後漢屬

十集解先謙曰胡當為湖見宋弘傳錢大昭曰湖陽公主光武

湖陽前志南陽縣續志南陽邑然據前書高紀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是湖陽之湖本一作胡也故城今南陽府唐縣南

俱脫虎口注幾不免於虎口官本注末

時尚尊號官本尙

即案歷明旦日吉周壽昌曰古者以卜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

上其月麻漢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日視麻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期可去成婚即此案麻是已觀反支歸忌等具本書各傳注載最明今案日麻之麻古通作歷

明德馬皇后紀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周壽昌曰絕婚

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竇至是始絕之耶馬氏各傳不言與竇氏別有婚姻也今案馬嚴絕竇氏婚自因竇固與梁

朝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是特謂絕不與為婚非已約婚而停之

之謂蓋竇氏當日或有估勢求婚絕不與為婚非已約婚而停之

氏之事嚴憤絕之而因上書進女掖庭耳

歲給二千萬周壽昌曰攷證云此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

萬下足矣矣之上殊不可通當在後賈貴人傳未錢二千萬句下

蓋以同為二千萬致誤也惟有此十一字之本今既未見不知

攷證之誤指耳

故寵敬曰隆侯康曰東觀記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

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集解惠棟曰胡三省云至明矣案惠引胡

卷十上校補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案新平主不見於后紀末新平縣名亦未

賞以財位集解何焯曰位字疑周壽昌曰位自是官位如馬廖馬

皆在太后時無疑也案諸馬進位雖在太后時然官位惟天子

宗之封三舅豈肯輒以官位授所親以此何氏之所以不能無疑

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明德后詔書流布

至於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案今聚珍本東觀記外戚傳云廣

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飾馬不踰六尺于是白太后

即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與惠氏

文字亦異至於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十字尤聚珍本所無語

亦不可曉當由補

賈貴人南陽人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

章德竇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注息耗猶言善惡也集解惠棟

息者吉虛耗者凶準此則相工之於相人亦視息耗以審吉凶耳

例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奉事長樂宮下至

侍御貢獻道皆得其忻心

和熹鄧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周昌曰注意隔下意猶下氣怡色之謂難問難詰問也案前

難問方事辯詰抑豈下氣怡色之時仍非確詰耳竊謂章懷注

氣字即意字之誤下意猶出氣者謂別出己意與諸兄論難戰

國策秦策下兵三川高注下兵出也此下得訓出之證桓榮

傳帝執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白為下說注下說謂下語而講

說之也下意難問與下語講說之下同

若有鍾乳狀集解東觀記滑如磳磳案今取珍本東觀記無如磳磳三字磳蓋磳之俗體

入親醫藥官本親作視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通鑑胡注毛見云楮藉不知所始後漢蔡倫

書外戚傳已有赫羅紙矣墨膠煤為之案蔡倫傳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絲帛者謂之為紙緜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

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是

倫奏上所造紙后即位已閱四年矣其在即位之初所供紙仍

於宮掖然倫傳載倫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亦未嘗言

已造紙尚方用品未經奏上宮掖尤不得先用

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官本無頭上二字

輕薄諛詞注言忽遽也諛音七洞反詞音洞侯康曰一切經音義

謂之諛詞又引蔡文曰諛詞急也

羸困輿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便輿見便當作輶史記張耳陳餘

持節問之從輿前復徐廣音鞭索隱引服虔音編竹木如

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篾一名編

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集解太后察覺之即呼還問狀遂信即

時收令下獄抵罪案聚珍本東觀記太后察覺之作太后察視

平望侯劉毅錢大昭曰毅北海敬王子建初二年封永元中

流音於管弦注黃帝以下六代樂皆所以章顯功德官本皆

崇髮髮之政注尚書考靈耀曰文塞晏晏周壽昌曰考靈耀文

俱引之又邳壽傳傷寒之化注引鄭也究以作塞謂之塞寬

容覆載謂之髮此注塞本各為一字塞下云實也虞書曰剛而

作塞今書已通作塞又禮中庸不變塞焉鄭注云塞猶實又前書

敘傳下塞淵其德顏注亦云塞實也是經史之通塞於塞相承

已本紀傳文注則皆作塞官本此注塞者

基係承監本之譌餘亦皆作塞無作塞者

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注洋溢言多官本四字注在

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官本記作紀

縣之日月注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官本於

而薄祐不天周壽昌曰祐當作

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注此喻杜根上書雖曰有罪太后殺之為

過甚也洪亮吉曰玩上語意當為安帝雖昏庸然太后

裁政不歸為奪之已甚不指杜根也注似誤

卷十上校補

四

皇后紀卷第十下 後漢書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安思閣皇后諱姬諡法曰謀慮不愆曰思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為

尚書曰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曰重職顯宗為後

宮親屬竟不用出為步兵校尉漢官儀曰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屬北軍中候也章生暢暢

生后有才色初元元年曰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為貴人二年立

為皇后后專房妬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鳩殺李氏為毒

食蠟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三年曰后父侍中暢為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北

春縣屬汝南郡以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西南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汝陽縣西南 食邑五

千戶四年暢卒諡曰文侯子顯嗣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始親政

事顯及弟景耀晏並為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縣侯

長社縣屬潁川郡前書音義曰其社中樹暴長故名長社今許州縣集解先謙曰縣字衍注見黨紀食邑萬三千五

百戶追尊后母宗為榮陽君續漢志曰婦人封君侯比公主油棧

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顯景諸子年皆童亂大戴禮曰男八歲而亂女七歲而亂而亂亂毀齒也音初刃反並

為黃門侍郎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

常侍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為濟陰王四年春后從帝幸章陵

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晏

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猶言晚駕而濟陰王在內避道公卿立之出集解胡三省曰道次猶言路次也

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行四日驅馳還宮集解胡三

至雒陽六明日詐遣司徒劉翽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

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

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曰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

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名壽章

帝子也立為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耿弇之弟位尊權重威行前

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暉暉弟

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善文曰暉字伯周宓字仲周篤字季

聖賢羣輔錄亦引之但作者姓名無攷耳隋經籍志不載此書錢大昕曰案唐藝文志總集類有杜預善文四十九卷陳氏偶未檢

及又秦辯士遺秦將軍章邯書在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

善文中見裴駰注史記李斯傳承永增黃門侍郎樊豐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為唱

和皆大不道豐暉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比景縣名屬日南郡

頭上日景在己下故名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景上必謀滅死

日字考證云景字上監本多一日字從如清原注滅髮鉗貶寶為則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景為衛

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

而疾篤集解黃山曰少帝即位顯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

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集解通鑑胡注解散也國嗣宜時有定

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

集解惠棟曰簡顯曰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間王

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景

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崩集解

日周舉傳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郃之請也 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帝母李氏

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言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

發哀親到瘞所更已禮殯集解通鑑胡注上尊諡曰恭愍皇后葬

恭北陵為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為名漢官儀

六百石金匱順烈梁皇后諱妣諡法曰執德尊業曰烈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

后弟之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后有光景之

祥及長聰敏仰承兄弟俯接弟妹

恩情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韓嬰所傳詩也大義略舉
常曰列女圖畫置於左右曰自監戒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畫其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故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父商深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商曾祖統
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商曾祖統補中郎將酒泉太守使安集涼州時西河擾亂眾雖大位不究而議以統素有威信乃推統與寶融共完全五郡
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興此女乎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
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集解曰戰國策司馬喜云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也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
於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蓋又筮得坤之比易坤卦六五爻變而應壽房之兆則作戴房者誤又筮得坤之比易坤卦六五爻變而得吉位正中也九五居遂曰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曰博施為德陰曰不專為義蓋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
詩曰言后妃若蠶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
貫魚之次序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剝卦曰貫魚以宮人龍無不利剝坤下艮上五陰而一陽眾陰在下駢頭相次
似貫也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
立長秋宮曰乘氏侯商先帝外戚商祖姑章帝貴春秋之義娶先
大國公羊傳曰天子娶於紀紀本國也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
位坤極也正其內位居陰德之極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為皇
后壽安是德陽宮內殿名集解惠棟曰東京賦壽安永靈薛綜注殿以休令為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也東觀記曰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曰德進不敢有
驕專之心每日月見謫謫責也禮記云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輒為之食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輒
降服求愆建康元年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為沖帝尊
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
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

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
儉其貪叨罪惡多見誅廢貪財曰叨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
肅然宗廟曰靈而兄大將軍冀鳩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
曰耶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
寵曰此天下失望和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
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詔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間
自來加曰浮腫逆害飲食寢曰沈困寢漸也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
自忖度日夜虛劣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
久有養見其終始今曰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後
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四十五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曰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續漢志曰美人父詩為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又
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
而沖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
大家而已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曰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
亦曰梁氏故榮寵不及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梁冀欲專權令帝
寵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祐漢志曰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
及中宮以下眾爭諸公主及王大妃等疾苦則使問之集解惠
棟曰祐北海人與于肅等五人爭威權稱病使問之集解惠
郎卑整上言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之使問之集解惠棟亦
作卑整蔡邕集及袁紀皆作卑整作畢字者誤也前書古今人表
鄭卑杜預春秋之義母曰子貴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
所亂子以母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
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
追贈之典况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曰述遵先世垂示後世
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勃海孝王妃孝

名鴻章帝子千乘貞王仇之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經遺太常曰三
孫鴻生質帝帝立徒勃海焉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經遺太常曰三

性告憲懷陵靜陵焉懷陵沖帝帝陵

孝崇皇后諱明懷音為養吾侯翼媵妾養吾侯翼河間生桓帝

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為孝崇皇陵曰博陵曰后為博陵貴人和

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為孝崇皇后集解惠棟曰桓帝

覆高明之懿德容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厥遺司徒持節奉

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為孝崇皇后策授璽綬齋乘輿器服備法物宮曰永樂

有丞置太僕少府曰下皆如長樂宮故事漢官儀曰帝祖母稱長

及職吏皆宦者為之又置虎賁羽林衛士起宮室分鉅鹿九縣

為后湯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曰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石

吾侯翼子斂曰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舍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

皇后東園署名屬少府掌為棺器梓木為棺以漆畫之稱壽器者

亦縫以黃金為纓飯舍者以珠玉貫口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

祠購錢四千萬貨財曰購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

史護大駕鹵簿漢官儀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

十一乘備千乘萬騎侍御史在左駕馬詢問詔安平王豹河間王

不法者今儀比車為故以侍御史監護焉建勃海王懼

建勃海王懼懼音長社益陽二長公主長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

桓帝妹侍中寇榮從兄子尚焉與諸國侯三百里內者及中二

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博陵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諡法曰溫和聖善曰順烈皇后之女弟

也帝初為養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及嘉禮嘉禮會質帝

崩因曰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

公羊傳曰祭公來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今大將軍冀女弟

天子之三公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詩云母

膺紹聖善膺當也紹嗣也聖善謂母也言娶妻當嗣親也詩云母

德注結婚之際有命既集謂太后先有命許結親也詩云天監下

未了結集之際有命既集謂太后先有命許結親也詩云天監下

下在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徵成也納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

日漢雜事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集解惠棟曰續漢

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漢書舊儀聘皇

后為惠帝娶尊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也儀禮曰納采用鴈鄭玄

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

女鄭玄注云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

以璋璋然禮稱以圭此云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乘馬四匹馬

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集解惠棟曰

漢雜事云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元纁數璧以章典禮姚士璘

云檢晉志云漢高后制聘二百建和元年六月集解惠棟曰漢雜

斤馬十二匹注以為四匹非也始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集解惠棟曰漢雜

始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集解惠棟曰漢雜時太后秉政而梁冀

專朝故后獨見寵幸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兄廢執恣極奢靡宮

幄彫麗服御珍華巧飾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后

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

怒然見御轉稀至延熹二年后曰憂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

歲誅梁冀廢懿陵為貴人家焉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

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為

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見后貌美永興中進入掖庭為采女絕幸采

也以因采明年封兄鄧演為南頓侯位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

后崩梁冀誅立后為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為薄封后母宣為長安

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於是復為鄧

氏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為昆陽君

康為泚陽侯賞賜巨萬計巨大也宣卒贈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巨大也宣卒贈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

皆列校郎將集解通鑑胡注列校謂北軍帝多內幸博采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集解通鑑胡注驅役者嬖幸技藝騁掠良樂從而為復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漢官儀曰郭室在掖庭內丞一人訴八年詔廢后送暴室呂憂死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此室也立七年葬在北邙從父河南尹萬世及會皆下獄死統等亦繫暴室集解通鑑胡注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官爵歸本郡財物沒入縣官

桓思賢皇后諱妙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父諱武集解先漢三字考證云此句下監本有父諱武三字注王會汾云按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延熹八年鄧皇后廢后呂選入掖庭為貴人其冬立為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曰聖等九女皆為貴人及崩無嗣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定策

立解慎侯宏集解先漢曰慎當為是為靈帝太后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官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又欲盡誅諸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賈氏雖誅帝猶曰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月朔率羣臣朝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漢官儀曰黃門因此數為太后訴怨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曹節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誣曰謗訕永樂

宮靈帝母所居萌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間人為解慎侯妻夫人長河間孝王開孫淑字官本有侯上脫亭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即位追尊為孝仁皇陵曰慎陵

呂后為慎園貴人及竇氏誅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貴人并徵貴人

兒龍到京師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嘉德殿在宮稱永樂拜龍執金吾後坐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中平五年呂后兄子衛尉侯重衛尉侯重驃騎將軍領兵千餘人初后自養皇子協勸帝立為太子而何皇后恨之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執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忿志嘗言曰汝今

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集解先漢曰西省在未央宮之西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云故事也興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宮本國奏可何進遂舉兵圍驃騎府收重重免官自殺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集解入掖庭為貴人明年立為皇后父即執金吾封不其鄉侯不其鄉郡故城在今萊州即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決錄注鄉字伯遇集解錢大昕曰宋侯漢於建武六年封不其侯傳國八世至獻帝時始絕而宋即於靈帝之世得封不其鄉侯者伏氏食邑二千六百戶除所食之外尚有它鄉也先謙曰在今萊州府即墨縣西南縣志二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眾共譖毀初中常侍

王甫枉誅勃海王惺及妃宋氏熹平元年王甫誹與中常侍

中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搆言皇后挾左道祝詛禮記曰執左道以亂眾殺無赦鄭玄注云左道若巫蠱也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自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

小黃門在省闈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物收葬廢后及鄆父子歸宋氏舊塋皋門亭詩云適立皋門注云王之郭門曰帝後夢見

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惲既

己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惲自訴於天上帝震怒上帝天也震動也書曰帝

乃震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承

其可禳乎禳謂除也承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

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說自致無辜之罪身

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為怨痛勃海王惲桓帝母弟也處

國奉藩未嘗有過策解惠棟曰史弼傳弼遷北軍中候是時北海

乃上封事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惲竟坐逆謀貶為樓閣王蔡

邕集亦云惲懷逆謀封樓閣王洪迄案趙相劉焉惲海王

帝之冢弟不遵憲典君以特選為郎中令如史所載則惲海王死

非其罪似作碑者附會時論薛有溢惡然成宗紀延熹八年書惲

海王惲謀反降為樓閣王後二年復舊則惲海王亦非身端行治

者孝靈之夢則齊諸家所志也棟案李靈之夢載在干寶搜神記

氏撰方術傳多取材左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

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資於

史道人家號曰史侯道子謂道術之人也帝春秋曰靈帝教失

本助作助拜后為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震懼光和

三年立為皇后明年追號后父真為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因封

后母興為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畏

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

后遂鳩殺美人集解惠棟曰結漢書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

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

王美人趙國人也集解李良表曰后紀序曰同居正號者並列於

貴人以下皆應附各紀之末不應另傳此必非范氏之舊先謙曰

元書不提及正應隨事附見之例下文紀序何后事其明證也此

自後人傳寫祖父苞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苞治尚書父章製苞五

官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會計謂總會計其數而算百良

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

頌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后兄大

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舞陽君亦為亂兵所殺并州牧董卓

被徵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廷遂廢少帝為弘農王集解黃山曰漢書少

非詳而立協是為獻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

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

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酰弑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舉

哀華延備洛陽記曰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有因事素服而如

日不書葬合葬文昭陵初太后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

如此者數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氏傾沒漢祚

焉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

中令李儒進酰曰服此藥可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已選入掖庭風俗通曰漢

后家以金帛賂遺主者以求入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進父真

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案何進傳進與趙忠書曰中常侍郭舉

氏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曰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已選入掖庭

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

天道易兮我何艱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

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抗舉曰皇天崩兮后土

頽史記周烈王崩周人為齊威王曰天崩地身為帝兮命天摧死

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覺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歔

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執不復為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

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

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惟因欲妻之固不

聽而終不自名不自名少帝之姬也袁宏尚書賈誦知之魏志曰

和姑賊人少時漢陽關忠見紀曰為惟所略不敢自言曰狀白獻帝帝聞感憤乃下詔迎姬

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

故中常侍趙忠成墳中趙忠元有成諡曰懷王帝求母王美人兒

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帝加元

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日光

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詩云心三歲之感

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

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恭帝陵恭安帝陵集解陳景雲曰謂

北陵之禮不言西如恭懷梁后葬敬西陵恭愍李后葬恭

北者省文耳注非使光祿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璽綬斌與河南

尹駱業復土斌還遷執金吾封都亭侯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

縣侯位視上卿鄉口亭侯視中二千石也食邑五百戶病卒贈前將軍印綬謁者監護

喪事長子端襲爵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東武今密州諸城縣集解先大司

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

公主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為侍中初平元年

從大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為貴人興平二年立為皇后完遷

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集解先謙曰

帝乃潛夜度河走度所在今陝州陝縣北水經曰銅六宮皆步行

出營周禮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后手持練數匹董承

使符節令孫徽曰勿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濺音子既至安

邑御服穿敝唯曰棗栗為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僕比三司

完曰政在曹操自嫌尊威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

十四年卒子興嗣集解先謙曰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

非曹氏黨舊姻戚議耶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

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曰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

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僕三公領兵朝

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浹徹也音自後不敢

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曰貴人有佞說

者仁蔭反累為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

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

廢后假為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漢百儀曰

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二紀于茲既無任如徽音之美母太任文王

王母徽美也詩又之謹身養己之福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者敗以而陰懷妬害苞藏禍心弗可曰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

大夫郝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祭邑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

黃赤纁紺黃主綬長二丈九尺九寸五退避中宮遷于它館鳴

呼哀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為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為郤慮

副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代荀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

壁中集解劉放曰案就牽后出集解惠棟曰曹瞞傳歆時帝在

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慮曰郝公天下豈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曰幽崩所生二皇子皆斃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獻穆曹皇后諱節 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曰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

留任於國 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曰璽抵軒下

爾書作天不祥此璽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曰后為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神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禮儀皆依漢制 女也名憲建安十八年上納操二女憲節於後宮

皆為貴人明年憲為皇后帝禪位於魏憲拜山陽夫人見御覽百三十七又云獻穆曹皇后諱節操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投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祥此璽見書鈔百三十一御覽六百八十二俱見汪氏文臺所輯引先謙案憲無薨年節安得為后禪位之後仍是憲拜夫人

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曰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帝后也 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曰德為配至於

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

先謙曰官本 及蕃王承統曰追尊之重特為其號恭懷孝崇之比

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 蔡邕集諡曰漢世母氏無

是後轉因帝號加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為一體禮亦宜同大行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 易曰坤厚載物又曰女詩美好速也詩

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歸妹卦也婦人

象也以六五與九二相應五為王侯故易言帝乙歸妹之祁祁皇姬言觀貞淑 祁祁眾多也 魏亦歸也 魏示也 諸后皆示其貞淑也

文明穎川之夫人也 戰國策曰 蘇秦妻曰公女 且麗則麗 麗則麗 麗則麗

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 蘭林椒房也 班政蘭閣宣禮椒屋 賦曰後宮

謂蘭和之類也 身當隆極族漸河潤 公羊傳曰河潤千里也 視景爭暉方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 漢法大縣 侯視三公其尊崇者加號長

公主儀服同藩王 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建武十五

主 東平王傳曰封若女五人為 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

之皇女 漢陽公主 彭彭少府 襄向舞陰長公主 耿介曾孫侍中長

侯 馮定獲嘉公主 子襲封平陽侯 侯此其類也 皆傳國於後鄉亭之侯則

不傳襲其職僚品秩事在百官志 沈約謝靈運曰 范曄所撰十志

有禮樂與服志見東平王 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 舞

舞陰公主 子梁冠有罪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也 集解袋大斷曰

舞陰與涅陽館陶二主同時以皇女封但當云公主耳其加長字當在明章之世史家省文併作一事書之也蔡邕獨斷云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此漢家故事章據此松坐誹謗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寶固涅陽屬南陽府鎮平縣南顯親今秦州秦安縣西北肅宗尊為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清陽公主適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璜璜郭況子也

璜坐與寶憲謀反誅

皇女綏綏一作緩二十一年封鄜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死鄜縣屬南陽郡音鄒亦反新陽屬汝南郡豐陰就子集解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楊邑侯將作大匠馮柱獲嘉河南郡楊邑縣屬太原郡柱馮魴子集解先謙曰獲嘉今衛輝府新鄉縣西南十二里柱子石襲封縣南十里又有馮石城石所築楊邑本或作陽邑在今太原府太谷縣東南十五里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平陽縣屬河東郡適大鴻臚馮順順馮子也集本考證云監本誤作馮魴子也從宋本改

皇女迎迎或作延三年封隆慮公主隆慮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彰德府林縣治適平平侯耿襲平平縣屬東萊郡襲耿弇弟舒之子集解先謙曰今登州府城東南九十里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平氏縣屬南陽郡既不言所適不顯始終蓋史闕之也它皆倣此集解先謙曰平氏今南陽府桐柏縣西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沁水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懷慶府濟源縣東北適高密侯

鄧乾乾鄧震之子禹之孫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皋公主平皋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懷慶府溫縣東適昌安侯

侍中鄧蕃昌安縣屬高密國蕃鄧襲子禹之孫也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軼志作軼音伏師古曰又音徒系反黃門侍郎

王度鞞縣屬江夏郡度王符子霸之孫集解惠棟曰江夏郡有軼侯國王霸傳亦作軼先謙曰今光州光山縣西北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適征羌侯世子黃門侍郎來稜征羌汝南郡後稜之子欽之孫集解先謙曰征羌今許州鄆城縣東南安帝尊為長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魯陽公主魯陽縣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治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樂平太清縣屬東郡章帝更名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四十里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成安縣屬潁川郡集解先謙曰今汝州東南

顯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平邑縣屬代郡今魏郡昌樂東北又有平邑城集解先謙曰今大同府陽高縣

南適黃門侍郎馮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陰安公主陰安縣屬魏郡集解先謙曰今大名府清豐縣北

肅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長公主修武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注見帝紀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共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衛輝府輝縣治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臨潁縣屬河南郡集解先謙曰今許州府臨潁縣西北舊志十五里適卽學

侯侍中賈建卽學縣屬膠東國建賈參子復之曾孫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舊志俗名康王城

皇女興元年封聞喜公主聞喜縣屬河東郡集解先謙曰今絳州聞喜縣西南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舞陽縣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舞陽縣西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冠軍縣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鄧州西北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汝陽縣屬汝南郡集解先謙曰今陳州府商水縣西北

順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完伏

世孫集解何焯曰以伏后紀及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潁陰縣屬潁川郡集

皇女修九年封陽翟長公主先謙曰今許州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靈帝一女

虛受堂

七

皇后紀卷第十下 終

後漢書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十下校補

皇后紀下安思閭皇后紀追尊后母宗為榮陽君注婦人封君儀

比公主油健駟車公主之公原誤宮據續志正油

詐遣司徒劉喜錢大昭曰喜當作熹案本書安紀順紀皆

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案安帝崩太子保既廢

孝崇區皇后紀乃就博陵尊后為孝崇皇后周壽昌曰后始制於

詔安平王豹錢大昭曰豹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注長社公主桓帝姊耿身弟騫玄孫授尚焉

集解官本注騫作霸授作援案據耿身傳作騫

桓帝鄧皇后紀詔廢后送暴室曰憂死周壽昌曰五行志鄧后坐

但以憂立七年葬在北邙錢大昭曰在閩本作

桓思竇皇后紀父諱武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三字考證云至今從

宋本刪案今各舊本父諱武三字皆作正文顧炎武云諱字衍

正文矣據官本考證則北監本三字乃為注文此又有別蓋如為正文官本即亦不得遽刪也

黃門令董萌注黃門令秩六百石注令原作之據正文改錢大昭

亦原作之也官本不誤

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后感疾而崩太后下原無母字據通

監本轉刊后上仍脫太字惟通鑑二字均不脫蓋即王說所本

孝仁董皇后紀以后兄子衛尉脩侯重注脩今作脩音條官本文

脩音條功臣表周勃封國字亦作脩外戚恩澤侯表序脩侯犯

色字仍作脩顏注皆音條周亞夫傳則徑作脩續志改屬勃海

郡字還作脩晉志則作脩然觀史記周勃世家注引徐廣云表

後漢書十下

皆作條似作特亦不自晉始大抵隋修條可通作而音
則一以條爲正也至官本注之作修音修始沿本之失

初后自養皇子協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暴至齋
靈帝宋皇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集解劉放曰案宋貴人

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至貴人之從孫周壽昌曰宋貴人但不
云從曾孫自是同父兄弟之曾孫不待於從下加父字案袁紀

帝追諡爲敬隱后宋隱之從孫乃宋隱后從
孫之說與續漢書說合作從曾孫仍脫父字

父鄭執金吾封不其鄉侯集解錢大昕曰尚有它鄉也案不其
已省據袁紀鄭作豐不其鄉侯作不期侯續志

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永字游光靈帝時
爲司隸校尉無所迴避京師號曰許游光案馬融廣成頌指罔

兩拂游光張平子東京賦野仲而遊游光注野仲游光惡鬼
也然則許永不當取以爲字當是時人畏其舉法避之如鬼魅

因舉以相目耳魏志夏侯太初傳注引魏略云李豐兄弟如游
光亦以鬼目人也又續五行志一載太常許永與中常侍管霸

蘇康代作脣齒者疑非一人今案黨錮傳羊陟遷尚書令以前
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等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

河南尹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是許永爲河南尹係光初年
陟未爲河南尹之前錢大昭補表載陟爲河南尹係光初年

宋后即是以是年十月廢則永是時已爲司隸校尉不應反降
爲羽林左監惠氏侯氏各引謝書亦皆無永爲羽林左監事其

懷注永或作詠詠正合觀宋后之憂死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闕
者既皆永或作詠詠正合觀宋后之憂死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闕

一而對夢亦正所以迎合宦官志之承或以人廢言耳是許永雖非
均於靈帝即位之初爲武志之承或以人廢言耳是許永雖非

靈帝末年反降爲羽林左監意管蘇詠
時詠亦坐廢武死乃因緣宦官復進也

靈思何皇后紀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至王薨歸鄉里侯康曰御
引英雄記云置王閣上薦之以棘召王太傅責之曰弘農王病

因何故不自遠遺兵迫守太醫致藥即日王及妃唐氏皆薨今
紀明載唐姬穎川人王薨歸鄉

里則謂妃與王同日薨者誤也
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墳中沈銘彝曰趙岐之壽藏侯覽

後世生墳壽墳也案宦者傳趙忠因與張讓等共
謀殺何進爲袁紹所捕斬蓋其家宅皆沒入官

食邑五百戶作石誤
獻帝伏皇后紀父完沈深有度度襲爵不其侯通典後漢獻帝皇

廷完拜如順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入座議不決
鄭玄議曰春秋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

於京師嫁於天子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
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

母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
六戶戶遣就國則本縣侯也續志六年徙封港爲不其縣邑三千

鄭議稱完爲不其亭侯則後世固已降封矣不其縣後漢既改
爲不期國或其國內之一鄉一亭仍存不其之名未嘗

自爲不其鄉侯伏完自爲不其亭侯名同而爵固殊也
六宮皆步行出營注周禮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宮之

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率原謂爲年以下原爲天
完曰政在曹操自嫌尊威乃上印綬至十四年卒案袁紀建安十

丁卯皇后伏氏廢曹操使人收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
死者百有餘人曹操傳亦云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據此紀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
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

誅怨恨公辭甚嚴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言坐背與完
書言故屯騎校尉亦爲完已前卒之辭言兄弟皆伏法而不及

父亦與子興嗣集解官本興作典案袁紀完生五男一女長男
范合無名與子興嗣集解官本興作典案袁紀完生五男一女長男

操追大怒本無追字
獻穆曹皇后紀以后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

魏其年六月日自後四十一年案魏志爲魏主奐景初元年
元也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集解先謙曰至先謙案

憲無薨年節安得爲后禪位之後仍是憲拜夫人置節何地顯
然謬誤所當駁正議案魏志建安十八年秋七月天子賜公三

立公中文爲皇后是操納於天子者本有三人女曰媛曰媛曰媛
乃云操以二女爲貴人本中女節也故范氏以入紀袁紀

說然陳壽作志於晉初漢魏事多所親歷自應較詳確可據
論曰漢世皇后無諡至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洪亮吉曰此本

然攻前書宣帝許后已謚其哀不得謂光烈始也今案蔡謚言漢世后氏無謚就常例言耳若前漢衛思后許其哀乃因皆不壽終追為之謚自屬變例故不之數非蔡竟忘前世事也

其餘皇帝之庶母集解先謙曰官本皇作唯是錢大昭曰本南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官本恭上初平中蔡邕始正和熹之謚注蔡邕集謚議曰至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案因帝號加謚始自光烈至

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謚宜為和熹案因帝號加謚始自光烈至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

同養王注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沈銘曰帝姑東方建武十五年封武陽公主為長公主武陽官本同案下文

釋均作武陽則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沈銘曰此注作武陽誤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沈銘曰

見高成二紀及各注又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今案綜上諸說前漢王女無并封公主

之制有之當性和親外國以翁主為公主耳若後漢雖封有縣與鄉亭之分而概曰公主故王主翁主之名不復見於史

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注案鄧禹玄孫少府褒尚舞陰長公主至並安帝妹也班超傳超孫始尚清河孝王女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舞陽原作武陽誤同前注梁松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陰長公主此省長字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注固竇融子案固乃融弟友之子自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宗時所加下平泉公主小姬後侯公主仲鄧禹王霸傳皆注平陽縣屬河東郡今平陽府臨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錢大昭曰五行志作長公主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注軼志作軼音伏師古曰又

音徒糸反案此章懷棟前書地理志文注訂誤也故乃於之音而世俗相承從大今王霸傳仍作侯是音也音定則所從自定不虛故引前志兼及孟頫二音以正其謬以爲音定則不經之軼亦遂據以當本字又因從犬而講法音爲伏音展轉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注成安縣屬潁川郡案前志成安有乃爲縣後漢皆已省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適黃門侍郎馮由孫也平邑勤傳作平安傳注引東觀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適郎中賈建注建賈參子復之曾孫據復傳建尚主在安帝元初元年

靈帝一女武姊湖陽新野寧平三長公主安帝諸妹舞陰潁陽

本非皇女不入質帝靈帝之由外藩入繼有同安帝諸妹舞陰潁陽

有姊妹當由無可考見他如賈穆之尚內黃公主伏晨之尚

平公主傳記均不系何帝則其不入亦必非皇女也惟載帝

皇女有幾此紀乃全關蓋自蔡邕被禍後東觀所載以書也然引

志述甄后言山陽公奉二女以嫁於魏又御覽三百八十九引

三輔決錄言高名元為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眾天

與缺未發而詔天子以高名元為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眾天

後此條言絕稱天子與魏志述操事稱帝成決錄三十略同則實元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後漢書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

生子張綱平林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時聖公聚

客家有酒請游飲賓客醉歌言朝亨雨都聖公避吏於平林吏

尉游後來用調羹味游微大怒縛極數百

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

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鼠而食之

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芎音胡了

反兒此續漢書作符營集解先謙曰官本食之下有吏相侵奪四

字此脫東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

勇敢於賢諍叶韻平聲惠遂推為渠帥

棟曰諍字通見唐扶頌

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

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也

萬承蒼曰離鄉乃聚名若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藍口聚均

是也郡國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山則離

鄉聚與綠林均為地名可知章懷太子非惠棟曰李吉甫云山在荆

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歐陽志云即當陽長坂也曹操追劉

備而張飛數月間人七八千人

拒之於此

王莽荆州牧某史闕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

年也荆州牧某史闕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

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西

大破收軍殺數千人

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

鮪張印等續漢書印作印集解通鑑考異云司馬彪續漢書印作

印袁宏後漢紀作斤皆誤宜從范史史昭釋文曰印音

魚央

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集

先謙曰今德安府隨州治平林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弔反集解

今隨州東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呂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

其軍安集據故權以為官名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

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巨賜斬之

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

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清水

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

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

朝羣臣素懼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

始元年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眾庶

始元年來降十餘萬

後漢書十一

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等立壇城

南清水上諸伯呂植通經為謁者將立聖公為天子議以示

諸將馬武王匡以為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印拔劍擊地曰稱

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起與聖公至於壇所奉通

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

悉拜置諸將曰族父良為國三老

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徒馬伯升大司徒陳牧

三四九

後漢書集解 卷一一

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曰為姓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章廣漢梓潼人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考異曰袁紀作袁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

李松攻武關集解胡三省曰李松通之從弟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曰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為水所漸潤故以為名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前書云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殺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隅間就識斬莽首持詣王

惠東觀記云杜虞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收璽綬傳首

傳詣宛封侯孫恂云公賓殺姓左傳魯有公賓庚收璽綬傳首

口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

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

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

劉信集解胡三省曰信大劉信司徒賜兄顯之子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

遂北都洛陽曰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

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集解先

觀記云關中咸想望天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

子更始遂西發難陽續漢書曰馬禍也時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

馬皆死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

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

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即吏曰次

列庭中更始羞恠俯首刮席不敢視作顏色變也俯俯也集解惠

云言羞恠而俯首至於坐席劉子元云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

報仇避難綠林名曰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

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談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

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所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

遂使他姓追撰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

省久吏各驚相視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更始愧恚李松與棘陽

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曰為高祖約非劉氏不

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

為燕王劉欽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集

胡三省曰社春陵康侯之子大宗也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

慶做之弟嘉做之弟子欽更始之叔父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

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

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

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

城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陽王水衡大將軍

今汝寧府西平縣西

成丹為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集解先

驃騎大將軍宋佻為潁陰王集解惠棟曰光武紀尹尊為鄧王唯

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

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集解惠棟曰通

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

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

呂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

其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

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

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遠自縱放若此韓

夫人尤嗜酒每侍宴集解先謙曰官本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

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趙萌專權威福自

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

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趙萌以私事

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

受詔遂斬之梓才骨反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

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集解惠棟曰東觀

辭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備之市空返問何

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三輔舊事

云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屠

兒杜虞手殺莽故其時所授官爵皆屠沽之輩也

多著繡面衣

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集解諸子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

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

邊郡避之是服妖也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

其後為赤眉所殺也公羊傳曰於亭為養集解惠棟曰張超請青衣

尉爛羊頭關內侯賦云或於馬廐尉門竈下何休公羊註曰炊烹

者曰養王幼學云養去聲前書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

劉歆曰案是時多置軍帥師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

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漢含尊曰三

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下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入十

是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

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

俊因才授爵曰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

伍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上一長捕賊探案前書合作賊捕

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以若所為求若後漢書十一

有曰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曰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屠敗材

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

乎未嘗操刀而使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也詩

大雅曰濟濟多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

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

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

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集解胡三省曰姓譜云弓魯大夫叔

弓子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

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

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集解先謙曰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

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

赤眉戰於務鄉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為地名續漢志

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魏州胡城縣之問集解王補曰其務通鑑

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印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鄆華陰間日暮且

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曰自富轉攻所在東

歸南陽收宛王等兵集解先謙曰謂劉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

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曰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

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

振曰拒之振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張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

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曰立秋日驅腹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

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

為腹其俗語曰臘臘社伏軾音丑于反腹音婁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申屠建等勸更始更始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之也先謙曰此

時赤眉未至光武初起亦不在張印等意計中欲更始讓位何人

袁紀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曰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

印等印等皆入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

待於外廬印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

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

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

印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集解錢大昕曰鄧禹傳言

等皆詣宗廟降則丹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

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

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

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

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為厨城門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

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恭從獄中出參城

出街中逢京兆尹解僮呼君載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敗我弟又為赤眉所立僮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船上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集解惠棟曰嚴本或作平或作丕恐失更

遂相隨見更始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集解王補曰光武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吏民有欲賊害者罪同大逆此東都一代君臣大義昭然之本也范史既著其事於紀中而此傳並不及非略也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魯侯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曰為慮集解胡

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曰為慮集解胡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執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執縣屬梁國在宋

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徒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執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執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徒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執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執縣屬梁國在宋

通編次篇云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臣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許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跡傳位先不啻夫東觀漢記或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又稱謂篇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得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為目不刪其優手補案劉氏所說與張衡路合實為通鑑綱目二書之先導故鄙見亦以立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武王曰未漢起驅輕點烏合之眾輕點謂輕銳築點也烏不當天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點烏合之眾輕點謂輕銳築點也烏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旄之所擄及擄與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頭

類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集解先謙曰前志式泰山致譌成在今臨陽縣城陽景王章之後也朱虛侯也祖父憲元帝北式究不知何在

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也集解先謙曰海曲當作海呂母怨宰西辨詳前志然此字誤久今沂州府日照縣西十里

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貨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百人

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音於貴反力可猛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猛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今東海有呂母固即舊集之南嶺上高二里呂母還海中保此以為固遂眾至數千呂母自稱號呂母固先謙曰呂母固在今日照縣南

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

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集解先謙曰官本

斬之以其首祭子家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東

記曰樊崇字細君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及東觀記皆云天鳳

五年事書曰赤眉力子都樊崇等先謙曰今沂州府莒州治

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尤峽山赤眉渠帥樊崇所保也故崇

自號尤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

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逢音

也徐宣字驍輝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集解劉效曰案逢

字從卒音應字自從卒非借逢為音此傳內皆誤先謙曰官本

作逢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

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集解先謙曰

侯田況大破之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

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名也初崇

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浸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

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

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集解劉效曰案三老從

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

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案

前書言盜賊稱巨人名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

此為臣人亦誤也當作巨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

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目相識別集解惠棟曰集

記也別由是號曰赤眉集解王補曰通鑑此下有匡丹合將銳士

異也赤眉不達太師太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

師尚可更始殺我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

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集解先廉丹戰死王匡走集解惠棟曰

謙曰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廉丹戰死王匡走集解惠棟曰

校董憲等數萬人在梁郡王匡進擊之廉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

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

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圖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

後漢書集解 卷一一

改東海郡曰沂平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

以郡守為大尹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等聞漢

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

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

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

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汝

州梁縣也集解先謙曰武關今商州東一百八十五里陸渾關

日今汝州東汝水南擊殺河南太守赤眉眾雖數戰勝而疲敵厭

兵倦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

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

象曰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齊星前書曰陸渾關有關在今洛州

伊闕縣西南集解先謙曰武關今商州東一百八十五里陸渾關

北舊志七十里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

剋勝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

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集解胡三省曰鼓舞祠城陽景王曰

求福助軍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為立祠焉孟子承其後故

功於漢為之立祠青州諸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

賊縣官謂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

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

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已久不如立宗

室挾義誅伐曰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曰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

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武

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

降更始即封為式侯曰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

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集解劉效曰案史當為史說並

見上惠棟曰袁山松書作仲卿

後漢書集解 卷一一

下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

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曰兩空札置笥中

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

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做衣

赭汗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

盆子即齧折弃之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齧折以口嚼齧以手屈折復還依俠卿俠卿為

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髮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

以為名董仲舒繫露曰曰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

東宮故事曰太子有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集解惠棟曰

油屏泥絳襜絡襜帷也車上施帷曰屏蔽者交絡之曰為飾而猶

從牧兒遊崇雖起勇力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

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

大司馬自楊音曰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

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

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謹謹也謹音火完反拔劍

擊柱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赤眉諸將自言欲為某王欲得某官爭言號呼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

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

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

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者

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請其書已名也各各

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

臣之禮反更殺亂音亦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有作殺是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

相拒而殺更相辯鬪而兵眾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

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

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

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掘庭中蘆葦根爾雅曰蘆葦根音步北反

其擊鼓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享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飢

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集解先謙曰御覽四百八十六引袁山松書米人數斗作粟數升

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

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

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為辭日甚誠

不足曰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

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靈式侯事耶劉恭為式

侯言眾立天後漢書十一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

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

無所離死也離避也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嗷啼啼與崇等及

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

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

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

且滿得二十餘日集解王補曰袁紀通鑑並作後二十餘日是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

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

車甲兵馬最為猛盛眾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

蓋左右驂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

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集解先謙曰來敏傳伐山開道從番須回

中經至洛陽東觀記作自安民縣之陽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
山道至洛陽是陽城乃安民縣地與番須相近而檢覈地志與番
須近者無安民縣疑有誤字番須在安定郡或逢大雪坑谷皆
是安定郡之安定縣而為安民耳存俟再考

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
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
為玉匣也集解先謙曰一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
官本注一寸作二寸故赤眉得多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

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集解
先謙曰今鳳翔府隴州西反為所敗禹乃出
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
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

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曰逢安精兵
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稟街

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
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執

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
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

十餘萬集解先謙曰御覽三百四十一引袁山松
書云蘇茂與寶同降拔幟之計茂亦預焉逢安與數千人
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
黃金一斤易豆五斗城郭皆空

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
二月乃引而東歸眾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

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
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

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
湖州湖城縣西

異破之於峭底峭底在今洛州永寧縣西
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帝聞乃自將幸宜

陽盛兵已邀其走路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光
武作飛道前以攻赤眉赤眉忽遇大軍驚震

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集解惠棟曰宜陽城東南北三面曰盆
峭絕劉盆子降光武處歐陽志云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曰待之帝曰待汝曰不死耳樊崇乃將盆

子及丞相徐宣曰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
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
今洛州福昌縣東鄆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
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集解王補曰劉氏史通盆子既亡奔甲信
多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蓋言之甚也抑亦太誓血流漂杵之徒
與補案劉說最當孟氏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先謙曰宜
陽注見帝令縣厨賜食眾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
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

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曰
蚩癡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

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
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

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
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胡巧
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
反言佼佼者見傭之人稍為勝也集解惠棟曰又曰諸卿大為無
水經注佼佼作噉噉先謙曰官本注見作凡是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并竈音奴甲反集解先謙
謂漢書注官本作汚是然猶

有三善攻破城邑集解劉攽曰案文
當云攻城破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
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

降自曰為功諸卿獨完全曰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
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

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
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曰為趙王郎中

集解胡三省曰趙王良帝叔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曰為列
父也盆子為其國郎中肆市列也桓寬盛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盛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盛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盛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盛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盛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盛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盛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曰均 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與風雲始順歸厯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恃盆子探符雖盜皇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虛受堂

五

列傳第十一終

後漢書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十一校補

劉玄傳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張卬與王常成丹皆爲下江兵與紀異

號聖公爲更始將軍案更始將軍王莽以甄豐廉丹爲之見前公初起用其職名及立爲天子卽用爲年號苟且無識仍是盜賊行耳宜其不終也

東海人公賓就注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見左氏哀公八年傳

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錢大昭曰光武紀馮異耿純傳並作舞陰王今案官本此亦作舞陰袁紀亦舞陰之誤

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注陰平縣屬廣漢國案前漢陰平屬東漢今兖州府嶧縣西南三十里是也又前漢陰平屬廣漢郡後漢改縣屬同漢分屬廣漢屬國則今階州文縣西是矣注據陰平道言雖亦可言縣但屬前漢言不當言國屬後漢言當云屬國亦不當僅言國耳

或有膳夫庖人沈銘錄曰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庖人今案前書百官表敘亦作庖人禮祭統云庖者肉吏之賤者也則从肉常爲正字然前書顏注均云庖與庖通又莊子庚桑楚湯以庖人籠伊尹釋文本又作庖則此作庖人亦非誤

譬猶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集解周壽昌曰注梁惠當作齊宣案官本梁惠作齊宣

與赤眉戰於務鄉注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錢大昭曰說文務卷耳也務毒艸也注引字林以爲毒草則其字當从艸案據注音莫老反仍務音故後省爲務斷非務之誤乃字林誤解耳

巡卒子姚嗣集解王補曰至故鄙見亦以立傳爲未安錢大昭曰南陽宗室

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由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以成事繼而遂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竊地皇而紀更始於中興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礙於倫矣今案班氏前書律麻志首名更始爲帝袁氏後漢紀尤極論更始得成爲君張衡劉知幾雖所見略同實已各有本但光武既存建武更始年號班志自不得不思光武兄弟本自首義其先已非有藉之號已立爲道未盡不思光武兄弟本自首義其先已非有藉

於更始宛城拔昆陽勝然後更始稍有憑藉反忌伯升而殺之
 是更始名信都乃得已夫之嘗論之故既破王郎即不其
 問受更始命皆非西攻長安不立復稱帝更始號令
 徵罷兵此東漢得已之內矣光武不立無以稱帝更始號令
 且不能與於一城之內矣光武不立無以稱帝更始號令
 豈能復與於一城之內矣光武不立無以稱帝更始號令
 也抑既請降於盆子侯終不降赤眉地被擒而高帝可說
 沛名爲應陳涉爲漢王則立由項羽兄弟及之有項起
 本紀及班氏斷代爲史皆諸項羽兄弟及之有項起
 始紀年亦猶高紀之用秦紀年取使隸事耳餘詳張衡傳集解
 劉盆子傳般人當死又何請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何作可義並通
 謹案袁紀作何與此同

崇同郡人逢安注東觀記曰逢音龐集解劉攽曰案逢字從夆至
 先謙曰官本作逢不誤謹案官本作逢乃校刻時所改若監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集解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並見上案赤眉
 史說甚精確但謂三老從事卒吏皆是漢小吏名則頗嫌無別
 此右校卒吏通鑑已改爲卒吏劉氏與修通鑑得用已說胡注
 謂漢注卒吏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從事卒吏必其同也皆小
 之未詳夫赤眉以三老爲尊所傳漢卒吏則百石以上皆小
 吏固也秦時有郡三老在亭長書所傳漢卒吏則百石以上皆小
 鄉置三老鄉三老介在亭長書所傳漢卒吏則百石以上皆小
 小吏矣從鄉三老介在亭長書所傳漢卒吏則百石以上皆小
 引漢儀注以下前書載王尊由郡卒史舉州刺史始能擇其
 重可博兒寬由博士掌故選補廷尉文學卒史見謂不習事不
 署郡博兒寬由博士掌故選補廷尉文學卒史見謂不習事不
 舊郡博兒寬由博士掌故選補廷尉文學卒史見謂不習事不
 不悉矣儒林有非無本臣環乃引漢注於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卒史矣儒林有非無本臣環乃引漢注於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史矣儒林有非無本臣環乃引漢注於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則其亦不無百石也況武帝時所選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上者亦不無百石也況武帝時所選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徵遂議曹王生願從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與太不習事王生願從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謂不習事王生願從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史經尤不言者比古元士其秩率由比二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舊注尤不言者比古元士其秩率由比二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太守卒史小吏故類推就令如胡注引何二曹石耳前漢公府所
 史皆百石失在考之未詳也唯續志百官五劉注引漢官載郡卒

南尹買吏於諸縣有秩諸屬吏外有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
 是鄉各一人故多至二百卒史置自元帝有儒林傳序可證斷
 本注史仍譌然百石卒史置自元帝有儒林傳序可證斷
 客作吏又王常傳注引東觀記上稱江夏卒史此史字各本
 不誤是劉說終
 精確不易矣
 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注有亦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
 殺是謹案官本注作殺取與正文應也然觀下文有亂日甚正
 文本作有如此處正文作殺乃精刻之誤注蓋本不誤也
 幽閉殿門官本門

卷十一 校補

此右校卒吏通鑑已改爲卒吏劉氏與修通鑑得用已說胡注
 謂漢注卒吏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從事卒吏必其同也皆小
 之未詳夫赤眉以三老爲尊所傳漢卒吏則百石以上皆小
 吏固也秦時有郡三老在亭長書所傳漢卒吏則百石以上皆小
 鄉置三老鄉三老介在亭長書所傳漢卒吏則百石以上皆小
 小吏矣從鄉三老介在亭長書所傳漢卒吏則百石以上皆小
 引漢儀注以下前書載王尊由郡卒史舉州刺史始能擇其
 重可博兒寬由博士掌故選補廷尉文學卒史見謂不習事不
 署郡博兒寬由博士掌故選補廷尉文學卒史見謂不習事不
 舊郡博兒寬由博士掌故選補廷尉文學卒史見謂不習事不
 不悉矣儒林有非無本臣環乃引漢注於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卒史矣儒林有非無本臣環乃引漢注於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史矣儒林有非無本臣環乃引漢注於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則其亦不無百石也況武帝時所選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上者亦不無百石也況武帝時所選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徵遂議曹王生願從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與太不習事王生願從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謂不習事王生願從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史經尤不言者比古元士其秩率由比二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舊注尤不言者比古元士其秩率由比二百石卒史秩百石太守卒
 太守卒史小吏故類推就令如胡注引何二曹石耳前漢公府所
 史皆百石失在考之未詳也唯續志百官五劉注引漢官載郡卒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後漢書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曰為河北有

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帝七代孫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邯鄲

王郎為成帝子云云林蓋字胡子也先謙曰據下云林等愈動

疑惑則林不知子與是詳此詳者別一人然則胡子非林字也

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

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

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詭者嘗下殿卒僮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

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也偽易它人子曰故得全

與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年十二皆言子與此少一子字識命者郎中

李曼卿識命謂知天命也集解蘇與曰識命者謂郎與命者郎中

稱相者耳王補曰蘇說是舊注迂回益郎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

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其所識亦從其類耳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

丹陽楚所封也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也作地是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

趙呂須天時須待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

謀規共立郎會人問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

子與已觀眾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

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宮也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

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

刺史郡太守曰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有朕孝成皇帝

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曰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

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集解萬承蒼曰案上文已言識

命者郎中李曼卿此知命者即曼卿也先謙曰案東觀記不言曼

卿所據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命佑

各異也

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幸

士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漢

也諸劉朕仰觀天文乃興於斯曰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蒸應

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

號諸興義兵咸曰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崔太守

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視

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也負恃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

過半矣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耶曰百姓思漢既多

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曰從人望於是趙國曰北遼東曰西皆從

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集解蘇與曰光武紀郎南走信都

走趣也音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曰為守柏人不如定

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

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

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滿漢書

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

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

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集解王補曰成方遂王之明皆以妖

亂傳不疑用經訓斷疑聲重漢室方遂比以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王之明之獄黃得功劉良佐力為申訟後世猶有疑其枉者可歎

也王郎假附成帝遺體僭尊號罪在不赦光武於杜威持節請

降之頃斥之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所謂

折以大義則亂萌立絕也大哉王言當機立斷不假計較不須廷

議天直神武之聰為萬世人紀立極後有際斯變者得計較而存

孰大於是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願猶念也集

見劉盆子傳袁紀作一威曰邯鄲雖鄙井力固守向曠日月終不

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解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

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

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呂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郡豪傑先謙曰官本無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郡字監本同

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集解惠棟曰胡氏軍案姓譜云春秋絞國即佼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王幼學云絞古巧反字或作絞案春秋隱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昌邑於後漢屬山陽章懷於蓋延傳注亦言春秋時宋之西防城非無據也先謙曰漢有防東縣今濟甯州金鄉縣西南故城是也西防城在縣西其南即單縣境本春秋時宋防邑地後謂之西防城後漢置防西縣在西防之東故取名焉章懷以西防為縣非也是時東海人董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憲字儁卿東海人父為人所殺憲聚眾報怨眾稍多遂攻屬縣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

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其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畱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曰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城縣西南三里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茂建將三萬人攻延於蒲西延逆擊大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鄧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永與茂吾斬永首降封吾為列

侯蘇茂周建奔垂惠集解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云山桑縣有垂惠聚其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光武即位拜為偏將軍並將滅宮傳俊兵而以宮俊為騎都尉四年秋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此騎都尉王霸蓋涉宮俊而說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

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

叛遂襲破蓋延集解王補曰此與蓋延傳皆言萌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兗州冀丘縣西北也前漢屬東平故萌自號東平王前志泰山有桃鄉縣非此龐萌案前標總曰無龐萌汲古本是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曰為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謝躬與世祖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躬率眾降上奪其眾謂萌曰前在郡郡知之何速耶萌曰知之久矣光武即位曰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已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明紀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曰為延譜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龐萌與延爭權懼延譜已遂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

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曰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集解王補曰光武嘗以社稷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真也後世帝無也先後相違史並載之徒見其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問帝自討龐萌乃自戾而已

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湖陵集解先謙曰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桃城故城在今東平縣東南也帝時幸蒙集解先謙曰東平縣東南有桃城非此帝時幸蒙

東平聞之乃雷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請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也

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
 曰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
 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眾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
 乃率眾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奔輜重逃奔
 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
 郡集解先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
 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
 州承縣北承音時證反集解先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
 承並作承當作承建陽今兗州府嶧縣西帝至替音皮去憲所
 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敝
 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眾皆
 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
 緄山緄山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緄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
 集解先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
 後漢書十二 五

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剡城剡城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剡城即其縣之山也數日
 集解先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
 後漢書十二 五

城縣西三十里故縣社吳漢等復攻拔剡憲與龐萌走保胸胸名
 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
 秦始皇立石以為東門即此地也

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
 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
 東海縣也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
 下胸城進盡獲其妻子集解劉放曰案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
 子皆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問道
 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集解先帝先遣
 集解先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
 本無下為字是

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為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轉攻傍縣
 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閔為琅邪太守

步拒之不得進閔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
 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昌更始所立貪步兵張承制拜步輔
 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
 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昌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
 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
 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廣廣音廣兵甲日盛王閔懼其眾散乃詣步
 相見欲誘曰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
 乎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闕攻賊耳何謂甚邪
 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曰上賓之禮令閔闕掌郡
 事關通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
 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
 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
 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
 曰奉本朝之故是曰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眾心且齊
 人多詐汲黯曰公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曰其將
 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
 步曰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
 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集解先帝先遣
 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曰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
 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集解惠棟曰王幼學
 於我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集解惠棟曰帝
 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
 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
 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集解先帝先遣

藍本作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

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

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已璽綬付賢曰無妄曰與人

時國無嗣主內外恒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閔

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閔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異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

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

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

為東郡太守集解錢大昕曰莽傳有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即其

所改名也然莽雖分壽良為郡仍改東郡為治亭未嘗即以壽良

為東郡則史所書未核矣諸傳中如和成卒正導江卒正朔調連

率沂平太尹之類皆用莽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

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案許縣縣帝徙都後王莽

時為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

攻掠郡縣莽已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

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

擁九城眾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

圍舒盧江舒縣集解先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

也宋帛產之後注見光武紀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

也見韓非子也

餘黨滄于臨等猶聚眾數千人屯潯山攻殺安風令潯山安風皆

郡屬縣故城今壽州也集解劉放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皆屬廬江郡

安豐皆縣名從傳是王會汾曰郡國志安風注作安豐皆屬廬江郡

安風為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先謙曰

潯山周名非縣也注誤潯山在懷南縣西北二十里高三千

七百丈周二百五十里有三峯天柱山潯山也潯縣在今揚

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安豐在今潯州府霍邱縣西南

州牧歐陽歆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為從事白歆

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光武遣

請以恩信曉諭降之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潯山人共生為立祠

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

飯飯音扶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

害集解洪頡煊曰前書何武傳莽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

等事起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仲公子偉即宏也

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

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

陽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

抵歸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

已下鴻至薊目寵漢竝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

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薊縣西

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

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眾多疑惑欲從之吳

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

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曰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

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集解先與上谷軍合

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

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

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光武接之不能滿曰此懷不平不能滿其

也光武知之曰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

寵曰所服劔又倚曰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問握手交歡竝坐

今既不然所曰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幸衡時甄豐且夕入謀議時

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甄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及莽篡位後

豐意不平卒曰誅死光武大笑曰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

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光武遣

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光武遣

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

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集解胡三省曰爾猶言如此也袁宏是

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已買穀也積珍寶

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

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謂

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

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集解惠棟

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

眾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

寵止不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于后蘭卿遂發兵反

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

又自呂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况不受輒

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集解先

今順天府通州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集解胡三省曰遣

營相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也若汝北軍必敗矣寵果盛

兵臨河已拒隆集解惠棟曰河潞河也在城西三十又別發輕騎三

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

平上谷數縣遣使召美女緡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

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呂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

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

日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

橫踰城堦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蝦蟇聲在火鐵下擊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

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質故不信之使

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蒼頭子密

等三人集解惠棟曰秦呼民黔首謂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

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集解

文多一命字效即劫下又呂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

頭擊其類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辨裝呼奴為將軍於是兩奴

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

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呂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

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

寵所裝之被馬六匹集解胡三省曰加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

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

出勿稽留之稽停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

呂詣闕封為不義侯集解王補曰權德輿云伯通之叛命子密之

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

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

是乎先謙曰東觀記云詔討寵者封侯朝廷以明旦開門不開官

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呂子

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

南集解先謙曰漢三水縣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

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

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同

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

卿孫卿生文伯常言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

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呂西更始敗三

水豪桀共計議呂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

平王欲平定西方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集解惠棟曰

子乃呼韓邪單于之子呼是時匈奴與

都而尸道單于也名與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時與匈奴

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

使匈奴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屬國胡數千騎在參贊芳從之自稱西平王

參贊胡芳因隨入匈奴也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已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

胡三省曰姓諸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為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會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

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屬五原郡因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

以爲名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集解先

謙曰漢五原郡治九原縣在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大河外今馬喇特旗東南境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

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興將數百騎攻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

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王補曰按馮異傳異擊虜芳將賈覽匈奴莫難日逐王破芳後呂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

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畱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膺內離遂

奔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鑄胡侯鑄謂琢擊之故以爲名昱弟憲武

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西北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集解王補曰匈奴閔漢求盧芳食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

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脫言其計故賞遂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見本書南匈奴傳

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緡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存存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曰是子孫之憂所宜

其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覲也魏望期於奉成宗廟與立社稷是已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眾賢

海內實服惠及殊俗目肺附之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言親戚也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肺附

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詩云如塗塗附注云附木皮也木皮也赦臣芳罪加召仁恩封為代王使備北藩無已報塞重責莫必欲和輯匈奴

景純云古集字不致遺餘力負恩負背也負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

南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昌平州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

芳謂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為寇集解錢大昭載安定屬國然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帝紀承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之又蘇釋劉竟神陰有

安定屬國都尉孟扶可證孟扶可證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

中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集解先謙曰慶州府環乃遣

將兵長史陳詡詡字云詡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遠亡乎對曰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

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

不代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益曰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

之遠圖哉集解劉放曰案文圖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

不成文理劉氏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曰附假宗室能掘

添經字無謂

強歲月之間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攝強江觀

其智略固無足曰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

也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

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

寵負強地據漁憲紫深江起盧實惟非律代委神邦律師出以

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泉之國伏於光武也

盧受堂

志

王劉張彭盧列傳第十一

後漢書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十二校補

王昌傳時趙穆王子林注景帝七代孫也案注與光武紀注同然

皆誤孫七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邯鄲劉胡子等然則胡子非林

字也案胡字為趙王庶兄已具光武紀集解故不贅及據聚珍

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耶為天子前書

景十三王傳趙敬肅王彭祖再傳至孫懷王尊中絕宣帝以尊

弟哀王高紹封高傳子共王充充傳子王隱莽篡位貶為公胡

子當即隱之庶兄武帝時以親親故別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

林也林為即元子不曰故平干王子而曰故趙王子未如何

說然林與胡子之為兩人則甚明

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集解蘇與曰識命者謂

郎與命者郎中李曼卿相識至其所識亦各從其類耳案昌注

欲害之不得意以為始有天命故章懷說識命為知天命即下

文類知命者將護朕躬亦當作如此說方台詐言之體雖此所

謂郎中李曼卿與東觀記所謂侍郎韓公等者未知是一是二

然郎中侍郎皆官也命者業也世必無儼然士大夫而專以業名

者或論垂立言之體史亦當無此書法知古之星命家或名星

人固誤矣然猶與下文命者之稱周壽昌謂識命即今所謂算命

說以識為相識之識王氏又從而和之卻皆忘此為昌自說告

人之辭非史家紀實之語語出於史則謂方以類聚昌所識亦

不過命者未嘗不可而年甫十二未必即已為卜相工仍可疑

也今辭出於昌如謂人識已而將護之斯於辭不害若在已甫

識一命者即隨之浪游此不可告人之事何足惑人反不如並

之為得矣

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曰觀眾心案袁紀當

南嶽諸劉為其先驅注聖公光武至故曰南嶽諸劉也錢大昭曰

元年分四方為四嶽故有南嶽之稱猶云南方耳陳壽傳云威

侯快陵鄉侯曾扶思侯貴

等亦不專指光武疑注誤

遂攻柏人不下至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張增曰柏人即今順

其東南傳云東北誤

劉永傳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注西防縣名

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集解惠棟曰章懷以西防為縣非

也謹案惠氏引左傳杜注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說本志山

陰十年敗宋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本春秋宋防邑

劉永傳注西防縣名二漢志無西防縣疑防之誤已見補

注西防為防之誤而前志以西防縣疑防之誤已見補

國續志即防東柳即西防矣晉縣無防東蓋已併入高平國之

西防當即防東柳即西防矣晉縣無防東蓋已併入高平國之

邑蓋又併入宋州之單父故章懷注云然杜茂傳云時西防復

反迎仗疆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準以史家

得城邑曰拔之例指為縣名亦似別有所本或莽廢漢諸侯國

之時當改西防國為西防縣以別於江夏郡縣之西陽後又轉

改為防東兩志皆未及詳著耳

殺淮陽太守案太守為潘

時平狄將軍龐萌反錢大昭曰平狄

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注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

北集解先謙曰官本承並作丞當作丞謹案建陽前漢東海郡

兩漢志均作承漢東海郡故縣然

襲取贛榆注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案贛榆本前漢琅邪郡

張步傳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錢大昭曰伏

隆均在三年二月蓋隆本以二年冬往使以三年春被害此傳

文蒙下步即般隆而受承命言之取與紀合非誤也

王閔亦詣劇降侯康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王閔本事曰閔為琅

齒閔心惡之移病歸府遂得免

閱屢諫忤旨侯康曰閔忤旨事見前書董賢傳

彭寵傳地皇中為大司空土原諱事據錢

盧芳傳居左谷中注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張增曰今續志

注云有左谷盧芳

所居亦無右字

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錢大昭曰時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

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為寇安定原誤為安國據錢大昭曰

集解桓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奭討之案

壽元年與由讓郎還安定屬國都尉亦見本傳

扶侯康曰蓋動傳注引續漢書曰父字

徙於冀縣注今秦州伏羌縣侯康曰蓋動傳注引續漢書曰父字

又與閭本合也

周人之思邵公邵官本文注均作

野戰羣龍注又曰羣龍无首吉也官本无

卷十二校補

魏爵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隗囂集解惠棟曰姓源韻譜云天水隗氏出於大隗氏先謙曰官本前一行隗器傳三字下有器音五高反五字字季

孟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少仕州郡

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大夫置元歆死囂歸鄉里隗囂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地皇四年遣七公士三人歆死囂歸鄉里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

因逃亡矣季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

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

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

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集解惠棟曰

前書云大尹李育先謙曰平襄今鞏昌府通渭縣西南

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

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辯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諾囂既立遣使

聘請平陵人方望曰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集解通鑑胡注武王伐紂以太公為師尚父田單

守即墨以一卒為神師韓信既破趙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

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為官稱

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曰漢為名

其實無所受命將何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

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

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茅茨土階曰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

舍諸器從其言遂立廟曰東祀高祖太宗世宗集解惠棟曰東觀

之廟胡注平襄邑之東也李吉甫集解惠棟曰東觀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云今廟在秦州上邽縣東北五里集解惠棟曰東觀所以禮神也

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

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牲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銀遂割牲而盟臣賢按蒲

詰銀即題音徒放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盜為題據下文云錢不

濡血明非益盜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

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雷犁撓酒應劭曰雷犁

飯也也撓撓也七攪血而飲之今亦奉盤錯銀而飲也以此而

言題即題字錯也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

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帝武皇帝俾墜厥命厥宗受

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敵

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釁血加書一如古禮集解惠

預春秋釋例云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事畢移檄告郡國曰

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盟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集解通

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

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

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

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後漢書十三

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

故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

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集解劉歆曰大尹尹尉隊大

夫案王莽置六隊部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

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

集解惠棟曰逆理逆節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

絕理漢律所謂不道也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

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

託天命偽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

怒上帝反戾飾文曰為祥瑞東風毀莽玉露堂又拔其昭靈堂池

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

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儁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

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人策解劉

之應各目事降莽明知之而冥味觸冒不顧大忌說亂天術堯引

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

號眺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昔秦始皇毀壞諡法曰一

二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諡中

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

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麻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

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為

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

採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

取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廟六曰濟南伯王尊廟昭廟

七曰元城孺子王尊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

移廟殿皆重屋太廟廟東南西北各四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

銅櫺櫺飾以金銅瑯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

萬數也集解劉放曰窮極土作案文士當作工凡與作不專在土

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周

壽昌曰土作即與造土木意舉土以該木也禮發豕河東攻劫上

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發豕河東攻劫上

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

集解惠棟曰口語單亦車奔馳蓋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

解之類無左證者也亦車奔馳蓋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

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

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灌曰醇醢

裂呂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

南者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政令曰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

復一郡至五易名而還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

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

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增

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增

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

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

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

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

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邯怒不附莽西侵羌戎東擄

瀧貊海太守陳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

出塞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滌

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罰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

曰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

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

自誅刈王氏以莽數殺其子弟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

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皆結謀內潰司命

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今山

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

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興滅繼絕封建萬國遵高祖之舊

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

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繫弓臥鼓

載賊于戈載囊弓矢秦翰也臥猶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

負子之責百姓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集解錢

子謂負上天之責也章懷注非註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

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集解惠棟曰前書莽從弟平阿

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乃移書於向

喻曰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曰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莽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

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罵及崔義等

將行方望曰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器不聽望曰書辭謝而去
集解先謙曰望既去以明年正月立前漢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
 子劉嬰為天子已為丞相敗死詳劉玄傳
 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曰望
 異域之人疵瑕未露別部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郭隗見事況於隗
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於隗
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
自趙往士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曰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
 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又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
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誠
 猶飛鴻之有羽翼耳
 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肯其本貳其志也
 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
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
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
湖集解劉牧曰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
後漢書十三
 謝罪文公亦遠巡於河上遠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夫曰二子之賢
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
 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
解先謙曰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涇水北涇寧也
 口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
 軍勉之集解王補曰袁紀露等遂至長安更始曰為右將軍崔義
集解通鑑胡注就其舊號而授之隗囂遠方望之言而
皆即舊號從更始遠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獲至殺身後則終
於滅族擇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權并禍即曰事告之崔義誅死
太之難也
 更始感露忠曰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
 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
 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
 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謝承

唯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為名集解洪亮吉曰將兵圍囂閉
 前志南陽無南鄉縣積志有之蓋從後追書耳
 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
安城南面西頭
 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
 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曰
 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謙曰官本注恭謙作恭是為掌野大
 夫平陵范滂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
祭酒祭祀時唯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
長者以酒沃爵唐高宗諱改持書石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治書
 先謙曰本治書避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
 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杜陵金丹之
 屬為賓客集解惠棟曰丹當讀司馬遷史記見劉知幾史通故下
金昭卿書丹由此名震西川集解先謙曰官聞於山東建武二年
蓋字昭卿也
後漢書十三
 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愷引兵叛禹集解通鑑
禹傳愷叛禹在建武元年今云二年蓋愷以西向天水囂迎擊破
元年冬未叛延及二年蓋愷在二年也
 之於高平景雲曰注高平當作平高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
 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
 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
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囂既有功於漢又
也集解先謙曰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四十里
 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讓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
 武素聞其風聲報曰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曰慰藉之良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始以
 殊禮遇囂此兵機也張步之勢與才下囂無算然乘其北憂漁
 陽南事梁楚而步遂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以此例囂設方其上
 書詣闕連正君臣之禮歸必不服而招誘關東羣盜必投其隙以
 煽合從之謀協規公孫并力拒漢中興之業未可期也帝因竇融
 降附既用河西拒隴蜀之亢又以柔懷隴坻孤蜀之勢不戰而屈
 人兵此計之得者及羣盜蕩平天下底定乃始專精時陳倉人呂
 西討隴滅則蜀舉天戈一揮坐受其成自然之勢也
 銷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

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曰手書集解惠棟曰鄭康成云手猶親也漢詔令皆人主自親其文故

第五倫讀詔曰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

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但驚馬鈔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鈔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鈔刀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濟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

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願之臣請而蒼蠅之飛不過數

步即託驥尾得已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

也見敵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

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曰馮異西征得呂數千百人躡躡三輔

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

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

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為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

成我者鮑子史記自今已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

詩經或作遷迤又作遷觀字異義同皆言適然會遇也帝欲器用

恐其為詞所掩不達本意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

中遣使曰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器集解通鑑胡注謂器自呂與

述敵國恥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已故蜀兵不復

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曰示器因使討蜀曰

效其信器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芳

萬承蒼曰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未宜謀

蜀帝知器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案此器持兩端當在五年初器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

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曰重爵器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

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器遣子入侍器聞

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曰為胡騎校尉封爵

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鑄謂而器將王元王捷常曰

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器曰昔更始西都四

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眾口一曰敗壞大王幾無所

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

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

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曰一丸泥為

大王東封函谷關集解先謙曰官本河山作山河元請曰一丸泥為

巖險周固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

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已霸王不成其弊足

也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神龍失執即還

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器心然元計雖遣子

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

東詣京師餘稍稍相隨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問曰器子內侍公孫述遠

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文

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器故宰

士大夫莫不識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器復遣使周游詣闕先

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帝遣大中大夫來

遊其弟為器雲旗將軍來歙帝遣衛尉鈞期持珍寶絹帛賜器期

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也先謙曰注見劉盆子傳

亡失財物帝常稱壽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

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荆州也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已潰其心

腹囂復上言集解王補曰袁紀囂復上書止討蜀曰蜀道危險樓

其罪惡孰著大白水險阻棧閣絕敗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

又多設支閣支柱障閣集解王補曰帝知其終不為用臣欲討之

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种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

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

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

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

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集解通鑑胡

隴坻之捷而後漢書十三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

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

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已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

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賜書曰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云陛下寬

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臣囂文吏曉義理故

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

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

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集解王補曰囂於光武既臣之而

之援執集解通鑑胡注張明年述已囂為朔寧王欲其歸靜遣兵往來為

之援執集解通鑑胡注張明年述已囂為朔寧王欲其歸靜遣兵往來為

之援執集解通鑑胡注張明年述已囂為朔寧王欲其歸靜遣兵往來為

之援執集解通鑑胡注張明年述已囂為朔寧王欲其歸靜遣兵往來為

之援執集解通鑑胡注張明年述已囂為朔寧王欲其歸靜遣兵往來為

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集解先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

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曰書招王遵遵乃與

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大中大夫封向義侯集解漢書云遵字子春

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

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已戮力不避矢石者集解先

本數作豈要爵祿哉徒曰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

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

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

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同中相近並在涇州集解漢書云

為同中在安定高平則番須亦雞頭山道也雞頭山道也

當在安定界但未詳其所在耳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

在今原州西集解漢書云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

海登丸山西北至子崆峒登雞頭山即此山也李吉甫云雞頭山在成

頭山在鄠縣東北二十里樂史云在高平縣西一百里雞頭山在成

在涇陽縣西或云即筭頭也先謙曰山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隴

坻在漢天水郡番須雞頭山亭皆在安定郡章懷太子在涇州詳來

指番須之所在耳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

吉甫云瓦亭故關在平涼府原州南七十里隴山北垂先謙曰官

亭二縣界通鑑唐貞觀三年太宗臨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舊志

今隴德縣西北四十里有牛營若相傳牛邯營軍此蓋即西瓦亭

也囂自悉其大眾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

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

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意

曰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歙血盟為漢集解先謙曰官自經歷虎口

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呂西周洛謂無所統壹故為王策

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曰奉天人之用退曰懲外夷之亂數年

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歸本朝生民曰來臣人之

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

不遠也

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

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已吟嘯扼腕

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大夫在論

職之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在道路

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曰奔離之卒拒要阨集解先謙曰官

當軍衝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規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

中而不自是曰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

絕叔甯威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視乎鮑叔奉酒而起視曰

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東縛從魯也使甯威無忘其飯牛

於車下也鮑叔曰歸漢歸漢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上以作杖

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

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眾歸命洛

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嵩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

城縣非也陳景雲曰注中城字衍先謙曰西縣今秦州西南而田

奔李育保上邽詔告諸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

帝云橫來大者王小白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

見前書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云欲為帝亦任之也豈終

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

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穎川賊起月餘楊廣死焉窮

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集解惠棟曰戎或作戎兵非史記王子侯

軍亟罷西音紀請自殺曰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數月王

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

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歸

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諸九年

春器病且餓出城餐糗糲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

時民饑餓乃悲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

安得人時器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器少病

而王元周宗立器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款耿弇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集解惠棟曰本志

作雒在天水冀縣先謙曰通志伏羌縣西四十里有永寧鎮即羌

東集解通鑑胡注隗純降而徙其族純與巡字徒弘農唯王元留

為蜀將及輔威將軍滅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

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

林集解劉攽曰案司空無司直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曰為護羌

校尉與來款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

得誅之

論曰隗器援旗亂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

孝是述夫創圖首事有已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

於漢南拒於蜀左傳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百二者以秦地除

二馬集解先謙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區區兩郡水也隴西天

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

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已棲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多士

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

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

者寡故未若器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嘆乎謂光

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集解惠棟

曰鄭興傳云器矜己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又見公孫述傳王補

曰隗囂之視文王其猶臯鸞之異乎以彼妄自矜飾以禍終
寶從說將吏與寶融公孫述爭為雄長地耳是杜林班彪申屠
剛之羞也范史稱其坐論西伯未可多嗾謬矣猥曰同
成喪而為議不知矯誣之過適足貽亂賊以口實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哀帝時

曰父任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

漢儀注史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周

壽昌曰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子舍人遷為郎庶任字為

有根侍御史亦不後父仁為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

能即任子為郎也後父仁為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

也而述補清水長宏紀成帝時為清水長案東觀記述成帝末為

郎而傳云哀帝時所載不同未詳孰是先謙曰仁曰述年少遣門

下掾隨之官常居門下故以自辟號之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

教者也後太守曰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

有鬼神神明察也東觀記曰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常居門下故以自辟號之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

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

傑各起其縣曰應漢南陽人宗成氏多出南陽安眾自稱虎牙將

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

也東觀記曰漢中今商州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曰應成

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東觀記曰華陽國志作朱遵

健為士女讚云白虜狂僭亂離斯紀孝仲紮馬社稷是死遵字孝

仲武陽人也公孫述為健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大水門眾

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為述所然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

新津縣圖經曰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為置祠一曰遵失

首退至此地紼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

為置祠號為健兒眾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

廟後改勇士祠

虜掠暴橫述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

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日王幼學

云謂妻與子皆被係累以為威獲也正誤云案室屋燒燔此寇賊

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曰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

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

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

成等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

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曰其眾降以為俗通曰垣秦邑也因

長聚眾降成自稱輔漢將軍

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眾附有自立志乃使其

弟恢本或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屬廣漢郡今益

州西南七十里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

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

曰投天隙天時之問隙也東觀記曰列子霸王之業成矣宜改

名號曰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

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西南夷

國名笮音昨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

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日壤果實所生無數

而飽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沃野下有鴉鵲至死不飢女工之

業覆衣天下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

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

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

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守巴郡拒攔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為攔關以拒蜀故基在今陝

縣扞水有攔關李文字云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

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攔關則蜀中無事

非王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為攔關即魚復江關今瞿唐關師古

註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李賢以為峽州巴山縣樂史

宇記峽州長楊縣有古攔關城存即巴山縣地此為得之攔關實

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攔

也蓋攔關乃楚之攔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攔關則荆門

虎牙在攔關之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隘地方數千里戰士

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曰

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曰

窺秦地南順江流曰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

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自當之能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曰天

與能也易曰百姓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二

為期說文云云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

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曰為符瑞

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

成都故號成家集解先謀曰以成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為國號也與袁術稱仲家同義色尚白云述以莽尚黃乃服色

尚白自以與西建元曰龍興元年李熊為大司徒曰其弟光為

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都為成都漢以京

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越嵩任貴集解惠棟曰前書

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數焉越嵩任貴集解惠棟曰前書

殺太守枚根白立為耶殺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

王先謙曰越嵩今靈遠府後漢書十三五

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集

白水關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北通志百二十北守南鄭今梁州

里東接陰平西達平武北連文縣最為要隘北守南鄭今梁州

城在今縣東北也集解先將軍任滿從閩中下江州閩中江州皆

謀曰今漢中府南鄭縣東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集解先謙曰閩

郡閩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集解先謙曰閩

中今保寧府閩中縣西江州今重慶府巴縣浮西漢水而下東

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

伐關中豪桀呂雉等往往擁眾曰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時延

藍田王欲據下邳各稱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

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

船蓋以帛飾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

烏集解惠棟曰光武紀及馮異將數萬眾出陳倉與李鮪徇三輔

本李作呂是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集解

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弋南陽人東觀記曰始起據

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集解劉放曰走至南陽略

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戎西

自稱三大將軍戎自稱地大將軍眾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

合豐俱曰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曰岑為大司馬封

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

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

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南今夷陵縣也故城在

此註與岑彭傳注同今華陽國志云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

關及沔關漢世治江州不言有江關也司馬貞以為江關即扞關

然則扞關當作江關也先謙曰臨沮今安陸府當陽縣西北夷陵

東湖縣東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

置鐵官錢置鐵官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

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

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識記曰為孔子作

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

象漢十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姓不

得再受命集解惠棟曰周語叔向云吾聞之一姓不再與今周其

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陳景雲又引錄運法曰

日姓不再命尚書帝命驗之文見詩文王篇正義又引錄運法曰

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

也乙軌也述言西方太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

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

書中國冀已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

也集解通鑑胡注宣帝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

戰陳倉破之異傳同此誤以四年為三年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

善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集解洪頡煊曰三國志周羣傳父舒少學術於廣漢楊厚人有問春秋漢代漢高帝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占私傳其語文選乃復曰掌景福殿李注引獻帝紀又以爲故白馬令李雲之言

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主立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日月已逝妻子

弱小當早爲定計可已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

宜雷三思金卽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武皇帝立子

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士德君所

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豈君

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

兵圍得之數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謀也其詞與本傳大異所釋

識記尤足破 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

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 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

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 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之術 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

地 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故起於行陣之中躬自

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 軍敗謂戰於雒水

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 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卻就於

舉聞項王射傷漢王胸後復戰 於字也惠棟曰東觀記云死而成功愈於坐而滅亡

滅亡也 於字也惠棟曰東觀記云死而成功愈於坐而滅亡

爵遭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 隴西天水皆雍州之

云名震西州流聞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

山東是威加也 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器不及此時推危乘勝曰爭天命而

乘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 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

戈卑辭事漢唱然自爲武王復出也 章句謂鄭興等也偃武息

皆以爲武王也先謙曰官本武作文以上文義推之 令漢帝釋

西伯謂文王是也惠說非王補曰袁記通鑑均作文王 關隴之憂

以器居西無東之意故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

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 集解先謙曰官 發問使召攜貳

本居作歸是 謂來

欲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 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

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先武 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曰梁州之地內奉萬乘

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王莽也 臣之

愚計曰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曰此時發國內

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 山在今夔州築

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曰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

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速曰問羣臣博士

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

曰待天命未問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曰廣封疆者也

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 集解通鑑胡 驅烏合之眾 鄒陽云周用

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也 而坐談武王之說

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集解通鑑胡注述做漢制亦置北軍山東 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

之人僞寓於蜀者述以爲兵故曰客兵 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曰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

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

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

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內

九旂雲鳳 陳置陸戰然後輦出房闈又立其

皇關戰皮軒 兩子爲王食健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曰爲成敗未可知戎士

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

由此大臣皆怨 集解王補曰此 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

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眾心成

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 述以色尙 自王莽曰來常空

述卽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

述卽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

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詭言不可信道隗

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驛將王元降述曰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

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楚賢者環淵姓諸曰楚環列尹之後河池屬武都

郡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

軍馮駿等馮駿傳曰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

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府巫山縣東夷道今荆州府宜都縣西北

因據荆門荆門

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

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屬巴郡

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曰明丹青之信楊雄法言曰丹青之信

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

哉左右莫敢復言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

郎將來歎急攻王元環安使刺客殺歎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

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與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

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

之乃下詔諭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頻開示恩信勿自來歎岑彭

受害自疑今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

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

不食言集解王補曰光武之詔諭公孫述曰開示恩信勿以來歎

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

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

後漢書集解 卷一三

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曰配岑於市橋市橋即

市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橋橋也僞建旗幟幟幟也反又志反鳴鼓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

一月臧宮軍至咸門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

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

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

刺洞胃墮馬吳漢傳云漢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集解惠棟曰

述前取其首與此異也左右與入城述曰兵屬延岑其夜死集解

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

宮室帝聞之怒曰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集解惠棟曰曰城降三

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目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

尙宗室子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嘗更吏職

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廢噉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

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亨其子而遺之羹樂羊為魏將

拔中山長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救馮

伐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無為郡縣所苦其平蜀之日讓劉尚曰孩

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良失斬將弔民

誠奕世如揭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其信與初常少張隆

勸述降不從並曰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曰禮

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拉蒙旌顯請李業謙玄等見獨行傳集

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刺首死節表其門閭健為朱遵祥馬死戰贈

以將軍為之立祠費貽任承君業馮信等閉門索隱公車特徵文

君習禮明詩書為博士程烏李育自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

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

南越志曰有番山 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
者將曰地遠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為資徒曰
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曰會
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 曰高深自安昔吳起所曰懸魏
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 及其謝臣
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干寶晉記曰吳王孫
而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有違江山難
恃違猶去也

以虛受堂

主

隗器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十三校補

隗器傳史奉璧而告注璧者所以禮神也官本禮

奉盤錯銀注以此而言題即匙字題官本禮案承上文正

反戾飾文曰為祥瑞注大風毀莽玉露堂玉露堂本傳地皇元年七月

大風毀王路堂而莽於始建國元年改未央宮曰壽成室前

日王路堂亦見本傳服虔注云如言路廢也是則作玉壽成室前

誤一字乃立其子臨為太子以為祥應也案莽傳以子臨為

太子為名不正改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注說亦誤

援引史傳注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宜呼

設為六管注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為六也此為官

沒入鍾官注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張增曰據莽傳

西侵羌戎注西羌麗恬傳幡等幡原為幡據錢

而大事草創注草創謂初始也官本初始

更始使執金吾鄧曄注曄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為名官本注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拔巫及夷陵夷道注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夷都縣西

案注及下荆門注兩夷都均應作宜都官本不誤

曰明丹青之信注楊雄法言曰楊官本作揚案雄姓前書本傳雖據雄自序从手而古書相承多从

木亦自有所據已見前書雄傳補注故不具

卷十三校補

二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後漢書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齊武王續字伯升續引也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

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

天下雄俊莽未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

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

四方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言定天下傳之

其時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

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

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眾也案解沈欽韓曰案

蘇都統宋將兵者因號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

匡陳牧等蘇解惠棟曰新市兵王匡朱合軍而進屠長聚蘇解王

所殺數日屠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

見光武紀注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

故城杜佑通典南陽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與王莽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

過害宗從死者數十人案解王補曰宗下疑奪室字然奪文既久

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

鄉比陽縣有藍鄉案解惠棟曰續志南陽棘陽縣有藍引精兵十

萬南渡潢水蘇解元注水經曰棘水二湖流注合為潢水又南經

縣一統志音潢水蘇解元注水經曰棘水二湖流注合為潢水又南經

諱上水作臨泚水蘇解元注水經曰棘水二湖流注合為潢水又南經

出縣從水得名則泚富為比呂覽處方等齊章子與荆人夾泚水

而軍此亦誤作沱即斯水也唐書地理志一統志沱水一名沱水出岷陽縣銅山西南逕唐縣曰唐河又逕新野入清水水道提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卓賜軍大至各欲解去

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縣名在沱陽縣集平氏縣有宜秋聚先乃往為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

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

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卻迫潰酒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

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釜餽鼓行而前破釜餽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

以正什伍孔晃云言士率奮厲也尉繚子曰鼓行交關則前行進為犯難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

斬首三千餘級尤茂奔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

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且起射之塾該音義亦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塾案說文云射也廣雅塾的也

也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莽蓋法古為厭勝之術也呂氏春秋正月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高誘云招

故畫其象使人射也讀若準沈欽韓曰塾鄉亭所治處吏民投最疏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室之民即此作亭非王補曰袁紀作使

且起射之無於塾二字先謙曰傳統官署鄉亭言之則從東觀記續漢書作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

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南陽英雄及王常皆伯升起草野荷樂放縱無為國先其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

未同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集解通鑑胡注其後果立盆子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非所以破莽

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集解沈欽韓曰文子上使後

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

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通鑑考異卬續漢書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破胡服肥

不得有二眾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

王莽改令長為宰後漢書十四東觀記曰其宰潘臨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也集解王補曰袁紀亦云其宰潘臨

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

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珎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珎決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

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

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

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世祖惡

笑曰桓初李軼諂專更始貴將賈將朱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伯升作攻城關車

用伯升遂作之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關車上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屬南郡今汝

謙曰注見公主 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

更始何為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機為抗威將軍稷不肯

拜受抗威之命也 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

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

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與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

年追諡伯升為齊武王 追諡仲為魯哀王然放之本紀建武十五

年四月癸丑追諡兄伯升為齊武王公兄仲為魯哀王公諡雖同王

公爵異以情事推之是歲封皇子十人皆為公又前二年降封趙

齊魯三王為公則追諡兩兄亦必以公爵明矣至十七年皇子封

公者皆進為王十九年又進趙齊魯三國公為王然後伯升與仲

皆追稱王耳二傳 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

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 試守者稱職滿歲為

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

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集解惠棟曰衛宏漢

舊儀云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小冠滿歲為真以次遷奉引

則大冠前書音義云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先謙曰

平陰今河南 遷梁郡太守 今宋州也集解洪亮吉曰前書梁孝王

汝南王暢始徙封梁王中問七十餘年皆空作郡故劉永傳亦書

梁郡唯陽人續漢志作梁國蓋從建初後言之耳先謙曰梁郡今

歸德 立二十一年薨諡曰哀王子虜王石嗣 虜作場集解劉放曰

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薨諡 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

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侯 集解惠棟

封都鄉侯見何微傳 石立二十四年薨子見嗣下博侯張以善論

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 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並出擊匈

雙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

張子它人奉其祀見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 集解沈

西京制諸侯王母皆稱太后東京制損於前宜稱太姬傳中皆作

太姬宋書后妃傳改諸國太姬曰太姬則南太姬則北太姬則

之切讀作怡者是也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號曰太姬則南太姬

皆有一百一十一 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兒剛爵為庶人徙丹陽

即太姬也 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兒剛爵為庶人徙丹陽

後漢書集解 卷一四

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集解先謙曰 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

正屏有所不聽 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自障也示不極臣下

尊為小君 諸侯之妻宮衛周備出有輜駟之飾 輜駟有輿蔽之車

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傳母

保阿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綳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敬制也

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諧者之言 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

愆乎至行濁乎大倫 濁猶汗也倫理也孔子 南刑三千莫大不孝

集解王補曰五行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朕不忍置之于理其

孝此孝經文也詔作甫刑疑因聲近致誤 法理以墮宗緒 墮毀也

其遺謂者收冕及太姬璽殺冕立十七年 而降爵冕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慙

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為

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

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益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

士豈游俠下容之為哉 景雲曰下容謂折節下士也注非其慮將

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 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

業復其 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 幸潘

臨云請劉公 赦岑彭以顯義 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

一信而降 赦岑彭以顯義 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

封彭為歸德侯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 謂不用

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嗚呼古人以蜂蠶為戒 左傳城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 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邪小蜂蠶有毒而況國乎 建武二年封魯王嗣光武兄仲初

也 北海靖王興 官本提行是 建武二年封魯王嗣光武兄仲初

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 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集 嫺都性

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

後漢書集解 卷一四

三七九

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

人樊巨公收斂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世祖即位擢為中大夫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

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固始侯李通集解惠棟曰適元與

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諡仲為魯哀

王興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有明略集解惠棟曰張瑩漢記興性

與求賢好善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集解惠棟曰

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懼時年早分遣集解惠棟曰視事四年上疏

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

九積漢書曰二郡二十故徙興為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

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每朝廷有異政京師兩縣北三十五里

有異政輒乘驛問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每朝廷有異政京師兩

立三十九年薨集解惠棟曰傳教集北海王誄云永平七年北海

室無女工感傷慘惻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怨皇昊於惟那英烈

於斯為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載載

於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厥德日

方域承靈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厥德日

新挂璋令名流惠民隸彌軫皇情白日幽光霧霧杳冥如何景命

秀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子敬王

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

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

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集解惠棟曰袁宏

禮接之前書敘傳父黨揚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

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

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

倍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

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

危我哉呼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

並云是吾幼時狂慧之行也集解沈欽韓曰燕策蘇代大夫其對

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

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

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賄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

及賦頌數十篇集解王補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

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帝時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有草法不知其始王愔云元

章帝詔使草書上奏魏文帝亦令劉廣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

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

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

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集解沈欽韓曰廢縣奉睦後立

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

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

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薨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建初

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

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建初

以功自效令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剋也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

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詣者僕射

劉珍與平望侯毅並在文苑傳集解洪頤煊曰胡廣傳駒駘侯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

文類聚六引驃騎太守箴十二語一作崔瑗文選緒白馬賦趙
至與嵇茂齊書陸機皇太子宴玄圃詩三注所引皆止大漢遼周
化洽九區二語又與類聚全異驃騎所造見於文選注北堂書鈔
御覽有玄根頌零句頌或作賦又上書諫錄錢事見藝文類聚六
十六與李季堅書零句見北堂書鈔
與寶季璋書零句見北堂書鈔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令光武兄

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

大呼曰我欲誦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問令人視之還曰方坐

嗔將軍所復意呼上言不可謹露明且欲去前曰良曰欲竟何時語

為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

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

被害續漢書曰良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

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

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

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相嗣相音况升反集解官本考證

曰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正月趙公良薨十九年四月進趙齊魯三

國公爵為王是初趙公爵又二年始進為王史於降封公之後

即書節王相嗣文雖簡而意不貫先建武三十年封相三子為鄉

侯集解先載復爵為王事故致然建武三十年封相三子為鄉

侯官本三作二建初二年復封相十子為亭侯相立四十年薨子

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興元年封商四子為亭

侯集解先議曰官本元年上無元興二字考證云監本元年上無

年章建初七年立至和帝永元十二年薨是為二十三年元興元

年封商四子不應載於商未薨之前史家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

之耳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集解先議曰立十二年薨子惠

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媾

小妻集解先議曰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官門有兵衛亦為司

國到襄陽郡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

以刃傷常郡吏追逐乾藏逃金殺之懸屍道邊樹相國舉奏

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

先謙曰今順德時郎中南陽程堅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曰堅字

貧無資以摩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婦共漂更相呼食有或不食相

謂曰子非程謀甫何為不食耶母喪哀號歷下有馬每聞堅哭輒

淚出暫輟芻草先賢行狀曰堅為泚陽尉貧無車馬每出常步行

案水經注堅官至南郡太守海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守南陽程

堅本履仁孝秉志清操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磨鏡自給

沈欽韓曰事引見御覽四十一四百二十五魏略傳其人疑非此

程素有志行拜為乾傳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

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

薨子獻王赦嗣集解錢大昕曰趙王赦以建安十六年薨而阜陵

疑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集解沈欽韓曰魏志建

封曹操為魏公趙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侯集解沈欽韓曰即魏

國在封內故徙封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侯志所稱名號侯也

封蓋自此始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光武族兄春陵康侯倣之子也

倣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春陵

零道之春陵鄉集解錢大昕曰前為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

熊渠卒子考侯仁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宗室傳作孝侯李善云

仁孝侯仁以春陵地執下涇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

時見戶一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不元帝初元

貞墓元帝許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不貞作守墳是

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

同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倣嗣倣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

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

書曰倣等有功明堂以例益戶二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

安眾侯倣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之子集解沈欽韓曰王

崇崇於倣為王莽畏惡劉氏徵倣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倣

族子非族兄王莽畏惡劉氏徵倣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倣

帝時敝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伯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敝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曲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平帝也高皇

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為此也敝心然之及崇事敗敝懼欲結援樹黨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丞相萬進之子也宣女侯爵女習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東觀記曰敝為嫡子終娶宣子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

女社坐繫獄敝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大夫食九卿祿人諸侯下士視上大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後皆奪爵集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諸侯王表皆云莽大夫祿也後皆奪爵集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諸侯王表皆云莽大夫祿也後皆奪爵集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諸侯王表皆云莽大夫祿也後皆奪爵

免皆在始建國元年案二年立國將軍建奏請諸劉侯為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奪爵也不知奪爵在幾年案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王為公者悉上璽及敝卒社遂綬為民則知劉氏奪爵在始建國二年司馬失考也

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阜盡殺其母弟妻子集解王補曰此即齊武王傳所謂宗室從死者數十人也更始立以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

入關封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三月見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集解惠棟曰祭邕獨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車馬衣服追不敢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與猶車也

諡敝為康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墓於洛陽北

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

春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裔夫舊夫本姓役多少平其差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置裔夫佐吏各一人集解劉放曰案後漢志則此吏字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富作史也

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欽字經孫欽音許及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字經世光武族父也欽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集解先謙曰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欽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欽終東奔洛陽建武

二年立欽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州十年欽薨封小子燿為堂谿侯燿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百奉欽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為郎侯郎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郎音其紀反以奉終祀又奉終子鳳曲

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胸山縣西南集解沈欽從欽韓曰今海州西南先謙曰下奉當作封官本不誤欽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無義自號失職是也形近亦聚眾京密間京密屬河南郡鄭之京而說官本正文失亦誤先亦聚眾京密間京密屬河南郡鄭之京先謙曰京今開封府榮陽縣東南密注見光武紀稱厭新將軍攻

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茂封單父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集解沈欽韓曰今袁曰此疑是汝南郡之宜春在今汝寧府汝陽縣西南宗室為入謙

封不至豫章也此宜春後曰北宜春建武初必未加北為入謙

遷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惠棟曰兩漢志南郡無朝陽縣當作南陽濟南亦有浮弟尚永平

朝陽後漢為東朝陽先謙曰今南陽府鄧州東南

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

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伯榮為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

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伯榮為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

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屬梧州

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反

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

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壽賜兄顯欲為報怨賞客轉劫人發

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燒燒亭長妻

子四人集解劉放曰注金亭侯長案下文云刺殺亭長則此當云

釜侯亭長蓋此亭名釜侯也陳景雲曰詢當作詢玉篇詢屬也

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

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

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

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

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

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

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

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

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關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近更始妻

子將詣洛陽集解先謙曰官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慎侯慎縣

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集解先

謙曰在今潁州府潁上縣四十里江口鎮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

為安成侯集解先謙曰在汝寧府汝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

之數蒙謙私時幸其弟集解先謙曰官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

無有遺積帝為營家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

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

曰水經云潁水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世祖建武中封

劉嵩為侯國也沈欽韓曰今鄧州東北三十里白牛店先謙曰官

本閔作閔坐楚事謂楚王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為白

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汝陰屬

汝南郡

故城即今潁州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

集解先謙曰今潁州治集解先謙曰隆見岑彭信乃詣洛陽降以

為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春陵侯敞同產

弟順與光武同里閭閭里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

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

陽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集解

沈欽韓曰在今曹州府東阿縣也

賊六安即廬州也集解沈欽韓曰胡注云賢以唐之廬州為漢之

豐縣南而此乖異者良以諸人分撰學有優劣未通加檢勘耳因

拜為六安太守集解洪亮吉曰據志則建武十一年順尚為六安

三年為是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

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為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

州端氏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沁水縣志端氏聚即三家遷

子昇嗣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

子三人為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娶於樊氏皇妣之

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

封敏為甘里侯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里城集解沈欽韓曰襄宇記

章懷注北潁州為潁川國為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

今光州西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

東觀記曰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

卒東觀記曰

順陽集解沈欽韓曰在今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

憲字春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

翁

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
 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
 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
 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
 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
 寶所破集解先謙曰官本實自寶是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舟取南鄭嘉收
 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
 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
 縣也集解惠棟曰武都有下辨道見前志及李昉碑題名班固云
 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為縣名非也周壽昌曰稱道亦即縣也下辨
 武都屬縣尚有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皆縣名皆屬武都惠謂注
 非殆偶未照也百官表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
 道邑字屬上讀惟續志云縣有蠻夷曰道非班語惠亦誤引先謙
 曰河池今秦州徽縣西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
 下辨今階州成縣西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
 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集解先謙曰寶雞縣大散關亦至
 曰散關在縣西南大散嶺上為秦蜀襟喉距和尙原才咫尺

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
 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鄧元水經注曰涇水東
 西到長安封為鄧王劉玄傳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廖湛為
 穰王此作鄧王誤先謙曰谷口今西安府醴泉縣東北七十里
 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殺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
 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集解惠
 棟曰袁紀嘉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尤相親先謙曰世
 祖徇河北嘉薦陳俊後在漢中又薦賈復各見本傳 當是長安
 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
 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
 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廡為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
 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
 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虛受堂

去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終

後漢書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十四校補

齊武王續傳自稱柱天都部集解沈欽韓曰案李寶亦為柱天將

軍至蘇輿曰前漢有柱天侯見史記今案前書晉方進傳程義

將軍伯升之始稱柱天都部蓋即託義以起又本書賈琮傳交

阻屯兵反亦自稱柱天將軍至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於

行志潛縣謂柱天侯不知其誰封柱天在廬江潛縣然前書地

理且天柱亦不能作柱天名山大澤不以既無以此洪說亦必稱

柱天止是夸大之辭不必實有其地竊以為誠如洪說亦必稱

侯者自以柱天為名非由於封授也矧漢高既定天下始設二

等之封柱天侯之反在漢未定天下以前當係秦楚降將既降

復叛似不能指為前漢所有也

至小長安集解王補曰至有小長安案此皆光武紀注及集解

宗從死者數十人集解王補曰至及宗從死者數十人案宗從即

傳之門從袁紹傳之親從梁書夏侯實傳之族從指羣從子弟

言也王以從死為說蓋偶有未照然漢軍不幸大敗倉猝戰死

及家屬遇害者皆出意外不得言

從死伯升未死亦無所謂從也

南渡漢涓水注鄧元注水經曰涓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精官本

案水經注涓水篇涓水官本作涓水諸蓋涓之譌蕭該音涓水

實字記唐州方城縣本漢堵陽縣有涓水是也

諄者誤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諄上水作作字是錢大昭曰水當

課是錢本誤與此同

官本與南監本合也

自號柱天大將軍案袁紀云自號柱

皆畫伯升像於塾且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

堂也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埠集解沈欽韓曰至則從東觀記續

漢書作埠為是錢大昭曰塾字說

緇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珎案建當即伯升所殺醫者

十五年追諡伯升為齊武王集解錢大昕曰至二傳所書蓋未得

其實案此紀前自并執伯升起後至故試守平陰令止文字全

未改與東觀記同蓋東觀諸臣略去降王為公一節范書因而

子殤王石嗣注殤作煬集解劉攽曰至何做傳作煬王案官本無

字注周壽昌曰監本亦無毛本注是後人因劉氏刊誤而加何

做傳仍作殤知舊本因如是也今詳惠氏本傳補注出子殤王

石補云何做傳作煬王而何做傳則出齊煬王補云齊武王傳

哀王薨子殤王石嗣注云殤作煬是惠所據本何做傳煬固作

煬與毛本異而於本傳亦有三字注不獨毛本有注矣周以為

監本轉刻自

宜亦無注耳

出有輜駟之飾注保阿進退則鳴玉佩官本佩

殆不至如諧者之言注加誣言曰諧官本言作焉案今公羊

濁乎大倫注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子路

甫刑三千莫大不孝集解王補曰至詔作甫刑疑因聲近致誤案

刑之屬三千孝經本引甫刑文也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

辟墨罰之屬二千劓罰之屬千膺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其親者焚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周禮掌戮云凡殺

失正不知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

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

是不孝罪大漢世經說相

承如此亦不必定本孝經

帝以伯升首創大業官本脫

古人以蜂蠆為戒蓋謂此也謂官本

追爵元為新野長公主適西華侯鄧

趙孝王良傳永興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集解先謙曰至史家特

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敘之耳案官本考證謂元興二字應增

於商未薨之前竊謂商薨宏嗣果封在元興元年則當稱宏弟

不當仍稱商子既云商子則其封自在商未薨之前元年或是

六年形近之誤而此元興二字正當從官本刪

耳又商薨在永元十六年考證作十二年亦誤

城陽恭王祉傳上書求減邑內徙注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

一百七十六與今東觀記合四百雷子男昌不賁集解先謙曰

官本注不賁作守墳是錢大昭曰不賁是守墳二字之譌南監

本與南監

本合也

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集解沈欽韓曰至崇於做為族子非族

兄今案前書年表春陵侯買三傳至做安眾侯丹五傳始至崇

之嗣立表亦不著為六世疑本以四世紹封表誤為嗣章懷又

沿其誤耳李通傳注引謝承書謂崇為長沙定王五代孫見其

一證或謂崇從父弟也

微做至長安免歸國注太守曰都尉事耶記台案太守辭窮意惡

做多事故反詰以譏之因

助祭明堂注列侯伯二十人伯官本作百與前書平紀合案汲

欲結援樹黨按原語校據錢

泗水王欲傳封小子輝為堂谿侯注輝或作輝官本輝

又奉終子鳳曲陽侯集解先謙曰下奉當作封官本不誤錢大昭

茂自號劉失職注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先職集解先謙曰至官

本正文失亦誤先錢大昭曰失職則注不必更引續漢志

以見異同仍

浮弟尚承平中為征西將軍承元元年以中郎將為車騎將軍九

是錢所據本亦誤承平也

安城孝侯賜傳同拋財產錢大昭曰拋非古字古作拋史記三代

勇傳今不麻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成之費亦同拋詩變而謂為

拋爾案說文拋為新附字徐鉉以為左氏通用標謂詩標有梅

標爾也義亦同然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仍訓標擊非落

義且落義亦異於拋惟公羊傳曹子標劍而去之標訓標於拋

於今讀拋聲亦合章懷黃臺瓜辭四捕抱莫歸益仍以拋為拋

也惟班勇傳抱乃拘結客報吏注蔡陽國釜亭侯長侯官本賜

之謂錢作拋說非是

兄顯欲為報怨顯字無集解劉攽曰至則當此云釜亭亭長益

此亭名釜侯也案聚珍本漢官舊儀載漢制設十里一亭亭長

持三尺板以劫賊索編以收執盜又史記謂侯世家索隱引漢

官舊儀云按郵乃今之候蓋本郵人兼候人亭長兼候長故舊

儀言設亭長亭侯而司姦盜者亦止一亭長亭侯

長本即亭長也劉說乃承監本侯字之誤而誤

時幸其弟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第是錢大昭曰弟古第字案汲

帝復封閻弟嵩為白牛侯集解先謙曰官本閻作閻是下同昭曰

閻閻本閻下同是錢所據本

因封為汝陰王注汝陰屬汝南郡故城即今潁州汝陰縣也而郡

官本汝陰汝州南郡潁

成武孝侯順傳因拜為六安太守集解洪亮吉日據志則建武十

一年順尚為六安太守之誤郡國志注言十年省六安國屬

廬江誤矣當從本紀十三年為是錢大昭曰六安本王國莽

降為端氏侯注端氏縣屬河東郡錢大昭曰既降封必非縣侯矣

縣侯改封小

先武封敏為甘里侯注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潁上原作潁王據錢

昭曰潁川有潁陽潁陰無潁王監本作潁上當從之今案以潁

王名縣兩漢志所無亦隋唐所未有王字之為潁文固矣但潁

上縣亦潁唐始有之隋屬汝陰唐屬潁州故沈欽韓謂潁川亦

潁州之謂以今為章懷乃據唐時州縣言也然章懷釋地之例就

唐言者必著今以別之即下釋弋陽侯國亦先舉漢地後及今

地以此推之則本注潁州之上必更有脫誤未可應度惟唐之

潁上本即漢汝南之潁縣與弋陽同屬一郡故國兄弟同時受

封國當相去不遠其即為潁字所指之甘城可知前漢宣帝

嘗以潁縣七百九十戶侯都護鄭吉國曰安遠而名異耳錢云潁

書吉傳並功臣表甘里侯國當亦同於安遠而名異耳錢云潁

川無潁王是其所據

本注亦作潁王也

卷十四校補

四

季王鄧來列傳第五

後漢書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李通字次元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一書鈔五十二引華嶠書云字文元沈欽韓曰東觀記宛大姓李伯玉從弟

南陽宛人也世曰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

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積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初事劉歆好星歷

識記為王莽宗卿師蓋時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

置宗師也先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位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出

補丞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聖使小官也前書秦御

雙州巫山縣北也集解沈欽韓曰從事如唐大使所辟實僚判官

以下至支使是也集解沈欽韓曰從事如唐大使所辟實僚判官

章樓混而一之非先謙曰官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議云劉

氏復興李氏為輔劉歆好星歷識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為輔

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字季文見馮異

傳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

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

武避事在宛集解陳景雲曰宛處皆通問之即遣軼往迎光武

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

安買半通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據上手得半通刀謂上一

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公孫臣

曰官本注掘作掘是光武初曰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替之及

相見其語移日掘手極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通病臥室內世

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掘手極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通病臥室內世

先謙曰官本掘作掘是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嘗

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集解先謙曰穀梁傳常事曰觀

示之感動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己自有度矣度計度也

復備言其計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諸李遂光武既深知通意乃

遂相約結定謀議期曰材官都試騎士曰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

王莽以九月都試日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守甄阜也屬正謂梁

也賜因曰號令大眾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曰相應遣從兄

子季之長安曰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

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

將曰此安之不如詣關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

書歸死章未及報雷闕下會事發覺集解先謙曰謂通在宛事發

夫誅謀通得亡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

反者乃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

言其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官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

狀也

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曰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

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

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六合

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上賜更始立曰

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集解沈欽韓曰楚有從至長安更拜為

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王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

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集解先謙

曰今歸德府鹿邑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

名縣通謀殺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拜大司農帝每

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

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

集解沈欽韓曰捕虜是擊漢中賊賊謂延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

馬武霸傳為討虜將軍擊漢中賊賊謂延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

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屬南郡帝改爲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漢光武紀曰郡應作陽先縣名追書之章懷注未合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曰病上書乞身今南陽府淅川縣東空否則以病乞身亦應加明年二字則此應云明年夏引拜爲大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曰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瘵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曰時視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曰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解惠棟曰王恂云消首消中二疾本異而其字又不同章懷注消中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首消中爲一義矣沈欽韓

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曰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曰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每幸南陽常遣使者曰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也李軼後爲朱鮪所殺集解先謙曰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曰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集解顧炎武曰崇當從漢表子高見卓茂傳陳景雲曰崇死於莽未篡漢之先建武二年從父弟寵紹封此傳寫誤也沈欽韓曰紀要安眾在南陽府西南三十里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曰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曰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禍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妄卦曰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汗滅親宗曰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禍又有無望之禍是也汗滅親宗曰缺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缺望也音正瑞反缺望章昭注缺猶冀也而後異解生也昔蒙毅負書不徇楚難曰吳楚索隱釋爲猶恐也而後異解生也昔蒙毅負書不徇楚難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毅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毅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枝蒙毅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主蒙毅怒曰穀非人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集解沈欽韓次楚策離次一作磨山即鑿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潘即鑿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取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北穎川舞陰人也東觀記曰其博成哀間轉客穎川舞陰因家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名也焉集解先謙曰陰官本作陽是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名也而逃亡也久之與王鳳王匡等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起兵雲杜綠林中集解惠棟曰雲杜在江夏郡又新市有綠林水經注新市聚眾數萬人曰常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眾解沈欽韓曰藍口聚口聚宋儒立蓮芍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縣西魏改爲藍水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蕪谿蕪音力于反集解沈欽韓曰劫略鍾龍間盛弘之荆州記曰鍾山也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山有石狀如覆鐘眾復振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南陽章陵縣東北唐鄉水經注上唐本蔡陽縣之上唐鄉春秋時唐國也沈欽遂北韓曰唐遺唐城縣今爲唐城鎮紀要今隨州西北八十五里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屬南陽非南郡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

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印共
推遣常伯升見常說曰合從之利以利合也常大悟曰王莽篡弒殘
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桀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
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
去常還具爲丹叩言之丹叩負其眾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
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集解惠棟曰前
書責標陽令謝游曰故使掾平儀令晉灼注王常爲光武鑄說其
將帥此謂以微言鑄鑿之也此傳言鑄說謂以正言鑄鑿使之合
并也今本鑄說作曉說晉灼所據乃東觀記當從之曰往日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
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
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
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
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曰秦項之執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
聚草澤曰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
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曰祐吾
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
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
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舉樂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
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印等不聽及更始
立呂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集解劉歆曰案
沛郡沛南絕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集解王
此沛沛南絕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集解王
此沛沛南絕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集解王
長安呂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封爲鄧王
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
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

苦苦甚也言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更艱也艱厄謂帝崩
共破甄卓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
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徵以責之故下常頓首謝曰
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
臣蒙大命得曰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極也始遇宜秋後會昆陽
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
天同性之卦同性則同德同德合義故二人同更始不量愚臣任
心其利斷金韋昭注國語曰一心不二曰同也更始不量愚臣任
呂南州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曰爲天下
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
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乃召公卿將軍
曰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曰匹夫與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
爲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前書曰
平尚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蒙城縣北三十七里後帝於大會
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集解通鑑胡注此案猶言
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東觀記作中
案中忠古字通故列傳或作中先造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
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
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
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
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
沛郡賊東觀記曰沛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
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爲橫野大將
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常別
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朝那縣屬安定郡也常解惠棟曰峻據
定都先謀曰朝那在今甘肅通渭將過烏氏集解惠棟曰氏音支常要
平涼府平涼縣西北

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

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東南十二年薨于

屯所諡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

先謙曰唐復州沔陽縣今沔陽州地在漢為雲杜州陵二縣境無

石城遺迹也漢石城屬丹陽郡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不

知因何 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

刺父宏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於解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

之善以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

讎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

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

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

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侯亮吉曰齊武王

及晨素有恩後小長安之敗臨遂汗晨宅焚家墓蓋迫于法令耳

先謙曰官本 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集解惠棟曰樂史

宅宅有大樹晨每依蔭於其下李吉 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

莽恃暴盛夏斬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莽行一切之此天亡之時

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時於

前書犯字下 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

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

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曰手攜日行矣不能

相救無為兩沒也集解惠棟曰杜預女記云主以手摩上日行矣

兩沒也上駐馬重呼之主曰不駛馳但忘 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

免我更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脫我身何有 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

遇害集解惠棟曰杜預女記云主生 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

汗晨宅集解惠棟曰 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

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呂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

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郡呂東至京密

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東南更始北都洛

陽呂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問行會於

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已一身從我不如已一郡為

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集解劉

賊本以地名故常如他處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述同古字通

作湖字惠棟曰光武紀作湖晨發積射士千人用謂詩述而射之

師古云述射言尋述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 又遣委輸給軍

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曰房

陵與此不同未知誰是漢書地理志曰房水經注晨封漢中之房

亂兵追封諡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

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集解先謙曰 曰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

徵晨還京師數譏兒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

光武前語晨曰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集解沈欽韓曰帝

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郿陵

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集解 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

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弟中山屬冀

所部郡課常 十三年更封南鄉侯音力 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

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

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與鴻御陂數千頃田鴻御陂名在今豫州汝

陂溢為害程方進為丞相集解先謙曰陂利最大 汝土巨殷

魚稻之饒流行它郡也 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

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

府長食官長永巷 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

令家令各一人也 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侯棠卒子固嗣固

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欽字君叔欽音奇及反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來氏出自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邾因以為氏其後避難去邑秦末徙新野漢功臣表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子武帝世曰光祿有軟侯來蒼

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沖集解沖哀帝時為諫大夫集解惠棟曰袁紀及世系皆作諫諫大夫先

改本娶光武祖姑生欽集解惠棟曰袁紀及世系皆作諫諫大夫先曰東觀記欽有大志慷慨治左光武甚親敬之數其往來長安漢氏春秋袁宏紀欽兄弟五人

兵起王莽曰欽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曰欽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曰病去欽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

嘉遣人迎欽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欽勸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欽大歡即解衣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拜為大中大

夫是時方曰隴蜀為憂獨謂欽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隴蜀也子陽稱帝

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欽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曰漢為名今陛下聖德

隆與臣願得奉威命開曰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誓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欽始使隗囂五

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囂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遂欽入質集解先謙曰官拜欽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

兵與俱伐蜀復使欽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集解通鑑胡故事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貌也音注東

從犬曲其足古與允字同或音注者誤也囂素剛毅遂發憤責集解通鑑胡囂傳論亦言允豫注亦音注囂有允豫堆

囂曰質正國家曰君知城否曉廢與故曰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道伯春委質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

於今日欲前刺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欽欽徐杖節就車而去

愈怒王元勸囂殺欽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思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得號也言俱慎名

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

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錫行成所曰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職而犯之哉集解先謙曰君叔雖單車

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害之無損於漢而隨口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

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曰伯春之命哉欽為人信義言行不違

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欽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道病還分精兵隨

欽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

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汧源縣也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欽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龍將二千餘人皆持南

刀斧自安民縣之楊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夜襲

正義云番須谷名在扶風汧縣番須回中皆在安定諸家所注

皆非也前書武帝紀元封四年通回中在北海山陰如黃

回中在汧也師古云回中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為名非今

所通道棟案天水隴西安定北地隴道牛邯軍瓦亭皆在安定郡則

水郡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皆在安定郡則

昭以在安定無疑章樓劉徑至洛陽從也集解先謙曰上閣得略陽

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閣得略陽

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所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

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

激水灌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今其水自城北欽與將士固死堅

守矢盡乃發屋斷木曰為兵集解先謙曰古鈔百二十五引續漢

為箭文義較晰御覽 三百四十九引同 驀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諸國略陽世祖詔欽松槃或作船槃 驀眾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欽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欽妻縑千匹詔使雷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欽因上書曰集解王補曰袁紀此書首有隗囂 公孫述曰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重之曰懸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多以金購豨將皆降集解先 今西州新破兵人疲僅若招財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 詔欽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聚名也解見光武紀

後漢書十五

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集解惠棟云五谿六種沈欽韓曰五谿聚在鞏昌府隴西縣東 數為寇掠皆營壘自守州郡不能討欽乃仗修攻具集解先謙曰官本伏作大是 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 欽乃傾倉廩轉運諸縣賑贖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欽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瓊安於河池下辯集解惠棟曰依李集解通鑑胡注 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欽未殊集解通鑑胡注 馳召蓋延延見欽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欽叱延曰虎牙何敢然集解通鑑胡注延為虎牙 今使者中刺客無言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巨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

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欽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集解通鑑胡注日入而羣動息故中夜為何人所賊傷謂之人定惠棟曰杜預云人定者亥也 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集解顧炎武曰素問岐伯對黃帝云脈有要害 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曰為朝廷羞夫理國曰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先謙曰官本注在被罪下 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集解通鑑胡注凡為人所刺者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欲攻戰連年平定隴羌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欽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曰欽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鄭州日案汝南郡之當鄉縣字疑衍水經注征羌縣故召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洪頤煊曰地理郡國兩志不言故當鄉范滂傳

後漢書十五

汝南征羌人李注謝承書云汝南細陽人疑當鄉子襄嗣十三年縣東京初年割細陽所置故承以滂為細陽人

帝嘉欽忠節復封欽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集解惠棟曰稜早歿喪卒曰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自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曰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羽林騎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 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譏陷太尉楊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日袁宏紀作耿珍誤 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

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
監那吉等曰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世俗起土與工歲月有所食
所食之城必有死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
侍樊豐王男那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
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譖太
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曰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曰為
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
不在其身注尹氏曰昭二十三年公羊傳尹氏立王子朝何休
當坐明罪在尹氏此議言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蓋漢
時治經者舊有此說故來歷等據之以爭濟陰王何休據之以詰
王子朝耳若濟陰王廢時年才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
十歲見張皓所上疏詳略傳
選忠良保傅輔曰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
猶停留也宿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
留音秀潤
中傅高梵等梵音扶汎反集解惠棟曰胡氏音皆曰無罪徒朔方
歷乃要結光祿勳段熲熲音丁外反集解惠棟曰袁紀作祝胡氏音
丁活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集解惠棟曰袁紀
光趙代集解惠棟曰下云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蔡質漢儀
施延太中大夫朱偃偃音丑第五頡頡音下中散大夫曹成諫議
大夫李尤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李泰謀符節令張敬集解惠棟曰符節令秩百石
西鄉侯見劉瑜傳沈欽集解惠棟曰秩六百石也集解惠棟
韓曰百石上應有六字持書侍御史龔調秩六百石也集解惠棟
日華陽國志調字叔侯巴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城門司
郡安漢人官至荆州刺史也長樂未央殿令鄭安世等集解
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闢守丞兼守長樂未央殿令鄭安世等集解
日大司農十餘人樂闢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證太
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曰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
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稱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曰義割

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謹諱外見忠直而
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
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
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怫音扶勿反集解廷詰皓曰屬
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大臣乘朝車處國事
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乃各稍自引起
歷獨守關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
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閭太后起
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段熲
劉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偃偃音丑施延陳元趙代
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那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
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集解惠棟曰通鑑云七月庚午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為步
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集解先謙
是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向安帝妹平氏
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平氏是清河王慶之四女名直順帝時為
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
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賔舍家從識鄧展代以吏二千石為少公雖字宗卿
未驗字信也言蔡少公論識其事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
侯後歸朝上錄其功款款君叔斯言無玷玷缺方獻三捷承隆一
劍小雅采芣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後漢書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十五校補

李通傳李通字次元集解汪文臺曰 則通又字伯玉案據東觀漢記通尚有

兄條弟寵則伯玉或其兄字通居次故字次元文仍次字之譌文耳

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注掘上手得半雷刀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掘作掘是案本注掘上手及下正文掘手極數兩掘字錢大昭謂皆當從閩本作掘是錢所據本誤與此同官本又與閩本合也

本又與閩本合也

令守北向劄首曰謝大恩官本此下有劄割也三字注

還屯田順陽集解先謙曰 此以後縣名追書之章懷注未合案

前志明云博山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是未置之前本名順陽也吳卓信據平當傳當嘗以察廉為順陽長是順陽未改侯國之前又本為縣也奔篡國除則復為順陽縣建武十三年光武封族兄嘉為順陽侯縣又復為侯國續志南陽順陽侯國故博山是也通屯田尚在建武六年固猶為縣章懷注似無不合至前志應劭注謂博山明帝始改順陽顏據已駁之矣

素有消疾集解沈欽韓曰素問陰陽別論 謂之曰消案陰陽別論但云二

陽結謂之消王冰注二陽結謂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則喜消水穀不如沈說

令曰公位歸弟養疾弟官本作第古字通用

陽結謂之消王冰注二陽結謂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則喜消水穀不如沈說

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東觀記

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仍作邵陵侯

作新市侯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仍作邵陵侯

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集解惠棟曰安眾侯紹封者有劉宣子

高見卓茂傳案宣與寵自係一人名因形近而謬

彼之取舍官本取作趣古字通用

王常傳王常字顏卿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北堂書鈔載常字并同

謹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不載常字

穎川舞陰人也集解陰官本作陽是錢大昭曰陰當

作陽是錢所據本亦誤陰也

起兵雲杜綠林中集解惠棟曰雲杜在江夏郡又新市有綠林案

漢志有兩新市一為國屬鉅鹿一為縣屬中山皆與綠林無涉後漢鉅鹿新市國省而江夏復增置南新市侯國續志劉注云

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惠氏所指新市有綠林者正南新市誤

脫南字耳其地在雲杜之南蓋即割雲杜增置者莽時所謂綠林當然向在雲杜非有二也至章懷劉玄傳注謂綠林山在當陽縣東北李吉甫又謂在當陽縣東南則皆據其西面言之因亦相去不遠也

往日成哀衰微無嗣官本日

此所曰祐吾屬也錢大昭曰此字下通鑑有天字

別徇汝南沛郡集解劉攽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

是南郡案漢沛郡與汝南接壤前漢沛郡之山桑城父後漢皆南沛郡均在南陽之東北南郡則在南陽之西南

常軍徇汝南其勢不能兼及南郡轉似不合矣

鄧晨傳王莽悖暴盛夏斬人集解惠棟曰 名曰不順時令案此

併入下文集解此天亡之時也注方出軍行師敢有越謹犯者

斬無須時案莽傳作敢有越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語較明

白本注蓋脫法字也又越官本注作趨與莽傳原文合莽傳顏注趨謹謂趨走而謹詳也惟據說文走趨為轉注字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趨趨為雙聲字趨下云趨趨及也又

下云行遲曳及又也軍行街疾走似無謹詳之理謹詳則必遲遲不前行當遲不當疾疑作趨為是

元曰手搗曰行矣集解惠棟曰 主曰不駢馳案駢音苦夫反不

即快之本字

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集解劉攽曰 光武紀作湖案高

前漢國名有高胡侯陳夫乞馬班二表均止作胡

常為冀州高弟官本弟亦作第

後徙封武當侯官本無

來歙傳來歙字君叔集解惠棟曰 漢功臣表有歙侯來蒼案史

侯利倉前書表作黎朱倉小司馬說史記謂漢書利倉作朱倉倉者脫黎字耳倉或作蒼然無作來蒼者惠引殊誤

久允豫不決注說文曰允允行貌案今說文允允下作淫淫行貌惟玉篇廣韻同作允允行貌集

解惠棟曰毛晃云允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允字同或音淫者誤

案此惠氏據通鑑胡注所引毛晃韻略之說也今詳說文允字入戶部八出入戶允字入乙部从乙又聲形與義迥別惟

九字越曲也。从大，象偏曲之形。乃部首字，與毛所謂曲其足者合。然亦从大，而非从犬。且與尤、九兩字音讀皆異，決無相同之理。毛乃就隸形之近，盧植傳論亦言尤、豫注亦音淫。蜀有尤、豫堆，皆音淫。以今說文淫，淫行兒推之，音淫自不得云。誤。尤、豫本即猶豫，亦作猶與。乃雙聲字，因聲以見義。王念孫廣雅疏證已詳言之。通鑑胡注謂尤讀與猶同，本自了當。毛見之說亦欲通。猶於尤而轉，失之鑿。胡取以爲證，則非古。猶與淫本皆讀若。遂同音相假。一如與之於豫，曲禮定猶與釋文謂與本亦作豫。淮南兵略訓擊其猶，猶與與與楊雄羽獵賦淫淫與與與與。要遮淫淫即尤，尤抑即猶。猶也。益州記濫瀨堆又作猶，預樂府作淫。豫而坤元錄即作尤。豫惠引及此，其亦有見於毛說之迂謬乎。

何況承王命籍重職而犯之哉。職官本。

遂有析骸易子之禍。注弊邑。弊官本注作敝，與左傳合。案汲古本開道從番，須回中注番，須回中並地名。官本注名。下有也字。

斬鬻守將金梁，因保其城，注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錢大昭曰：支體，下脫。易字案今聚珍本東觀記及通鑑所引均有易字。袁紀則亦但云心腹已壞，制其支體，無易字也。

高帝重之，曰懸賞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懸之以重賞是。錢大昭曰：官本作懸之以懸賞，官本兼與閩本合也。

歛乃伏修攻具，集解先謙曰：官本伏作大是。錢大昭曰：伏，閩本作作伏。伏修猶云密修，義亦可。通官本則又兼與閩本合也。

又擊破襄武賊，傅立卿等注襄武縣屬隴西郡也。官本注：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案即建武十年。擊光於五谿也。

省書覽涕。案覽當作擊，通鑑引作攬。屈子懷沙思美。人兮擊涕而疇，始洪補注云：擊猶拔也。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注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郟城縣東南也。今地已詳。集解錢大昕曰：至疑當鄉縣東京初年割細陽所置。案續志安陸鄉屬召陵而安陸亭屬征羌水經注則謂召陵今固始縣屬故召陵皆併入征羌說雖不同而征羌與境以今證昔征羌自近召陵不近細陽故城則今在潁州府太和縣書補注已正之矣。惟征羌果即從召陵析出則本傳當言分不書改既云改則必先分爲縣乃改爲國。惟當鄉之爲縣早已

無徵故水經注削而不言，章懷注亦略而不紀耳。欽本縣侯錢大昕乃謂縣字宜衍，則尤不足據也。聖及其女永。錢大昭曰：王聖女順帝紀泗水王傳及宦者傳並作兼見陳忠楊震傳然永名亦並見。閩皇后紀非獨此也。詳伯榮爲朝陽侯劉瓛妻，永爲黃門侍郎，聖事前皆僅及伯榮不及永。後聖女也。所難索解者，諸傳言王聖事前皆僅及伯榮不及永。後聖聖下獄則又僅及永不及伯榮。袁紀通鑑亦然。斯則書闕有間矣。

長樂未央殿令鄭安世等集解。惠棟曰：大司農厭之子。案此解應說未央殿令注下並於大司農上增安世二字。廷詰皓曰：詰原誤語據錢。按改官本不誤。官本作。

大臣乘朝車注詩曰：官本作。皆拜其子爲郎。朱偃注偃音丑，良反。案上文已注此誤復。

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注王常更始中爲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錢大昭曰：常傳光武勞之曰：王廷尉甚苦。帝念也。注誤今案章懷注亦據常傳光武具爲羣臣言常更始時受封知命之由一節未嘗不出念常功也。第惟帝念功乃左傳所引夏書中語。宜並詳所出耳。

卷十五校補。四。帝念也。注誤今案章懷注亦據常傳光武具爲羣臣言常更始時受封知命之由一節未嘗不出念常功也。第惟帝念功乃左傳所引夏書中語。宜並詳所出耳。

後漢書集解 卷一五

三九五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子訓孫騰寇恂曾孫榮

後漢書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禹篤于經書袁宏紀

結髮殖業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

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

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自南陽發北徑渡河

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當欲仕乎集

惠棟曰東觀記世祖曰我得拜除長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

吏生還來當欲仕耶還當作遠也禹曰但願明公

何欲為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為字不然當云欲禹曰但願明公

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漢初未有紙以

竹簡及縑素書故言竹帛光武笑因畱宿問語問私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已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

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集解惠

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為下所非笑但為小術半

城而居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東觀記屈作輒說文勃起

輒特起也魚勿切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

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應觀

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四方分崩離析論語

分崩離析集解先形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

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曰

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集解通鑑胡洋鄧禹為光武大悅因令左

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

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

集解沈欽韓曰今正定府獲鹿縣東北後漢省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

禹進兵魚上餐吟勞勉吏士咸嚴其厲軍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

集解官本考證曰發本或作奉先謙曰廣阿今趙州陸平縣東十

二里舊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集解通鑑胡注武帝時羣臣請

城村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指禹曰天下

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集解惠棟曰東觀子前言曰吾慮天下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

之典者在德薄厚不曰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

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光武曰為知人集解先謙曰如以吳漢為諸將莫及

鏡期將兵為能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集解先謙曰

皆見各本傳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今廣平府清

河縣東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

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集解沈欽韓曰滿乃蒲之誤蒲陽

逆曰蒲陰故城連大克獲北州略定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禹破

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

劉均集解沈欽韓曰袁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呂拒之赤眉眾大

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豐并關中而方自

事山東集解王鳴盛曰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為

名廣平真定等府而言方自事山東是謂河北也德以滎

州為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西即今太原平陽蒲

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近儒謂惟河東一郡

安與說更始曰陛下朝建號山西雄傑爭誅王莽開關迎注

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大約禹傳山東山西固不

待言而所云山西者亦指陝山以西安等府是其指陝山以西固不

能歸之此即以濟地為山東今濟南諸府也隗囂傳由此名震西

臨天下又以未知所寄曰禹沈深有度故授曰西討之略乃拜

臨蜀為山西

臨蜀為山西

臨蜀為山西

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曰

下可與俱者於是曰韓歆為軍師集解惠棟曰歆南陽人為河內太守光武使衛文說降之以為

再軍師先謀曰歆前事見岑彭傳後為大司徒自發見侯霸傳李文李春程慮為祭酒慮字或為

紀作憲惠棟曰袁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將軍

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

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集解沈河

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

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

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禹遣諸將

大陽縣也集解沈欽韓曰在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禹遣諸將

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

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

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執已推皆勸禹夜去禹不

聽明日癸亥匡等曰六甲窮日不出集解周壽昌曰六甲以甲子

為窮日禮月令曰窮於次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明日匡悉軍出攻

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

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

東集解通鑑考異曰劉玄傳王匡張印守河承制拜李文為河東

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曰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鄴使使者持

節拜禹為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謀惟幄

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

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

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集解讀大昕曰史記五帝紀作五品不馴

讀訓為馴馴古通用訓者順也與遜義亦同劉道傳訓訓五品

周舉傳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先

謙曰尚書古文作不遜一作不遜今文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

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

教二字與今尚書文不同先謙案今古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

為鄧侯食邑萬戶敬之哉鄧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

遂渡汾陰河集解沈欽韓曰汾陰故城在蒲州府榮河縣

府韓城縣南二十里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歆左輔即左馮

有都引其眾十萬與左馮胡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

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

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紀綱紀也言有

擄負目迎軍降者日百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

目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

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音仰猶特也後無

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

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

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日觀其弊乃

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枸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蘭州三

水縣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集解先謙

後有張宗勇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

傳曰天子所帝曰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竟也亡

賊桀也集解王補曰宋溫革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

詔鄧禹曰天子自為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

目榮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長安吏人邊邊無所依歸宜日時

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禹猶執前意

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欽韓曰在今慶陽府靈州東南遣馮愔宗歆守梅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征之為愔所敗禹遣使召聞帝劉劭曰案文遣使以聞即是白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尙書宗廣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其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三十一主以故高廟即來輔守高廟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掃除諸園陵為置卒吏奉守焉禹引兵與延

岑戰於藍田集解先謙曰今西不克復就穀雲陽集解沈欽韓曰今邠州高化縣西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偃慢無禮禹斬之集解先謙曰亦因其勸嘉且成敗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集解惠棟曰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集解劉劭曰案文多一者若書者字則似有不餓者矣先謙曰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集解先謙曰捶一作筆文選報任少卿書注筆楚皆杖木之名也又云筆與捶同以謂之筆楚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日飢卒微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集解惠棟曰謝縣屬宏農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集解惠棟曰南陽有陽邑有東陽聚見續漢志沈欽韓曰東陽城在鄧州東遂與秦豐合四年春

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集解沈欽韓曰紀要鄧曄在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武當城今均州治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洧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洧屬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洧于帝曰禹功高封弟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曰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集解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曰特進奉朝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東漢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禹內文明篤行洧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集解沈欽韓曰袁修整閨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禹事寡嫂盡禮敬教養子孫皆可曰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曰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集解王鳴盛曰室中以東向為尊其在堂上則君南面以臨

臣北面拜後分侍兩傍固以在左而西向者為尊在右而東向者為卑也三代以上君燕其臣皆在室中則臣固有居賓位而東向者矣或君東向臣南北向其職者西向立侍亦可如鴻門之會是明章之際敬大臣禮師傅禹進見東向蓋在室中侍以賓禮帝蓋南向也李賢不分堂上室中而混言之耳先謙曰書鈔六居歲餘十五續漢書作拜太子太傅進見東宮甚有優寵蓋誤

廢疾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禹遭光武帝數自臨問曰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曰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曰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雁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集解劉劭曰檢和帝紀有事字明此脫一出塞追呼胡車騎將軍事字也先謙曰東觀記位在九卿上絕坐逢侯坐逗畱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尙顯宗女沁水公主集解惠棟曰名致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昌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

一第 27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卷 正史類

卒子寢嗣寢尙安帝妹舞陰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舞陰爲桓帝清河王慶次女名別得桓帝

時爲少府寢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集解惠棟曰皇后紀其皇

母封爲列侯皆傳國于後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尙顯

宗女平舉長公主平舉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集解惠棟曰志作平舉舉古字通和帝

時爲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

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康曰皇太后戚屬獨

三分食二曰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

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脯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

朝見是爲限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祠得紹封也集解劉攽

曰注限諸侯案限當作限事在獨斷也沈欽韓曰下士疑作下士

連下小國侯讀周壽昌曰諸侯位特進者稱侯侯見本禮儀志

侍祠侯又見張奮劉般等傳又般謂爲侍祠侯還爲朝侯百官志

注引胡廣制度曰是爲限諸侯不云作侯也限侯還通用古今字

作限似較合廣雅猥眾也爲越騎校尉康曰太后久臨朝政宗門

先謙曰官本注朝侯作列侯爲越騎校尉康曰太后久臨朝政宗門

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

從康心懷畏懼永宣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

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

婢亦自通中大人康問詬之詬罵也音許遼反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

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及從兄隲誅隲音臨安帝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太僕有方正稱名

重朝廷曰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謀

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詒卦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

武方言曰羸糧集解先謙曰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

曰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

及其威損拘邑兵散宜陽禡龍章於終朝就侯服曰卒歲紙反又

較紙反龍章哀龍之服也謂禹爲赤眉所敗上司榮悴交而下無

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

之致爲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嘗非之顯宗卽位

初曰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

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

暮宿殿門下寒痲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

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承平中理庠沱石曰

噓其背復呼同盧郎其更噓至朝遂愈也

河集解惠棟曰伏侯古今注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以

乘呼沱之水轉從都慮至羊腸倉鄴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

山東之漕也

石隘祭委若羊腸焉故以爲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欲合通漕水

也石曰河解見明紀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慮作盧

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音反前

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集解惠

棟曰劉熙孟子注隱度也括量也荀子云府然若渠堰集括之于己也

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

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集解沈欽韓曰烏桓傳言

形傳作赤山烏桓此赤沙疑赤山之誤先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

奴曰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訓撫

接邊民爲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

集解惠棟曰將樂隨訓徙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贏者舉國念

扶也字亦作擗樂隨訓徙邊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

泥一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

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

其無妻者爲適配偶集解先謙曰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

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元和三年盧水胡反

則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

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誼集眾四

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

千騎前書西域傳省去者字耳然勝字應讀平聲有者字亦可非

出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曰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

韓曰史記萬石張叔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

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

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集解惠棟

留也議者咸曰羌胡相攻縣官之利曰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

然今張紆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

帑說文曰帑金帛帑所藏音宅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曰難得意者皆

後漢書十六 九

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曰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

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劫也又不敢逼

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漢家常欲

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曰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

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曰為義從

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曰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

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

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集解沈欽韓曰西羌傳號吾即

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

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雁集解沈欽韓曰顯

在今臨羌縣西鄯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

大小榆南國名也見西羌傳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

所依阻也沈欽韓曰行都司志榆谷在金城西二百里案在西寧府西南邊外先謙曰官本注國作谷是居頗巖谷眾

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集解通鑑

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洛沖克河

在西寧邊外西北青海之東源出嶓爾藏嶺入西寧西川邊內為

入大通河結結湟中城在西寧邊外西北令長史任尙將之縫

革為船置於箆上曰波河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

獲復追逐奔北會尙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

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

盡唐一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

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稽顙皆款塞納賈於是殺

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苑刑徒二千餘人分

曰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

後漢書十六 十

將兵鎮武威憲曰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

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雖寬中容眾而於閩門甚

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曰温色四年冬病卒官

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

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曰刀自割又刺殺其犬

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

訓前任烏桓校尉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歎息曰

此義也儁音於建反集解通鑑胡注儁蓋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

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集解先謙曰此字疑元興元年和帝

曰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平

縣屬北海郡故城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騰京惺弘闓惺音

騰字昭伯東觀記騰字昭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騰兄弟皆

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京裡弘閭
 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集解曰東觀記復出儀始自隲也隲之號始自隲也李浩云隲為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隲虎賁中郎將弘閭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
 等定策立安帝隲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
 弟常居禁中集解隲棟曰東觀記隲傳云自延平之初以隲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弟隲謙遜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位並侍帳帳無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矜之先謙曰官本弟作第下同
 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集解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
 侯集解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
 光武集解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
 紀集解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隲沈欽韓曰今隲侯
 曰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隲謂隲
 後漢書十六
 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過曰外戚遭
 值明時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
 施天下平也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
 慙誠懼無曰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道國不造仍難
 大夏造成也仍頻也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
 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
 嘉美竝享大封也猥曲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
 外戚上自安種禹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前書曰義縱為定襄太
 守郡中不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
 兄弟內相救厲冀曰端慈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
 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曰增罪累惶窘征營集解隲曰小
 不自安之意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隲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

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
 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使征西
 校尉任尙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曰轉輸疲弊百姓苦
 役冬徵隲班師班還也隲謙遜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
 月傳有脫字也沈欽韓曰黃伯思東觀餘論近歲關右人發地得
 古書中有東漢時竹簡永初二年討羌符與范書紀二年班師合
 明冬上朝廷曰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隲為大將軍軍到河
 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曰下侯望於道既至
 大會羣臣賜東帛乘馬隲謙遜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
 公主也隲謙遜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
 之災臣賢策元二即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
 皆為二字明驗也隲謙遜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
 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
 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
 後漢書十六
 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
 以致祥瑞其為非災者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則知所
 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
 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
 門頌云中道元二西戎處殘橋梁斷絕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
 景君及李峻夫二人碑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蒸
 明明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元二遂書為大二字也
 又孔耽碑云遺元二轉輒人相食若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
 人氏注之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謙遜曰
 非明矣紀書永初二年之問萬民飢流羌叛反石門頌所云西戎殘虐
 橋梁斷絕又未秋隲肅稼苗天殘終年不登區假之患正是隲謙
 出師時也人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祿諷也音
 士當作人民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祿諷也音
 丁外反又羊浸隲謙遜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
 音丁活反羊浸隲謙遜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
 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竝上書
 求還侍養太后曰聞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
 君寢病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謙遜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

疏言其能以禮讓宜見矜 騰等既還里弟並居家次闔至孝骨立
 允詳列女曹世叔妻傳 騰等既還里弟並居家次闔至孝骨立
 有聞當時騰上書得請而兄弟應墓終喪費城中尤難得又桓郁
 傳云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郁子焉安帝永
 寧中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除年詔奪服拜官周槃傳和帝
 時以思母棄官還鄉母歿哀毀毀滅服終遂廬墓側此皆承初以
 前事其載在漢碑者司隸魯峻以母喪乞身廬墓陽令楊君上
 虞長度尚著以從兄統弟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喪平令仲定以
 善侯相楊著以從兄統弟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喪平令仲定以
 姊憂皆解官而歸 及服闋詔喻騰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
 此皆可補史闕 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
 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宏字叔紀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
 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亭
 長將詣第白之宏即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
 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欲殺宏宏聞又與五千宏收恤故舊無所
 失父所厚同郡郡中王臨年老貧乏宏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
 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與馬施之終竟 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

後漢書十六

三

言悉曰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
 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騰等
 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
 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 霍光薨宣帝遣太中
 中二千石修莫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
 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有司請
 加諡曰 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 白蓋車也集解沈欽
 昭成侯 卓緡蓋蓋三百石以卓布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又騎吏
 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此白蓋雙騎庶士之禮 後呂帝
 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
 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 集解沈欽韓曰京子於夷
 袁宏紀云封京 五年懼閭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 集解
 子寶為陽安侯 日東觀記閭字季昭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閭則身暴露憂懼
 頭頰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閭出
 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
 得於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太后報閭

曰長歸冥冥 太后並從之乃封惺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
 往而不反 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賈氏 章帝實皇后竇勳女
 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 檢赦宗族閻門靜居
 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誡也 也 騰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 集解惠棟曰承
 騰舍人四年 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
 糧檻車徵詣廷尉 周為檻無所見 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騰騰畏太
 后遂髮妻及鳳曰謝 集解惠棟曰騰妻 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
 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騰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聰敏及
 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
 李閎候伺左右 集解王補曰此下通鑑自共毀短太后 及太后崩
 宮人先有受罰者 集解惠棟曰李閎別 懷怨恚因誣告惺弘問先
 從尚書鄧訪 集解惠棟曰 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 和帝長子
 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為平原王 集解萬承蒼曰案得當
 作顯安帝紀及章入王傳可據得又無子以翼為嗣安帝緣此貶
 翼為都鄉侯 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
 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騰曰不
 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騰等貲財田宅
 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騰為
 羅侯 羅縣屬長沙國集解先謙曰在 騰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騰從
 弟河南尹豹 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豹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
 日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騰兄弟欲用難使召
 拜詔令公卿舉薦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公曰司隸河南尹當
 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為之不可為後法公舉司隸羊
 祿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七大夫曰李公能舉不舉故
 我不得尹耶案此云河南尹豹則豹竟得之也先謙曰豹欲得尹
 容有之或亦后意所屬以騰之賢而以旨諷公卿舉豹必無是事
 所謂盡信書也 度遼將軍舞陽侯遵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遵元初
 首入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七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鏡二
 三千枚得七首三千枚詔賜駸駸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

後漢書十六

西

緝帶一具虎黃鞞囊一金劍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將作大匠暢
 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鈎一
 皆自殺唯廣德兄弟曰母閭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騰
 無罪遇禍乃肉袒輿觀親身上疏追訟騰曰伏惟和熹皇后聖
 善之德為漢文母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集解惠棟曰一
 說文母謂太
 似見列女傳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后與騰定
 立安帝故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富享積善履
 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集解通
 兩造不備又無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鞠問
 左證者為單辭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鞠問
 也騰遂令騰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引命七人謂騰從弟豹
 弟廣宗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士喪氣宜收還家次寵
 忠也樹遺孤奉承血祀曰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寵知其言切自致
 廷尉詔免官歸田里眾庶多為騰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
 迫廣宗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
 等故也祠曰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騰
 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騰
 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
 仲威京兆人初辟騰府稍遷潁川太守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寵京
 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
 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
 勸課農桑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功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
 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鄧郡兩山之間受中岳
 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父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濱
 重道輕節帝世高時樊仲父者志潔心遐恥飲山河之功賤天下
 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輔成
 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
 洞于神明雉免集其左右出于穎陽彭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
 究孔聖之房與存文武于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績出于昆陽杜
 伯夷經學稱于師門政事照于國朝清身不苟有陵之操損已
 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為塵埃以富貴為厚累草履蓬門藜藿
 不供出于定陵寵曰太原周伯况汝南周彥祖皆辭徵聘之寵

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
 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
 以此准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為大鴻臚治理有聲集解劉放曰案
 拜太尉棟案鄧凱字召公見會稽典錄治理有聲他處無治理並
 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入誤兩存之周壽昌曰前書循吏傳序
 故二千石有治理效凱以聖書勉厲朱博傳入為長安令京師治
 理是治兩字范即本及拜太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寵為太
 於班也貢父亦殊疏外及拜太尉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
 賜錦被梁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為開封
 皆不敢受令集解劉放曰案已言召又云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問妻耿氏
 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耿氏
 教之書學遂曰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
 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
 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
 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曰下
 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
 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無將字錢
 將大夫郎謁者十餘人班史百官表侍中加官所加官或列侯將軍
 卿大夫將都尉至郎中亡員如舊曰將謂郎將以下也金曰碑傳
 亦有侍中諸曹將大夫之東京莫與為比
 文或疑將上有奪文非是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
 帝賢后和帝鄧后安帝閭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非徒豪
 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
 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曰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主
 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何則恩非
 尊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情疏禮重而
 已結而權已先之思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重而
 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來寵方授
 地既害之其地必除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執謝
 讒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悲哉騰懼兄弟委
 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目泣而辭燕也樂毅忠

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讓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焚其後嗣乎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蘇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其後以

官為寇氏陳留風俗傳恂初為郡功曹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太守

浚儀有寇氏黃帝之後恂好學為郡功曹

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集解惠棟曰孟康云徇畧也如瀛云徇音

撫徇之徇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集解惠棟

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況上印綬使者納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于居庸關即是關也

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

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曰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也

隙將復何曰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

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集解先謙曰官本祇下有為更字考證云監本無更字

使君計莫若復之曰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曰使者命召況

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

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集解王鳴盛曰當作急發況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其

說況曰郡郡拔起難可信向拔卒也集解沈欽韓曰禮少儀毋拔來注拔疾也與此義同昔王

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

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郡郡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

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曰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

齊心合眾郡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還

至昌平襲擊郡使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奔等俱南及光武

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

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

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曰諸將誰

可使守河內者集解先謙曰書鈔六十五引續漢書云光武欲定

誰能鎮之為吾舉如蕭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

何者作帝語與此微異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

憂所以得專精山東集解王鳴盛曰此山東與鄭康成傳以山東

紀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

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

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

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

公曰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屬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

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肆射肆射伐淇園之

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集解惠棟曰

志淮南子曰鳥號之弓貫淇園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

之箭也為矢東觀記作治矢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弓

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

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也臨黃河故曰鞏河也

官本注無二也字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

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

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

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

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

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

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

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冠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集解何焯曰軍

日河內定則天下不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

足憂故諸將皆賀也前書音義曰輦駕併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

驪駕轉輸前後不絕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集解周壽昌曰同門生師門共

皇侃疏同處師門曰朋觀後恂好學聘能為左氏春說恂曰上新

秋親受學焉是崇必素與恂共學者也亦見王丹傳說恂曰上新

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曰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

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集解先諫曰東觀

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

請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今君所

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曰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

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

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曰為偏

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

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

軍後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

萬餘斛以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

潁川部將謂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

乃戮之於市復已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

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

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

足曰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

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滌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

年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

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澆大王矣秦王不悍為擊缶相

如願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御史曰請以趙

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如

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

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

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之相如也何畏廉

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也集解王補曰李伯紀注

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論云將相當先國事而

後私怨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是也若修怨

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祖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

涼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元表請為帥以代己恂遣谷崇曰狀聞

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

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鬪集解沈欽韓曰秦策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弊今日朕分之

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三年遣使者

即拜為汝南太守也即就又使驛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

賊清淨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

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

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請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目時定惟念獨

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曰憂國可知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

吾雖非九卿亦陪卿也案劉熙釋名云漢置十二卿其六曰執金

吾也沈欽韓曰前書百官表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毋將

上詔曰陸位九卿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

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狡猾也說文曰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

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

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

高平弟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弟帝使待詔馬援

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欽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

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鬱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鬱

拒隴坻及驛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

夫賈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

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安定隴西

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集解惠棟曰從容可曰制四方也今士馬安然自在之意

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

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

書至弟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

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

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

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

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

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

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曰

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曰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

曰威侯子損嗣集解惠棟曰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曰軍功封列

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

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浹侯浹

屬沛郡浹音胡交反集解沈欽韓曰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

在鳳陽府靈璧縣南五十里浹城集解武三十年徙封也信都郡故

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集解惠棟曰建武三十年徙封也損卒

水經注作扶都誤沈欽韓曰今冀州西南七十里蒲筮城

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

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曰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變將老召其子文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曰此見

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

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曰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

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曰擅去

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

書曰外戚以鄧騭之賢而不獲免然猶賴朱寵追訟得以表暴寇

榮以無罪見誅無人為之申雪故范史詳載亡命中所上書所以

深悲之也而鄭氏通志既刪去書文又謂其辭語怨忿其識下於

范氏遠矣善夫袁宏論之曰寇榮之心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

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

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

女子七月而臣兄弟獨曰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批

音片兮反抵音之氏反集解青蠅之人所共構會音蠅詩小雅曰營

營先謙曰官本注今作支營青蠅止于樊豈

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曰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

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曰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

阮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

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

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向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

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繩墨謂

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背繩墨案空劾

復質確其過實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

繫用微墨實于叢棘也集解沈欽韓曰詩毛傳獄確也音義盧植

云相質較爭訟者也崔云字當為炳說文確碧石也非此義先謙

曰官本注為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集

說謂為謂通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

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請闕披肝膽布

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詭譎張設機關復令陛下與雷電之怒司隸

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集解惠棟曰豹何休洛陽令袁騰集解惠

袁良子陳國扶樂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集解

胡注謂剪伐松柏但未掘墳出尸剖棺露齒耳者謂骨之尚有肉也月令曰掩骼

反又在移反昔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行葦

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

惠棟曰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趙唯吳越

春秋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唯習韓詩義當見

惟葦渥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

行葦為公劉詩也先謙曰列女辨通傳弓人之妻亦云公劉之

行牛羊踐葦葦惻然為民痛之劉向習魯詩是魯說亦如此今

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與虛誣之誹

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已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已俟陛下

發神聖之聽啟獨觀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

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為順

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

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

建太傅費無忌諸殺奢者子員字子胥奔漢求季布無已過也季

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項羽將數萬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

定已錮除無驗謂無罪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

止則見堵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作天廣而無已自覆地厚而無已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

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已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

臣犯元惡大愆愆惡也主言元惡之足已陳於原野備刀鋸刑也

國語曰刑有五大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已解眾論之疑臣思入

者陳諸原野矣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而閭閻九重問閭天陷筭步

馮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說文曰罪免網也且動行絳羅網無緣至萬

設筭也舉趾觸網亦免網也音浮差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集解先謙曰國君不可警匹夫警之則

一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警匹夫懼者甚眾也臣奔走已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夏降霜雪月令仲

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夏降霜雪月令仲

令則電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

陳傷殺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議獄緩死之時易中

春夏布德窮乏夏行封慶賜無不欣悅也議獄緩死之時易中

日君子以議獄緩死集解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

避遠讓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

邪使人疾邪何言風旱曰災兵集解惠棟曰臣聞勇者不逃

死智者不重困重猶惜也集解沈欽韓曰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

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

湘沅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戮

其尸盛以鴟夷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合恨已葬江魚之腹

浮之於江中矣屈原曰盡赴湘沅不勝孤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

無已自別於世集解後漢書十六舌

之懷禮禮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犯君王

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

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楚詞曰雖九悲夫久

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已解君怒孝子殞命已盡親怨故大舜

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

後又使穿井舜為窟舜出舜既入深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誘

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誘

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集解劉歆曰案不自

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也臣敢忘斯議文議當作義不自

斃已解明朝之忿哉乞已身塞重責願陛下句兄弟死命句乞也

使臣一門頗有遺類已從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

血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連如言居不獲帝省章愈怒遂誅榮

寇氏由是衰廢集解通鑑考異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而范書

果在何年榮傳云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遇罰以來三赦再

賈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啟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其如
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同子異守温蕭公是埒也埒等 係兵轉食日集
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屈於賈復

虛受堂

差

鄧寇列傳第六

後漢書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十六校補

鄧禹傳四方分奔離析析官本

從至廣阿注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集解官本考證曰發本或作

奉錢大昭曰發本或仍作奉或闕字而據考 失脫則當作發意必初刻作奉後乃改補為發所補發字久復

披輿地圖集解通鑑胡注至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案此胡氏

王世家文及小司馬注也惟惠氏棟據虞喜志林謂輿地圖漢
家所畫非出古遠今觀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鄭
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以司空郡國為名則固
非漢莫屬矣賈疏乃謂自蕭何收秦圖籍而武帝時王諸皇子
由御史奏輿地圖成帝時更名御史大夫掌圖籍而武帝時王
自仍為司空所有封國則奏必已詳載郡國矣
光武所披即是有鄧禹官本禹上

制詔前將軍禹有鄧字 封為鄧侯注鄧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張增曰

唐志南陽無鄧縣今案鄧前漢國後漢縣前續志均
屬南陽在今襄陽先化縣北注今字亦應移在字下

共拒禹於衙注解在安紀官本在 輒停車住節注住或作柱柱官本不作柱案柱本通作柱觀韓

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保小城也禮月令四部入保檀弓 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集解王補曰至豈代言者所為哉

舜曰漢文帝賜龜錯書曰書云狂夫之言而明主自擇焉今則
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亦自親其文案此不惟在光武明
帝前並在武帝前矣

情遂殺歆因反擊禹錢大昭曰據隗囂傳情叛在建武 從都慮至羊腸倉注石曰河解見明紀張增曰明紀

詔訓將黎陽兵屯狐奴曰防其變注狐奴縣屬漁陽郡也今順天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注東號羌名錢大昭曰東

東北三十里

始自隲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儀同三司有開府之號始自隲也
侯康曰晉志云漢魏黃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于此也鄧騭但稱儀同三司不稱開府東觀記本無有
志自鄧騭黃權始而其事則已具於前漢漢書名官雖如司徒
空召三公亦名三司則將軍制也前漢武帝用兵大將軍
衛青為大將軍去病皆兼大將軍制也前漢武帝用兵大將軍
將軍為大將軍去病皆兼大將軍制也前漢武帝用兵大將軍
王蒼為大將軍去病皆兼大將軍制也前漢武帝用兵大將軍
則東閣延英班固奏記是為一則曰漢開府之始然漢與九卿
不必下同三司也章帝建初三年令開府之始然漢與九卿
絕席班同三司也章帝建初三年令開府之始然漢與九卿
三歲舉之二人同三司也章帝建初三年令開府之始然漢與九卿
事觀黃權雖二人同三司也章帝建初三年令開府之始然漢與九卿
騎將軍儀同三司而固不待明言開府也
援立皇統奉承大宗大官本
設諷均作殺誤
卷十六校補
隲等既還里弟亦作弟
又徙封隲為羅侯注羅縣屬長沙國也隲徙封在安帝時自不應
仍據前志為說又袁紀羅侯作沙羅
南德更召徵為開封令集解劉放曰益多一召字
舉或由徵以能治劇為開封令也蓋南德自以學通行修致
官非由恩澤門庭入仕者又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
鄭注別異諸官之入職以備王之徵召
則召徵兩字亦非不可連文劉說似迂
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張增曰子字衍案前書莽傳請採二
著子女則言言女亦可云子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
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無將字
至或疑將上有奪文非是
永元三年賜將大夫郎謁者從官命列侯將大夫郎謁者各
言封事桓帝紀建和元年命列侯將大夫郎謁者各
二年賜將大夫郎謁者從官命列侯將大夫郎謁者各
百石以上又藝文類聚卷四十六引李邕別傳傳士著兩乘

朝會隨將大夫例是將大夫之文史傳屢見章懷太子和帝紀注
云將謂五官及左右郎將也于桓帝紀注云將謂五官左右虎
賁羽林中郎將也通鑑胡注亦同是前注云將謂五官左右虎
東觀記為證失之矣御覽卷二百二十二引謝承書翟圃傳作將
軍大夫六百石視范書多一軍字乃後人妄增亦如東觀記之
由讀後漢書不熟故耳
斯樂生所目泣而辭燕也注樂毅忠於燕昭王至況其後嗣乎錢
昭曰闕本注乎下有事見古史考五字案官本依監本轉
刊注未亦有事見史記四字兩說互岐殆皆非原注所有
寇恂傳恂曰車驢駕注輦車人挽行也
復曰為恥有數字
從九卿復出曰憂國可知也
亦無知字
為沒侯注沒音胡交反
子曰伯夷叔齊於寇公而見之矣
於人少所與注與黨與也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
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之字又字夫以曾
參之賢
但末掘墳出尸剖棺露齒耳注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
移反
議獄緩死之時注君子以議獄緩死也
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注何不雨之極也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注吳王賜屬鏃之劍以死
王取其尸盛以鴟夷浮之於江中矣
呂葬江魚之腹注靈赴湘沅
兼涉傳文願赴湘
沉之波向而謫也

九死而未悔官本無而字注楚詞曰雖九死猶未悔也官本猶作而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官本注未無也字注事見左氏傳也

卷十六技補

四

馮岑賈列傳第七

後漢書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城縣亦有父城集解沈欽韓曰父城乃前志沛郡之城父非父城也注誤

孫子兵法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漢兵起異曰郡掾監五

縣與父城長苗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賈皇奔晉食采于苗因而氏焉共城守

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名在父城界集解沈欽韓曰異間出行屬縣問出猶微行為漢兵所執時異

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儷有讀若柳小顏音丑林反竝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

為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曰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

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

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曰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

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

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

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姚期集解惠棟曰孫樞云姚姓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洪頊曰異潁川父城人姚期潁川人

則同郡亦謂之邑子故彭寵南陽宛人光武蔡陽人耿弇傳云漁

陽太守彭寵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曰為掾史從至

公之邑人

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曰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

竟子詡為尚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

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

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集解惠棟曰蔡邕云御進也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

寬警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問進說曰天下同苦王
 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子用反所至虜掠百姓
 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
 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循言周廢之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
 縣理冤結集解先謙曰結謂民有鬱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
 異與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
 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刺東南馳
 晨夜草舍舍止至饒陽無萋亭無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萋音
 蕪亭在今深州饒陽縣東北隋置蕪蕪蕪音于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無作
 縣在東北三十五里亭在縣北草蘆村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
 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
 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冀州南宮縣西
 解先謙曰在今冀州南宮縣西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
 異抱薪鄧禹煖火煖音而光武對竈燎衣燎音異復進夢飯菟肩

後漢書十七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及至南宮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
 免肩洪順焯云釋草菟菟葵郭注焯似葵而葉狀如藜有毛灼
 之滑又肩戎葵注今蜀葵也似葵華因復度度河至信都紀云
 如木檉華免肩葵名一本作菟肩度河至信都紀云
 度河至信都紀云如木檉華免肩葵名一本作菟肩度河至信都紀云
 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河南宮在河內南宮有
 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其使異別收河間兵
 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也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
 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翼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續漢書云
 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避引車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軍中號
 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
 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松書曰先時
 集解先謙曰官本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
 注松書作山松別擊破鐵脛於北平縣也集解先謙曰今保定府滿城縣治
 又辭匈奴于林蘭頭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顛字作確前音
 義關音滿頭音確義關大斯曰案頭確

相近說文無開字當是開字之譌三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
 魏志作開頓惠棟曰注記下曰字衍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東觀記儵將兵
 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曰魏郡
 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
 孟津將軍孟地名古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曰拒朱鮪等異乃
 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照形往事所已知今孔子家語曰孔
 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
 今集解沈欽韓曰大戴禮保傅篇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
 以知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微紂
 微子乃持祭器肉袒縛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
 名微子乃持祭器肉袒縛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
 伯以身歸漢也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帝
 籍誅乃歸漢也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帝
 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
 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
 而立彼皆畏天知命視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
 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視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

後漢書十七

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
 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吉軼與更始
 解顧炎武曰言季文于更始為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
 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為疏遠非何焯曰一隅謂河北今長
 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
 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
 歸南陽是為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
 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邪岐慕周不足曰踰
 日古公直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
 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邪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
 古公於岐山下之集解先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
 謙曰官本論作喻並通人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
 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
 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
 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

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聖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曰佐國安人軼自通書

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當太行絕頂其南即羊腸坂道又南下河南

成舉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土鄉下續漢書曰土鄉亭名屬河南郡

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問光武故國志河南雒陽縣有土鄉聚馮異斬武勃處注以爲亭名大破斬

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

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呂綴異平陰縣南郡綴謂連綴也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

劉放曰案異爲孟津將軍軍有護軍兩字與寇恂合擊茂破之軍將軍非也緣下有將軍字明將軍二字

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詔異詣鄴問四方動曰詳恂傳

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卬爲淮陽王廖湛爲穰王

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集解先謙曰考異云與李軼

是年六月光武即位後鄧禹破王匡與張卬等奔長安乃謀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之交異安得於四月

其言致此差失耳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前言之或史家潤色

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集解惠棟曰周

帝明皇之時神氣昭見故堯舜乘赤龍上天龍上天舜夢擊天鼓後皆有天下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

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

陳州府太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一軍破之

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牛酒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

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穎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

內長吏皆會使太中大夫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

兵眾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曰

乘輿七尺具劔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

亂重曰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

士念自修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修整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

所至皆布威信引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東觀記

霍耶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皆降異東觀記

日官本作主長異與赤眉遇於華陰州府華陰縣治

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五千餘人三年春遣

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

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要去聲約也

也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尙多可稍引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電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

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集解

赤眉引還擊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曰士卒

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

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曰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

也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

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嶠底集解惠棟曰嶠底在永寧縣西北七十里

池有二嶠嶠音豪又戶交反沈欽韓曰案文破降男女八萬人餘

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集解王補曰璽書有帝字赤眉破平

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龜池以鳥喻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景也

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淮南子曰日臻于衡陽是謂隅中日垂西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許慎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東隅即隅中也

古文通方論功賞曰答大勳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據藍田

王歆據下邳秦武公伐邾致之也芳丹據新豐續漢書芳丹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

日孫桓云芳姓也風俗通蔣震據霸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云漢有幽州刺史芳乘蔣震據霸陵故秦芒陽縣集解先謙曰芒是芒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

之誤馮翊故城在今

後漢書十七

東泉縣呂鮪據陳倉角閣據汧集解惠棟曰孫桓云駱蓋延據蓋

屋集解惠棟曰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集解通鑑胡注汝姓也商有汝章後漢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

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

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

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

鄧睦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

遂自武關走南陽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武關在商州時百姓飢餓

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集解王補曰袁道路隔斷委輸不至

軍士悉曰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

數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

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

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集解惠棟曰依

公孫述傳及華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

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集解沈欽韓曰紀要箕谷在鳳翔

如門曰石門廣二步深入步高一丈相傳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

保降者甚眾其後蜀復數遣將問出異輒推挫之賈逵曰國語曰折其鋒曰挫

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

都異自己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

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成陽王

帝使曰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

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

受任方面曰立微功謂西方一面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

及臣伏自思惟曰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曰私心斷決未嘗不有

後漢書十七

梅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集解惠棟曰薛瑩後漢書光武贊曰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

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

聖人其猶病諸王補曰薛瑩見藝文類聚帝王部引補案師不內

御薛瑩所發未為失也然觀諸將傳所載世祖廟算之勝與馮異

謝書云云知當日誠有然者非誣也願安得神武如世祖者以再

適盛治乎先謙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桀競逐逐爭迷惑于數

本于作千是臣曰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瀕覆之中尚不敢過

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曰

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

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

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

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荆棘榛梗之既罷使中黃門賜曰珍寶衣

服錢帛詔曰倉卒無羹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集解王

末句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將兵逐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桓公非無

而赦之集解王補曰先儒謂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惟東漢為

最盛范史於諸將各存其略於馮異傳而深慨焉傳稱人有言

異專制關中者帝即以章示異異謝曰託身聖明在傾危濶散之

中尚不敢過況天下乎定上尊下卑誠莫以謹敢遂自始終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由

是觀之異不以被謗而匿誠於帝帝不以聞諂而衰愛於異坦

昭明略無纖介假而蕭何周勃劉基幸遇斯時則利買人之金不

待申雪於衛尉持兵見守太后可無冒絮之提胡惟庸亦何敢挾

醫視病以售其奸哉昔魏文侯示樂羊子以誇書唐太宗斥論房

元齡者於嶺表後世頌之然方之豆粥麥飯之見勢河北巾車之

相勉上下交儆如聞佛俞益有誠偽之別焉顧獨失之於馬援是

則千古之遺憾也 後數引譙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

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至隗囂乘勝使其

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

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

略異曰虜兵臨境忤快小利忤快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

復為之也忤音尼丑反忤音逆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左傳一夫

不可狃注狃女九反亦忤也忤音也張揖雜志云忤音也云忤快

過度周壽昌曰狃猶忤也忤快之忤亦應從犬不從大左

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杜注狃快也足徵狃亦古字通遂欲深

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

今先據城曰逸待勞非所曰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

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

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

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

之乃下璽書曰制詔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

皆璽封尚書 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狼下三

令印重封

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

常傳中當作忠惠棟曰案漢呂君碑以中勇顯名古忠字亦作中

也先謙曰忠中非不可通假然定作忠為是若引碑文借字為言

後將無所 拘邑危亡在於旦夕集解王補曰袁紀多出諸將狐疑

冠四 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

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

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

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

問疾曰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

集解沈欽韓曰在青山胡卒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鬱界青

慶陽府靈州西北屬國降胡也居參鬱青山中其豪帥異又擊盧

號肥頭少卿集解劉效曰注參鬱案地理志鬱當作繇異又擊盧

芳將賈覽匈奴莫鞬日逐王破之莫音於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

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

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

等救之集解洪亮吉日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

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諸將共攻

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集解惠棟曰休猶弛也鄭康成云異固持

不動常為眾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在冀病

發薨于軍諡曰節侯長子彰嗣集解沈欽韓曰明年帝思異功復

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

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 永平中徙封平

鄉侯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

除國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

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繼絕世公羊傳昔我光武受

命與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

假音格集解錢大昕曰橫被

即書光被也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無以加之王褒傳化
 益四表橫被無窮班固西都賦亦云橫被六合蓋堯典光被字漢
 儒傳授本作橫矣釋言梳頹充也梳即橫字古文光為光與黃相
 似故橫或為梳孔傳出于魏晉之間堯典橫已作光而訓光為充
 猶存古義後世因作光輝解失漢儒之本旨矣先謙曰尚書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古今文同今文一作橫被一作廣被格一作假詳
 余所著孔 光耀萬世社祚流行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
 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微蓋蕭
 曹紹封傳繼於今 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之祀
 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
 後者分別署狀上 案解惠棟曰狀功狀也東觀記曰詔書令功臣
 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將及景風章敘舊
 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 於是紹封普
 德顯茲遺功焉 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 於是紹封普
 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古岑子國之後世系曰岑氏出自姬
 姓周文王異母弟姬子渠武王封為岑子其地梁國北岑亭
 是也子孫因以為氏世居 南陽棘陽岑音勤針切 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紀 王莽時
 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卓怒彭
 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
 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 前隊大夫甄阜之副也
 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為大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
 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
 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
 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曰勳其後更始乃封彭
 為歸德侯 歸德縣名屬北地郡集解沈欽韓曰 令屬伯升及伯升
 遇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
 淮陽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
 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姓東 徭偉反擊走卬
 觀記曰徭作淫集解惠棟曰徭一作搖見廣韻 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 集解惠棟曰茂泗水
 王歆從父見歆傳

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
 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
 急迎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王至河內太守韓歆謀將城守修武
 歆遂從之 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 中將軍最尊自
 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戰人必於其下 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
 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
 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
 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
 於心今復遭遇願出兵自效 集解先謙曰官 光武深接納之 集解
 曰御覽三百二十九引謝承書云光武以彭 彭因言韓歆南陽大
 為南安將軍而不言何時疑當在此存攷 人大大謂大 可曰為用乃貴歆 集解先謙曰
 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 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淇園在衛 彭
 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眾營 續漢書曰時更始
 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
 姦將軍集解沈欽韓曰案文當為大將軍刺姦時光武為大將軍
 彭為其刺姦耳先謙曰東觀記云光武使吳漢收謝躬 授曰常所
 令彭助漢為方略事見漢傳督察眾營者禁侵暴也 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 續
 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 與大司馬
 天壽節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柔彭乃進擊大破之 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復驍
 騎將軍劉植楊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
 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曰彭嘗為鮪校尉令往
 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
 執鞭侍從家薦舉拔擢常思有已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三王所反 集解見上文集解惠棟曰三 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
 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近其

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彭還河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為信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也趨向鮪見其誠即許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見其不疑即日且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願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鄧王更始傳尹尊為鄧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河津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輕騎詣彭彭為殺羊具食鮪身為降虜未見諸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詣行在所也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且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集解惠棟曰東

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清陽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光武紀帝率諸將親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奉拒上于瓜里上親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舉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買復傷痍未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已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曰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日紀要在襄陽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集解沈欽韓府西北八十里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曰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出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武都東狼集解沈欽韓曰阿頭山在襄陽府西九里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兵起豐與同鄉蔡張趙京等數千人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魏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襄陽首舊記曰戎號周成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王義稱臨江王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桀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董憲公孫述等所分郡國云洛陽所得不如按甲曰觀其變戎曰如掌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分作得

一第 一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8 版反內

曰秦王之疆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
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
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曰書招戎從彭營與戎書曰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戎疑必實已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
謙曰官本注析作拆是

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曰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與數十騎亡入蜀

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曰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豐書拜駿為威虜將軍集解沈欽韓曰江州今重慶府巴縣疑駿此時未能越巴峽或江關之誤即捍關也江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七十里

先謙曰下文方言田戎亡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保江州此江州是誤文

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荆州揚之咽喉集解惠棟曰續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津鄉名非縣名也沈喻告諸蠻夷降者奏欽韓曰紀要津鄉在荆州府枝江縣西三里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又遣偏將軍屈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房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哀平之世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為交州刺史徙交趾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為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即解正其本官相率遣使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為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相率遣使買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暉應為率義侯不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總遣子故言或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譚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曰朔望問

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集以爲異余謂漢人多書太夫人為太夫人為太夫人者或范氏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太夫人如前漢書秦平秦一秦甚之類是也漢碑所以書秦夫人先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隴壅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翼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而擊之凡軍在前曰殿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枋箬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也郭景純曰水中箬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擊破馮魚復縣南枋箬即舫字古通用耳單音步佳反附音匹俱反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解見光橫江水起浮橋閣樓立檣柱絕水道集解通鑑胡注檣柱宮反以木為柱曰一曰結營山上檣柱惠棟曰說文檣竹杖也從木贊聲叢木結營山上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在滿等據險為浮檣柱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檣數千艘並船名樓船小檣也爾雅曰檣謂之檣檣謂露檣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見子胥敢問船車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令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驛騎也沈欽韓曰注爾雅誤文見方言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書鄧通以濯船為騎五萬餘人黃頭郎濯音直教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濯作權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曰三郡棹卒多貴糧穀集解王補曰通鑿作

本賈作 欲罷之彭曰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
 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集解通鑑
 為征南大將軍 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集解陳景雲曰時
 進彭見敵勢已摧乃悉軍並進耳彭不與奇同行 直衝浮橋而攢
 此文不合有彭字錢大昕曰天當為大字之譌 奇應募以偏師獨
 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 奇等乘執
 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竝進所
 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況而田戎亡保
 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
 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
 巴蜀久見虜役故與師遠伐曰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
 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
 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集彭
 到江州曰田戎食多難卒拔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
 攻破平曲集解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關
 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茶帝分臨江置墊江縣今州
 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平曲未詳
 然彭既指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遂寧潼川之地也沈欽韓
 曰紀要平曲城今重慶府定遠縣西蓋在涪水濱以波平水曲為
 名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
 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集
 今資州資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集解沈欽韓曰紀要
 陽縣北 江中明志作黃 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
 石難亦曰石梁 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集解沈欽韓曰
 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紀 要都江外水紀 江之通稱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
 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 光武紀 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

東南集解先謙 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
 日注見光武紀 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邊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曰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集解惠棟曰李文字云岑自廣漢
 江州復上都江拔武陽此蜀人所以為神也史謂 彭所營地名彭
 自都江倍道兼行二千里至武陽蓋奇詞之誤矣 彭所營地名彭
 亡集解惠棟曰續志武陽有彭亡聚李吉甫云眉州彭山縣彭亡
 日平無若曰巴蜀已平無復賊也沈欽韓曰彭亡初岑彭至其地改
 山在彭山縣東北亦曰彭模觀 石通鑑作平模 聞而惡之欲徙
 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
 軍整齊秋毫無犯毫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 邛穀王
 在貴門彭信數千里還復迎降前書貴門在貴州南貴州府 彭已歸帝言任所賦彭李
 晉曰壯僑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通志曰彭李在彭山縣
 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侯穀陽縣名屬沛郡集解沈
 南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 伉卒子祀嗣 東觀
 紀作起元初 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
 中坐事免 順帝時為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集解惠棟
 侍少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
 今相州安陽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 招聘隱逸與參政事
 聚引東觀記北堂書鈔引華嶠書俱作東郡 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
 盜充 斥也 我有蝨賊岑君遏之蝨賊食禾稼蟲名狗吠不驚足下生虿
 楚長毛也犬無追 含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 我喜我生獨了斯
 時丁猶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歲音
 四百六十五 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引休作在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
 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
 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

曰還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等輩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

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集解沈欽韓曰禹山在鄧州西自號將

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曰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

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齊桓公

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

周襄二君霸有海內自齊楚又分不速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

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曰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

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不

能相施第持我書往施用也第但也集解先復遂辭嘉受書北度

河及光武於柏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復與朱祐因鄧禹得召見

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集解欽韓曰

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故署復為督盜賊亦如太守府有

門下督盜賊通鑑直云以復為破虜將軍誤矣袁宏紀署復為都

督蓋漢魏以來領兵將軍帳下有護軍有都督皆屬請於孫策曰

願督領都督佐將軍部是也光武以朱祐為護軍而稱復曰買

督實始復馬贏集解力光武解左驂賜之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官屬曰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郡尉集解王補曰調光武曰

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官職勿自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

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

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郡尉上

書報不許也集解先光武至信都曰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

護將軍集解通鑑胡注宣帝置西域都護甘延壽之擊鄯支也自

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

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破羽先登被覆負也

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集解惠棟曰國語晉攻狄叔虎被羽

先升敗之章昭云羽鳥羽繫于背若今軍將負貳矣吳志云甘肅

負貳帶鈴陳祥道云後世之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集解惠棟曰元和志追賊于真定之捷鄉

云定州唐縣北九里有真婦城漢賈復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

驚曰我所召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

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

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懼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

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

虎公陳儁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鄧王尹

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詔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

久之乃曰檄叩地集解惠棟曰孔安國論語注叩擊也曰鄧最疆宛為次誰當擊之

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

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鄧連

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

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

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集解惠棟曰續

志新城屬河南尹澠池在宏農陝縣東觀記云與帝會宜陽降赤

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集解先

即奉復傷傷帝曰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集

通鑑胡注常故復少方面之勳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諸將每

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集解王補曰

賈君之會諸將爭功不決因而致亂者史不絕書觀夫古邑初捷帝

不足賈復以敢深入希令遠征故少方面之勳而帝輒曰賈君之

功我自知之如此則涓埃之報悉悉帝簡坐沙偶語披劍擊柱之

而後自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

六縣青州北海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

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今萊州膠東國東挺一音廷集解惠棟曰挺

一作挺挺縣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胡字衍注誤沈欽韓曰水

經注拒縣故城王莽之部秩也案郁秩本膠東國縣非莽改紀要
拒城在高密縣南三十里舊志拒城在膠州西南九十里郁秩當
更在其西先謙曰官本作廷壯武在即墨縣西六十里下密城在
濰縣西三十里一統志挺今登州府萊陽縣南七里觀陽今萊陽
縣東南七十里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
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
漢記曰復關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
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已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
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
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
私第閨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已吏事責三公集
先謙曰官
本事作士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
固始侯李通三十一年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云三諡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紀元年三月也
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集解惠棟曰
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與亡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
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
元功今復孫敏頭凶失道自陷刑以喪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
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邯為膠東侯
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
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
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沈欽
韓曰師氏注
同者察也已撻發其姦或曰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
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買武
孺曰蓋買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遺還是後更不入塞
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講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
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
深見親異賞賜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善經術每燕會令與
當世大儒司徒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
丁鴻問難經傳初元年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集解惠棟曰
公主名利主兼食穎陰許合三
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已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
已西方城邑方城山一名黃城山在
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
馮異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
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乃足曰感三
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
之曰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雷之曰生灾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
於人也不宿而去
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
國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榮
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虛受堂

主

馮岑買列傳第七

後漢書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十七校補

馮異傳屯兵巾車鄉注巾車鄉名也官本注無也字

及同郡丁綝呂晏注綝字幼春定陵人也官本注無也字

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尙書注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官本注無也字

人久飢渴易為充飽注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左震曰孟子飢者易為食渴者

易為飲文正用此語案注易流德澤即本德之流行為訓

鄧禹焚火注音而悅反案焚各本同據音亦非誤字說文焚溫也

傳言焚火吹亦謂不使火熄作鄧禹吹火吹亦謂不使火熄

異復進麥飯菟肩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

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謹案此引東觀記馮異傳文言既至南

宮河至信都與范書合下文詔書所謂麥飯兔肩也乃東觀

記世祖紀則云帝至饒陽止蕪麥亭大風雨麥飯兔肩一笥

往南宮直誤卷十七校補

因復度庠河至信都注光武紀云度庠河至下博城西至亦

未詳其故案聚珍本東觀記世祖本紀云帝至饒陽聞王郎兵

陽取皆饑疲及至南宮問王郎軍將至因度庠河而王郎不

則云上從邯鄲避邯鄲兵晨夜馳騁南宮出過庠河進至下博

亦不言南宮而異紀但云由饒陽南宮出過庠河進至下博

所記前志信都而信都王郎故鄒縣北饒陽縣南又東水

運武邑郡北注漳水入信都信都王郎故鄒縣北饒陽縣南

即前漢陽陽屬潁郡下曲陽屬鉅鹿郡新莽分鉅鹿為和戎郡

滎河之南曲陽屬潁郡下曲陽屬鉅鹿郡新莽分鉅鹿為和戎郡

北向南武如由復度庠河固不必經庠河而南宮則在信都

此易明也且無復度庠河固不必經庠河而南宮則在信都

東南唐深澤曲陽同屬定州亦見濁漳水注曲陽在定州深澤

滎南出至下博縣故城城西亦見濁漳水注曲陽在定州深澤

自北而南言南出過庠河至下博縣故城城西亦見濁漳水注

有餘里者就東漢故縣城言也其在南宮在庠河六百戶

從破王郎封應侯注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杜注在襄陽城父縣西南見左傳二十四年傳下攷晉志襄

城無成父縣襄陽亦無城父縣當作襄城父城縣西南父城漢

屬潁川前志父城下注云應國周武王弟所封水經潁水

注潁水自魯陽來東逕應城南故應國侯之國詩所謂應侯

順德者也父城故城在今汝州寶豐縣東南

四十里父城保應城在今寶豐縣西南

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注袁崧書曰集解官本注崧書作山松

案當作袁山松書曰官本仍脫書字又北宋刻本各書止計直

行不參差小字筆畫者即占正文字約占正文字地步步故行未

多參差小字筆畫者即占正文字約占正文字地步步故行未

字僅占一字地步步刻者偶不經意遇兩字可合者便謾成一

字是本山松輒誤為崧蓋亦由此

王侯構難大臣乖離注時更始大臣張卬至是大臣乖離也侯康

卬等謀劫更始事在後注說非也據劉聖公傳時李軾朱

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所謂構難乖離當指此

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注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集

解沈欽韓曰紀要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當太行絕頂其

南即羊腸坂道卷十七校補

今案注言關在太行山下紀要謂在絕頂據柳說乃在太行山

之謬蓋無論在太行山絕頂或在太行山下皆得言在太行山

離矣章紀注又言關在太行山下皆得言在太行山下則與山

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太行山下皆得言在太行山下則與山

注合能確得天井關在太行山下皆得言在太行山下則與山

定關又名平陽關皆志謂今名雄

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注稱將軍者皆降

據東觀記正

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大昭曰劉盆子傳光武救諸將曰

將合兵見東觀記一戰而勝所云峭底當即在龜壘書勞異曰
池左近餘眾如由龜池走宜陽則亦可云南行壘書勞異曰
集解王補曰降上宜有帝字也案此因通鑑敘武帝平赤眉事
免小誤據范書本紀赤眉餘眾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
陽赤眉遣使乞降劉盆子傳亦云馮異破之於峭底帝問乃自
將幸宜陽赤眉遣劉盆子乞降帝亦云馮異破之於峭底帝問乃自
聖書明有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及方論功賞曰答大勳之語則
聖書明有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及方論功賞曰答大勳之語則
本傳於敘聖書之下即云時赤眉雖降其言赤眉降亦即應上
走宜陽降也通鑑乃於帝降聖書勞異云之後另敘赤眉餘
眾東向宜陽乞降則前後倒置而赤眉破平之語不可通矣况
既言聖書自可知為帝所下何待於聖書上加字則通鑑之誤
記袁紀皆止聖書勞異四字未嘗於聖書上加字則通鑑之誤

將數萬人就呂鮪錢大昭曰呂鮪傳同公孫述

未至隗囂乘勝錢大昭曰隗囂傳亦作呂

忸怩小利伏官本作忸怩注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憤忸復

為之也郭注今爾雅忸復為忸怩周壽昌曰忸猶狂也忸怩之忸

亦應从犬不大案周謂忸猶狂是也謂忸亦應从犬則顯與

釋文讀時世反通儒如盧文弨元皆謂忸从犬得聲从犬者

已改从曳之使為从大之忸諸說

其將王元周宗等周宗二字原誤倒據

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注和帝永和四年案永和四年乃

岑彭傳楊化將軍堅鐔楊官本

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錢大昭曰先武紀遺彭擊荆

餘城注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案漢荊州郡國並無城安昆陽

氏棘陽胡陽處皆破其屯聚案漢荊州郡國並無城安昆陽

今皆為河南地蓋與荊州南陽近接故連類而耳城當作成

略十有二縣案十有兩

董訢起堵鄉集解先謙曰堵陽在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案水注

堵水自棘陽來南逕小堵鄉謂之小堵水東源方七八步騰湧
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堵鄉謂之堵水建武三年祭
堵鄉亦即在堵陽縣也光武紀注以堵鄉當之似誤

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乃反之誤

沿江沂沔止黎丘錢大昭曰

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錢大昭曰谷當作穀案古谷穀亦可通

乘枋筆下江關注筆音步佳反佳官本

橫江水起浮橋關樓錢大昭曰關樓通鑑作關

吳漢曰三郡棹卒多貴糧穀集解先謙曰官本貴作費是錢大昭

賈復傳不能相施第持我書往注施用也第但也第原皆作弟據

解先謙曰官本不作必是謹案此言光武遠在河北不能知復

光武解左驂曰賜之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案袁紀

方任曰職勿曰擅除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曰作得是錢大昭曰勿

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集解定州唐縣北九里有寡婦城漢賈復

追銅馬五校於此語訛轉呼為寡婦案水經滹水注滿水又東

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其城東側因阿仍塘築一城世謂之

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

有是名矣此即李志所本又汝水篇注桓水有二源奇導于賈

復城合為一源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鄆所築也俗語訛謂之

寡婦城是賈復城非一其訛則同

定封膠東侯至凡六縣注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昌陽

昌黎據唐志查

竝剽甲兵敦儒學注復闔門養威重授身經起大義投官本作受

與今恐珍本

東觀記合又東觀記起作知今案上言闔門養威重則似無從
師受易之事下言起大義亦教者之事非學者之事復本經生
蓋如鄧禹之以
經授諸子耳

曰撻發其姦撻官本
作撻誤

尙和帝女臨穎長公主穎官本
作穎非

卷十七校補

五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後漢書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曰賓客犯
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
名籍而逃亡資用乏曰販馬自業往來燕薊

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韓鴻
人韓鴻為謁者

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集解洪頤煊曰彭寵傳寵南陽宛人
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鴻至薊

歡甚注維陽是南陽之謁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

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
今幽州薊縣西北集解先謙

彭寵傳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

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

虛受堂

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
可再遇也寵曰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

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曰謁眾未知所出謁詐也未
知欲出何

計以詳也集解王補曰此二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

召之為具食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
先為具食集解劉攽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

問曰所問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

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曰詣寵令具曰所聞

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

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誅
王郎大將趙闓等及光武於廣阿續漢書曰
廣阿在滎陽

宏紀漢時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也對

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遣大司馬略地漢復問曰大司馬何公也對

下地理志廣阿縣屬鉅鹿郡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
曰時上

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

能曰辭自達集解王補曰達下袁紀
有然沈勇有智畧六字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

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漢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親信之先進故將皆怨曰吳將軍畫夜不離公門左右殊不可為也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問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既名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破邯鄲誅王郎召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宏俱客蘇宏宏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也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山名因國也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集解沈欽韓曰今薊州治舊志以今玉田縣為古無終考玉田乃唐初析置之無終非漢縣曾曰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擄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服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集解周壽昌曰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崔浩云將帥理無常處以幕布為府署後漢書十八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故曰幕府字當作幕近也今所請又何必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為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遠戾常欲襲之以為兵強故止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集解日袁宏紀躬勤於吏事每躬集解至所在理冤結決詞訟躬集解萬承蒼曰案文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躬勢當作故躬不自疑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合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

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智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擊銅馬重連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東觀記檀鄉賊降者十餘萬人帝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帥董次仲也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縣東北斥漳在今洺州洺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洺州曲州縣西南廣年避煬帝諱故改為永年縣集解惠棟曰斥漳漢碑皆作斥漳萬松齡曰唐書地理志無洺水縣唐初洺州有洺漳池水復率諸二縣先謙曰官本注曲州作曲周是此注洺水當作池水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駁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縣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

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集解蘇茂殺淮

陽太守得其劉永將周建別招聚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集解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

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日賊眾雖多皆劫掠羣盜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非有仗節

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日

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鄧通為黃頭

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集解沈欽韓曰及烏桓突騎三千餘

人齊鼓而進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集解劉效曰注

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

助益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

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

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按長

或因地以為名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郡縣名屬平原

聽曰使爾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

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

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

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集解

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集解沈欽韓曰上云擊賊平原

和志滄州鹽山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胸城明年春拔

胸見光武紀斬憲事以見劉永傳集解先謙曰官東方悉定振旅

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

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

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

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

等伐公孫述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及彭破荆

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檣也音人遙反集解

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沂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

其軍十二年春集解先謙曰通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承戰於漁

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魏黨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

先謙曰官本正文漁作魚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

之漢迎擊興盡殄其眾因入犍為界集解沈欽韓曰今嘉定敘州

也此入界乃指郡治言之也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

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橋名也解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

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

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

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

將軍劉向東觀記續漢書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集解通鑑胡何意臨事勃亂

通鑑胡注既輕敵深入又與向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

兵綴公以大眾攻向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集解通鑑胡注言

也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

曰將字下少一將字則句劫劉向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
 不圖通鑑別將下重將字
 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集解惠棟曰毛晃云勉厲
 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所在斬
 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向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
 難量欲潛師就向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
 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
 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
 兵與劉向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
 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
 引還廣都留劉向拒逃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
 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向而擊公也畧猶過也若先攻向公從廣都五
 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
 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集解通鑑胡注成都郭中述自將數萬
 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
 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
 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
 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
 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集解劉放曰常下當有一山字十八年蜀郡守
 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
 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膠徐容等宕渠胸膠二縣名皆屬巴郡
 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
 胸音春膠音其地多胸膠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
 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宕渠在今順起兵各數千人
 慶府渠縣界胸膠在今夔州府雲陽縣西萬戶壩
 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向及太中
 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

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
 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
 漢性彊力集解沈欽韓曰六韜奇兵篇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
 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
 器械激揚士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
 舍兵有不和軍營不帝意常獨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
 籍繁弓戟閱戰具兵馬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
 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
 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每當出師朝
 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故能常任職以功
 名終及在朝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在朝廷惟公天下嘗早斤
 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漢嘗出
 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
 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人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二
 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
 慎無赦而已集解王補曰蜀志裴注有言丞相亮借赦者亮答曰
 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赦告治亂之道悉
 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及薨有詔
 悼愍集解惠棟曰杜篤集大司馬吳漢誅曰篤以為亮隆慶契舜
 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輿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
 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甯勳業
 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抱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青功著金
 石與日月俱東觀記曰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諾頗相恨
 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世祖諸儒賜諡曰忠侯東
 誄之篤于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
 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顧帝紀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轎輶車
 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集解先謙曰東觀
 不以南軍者重之也
 蓋誤二十二年分漢封為三國集解錢大昕曰漢封廣平侯食廣

後漢書十八

六

後漢書十八

七

汝南之灑陽新蔡南陽之筑陽與廣平遠不相涉何云成子曰爲

分漢封爲三國乎或後來徙封汝南而范史失載耳灑陽侯

灑陽侯吳房縣也音勃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南府遂平縣東南

以奉漢嗣巨弟盱俱反爲筑陽侯成弟國爲新蔡侯筑陽縣名

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

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城首延集解先謙

日筑陽在今襄陽府穀城縣曰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爲

平春侯解先謙曰注見章紀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

爲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形爲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

縣西南集解先謙曰在帝以漢功大復封弟肅爲親侯吳氏侯

者凡五國初漁陽郡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河光武以爲偏

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乘國集解沈欽韓曰紀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差人意見

親信是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

愛之也後漢書十八

八

安平侯傳云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救倉轉攻酸棗封

皆拔酸棗封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曰

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

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進取麻鄉今宋州碭山縣東

而拔之集解先謙曰兩漢無麻鄉縣或鄉名沈遂圍永於睢陽數月

欽韓曰今徐州府碭山縣西北有麻鄉集

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

門也集解惠棟曰續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

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觀記曰

縣東南四而彭城扶陽村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秋蕭縣

西北村食汝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食上有音字彭城今徐州府

銅山縣治扶陽在今蕭縣西南村秋今碭山縣東六十里蕭縣在

西北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郡太守陳修永將蘇茂佼彊周建

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

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

楚臨淮修高祖廟置齋夫祝宰樂人楚卽今彭城縣也臨淮郡

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卽高祖爲亭長之所也高祖主祠廟事

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解注擣也東觀記作擊字集解通鑑胡
 郟縣名延等曰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
 因拔圍入城集解劉劭曰按文多一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
 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曰不意故耳今既
 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
 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之戰或曰數合
 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
 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汗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
 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閤微戒備具每事奉循詔
 命必不敢為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本紀在五引
 國之憂也兵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
 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
 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
 得免與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

後漢書十八

十

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集
 惠棟曰任城有桃鄉也又竝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
 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街泉略陽清
 天水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欽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
 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研多非法續書所載非實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
 錄也宏以為京兆尹亦訛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承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承
 初七年鄧太后詔封延曾孫恢為蒞亭侯東觀記蒞亭恢卒子遂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
 陽縣南少為郡吏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
 常將軍俊為長史集解洪頡曰順陽懷侯嘉傳更始即位以為
 室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嘉未嘗為太常將軍當是太將軍之謂
 蘇輿曰更始時光武為太常偏將軍城陽王祉曾為太常將軍或

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東
 嘉傳傳失載將軍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
 號此處非謂文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
 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從擊銅馬於清陽
 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
 進至滿陽集解惠棟曰光武紀作滿陽案前志中山曲逆縣有滿
 者亦未詳詳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彊弩將軍賜絳衣九
 見鄧禹傳拜彊弩將軍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世祖以俊為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案
 中堅謂中軍堅銳之兵杜茂為中堅將軍是也先謙曰今本東觀
 記作三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
 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
 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
 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
 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
 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
 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城即匡城縣也東

後漢書十八

十一

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集解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
 惠棟曰續志陳留長垣縣有匡城匡城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
 今定州東北後漢廢引擊頓三城頓三城北陰安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在
 今衛輝府濟縣西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
 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
 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宏農宜陽縣有金門山水經注白馬溪四年
 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馬故稱以物色受名也四年
 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沂
 費縣西北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
 七十聖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
 其將擊俊戰於贏下贏縣名屬太山郡贏音盈集解先
 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
 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身傳時琅邪未平乃徙
 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

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音貢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年張

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

日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得撫貧弱集解先諫曰得字表有義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

積漢書作撫恤貧弱表有行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

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隨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

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已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

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集解沈欽韓曰明年徵奉朝請二

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斬春侯斬春今新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

侯斬春所集解惠棟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日斬春縣名屬江夏郡集解先諫曰注見光武紀少為縣亭長

臧宮字君翁潁川郊人也潁川今汝州城縣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

游徼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盜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

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

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卻敵光武即位以

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集解

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章華嶠書章字作韓於沮陽

鄴集解沈欽韓曰沮陽當為今漳陽縣屬南陽郡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

武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南

今鄖陽府帝使太中大夫華嶠書曰持節拜宮為輔威將軍七年

竹山縣地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擊梁郡濟陰皆平

更封期思侯州固始縣西北集解先諫曰今同擊梁郡濟陰皆平

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路越襄陽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

為名集解先諫曰中盧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南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

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

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集解先諫曰東觀記云送宮夜

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

而門限斷相告曰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曰勢軍營宮陳兵

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越人由是

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

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涪

鄉外東南流經涪縣北又東南逕竹縣北即廣漢屬國剛氏道

彭引兵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擊曲擊墊江之下李文子以為彭既指

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

見光武紀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建武十一年滅宮與公孫述將

延岑戰于沅水注引水經注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

水及沅水者非則此沅字乃沈之誤惠棟曰續志廣漢有沅水

帝紀亦作沅水胡三省云今涪川府通泉縣北有沅水李文子云

旋平綿竹必自今中江水也時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

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會

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旨自益晨夜進兵

多張旗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宮取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

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

劉歆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先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

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

吏士絳繅自是乘勝追北降者已十萬數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

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集解蘇

輿曰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國語章注北者古之背字軍奔則

彼此相失故取乖背之軍至平陽鄉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成宮

義謂敗為北章懷注非軍至平陽鄉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成宮

降遂按縣竹涪水經注非軍至平陽鄉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成宮

在縣竹縣界沈欽韓曰紀要在潼川州西北蜀將王元舉敗降進

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

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

皮集解沈欽韓曰繁城今新繁縣北二十里故郫城今郫縣北五

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維郭也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咸門北而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都侯十五年徵還京師曰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今汝南府確山縣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維或作維弟維弟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維劫使人自稱將軍於相聚也先謙曰原武今懷慶府陽武縣治劫使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劫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今在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解也窮則稽首安則侵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

疑令萬世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集解王補曰袁紀系此詔於二十八年三月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即一編書者集解惠棟曰黃石公與此同故曰有德之君以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疆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集解惠棟曰三畧作釋近下同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顛與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邑今不取恐為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諡曰愨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甯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疆人資附漢之思雖懷靈紆紱跨陵州縣靈紆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天地人也董巴與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名詭號千隊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咸臨天下謂誅陳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獨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夷耳不指於羯也左傳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也幾會習也先志者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乘勝之志也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振則擊也集解惠棟曰曹植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

于包桑也包本也繫于桑本言其固也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祠幣以禮匈奴之

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

關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

馬裘令贈縵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詞幣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詞是其意防葢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隸王之陳乎

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

也顛音

丁千反

贊曰吳公鷲彊實為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白起

學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驤舉也若龍之

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尙父時惟鷹揚

虛受掌

共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後漢書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十八校補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集解萬承蒼曰案文勢當作故躬不自疑躬

字連下文為句萬說誤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洛州洛水縣集解萬

松齡曰唐書地理志無洛水縣唐初洛州有清漳池水二縣先

謙曰此注洛水當作池水謹案洛水隋縣名屬冀州武安郡在

此縣向未併省也

黃頭吳河等注土勝水土原謂土據錢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錢大昭曰本紀列五年二

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同官本二誤三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向錢大昭曰向當作尚南監本不誤案官本

尚向注及後文仍作尚則向字顯為誤文或疑袁紀於此亦向

尚岐出又王士正謂向即劉植子據本書劉植傳亦作向不作

向則似尚皆向之譌其實王說非也攷劉尚與劉植同時將兵

植為驍騎將軍向為武威將軍皆不向尚始從來欵馬成轉戰

三年屢書武威將軍破成郡公孫述並見欵成述傳後復襲誅越

蜀遂副吳漢軍破成都滅公孫述並見欵成述傳後復襲誅越

嵩太守任貴破平益州夷南郡蠻終以討五谿蠻深入戰沒又

見馬援及南蠻西南夷傳事蹟多於劉植果為植子當附見植

傳而植傳載植子向僅嗣封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

卒子述嗣未嘗為將軍亦非戰沒則向非即尚明矣

漢使護軍高午唐郡錢大昭曰護軍高午續

初無辦殿之日注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錢大昭曰上文裝

裝直進樓船均仍作裝蓋前宗承用舊文改之有未盡耳

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注霍光傳云至軍陳至茂陵案此與前鄧禹

有司復奏禮儀如霍光故事注雖互有詳略仍嫌複出

蓋延傳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注續漢志曰至每郡皆置諸

曹掾案延為郡掾州從事在中興前章懷引建武時州郡官制

然如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

州刺史從事皆具班書非不可資取證也

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延字是

延又擊蘇茂周建於新注斬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今鳳陽宿州南新縣鄉

集進與董憲戰畱下皆破之注畱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

沛縣東南同因率平狄將軍龐萌攻西防敵據萌傳正注西防

縣名至在今宋州單父縣北案此注及集解均應在下文拔之下

目不意故耳左震曰孫子云出其不意

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原作北渡泗泗水破舟楫壞津梁重泗字據錢按官本不重錢大昭曰泗字闕本不

重是錢所據本亦重泗字官本又與闕本合也惟重泗字者謂

延既渡泗泗水人因為之破舟楫壞津梁以斷追兵故延得免

亦通

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注街泉略陽清水諸縣皆屬

天水郡街泉今秦州秦安縣東北餘已見前

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延為京兆尹至宏以

為京兆尹亦訛案袁紀建武十五年書左馮翊益延不如此說

陳俊傳嘉遺書薦俊錢大昭曰遺疑遺字之譌案陳蕃傳亦言大

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是遺書為遺使通書非字有譌也

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疆弩大將軍錢大昭曰本紀及吳漢

將軍事也案俊拜疆弩將軍已見上文漢制疆弩將軍仍本號

之任是時當遣俊別擊金門白馬賊故加拜為大將軍仍本號

拜之則功如虎牙橫野諸大將軍耳觀下文詔報曰東州新平大

守則改書實官光武紀之書琅邪太守耿弇傳之書太山太守

是也其稱疆弩將軍固皆在琅邪太守耿弇傳之書太山太守

漢率疆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事在建武三年春則俊

亦在三年傳於此失書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注蓋

賊起於二水官本水

四年轉循汝陽及項項原本誤頃據官本正錢大昭曰頃

戰於贏下注贏縣名案官本注贏上別有續漢書曰四

臧宮傳潁川邾人也邾原本作邾邾本注及官本改錢大昭曰南監

本通

通道出秭歸秭原作秭案

自是乘勝追北注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

指矣集解蘇輿曰至章懷注非前書高紀沛公項羽追北至城

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

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北者敗也北者說也

知北即訓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徒為北者敗也北者說也

為擊章仲服而王念孫謂古北音昭之徒為北者敗也北者說也

卒乖散也今案北之訓即北敗義本龍門服氏承之不得為擊章

而必改北為背須從之訓北敗義本龍門服氏承之不得為擊章

而走矣去而背須從之訓北敗義本龍門服氏承之不得為擊章

去走之義也獨此也兩軍相見由於不合不合即背也是故

有背逆背畔之名辭今戰敗又言背則其說提而難明奔北古

多連文若不救亦訓背去而走則其義複而近累史記淮陰侯傳

云折北不救於義室矣援惟北敗亦本同音相訓類氏之

若訓背則於古音而及援引老子加入陰幽之說耳

失在昧於古音而及援引老子加入陰幽之說耳

內國憂其抵突注抵解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解字似當作觸官本

觸案據考證之說則各官本皆已改作觸則於考證說不合

故考證致疑也今各官本皆已改作觸則於考證說不合

疫困之力錢大昭曰

疫困之力錢大昭曰

疫困之力錢大昭曰

耿弇列傳第九 弟國子乘乘弟夔國弟子恭 後漢書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耿弇字伯昭 集解惠棟曰水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曰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 父況字俠游曰

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積康聖賢高士

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 號曰安丘先生

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集解惠棟曰皇

南蓋高士傳望之著老子章句故老子有安邱之學 扶風後為朝

耿況王侯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先謙曰官本注稽作稽 後為朝

調連率 王莽改上谷郡曰 弇少好學習父業 袁宏書曰弇少學

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漢官儀曰歲終

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 集解劉敞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校漢

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郡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字亦合

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郡尉何得云尉試乎都尉試見前書惠棟曰郡

尉者郡謂太守尉謂都尉也漢官解詁都尉一人副佐太守言與

太守俱受銀印部符之任為一郡副將然其武職不預民事

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終衣戎服示揚威武

折衝厭難也東觀記亦作郡尉見北堂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

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曰莽之所置懷不自安

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齋貢獻曰求自固之宜及

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 集解萬承蒼曰諸本同

字弇從吏孫倉衛包 集解惠棟曰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

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

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

突騎曰麟烏合之眾 麟也音力刃反集解惠棟曰如摧枯折腐

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

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 集解劉敞曰按百官

避亦為門下史 知此當作史字 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曰定邯鄲光武笑曰

小兒曹乃有大意哉 集解周壽昌曰因數召見加恩慰 弇

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

見上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况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焉

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

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 龍南陽上谷

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

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漁陽上谷北接塞垣

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 續漢書曰弇歸主人食未

門頗遮絕輻輳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 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

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 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

走昌平就况 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 因說况使寇

恂東約彭寵 集解惠棟曰恂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

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曰下

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

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眾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曰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

加況大將軍與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

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 集解先謙曰官本於

文衍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暉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

桓曰為援助光武曰弇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破之永乃得復

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

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

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章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

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 漢趙王如意

在平沼州身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
邯鄲縣內身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
擄命於畿內句相對為文畿內當作畿外諸將方征伐四方不得
云內也觀 貴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軾朱鮪擄命山東王匡
注自明 貴戚縱橫於都內張印橫暴三輔更始通鑑胡注都內
請長安萬承蒼曰按貴戚謂趙萌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為 天子
夫人萌專權威福自己注但以王匡張印當之猶未得也 天子
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

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韓日列子
說符篇孟氏之父子叩首而讓施 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
氏先謙曰謂以手自擊其心也 音蒲竟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
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音蒲竟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
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
以喻焉集解劉放曰河 曰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
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 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

吏士死亡者多身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召集其大計集解劉放曰
字光武大悅續漢書曰光武初見身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身曰
戲卿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為蕭
王罷兵集解曰今使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
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為音蒲竟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
之屬數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音蒲竟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
不久帝曰卿失言我繫卿身曰大王哀厚無前聖公不能辦也音蒲竟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
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音蒲竟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
久問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日就慈母倒執橫矢
不足喻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
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響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
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為人道之身曰此重
事不敢為 乃拜身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身到上谷

收章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
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身常將精
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集解惠棟曰慎本紀作順 虞危急殊
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集解惠棟曰慎本紀作順 虞危急殊
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

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集解官本考謂
日諸本同道縣地理志後漢道縣先謙曰容城今保定府容城縣治
廣陽在今順天 光武還薊復遣身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
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
平谷平谷解見 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
垠之間無終土垠在今平州西南音銀集解先謙曰無終今順天
府薊州治土垠在今遵化州 至浚縣而還浚縣在今滄州北音
廉集解錢大昕曰前志續志俱作後廉 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
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身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
軍景丹驃騎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集解沈欽韓曰即 皆破
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集解洪亮吉日案
永元二年耿秉復封美陽食邑三千戶以郡國志攷之右扶風十
五城戶止萬七千三百美陽一邑戶不得獨多疑此時身子孫已
止食好時一舊縣城在今乾州東十里好時村 三年延岑自
移徙二縣亦沈欽韓曰好時今乾州東十里好時村 三年延岑自

後漢書十九

四

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曰從岑身與岑等戰於
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
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身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
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集解先謙曰豐 還收富平獲
索東攻張步曰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身進攻漁陽身
曰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集解先謙曰彭寵傳寵自以與耿況
其使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
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
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集解王補曰此與詔報 況聞身求徵
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隴驃侯隴驃縣名屬
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音隴驃 乃命身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
解先謙曰在今鳳翔府汧陽縣東 志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

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
在今易州易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世祖令耿況擊故安
西山賊吳耐蠡符電上十餘營皆破之電上謂電水時征虜將軍
之上也先謙曰望都注見順紀故安注見王常傳
祭遵屯良鄉屬涿郡名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故城在今幽州故
安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 旨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
今順天府固安縣西北
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曰擊遵喜胡騎經軍都陽郡有軍都山
謙曰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北 舒襲破其眾斬匈奴兩王寵乃退
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
節迎況 袁崧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
崧作山 賜甲第奉朝請封平侯 集解王鳴盛曰平平上脫 遣奔
松下同 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 集解先謙曰官 大破之降者四萬
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
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已度 朝陽縣名屬

後漢書十九

五

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清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集解周壽
昌曰度即朝也前書賈誼傳度河下文奔度河王霸傳度
皆見先謙曰朝陽今濟南府章邱縣西北黃子鴻云以水經注元
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渭水在中河最北以水經注元
所經自歷城東如章邱縣平長山新濟水在東河最北以水經注元
濟水所經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河固皆濟水故道自
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諸縣皆故道也濟水所經而清河之名遠
其小清河所經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濟水所經而清河之名遠
被於大清河所經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濟水所經而清河之名遠
入海之故道也濟水所經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濟水所經而清河之名遠
爲東以益之其流甚大清河所經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濟水所經而清河之名遠
道不知於何年復由北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河所以
金明昌五年河復由北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河所以
浩析而小清河所以漢濟河也章懷兼注唐世深廣此大清河所以
資數千水所度者漢濟河也章懷兼注唐世深廣此大清河所以
道變易之証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 歷下城在今
集解惠棟曰本紀 又分兵屯祝阿 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
云濟南王費邑 集解沈欽韓曰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
見陳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奔 集解沈欽韓曰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
後漢書集解 卷一九

通鑑胡注鍾城在泰山 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
郡界故曰泰山鍾城 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日未中先謙曰齊阿縣志云本祝阿縣也縣
東一里有歐濟鎮因奔渡河拔此故名見齊乘即今大清河橋口
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
遂空壁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
惠棟曰續志濟南歷城縣有巨里聚水經注巨里三里有城西有
深坑坑西即奔所營也沈欽韓曰齊乘巨里在歷城縣東七十里
宋改爲龍山鎮通志全節 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曰
填塞阮壁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嚴令
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
得亡歸歸者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其眾今來適其所求也即
奔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其眾今來適其所求也即
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 爾雅曰山脊曰 乘高合戰大
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曰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 兇恐懼聲
集解惠棟曰春秋傳云曹人兇 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積
糧說文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 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積
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 集解先
注見光 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
惠棟曰東觀記云元武將軍藍沈欽韓曰通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
志西安在濟南府新城縣東三里今索鎮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
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 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
馬集解沈欽韓曰畫邑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 居二城之間 集解
二十里先謙曰孟子去齊宿于畫畫即畫之 居二城之間 集解
劇也先謙曰臨淄非劇觀下文自明惠注 奔視西安城小而
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臨淄
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奔內 乃勅諸校會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臨淄
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 乃勅諸校會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臨淄
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 蓐音義日未起而
日左傳傳二十八秣馬蓐食 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
杜注早食於秣蓐也與音義同 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
呂爲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

後漢書十九

六

後漢書集解 卷一九

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

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集解

日東觀記西安城堅精兵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兵

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

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奔乃令軍中

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曰激怒步步聞大笑曰日尤來

大形十餘萬眾集解王鳴盛曰尤來大樹皆賊名號而取奔傳兩

榭下吾皆即其營而破之集解通鑑胡今大耿兵少於彼長子故

呼為又皆疲勞足可摧乎集解先謙曰官乃與三弟藍弘謙曰官

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袁松書曰奔上書曰臣據臨淄深憂高

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奔先出淄水

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曰盛其

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集

為古城店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

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目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

罷奔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

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曰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

臣子當擊牛醢酒曰待百官反欲曰賊虜遺君父邪集解王補曰

之盛節也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

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曰待之兩傍伏兵人定

時集解惠棟曰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

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東

秦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韶謂之巨蔑亦或曰胸瀾北過劇縣西歌

奔破張步於臨淄追至於是水也胡三省云味音莫葛反其字從

日從未洪頊焄曰水經巨洋水注亦或曰胸瀾皆一水也洋當作

詩河水洋洋即河水瀾瀾後人誤作洋字八九十里僵尸相屬

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

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弟謂奔曰集解先謙曰官昔韓信破歷下曰

開基前書日齊屯田於歷下以備韓信擊今將軍攻祝阿曰發迹

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日鄆食其說齊

止劇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

信也又田橫亨鄆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日齊

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鄆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張步

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隆即

補日步時猶未降即於勞奔勅中言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

以欲動步歸誠之意蓋光武神勇大智盡寓於仁柔中矣

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奔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

常日為落落難合落落猶有志者事竟成也奔因復追步步奔平

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集解沈乃肉袒負

斧鑕於軍門鑕音竹林反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

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奔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萊北海

皆罷遣歸鄉里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視阿餘齊地悉平

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西扶風故城在

西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屬下西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歆分

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奔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

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曰國弟廣舉竝為中郎

將奔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曰為榮及況卒諡烈侯

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身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曰列

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集解王補曰武溪之役

馬援傳賈胡之議其信然乎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

忠嗣忠曰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

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名久位至

侍中良卒子協嗣馮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

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

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洪錄注云援字伯緒牟平侯舒卒

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集解惠棟曰名延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

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曰妃為甘園大貴人

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

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又追尊孝德皇

元妃耿氏為甘園大貴人此傳以孝德皇帝曰寶元舅之重使監

后為孝王之母誤矣甘園甘陵之園也後漢書十九

羽林左車騎集解劉放曰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位

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

子為濟陰王及排昭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

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位至侍中安帝崩閭太后曰寶等阿

附壁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

殺國除洪錄注曰大貴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

子箕牟平侯集解劉放曰按前為侍中曰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

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

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

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

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

東三秦可憐憫而定於是漢王舉兵集解劉放曰按身決策河北他傳贊語無單

言名者明少一歇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身自剋拔

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將時之度數不足

曰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

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而耿氏累葉

詳集解劉放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

曰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曰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守叔慮東觀記盧作憲集解先謙曰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

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曰為能有識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國疏敏

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

曰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馬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

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

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莫韃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

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曰為天下初定中國

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曰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

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令東扞鮮

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

也門晚萬世有安甯之策也集解劉放曰按文多有字緣帝從其議

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國官至大司農

為司徒馬當改農先謙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

曰東觀記亦作大司農

曰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集解

劉放曰按致當作置先左右校尉如其議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國

數上便宜事國二子秉夔

乘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

之略曰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平十三年匈奴頻犯塞乘因上書言事也

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甯其患專在匈奴集解惠棟曰匈奴頻犯塞乘因上書言事也

戰可也集解惠棟曰匈奴頻犯塞乘因上書言事也 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

閱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

引乘上殿訪曰邊事多簡帝心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載乘議云

左祖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

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為寇其後羌胡分郡四郡堅固居延

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蓄兵之地惟西域復內屬呼

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之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

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匈奴得伊吾車師通

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呼行一

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為亂五單于爭未

必不以五將之出故也今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

案其後實固出酒泉擊集解 呼衍破白山皆如乘計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言駙馬彭彭為

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集解惠棟曰袁

宏絕乘出張掖居延塞擊匈奴林王到沐樓山度莫六百里絕無水草

草得生口辭云匈奴林王轉北逐水草乘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

而還集解 十七年夏詔乘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

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曰後王道

還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乘議先赴後王曰為并力根本則

前王自服固計未決乘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

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

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乘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

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淫陽 爵為

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乘乘大怒被甲上馬麾

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

曰且止將敗事乘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集解沈欽韓曰吳子論遂

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

曰小兒蠻夷頭衣也 乘將曰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明年秋肅宗即位拜乘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

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集解惠棟曰關龍耿恭也 建初元年拜

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

巡郡國及幸宮觀乘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利二年

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

封乘美陽侯集解洪亮吉日蒙上章和二年之文未另著年月考

乘定封在永元二年與集解 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

日書鈔六十四引華集解 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

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為光

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曰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

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集解沈欽韓曰匈奴聞乘

卒舉國號哭或至黎而流血集解 反集解惠棟曰務與劉同音力否反

見廣雅說文云 長子冲嗣及竇憲敗曰乘賈氏黨國除冲官至漢

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集解

日三輔決錄注紀字集解 季行遷侍中守少府紀曰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

平集解 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隸法平字相似三輔決錄又作本也

丞相司直章况見睡謀起兵誅操集解沈欽韓曰獻帝紀及魏

承相司直章况見睡謀起兵誅操集解沈欽韓曰獻帝紀及魏

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眾矣

襲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

轉車騎都尉集解劉放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萬承蒼曰

後憲為大將軍襲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衛車集解 字非衍也惠棟曰袁宏紀止云騎都尉故劉云然三年憲復出河

西曰襲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

於金微山集解沈欽韓曰金微 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

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集解官本考證曰推尋 去塞

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襲粟邑侯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集解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先謙曰今同官本粟並作粟是

自立爲單于眾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曰襲爲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賀憲敗襲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朔人寇郡界襲追斬其渠帥承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襲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襲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襲俱進到屬國故城集解沈欽韓曰前志西河郡美稷縣屬國都尉治美稷故城在鄂爾多斯

左翼中單于遣蕤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襲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眾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襲不能獨進曰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襲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翳音翳後漢書十九

元初元年坐徵下獄曰滅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馬集解王會汾曰按因馬迹築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城章懷此注蓋誤記漢書注耳洪亮吉曰案前志續志引搜神記太康地志等書皆以此事屬馬邑惟水經注云或以爲代之馬襲與幽州刺史

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賈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曰恭爲戊己

校尉集解何焯曰己字衍惠棟曰東觀記袁宏紀皆云恭爲戊己

先謙曰御覽百九十二引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也今延州蒲昌縣

後漢書集解 卷一九

城是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延州字誤當是庭州舊唐志西州有蒲昌縣東南有蒲類海庭州有蒲類縣元和志西州蒲昌縣本名金蒲城車師後王庭也

今爲鎮西府奇台縣謁者關寵爲己校尉集解先謙曰官本己上

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校也屯前王柳中城柳中即今西州縣集解先謙曰

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

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破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

城搏戰曰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神箭

瘡者集解惠棟曰瘡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

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曰疏勒城集解通鑑注此疏勒城在車

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

之集解惠棟曰廣雅竿也曹憲音側白反孫

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武帝時使李廣利伐

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目示虜東觀記

自挽籠於是合士且勿飲虜出不意曰爲神明遂引去時馬耆龜

茲攻及都護陳睦集解惠棟曰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

致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入

先世漢人常私曰虜情告恭又給曰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鏡
 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
 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
 屋王集解惠棟曰張華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狁三曰
 日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潘勗魏公九錫文曰單于白屋
 請吏率職李善云妻曰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
 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
 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為不宜
 救集解王補曰王夫之言恭所守者先帝之命所持者漢廷之節
 死而不易其心斯忠臣之操乎車師可不屯而恭必不可棄明
 矣倫獨非人臣子與山陵無宿草忿疾而委其命命之臣於
 原野怨對君父以寄其惡怒於孤臣尚足為天子大臣乎司徒
 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
 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
 將何曰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
 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
 下集解惠棟曰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
 是其窮弱盡力之效也
 王補曰袁紀此下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
 有兵家先名後實倍道兼行曰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
 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集解惠
 棟曰彭
 時為騎都尉副耿秉或作段彭非也段彭時為酒泉太守王補與
 曰帝紀道酒泉太守段彭救耿秉通鑑從之惠說非與
 謁者王蒙皇甫援集解通鑑胡注姓諸云宋有皇父充石宋之公
 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徙茂陵改父為甫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
 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遠
 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二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
 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會關
 太子比持皆降會關
 龍已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關龍病死以喪歸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
 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

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柳中至金蒲相
 去于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曰為虜來大驚羌
 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
 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
 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
 在今沙州臣賢案酒
 泉郡又有玉門關東觀記
 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
 日致敦煌明即玉門關也耶將鄭眾集解通鑑胡注眾先以軍司馬與
 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中郎將為恭已下洗沐易衣
 冠上疏曰耿恭曰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宜蒙顯爵曰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疑亦同時奏恭之言於是拜為
 騎都尉曰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
 為共丞共今雒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
 詔使五官中郎將按東觀記馬融集解
 先謀曰官本按作據齊牛酒釋服令追服明年
 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
 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
 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
 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集解惠棟曰水經注
 勒姐也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
 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
 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
 陽曰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竇固奪其權集解沈欽韓曰
 袁宏紀恭又薦臨邑劉復素好邊事
 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克由是忤於防也及防還監營者李譚承旨

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恭生
 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敵免官歸本郡卒於家集解王補曰鮑昱
 出得詔書怨懟微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集解王補曰鮑昱
 爲虛美歸拜都尉賞不償勞已失旌功厲節子溥爲京兆虎牙都
 尉義復因薦固忤防下獄免官何以勤善邪子溥爲京兆虎牙都
 尉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
 尉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集解劉放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
 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集
 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集
 戶所南有故丁奚城軍敗遂殺詔拜溥子宏睦並爲郎睦字季
 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遇或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睦率烏
 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
 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
 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
 耶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蘇武武帝時使
 四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
 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曰至是乎
 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
 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
 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
 齊桓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
 之桓公乃盡還魯相如申威於河表寇相解也蓋曰決一旦之負
 之侵地而與之盟寇相解也蓋曰決一旦之負
 異乎百死之地也曰爲二漢當疏高爵集解先謙曰疏猶輕也言
 高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肸而囚叔向於
 馬猶將十世宥是邪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之以勸能者也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
 曰爲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
 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問趙殿釀酒齊
 城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
 爲南單于由是鮮卑

飛液保塞自守北
 乘洽胡情夔單虜迹集解先謙曰單
 同碑窮盡也慊慊伯宗枯泉

虛受堂

六

耿弇列傳第九後漢書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十九校補

耿弇傳弇少好學習父業注袁崧書曰官本崧作山松是

會前中亂注續漢書曰官本崧作志

諸將擅命於畿內集解王會汾曰至畿內當作畿外案漢以三輔為都內此云畿內似即指諸將之橫暴三輔者若畿外則太安矣且當時奉更始詔命征伐外者本得承制封拜可無擅命之嫌光武即是也如言擅命畿外先無以處光武立辭之體亦不應爾此弇所以專就都內言也王說蓋非

聖公不能辨也注辨猶成也案說文無辨字皆當作辨說文辨治

光武乘勝戰慎水上集解慎本紀作順案慎當作順項籍傳使公主某事不能辨此文正用此語

從進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集解先謙曰容城今保定府容城縣治

廣陽在今順天府良鄉縣西北案安次已詳光武紀

穰人杜弘案弘字不見六書柳河東集襄陽丞趙君墓誌云曾祖曰弘安字彙補弘都歎切音旦蓋直誤認為說文弘字

封牟平侯集解王鳴盛曰牟平上脫舒為二字通鑑因其誤案王

又袁紀建武四年封況為險侯舒為牟平侯以賞取軍都之

功實同在一年范著封牟平侯於況奉朝請之後乃補敘也且

上言況奉朝請即以列侯奉朝請也是況險侯之封早定矣後

文敘況卒少子襲爵仍書險侯而舒則直書牟平侯舒其

文亦皆甚明乃宋熊方補表

遺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集解先謙曰官本西作平是

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上軍字官本誤作車

費敢悉眾亡歸張步亡原誤忘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居二城之間集解惠棟曰至案臨淄即劇也先謙曰臨淄非劇觀

下文自明惠注誤侯康曰劇屬北海臨淄屬齊非一地即字當

之西實也字為西字之誤耳侯說仍非

呂尤來大彤十餘萬眾集解王鳴盛曰尤來大槍至官本作槍下

同案光武紀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

別擊尤來大槍青嶺十餘萬眾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又光武

帥樊崇是彤即彤於元氏又東觀記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

形渠帥本屬一家東觀記亦連文舉之則或與尤來槍合或又與

槍已不與他賊合矣官本之改作大槍當係承監本之失未見

其尤王氏謂大彤見劉

羣臣大會弟謂弇曰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帝是錢大昭曰弟是

顯卒子援嗣向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注援字伯緒官至河

東太守也錢大昭曰河陽當從注作河東

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集解錢大昕曰至此傳以孝德

皇后為孝王之母誤矣案尊孝王為母為孝德皇后別為句也錢讀益誤

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案羽林左監僅比六百石而為宿

歷九卿而致位大將軍非由

寶弟子承襲公主爵錢大昭曰寶既襲父爵則襲母隆慮公主爵

或承父已

弇決策河北集解劉攽曰至明少一耿字錢大昭曰閻本弇上有

所刊正之處往往照合明條

訪已邊事多簡帝心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載秉議云孝武時始

事匈奴援引弓之類今案袁紀匈奴二字原重并左衽之屬屬原

肥饒蓄兵之地蓄原今之單于南單于得伊吾車師通烏孫

諸國原作得伊吾破車師諸國師通使烏孫諸國伊吾亦有匈奴呼衍呼衍上原破

此復為折其左角原作五單于爭未必不以五將之出故也

五單于爭未必不以五將之出故也凡著述家引近儒說或從

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至封乘美陽侯集解洪亮吉曰至知乘

定封在永元二年案水經渭水注渭水東北流與彭川合水出

耿秉為侯國又雍水南迤美陽縣西北至彭川彭川合水出

為侯國此章和二字朱趙本同作永元初自不應更封美陽侯

秉封彭侯既在章和二年元初自不應更封美陽侯反在章帝

和世章帝本以章和二年元初自不應更封美陽侯反在章帝

來平國章和二年元初自不應更封美陽侯反在章帝

官必在章和二年元初自不應更封美陽侯反在章帝

永元二年大破匈奴可證也美陽侯封美陽侯反在章帝

彭侯此水經注可證也美陽侯封美陽侯反在章帝

憲改封冠軍侯亦改封美陽侯封美陽侯反在章帝

章和二年者即緣本傳蒙上章和二年為文偶未加詳耳

呂夔為大將軍左校尉錢大昭曰南匈奴

獲穹廬車重千餘兩案車重並見皇甫傳即輜重也

乃曰恭為戊己校尉集解何焯曰己字衍案恭與關龍皆應作為

戊己校尉非此衍己字乃下脫戊字說已見光

武紀校補闕本無己字乃據刊誤說剛之耳

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注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

侍御數百人注賜乘輿服御原誤賜

斬首三千八百級至唯餘十三人

呂為二漢當疏高爵集解先謙曰疏猶輕也案史記疏布傳疏爵

義疏分也再決江疏河是也前書英布傳張晏說同

此訓猶輕也及後單同釋兩條查底本皆非師說

魏期王霸祭遵傳第十祭遵從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魏期集解惠棟曰魏音兆又徒弔切孫

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

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

比三百石賊曹從徇薊集解惠棟曰東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

兵應郎光武起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

戟曠目大呼左右曰趨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趨與蹕同集解惠棟

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蹕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沈欽韓曰明

統志洗馬溝在順天府城西西南四十里曰下舊問洗馬溝即魏期

處 眾皆披靡彼反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日期

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日期為能

獨拜偏將軍援兵二千人集解先謙曰官

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

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蒙肥樂陽縣名

今恆州蒙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縣故子國也漢以為縣故城

在今臺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景音力追反集解錢大昕曰注常

山郡下脫蒙字班志本作蒙城此云蒙者省文也郡國志無此三縣

蓋建武中併省先謙曰樂陽注見鄧禹傳蒙肥縣皆在今蒙城縣

西南並屬 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

見音五 期先登陷陣

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集解劉放曰按幘

幘字先謙曰東 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問說光

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

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曰順萬人思

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耶唯天子得

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集

北三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
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于射犬

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苦
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安城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

本注安城作安成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
是注見宗室傳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

而更始將卓京京或謀欲相率反鄴城帝曰期為魏郡太守行大
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

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
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音翻集解先謙曰官本作

城迎檀鄉或曰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能叩頭首服
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

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
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曰謝期期嗟嘆曰禮葬之而還熊故職

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曰期為太中大夫從還
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

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
武帝將出必與北地夏家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

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集解王補曰世祖在

已御鐵期諫曰天下未甯臣誠不願陛下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

弟統為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鄆縣西北一名
後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鄆陽縣也集解沈欽

而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為郡決曹

掾漢官儀決曹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

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

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

哉集解先謙曰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

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在軍旅汝往

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大司馬曰霸為功曹令史集解劉攽

有史官不當有令字惠棟曰霸為光武屬功曹令史曰按功曹

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

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劄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

霸至市中募人將曰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戲

音七支反戲音輪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集解孫星衍曰

說文作戲揄並無戲字云人相笑相戲揄亦不云手相笑揄既不

成偏旁且字從欠許氏又必無訓為手相笑霸慚懼而退也音遠

後漢書二十

三

集解

東觀

漢書

卷之

第

十

卷

之

第

十

卷

之

第

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

北常與臧宮傅俊其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已斂之傷者躬

親日養之集解劉攽曰按文脫衣可言光武即位曰霸曉兵愛士

可獨任拜為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己宮俊為騎都尉建武

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集解四年秋帝

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

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

兵夾擊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

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壁軍吏皆爭

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集解

昌曰馬武恃霸之援霸軍亦恃武之助故云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

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

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

十人集解惠棟曰孫福云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

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眾挑戰

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

不足故敢挑戰已徹一切之勝微要也一切今閉營休士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集解通鑑胡注孫子曰百戰百勝非

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霸蓋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

茂建遁去誦曰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為討虜將

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

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

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

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

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

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

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

與平城下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作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

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

不剋崞音郭繁峙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十三

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案今密州

懷遠縣東北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

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

孤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

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

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曰省

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

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集解先謙

二年目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軹侯軹縣名屬夏郡軹音大

音伏孟康音伏先謙曰在今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

主集解先謙曰官為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集解通鑑胡注姓諸潁川潁陽人也少

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

結客殺之初縣中曰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

潁陽遵曰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

軍市令集解通鑑胡注從軍者非一處人故於軍中立市使相質

防強奪非於軍中立市也東觀記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舍中

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取

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贊之贊猶曰為刺

姦將軍集解通鑑胡注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奸猾光武因以謂

諸將曰當備祭遵集解周壽昌曰說文倫猶慎也大戴記小辨篇

也言慎防之也亦作避集解周壽昌曰說文倫猶慎也大戴記小辨篇

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是也 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

卿也尋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曰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

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

軍王常騎都尉王梁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柏華聚

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柏華聚紀要柏谷在陝州靈寶縣西南朱

陽鎮有柏谷亭柏華蓋柏谷之誤 弩中遵口洞出流血集解惠棟

舉哀掩口 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

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縣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集解

文作錄 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

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

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春秋傳曰為一昔之

期襲梁及霍服度云梁霍周南郡也霍陽山水東北流逕霍陽聚

東世謂之華浮城 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

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識文誤我乃斬之夷其

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

南集解惠棟曰終一作眾古字通水經注云上自宛道擊擊破

之進兵涅陽也沈欽韓曰杜衍今南陽府西南二十三里注河南

當作 時沛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

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

遵兵先至急攻豐功曹孟宏執豐降說文曰宏音上也宏音古

肱字肱誤為宏先謙 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曰五綵

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

引還集解王補曰劉揚遠廢揚之謙以惑眾張豐寶肘石之璽以

符命鬼神瑞應之事者 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傳

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

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

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

歆武威將軍劉向等集解惠棟曰王士正云劉植傳歆植之從兄

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為昌城侯從 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

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露日

兵士隴辭說解故以爲辭說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露日

月之期益封其將帥曰消散之遵曰羈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

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

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集解惠棟曰

遣護軍王忠右部將軍朱寵隨中郎將來歆伐樹開道至略陽襲

隗囂見東觀記沈欽韓曰漢時隴關亦有新故二關唐後則以大

震關為故關安戎關為新關俱 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

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

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

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

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于戚以舞也良猶

深也或作久集解沈欽韓曰黃門即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

臣武樂即短簡 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曰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

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東觀記曰時

日將軍連年距難眾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

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

賜千匹以 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

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曰是重焉或

作案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綵及卒愍悼之尤甚選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上車駕素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曰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為故事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集解惠棟曰前書樊鄴傳贊曰勤功帝籍慶流子孫又侯籍師古云籍謂名錄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高紀所云通侯籍也頌其德美生則寵曰殊禮奏事不名入門前書曰蕭何奏事不趨不名入門不趨死則噶其爵邑世無絕嗣噶後子孫襲封先人等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曰累世十餘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

後漢書二十 八

百者謂以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曰至德受命先明漢道
集解劉放曰案 喪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穎陽侯文當作光明 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側恒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曰加生厚亡有曰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卓高也 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
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集解惠棟曰荀子大畧篇君子大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 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于士一問一臨 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取略陽跋兵 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 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悉奔還唯遵獨留不卻 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 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集解周壽昌曰奇衣即禮記所謂異服也左傳龐奇無常杜注

雜色奇怪非常之服 同產兄午曰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白論語孔子曰仁以為 曰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曰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己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遠乎集解 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備衛對酒設樂集解東 觀記作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頭修七 小豆馬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又建為 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爲優劣也 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集解周壽昌曰禮志有五經博士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書祭酒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不忘王室 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諡爵曰殊尊卑諡曰明善惡臣愚曰為宜因遵奠論敘眾功詳案設法曰禮成之設法周書之 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集解王補曰范升此疏後世請設諸卿之權與也 帝乃下升章曰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曰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 甲士也東觀記曰遺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大駕甘泉園簿全根容車中黃門尚衣 奉衣登容則容車載死諡曰成侯 集解沈欽韓曰既葬車駕復臨者衣冠所謂魂車也 嚴助傳使重臣臨存本書馬援傳援間至河其墳存見夫人室家集解周壽昌曰謂帝臨存而召見之也前書 內通存伯春曹操短歌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行越陌度阡柱用相存東觀記曰上數嗟嘆備尉姚期見 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羣臣各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曰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曰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曰彤為傭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贛令襄贛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負音 時天下

後漢書二十 九

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形至誅破姦得珍其支黨數
 年襄賁政清重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緡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
 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曰為憂益增緣邊兵
 郡有數千人及遣諸將分屯障塞集解先謙曰帝曰形為能建武
 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屬兵馬廣斥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
 斥廣候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形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
 有祭太僕之弩至今擅名天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史記伍胥貫弓司馬貞
 云劉氏音貫為轉又音古患反貫謂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儀
 禮鄉射禮云不貫不釋注云貫猶虞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
 中也古文貫作關是貫與關通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形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
 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
 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形不敢復闕塞
 形曰三虜連和卒為邊害卒終也三虜謂匈奴二十五年乃使招
 呼鮮卑示曰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集解通鑑胡注偏氏
 曰以鮮卑偏氏為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形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
 高辛後或未必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略驛款塞上貂裘好馬集解惠棟曰東
 一匹貂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形曰
 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
 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營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
 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無寇警鮮卑烏桓並
 入朝貢形為人質厚重殺體貌絕眾撫夷狄曰恩信皆畏而愛之
 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集解惠棟曰烏桓傳
 十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集解惠棟曰烏桓傳形乃率屬偏何
 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集解惠棟曰王沈
 大人欽志責帥種人叛鮮卑還持首詣形塞外震驚音之形之威
 為寇害形募殺志責遂破其眾

後漢書二十

後漢書二十

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
 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形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
 兼副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形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形清約拜日賜
 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
 形常歎息曰為可屬曰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願指
 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尚書大傳曰孔
 子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吾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
 至是非吾得也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
 由也惡言不至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涿邪王山王幼
 門是非禦侮邪十六年使形曰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
 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涿邪王山王幼
 魏太武帝伐柔然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匈奴中山在漠北案北史
 山即此邪音以者反史記作涿古字通信初有嫌於形行出高闕
 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曰為涿邪山形到不見虜而還坐逗
 遛畏懦下獄免形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
 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慙恨義
 不可曰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皆為身自詣
 兵屯效死前行曰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形
 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
 形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
 祠四時奉祭焉形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賈固從軍擊車師有
 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集解先
 觀記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形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畧吏人祭參坐沮敗下獄誅形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形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周亞
 夫也為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
 使為將軍使莊買往穰苴與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且臨守偏
 穰苴先至買後至於是遂斬莊買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
 海政移穰俗音久承反穰人請符曰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人

1 第 272 册 卷四 正史類 40 反文內

謂微外人偏何等也符驗也為偏何請還自效以至乃臥鼓邊亭
驗內屬之信數級謂偏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
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為
一世言承
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
而一管之故曰致感憤
音過也左傳曰不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景反惜哉畏法之傲也
畏法猶
嚴法也
贊日期啟燕門霸冰序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形抗遼左邊庭懷
和

虛受堂

十一

鏡期王霸祭遵卷第十

後漢書二十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技補

鏡期傳攻拔樂陽秦肥鼎注今恆州秦城縣也案注與后紀注同
據新舊唐志凡真
定秦城石邑行唐并陘靈壽諸縣秦懷指為恆州縣者皆屬
州考鎮州原為恆州元宗天寶元年始改為常山郡肅宗乾元
元年復為恆州元和十五年憲宗崩避穆
宗諱乃改鎮州章懷時固尚為恆州也

封安成侯注安城縣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城作成是案前志安
之安城也章懷成
作城亦非字有誤

王霸傳未畢數騎而冰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比至河流漸冰合
可履案取珍本東觀記作比至冰合可渡
無河流漸三字惠引乃承本之誤

徙封軟侯注軟縣名屬江夏郡軟音大軟音本大注均講軟从大
音大之大讀若法官本亦
講集解惠棟曰案皇后紀注軟音伏案伏即法之講已詳后紀
軟是與官
本同誤也

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主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儀是謹案漢古
儀志之儀已然當由古本儀多作義於目錄
儀志之儀已然當由古本儀多作義於目錄

祭遵傳當死無所恨官本無
所字

武威將軍劉向等集解惠棟曰王士正云至
乃向之從伯父也案
亦當從光武紀作向惠氏補注本官本皆作向二錢洪沈侯周
張各家皆無說則其所據本亦必皆作向可知也惟王本同作
向故謂即劉植子其
誤已詳吳漢傳技補

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倍官本作備連
固字為句亦通

身衣韋袴布被袴官本作袴同布被猶言布衣鹽鐵論救匱篇故
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俗以為衾被非
尊美屏惡注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案官本
無注

身無奇衣集解周壽昌曰奇衣即禮記所謂異服也左傳麗奇無

常杜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案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亂君卿
飾楊注奇衣珍異之衣范升疏始即本此若雜
色奇怪非常之服本在所禁無者多矣周說非

又建為孔子立後錢大昭曰建疑當作建案建不能據為孔子立
後其說非也前書鄒陽傳爰建等皆建以為不

可顏注建謂立議又東平思王宇傳建欲使我輔佐天子顏注建謂立其議是建即建議史家相承有此文法

從弟形秦形通鑑或作形本書南

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秩原本作秩官本作秩均誤據前書匈奴部毛詩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育與為韻則知與秩亦同聲相通也

大僕吾之禦侮也注尙書大傳傳官本誤傳

邊庭懷和官本庭作廷

卷二十校補

二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子任光

後漢書二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光為鄉里好黃老言為人純厚

所愛初為鄉嗇夫郡縣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

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

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

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曰

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

令萬修信都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

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曰徇百姓發精

虛受堂

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集解惠棟曰

承書世祖與鏡期出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補曰進

至下博城西邊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勢補曰進

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見帝紀光等孤

城獨守恐不能全獨守無援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

開門與李忠萬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致力

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集解先謙曰考異云范書作

影今通鑑猶作力而此書反改作刁失其舊矣王莽傳亦作力孫愾云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何如邪光曰不可

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

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集

左將軍惠棟曰水經注云封武威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

兵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遺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

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集解王補曰邯鄲遠破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

兵盧城頭盧縣名屬泰山郡今濟州縣東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眾至二十餘

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州集解劉攽曰按他處復字郡名皆不言郡太守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

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眾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集解沈欽韓曰檀鄉在兗州府城北亦曰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在

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始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河間府任丘縣東北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食邑萬戶五年徵請京師奉朝請其

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集解惠棟曰阮况事見宋暉傳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曰賑卹宗族牧養孤寡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集解沈欽韓曰魏晉後貴起家拜奉朝請者始於此

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曰為將作大匠前書曰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置

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實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

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曰沈正見重於世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隗和帝即位大將軍實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懼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還前後十上獨與司

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

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山陽郡西陽已省此當為江夏之西陽今黃州府黃岡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齊郡集解先謙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齊郡集解先謙曰

李忠字仲都集解惠棟曰袁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登州府父為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集解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忠元始中呂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曰好禮修整稱王

莽時為新博屬長博郡尉曰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曰為右大將

軍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無大字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曰帶忠東觀漢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覆而上之集解沈欽韓曰解支當作鮮支廣雅鮮支絹也小單衣蓋汗衫先謙曰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官本注志作記是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

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此與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何以異蓋世祖欲以察諸將之廉貪其特賜李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曰所乘大驢馬及繡

被衣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驢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集解先謙曰廣事見此役邪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

豈死於

此役邪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

豈死於

曰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適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適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河間府獻縣西北三十里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曰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義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

後漢書二十一

四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選用明經郡中向之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慕之壑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東觀記曰病瘳免徵詣京師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殺純叔父國除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尉集解曰王鳴盛曰事見前光忠傳尉當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集解曰先謙曰討未剋而病卒於軍子普嗣徙封泣氏侯泣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泣谷水故以為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泣音胡消反集解沈欽韓曰紀平縣東十里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

冀州西南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修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詔封修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集解曰風俗通云奚仲為夏車正字偉君信都人也父邳彤自薛封于邳其後以為氏邳符悲切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

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卒正也集解惠棟曰本紀作和戎胡三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

省王應麟本皆作戎惟水經注作和城

形舉城降復曰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刺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刺

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綬選精騎二千餘

匹緣路迎世祖軍形尋與世祖會信都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彤與上大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

悅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

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

後漢書二十一

五

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曰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集解先謙曰其字當衍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集解通鑑注二郡信都和成揚衡應之威已攻則何城不克且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集解惠棟曰釋一作失先謙曰作失非也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集解通鑑注下有空失云云案袁宏紀作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集解萬承蒼曰王郎方據邯鄲其民安得送光武還長安於事理不切邯鄲城民當作二郡之民謂和成信都二郡也蓋承上文奮二郡之兵而言王補曰蜀志譙周傳引此文與范史無一字之異故漢春秋袁紀及淮陽王紀俱有改易於義未安竊意邯鄲城字當從通鑑作三字句絕謂光武西則邯鄲成也民字屬下句讀城主仍從范史作城謂信都和成地民亦自主二郡言

不待訓釋如此則范史非
有誤也先謙曰王說是

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

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

張萬尹殺先曉警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

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

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

事君者不得顧家形親屬所已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

公方爭國事形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

走形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

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集解

先謙曰在今正定府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

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

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左右曹

能錢大昕曰侍中與左右曹皆為加官而職事各別非侍中有左

右曹之分也續志中與有左右曹據此傳則光武中與尚有左曹

有左曹亦當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

有右曹矣

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

東也集解先謙曰今武定府樂陵縣西南

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詔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

柴嗣初張萬尹殺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

平侯殺封平臺侯

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徒縣西北臣

集解錢大昕曰此注據前志郡國志無此二縣蓋建武後併省王

悉故云平臺前志屬濟南注屬常山誤子謂濟南止有臺縣無平

臺縣漢書刊本誤以鄭平之平連下臺字後人因

讀為平臺耳沈欽韓曰重平今河間府吳橋縣南

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款字細君也集解洪頡曰

率宗族

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問世祖從劉還通開門迎

祖下堂陽植率宗親

世祖曰植為驍騎將軍喜歡偏將軍皆為列

子弟據邑以奉世祖

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日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

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曰此結之遇與揚及

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

漆里舍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集解劉秋

擊筑為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

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將軍封觀

津侯

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德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

喜卒復曰歡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

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

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滄州東

喜歡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

南四十里故城即漢浮陽縣

武陽侯

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

集解沈欽韓曰注華陽誤情志莘縣後周置武陽郡莘與

華相似又衍陽字明統志武陽城在東昌

府莘縣東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西

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

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

莽改定陶國曰

亮吉日章懷蓋本班史地理志原注然考定陶國之設在宣帝甘

露二年國立一年省元帝永光八年復徙山陽王定陶至哀帝建

平二年徙定陶王為信都王而定陶國遂廢距王莽建國元年此

十年中必更復為濟陰郡莽蓋由濟陰改濟平非由定陶改也使

中不應作濟陰郡矣地理志蓋從其後而書而列此入字為注則

誤此則又從班志而誤也地理志蓋從其後而書而列此入字為注則

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為濟

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

不得通久之遇得見說數日大王曰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也

日雲從龍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

拔為幸也拔音而德信

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

步末反期音特

而德信

步末反期音特

而德信

步末反期音特

而德信

步末反期音特

而德信

步末反期音特

而德信

步末反期音特

而德信

步末反期音特

而德信

步末反期音特

而德信

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
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 菟菟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
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 曰成功者乎公羊傳曰沛然若有餘 軼奇之且曰其鉅鹿大姓
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 迺承制拜為騎都尉授目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
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
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
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
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兄新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
言王郎所反之狀集解先 謙曰注未所之二字蓋衍世祖自勸東南馳純與從昆弟新宿植
謙曰注未所之二字蓋衍 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褕衣也 老病者
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 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
冀州集解沈欽韓曰前志鉅鹿郡有貫縣一統志今拜純為前將
保定府東鹿縣西南此育字誤據通鑑則沿訛已久 軍封耿鄉侯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恆州袁城縣西南也
後漢書二十一 八
解沈欽韓曰袁城縣志故耿鄉 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
故縣西一里注邱上脫成字 心迺使新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
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引聚人者也 下必有懸魚重賞之
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 徒曰恩德懷之是故士眾樂附今邯鄲自
聚人曰財故純引之 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勇在行集解惠棟曰袁宏 猶恐宗
紀云老勇充行 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
至鄒世祖止傳舍鄒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
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形鐵腰五幡十餘萬眾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
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 矢下如 士多死傷純勒部
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 著

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
世祖世祖明且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
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
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已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 蒲吾縣名周
在今恆州靈壽縣南 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
韓曰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 高陽侯集解先謙曰在今 擊劉承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
壁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 懷河內縣名有雜宮焉集解先帝
謙曰在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 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曰前將
軍從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瓊揚為主 漢以火
赤也光武於高祖 揚病瘳欲曰惑眾與綿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屬
九代孫故云九 在今恆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集解錢大建武
斯曰古音文如岷與曼聲相近先謙曰今正定府獲鹿縣北 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
後漢書二十一 九
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敕純曰劉
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
傳舍揚稱病不謁曰純真定宗室之出 男子謂姊妹
之子為出也 道使與純書
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
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 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集
解先謙曰林當從帝紀作臨 各擁兵
萬餘人揚自恃眾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請之兄弟並將輕兵
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目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
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
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
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
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
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

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集解注書鈔七十四引續漢書云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時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

下長自殺純坐免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日願復得耿君集解先謙曰據紀帝幸朔

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治郡酒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

屬承誠不自安制書報日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東光注見職紀

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

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曰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

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間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集解洪亮吉曰案水經注淮

悅服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子阜嗣集解洪亮吉曰案水經注淮三年世祖更封取阜為侯國是阜嗣爵後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

從東光徙平阿後更徙莒鄉傳略之耳集解先謙曰今冀州武邑縣治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

邑侯集解先謙曰今冀州武邑縣治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

錢大昕曰塞朗傳有後集解先謙曰今冀州武邑縣治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

鄉侯耿建蓋即宿之後集解先謙曰今冀州武邑縣治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

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

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歆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

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

帝復封盱弟騰續漢書云封卒子忠嗣忠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集解先謙曰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音於危反

光李忠萬修邳形劉植耿純此六人者并為合傳蓋其邳之
功也夫光武之因勳中較高帝之相持榮賜其危蓋倍蓰焉當是
時光武以昆陽之捷為天下觀聽所繫而內見忌於更始其不與
伯升同罹於禍者特幸耳羣盜若樊崇張步劉永李憲盧芳田戎
秦豐蘇茂十數輩又環伺而抵其隙王郎市井妖人耳冒偽劉宗
借尸大號而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幽冀陸沈賊氛愈熾
是又益一赤眉其禍烈於北有文伯也光武急起而剿滅之此固
經營大業者之定勢然於北行至劔王郎且以十萬戶移檄見購
矣募兵則市人舉手邪揄矣廣陽王子嘉起兵劔中互相構煽是
更以禍之射入室之戈矣倉卒廣陽王子嘉起兵劔中互相構煽是
不容喘彼耽耽者幸其一跌則王郎豈能抗乎信都而和成二郡之
非若榮陽之僅與楚敵易於摧折也光武卒以信都和成二郡之
眾皆修稱昆陽之役孰知邳鄉之尤為偉績乎都其謀略任邳為
最四人者類皆扞赤忠以抗大難恢恢乎佐命之元功也雖或南
陽未克病卒軍中討賊密旋即戰沒元從未久齋志長終顯宗
追為圖畫並屬雲臺謂夫中興巨創漢祚復隆實有賴於斯焉昔
人願言萬修劉植立功無多應以奉使捐軀之末歆向先附義之
奮一孔以逞臆私吾見其陋而已

虛受堂

十一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mostly blank space,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index.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終

後漢書二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一技補

任光傳軍人見光冠服鮮明鏡大昭曰服之華麗者謂之鮮明前

吉傳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游俠傳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

狠貝沈銘彘曰儒林傳論作狠貝後二足狠無恨不立恨無恨

不行又李密陳情表齊書紀僧真傳均作狠貝今案說文無恨

之跋前疐後進退顛沛耳不必據典彙之說以狠為獸名說如狠

豨固非獸也馬融廣成頌云賴狠頓蹟狠即同沛至以貝為獸

豨出同音相假而義不可通疑仍狠之誤

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集解先謙曰考異云范書作力子

都劉攽云力當作刁音影今通鑑猶作力而此書反改作刁失

其舊矣王莽傳亦作力孫愐云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謹案考

劉攽之說即見王莽傳則愐氏乃刊前書之誤非刊范書之誤

不解考異何以誤班作范今范書官本雖作力並無劉氏刊誤

之說也竊謂劉氏既以前書之作用力為非若范書亦作力不應

不為刊正惟范書本作刁故劉不為說其或作力者正後人誤

改耳史記貨殖傳有刁姓出勃海齊豈刁之後也刁

南謂通鑑本亦作力子都則作力者又翻刻之誤矣

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沈銘彘曰于欽齊乘云樂安城西

而卒於京師不應家墓又在山東疑有誤

擢奉朝請案奉朝請為漢制列侯免官居京師之名陳嗣文爵為

持重處正儼言直議注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案執議不移乃

李忠傳父為高密都尉注又郡國志高密侯至為都字者誤集解

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案今

高密前漢為王國後漢為侯國注所引乃續志作侯明不誤特

奪國字耳劉謂不當作侯非也高密王國莽篡雖嘗廢為郡其

時都尉已改屬長且忠父仕在元始中故知當作中尉也

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集解王補曰至此類是也案問所得財

事相類錢大昭以為此本用任光發奔命攻傍縣之說不降者

忠獨無所掠斯辭不害意矣范史措辭究為失慎若如東觀

嫁娶禮義衰於中國案蜀志譙周

邳彤傳邳彤案蜀志譙周

今釋此而歸集解惠棟曰釋一作失先謙曰作失非也案古文釋

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集

解萬承蒼曰至民亦自主二郡言不待訓釋者多言可因信都

兵自送西還長安本單指信都言邳彤謂則雖信都之兵猶難

會也亦係單指信都言皆與和成無涉萬氏乃謂邯鄲城民當

改二郡之民是並上文語氣亦未審矣邯鄲城民邯鄲耳光武

如聚信都之民不守則城與民即為邯鄲城民邯鄲便為城主

矣城民之充兵者順重父母不肯背城主而陷其父母是傳

文本自明白易曉邯鄲城民本對上信都之兵言城主亦對上

城民言則如撫我則后虐卷二十一技補

更封靈壽侯注故城在今恆州靈壽縣西北恆州說詳續

劉植傳封觀津侯注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案唐志

冀州係代宗永泰後所改章懷時原屬德州也

耿純傳奮迅拔起注拔猶率也率官本作卒案前書陳勝項籍傳

音卒拔之拔郭展曰疾起也蓋即章懷注所本且前

寇恂傳郭郭拔起注已云拔卒也則率自係譌字

隨車駕涕泣曰官本曰

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滕官本盱

委佗還旅注委音於危反佗音移官本作委佗

音移衍委佗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晞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集解劉攽

祐前安帝諱祐先謙曰祐字無異云范書袁紀祐皆作祐東觀記皆作

今之古不當作左右之祐也案攸異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

屬南陽郡集解先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

徒曰祐為護軍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曰祐為護軍前書曰

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伯升敗

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謂祐曰子

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

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若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

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謙從容曰長安

祐俱北及世祖于柏人常受堂

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日角解在 世祖曰召刺殺收護軍

王莽置左右刺 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 續漢書曰

為賊所傷上 曰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為建義大將軍

親視之 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 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

與諸將擊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為奉所獲 奉董訢兵甚精諸將連

戰不利奉乘 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

擊新野隨皆平之 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 延岑自敗於

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

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之

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車傳豐送

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勅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 集解王補

勅奏朱祐云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臨山川遠至黎上開日

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即斬殺以

示四方而廢詔令聽受豐 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赦宮會擊延

岑餘黨陰都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眾

多受降曰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

百姓軍人樂放縱多曰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行唐今恆

見光武紀 十三年增邑定封侯 高縣名屬平原郡集解先

邑七千三百戶 東觀記曰祐白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

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

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 集解惠棟曰案南陽縣集解

日長沙王與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七

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

使丹與子奔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

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數言欲發二

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集解顧炎武曰謂邯鄲將帥有

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

謂王郎欲發之謬矣王補曰通鑑無何意二郡良為吾來

然字多出我亦發之句蓋從袁紀

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人等對

曰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平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

恩意甚備集解通鑑考異曰袁紀作良牧為吾來宜從丹傳惠棟

曰東觀記云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勒馬坐鞍置於鞍上設

酒肉先謙曰官本注上谷上曰作言自來二字互倒當作聞大兵

來上自登城於文始順勒馬坐鞍置於鞍上御覽作下馬坐鞍

旗能合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

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緣兒音五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

營得上鼓車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

輜重數乘也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

河北世祖即位曰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眾咸不悅詔

舉可為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識文曰孫咸征狄也集解惠棟曰

武名官以應圖識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

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謂發源又誅苗幽州謝尚書

其功大苗曾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

驃騎將軍乃曰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集解惠棟曰

將軍位在公下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

縣不過櫟陽萬戶邑集解先謙曰言櫟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故曰封卿耳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詞集丹頓首謝秋與吳

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

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蕭陽

也解見降其眾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

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

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

瘧鬼不能病巨入故曰壯士不病瘧帝曰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

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曰鎮之足矣

沈欽韓曰袁宏紀上夜召丹以檄示之曰弘農太守無任為賊所

害今聞赤眉從西方來恐蘇况舉郡以應之弘農迫近京師今將

軍雖疾病但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

卧而鎮之耳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

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屬上黨故城在今路州屯

武六年封先謙曰今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和七

年鄧太后詔封苞弟遠為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日安陽屬五原然梁傳

陽人無疑但縣名誤耳洪頤煊曰當是安陽之誤為郡吏太守

彭寵曰梁守孤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

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

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曰為梁功及即

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立武立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曰

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立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

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漳水又

縣北又東逕武彊縣故城南案武邑屬信都武彊屬河間獨武彊

無攷水經注又云漳水又東北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彊淵淵之

西南之側有武彊縣故治故淵得名焉東觀漢記云光武拜王梁

為大司空以武彊縣故治故淵得名焉東觀漢記云光武拜王梁

志信都無武彊縣或係鄉亭之名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案兩漢

州武彊縣南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

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曰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

復曰便宜進軍帝曰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

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曰為中郎將行執金吾

事北守箕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梁為中郎將與景丹祭道合擊

水注云水出垣縣黃屋西山瀟溪夾山東南流故城東瀟關也光武遣梁北守瀟關天井關即是關也 擊赤眉別校

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

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濟州

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集解惠棟曰文陽縣名屬魯郡國志作汶先謙曰肥城注見光武紀汶陽今兗州府甯陽縣

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縣東北

桑前書音義曰蓄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而捕

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

城集解惠棟曰即桃鄉也在任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

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

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

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服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

為人興利集解先謙曰人當作民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眾也愆

力已過而集解先謙曰人當作民百姓怨譟談者謹誹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

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曰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

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冀州西北五十里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

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集解

曰漢有中堅士故置將軍以率之見華嶠書及袁宏紀常從征伐

光武紀云衝其中堅馬融云戊己為堅中堅猶中權也

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國集解沈欽韓

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

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障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

書曰辟其渠帥大將軍杜三郡清靜道路流通集解通鑑作邊路

洛陽至通陽上谷路出三郡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軍

擊沛郡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離屬沛國集解時西防

復反集解惠棟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

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曰

備胡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集解先九年與雁門太守郭涼擊盧

芳將尹由於繁時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集芳將賈覽率胡騎萬

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雁門郡故城在今代

雁門關北今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

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

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繕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

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雁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由所略由曰

為將帥與共守平城集解惠棟曰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

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

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集解先謙曰鎮撫

羸弱旬月間雁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

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

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

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集

紀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緣集解先謙曰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

參遺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集

劉效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集解

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當反也 滅死一等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穎川曰成為安集

掾調守邾令邾縣名今汝州縣也集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

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追及於滿陽曰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

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

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
 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道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案禮傳共工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也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
 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
 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靈縣志縣西四十里平水城即舒之誤八年從征破魏驛曰成爲天水太守
 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欽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向
 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明年大司
 空李通罷曰成行大司空事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馬成平武都
 二年與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曰備
 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普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
 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後漢書二十二
 富昌金河三縣舊唐志勝州初領榆林河濱連谷銀城四縣後制
 連谷銀城置麟州通典元和志不言富昌廢於何時一統志富昌
 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隋勝州在左翼後旗後漢西河郡河上
 治離石故城今汾州府永濟縣治注僅指富昌一縣疏矣河上
 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太原至并陘太原今并州也
 六年帝曰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
 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
 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
 七年定封全椒侯全椒縣名今滁縣也就國三十二年卒
 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從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
 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曰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
 昌爲益陽亭侯集解惠棟曰益陽縣之亭也屬長沙郡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眾侯

崇起兵誅莽事泄隆曰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
 爲騎都尉歸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迫及
 於射犬集解惠棟曰袁宏曰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軾等
 軾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濟寧州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郡上將軍印綬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日實又戶
 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
 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
 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
 可問帝詰吏由趣集解通鑑胡注田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
 語司空季子云我命盤日尚有晉國董告我日利建侯得國之吏
 務也吉就大馬韋昭云務猶趣也與由趣同益當時之語如此吏
 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京
 也四出之路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
 勅當欲曰墾田相方耳集解胡三省曰相方求問帝曰即如此何
 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
 如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囑輩十餘人皆
 死帝曰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集解惠棟曰
 也後爲縣屬陳國沈欽韓曰袁宇曰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
 記在陳州太康縣西北四十里
 交趾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趾郡屬冷縣有金溪穴
 側等所敗處也其地今岑州獲其帥徵貳徵側斬首千餘級降者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集解先謙曰
 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觀

事八歲上將軍印綬賜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石得酒一斗為上樽米一斗為中樽粟一斗為下樽也曰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侯後漢書曰汝南郡也

傅俊字子術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已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東觀記曰傅俊從日今日罷倦甚諸卿南德邪集解惠棟曰陸績云德困劣也曰為

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曰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

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集解先漢言禁軍士橫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

竟不賜錢承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高置亭侯集解沈欽在許州府禹州西南氏置聲同而訛

堅鍾字子伋東觀記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罵

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鍾揚化將軍封潁強侯潁強縣名屬汝反集解沈欽韓曰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

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太至日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

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鍾獨孤紹南拒鄧奉北當

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鍾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

輒先當矢石石謂發石以投人也是子日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

者以石為箭鏑國語有準于陳身被三創曰此能全其取及帝征

南陽擊破訢奉曰鍾為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集解先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

陽三老起兵於郡界集解惠棟曰西陽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

與漢軍合更始立曰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為振威將軍

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

因欲曰圖躬不尅既罷獨與武登臺故趙王臺也在今路州郡

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王
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
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

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案劉效

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千是十字惠棟曰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千是十字惠棟曰

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鄒侯鄒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

原縣西南五十里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案解惠棟曰續志武

軍下曲陽臨平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

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案漢書齊悼惠王子將閭封揚虛

侯沈欽韓曰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議語從容言曰

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

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

揀功曹餘各曰次對至武曰臣曰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

勿為盜賊自致亨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關達大度也

敢而無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曰

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同曲也曲遠方貢

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曰吏職故

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曰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

夷還上印綬案解王補曰馬援病卒武與梁松毀惡援於上蓋武

及本書援傳如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

武捕虜將軍曰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

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

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靈與羌戰浩靈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

今西甯府碾伯縣東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水

志金城浩靈縣有雒都谷馬武破羌處沈欽韓曰紀要洛都谷在
西南衛死者千餘人羌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郡大破

之鄆元水經注曰鄆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鄆亭注于河蓋

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鄆也在今鄆州化陰縣東案解沈欽韓

內化陰谷改爲化陰縣後因置鄆州鄆川水在碾伯縣東南斬首

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

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

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武孫震爲滂亭侯滂音胡

本注巧下有反字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目爲上應二十八宿案解惠棟曰張衡

七共工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稱爲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議者

多非光武不目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

遠算固將有目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猶

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

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爲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

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案解沈欽韓曰晉語趙

衰下合有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起

起也音亦有蕭繒屠狗輕猾之徒淮嬰雖陽販糶者樊噲沛或崇

呂連城之賞案解惠棟曰前書贊云藩國或任曰阿衡之地樊噲

舞陽侯灌嬰爲丞相封爲侯陰侯阿故執疑則隕生力伴則亂起

勢位過則君臣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蕭何爲

相國擊燕人有惡喻信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喻平畏

呂氏執喻信長安韓信封爲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

縛信斬之彭越爲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

志曰夷三族者其首菹其自茲曰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

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

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赤

色也紳帶也或作指指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

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其懷道

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礙礙反抱關焉

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集解王補曰前書

贊云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啟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先謙曰官

本考證云今本雖寇鄧之高勳耿買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孟子無此語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買好

所加特進朝請而已時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買復封膠東侯凡食

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將所謂導之曰政齊之曰刑

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人免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

也若而無恥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解劉攽曰注於其有害也按文少一人字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捷情則違廢禁典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

以法則傷恩私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

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

難塞並列則其傲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

傲未觀望故難塞也若過高祖並用功臣則其不得不校其勝否即曰事相權也勝否猶可否即就故高秩厚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

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

侯與公卿參議國家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

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曰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曰功名

延慶于後昔留侯曰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

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相而郭俊亦

聚謀反也見高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人下耳作故是而郭俊亦

譏南陽多顯郭俊傳曰光武以俊為并州牧帝引見俊因言選補

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

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

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一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

末曰志功臣之次云爾集解先謙曰臣本作一行排列故首鄧禹

以此本末次即馬成次吳漢次王梁也二十八將當

第為正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信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魏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錄云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

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

居首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說此極有理范蔚宗

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

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承

首案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正與薛常州所言符合較今本

後漢書所列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數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

數十四人名俱在後其未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合為三

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時本也又案薛季宣

字士龍嘗知常州此稱薛伯宣常州亦恐有誤王補曰胡三省云

景丹蓋廷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

備俊堅鍾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邱形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
一列其說正與薛常州合是上下兩列每列各以十六人為數也
若小學通鑑則每列人止十四外又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
人於末通鑑內故并置純宮武隆於期植之後而常通融茂猶尚
未滑其序若誤刊本范史及鄭氏通志則經將上下兩列先奇後
偶硬相排比遂使常通融茂亦參伍於純宮武隆之間其誤益甚
於是范論所謂依其本篇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者盡失其舊
矣此本蓋猶存其概焉先謙曰陽夏或作夏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則庸勳也言將與帝績有來羣后捷我戎
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婉變龍姿儷景同毓婉變猶親愛也
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
景翾飛而舉大功也

虛受堂

圭

朱景王杜馬劉備堅馬列傳第十二終

後漢書二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二校補

朱祐傳朱祐集解劉攽曰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
前後皆誤矣先謙曰至仍作祐以存其真謹案范書凡祐字皆
有所避耳否則以宋人述漢
事不應並安帝名亦改之也

呂祐為護軍至復呂祐為護軍注前書曰至更名護軍也原在上
呂祐為護軍句下
涉下集解而誤

道擊新野隨皆平之注故城在今隨州隨縣也官本句末無也字
九年屯南行唐注行唐今恆州縣也恆州說詳錢

祐初學長安至主人得無舍我講乎錢大昭曰文選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東觀記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案選注所引與今聚珍本東觀記僅數字小異

景丹傳景丹集解孫愜云景姓齊景公之後後漢有景丹案孟子時有景

春為縱橫之學者或是齊人若屈原卷二十二校補
時之景差則楚人為楚公族之後

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
然集解顧炎武曰至蓋從袁紀案據袁紀作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則章懷說非謬

呂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咸為大司馬注東觀記曰載識文曰孫咸
征狄也案官本注文下有劉攽曰按

王梁傳曰梁守狐奴令案狐奴縣屬漁陽說已見前沈銘彝云今順義縣東北二十五里有狐奴山山之西

擊肥城文陽拔之注文音汶集解惠棟曰文陽縣名屬魯郡郡國
志作汶案前志屬魯國續志屬魯郡實皆作汶陽侯康據孔廟禮器碑有文陽蔣元道文陽王逸則又皆假文為汶知

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注旅眾也周壽昌曰旅力既愆本書秦晉文

說王鳴盛尚書後案云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麻志大呂
呂旅也是旅呂音義同說文呂骨重文作骨骨為人身之

幹故齊強則身健良士頭已白故不強王梁乞骸骨必年已老則旅從齊訓尤宜今案詩北山旅力方剛乘柔靡有旅力朱集彪傳集解此傳詔書承上為人與利來則旅力自屬梁一身言與眾力無涉周說是

君子成人之美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官本無此注

杜茂傳進攻西防西防原誤西攻據錢按官本不誤錢大昭曰

九年與雁門太守郭涼涼下同

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集解官本郭作郇錢大昭曰郭

更封脩侯集解先謙曰一作條見皇后紀案條脩古通作

馬成傳率武威將軍劉向等向官本

太原至并陘注太原今并州也案唐志太原縣屬河東道北京太

始改置并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縣也案注誤乃并陘屬

字皆衍恒州說已見前也注中上今字下常山

劉隆傳歲郡上將軍印綬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餘是錢大昭曰

南監本不誤

帝詰吏由趣集解通鑑胡注蓋當時之語如此

傳本書光武紀趣駕南轅注亦云趣急也讀曰促案趣訓急讀如

情事書雖誤漏要非重罪帝詰之急故恐懼不肯遠服也胡氏

說趣為向即以其本義解之已嫌失讀惠氏又引章昭之說以猶

然章訓乃謂務猶趨向之趨耳非以兩字為訓也說文務趨也

見當世趨務顏注云趨讀曰趣趨向也以諸說證之知惠氏並

誤會章注矣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錢大昭曰虎賁將

隆別於禁谿口破之注交阯郡雒冷縣有金溪穴案穴水經注作

堅鐔傳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案凡官本作脩者汲古本

馬武傳獨與武登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集解官本考證

至注潞州當作洺州按邯鄲縣貞觀後隸洺州今案考證以

惟謂邯鄲武德初隸紫州貞觀後隸洺州則亦未究也邯鄲舊

唐志屬磁州新唐志則屬惠州蓋昭宗天祐三年又改磁州為

惠州舊志略之耳磁州本皆隋故州名邯鄲隋始屬磁州

之邯鄲等四縣增屬焉貞觀元年磁州復廢邯鄲縣屬洺州

潞形近而譌至考證之所謂紫州又即磁州之誤故集解削之

呂武為侍中騎都尉集解惠棟曰案蓋延傳武嘗為騎都尉而本

傳不載案騎都尉乃

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濟陰已見明紀成武後漢屬濟陰前漢

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陳奐曰成武楚丘春秋伐凡伯於

楚邱是也衛文公徙之楚邱在東郡濮陽縣西白馬縣東班志

曹州城武縣治楚邱即在其西南

或任呂阿衡之地注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案注

毛詩商頌鄭箋史記殷本紀則云伊尹名阿衡說文伊下云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為名也地猶言職任

賈融列傳第十三 弟子固 曾孫憲 後漢書二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賈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廣國生猛生秀秀生敷敷生融恩澤侯表廣國生定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集解先謙志應作融高祖父宣帝時曰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集解洪亮吉傳廣國自文帝時已家于長安豈後嗣復歸常山至高祖又從常山徙平陵耶惠棟曰案世系實當襲章武侯徙扶風平陵為融五世祖融早孤少時為驃騎將軍王舜令史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集解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集解惠棟曰俊當作駿案翟免復以城門將軍趙恢為強弩將軍將兵西二月明東擊翟義還等殄滅諸縣悉平融以軍功封男當為趙恢司馬也

虛受堂

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 呂軍功封

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 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

賈戚連結閭里豪傑曰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

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舜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

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

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曰

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曰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

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

父為護羌校尉集解沈欽韓曰王莽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

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

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曰自守

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

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

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也輯和甚得其歡心

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

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集解錢大昕曰案下

文云以鈞為金城太守則此時未為太守疑亦是都尉也古讀庫

有舍音猶車音尺遮反余音食遮反廣韻禡部有庫字云姓也此

流俗之字王鳴盛曰舍古音若庶西域則音上聲其音開口呼之

唐以後佛書盛故其音變今松江府有庫公山說文庫兵車藏也

廠部無庫字此流俗妄造正如角里別造用字代之鄭樵通志氏

族略載庫氏音舍天台括蒼有此姓此妄據委巷小人之姓以為

典實不足信惠棟曰善文云鈞字巨公沈欽韓曰樵本廣韻風俗

通卻非妄撰廣韻十一暮又云庫亦虜復姓新唐書董衡釋

音庫狄音赦是作舍音者即虜復姓從庫與庫相混耳張掖

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酒泉都尉竺曾集解惠棟曰案竺曾

見何氏姓苑胡三省引姓譜云敦煌都尉辛彤集解惠棟曰善文

孤竹君之後善文云曾字巨公敦煌都尉辛彤云彤字大房又云

梁統與庫鈞等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

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絕絕也

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已相率當推

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曰融世

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集解惠棟

理志秦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使

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降漢漢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

郡後又置金城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

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曰梁統為武威太守史

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燉煌太守庫鈞為金城

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

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

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契赴敵不失每輒自

破之其後匈奴懲又懲創也說文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

位而心欲東向曰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

等從受正朔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

張玄游說河西曰集解惠棟曰傳幹王命欲云張元慕蘇秦蒯通

誅之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與之效今即有所主

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

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

勢相角曰橫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起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

尉佗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

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御龍氏

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于歷數延長今皇帝姓

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

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

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

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

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

近事鼻著鼻露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曰人事論之今稱

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

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

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問河西完富

地接隴蜀常欲招之曰通書述亦發使遺融書選鈞於道即與俱

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

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績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

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

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

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曰

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捷集曰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

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而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

宜曰時定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

今之議者必有任尊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

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

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

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

作教者誤也集解通鑑胡注尉佗之時未有七郡光武據後來置

國尉事按文國當作海王者有分土無分民集解惠棟曰自適已

事而已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今曰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

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曰為天子明見萬里

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集解周壽昌曰時隗囂遣辯士張玄游說

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家恩

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濫也集

融以前為將軍由隗囂所假及行河西五郡大將守持一隅曰委

質則易為辭曰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曰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

陳肝膽自己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集解惠棟

裏不敢違信王幼學云底裏猶底蘊也露批而璽書盛稱蜀漢二

露也先謙曰長讀如長物之長猶言餘也

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

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

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

而臣獨何已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

州縣也集解陳景雲曰唐涼州今涼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

無高平縣當云原州平高縣東觀記及續漢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曰尉藉之甚

備財藉解見 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
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
不回也 承事本朝後遺伯春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

有效融等所已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相之
問謂志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忿怨也相繫 改節易圖君臣分
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委成功造難就委棄去從議為橫謀去從背

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
離散集解先謙曰人當易曰輔人難曰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
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輪不運於己而與穀致數千不南

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虛芳也集解先謙曰夫負虛交而
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特公孫述未見其利

也融聞智者不危眾曰舉事仁者不違義曰要功今曰小敵大於
眾何如言危也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違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
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面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

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自
起兵曰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
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集解先謙曰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

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集解先謙曰通鑑無
不得忽加大字 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
足感傷言之可為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

融問為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憂人大過曰德
取怨詩曰不以我為知且曰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集

王補曰王夫之曰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強弱論我居強而孰甘其
弱敵之而已以天命論天之視聽自民置民不言而託之香茫之

符瑞妄人不難偽作以惑眾而亂其甚惟融之為言如此其難不
聽而已槍於心而氣奪矣秦隴間之將不樂為用漢之荷
戈以起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自彼發不容已也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且融全河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
非徒言也實氏之裔與漢始 豈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
怒一念之承百年之澤矣

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曰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
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魏其侯
列傳實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
自實氏謂姊也爾雅曰男子 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

言繼統已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實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
梁王太后實嬰引后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長君少君尊
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

奉師傳長君實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終漢等以兩
富貴驕人見前書 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此皇太后神靈
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集解王鳴盛曰曲

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漢人因借為傳鈔書寫之 痛入骨髓呼
字前書藝文志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痛入骨髓呼
臣見之當股慄慄慄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說文曰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集非
解惠棟曰家語云三子者既得聞此論于夫子也煥若發矇焉非
忠孝懇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懇謹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焉自知

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相解
構曰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
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

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已應期會融
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
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眾融等因

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
並河揚威武並音蒲 何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曰融信

效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坐祠曰太牢數馳輕使致

遺四方珍羞集解通鑑胡注遺以四方珍羞既以梁統乃使人刺

殺張玄遂與羈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曰

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盾等曾

云竺本姓竹後漢擬賜侯竺晏報怨有仇以曾姓名融承制拜曾

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而移于琅邪莒縣

為武鋒將軍更曰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

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羈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

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城後人被詔罷歸融

音訛名姑臧也集解先謙曰今涼州府武威縣治

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

動計且不戰羈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

羈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羈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

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臣融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雖承

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羈

勢排進排進謂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

長寇警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

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

小月氏西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

胡國名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集解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

沈欽韓曰今平涼府固原州治

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

先問禮儀甚善之曰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曰殊禮

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羈眾大潰城邑

皆降帝高融功下詔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盧江

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

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縣音了集解劉效曰蓼

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先謙曰東觀記不重安字劉說是

安豐在今光州固始縣東陽泉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安風在霍

邱西南蓼在今固始縣封融為安豐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詔封

東北七十里蓼城岡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

梁州牧張掖屬國都尉融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

分賜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

州成紀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顯遂曰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

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

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

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領融曰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

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

何亡高祖聞之如失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

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

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

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

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太司空融自非舊臣一旦入

朝在功臣之右集解惠棟曰董勳答融云職高者名錄在上于

左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曰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

不自安數辭讓爵位集解先謙曰東觀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

安上之會孫安上曰融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見前書三字又上疏曰臣融

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已經藝不得令

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

乃當傳曰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

朝罷遂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猶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

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

金下獄集解王補曰帝紀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注引

古今注曰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而此傳但言坐所舉人

盜金 帝曰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

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

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 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 輒賜錢帛太

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臥內強進

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 集解錢大昕曰內黃公主不見於皇

亦無適寶穆者或是他王女遺其父名漢制王女亦稱公主惟封

鄉亭不封縣而內黃此陽皆縣名東平王蒼傳舊典諸王女皆封

女為縣公主是也 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

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 集解先謙曰泚陽 友子固亦尚光武

女涅陽公主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沮陽案皇后紀 顯宗即位日

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四二千石 大公

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

第相望京邑奴婢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

曰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曰竇嬰田蚡禍敗

之事 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丞相 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

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 集解惠棟曰衛宏漢

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 融在宿衛十

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

事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

安侯劉盱去婦因曰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

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

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贈送甚

厚帝曰穆不能修尚 不能修整自高尚也 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

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

屬歸本郡唯勳曰泚陽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 集解沈欽韓

為姦利大不道故罪 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

至重特史不詳耳 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

集解惠棟曰洛陽詔獄也建初三年竇后立追諡勳為安成思侯

周壽昌曰固傳云父勳被誅馬融傳奏言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

近京師而此云死洛陽蓋議罪 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

應誅未及服刑而先死獄中也

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勳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

帝初為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 集解

曰世系云嘉三 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曰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 拔音步末反拔卒也

投天隙 投音天 遂蟬蛻王侯之尊 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 終膺卿

相之位此則微功越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

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

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

言矣

固字孟孫少曰尚公主為黃門侍郎 續漢書曰給事黃 好覽書傳

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

將監羽林士 續漢志曰宣帝命將騎 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

家十餘年時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曰固明

習邊事 固舊隨融在河 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 續漢志曰比二

目騎都尉耿忠為副 忠亦 謁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

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

及盧水羌胡 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

胡也見西南夷傳沈欽韓曰明志甘肅東南有盧水亦曰 萬二

沮渠川紀要北史沮渠蒙遜世居張掖臨松盧水即此川 萬二

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

居延塞 居延塞在今甘 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 集解惠棟曰

常 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 高闕

後漢書二十三 九

後漢書二十三 十

在朝方北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

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

韓曰元和志天山在西北今在甘肅府張掖縣西三十里注有

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

南也集解沈欽韓曰注蒲昌當作蒲類元和志庭州蒲昌縣東

十四年置蒲類海今名巴爾庫勒海在鎮西府城西北十五里

留吏士屯伊吾盧城尉以爲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

城地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

山沈欽韓曰紀要山在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

甘肅鎮船船東北塞外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形吳棠坐不至涿邪山

胡注北史云循弱水西行得涿邪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

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

呂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

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

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

問進之于固固輒爲嚼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

日袁宏紀長水校尉耿恭上言安豐侯侯實德懷集羌胡聞其惟心

子孫于今樂聞寶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胡固至三日而

兵合卒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沈欽韓曰釋名胡炙全體炙之各自

以刀割出肅宗卽位曰公主修教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

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曰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

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年

復代馬防爲衛尉

名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費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

施士曰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

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

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

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特宮掖聲執

遂曰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而畏之不敢與之計較也後肅宗駕出過園指曰問憲憲陰喝

不得對

時密詞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高指鹿爲馬責憲則陰喝之義

可知矣案續志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也沈欽韓

日方帝指問何能密詞左右仍從賢注噎塞解爲後發覺帝大怒

是齊策相疑虛獨高注獨喘息權貌獨喝義同

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

趙高解見靈帝紀集解先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

謀日官本注無趙下七字

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

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勤勤也猶曰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尙見

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

授曰重任

散未許疾篤上言實憲之姦惡貫天連地海內疑惑言憲何術以

迷主上流言噎吞深可歎息田氏登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

可見云云比范書宏傳所載尤爲深切然則當章帝世憲被寵任

橫溢如此宏言至迫若割膚而帝帝貽謀不滅遂陷無窮之禍視

明帝之察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曰侍中內幹機密

察何如哉

幹當爲幹

並中常侍

憲曰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之曰爲太傅令百官總己曰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

事無不從

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曰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

必報 初永平時謂者韓紆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各斬紆子曰
 首祭勳家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孫章之子集解
 彼既有子不得諡殤明矣沈欽諱曰袁來弔國憂崩也暢素行邪
 宏紀作郁鄉先諱曰官本注殤諱焉 倂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
 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
 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
 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
 曰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
 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
 十二人見續漢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 曰執
 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
 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南軍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
 作五吳仁傑曰凡軍皆有候北軍總于中尉故其候曰中候張蒼
 任人為中候是也其後中尉更名執金吾則中候之官亦隨之而
 改始元中有執金吾陳茂是也南軍總于衛尉其候官自名衛侯
 安得有中候耶 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
 刊誤言是也 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謂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 及羌胡
 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國陵故俗稱雍營 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
 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集解沈欽諱曰明志榆南單于屯屠河屠
 河單于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遠將軍鄧鴻鄧鴻少子及緣邊義從羌
 名也 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朔陽塞朔陽在五原郡音固
 喇武旗北故九原城東北 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
 先謙曰前志作柁陽此誤 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呼衍王須營等呼衍其號因以為
 呼延姓是其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集解惠棟
 後須營名也稽落山匈奴中 虞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靉
 山在燕然山南 海匈奴中海名也集解惠棟曰一作瀚見初學記 斬名王已下
 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集解惠棟曰官本注在塞下於是

溫嶺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程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
 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集解通鑑胡注北史燕然山在菟園水
 直陝西靈夏北二千里許抵俄羅 斯國界千餘里當即古燕然山
 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令班固作銘集解惠棟曰呂忱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
 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
 登升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錄萬機也周頌曰維清緝熙鄭玄注
 翼輔也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左傳曰小又述職
 明也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
 兵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
 與韓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雲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輻車也稱
 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 兵法有入陣圍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雜兵書云
 曰八陣益曰威神 八陣者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化陣四曰什
 陣五日衛陣六日輪陣七日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
 曰丹沮陣入日雁行陣 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絕大漠沙土曰漠
 直度曰絕 斬溫禺曰鼙鼓血
 尸逐曰染鈔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
 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
 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
 庭四校四面之校橫徂橫行也星流彗掃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
 庭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
 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 上曰據高文之宿
 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 憤光祖宗之玄靈下已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
 頻單于圍于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
 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快大
 也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揚雄曰以為不一勞者
 不久而逸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
 也上云紀漢威德下云照帝威德今振萬世皆 其辭曰鍊王師兮征荒
 是此意銘功而歸美於君體裁應爾注非

148. 72. 丹 續修四庫全書 正史類

裔美也詩曰於期凶虐兮截海外相土裂裂海外有截其

邁兮巨地界也巨竟也封神丘兮建陸竭謂之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

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日奮庸熙帝之載憲乃班師而還道

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

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

國威信致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

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

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

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關憲曰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

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集解惠棟曰宋志曰漠北酒泉崔駰

行塞雉膏不食方雨斷悔終吉有福足勝公儀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容五斗其傍銘曰

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

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

二十二人也集解先謙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

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

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

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是時篤為

衛尉景環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

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

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郎侯景汝

陽侯環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日侍中

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日漢還侍弟復遣車諸儲王等

歎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

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

私渠海而還憲曰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

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

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日耿夔任尙等為爪牙鄧

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教之徒皆置幕府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

出其門集解汪文臺曰袁安傳注袁山松書云憲日益橫盡樹其

皆其賓客私人於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

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見禮依三

公景為執金吾環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

尤甚奴客提騎依倚形勢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提騎二百

並為縱橫也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警

有司畏懼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日特進就朝位

環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為魏郡遷潁川太守集解劉歆曰案文

字實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

衰將作大匠衰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

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為侯環與其弟步兵校尉壽及母

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

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

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

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

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

北宮閉城門收捕疊嘉橫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

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環皆道就國帝日太

屢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

宗族賓客已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環言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

坐粟假貧人粟給也假貸貧人非徒封羅侯不得臣吏人長沙郡

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初寶后之諸梁氏憲等豫有謀焉

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徙九頃還路由長沙逼環令

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寶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

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眾連年已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猶

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已身名自終邪寶憲率羌胡邊

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

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覺

已降其實也降損也是曰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

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

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衛霍及憲也當青病奴僕之時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寶將軍念咎

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哉吳志諸葛瑾曰

之曰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

一鳴宮欲誅之日也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信矣曰此言之士有懷琬琰已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

懷琬琰以為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寶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

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入行七字東國集與寶

東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州縣居貧蓬戶

蔬食莊子原憲編蓬為戶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之子

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曰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

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

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

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集解惠棟

曰張衡云蓬萊太史祕府道家所貴衡再得之竊為幸也沈約云

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

章女年十二能屬文曰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

擢章為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遷屯騎都尉章謙虛

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寶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

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

頌德章自為之辭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崔瑗寶貴人誄曰貴

撰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

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孝順梁皇后傳云順

帝崩沖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寶后

嫉害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辜家屬坐徙九頃章德后之從

父昆弟章女為貴人與太后並寵章致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

至尊章惶怖太后內無忌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集解惠棟曰世

刻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唐系云章三子唐

統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提契河右奉

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叶韻憲實空漠遠

兵金山集解沈欽韓曰阿爾泰山在喀爾喀部即古金山在特思

諸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雖則折鼎王靈曰宣鼎三足

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實融列傳第十三終

後漢書二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三校補

寶融傳融高祖父宣帝時已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集解洪亮吉

曰至惠棟曰案世系寶賞襲章武侯徙扶風平陵為融五世祖

據史記侯表章武侯廣國傳子完孫常坐謀殺人未殺罪國

除前書恩澤侯表完作定常作常生此緣史表題名誤連坐罪

之坐作常坐故班表又謂生為生常生其實止名常耳賞常

形近當即一人前書外戚傳廣國本觀津人家於清河掠賞轉

徙至長安聞寶后貴上書自陳因得通顯始遷居長安其子嗣

侯必已就國長安固非其家也古世系由一世上至五世本逆

數之高祖即亦可云五世祖但常失侯在武帝元特元年而其

家遷扶風平陵則在宣帝時蓋常始因失國遷常山子孫有為

吏至二千石者宣帝時又自常山徙扶風平陵世系誤兩徙為一也

金城太守庫鈞集解錢大昕曰案下文云鈞為金城太守則此

時未為太守疑亦是都尉也詳下文係連類而及仍曰鈞

酒泉都尉竺曾集解惠棟曰案竺曾當從竹至孤竹君之後通鑑

胡注引姓譜下又云一曰天竺國之後錢大昭據前書西域傳已有

下不失尉佗注佗行南海尉左震曰注文尉下當有事字今案漢

其下固皆應有事字而范書及李注往往省去事字劉氏刊誤

亦未能備刊竊謂此如後世之有署事而公文但言署某官耳

未必皆誤脫也

友至高平注高平今涼州縣也集解陳景雲曰唐涼州無高平縣

當云原州平高縣今案高平前已見光武紀本傳後文與大軍

形近而誤

守節不回注回邪也案不回猶言不轉

迄今傷痍之恥未愈與袁紀合

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隴西太守劉盱討叛羌破

之亦見西羌傳或即其人

封勳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魏志杜

恕傳昔漢安帝時少府寶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

兄子猶見舉奏章勅紛紛案被文作安帝或誤

追至蒲類海注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集

解沈欽韓曰注蒲昌當作蒲類元和志庭州蒲類縣貞觀十四

年置今案舊志西州蒲昌貞觀十四年於始昌故城置縣東南

本隸庭州後來屬西州則注庭州亦不誤至蒲類舊志謂即以

海名縣亦不得云在庭州東南新志蒲類原隸西州後來始屬庭

州武后長安二年改庭州為北庭都護府事固在章懷已卒之

後蒲類亦於肅宗實應元年更名後庭元和志直以貞觀始置

尤考之未詳也

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集解劉效曰案匈奴水名多一奴字前

書匈奴傳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臣瓚曰

水名也與武紀注同未嘗言名有誤刊誤則據破奴水傳但云

匈奴河為衍奴字蓋以破奴為匈奴河將軍攻胡至匈奴水其傳再

言匈奴河皆無奴字耳然史記前漢書匈奴傳皆作匈奴河有

疑匈奴河表從票侯趙破奴亦作匈奴河將軍有奴字故周壽昌

擊匈奴遂以從票為侯名不過省文也且破奴以本從票騎將軍

名從票騎可省為從票匈奴河不可省為匈奴河詔制既有定

稱水名且緣而改易此周氏之說有可信者劉

氏刊誤必據一事而盡改之似猶未觀其通也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案袁紀云難勝之人不可汲引

發北軍五校注漢有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集解劉效曰注南

北軍中候案漢有北軍中候耳行南字刊誤言是也今案注

有南北軍北軍中候一人南北軍下誤脫北軍二字耳

傳言北軍注應先釋所起無突舉北軍中候之理也

南單于屯屠河河南匈奴傳

出捆陽塞集解沈欽韓曰今在吳喇忒旗北定也捆本紀作捆氣

木皆捆字轉寫之誤

遂臨私渠北鞬海私帝紀作和北原作比

憲秉遂登燕然山集解沈欽韓曰杭愛山至當即古燕然山

已見和紀章懷無注前書匈奴傳蘇師引兵還至速那烏燕然

山顏注亦不能詳其地蓋唐雖置燕然州而實寄在靈州之

將實憲故壘次於兔園水分路接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當在今之喀爾喀部近儒皆謂即杭愛山則固在今札薩克圖汗之東北當三音諾顏之中部也

寅亮聖明注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案二古文原作貳傳

寅亮也亮右也右者助也毛詩六月傳殷曰寅車先疾也鄭箋寅進也又大明涼彼武王釋文云韓詩作亮相也相亦助也前書莽傳引詩亮彼武王顏注亮助也寅亮聖明對登翼王室為文本謂進助聖明自章懷注誤引偽書選注亦沿其誤矣

焚老上之龍庭注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案前書

後因會諸部議國事曰龍庭匈奴傳言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又祠選注亦同皆未必合也當是匈奴語王庭稱王庭單于庭則稱龍庭耳

士有懷琬琰已就煨塵者案說文灰死火餘也廣雅煨塵猶灰塵

居貧蓬戶蔬食注論語顏回飯蔬食也案蔬古但作疏論語飯蔬食飲水釋文本或作蔬皇

倪義疏本亦作蔬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並云菜也惟注以為顏回則誤

卷二十三按補

擢章為羽林郎將注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

從也案續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秩二百石疑誤又章

原為校書郎漢時校書無專官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是章官本郎也擢官不應仍為郎羽林郎主宿衛宮省尤非所以處文士且傳文明云擢為羽林郎將當即羽林中郎將猶劉隆傳虎賁中郎將省言虎賁將耳注以羽林郎說之尤誤

雖則折鼎王靈曰宣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馬援列傳第十四子廖子嚴族孫稜 後漢書二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武帝時曰吏二千石

自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曾祖父通曰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

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

昌曰武帝至後漢光武初更入帝將百五十年而馬通至援尚止

東觀漢記通生實宣帝時以郎持節使君使君仲官至玄

則仲為實孫 援三兄況余員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

長平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增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

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穎川

足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出為河南太守

况曰汝大才當晚成集解沈欽韓

况不入廬廬舍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援外類傳後為郡

督郵有大畧由是為督郵也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

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資本客者故人賓客皆依援陳景雲轉游離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日注帥當作師前漢有牧師令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入百三十七引華嶠書云凡殖財者否則守錢虜耳集解惠棟曰虜乃盡散已班昆弟故舊貴以施也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薦之於莽莽曰涉為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太守為大尹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涉援為為類川太守案涉本傳袁紀誤也地理志作填戎音竹真反援為新城大尹莽改漢中為新城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祖以員為上郡太守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曰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也相善曰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陸衛曰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音義釋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襟衣集解錢大昕曰都答聲相近惠棟曰神秋下旬碑云孤嗣禪楚是單禪古字通也司馬相如凡將篇云黃潤織美宜制禪楊雄蜀都賦云筒中黃潤一端數金述所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為旗旄制當是蜀布也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為旗旄騎解在公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禮饗官屬甚盛欲孫述傳授援曰封侯大將軍位資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誡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備人形記日謂為備者不仁鄭玄云備備人也有面目機發此子何足久稽有似於生人也備音勇集解先謙曰官本備作備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謀獨狹如坎井之蛙事見

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惠棟曰東觀記囂遣援奉書京師袁宏紀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奏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人引入也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進臣集解先謙曰官本進上有後字東觀記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亦有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南廡下但曠坐故云簡易也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猶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曰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欽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曰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傳也援說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每接談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論語孔子自言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意不悻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援才畧兼人又好縱橫之畫故未得官待詔而已援曰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狼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言書記責警於隗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都器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軒如軒音音輕軒利反集解惠棟曰屬虞通俗文云車後重曰

軒前重日輕音陟利切沈欽韓曰淮南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解人問訓置之而不擊錯之後而不軒沈欽韓曰管子樞言篇愛人甚而不能利憎人甚而不能害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味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今聞與來初囂欲書深更怨臣臣自計無負於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集解王補曰袁紀作僕漢足下往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誦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作無以報陛下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集解先謙曰官本支作友劉放云案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曰春卿無恙文友當作支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集解先謙曰寂無音驛援問還長春卿楊廣字後漢書二十四 四

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集解沈欽韓曰史昭云表卑遙反肆師表齋盛注故書表為標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問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集解沈欽韓曰沈欽韓曰沈欽韓曰沈欽韓曰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元字惠孟李注引決錄平陵王惠孟此稱游翁當是其別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存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其作泣是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

苟厚士大夫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即其所常言以感人悟物者而窮其本情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辱也今更共陸陸錄錄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集解通鑑胡注言蜀若復也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集解惠棟曰史昭云果木華實相半曰槽櫪斷神也博雅木下支謂之棹櫪先謙曰槽櫪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集解先謙曰官本疑以飼馬之具為喻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集解先謙曰孺卿牛孺字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集解錢大昕理志郡國百有三此據平帝元始之籍也今云百有六所豈王莽以後又有增置乎洪亮吉曰前書諸侯王表孝平時繼絕有廣德廣世廣宗之國皆王莽篡後始絕而地理志不載援奈何欲以區所言百有六所內蓋有此三國此可以補前志之闕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又手從族乎切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又手從族乎萎媵弱也萎音於磨反媵音乃罪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萎媵縮貌咋舌不言貌又手不動貌謂豈可縮縮而聲聲措手以就族滅乎正誤云咋與齧辭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通鑑也前漢夫傳歸舌自殺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為論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載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郡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上下文闕意蓋以世祖意急滅囂故以車丞相相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漆縣屬欽動廣也本書蓋刪之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漆縣屬集解先謙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注見耿弇傳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注見耿弇傳未定也尤音以林反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日質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
 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驛眾大潰第一驛見實錄
 九年拜為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
 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
 莫能定十一年夏聖書拜援隴西太守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
 淵為太守羊喜為功曹涼部云三牲備具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集解
 先謙曰注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
 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
 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鬼驚在疊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閣
 門河蓋疾言之耳集解惠棟曰浩孟康關關皆音閣先謙曰注見
 馬武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
 谷允吾音松牙集解沈欽韓曰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
 潰復遠徙唐翼谷中集解顧炎武曰西甯衛下唐翼援復追討之
 後漢書二十四 六
 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
 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
 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聖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集解
 吳仁傑曰案莊周書腓無腓脛無毛急就章股脚膝體脛為柱踵
 蹠跟踵相近聚顏注脛腓骨也腓脛也然則脛與腓脛相近而
 不同援之中矢貫脛脛骨貫脛則乘其實矣又腓脛亦謂之脛
 山海經無脛之國脛或作脛郭注云脛脛也莊周書技經肯綮
 之未嘗集韻以脛為筋肉結處不言與脛通蓋偶忘山海經注耳
 惠棟曰東觀記云中矢貫脛脛上聞賜羊二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
 今破伯縣東五十里途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
 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塊曰壞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援上
 堅舊制置塞因山阻谷其蹊徑輒有侯尉故城不得妄動也案灌
 允吾當作允吾沈欽韓曰方言脛肥也廣雅脛盛也壞當為廢灌
 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
 水集解先謙曰湟水在破羌城南門前過上出則為害不休不可
 青海下入黃河流一千餘里其地謂之湟中

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
 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侯
 城字或作塢音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集解惠棟曰水
 渠引濫水種稻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
 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集解周壽
 外各侯王君長新莽時皆貶其位號故援皆奏復之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
 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氏道縣氏
 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日道集解劉放日注管當作有是漢書本
 文後人不曉誤之先謙曰在今秦州府清水縣西南上邽東南下
 邽東 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
 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
 以待下集解劉放日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
 但總大體而已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華嶠賓客故人日滿
 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
 長吏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
 太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集解先謙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
 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
 得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虜
 即燒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狀下伏集解先
 謙曰官本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集解
 狀作林是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集解
 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上大其順時不忤皆此類
 也 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
 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
 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更其表言帝從之集解王補曰援上書請
 一在解之條奏其狀也復鑄五銖錢曰富國之
 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入
 五銖錢見晉書食貨志

賦須髮眉目如畫東觀漢記曰後長安門五丈閉於進對尤善述
 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親聽自皇太子諸
 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
 集解先謙曰此史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
 文從其後官稱之今鄭州原武縣西北集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
 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曰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
 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甯縣皖音下殺皖侯劉閔
 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
 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
 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發而刺之傷發無所復依書奏上
 大悅出付尚書盡數日救黃門取頭發持入因取小黃門頭有
 刺者皆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黃門人將之
 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
 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後漢書二十四

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聖書拜援伏波將軍東觀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備城卑令印卑字為白
 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萬曉古文者事下
 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萬曉古文者事下
 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以信也所宜齊同萬曉古文者事下
 從後漢書二十四
 聽日案陳國有扶樂縣封國當在此未遠至九真也陸傳大
 云屬侯通鑑胡注九真無扶樂縣水經注扶樂鄉在扶溝縣也督
 樓船將軍段志等集解韓字段志作殷志也南擊交阯軍至合
 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列除
 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援好事至荔浦見冬荷名曰苞十八年春軍
 簡上言禹貢厥包楛楛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旬
 至浪泊上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葉榆水過交阯縣北分爲
 運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馬先謙曰浪泊元史與賊戰
 大羅城路大羅城西街之西即今西湖見大越史記注
 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集解沈欽韓
 在越南太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傳首洛陽越
 原府境

雲集通鑑胡注在鹿冷縣西南沈欽韓曰穴當爲究水經水注
 引竺扶南記曰山溪瀨中謂之究葉榆水注援將兵討側側走
 入金溪突中三歲乃得紀要究山在太原府西弄石縣境有巖洞
 可通行舟或曰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釀酒勞饗
 軍士注云以佳日釀酒音所宜反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
 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日車
 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爲郡掾吏
 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形段遲緩也
 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
 里間集解先謙曰東觀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集解劉
 文重當作熏周壽昌曰案重蒸言下潦上霧兩重相仰視飛鷲跼
 蒸也不必改熏先謙曰東觀記作熏案重字亦通仰視飛鷲跼
 跼墮水中鷲音都跼音都集解先謙曰東觀少游平生時語集解惠棟曰
 注云平生時語也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
 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
 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
 真郡居風今愛州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都陽十八碧在思恩府
 西北六百里今土司治紀要居風今越南國清化府西北都羊帝
 紀作都陽山名御覽五百九十四引東觀記援征都斬獲五千餘
 人集解先謙曰東觀人嶠南悉平嶠音嶠嶠音嶠集解先謙曰東觀
 日水經注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
 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餘艘自入交阯於今爲盛十月
 後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象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
 林巨數犀象所聚羣牛數千頭時見象數百爲羣又分兵入無
 乃靖云袁宏紀徒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奏言西于縣戶有
 三萬二千在西于縣屬交阯郡故城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請分爲
 封溪望海二縣許之並屬交阯郡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
 溉曰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駁者越別名集解先謙
 制曰約束之自後略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駁者越別名集解先謙
 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目討賊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
 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獄

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
 名馬於交趾得路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程
貴而關丈餘初成懸于庭刻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還上之
 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爲在馬者
 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已別尊卑之序有變則已濟遠近之
 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
日騏驎負鹽車垂頭于太行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
 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
 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已爲傳聞不如
 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
 之於後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鑄作銅馬法獻
 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
 後漢書二十四
 騎中帛氏口齒諸氏醫醫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已爲法援銅
法曰水火欲分明水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
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
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
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滿欲深長而膝本欲起
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蹄音居奇反集解劉效曰
注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滿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
字上惠棟曰注腹下欲平滿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
 於宣德殿下集解惠棟曰東觀曰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
 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
 有善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
 漢書曰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
 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集解王會汾曰案九郡乃
 武帝紀中語至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崖故
 前書地理志交州刺史部止有七郡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
 耳今我微勞猥獲大縣功薄賞厚何已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
 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冀見要

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集解惠棟曰史記鄒陽傳云子
尸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
 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
 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
邢臺縣南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實固曰凡人爲貴當使
 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
 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
 谷障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援行亭鄴到烏桓侯者見漢軍至
 虞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
 答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援小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視不爲
禮姚信士緯云援憑几而見梁實子弟袁宏紀云援於人汎愛
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
耳何足畜乎有奇異於眾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松尚舞陰公主爾雅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
 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也雖貴何得失其
 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謂之退不松由是恨
 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鄒元注水經云武
備溪西溪瀟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蠻之子孫
也土俗雄作熊備作明備作武在今辰州界集解先謙曰東觀記
劉尚作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
 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嬰錄哉是翁也嬰錄勇貌也東觀記作曠哉是翁曠音遂遣援
 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
 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杜愔曰集解惠棟曰袁吾
 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集解王補曰通常恐不得死國事今
 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
 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集解通

固之選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至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音字充反集解沈欽韓曰沅陵在常德府沅江縣界先諫曰歷代志皆以武昌府通城有岳州府巴陵臨湘諸縣當漢下雋當日進兵時事無從攷矣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縣東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韻三百里山下有援停軍處徑曲多險其中紆折千灘元和志云在沅陵縣東四十九里沈欽韓曰壺頭山在沅陵縣東北百三十里接常德府桃源縣界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蓋其喉咽蓋持也集解先拊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避炎氣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集解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奔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集解先諫曰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已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奔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集解先諫曰降松宿懷不平受其拜

遂因事陷之集解王補曰袁宏於上而帝大怒迫收援新息侯印綬是意畏養望者反優矣其說非也惟胡寅最當事理其言曰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之乘驛責援代監告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邪不然有臣如援

而不保令終其為君初兄子嚴敦並喜談議並余之子也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議刺

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說文曰也詩云親結其縵毛萇注云縵婦人之褱也女施衿結褵爾雅曰縵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縵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集解沈欽韓曰陳祥道禮書縵帶曰衿帶結而垂曰縵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集解先諫曰言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鵠者也鵠鴨也集解通鑑胡注毛晃曰舒鳥俗謂之鴨鵠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集解惠棟曰漢錢三千其狗半之捕豺一購錢百兩雅釋獸云熊虎醜其子狗也以相形非必指熊虎之子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已為言吾常為寒心是已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曰誠兄子集解惠棟曰王充云父兄之書此言當而梁松寶固已之交結集解先諫曰曰字無義將扇為伏波發也

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承初援在交趾常解苴實用能輕身省慾已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苴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南方苴實大援欲已為種軍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還載之一車時人曰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

曰聞及卒後有上書諸之者曰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

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昱司徒侯皆曰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

惶懼不敢曰喪還舊坐裁買城西數畝地瘞葬而已裁僅也與纒同瘞草也

不歸舊坐時權葬故稱集解惠棟曰水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

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曰示之方知所坐

王補曰征蠻之功即援之功罪成而病卒宗均席其威信承制招降以

收其成均之功即援之功罪成而病卒宗均席其威信承制招降以

內不聞其過家人不知所坐賈胡之譏明珠之謂何以示天下乎

光武於援家伏闕請罪則出松書以示之松固在中則以朱勃所

上章使讀之於朱勃之血誠申訟則不報焉所謂介介惡是者援

蓋早慮之矣馬革裹葬恰慰平生特難為推心置腹明見萬里之

侯印酷於韓彭之菹醢也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

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

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論語周公謂魯

怨乎不以無後漢書二十四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

求備於一人海島高祖追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

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

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

遂降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于燕燕

聊城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巧言如簧類善也詩云

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集解王補曰此下袁紀有以四年冬

州隗囂擁兵於隴冀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崎嶇也觸冒

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國

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訢為我死日若入

不出請訢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向臣

以鼠首可乎訢之首猶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向王以首

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難謂援使隗囂也宜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

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漢下隴翼路斷隔集解王補曰書鈔此下有唯獨狄道為國堅守

士民飢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

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執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

者執也集解王補曰文選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

也存幾亡之城幾音祈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翼路平而獨守空

郡守音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

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間復南討立陷臨

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曰久而立功

或曰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

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

害氣僵死軍事後漢書二十四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

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

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

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

魏遠於市謗臣者過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

三人願王熟察之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貨集解沈

洪範傳農厚也疏引鄭注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曰

農讀為醜說文醜厚酒也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曰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

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

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言其僅豎無

豎儒幾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曰功除公羊傳曰

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曰功除公羊傳曰

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曰功除公羊傳曰

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曰功除公羊傳曰

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曰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曰厥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

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奏報歸田里集解王補曰袁紀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

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辭言嫺雅音間嫺雅猶沈靜也援裁知書者回旋皆中規矩

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曰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

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願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字石磐王莽從子若孫勿令遠詣關謝

兄平阿侯仁之子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馬嚴姊壻父平阿侯王述案恩澤表刺侯仁生述則磐當為仁孫也莽敗磐擁富貨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

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素長者猶貴人鄭眾辭皇太子山陽王之聘梁松諷以長者意不可違是也錢大昕曰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是長者為貴人之稱王補曰袁紀援謂所親曰王子石策士也今游京師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

邱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曰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曰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集解劉歆曰案肅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蓋是容字容有此也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祖不禮趙王高氏女壻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曰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集解王補曰袁紀种歎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宮南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曰為將相器故曰客卿字馬儀虞卿並為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遊二帝及定節立謀曰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實固梁松王磐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讓構易夫利不在身曰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目之斷義必屬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怨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廖字敬平少曰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

後漢書二十四 七

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曰勅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

百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

續繼為首服秋素為冬服輕續繼為首服秋素為冬服輕

納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

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瘕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劉劭

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難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

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身衣大練練裙也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

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呂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

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七絺成帝下詔務從儉約禁斷

位易帷帳去錦練乘輿席緣繒而巳成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

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為儉並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恒卦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

象又玄體兌兒為毀折後或有羞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左

作互誠令斯事一竟竟猶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

目當警人夜誦之音昔人無目者也古者警師教國子誦六詩前

不可宣露故於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曰詢訪廖性質誠畏慎

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辭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

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曰特進就第

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曰是稱之子孫為步兵校尉太后

崩後馬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勸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

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道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

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後詔還廖

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曰廖先帝之舅厚加賜賻使者弔祭王主

會喪諡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

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集解官本考證

防字江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公平別本又永平十二年與弟

光俱為黃門侍郎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永平十五年上始徵

可不須殺馬其各以奴與賣固等謀出塞無殺馬故事防言宣帝時

言前後相違怒不與殺皆言案軍出塞無殺馬故事防言宣帝時

五將出征其奏言何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

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殺上善其用意微至救下調馬殺防

遂見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

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漢拜防行車騎將軍事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六十四引華嶠書云位列九卿班同三府與耿恭同征盧水羌曰長水校尉耿恭副將

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

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

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

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

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

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

城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

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

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

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

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敗防乃引

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

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防與耿

恭從五溪檣檣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在隴西臨洮縣

也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市騎將軍城門校尉如
 故三年八月辛巳還京師車駕幸其第厚加賞賜使防歲舉吏二
 人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
 頽陽侯光為許陽侯集解惠棟曰案下詔稱許侯陽字衍東觀記
 光以為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
 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寺北宮洪頤煊曰和帝紀許侯馬
 是衍字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曰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
 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特以前參醫藥
 護亭一千二百五十戶勤勞省闕安西羌增封侯國以襄城
 防身帶三綬貴寵至盛屢上表讓位俱曰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
 年拜防光祿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
 云將親騎宿衛宮省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
 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謙曰東觀記十二月
 見章紀子鉅為常從小侯以侯故
 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
 旅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筮日之儀
 陳服于房中西廡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
 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
 吉辰加爾元服爾幼志順爾成德集解劉放曰注士冠特拜為
 筮于廟門案文少一日字先謙曰官本注筮日作求日特拜為
 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其內則含
 德章臺天祿宣揚薛綜云皆在應
 門也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曰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
 廬中山王馮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二十
 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曰特進就第
 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
 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近帶城郭妨困小民多聚聲樂曲
 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
 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
 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
 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曰禁遏
 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
 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為司隸校尉梁松
 所奏也先謙曰據松傳殺于顯宗永平

四年馬氏之敗在肅宗 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
 建初八年松殺久矣 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德田廬有司
 勿復請 留之於京守田 曰慰朕消陽之情 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 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 東觀記曰光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感傷形 帝曰是特親愛之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帝與
 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承元二年光為太僕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
 萬以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
 憲逆自殺 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
 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恩自出 家屬歸
 證明光無惡謀光子上書迎光喪葬舊葬詔許之 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
 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曰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
 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承初七年鄧太后詔請馬
 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集解
 日案水經注朗一作復承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
 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
 扶風曹真為相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
 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洛陽留寄邸朱仲孫舍大奴
 步護視之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余王莽時封致符子蔡邕集余
 封中水侯也又注平河侯述元始四年嗣建而好擊劍習騎射東
 武二年封先謙曰注平河侯述元始四年嗣建而好擊劍習騎射東
 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集解劉放曰注其故門
 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周壽昌曰案東觀記原
 說其字即指援之故門生也注係截引故字句微闕 後乃白
 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 徒祭酒陳元受
 之 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 大人長者仕
 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 集解惠棟曰敦女宗姜娶太
 敷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 鉅下地名

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集解先謙曰嚴

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

年皇后敕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

仁壽聞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

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

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

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一人秩

尤古天子好五兵故帝親御阿閣阿閣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

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集解惠棟曰徵拜侍御史復遷中丞也東

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除子鯨為郎鯨音持充反集解先

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

封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肅宗初立汲汲曰臣聞日者眾陽之

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卷之詞言王者

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曰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無功不黜

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

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已刑法中音陟

解先謙曰官本注陟作丁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鮪

鮪音洪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揚州刺史倪說

倪音五兮倪說音悅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也又選舉不

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

能否曰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

丞相府助督錄諸州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

事唯丙吉曰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

不案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曰崇虛名罔養猶或

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責其事

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曰法令傳曰上德曰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

言濟猛猛言濟寬左傳鄭子產諫子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

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鮪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集解何焯

將字東觀記云嚴為五官中郎將邊境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

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曰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

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實固諫先帝出兵西

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實勸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

勸女為皇后實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曰告實憲兄弟由是失

權實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惡集解先謙曰風聞令曹褒郡界清

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邊急各曰

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

卒如言典郡四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中嚴病道功曹史李

斤葛縛佩刀書刀革帶付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

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實氏

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實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

永元十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固

仇欲鯨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

治詩博觀羣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著漢

之周壽昌曰續奉詔繼固成天文善九章算術方田第一粟米第

志見曹世叔妻傳而此傳不載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

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集解

日續先為張掖太守永康遷度遼將軍和元年遷也所在有威

恩稱融自有傳

樓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樓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曰樓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毅貴民飢奏罷鹽官曰利百姓賑貧羸薄賦歛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樓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實憲西屯武威樓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曰樓為丹陽太守樓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單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曰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循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循而走亦莫余敢侮

虛受堂

孟

馬援列傳第十四

後漢書二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四校補

馬援傳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注是時員為護苑使者錢大昭

使者前書百官表雖不載此自然王音當薦谷永為之見永傳今案袁紀亦作護苑吏

而簡易若是注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橫坐但官本作和與聚

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官本無

夫居前不能令人輕輕原譌輕據注輕音涉利反官本陸

不自知其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其作泣是錢大昭曰知其下當

泣案通鑑其亦作泣知本無其字

來欽奏言隴西侵殘案侵讀作

援中矢貫脛集解吳仁傑曰案莊周書腓無胫無毛至惠棟曰

東觀記云中矢貫腓脛案集解引東觀記當置吳說之前吳說

加以案語但全錄之惠說自可省也又今聚珍本東觀記作貫

也腓脛也足由膝至踝其間謂之脛脛之言莖也如莖之載

物也腓脛即謂脛骨後之肉亦曰腓脛易成其腓脛注訓腓為

脛毛是矣分言之則前為脛後為腓莊子腓無胫脛無毛賦者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脛曰脛史記龜策傳壯士新其脛即新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

子與傳西河儀長孺案氏族略儀性衛大夫儀封人之後然猶夫論志氏性帝舜之後有儀氏禹時有儀狄見

戰國策又左傳陳有儀行父皆在前

備此數家骨相曰為法注蹄欲厚三寸案厚三寸與齊民要術合官本三作二

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注漢書曰平南越曰

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

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集解王會汾曰案九郡乃武帝紀中語

至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耳今案儋耳珠崖後雖相繼作

之始言之故章懷以為不合王氏反謂注為失考非又章懷所

但實融傳已云任葛效尉佗制七郡其於佗當時情事亦未必

合直是南海七郡本為當時慣語故援亦忘數儋耳珠崖耳

雙鏢哉是翁也注雙鏢勇貌也官本注無也字

明年春至臨鄉集解臨鄉蓋鄉名存攷通鑑胡注引水經注武陵

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

今案臨鄉之名傳凡三見耿舒言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朱勃

言謂復南討立臨鄉而後世求其地之所在殊無可據以確

定者以朱勃書立臨鄉水經注援討臨鄉觀之似本奚蠻地

名水經沅水注又言臨沅縣南對沅南縣荆州記則謂臨沅縣

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溪援討臨鄉而

建城治則沅南縣蓋即臨鄉故地而亦分臨沅以增置之耳

南之號胡氏之引水經注意固有在也

松宿懷不平注以援往受其拜案祖道之盡言還書之啟費皆

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注喜音許吏反官本注不盡在受拜也

皆明珠文犀注犀之有文彩也案之當

棄葬而已注曰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葬案時權二

馳深淵入虎口豈願計哉注謂援使隗囂也案按本為蜀送質子

則援與囂子同為陷於深淵虎口也援為隗囂使漢未嘗為漢使隗囂注說蓋誤

執如轉規注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案

規猶轉圓取其執之順也前書梅福傳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圓注可證集解王補曰文選王

仲宣誅注引作轉圓案此引作圓當係誤字陸鍾石則第計

銖鋤先零案官本

土多瘴氣案原作瘴氣

猝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注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

鄆至願主熟察之案龐共魏策作龐葱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案觀下文報歸田里則朱勃上書之時必

書奏報歸田里集解王補曰袁紀書奏不報歸田里至補案本傳

報上奪不字案袁紀不字必係誤衍果不報則但書不報文義

不待報而自歸亦不必言歸田里當時帝方盛怒勃固無

許之不以其訟伏波為罪即意稍解也

百當督人夜誦之音注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

誦也錢大昭曰夜誦樂官名已詳前

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錢大昭曰案前書臨

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錢大昭曰兩司馬即下文司馬夏

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錢大昭曰續志和羅

遷廣陵太守至賑貧贏薄賦斂官本敘注棧在廣陵蝗蟲入江海

化為魚蝦官本注非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魯恭弟不 後漢書二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卓茂字子康 集解先謙曰李善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
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 習詩禮及
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
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爲人恬蕩樂道推賢不爲華貌
嘗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
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
解與之挽車去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乃步挽車去 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
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後漢書二十五

後漢書二十五

後曰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今洛州密縣也集解勞
心諄諄視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 舉善而教 集解周壽昌
南太守歐陽歆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魏志徐庶
傳詔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願勿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知漢魏
以來讀論語法 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家語曰必子
忍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屬也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
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 集解先謙曰蜀俗 將平居
自曰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
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曰遺之吏既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做人矣凡人所曰貴於禽獸者曰有仁
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曰相親況吏
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
紀禮義曰相交 集解先謙曰東 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

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
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曰禮教汝汝必無怨惡曰律
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
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 東觀記
與茂並居久之吏 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 集解惠棟曰
人不歸往守令 集解先謙曰 始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 集解先謙
十八引續漢書作河內二十餘縣河南 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
作河內蓋誤類聚五十引與傳同 有五部部有督郵
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
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 一遷茂
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曰病免歸郡常爲門
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曰茂爲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

後漢書二十五

二

願問應對本有儀射 後漢書二十五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曰年老乞骸骨歸時
一人中輿轉爲祭酒 東觀記曰茂時 乃下詔曰
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 乃下詔曰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
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王子比
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周天封比干之墓命 今曰茂爲太傅
畢公表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 事見史記 今曰茂爲太傅
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東觀記曰茂將論亦作大傅宜德侯卓茂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單復具謂之襲集解惠棟 復曰茂
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
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集解蘇輿曰茂於顯宗時圖畫雲臺
舉以風末俗故後世承其意附於功臣之列也桓帝延熹子崇嗣
中悉毀諸祭祀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見循吏傳子崇嗣
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汎鄉在項那 崇卒子琴嗣 琴音丑金反
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

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
王莽時並名重當時集解劉歆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休字子泉
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縣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本以新野後
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
歐血託病杜門自絕集解先謙曰休光武即位求休勸子孫賜穀
呂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
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曰宣襲封安眾侯集解顯炎
表云安眾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侯集解顯炎
龍建武二年以崇從弟紹封宜或即龍之誤集解王補曰光武之
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豈傳集解王補曰光武之
莽故詔特言東身自修執節固范史於傳未類紀同志六人事
得其旨矣通鑑僅以謂旌循吏大為失之再觀平蜀之日忠節志
義之士並蒙旌顯益知光武崇尚名義意有專屬而東都志節之
盛實基乎是唐贈堯君素表韓通明徵巴延資中其諸助於此
與

後漢書二十五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越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越虎怒也詩
嬰城言以也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也字書曰倥傯困也給足也卓茂
城自嬰繞也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也字書曰倥傯困也給足也卓茂
斷斷小宰無他庸能也惠棟曰廣雅云斷斷猶無它技集解時
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
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曰招於是蘊憤歸道之責蘊積
越關阻捐宗族已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
鄰於恕校報也鄰近也曾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謂為人所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引戴延之西
恭葬山南此蓋別一其先出於魯傾公為楚所滅遷於下邑集解
魯恭係山陽金鄉人日史記作下邑徐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
廣云十一作下匡設六筦之法以父某建武初
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筦之法以父某建武初
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

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賻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
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祖時魯閉戶誦經絕人間事兄弟俱為
諸儒所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
每歲時遣子問曰酒糧皆辭不受也問遺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
疾不仕郡數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
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
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曰經明得召與其議與音熹復舉恭直
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曰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集解汪文臺
御覽二百六十七引續漢集解汪文臺
書云道民以孝推誠而治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集解
日東觀記云宿訟許伯等集解汪文臺
爭破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
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

後漢書二十五

之續漢志曰縣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貫寬貸也
於是吏人信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民李勉為母所害建初七
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
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恭隨行阡陌俱坐桑
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
瞿然而起瞿音久住反集解先謙曰與恭訣曰所曰來者欲察君
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
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曰狀白安集解汪文臺曰
漢書云安美其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
治以屬屬縣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
矜功封以言府即奏上尹以機勞曰君以名德久屈安因上書
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
軍實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有竊見實憲耿秉
銜使奉命暴歸於外見御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
欲已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
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已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
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
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集解王補曰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
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蹕和帝章和二年二
三時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
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已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已事戎狄
誠非所已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
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

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邪故獲上天
之祐史記古公修後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
盡去邪止於岐山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歸於岐下旁國聞之
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
位追宗古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躡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
公為太王放也言平坐路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躡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
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羈牛羈也集解
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
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
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
孚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
它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親孚作親乎言甘雨滿我之缶誠
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
來附而吉也集解劉效曰誠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當為它注
文甚明惠棟曰上云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他謂遠方也荀爽註

比初六爻之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俗
皆來親比故无咎也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荀註云缶者應內
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它也象云有夫曰
他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子夏易傳亦云非應曰他也有夫曰
德勝人者昌昌曰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通鑑作破案袁
宏紀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遠滅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
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
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實因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
至涿邪山無所見而白山之難不絕如繩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形固
還下獄免為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繩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形固
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繩也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焉書龜茲
共攻沒都護陳睦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
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
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願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
度不足度音大各反集解通鑑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上下相
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
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
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
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集解劉效
當作休罷士卒已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
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
召諫見問曰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邊樂安相章帝孫子乘王寵
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集解是時東州多盜賊羣
先謙曰唐淄州高苑今青州府高苑縣治相和帝改千乘
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相和帝改千乘
等率支黨降恭上曰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十里其餘遂自相捕盡破平之州郡已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
八月飲耐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
乘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侍中職問應對法駕勞問甚渥冬遷光祿
乘出則多議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

後漢書二十五 五

後漢書二十五 六

後漢書二十五 六

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呂蓋為司徒漢官

呂蓋字君上范陵人集解錢大昕曰和帝紀在十三年先謙曰范

陵官本作范陵案和紀九年呂蓋為司徒注云蓋字君上范陵人

官本同續志河南尹正作范陵苑宛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

為郎中賜駙馬從駕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弟亦為侍中兄

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瑒帝即位曰

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初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曰苛察為政因此遂盛

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

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

時令以行事也言順月令所曰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

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呂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

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後遂

位因曰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集解通鑑胡注連謂

留滯不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而近

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

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連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集解王補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

又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集解惠棟曰案卦氣圖姤五

月之卦也王補曰袁紀作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

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經曰后曰施令諸四方象曰天下有風

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后曰施令諸四方象曰天下有風

集解王補曰袁紀此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元散今

下有擾百姓三字爾雅曰權輿始也萬自三月呂來

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物皆含胎長養之時集解惠棟曰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高誘云斷者

定其輕重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禮記云

而施行也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禮記云

苦雨白露之類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日高誘云挺者緩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宿直昂昂為獄主殺八月人傷於疫大陵之氣

名春秋合誠圖曰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集解通鑑胡注不

大陵主死喪也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集解通鑑胡注不

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

也臣愚曰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曰立秋為斷

曰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曰和刑罰曰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

曰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曰下會議恭議

奏曰集解王補曰袁紀此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

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

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星辰昏旦

皆夏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

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

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儀卜得吉日牲禮

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易曰潛龍勿用乾卦初九爻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

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

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言五月微陰始起至

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

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日天統謂周

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日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

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日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曰致時雍然從變改曰來年歲不熟穀價
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
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集解惠

集解惠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集解惠

君子曰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

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曰報囚如故事報囚

決也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

其者舊大姓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

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孔子之言也論語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

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

顯故不曰剛直為稱三年曰老病策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恭自

輒遣小黃門問疾強起者數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曰兩子

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

其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平隸法丕平字相類未詳孰性

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

曰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曰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

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

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

高第集解王補曰丕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

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

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

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

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

便時移住學宮不止不聽學宮謂學舍也集解先謙曰王乃上疏

自言詔書下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葬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

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曰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

目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

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為人

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恭等皆備

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員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

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

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曰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狼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

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

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圖也矩方也

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集解通鑑胡注漢儒專門名家各守

大義以申其師之說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

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

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向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禹曰吁厥身修思永傳敘九族在知人顯周公箕子之所陳

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人則化可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解人文作解人之文

陛下既廣納審審曰開四聰無令芻蕘曰言得罪芻蕘採薪者也

既顯嚴穴曰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

子劬

免承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為

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三老解見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喬卿集解注文臺曰御覽五百二十二初學記十七引續漢書云字喬卿先謙曰東觀記與傳同一本作字延年

濟陰句陽人也州府河澤縣北三十五里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

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建侯霸以所乘車馬遺送之至成皋即官有乘車者入遷和帝

時為鉅鹿太守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兒嫂在家勤苦而已獨尊樂故常服舊衣不

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躬耕農與兄弟同苦樂不得有

異鄉里皆慕其行化之御覽初學記同又云臨郡終不遣吏歸鄉

承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性清約質樸為政寬恕正色而已不吏或

求備于人據史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終不暴揚其惡

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諍訟遂息永元

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霸為將作大匠吏明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過之事

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

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

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曰病致仕為光祿大

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霸妻死長兄伯為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

案前跪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直而遂失計永初五年拜長樂

衛尉曰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

占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風角也觀四隅之風

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崎音三宜反集解惠棟曰太尉劉寬碑云寬

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

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也論語曰曾桓

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大將軍梁冀也集解惠棟曰案

雲之志三公莫能致之大將以禮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

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集解先謙曰東觀記

遷兩博士未嘗拜也傳至大中大夫始云遷其前自長史入登侍

中史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集解惠棟曰洪道云碑云熹八年地震有

太守集解注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書云為典歷三郡溫仁

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曰為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吏

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集解通鑑胡注古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

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觀引學

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

行日有所化集解注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靈帝初徵拜太

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傳云華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

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

靈帝頗好學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為酒所

加也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

乃答曰臣任責重大恆憂心如醉且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

酒晏乃還臥於閣內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為死狗罵畢即束帶

來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而醒耳願見哀恕案此則合

事後詳孰是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

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京師曰為

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音管客不堪之罵曰畜

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願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

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患伺嘗期會集解先謙曰官

引東觀記亦云伺嘗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

遠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集解汪文臺曰書鈔百四十四引續漢書云得

無爛汝手乎更衣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目曰食策免拜

衛尉集解惠棟曰碑云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光和三三年復代段

頰為大尉在職三年目曰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目先策

黃巾逆謀先策謂預知也目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遂音錄中平二年卒

集解惠棟曰碑云天子閣悼惻但發手筆為策使右中郎將張梁

持節臨弔賜珍賚有加典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諡曰

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于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愍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童兒不寬捕雉也

霸臨政亦稱優緩

虛受堂

志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終

後漢書二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五校補

卓茂傳性寬仁恭愛注推實不為華貌自本推作雅案作雅實與通鑑合作推實亦與東觀

記合推實即推誠非字有誤

光武曰宣襲封安眾侯集解顧炎武曰至宣或即寵之誤陳景雲

承書安眾侯有預討王莽佐平王郎大功非避世者今案謝承

書言安眾侯事見李通傳注其書以安眾侯為劉崇本繆誤不

足據宣與寵自係一人其隱本以避禍既出自當致力功名與諸劉同也

魯恭傳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洪亮吉日水經注戴延

之西征記焦氏山北數山漢司隸校尉魯恭葬山南此蓋別一

魯恭係山陽金鄉人今案洪說失考據水經濟水注引西征記

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其作數

人見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亦非金鄉人金鄉山陽昌邑

鄉縣後漢始增置與地廣記謂即分昌邑縣地置之其先出於

魯傾公案傾乃頃之誤史記魯世家可證

與母及不俱居太學習魯詩案此文當有脫誤婦人不能同居太學習經也

盡諒陰三年集解王補曰盡疑衍字在案實意求擊匈奴以贖死

制從憲言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用兵匈奴

內則太后主之制歸咎家宰意謂既已逾年改元不聽言及太后

但舉諒陰之制歸咎家宰意謂既已逾年改元可自制止不必盡諒陰三年不言耳盡字非衍

遠感於史侯河西錢大昭曰史侯南

前太僕祭形問本形多作形致與从丹之形混亦有竟譌為形者此依本傳正

白山之難不絕如縷注白山即天山也自本注言形固俱擊匈奴

固至天山形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縷案白山之難至以爲

指北匈奴攻車師師耿恭救之被陷幾死惟餘十三人得還故曰

不絕如縷也據耿恭傳乘輿與寶馬出白山擊車師又寶馬傳因

送破白山降車師是恭救車師亦必戰於白山恭傳范光從山

北迎恭所謂山即白山也若寶馬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

斬首千餘級觀是乃白山之勝不得云白山

之難且與都護陳睦之陷沒無涉注說殆誤

敬若天時注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案易後天而奉天時虞翻注云謂承天時行順也引書分天時為二事似未合

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集解先謙曰至官本宮作官是謹案前書何武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汲古本文注作官自本文注又皆作宮禮天子曰辟雍諸族曰領宮學宮即領宮也趙本王國似作宮不誤

魏霸傳典作順陵錢大昭曰漢帝紀作慎陵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

劉寬傳父崎順帝時為司徒集解惠棟曰太尉劉寬碑云公之考乃作司徒輔毗安順勳載二葉錢大昭曰據碑文是崎於安帝時已為司徒碑言當時事必不誤今安紀寬傳皆不載疑范書失實今案崎於永建四年始由宗正為司徒見順紀其在安帝時雖未為司徒亦固在九卿之列不礙言輔毗也碑文但舉後官似不必泥

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錢大昭曰嘉當作嘉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案常當作嘗涉上伺當期會集解先謙曰官本期作朝是至伺當朝會謹案前書陳遵傳叩首白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凡諸尚書期會亦當朝服將事期會不常有故必伺之朝見有常期不必伺也且朝與會乃兩事言伺於於文反滯似

呂先策黃巾逆謀錢大昭曰太尉劉寬碑云先是時也狂寇張角妖逆公仰觀見象上過其源未逮諫討亂作不旋帝乃追賈先謀賜之土田今案此寬明星自學之證也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伏湛後漢書二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慶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曰詩

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湛性孝友少傳父

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曰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

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改河

內為更始立呂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

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

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糜糲糲糲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悉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

分奉祿曰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

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曰示百姓集解通鑑胡注諸郡各有門下

督主兵衛湛自案裏紀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

蒸民為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真主門下督欲起兵湛

曰孔子誅少正卯為其惑眾於是吏人信向郡內曰安平原一境湛

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徵拜尚書

集解惠棟曰案袁山松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

湛於建武二年拜尚書帝曰湛才任宰相拜為司徒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

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

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

集解先謙曰注見明紀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密

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須伐密見史記集解

惠棟曰伏生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二年伐邾必先詢之同姓然

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後謀之羣臣加占著龜曰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文曰

雅曰爰始爰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

弟曰爾鈞援與爾臨衝曰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鈞援梯所引

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伏惠公諫曰

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

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

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

麥之家多在城郭間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

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竟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

化漁陽曰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

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

恐懼集解先謙曰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

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曰中土

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賊帥徐

東觀記獲索賊帥古師郎富平賊帥徐少下云據富平作獲索者誤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遭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

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曰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頭沛

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集解惠棟曰鄭元儀禮鄉飲酒禮注云今

射祭祀皆似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邊俎皆如士制遂施行之

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而河南尹司隸

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

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

唐虞曰股肱康文王曰多士靈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

多士尚書曰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

股肱良哉玷缺也自行束修謂年十五以上集解惠棟曰王莽傳

玷云自初束修師古云束修謂初學官之時周壽昌曰蓋漢時必

年十五而始入學官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

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

正也集解先謙曰朝歌今衛州衛縣東北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

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曰宰相之重眾賢百

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

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

本注令改今引劉放曰案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可曰湛代

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

復越職觸冒曰聞十三年夏徵敕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譙

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翕嗣

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曰

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

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

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

書數射御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集

惠棟曰史通云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又自采集古今刪

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無忌卒子質嗣官至

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公主名

紀女為孝獻皇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完生五男一女曹操殺后

集解周壽昌曰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

故東州號為伏不闕云

隆字伯文少曰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集解惠棟曰仕

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疆兵

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

告曰乃者猗臣王莽殺帝盜位集解周壽昌曰宗室與兵除亂誅

莽故羣下推立聖公曰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尚書刑德陛下神武奮發曰少制眾故尋邑

百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已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

地大形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曰宗室

屬籍集解惠棟曰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爵為侯王不知

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

已拔睢陽劉永奔進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

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或

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詣闕上書獻鮪魚郭璞注五蒼云鮪

日鮪無鱗有鰓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其冬拜

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

拜令長曰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

說齊王廣下齊七十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

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音以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

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其守二州隆不

聽二州青州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

隆奉使無狀言罪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

畔心不附之願已時進兵無已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

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曰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

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曰

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

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

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盡落在匈奴中十

九年乃得歸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集解王補曰延平陳氏曰伏

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

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棺斂太中大夫護送

喪事詔告琅邪作家曰子援為郎中集解惠棟曰漢法

名班史 哀帝立目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温順哀平間作侍

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政少府曰共工集解惠棟曰案前赤眉入

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

伴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

封栒邑侯栒音所得租奉分贍九族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當受

不難弘怒悉賤家無資產曰清行致稱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

重義有公徒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

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新治漢治也幾近也前書班

治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馬集解惠棟

曰李殿學云去在固前如何反引漢書注誤於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何譚

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已薦

子者欲令輔國家曰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曰亂雅頌非忠正者

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淫淫志能自

改邪將令相舉曰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

所已薦桓譚者望能曰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集解王補曰宋宏於是君子矣既召譚而責之又訟言於帝前引

為己罪譚果知譚之非經獨奈何進繁聲以求悅邪此之謂不知

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

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猶繼也集解惠棟曰班固奏

盛名德冠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弘當識見集解

輝當世之俊彥也先謙曰官本雅作推義並通

曰案文當御坐新屏風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圖畫列女集解惠

向七略別傳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散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

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女子屏風四堵是漢時

列女皆圖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

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集解惠棟曰管子弟子子職對曰陛

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集解洪亮吉曰永樂

太守胡善碑子珍驍都尉尚湖陽長公注泚水下引漢日帝

主即光武之伯姊是主適珍而寡也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

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

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

賤之交不可忘集解惠棟曰一本交作知東精糠之妻不下堂帝

願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

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疆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

嵩子由章和問為太尉坐阿黨實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

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曰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

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遠將軍為東平王著立名節曰威恩著稱遷

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集

惠棟曰葛冀薦郝彥文云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領也

雪白冰折儼然耀世也集解惠棟曰後漢書二十六

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齊軍實集解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

車載戰邊人用靈子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

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愍悼但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

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其令

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實曰全素絲羔羊之深焉詩

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其膳也言卿

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白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集

解先謙曰官子則字元矩為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章著扶風

本實作殯是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其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

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怒之穎川荀爽深目為美時人亦服

焉論曰中興曰後居台相總權術多矣其能曰任職取名者豈非先

遺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

後漢書集解 卷二六

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本也君子曰之得固貴矣曰之失亦得矣以之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曰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曰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曰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曰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與集解先謙曰官本係作重是再降大命即位

後漢書二十六

十

曰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筆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曰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集解周壽昌曰案建武二十七年始脫也馮勤傳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侯霸脫大字同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賜東園梓棺贈甚厚東園署名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問謂屋曰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

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自得祿秩也衰職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衰畫為龍龍衰詩曰衰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卿雒陽人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祖父堅伯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廣漢雒陽人衍陽字祖父堅伯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初為太守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初為太守被徵賀勤星行詣詔獄自歸得免榮稽留詔殺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為主簿表賀明律令稍遷侍中尚書僕射司隸校尉荆州刺史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曰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衰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背冕以木冕前後所垂玉也天九旒敕行部去襜帷集解惠棟曰劉昭云舊典傳子十二旒上公九旒使百姓見其容服曰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曰相示州刺史去使百姓見其容服曰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曰相示

後漢書二十六

十

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曰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趙魏號曰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為繁陽令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術勤初為太守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曰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曰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

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曰爲能尚書眾

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集解惠棟曰楊素有譏

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

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

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集解惠棟曰李頤莊

子集解云幽都即幽州也何若瑤曰疑霸有姦類共兜比周故

云何可偶下明言黃鉞云云此句無將殺之意也李注未審

黃鉞一下無處所鉞斧也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已成仁邪

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尙

書僕射職事十五年曰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尙書令拜大司農三

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曰善自終乃因譙見

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轍同列竟曰中傷至今朱浮

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爲陵轍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

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曰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

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集解先謙曰注言無忠臣孝子覽照前世

皆量也比之七字官本作言無量可比之

曰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

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

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

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

賜錢帛遂薨集解先謙曰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贈

官本注歸病作歸府是

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尙平陽長公主

終於大鴻臚平陽主建初八年曰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

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勤爲平陽侯奉公主之

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尙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

紀傳不同未知孰是集解劉歆曰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

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錢大昕曰子謂平安亦縣名屬廣

中薨子留嗣

趙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喜喜與憲古字通小顏匡謬正俗云

爲喜字先謙曰各本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

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

疾病無相距者憲曰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願謂仇曰

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自搏猶叩頭也集解王鳴盛曰

上辭曰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裴松之雖無注然上文既言叩

頭下文即言自搏則自搏非叩頭李注誤叩頭以首叩地自搏以

手自搏擊悔過而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

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

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憲

年未二十旣引見更始笑曰爾粟債豈能負重致遠乎債角如爾

禮記曰天地之性角粟爾集解卽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

陰而李氏遂降憲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

大悅謂憲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爲千里會王莽遣

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憲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

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憲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

始敗憲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

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曰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

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不聽因已泥塗仲伯婦面載已鹿車

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憲輒言其病狀

曰此得免旣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遇更始親屬皆

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塗憲見之悲感所裝縶帛

資糧悉已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憲素與奉善數遣

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憲與奉合謀帝曰爲疑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紹應屬建威將軍

軍以功及奉敗帝得意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即徵憲引見賜
 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實道路不通曰憲守簡陽侯相亮吉曰
 前續志荆州屬皆東觀記曰憲不肯受兵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憲白上不願
 受融兵軍車馳往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憲憲乃告警呼城
 中大夫憲先謙曰官示曰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憲才任理劇詔曰為平林侯相集解錢
 案平林縣兩漢志亦無之蓋建武初置不久即省亦未大新曰
 知何人所封也光武紀注平林在今隨州隨縣東北 攻擊羣賊
 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瑒邪相豪猾
 并兼為人所患憲下車問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
 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
 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
 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
 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賞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
 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
 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
 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
 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議會歡甚諸夫人各
 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憲所濟活帝甚嘉
 之後徵憲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
 卿之恩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畧憲為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
 夫人言憲篤義多恩從長安還護妾等衣食厚加賞賜二十七年
 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憲
 典邊事思為久長規也 憲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憲至此請徙

之令憲也集解惠棟曰案續志諸郡黃宏紀云代郡朔方五原
 中定襄雁門郡屬大昕曰案本紀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上谷三
 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二十六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
 州注但舉雲中五原則止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
 有并州不得言二州矣
 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
 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集解惠棟
 漢書作 憲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
 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憲乃表奏謂者將護分止它縣諸
 王並令就邸集解通鑑胡注唯朝脯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
 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
 武帝中山其冬代賈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集解惠棟
 在七年應劭漢官儀明帝欲更太尉府時憲以新造北居府如真
 宮表陳之其冬臨辟雍見太尉府獨卑陋皆在七年也 居府如真
 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
 甚渥憲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
 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二葉在位為國元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集解
 老其以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集解
 日漢官儀及和 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憲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
 帝紀皆作世 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集解惠棟
 代承平中為侍中洪順熒曰百官志補注引漢官儀明帝欲復更
 太尉府時公趙憲長子世為侍中和帝紀承元九年燒當羌寇臨
 西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此作代 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
 征羌坐事下獄集解惠棟曰西羌傳 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祿器
 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
 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
 帝時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司徒茂才
 也豐今徐州縣

1.5 2.2 3 5 5 3 5 1.1

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

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盛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

為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鮑昱字子盛沛人也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

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鮒陽鴻為大司農鮒陽姓也是時顯

宗方勤萬機集解先謙曰官本機作幾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

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曰為才堪宰相明

年代伏恭為司空恭字叔齊伏港同產兄弟也見東觀記舉勳方重甚得大臣節肅

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熹為太尉與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

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敕太

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

下除麟為郎

章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集解先謙曰徐種傳注引謝承書云章氏為三輔冠族高祖賢

宣帝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為大司馬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賞章去子以詩授哀帝至大司

將軍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履服竟瘞瘠骨立

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治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

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集

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彪與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同時齊名世號三達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

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

左中郎將長樂衛尉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

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倖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

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

巡舊都集解先謙曰官本四作西是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勳紀

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

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都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騰

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

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凌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

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

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

之吏入人之罪猶工治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

曰鍛鍊而周內之集解惠棟曰古鍛鍊字皆作鍊唯路溫舒傳作

鍊又冀州從事郭君碑云服職鍛鍊李善文選注云說文三代之

所曰直道而行者在其所曰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

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宜曰才行為先不可

純曰閱閱史記曰明其等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集解先謙曰

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制符典千里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

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曰苛刻為能二帝光武明帝

官本吏又置官選職不必曰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

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曰來當暑而寒殆曰刑罰刻急郡國不

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

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

在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

其源在尚書尚書與樞機天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

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

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速然端心向公奉職周

密宜鑒焉夫捷急之對高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豈虎園因問上

響應無窮文帝拜喬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喬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喬夫為上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往林令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曰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曰彪行司徒事從行還曰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曰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曰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不可復曰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

物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章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十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章卿子族子義集解惠棟曰前書竟子信侯育子節侯沈自賢傳國至元孫義字季節高祖父玄乃絕世系云尚書令凌育之子生豹兄弟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徒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徒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順位樂平相去官以琴字叔文平與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為平與令吏民立祠社中

令有高名平與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集解先謙曰注見明紀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曰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豹為武陽令友人羅陵健為縣丞卒官喪柩流離約棄官致喪歸比謂曰卿曰輕好去就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卿輕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文是有所待並通

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眾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集解何若瑤曰注本北山詩傳廣雅齊力

也王氏疏證大雅柔靡有旅力周語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義並與齊同齊力一聲之轉訓旅為眾失之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瞀亂也謂視不明之惠棟曰依三輔決錄待當作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清河太守章文高子順豹義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初仕州郡章氏三君案世系章育生俊尚書令俊當字文高也廣都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屬梁國今陳州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州清河縣西北陳府清平縣南陳今陳州府懷寧縣治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曰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曰經行知名集解汪文臺曰徐稱傳注引謝承書云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

先謙曰著為宋則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曰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曰陳蕃實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曰為名假借時賢龍榮以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禮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又後妻橋恣亂政曰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堪霸奮庸維靈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守霸為淮淮人孺慕徐寇要降願要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禮憲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哀

伏侯宋蔡馮趙牟章列傳第十六 終

後漢書二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六校補

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侯康曰王觀國學

伏生也字子賤者必不齊也范書誤矣康案顏氏家訓書證篇單父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據此知伏生之字必不與遠祖同范書誠誤今案史記儒林傳伏生本不載名字惟張晏注據伏氏碑謂其名勝亦不言有字伏氏碑自即顏氏所指碑矣且無字范氏何從得其字蓋字子賤本即宓子賤之譌范氏偶不經意遂成大錯耳

然後謀之羣臣官本之作於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案湛時已徙封不其仍稱陽

侯霸傳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車駕原作車騎據按官本不誤拜尙

書令則非四年始拜矣今案通鑑考異雖疑霸奏浮罪爲尙書令執金吾而復傳載復建武二年以執金吾擊鄧明年遷左將軍與帝會宜陽降赤眉皆建武二年事也則浮之代復爲執金吾亦必在三年似不得謂霸之劫浮爲追劫疑霸本於在郡時知之史誤援後官書之耳

卷二十六校補

歆字翁君南陽人洪亮吉日岑彭傳言邑人韓歆則歆南陽棘陽人也

帝猶不擇官本之作釋

其後河南蔡茂案茂河內懷人具本傳此作河南形近而謬官本不誤

宋弘傳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洽聞官本同注亦訓作洽洪亮

汲古本傳作洽未知洪所據何本其注亦當有異幾能及揚雄矣又考東觀記亦作洽聞惟袁紀則作博聞耳

劉向父子注前書班固曰至故弘引焉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

弘在固前如何反引漢書注今案洪亮吉日等亦多如李說以班說乃指引揚雄劉向父子耳若注竟誤以班書釋弘說則不必贊故弘引焉四字矣蓋東漢言通博之士必推揚雄劉向父子固是恒言注舉班氏

之論谷永用此比例也

弘雅進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案三疑等之誤蓋三十餘人似

嵩子由章和閒爲太尉錢大昭曰章和當作元和

仍統軍實注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魯軍實集解惠棟曰李

善云鄭氏云軍所已討獲日實案左傳言軍實處義各有當宜而申徵之杜注軍實軍器傳三十二年傳在軍無日不討軍實無說當從鄭氏之訓隱五年傳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注飲於

廟以數軍實徒器械及所獲也則又兼上二義言之傳言漢在外方仍統軍實自以軍器之訓爲合即注軍之所資是矣章懷太子注遇有兩義者每並舉之藉以通異訓其舉左傳聖軍實與軍實之說本不相蒙若惠引鄭說是聖軍實之軍實究非此所謂也

旨之失亦得矣注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官本注也作矣

蔡茂傳陛下聖德係興集解先謙曰官本係作重是謹案釋詁係

安紀親德係後莫宜於肅章懷注云係即繼也是係與即繼與作係亦非誤字

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注繩墨諭章程也官本諭作謂

賀字喬卿雒陽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廣漢雒陽人行陽字案

陽國志載郭堅郭賀均雒陽人自不誤惟祖父堅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亦謂賀洛陽人則誤不自范始祖父堅伯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堅伯校尉父游君觀之似傳文乃舉其祖父之

字堅伯蓋即堅字漢人無二名倘有之皆以字行

者也惟惠氏直以堅爲堅伯而不加考證殊疏

累官建武中爲尙書令案累官下當有脫文

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案東觀記載歌止厥德

顯宗巡狩到南陽案明帝南巡狩幸南陽紀在永平十年到官本作至

馮勤傳中元元年薨注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園原謂園據東觀

趙熹傳仇皆臥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集解王鳴盛曰至悔過而

痛自責之意也今案王說辨矣然注云猶叩首非謂叩首也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

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吳志韋曜傳所謂兩手自搏

便是兩手相擊是固九拜之一也又魏志韋曜傳所謂兩手自搏城破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

自搏蓋后伏紹妻膝上紹妻不能起爲禮同故均之以自搏代叩首耳禮與此傳仇皆病臥不能起爲禮同故均之以自搏代叩首耳

載已鹿車注裁容一鹿裁官本非

皆裸跣塗炭注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案此塗炭連

不能作為喻言注說非孟子
坐於塗炭趙注塗泥炭墨也

原人於常山居庸關
案開常作關謂常山關居庸關也常山關

置長吏者并合之藉以省減吏員無從遷郡
太守劉典戰歿郡地陷於盧武紀建武六年

十一一年省朔方始各舉郡降十年省定襄郡
亡入匈奴又并廣陽郡屬上谷則其民十三年

原惟據南匈奴傳三郡民置常關居庸關以東
則二郡之徙或向在雁門代郡上谷之東

必誤以是時二郡皆為盧芳所據芳傳可證
民也否則或十六年芳乞降之後何奴大恨入寇

紀傳亦未載也
案和紀事在永元九年又袁紀作執金

副行征西將軍劉向征羌
袁紀書其本官耳此與建武

草彪傳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
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求近親紹封則參後之紹

鍛練之吏注蒼頡篇曰鍛椎也
案鍛椎也文選長笛賦注引集解

惠棟曰至鍊與練古字通
形今作練同故郭碑一作鍊

不可純曰閱閱注史記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
引史記略同今史表實作積日閱不作積功也

時有不速
不速官本
作不速是

殺三十斛
三十官本
作三千是

曰陳蕃實武既誅
實武官本
作實武氏誤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

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

仕 案解先謙曰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及

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

年拜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

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 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

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

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說文曰苛細草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

蔬食其器 案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布被瓦器食則魚膾汪文宗帝

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翼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翼謂翼勝

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

立節著名事見前書 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

爾雅曰轉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

生是之具為什物案解劉放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解帷後

帳是之 四年拜大司徒司徒直 司徒直相舉不武帝元壽二年改丞

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徒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徒直置

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直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

書所得祿奉輒已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嬰為擔今江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劉放

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監反 除子彪為郎至玄菟太守

日案文敏 除子彪為郎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修整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篤行純淑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

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三

輔曰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

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

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化大行後告歸

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

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遂巡而去主簿進曰

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

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輅車曰輅車馬曰

敬則軾輅謂小儀也禮記曰大夫士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也鄭玄云恂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

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武帝改馬秩中二千石掌大夫

言白馬生且復諫矣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帝每有異政輒曰白

續漢書同似七年曰病乞身拜光祿大夫集解先謙曰湛對光武

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一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

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

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

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

紀注帝帝疆起湛曰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

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每歲農時輒

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

去集解惠棟曰齊民要術云於田頭其慎燻者恥不致丹皆兼功

自厲音力直反邑聚相率曰致殷富其輕點游蕩廢業為患者輒

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遺喪憂者輒待

丹為辦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丹聞里有喪輒度其資用教之儉

焉鄉鄰曰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曰篤丹資性方潔疾

惡疆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天俠也遵字孟公杜陵

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嫌一匹陳之於主人

曰如丹此嫌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曰知名欲結交於丹

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何奴過辭於丹

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

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

傅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丹為太子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

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

交集解惠棟曰丹時為三公故曰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

未之許也集解先謙曰丹蓋因霸為中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

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令寄錄

曰嗣焉東觀記曰寄錄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

管鮑次則史記曰管夷吾類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

也生與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牙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現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

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

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曰

免客恐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

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曰罰之相待如舊集解惠棟

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其後遜位卒于家集解惠棟

子也建受尚書於勝王莽時寢病不仕集解先謙曰官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本寢作稱是教授諸生千餘人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曰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斷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病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集解惠棟曰恢扶風人鮑昱曰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操無書鮑恢司

徒之據史也言勞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曰病歸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曰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集解先謙曰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曰玄日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

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曰從利體義者不期體曰合義此言履行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季文子者強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曰為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曰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

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張湛不屑矜偽行意非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諄斯不偽矣肩猶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郡傳郡本魏郡繁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棟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做女也鄴從做子吉學得其家書棟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做見前書集解惠棟曰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林從棟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通儒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

遂孟冀等遂孟冀等平陵人智謀之士見馬援傳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襁奪衣服直紙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赤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曰數千之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賊遂釋之俱免于難魏書素問林志節深相敬待曰為持書平劉放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羈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冀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適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羈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冀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適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羈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冀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適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羈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冀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適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羈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冀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適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

史引見問曰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

曰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雜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

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

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

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賴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

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

治偏也言其所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興

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

有日益之及宏見林闐然而服濟南徐巡徐巡字惠棟曰袁宏紀作

又書斷所載皆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東觀記

作河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實愛之集解先謙曰官雖遭艱困

握持不離身出曰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集解惠

宏紀云林每遭困厄自謂不能濟於眾也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

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後漢書二十七

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

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曰為

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

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

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

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與基由其祚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集解王補曰此議

詳見祭志上後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滂趙秉申

屠剛及隴西牛邯等集解惠棟曰案隴傳滂等皆書林先與

遂等同寓河西故薦之集解王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

官罷曰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

將皆管即官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

也見漢書周書曰書鈔五十三引續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

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

日左傳十七年傳文軌即充虞書寇賊姦究史記作寇賊姦軌宜

集註鄭氏云由外為姦在內為軌司刑鄭注同但軌姦充耳

增科禁曰防其源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為梁詔下公卿林奏曰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

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論

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

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

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古之明王深識遠

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

五刑之屬三千集解先謙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斷雕

日官本書下五作呂是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斷雕而為模

為模斷除苛政更立疏網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亦方也老子曰

天網恢恢海內歎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曰滋章吹毛索疵詆

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

之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後漢書二十七果桃李茹之饋集曰成戚小事無妨於

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義曰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遁為傲彌深遁猶回也前書曰上臣愚曰為宜如舊制不

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疆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曰

林為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

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

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明年代丁

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

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林自為九卿

議帝依傳古不苛隨于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

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賢者之後宜

宰城邑集解惠棟曰昭三十一年公羊傳其曰喬為丹水長

丹水

南陽府浙川縣西

論曰夫威疆曰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曰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

信篤敬續行焉者誠曰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

之邦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

不志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

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稚千石父稚為丹買田宅居業成帝

時為廬江太守有孺者年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

產業也後從師長安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丹師事公孫昌教

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繡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符傳煩

既至京師常為都講大夫門下生甚眾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

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

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

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

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

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南紀丹絕跡棄車履

節裏傳從武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

而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丹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鄉士讓位

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而退今功

曹推賢可謂至德敕曰丹事編署黃堂曰為後法黃堂太守十三

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

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

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

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曰河南尹范滂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

子廬集解何焯曰漢官儀作子閭惠棟曰案帝紀沛國人初為滂

陽太守曰智畧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

一頃後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儂

何曰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

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集解惠棟曰匡初封宜春侯永平初為宗正

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

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處丘相進之相楚上下相合

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

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

而家無遺產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劉匡對曰子孫困匱帝乃下南

陽訪求其嗣長子字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歲旦與掾史

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

不問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咸息良於下

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

詔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掾尚無終望曰議

先謙曰東觀記亦作良文義可通作議者非太守歛容而止議

罷轉良為功曹恥曰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

而辟之署為西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良為司徒長史以蒼甚相

敬愛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

報恩之義莫大焉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

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又治尚書學通師法

尚書侯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曰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

憂責深大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

於公與之同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

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

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集解王會汾曰拔字監本誤

作枝今從宋本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集解王會汾曰拔字監本誤

發枝疏古本孔安國注案毛奇齡論語精義曰公叔文子名公叔

公孫拔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

生有罰修三經注疏環板者以枝拔形相近陰改拔作枝以傳

正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郎

長即巨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

今沂州府後遷司徒長史與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

山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與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

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已微時譽後坐事免

復拜議郎卒于官承宮字少子成叔承之後也

承宮字少子成叔承之後也

琅邪姑幕人也集解先謙曰姑幕

縣西南五十里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曰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

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緒主怪其不還求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

索得宮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

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

可復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

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

中之華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

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

宏紀樊條與宮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

政善解何焯曰政論議切懇直切袁宏紀云數納忠言守正不希

苟朝臣懼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

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曰示遠宜選有威

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醜

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曰冢地妻

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疊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

不慕游宦兄為縣吏

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集解先謙曰官本歲餘得錢帛

後漢書集解 卷二七

數萬錢歸曰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

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

其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

議云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叔無服侍中魏徵等

案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漢書也周壽昌曰此無兄卒二字於

文義不足東觀記義較顯然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

非鄭蓋魏引均事微誤先常稱疾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

謙曰官本注娶下有妻字常稱疾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

致之使縣令請將詣門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

今濮州縣解先謙曰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

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曰病乞骸

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曰衣冠東觀記曰均遺子英奉章

賜以冠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東平人故告二郡守

也相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曰病致仕守善貞固

後漢書二十七

三

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滄潔之風東州

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

也尚書答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曰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

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

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集解惠棟明年帝東巡

過任城乃幸均舍集解惠棟曰魏書高士傳帝自往終不肯起曰

敕賜尚書祿曰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

書永元中卒于家

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洛書內建和初四府表薦

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

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恒帝公

車徵對策為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

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

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上階

士蓋欲土劍滿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己也

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

何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

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

恩澤諸侯曰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

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人三日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

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

後漢書二十七

三

不如是天宜一切削免爵士曰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

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尊為

器用瓦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

呂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

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衣褐者謂之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

士邪烏鳥春秋元命苞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

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曰

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

陽國志戒父義士趙定以延仁赴義濟恤貧乏為業傳贊云定以

游俠稱又華陽國志云典戒之孫又戒傳亦云少府典祖也而目

錄獨云戒第二子志又以趙謙為戒之孫桓帝立曰定策封尉亭

侯集解惠棟曰華陽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侯國志戒堯諡文侯

者弔祠寶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温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已謙行車騎將軍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一事字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謙行車騎將軍時董卓乘政欲遷天子長安謙與同府荀爽固諫不聽謙奉大駕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西幸封洛亭侯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郵侯郵音盤眉反集解先謙曰在今成都李儻殺司徒王允集解先謙曰官本儻並作惟後代允為司徒先謙數月病免拜尚書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是年卒諡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順桓之世温為巴郡太守于時板橋數反温到郡以恩信服降之于是石渠出九德之禾胸忍有連理之木遷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曰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

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儻與郭汜相攻儻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儻素疑温不與已同乃內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集解惠棟曰温與儻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已成千鈞之譬斤為鈞言其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二作二是在途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涉始子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不如早共和解涉所謂一為過再為涉注引王注與温語無涉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儻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李儻從弟先謙曰董卓二字實傳寫之誤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

獲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帝問侍中常洽曰温不知臧否温言太李固胡廣議立清河王蒜而梁冀欲立蠡吾趙戒賜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為卓確之惡甚于梁冀謙摩卓之牙温弄權之爪雖逼權勢以道陳訓賢其祖遠矣温從車駕都許陽國志云曹公常洽字茂尼江原人為儻所殺建安十三年曰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禮待温居公位十五年也集解何焯曰忠字衍惠棟曰何說非也忠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集解何焯曰忠字衍惠棟曰何說非也忠云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曰義黜謂棄罪也官由德揚大儀鶴髮見表憲正鶴髮白髮也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鶴讀如浩浩吳天之日浩浩猶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後漢書二十七

虛受堂

五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七投補

宣秉傳常寢疾不仕集解官本寢作稱今案王良傳王莽時寢疾
依監本刊改劉翊傳常守志臥疾不屈命寢即臥也上言守
志則臥疾非真下言不仕則寢疾非真寢疾非真無待更言稱疾
稱病又稱疾稱病為臨時辭謝之詞寢疾寢病則預言
寢廢以避徵辟王莽之橫暴亦非臨時辭謝所能免也

楚國二翼注翼勝字君實前書二翼傳合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錢大昭曰今人名一注軍法至故通謂生
之具為什物案什物一名什器史記五帝本紀舜作什器於壽
以十為數猶今云什物也正義別引顏師古說
以軍法之什伍解什器章懷此注即本於顏

帝敏惜之集解劉攽曰案文敏當作愍今案前書人表宋愍公徐
幹中論作敏公是敏亦
與愍通皆不須改字

張湛傳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注周易家人卦曰官本無
王良傳王莽時寢疾不仕集解先謙曰官本寢作稱是亦可通已

杜林傳恥食周粟注而二人恥之作非
尤兼其復論衡謂良寢位久病亦即寢病也

定從林議案林原議全載東觀記及續志劉注其末云乃軍師在
位郊天羣神皆從以祀元郊祭故事續志光武建武元年即
能遠定且仍壇上祀配耳續志又云隆平後乃增廣郊祀高
帝配食在中壇之時配固已在十二年後矣雖仍追從林議而
在林七年建壇之時配固已在十二年後矣雖仍追從林議而
後事終言之也又祖竟之說起於建武二年議者以國議著伊
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
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謂祖堯宜令郊祀帝堯
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麻
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斯時林未注東
還三輔已有先林駁之者當由光武信議故久不決也

觀記載議曰至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曰與基由其祚案原
引並同此注戶作所乃字之譌民改人世改又則避太宗諱也

又辭不敢受注若以車重謂苦車重不能勝也

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案東觀記建武八年開郡國七大水涌泉
益溢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

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
所致也上疏論之全疏數百言續志劉注已載而袁紀乃載於
二十一年云是時郡國大水百姓饑饉光祿勳杜林上疏今據
光武紀惟八年秋一書大水二十一年無之又本傳載林始代
郭憲為光祿勳事在十一年後由東海王傳遷少府至二十二年
年乃復為光祿勳大水之疏無論在八年在二十一年林官皆
非光祿勳
其誤明矣

明年薨案林二十二年由光祿勳為大司空明年薨是薨於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真符也非真已符
大司馬嚴光請丹集解惠棟曰即嚴尤伯石也近刻皆作光誤案
本光
作尤

衰經盡哀注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縮布冠履經象大帶案要
應岐出明有一
誤官本皆作履

吳良傳信陽侯陰就錢大昭曰陰與傳作新陽侯注云新陽縣屬
侯又后紀亦作新陽侯世子陰豐注同今案馮衍傳仍作新陽
太和縣西北六十里尚名信陽城則新陽固即信陽矣

承宮傳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錢大昭曰樊儵傳云
拜侍中祭酒錢大昭曰侍中本有僕
射一人中與改為祭酒

鄭均傳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注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
別居集解周壽昌曰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
今案鄭承傳悉以財產與孤弟此直
當作孤兄子兒字乃涉下兄字誤衍也先謙曰官本注娶下有
妻字記原無妻字

救賜尚書祿已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沈銘彞曰此後世
趙典傳亂象千度注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案此引左氏
也擇人官本人作善誤因
人傳原作因民章懷避改

諡曰獻侯周壽昌曰傳敘典病卒後弔祠贈諡非下獄自殺甚明
趙典王暢暢以建寧元年八月罷司空明年卒於家暢罷時難
猶未作則陳實之謀暢必不與乃謝承書亦指為下獄自殺其
不足據可知且當時陳實之黨其家屬皆遷徙廢錮而趙子
姪相繼通顯尤不與謀之明證也至人後之趙典黨錮傳但見

趙典傳亂象千度注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案此引左氏
也擇人官本人作善誤因
人傳原作因民章懷避改

其名不能詳其官闕字籍固非此趙典然亦決無與陳實同謀之事袁紀謝承書錯繆其一端歟

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錢大昭曰京兆前後漢皆不稱郡此郡字衍集解惠棟曰温

為巴郡太守至遷京兆丞案由太守為丞不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案禮記羽者雄伏釋文伏扶又切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

伏子顏注伏房富反均讀去聲作房六反者誤

典曰義黜注謂棄郡奔喪案郡當宮由德揚宮官本

終乘高箱錢大昭曰箱車箱也謂果乘高車出關也

卷二十七技補

三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桓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

成帝時為太樂令譚曰父任為郎成帝時余為樂府令凡所典倡

優技樂蓋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

且千人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誥訓大義不為章句說文曰誥訓古

章辨句委能文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譚能文有絕才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

辨析疑異集解惠棟曰如與揚子雲辨蓋天與劉子駿論方士養

性音倡樂倡音優也集解惠棟曰新論云揚子雲大才而不曉

難識卿不好雅頌音余頗難雅頌而更為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

而悅鄭聲宜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憲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抵擊也哀平問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傅皇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

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

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嫁女

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

道事覺廢居長門宮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

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

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曰才智要君女曰媚道求

主集解惠棟曰內宰職云禁其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

外求方技集解惠棟曰新論云傳太后問史子心作此不可不備

又君侯曰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曰重致貽致譏議不如謝

遣門徒務執謙慙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

常或入白皇后加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

遂迷后弟侍中喜集解劉放曰案傳喜非后弟當是嘉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傳氏終

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

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

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衰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

無言集解顧炎武曰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

受莽封爵史為諱之爾王補曰荀悅漢紀及通鑑皆援據班史明

斥桓譚附莽之事論者動言其以非議見黜則莽宗飾詞誤之也

守默然蓋不為之諱爾莽時為掌樂大夫集解惠棟曰新論云

鳥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

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鬪俱坐免去

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

事中集解先謙曰譚侍上鼓琴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

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

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

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

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

得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

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

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

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新序蓋

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擾不定之人也集解惠棟曰周

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夫更張

難行而拂眾者亡拂違也音是故賈誼曰才逐而黷錯曰智死賈

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

沙太傅集解穎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

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廢斬錯見

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

夫張官置吏已理萬人縣賞設罰已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

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

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

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集解惠棟曰王襄集傳約注

禮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蓋舊有是令今宜復申之也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

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

罪雇山解見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

抑末利是已先帝禁人二業鋼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

市井子孫不此所已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

先謙曰官本田作錢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趨走與

案東觀記作田貨後漢書二十八上

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

而分利也是已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已淫耳目

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曰臧畀告者與也

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執綺縠雜玩好以淫人耳目

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者媒而置資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

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累化宜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言貨

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言貨

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

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

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

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

條如此天下方知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集解先謙曰書奏不

省是時帝方信識多已決定嫌疑又醜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

復上疏曰臣前獻誓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

有益於政道者曰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曰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曰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

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孝經說云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

圖書矯稱識記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曰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東觀漢記載緯書云矯稱孔丘為新論云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知後人妄復加增依托孔丘誤之甚也

黃白之術甚為明矣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言偶中也集解惠棟曰隻偶猶奇耦注言非偶中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爾

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出言同者謂之黨同禮記曰無黨同集解惠棟曰案論衡云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宏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

介冑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曰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曰兵

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

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曰狹為廣曰遲為速亡者復存失

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

楊街之洛陽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是處未定故議之官本考證曰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

傾五經異義引公羊說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在太廟之中詩緯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則靈臺在邑之內故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

集解惠棟曰東漢世祖欲以識決之也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

讀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

集解惠棟曰識非經然光武此亦應稍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古樂府云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將下斬之

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古樂府云聖人制血再拜類何休云類者猶今叩頭矣

良久乃得解

集解惠棟曰不復轉還出為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集解

建武初也建武十三年省併西京諸國惟真定河間泗水城陽淄川以宗室封王見於紀傳若廣平高密膠東六安廣陽未見有

封王者蓋已改國為郡猶沿西京舊名耳先謙曰今六安州治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感而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新論本道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謹非七啟寤八社敵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

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教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集解惠棟曰譚自序云余為新論述古今今亦欲與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為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為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共王爭帝地推絕亦皆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問莫明于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東觀記曰琴道未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元和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曰為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云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祖野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祖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

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
 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
 使積弩將軍馮楷將兵擊邑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
 邑倍悉得邑母弟妻子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
 即拜為上黨太守拜邑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
 見劉因遣使者招承衍承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
 素誓勿頸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重耳公
 俱受重任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趙
 遂為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趙
 朔胡其族胡亥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
 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
 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居岸賈聞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兒
 于絝中視曰趙宗滅乎若喉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
 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
 其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二子之
 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二子之
 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天下螻動社稷頽隕喻眾

後漢書二十八上

十

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帝
 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
 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符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
 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奈何舉之曰資疆敵開天下之
 句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
 也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
 假器左傳見是日晏嬰臨盟擬曰曲戟不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
 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執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後及
 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
 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
 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
 不與我則戰在脰劍在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
 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
 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謝息守郕魯不喪其邑左傳
 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郕魯不喪其邑孟孫
 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
 把用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

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重矣
 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擊瓶之智守不假器季
 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預注曰由是言
 擊瓶汲器喻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故言
 之內無鈞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
 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萊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而被畔人
 改萊為棗衍集又作萊或故作棗展轉乖僻為謬矣而被畔人
 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曰要大利
 曰賤而必書莒卒夷曰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曰大丈夫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
 吾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妻及防茲來奔昭公二十一年邾
 黑肱以盜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
 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為伯玉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彰彰此所為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
 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曰尊
 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紆緩也
 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

後漢書二十八上

十一

上黨之權借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
 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
 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約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
 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趙王絕不令
 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
 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蓋指劉延攻上黨時昔晏平
 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
 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晏子尾皆齊大
 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
 夫左氏魯昭公八年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
 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
 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趙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後容穆子曰孫子必
 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檢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
 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言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
 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為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

敗曰成勝願自疆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問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問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龍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曰比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己貪權誘呂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

後漢書二十八上

邑年三十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邑本傳載邑書曰邑年二十所嗜慾歸歸告歸也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夫之禮葬孔子欲使門人為臣以詐也吾誰欺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呂一郡行集州義兵屯太原與乎事見論語君長據位兩州加呂一郡行集州義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集解洪頊曰注引集州義兵屯太原與朔方別置刺史不在十三州之列郭東併州朔方朔方郡也并州時向未省故與并州之問更始故諸國不併州是謂一郡兩州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之也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藁救宋申包胥重厥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日唁衛諸公為狄所滅戴公乃

立國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安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厥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也說偽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曰惑百姓永造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馮晏立故謁者視同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舒家在潞州鄉縣之西涅音奴結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答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冀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勿野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器人之心難知何意君長身死地分高帝不知天時就亨命於漢知伯分國既有略不再見威執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命於漢知伯分國既有略不再見威執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仗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

後漢書二十八上

行得眾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謂者舒叔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贊則失七上車失軌遂往聞戰關之聲恐駭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人其先齊諸川父豐為王莽著道病徵還馮諫議大夫病卒集解惠棟曰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前書上莽封田豐為世陸侯奉敬王後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棟曰東觀記云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世歸帝怨衍等不時至永曰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懷集解通鑑胡注案攻異不取下懷事當以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布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印位赦布以丁固固高祖謂丁固曰兩贊豈相厄哉丁公引遠高祖即今遺明

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
 晉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
 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軫對秦王
 引之者言己為故主守節亦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
 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
 患死亡頃之帝曰衍為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
 城不在定州當作故城也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
 先謙曰今定州曲陽縣西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
 封曰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
 以衍上書陳八事集解惠棟曰六年詔百僚並上封其一曰顯文
 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
 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曰罪
 推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
 周生豐曰衍所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
 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集解惠棟曰羅泌云帝堯
 之後有周生氏經籍志云豫章舊志三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
 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曰外
 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
 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
 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愍
 病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
 責方今天下無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所效其死力側聞
 東平山陽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
 詔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
 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閣棺之日魂復何恨
 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曰法繩之大者抵死徒
 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
 叩頭死罪衍材素愚篤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
 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問者採史疑衍之罪眾嘲讟山當
 為灰土類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
 飢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鄉縣遭雨逢暑
 以七月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
 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詔書

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翼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
 素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誠惠棟曰袁宏紀時衍
 與呂种王磐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磐死獄中衍被赦出廢西歸
 干家种磐事見馬援傳先謙曰官本注十一月作十一日是
 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虛受堂

五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上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八上校補

桓譚傳中家子弟為之保役注保役可保信也案方言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閒保

庸謂之兩郭注保言可保信也此連役字為訓非

天下方知集解先謙曰方知誤倒官本作知方錢大昭曰南監本作知方

譬猶卜數隻偶之類案原作十錢大昭曰並與通鑑合故改從之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注楊街之洛陽記曰街原作衍據御覽改官本不誤

吾欲議決之何如錢大昭曰閣本欲下有以字今

時年七十餘案譚之卒不著何年袁紀通鑑均有以字今

郡丞道病卒時年七十餘通鑑因之亦附載譚事於中元元年

亦旋卒也其證有三譚於西漢成帝時即以父任為郎又為樂

府令歷哀平兩世凡十一年又更新莽更始至建武初元凡二

十年也劉順拜六安太守在建武八年而六安之省併即在建武

十三年譚為六安郡丞亦當在未併省之前又譚二次上疏尚

感帝之醜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則其時隴蜀必未全平接書

馮衍傳張良曰五世相韓注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官本作倬誤

唾血昆陽集解劉攽曰案唾血是盟時唾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

也案前書文紀新喋血京師史記喋作喋或作唾是喋與高

古本通作又史記魏豹越傳論喋血乘勝徐廣云一作啜

飢者毛食集解錢大昕曰古音無如模聲轉為毛沈銘彝曰前書

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注今俗語猶謂無為毛文選注蒼

頡篇耗消也越人多謂無為耗五代史黃幡綽傳賜緋毛魚袋

自置偏裨神官本作裨誤

開天下之匈注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官本注匈作匈

謝息守邸脅呂晉魯不喪其邑注左傳至乃遷于桃案注引傳

莒牟夷呂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注昭公二十一年邾黑肱呂濫來

奔官本注二此所為三畔人名者也官本為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集解何焯曰周疑禍字之訛注非錢大

周當是害字之誤今案害周形近易誤視

終免樂高之難注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

年樂高作難案注引傳文欠明直似子雅子尾皆作難矣當云

年因難奔魯此作八年蓋承杜

拒擊宗正正文原譌王據上下

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加原譌知據錢

卷二十八上校補

二

馮衍傳第十八下

後漢書二十八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

何足疑高祖乃令呂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呂法則為罪施

平盡護諸將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

之曰德則為功坐上前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

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

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德見妬於公孫弘

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

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

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

刃自刎知與不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

知莫不流涕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

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曰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

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

傳太后昭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集解惠棟曰

衍之祖東觀記及本傳皆云野王唯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

華婚書以為馮立則參為衍從祖也回邪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

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也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

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

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昔在更始

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

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與馬之節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

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而怨讎叢興議橫世

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壘敵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

恐自陳曰救罪尤書奏猶曰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

論曰集解何焯曰自論即賦之序惠棟曰案衍所著有自序官錄

無成功將棲遲肥饒之野苑菽生產誦習道德云云又本傳注云

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皆與自論畧同不當為此賦之序何

說非馮子曰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辭也言可貴可

也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風興雲蒸一龍

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一蛇與道期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

音花集解惠棟曰管子云一龍一蛇一日五化淮南子云至道無

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

與時變化蛇音徒河反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

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闕

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後漢書二十八下

畧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拘恒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願

嘗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及也喟然長歎自傷不

遭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也抑心折節意悽情

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

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

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驅馬之

家不特雞豚之息伐冰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

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

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

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

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

之崩也營之曰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

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於是曰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

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地

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

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西顧鄠郛周秦之巨宮觀之墟鄠郛

名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郛秦本封在郛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

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巨宮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州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行墓在今新郛縣南四里集

應縣西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歎孝子入舊室而哀

漢之新豐也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成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

歎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為流涕禮記禮弓

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

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賦曰墳墓

蕪穢而不修父為昭子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

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

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

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上隴阪陟高岡

洛之閒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舟輿所

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屈曰由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紘入資

之外乃有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

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

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

本注正也下有詩曰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

我疆我理六字此脫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

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

也爾雅曰春為發生卉草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君子舉事尚早

行貌楚辭曰汨吾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

南征汨音于筆反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

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于長安上有

能致風氣有角有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

縣西南解縣大昕曰案兩漢三輔無平陽縣史記秦本紀甯公

言之法誤先謙曰官本悲時俗之險隄兮哀好惡之無常時既

好惡不同楚辭曰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

鈞為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需同

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需同

而如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慕言時俗溺于權利也同

今已不與之同沮先聖之成論兮類名賢之高風怨道德之珍麗

所以見惡也沮先聖之成論兮類名賢之高風怨道德之珍麗

今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類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集

為分先謙曰官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

本惡並作適是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

今孰能觀於無形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

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行

眩于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汎作泛行

勁直曰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

離道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

之矣卽屈原賈誼之流也行內自省察不慙于古人遂守志不改

也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湯情兮將已蕩夫

憂心傷已不達堯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

稱兮願橫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

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

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

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

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

弟陟九峻而臨巖兮聽涇渭之波聲原縣北名音才結反詳音

五結反集解先願鴻門而獻敬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

今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早零即上所

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死未有邪辭故云誠善嗟我思之不遠兮

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殃之有再淚汎瀾而雨集

今氣滂沱而雲披心佛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

幾留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難復九

暢兮至武湯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助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
 竟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後稷十六葉
 號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昔三
 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于
 夏殷周也借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于
 南巢武王滅紂于牧野周之季葉幽王為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
 三后之純粹何紂紂之猖披南巢地名也今衛州南也 詔伊尹於亳
 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 詔伊尹於亳
 郊兮享呂望於鄴州功與日月齊光兮與三王爭流詔召也毫
 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鄴文王所都水中 楊朱號
 可居曰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六字在水中上 楊朱號
 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
 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未異也墨
 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
 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
 王正道規摹有常荷生穿繫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
 楊朱悲造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拮
 作之弗思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唯也貞潔以聲相求必
 桓文之誦功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
 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于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
 說淑女子正容儀也方言曰摅取也誦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
 功孔子曰晉文公論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誦時周衰政亂桓文
 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集解惠棟曰王充論
 衡云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張超謂青衣賦云周室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
 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誦君父孔氏大
 之列冠篇首又曰案世系薛漢父方邱字夫子世習韓詩父子以
 章句著名何焯曰念戰國之遺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
 周唐疑周康之說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
 鄧兮執趙武於淇梁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
 音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魯齊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
 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
 夫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獨刺天下之大夫若綴旒然趙武
 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
 執之也淇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
 河爾雅曰梁莫大于淇梁淇音古覓反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
 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
 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
 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
 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

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
 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于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誅羣劔之介聖兮封滅倉之想知
 孺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
 公患之羣劔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遣魯公以女樂以驕其
 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公曰善
 乃令羣劔以女樂遺魯魯公樂之公怠于政仲尼諫而魯公去之
 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
 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臧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
 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
 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之子焉能使人君不遇哉想諸語也知謂
 明于事也子反楚大夫也臧倉之子焉能使人君不遇哉想諸語也知謂
 記作讒字此雖作嬖蓋亦讒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
 曰外平不書此何故以書之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
 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
 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
 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
 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
 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
 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己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
 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集
 解劉放曰注云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
 所錢大昕曰注云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
 宋意主恤鄰管仲封邢功存繼絕故敬通嘉美之嬖當為嬖與下
 文儲女齊齊舉仲封邢功存繼絕故敬通嘉美之嬖當為嬖與下
 作討注公怠 疾兵革之澁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
 斬白起於長平澁漸也孫武吳王閻廔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
 湖澁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
 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鄢人也事秦
 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阮斬 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
 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
 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
 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時秦會于洹
 水之上刺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六
 國令事秦皆尚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
 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集解先
 謙曰官本注作說關西六國令事秦劉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
 效日關西何緣有六國明行關西二字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
 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陵遲言頹替也澄猶清
 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
 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

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癯長疽自生禍殃行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然有大志不戚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威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

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于

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概於懷概猶屑也金或作乘集解惠棟曰概

然貪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也猶修道德

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

說問交德詰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集解惠棟曰文選

作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惠棟曰經籍志衍集五卷蕭宗

甚重其文字豹

豹字仲文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上連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

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云後母惡之

後漢書二十八下

被獲免此蓋各逐所聞書之記較本書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

微詳耳先謙曰記所引與晉王祥事同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

時人稱其孝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敬和之節

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又自傷前遺不長比有去兩婦之名

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長好儒學曰詩春秋教麗山下

力之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

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

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亦敘

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曰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

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

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

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違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

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

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

行也負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器已者而取士
特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器已者而取士
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怨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
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夫然後義直所已見屈於既往守節故
已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己
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難彌阻難於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于既往
將來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後字是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譚違也言二人之

損斥也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虛受堂

十四

馮衍傳第十八下終

後漢書二十八下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八下校補

馮衍傳董仲舒言道德見於公孫弘注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

待之據史記儒林傳仲舒下脫有行二字

見排於衛青衛原誤魏注改官本不誤錄大昭曰南監本不誤

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集解何焯曰自論即賦之序惠棟

曰至皆與自論略同不當為此賦之序何說非也今案自論篇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則何說是矣惠氏引北堂書鈔及本傳注皆即自論中語書鈔亦謂之自序賦注云即序者則又直以爲即賦之序而惠氏必曰不當爲此賦之序可謂好立異矣且何氏謂自論即賦之序原未嘗謂不當名自論也古人賦成然後作序故序可別行文選列陸機豪士賦序於序類即其例劉勰文心雕龍殿以序志別爲一篇亦即離龍之序也

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案碌碌落落老子原作碌碌注玉貌碌碌並作形

不利雞豚之息注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千官本作十今案禮記文本作

畜馬乘乘固四馬也千乃涉下乘字誤衍十又改訂之誤

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注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爲甚案今禮記注屬上失之爲句似誤

懇名賢之高風注懇陵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懇並作懇是謹案注陵則作懇爲是說文懇美也似作懇原自可通且下文高陽懇其超遠兮章懷不另出注官本亦同作懇則此節文注之作懇恐亦改訂之誤

心愒憶而紛紜注愒憶猶鬱結也錢大昭曰愒憶與愒憶同前書愒之

經怵憚而洞疑錢大昭曰說文怵憚注楚辭云心怵憚而懷惑官也知怵憚古作怵憚

惑作感案楚辭七諫本作心怵憚而懷惑史記曰虛惕洞疑案王注寃一作怨懷惑感蓋均煩怨之譌

至湯武而勃興注后稷十六葉號周武王說自本

享呂望於鄆州州官本作洲與注合今案說文州下云水中可居

解在河之洲爾雅釋水作水中可居曰洲皆非正字周書王會

州環其下淮南墜形訓宵明燭光在河州注皆云州水可居

者至釋名釋水亦仍作州故徐鉉校定說文已云今別作洲非

是可知注文作洲則誤傳文作州不誤也

孰趙武於淇梁注淇音古覓反案原注連上淇梁出音無音上誤字依錢按地官本有

娛子反於彭城兮注春秋經書宋楚平及楚人平取與經合

欽真人之美德兮官本美德作德美

採三秀之華英注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次當爲按之譌

捷六枳而爲籬兮注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維在官本作口維

監本原作登登皇維在國據周書原文改正非監本視源古本

維上更脫一皇字在下別多一國字今攷朱右曾所校釋之足

在固當作維國而維國之上尙脫君枳二字王氏僅於維國上

作一□所見仍非足其數爲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案據所引本抑亦考證未詳

六枳八枳均有未合今詳周書此節上文云汝

謀斯何嚮非翼維有共枳則是六八皆共之譌

呂詩春秋教麗山下錢大昭曰麗山即驪山也在京兆新豐縣

申屠剛鮑永鄧惲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

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

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

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

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

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

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已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

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住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

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

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旌

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焉縣曰教導

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以愛者擊磬有

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集解惠棟曰逸禮保傅篇

云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鄒析子轉辭篇云堯置

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

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

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殷周公曰武王入

各田其田無故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

無新唯仁之親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

流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

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集解劉歆

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案文少召公為保四字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繯緣九歲故云始免繯緣前

書音義曰繯落也繯被也繯或作即位已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

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問隙

誠所已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

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

其執不嫌是已人無賢愚莫不怨集解先謙曰官 姦臣賊子已之

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

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

曰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

龍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損也東觀漢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

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

如天子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推

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

在位者集解先謙曰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光

官本尊下有崇字後漢書二十九 方今師傅皆已伊周之位

據賢保之任已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

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

以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 蓋功冠

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傲之世公家

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

賊羣輩且已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與軍而行擁眾而止 攻犯

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始元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 至迺訛言積

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

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

睿厥極凶短折皇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

不敢曰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

述近尊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

本注無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帝之教也尚書舜命契

克日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元散使得執戟親奉宿衛曰

防未然之符曰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

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違背

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

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

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冀

行天罰所當必摧當猶向也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

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膺人望為國

立功可曰承年今文尚書曰立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曰將軍之

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聖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

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

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

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

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

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

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家作三桐人自殺下

而從之此歿身不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

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

又無所及是曰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集解王

命論馬援與楊廣書欲以譬曉曉然皆遜此至誠不納遂呼

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集解通鑑考異案七年已臣剛將歸

與書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

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曰獨見

為明而曰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

曰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

所動軍發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

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願望非徒無精銳

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第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

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曰忠孝顯聞

是曰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徵幸此何如哉夫

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

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

子洵入質而背之眾賢破膽可不慎哉曷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

尚書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武多直言無所屈撓光武嘗欲出

遊剛曰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曰頭朝乘輿輪帝

遂為止朝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朝止輪木也集解惠

陽則朝為止義也王逸音刃說文云朝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

加曰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極極諫又數言皇

其明代廷杖之作備乎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

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曰成其德帝並不納曰數切諫失旨

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曰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曰前

家于長子此云屯留或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

政諫不附己者故殺宣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齊有鮑叔世為卿

大夫晉有鮑叔少時舉上計據于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

心痛子都下車為掩摩奄忽而亡不知姓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餅

即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京師有駿馬

應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

暮在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

駿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問曰若此乃吾昔年無故失之君何以致此馬子都曰昔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關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都孫豈並為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駿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隸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案宜本渤海高城人後為司隸被刑乃徒之上黨遂家長子今宣始為上 承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計據而云上黨高士者非實錄也 承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生字和伯千乘人受事後母至孝 桓氏女見列女傳妻嘗於母前尚書於伏生見前書 初為郡功曹莽曰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叱狗而承即去之 呂反 承望風旨規欲害承太孫都尉路平 承望風旨規欲害承太守荀諫擁護 承望風旨規欲害承太為吏常置府中承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剪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承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承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承弟升太守趙興到聞適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 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以黃土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 五

其子也救縣出升復署承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 集解惠俗通云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于興欲謁之承疑其詐諫不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 當向以韋馬之也聽而出與遂駕往承酒拔佩刀截馬當匈適止 集解惠康曰袁宏紀承當州門拔佩刀截馬當匈適止 承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五人輒行軍法承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陽侯 中陽縣屬西河郡今先謙曰在今汾水承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 東觀記曰州府憲鄉縣西承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 承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 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兵馬俗本或有為上加不者誤也 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 風俗通曰儲姓齊持節徵承詣行在所承疑不從迺收繫大伯 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注文傳合案文 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迺發喪出大伯等傳合當作舍

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各百餘人詣河內 幅巾謂不著冠也 帝見承問曰卿眾所在承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恐已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也 幸希 帝曰卿言大而不悅 大而其降既意懷不悅也 時攻懷未拔帝謂承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營之即拜承諫議大夫至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 集解通案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 帝大喜 東觀記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 帝曰承曰足下懷上大喜與承對食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承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耶賜承洛陽商里宅 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商里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承為魯郡太守承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解惠棟曰孫愐云 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頌之孔子闕里無故荆皮姓出下邳 六

後漢書二十九 六

棘自除 闕里解 從講堂至於里門承異之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曰為之奈何對曰序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眾觀化 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可因而興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 而闕里白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酒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承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承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承曰吏人瘼傷之後迺緩其銜 銜急則小絀絕矣故急於其銜者非千里之取也示誅疆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曰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承曰事劫良大不敬 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欽喪還大夏城門中承勅奏良曰今日月二十七日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欽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

旋車又召侯岑諱實使前走數十步按頭諸侯藩臣蒙恩入侍
知尊帝城門侯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
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集解劉放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由是朝
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
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已避二鮑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作詔
策曰貴戚云云御覽三百七
十引作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案此作其見憚如此集解惠
帝語為是此不得有詔策亦非京師語也
漢書云永性矜嚴公正百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
僚忌難每朝各加戒慎也
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豈有過墓不
拜雖曰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
上苟諫豕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
湛對曰集解先諫曰據湛傳當是光祿大夫太中二
字誤拜太中大夫已在稱疾不朝之後也仁者行之宗
忠者義之主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仁者
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
之高者也帝意迺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
建武十五年歆
坐直言免也永固請
之不得曰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
下獄永至成皋詔書迎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曰詔書迎
下永曰君晨夜冒
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惟懼近臣其以永為兗州牧也集解
惠棟曰漢律云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不過在所者便道之官
無問永未至行在令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便道之官者優之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曰事新主矣恥曰其眾受寵斯可曰
受大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嘗曉也豈苟進之悅易曰
情納持正之忤難曰理求乎言詔曲則易入誠能釋利曰循道居
剛直則難進也
方曰從義也方直君子之樂也
昱字文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淵先謙曰避唐高
祖諱改書鈔六十一續漢書云字守文少傳父學客
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集解先謙曰戴涉
後為大司徒坐事
下獄死見實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
屬上黨
融侯霸等傳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
屬上黨
郡故城在今澤州也集解先
謙曰今澤州府鳳臺縣也

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
人趙堅殺人繫
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
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集解錢大昕曰泚當作泚注同即南陽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
之泚陽也實皇后傳母泚陽公主亦諱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
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
今之露布也光武
遣小黃門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小黃門宗厲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
不言姓名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
唯放頭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集解
惠棟曰注言赦令廣令司徒印封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名也帝
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
有父風集解何焯曰謂昱父永繼
父亡為司隸復居宣位也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
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迺上作方梁石
血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已殷富十七年代王
敏為司徒集解王補曰昱為司徒
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
郎集解劉放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
郎字誤惠棟曰袁宏紀得作德郎作黃門侍郎餘詳下建初元
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早既太甚將何曰消復災集解通
消復者消去災
異而復其常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
可也三年
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失得集解先謙曰官
本下如作有是
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
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
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
有散骨肉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
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錮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
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
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
即詔坐准賜事者令歸本郡注辭訟七卷者陳龍傳龍為昱撰辭
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
法決事都目八卷者晉書刑法志云司徒鮑公撰錄奏辭訟為法
比都目鄭眾周禮注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
決事比先謙曰官本注徒下例作辭東觀記作例四年代牟融為

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集解惠棟曰上云徐子得為郎法雄傳或作得或作德也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

荒災唯南陽豐稔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迺起橫

舍橫學也字又作賢集解惠棟曰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曰南陽揚濟濟之化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

姓觀者莫不勸服集解惠棟曰崔瑗南陽文學頌云昔聖人制禮可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敬聽樂則心悅然後知

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採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觀聽

于其手取之類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利箭我既

既濟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口無言不酬其得宜先民既

既濟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口無言不酬其得宜先民既

既濟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口無言不酬其得宜先民既

既濟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口無言不酬其得宜先民既

既濟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口無言不酬其得宜先民既

既濟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口無言不酬其得宜先民既

後漢書二十九

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通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

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集解先謙曰文選盧諶贈劉琨詩

卒於家注引謝承書云節士鮑昂有鴻漸

之志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

其字異然前書音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發輝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異軫之

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

也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為漢

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

也時左隊大夫遂並素好士王莽以穎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遂姓

自鬻輔商立功全人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

天德並奇之使署為吏憚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

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

仲父而可為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傳說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

不授驥旨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

裂裳裹足鶴立秦庭盤音屣遂不受署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含元包一甄

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

品者也集解劉攽曰注包而為甄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

一甄也案文也字當在甄上顯表紀世圖錄豫設也言天豫設

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集解惠棟曰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云邛生倉際觸期帶度為赤制公羊疏

改亂制又云邛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

錄又云邛水精治法為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為赤必告示象使知

命又云邛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

春秋以此數文言之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曰成德愚者逆曰

後漢書二十九

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

福上天垂戒謂鎮歲劉氏享天承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承長

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取之曰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矣

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之曰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矣

是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若不早圖

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陛下何貪非天顯自與故禪

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

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曰大逆猶曰憚據經讖難即害之

使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迺瞞目瞞曰所

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

敬南遁蒼梧通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野蒼梧

縣東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

憚名迺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曰軍政憚迺誓眾曰無掩人不

備窮人屈辱集解先謙曰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

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

紀武王不曰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

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故能獲天

行之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

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集解劉效曰將軍如何不

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

不謝天改政無曰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曰

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

論之上音時憚恥曰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曰

為門下掾憚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

氏一時及子張病將終憚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憚歔歔不能言憚

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

紀載憚語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讐不復也二父

謂父及叔父蘇與曰子謂手殺之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宜適卿

往與手甚快通鑑字文化及揚言曰何用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

目擊而道存也憚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曰示子張子張見而

氣絕憚因而詣縣曰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憚曰

為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曰生非臣節也趨

出就獄令跪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曰要憚曰子不

從我出敢曰死明心憚若不出欲自憚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

守歐陽欽請為功曹集解先謙曰欽後為大司徒汝南舊俗十月享

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欽教曰西部督郵

蘇延蘇姓咎蘇之後蘇音遙集解惠棟曰蘇與謠同孫恤引詩曰

通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

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集解惠棟曰袁

皆云主簿讀書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敬

司正舉禮儀者觥罰罰也以角為之詩小呂君之罪告謝於天按

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朋黨構姦罔上

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曰惡為善股肱曰直從曲此既無

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敬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

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欽意少解曰實欽

罪也敬奉觥遂受罰也集解先謙曰此與憚迺免冠謝曰昔虞舜

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

四罪而天謂堯也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

歌尚書曰股肱喜憚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憚自責不忠故豺虎

從政豺虎貪獸以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眾顯言夫蘇

本注無罪莫重焉請收憚延曰明好惡欽曰是重吾過也重再

不誠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憚厚見其言忤欽迺

相招去曰子廷爭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言欽後必

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同者不

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孟軻曰疆

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
 子曰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
 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為形
 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
 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也非不能也此強其君之不能也為長者
 也又曰曰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
 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 障蔽也
 也言歛將以牛酒賞錄 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
 延而憚障蔽不聽之 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山中 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
 居數月欽果復召延憚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憚
 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已為人鳥獸不可
 與同羣 論語孔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為
 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巢許萬承蒼蒼曰父老堯舜若
 巢父許由老於堯舜之世耳注恐非是先謙曰萬說得之東觀記父
 老二字作去王補云憚意謂敬能與我為伊呂以用世乎抑將欲
 為巢許以父老終於堯舜時也庶與敬答語為合若從東觀記作
 去則謂將為巢許而後漢書二十九 敬曰吾尼矣初從生步重華於
 引也語意並顯不須如注之轉迂 敬曰吾尼矣初從生步重華於
 南野也南野謂蒼梧也 謂來歸為松子 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
 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今幸得全軀樹類
 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嬃之得仙俱去也 敬汝南人今隱弋陽
 樹類謂有肩闕集解惠 還奉墳墓盡問學道 敬汝南人今隱弋陽
 曰官本問學 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
 作弟亦從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曰害生憚於
 政之義也 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 謝沈書曰敬開
 遷都尉還為功曹慶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
 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蟻中陰就虞延並辟
 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病日蓬廬
 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
 憚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 洛陽城東面帝常
 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 袁宏紀云上
 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故下云大明遠遼案漢時城門 憚曰火明遠
 有離載下雉之禁以防姦非故帝令舉火射面也

遠 集解先謙曰東 遂不受詔帝迺退從東中門入 東面中 明日憚
 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曰萬人惟憂 樂也尚書無逸
 游田曰萬人惟政之共也集 而陛下遠獵山林夜曰繼書其如社
 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參封縣屬琅琊郡集
 云由是上特重之 府境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 建武十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
 得之臣父不能得 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
 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集解
 功于己量主謂揣其意于君量平聲正誤云恕已謂能推己之心
 以度人也案恕已量主即量錯所云內恕及人正誤得之也又曰
 七制解云光武自謂憚知我廢后必無偏徇而輕視天下也此帝
 自飾辭正誤云案此謂必不偏愛而動搖國本也太子彊乃郭后
 所生恐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
 廢併及太子 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
 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
 比吉甫知其得免 春秋之義母曰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
 於非乎遂不娶 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肯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
 再遷長沙太守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
 書云憚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 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
 孝子古初 集解惠棟曰孫備云古姓周太 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
 初匍匐而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
 轉芒長 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離城東觀
 左遷 又免歸避地教授 避地謂隱居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受
 憚稱仲健憚怒以所杖鐵杖擗 韓受出怨怒遂殺仲健故坐免 著書八篇曰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曰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

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
 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
 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
 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
 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
 竦各相檢敕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
 者曰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曰外戚之寵威
 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
 陳憲驕恣引王莽曰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
 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騎奢非法百姓苦之壽曰府藏空虛軍旅
 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曰買公
 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
 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
 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爭臣七人曰自鑒照
 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
 孔子曰天子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
 有爭臣七人
 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郵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
 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曰為壽機密近臣
 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曰安宗廟豈其
 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曰
 昌不曰諤諤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諤諤請買
 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曰為國家橫罪忠
 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曰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誓言非
 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忠臣盡節曰死為歸臣雖不知
 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塞晏之化鄭玄注尚

後漢書二十九 五

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做謬豫機密言
 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論徙合浦今廣州縣集解劉攽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
 申屠對策郵憚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虛受堂 六

申屠剛鮑永郵憚列傳第十九 終
 後漢書二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九校補

申屠剛傳是呂人無賢愚莫不怨集解官本不下有為字錢大昭曰閣本

不下有為字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曰義割恩注離斷至親雜官本

而尊其宗黨集解官本尊下有崇字錢大昭曰閣本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注言執滿必傾官本

六極之效注聽之不聰厥極貪官本

往來二十許年官本

鮑永傳事後母至孝後母官本同另

安集河東并州朔部錢大昭曰舊有朔方刺史

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注齊大夫儲子之後也錢大昭曰前書王莽傳有中郎儲夏

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

巾東首也錢大昭曰傅子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世士人未仕無官位者之首服也

我攻懷三日不下至於是開城而降集解通鑑考異

攻懷一節今案永之歸光武通鑑載於建武二年袁紀則載於元紀載更始被害在元年十二月

乃罷兵詣河內則固當在二年也又紀載二年二月幸修武修武即河內縣也

是時之懷已為更始河內太守乘間竊據故幸修武以攻懷耳

攻懷甫三日而永適至即說下之紀是以略而不載必疑范書

為誤何以東觀記亦詳著之耶

賜永洛陽商里宅注故曰上商里宅也上原譚工據錢

迺拜永為魯郡太守錢大昭曰列女傳亦云永為魯郡太守案建武二年封兄子與為魯王

董憲裨將殺彭豐等蓋皆在與未封之前

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集解皮姓出下邳錢大昭曰前書儒林傳有項那皮容後漢

有涼州刺

永曰事劾良大不敬注還大夏城門中錢大昭曰大當作入洛陽

案錢說雖與東觀記合然書鈔六十一引續漢書則與此注同

又陶宏景真誥郎宗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則似作大亦非

誤蒙恩入侍知尊帝案東觀記原文知上

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注南北為阡東西為陌案阡陌本田間徑

風俗通謂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此蓋因地勢而異制疆

理南東不同故阡陌亦不同耳至墓間之道亦名阡陌其詳雖

不可知然如前書原涉傳以墓道為阡與此傳之阡道為陌

正復相對但言阡者不兼陌言陌者不兼阡是必南北為墓則

道曰阡東西為墓則道曰陌也

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集解何焯曰謂昱父承繼父宣為司隸

復居宣位也周壽昌曰廣博物志六十七司隸校尉鮑宣子承

鮑氏曉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難瘦

行步工樂府詩集八十五引同

賜錢帛什器帷帳什器詳宣

如如失得集解先謙曰官本下如作有是錢大昭曰下如字

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至見崔瑗集

司農鮑德誅有云羌髦作虐報我西鄰君斯整旅羅武月頻

不載又德嘗為黃

門侍郎見陳寵傳

郵郵傳郵郵注郵音之日反日原譚目據錢

方今鎮歲焚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錢大

窮人屈尼集解官本屈作於錢大昭曰屈尼無掩人不備窮人屈尼即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注解見順帝紀官本無

敬字次都清志高世注新遷都尉通為功曹侯康曰都尉為高

先賢隱處精學蛾陂中侯康曰御覽七十二引汝南先賢傳鄭

傳

彈琴詠詩常兀坐於破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蘆為席今案

蟻古通作蟻禮學記蟻子時術之釋文讀蟻為蟻可證

帝迺迴從東中門入

張煇曰續百官志作中東門錢大昭曰此與

今案桓榮傳注引作更

從中東門入與續志合

又免歸避地教授注稱仲健

健原誤建據東

各相檢救莫敢干犯

干原譌于據錢

按改官本不誤

卷二十九校補

三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書三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晁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曰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

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

等共典校書劉歆少一與字拜代郡中尉

案中尉謂中部都尉也治且如縣

代郡又有東西二都尉故云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

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曰拒匈奴建武五

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

弟屯代郡

目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曰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

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

其謀主

王俱是通人未見下文

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

也走昔曰摩研編削之才

也削謂簡也一日削書刀也

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

童約曰書削代廣先謙曰削

謂簡是也東觀記正作簡

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

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

必亡故變名遠逝

乃有宅心不可子勿復言

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

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 閱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

牙 延岑字子孫也漢見前書也 適後覺悟棲遲養德 通雅曰棲

也 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 先世數子又何言加 謂智果也 君處陰

中土多賢士若曰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

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集解惠棟

惡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

集解先謙曰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

非冀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願望自守二者之論豈

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 見秘經傳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演

孔圖云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街書 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 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包藏也玄緯書玄秘藏於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 昧暗也亮明也

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 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 言漢承唐堯劉

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奪 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

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 後漢書三十上

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 王莽傳

公實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 皇天所曰眷顧踟躕憂漢子

朕肉鬻分三輔舊事曰鬻切干段 皇天所曰眷顧踟躕憂漢子

孫者也 脚躑猶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曰師曠雜事輕

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 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

曠入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 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辰

星中央鎮星失 辰星久而不効 不効謂出 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

晷失於常度 辰星久而不効 不効謂出 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

退見熊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 房前書曰鼎畢間為天街氏

次當次舍於氏房今 曰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

不舍之是變常也 前書天文志曰則

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則

集解錢大昕曰東海與 尾為燕分漁陽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東

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 或裴回藩

屏或躑躅帝宮 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 或經天反明

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

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

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 集解劉效曰案文壞當作

故誤 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 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

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巨秦豐之都也 蓋

名倚彌也 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 畢西方 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 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

鳴盛曰助天當作天助洪頤煊曰史記集解馬融曰 夫仲夏甲申

畢文王墓地名也以爲星名當是太誓今文家說 夫仲夏甲申

爲入魁 曆法春二月己巳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

王寅案上文言春三月己巳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

丁未則十二支中皆越四位取之 獨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 冬甲

寅當配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從宋本惠棟曰案元珠密語八

魁云春己巳丁巳夏甲子壬戌秋己亥丁未冬甲午壬辰與此異

也 入魁上帝開塞之將也 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

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死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

螫主庫兵 春秋合誠圖曰奎 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

是故延牙遂之武當 今均州 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

集解惠棟曰師比二卦主歲也主歲之法始於乾坤歲終則從其

次屯蒙需訟師比等是也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陽右行陰左行

開時而治六辰 坤主立冬坎主冬至 立冬坎四正卦主冬至也

其說詳乾鑿度 坤主立冬坎主冬至 立冬坎四正卦主冬至也

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上坎卦為水也 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

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 五七之家三十五姓

彭秦延氏不得豫焉 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 如何怪惑

依而恃之葛彙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詩大雅曰莫莫葛藟施

不問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 圖讖之占眾變之

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

善康叔曰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

景帝之悅濟北曰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

帝賢之徒封自更始曰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滅否粲然可不察

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故天之

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官本汝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

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

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

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

受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于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

也茅焦曰茅焦為上卿秦始皇遷太后于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

于咸陽宮茅焦為上卿秦始皇遷太后于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

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况

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翼遂降翼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

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

器于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翼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

錄云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談者取則班固亦言孟公篤論士也

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於

家

楊厚集解惠棟曰華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

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集解王補曰龍蜀各有楊春卿

無恙注春卿楊廣字一見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嚴可均疑

從楊廣月餘楊廣死厚傳春卿為公孫述將蜀平自殺其死先後

邦人春卿廣漢新都人其里居又異三史有明臨命戒子統曰吾

文辭然不侔不得因廣字春卿疑為一人也

紼表中也紼音提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

父遺言服闋辭家從健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

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穎舉

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為

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範中有陰陽消伏之法今不傳

而畧見于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生五行傳嘉禾生于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言訪之統作家

法章句及內識二卷解說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統事華里先

卿適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識二卷者不得承平中刺史張志

舉統方正司徒魯恭辟統與恭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

說案巴漢志內識者孔子內識桓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集解

日華陽國志云統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

與前妻子博不相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迺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集解惠恩養

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

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

鄧太后專政也集解錢大昕曰五星行道皆在黃道左右無緣得

知為後人妄增且太白入斗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曰問

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

侍承制問之厚對曰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

還本國亟音紀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

除為中郎太后特引見問曰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

軍不勝應輔臣星不對復習業健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

道公車特徵皆不就集解惠棟曰謝沈書云厚潛身數澤耦耕誦

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厚惡其苛暴時耕于大澤委鉏疾逝永建

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病自

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厥序曰四百年之間開四門

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宜蜀法攻憲之道編明

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曰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晷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集解顧炎武曰陰臣謂公羊春秋云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云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明年樂今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為婦人審矣注訓私非也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違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適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伏誅每有災異輒上消救之法而闕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

後漢書三十上

六

弟侍中不疑曰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厚弟子雖昭約節宰縣竹寇權文儀蜀郡何真幼正侯祈伯升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枝等皆徵聘辟舉也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集解惠棟曰依華陽國志當世名當世詔備古禮曰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厚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悼詔謚曰文父與此異也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終

後漢書三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上校補

蘇竟傳據南陽陰縣為寇注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在今襄陽光化縣西

不移守惡之名乎集解惠棟曰當作首惡今案守惡誤但首惡應即斥為首惡或為同惡之譌

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集解惠棟曰春秋緯衍孔圖云至孔提命

作應法為赤制今案為赤制一作為制赤雀集但衍孔圖又云公第一疏所引亦為漢赤制之證也

今五星失暑注中央鎮星案此注及下文鎮星之鎮失暑失於常

度前書班固述高祖紀第一五星同暑類注暑景也又文選李注暑光景也王念孫云五星光不及地不得有暑景即執字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沈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醴曰沈今爾雅作厚沈之通作厚猶暑之通作執矣今案王說是此注訓暑為常度亦謂軌道也

言為諸如此占案已上所言星變續志皆不載

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集解錢大昕曰東海與魯相近似不當宋分今案東海地本屬楚前書天文志房心為宋今楚地是傳說不誤也

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案此事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注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案秦豐黎丘鄉人其地屬楚故稱楚黎王見光武紀注又續志南郡鄧侯國有黎丘城劉注朱祐禽秦豐蘇嶺山黎

夫仲夏甲申為八魁注麻法春二月己巳丁丑官本二

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注左傳曰至不可干也集解惠棟曰外傳

文案注引左傳見內傳定公元年外傳周語則據為衛彪侯引惠氏以注引左傳為外傳殆偶不照

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注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

墨突不黔也案竟在固前而章懷引固答賓戲文為注特借以

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竟言憂人之甚意蓋本此

楊厚傳統作家法章句錢大昭曰即春卿錄表

厚對不合免歸注大將軍鄧騭應輔臣星不星原誤以據袁

宜獨法改憲之道錢大昭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斗麻改憲

是夏洛陽大水官本大作暴與續志劉注合

卷三十上校補

二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後漢書三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晞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郎顛集解通鑑胡注姓諸魯懿公孫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

字仲綬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

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

者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分也鄭玄注云六日七分其法以坎離震兌為

四正卦坎離震兌每卦六爻主一時每卦六爻主一時每卦六爻主一時

二日四分日之六十分每卦六爻主一時每卦六爻主一時每卦六爻主一時

五日四分日之六十分每卦六爻主一時每卦六爻主一時每卦六爻主一時

各得七分是為六日七分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

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

七月恒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漸

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卦氣起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

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復臨泰大壯

夫乾息卦也姤否觀消卦也消息為辟卦餘為雜卦四方為方

伯之卦卦氣之說始于孟喜章句其後京房 能望氣占候吉凶常

楊雄谷永皆依以為說詳棟所撰易漢學 賣卜自奉奉音扶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

蘇州是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

如其言集解惠棟曰陶宏景真誥云宗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

爾案宗事詳 諸公問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恥曰占驗見知聞徵

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顛少傳父業兼明經

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

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

年正月公車徵顛迺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巨

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

所生各召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災異所生災所

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
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
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
台階下與人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曰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
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
共瞻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
視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
天下之憂四釜為鍾也集解劉放曰注四斗為豆案斗當作升又
云四釜為鍾稜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
四當作十
之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災眚與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
委任三府也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
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網數謂緩於三
郡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集
先謙曰謂為字古通所謂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
猶所為也官本作所以
後漢書三十下 四
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
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顛對曰臣聞
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
而稟性愚慙集解先謙曰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
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
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
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頭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
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
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
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
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傳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德公
傳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速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
之教所獨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窮人常死百姓
何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雖則不寧而
舍齊南郊雨大樹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訪作罪是雖則不寧而
時雨自降左傳僖公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疾今月十
七日戊午微日也陽嘉二年正月集解錢大昕曰納音之法
申日在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
旱南方為徵故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
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
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其節玄
惡諸侯為善一時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
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
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其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集
解錢大昕曰此易稽覽圖之文也其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故
漢儒謂之中孚傳先謙曰如是則景雲降集皆診息矣景雲五色雲
日官本注明日作明曰
後漢書三十下 五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顛
以園陵火災故引之也昔診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
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
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淨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
也有貌濁清淨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今三公皆令
色足恭外厲內荏曰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
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
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
集解惠棟曰消息謂泰正月泰卦用事
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
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集解惠棟曰所謂
官本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
所賞拔非所曰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曰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

日李殿學云 威武衰微 集解惠棟曰李殿則此三星白應之也罰

大火明堂 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

也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西方白氣入玉

也 臣恐立秋已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

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

曰鎮撫之也 同易 金精之變責歸上司 年改為太尉詩外傳曰司

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集解惠

棟曰謝承書云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災異故云謂司馬

宜曰五月丙午遣大尉服干戚建井旗 干楯也威斧也西方主兵

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旗也以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

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

玉板也 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曰火勝金轉

禍為福也 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

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于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

外司各各考事 考劫 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

立猶定也時考問延 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已悟人君

火者姓名未定也 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曰備後災凡諸

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 公能其事以驗卦候知之

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曰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

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

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

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 自司

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徒居位陰陽多謬 陽嘉三年策免 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與

議異人同咨 且立春曰來金氣再見 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

正月乙卯白虹貫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曰應天意陛下

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集解先謙曰

七事臣伏惟漢興自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戌仲十年 基當作其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記歷極日

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詩三百六十歲為一紀歷極之別名猶稽覽圖稱中

字傳也其法蓋以三百六十歲為一紀歷極之別名猶稽覽圖稱中

別為孟仲季各十年故下云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也 惠棟曰案漢

儀禮云古文其皆作基 詩記歷極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

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

位荀爽易傳云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又乾鑿度云乾漸

九月九月建戌乾又西北之卦位在亥故云戌亥之間乾所據也

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

祕歷 集解惠棟曰易雄雌祕歷者推卦氣陰陽之書也謂之雄雌

之所由生也案詩緯推度災云陽本為雄陰本為雌雄生八月仲

節號曰太初雄生戌仲號曰太始雌生亥仲號曰太極雄生十月仲

太素然則八月酉仲為太初雄生九月戌仲為太始雌生十月亥

仲為太素屬物魂三氣相接至于子仲然後天地分也推數起亥

仲至戌仲亥為革命五際之一也祕歷備有其義故引之 今值

困乏 集解惠棟曰陽嘉元二正值戌仲 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

困害君子也 九二有中居亂世交于小人經曰困而不失其所

其唯君子乎 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

失中和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易困卦

之行也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易困卦

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澤水在澤下

是謂竭澤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于道

也 集解惠棟曰易緯以 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居 太子時廢

為濟 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

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已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 集解惠棟文帝

改法除肉刑之罪 漢法內刑三謂黜也剝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

者咎五 至今適三百載 帝陽嘉二年合三百也 宜因斯際大

錫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 集解

日韓詩云宋襄 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

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集解惠棟曰際會謂始際會惠上奇曰卯酉為革政午戌亥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為革命是為五際言變革際會之間

究暢臺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錫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曰致災或改舊曰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曰實對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勿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也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

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為喉舌對酌元私曲之意氣運乎四時出納王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平作平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

選臣誠愚慙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政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于一天帝為北辰氣成于三百歲斗歷改憲也集解劉放曰案文計當作斗注文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

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玉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曰先天下

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曰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曰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曰答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固集解黃山曰或疑瓊傳無為

對策拜官均不合有顛薦今案傳載瓊永建二年遷尚書令出為魏郡太守據瓊孫瓊瓊初為魏郡太守在桓帝建和元年上距陽嘉元年以前再遷光祿大夫因事引退范書略之耳固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拜議郎順紀京師地震在是年四月洛陽地陷在是年六月而顛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則顛尚在並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于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德人賤言廢當受誅罰

孔子曰不佞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劊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黃帝刻木為舟聘賢選佐將曰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舟刻木為舟聘賢選佐將曰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文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

是曰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滅否宣王是賴曰致雍熙陛下踐祚曰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曰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期而後集論語色斯後集曰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罰也集解先謙曰則皆懷歸鼓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四始謂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

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禮記也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即西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集解惠棟曰詩韓含神霧云集微揆善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

云建四始五際而入節通汎歷極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辰之際
為政正辰在天門出入候也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也亥大
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豈可不剛健篤實
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大畜家文漢儒以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剛健篤實為句
富有大業
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
實含味經籍如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又
果于從政明達變復也言明于變異消復之術朝廷前加優寵賓于
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
聲大器晚成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
三年迺立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
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
養賢之禮徵反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
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
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漢
宮商為佐秀氣為人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孔圖云天之生固
必為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子奇稱
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若還瓊徵固任曰
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
伏聽眾言百姓所歸誠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集解惠棟曰漢時言事附奏左帷讀復以
便宜四事附奏左帷也一云左方也傳讀為敷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命士流寬
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于東郊還通賞公卿諸侯大夫於
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

遂行無有不當集解惠棟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
日寬大之澤即寬大之詔五緯五星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
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云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云和
栗氣和而嚴正天官書日月五星順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
氣錯逆霾霧蔽日雨土為霧而自立春曰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
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
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
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
於萬機集解蘇輿曰豈獨猶豈也襄楷傳豈獨好之而使然乎
帷幄之政有所闕歟惟幄謂謀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
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曰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臣之所陳輒曰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聞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
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集解惠棟曰案
皆二月卦大壯辟卦也解三公卦也雷乘乾曰今月九日至十四
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
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
日故六日即雷集類上書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出則萬
物出入月入地百八十三日出則萬物入地能除害出則與利
人君象也棟案雷出為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為地
豫雷入為隨隨八月卦易曰雷出地奮豫震為雷雷在地故曰
案卦氣圖豫外卦屬春分二月卦也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已開發萌芽集解先
本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
木皆甲故經曰雷曰動之雨曰潤之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
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隨

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迺發天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集解惠棟曰徐彥公羊疏文耀鉤云房心為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為明堂心為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孝經鈞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政之象華故年豐也尚書

洪範記曰集解惠棟曰前書藝文志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本傳曰洪範五事論也天文志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沈約云伏生創記大傳月行中道移節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行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應期德厚交福重華留之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

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也此曰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也分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集解劉歆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

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早陰僭陽亦早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

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皆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各依其方色皆燔雉雞燒狗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早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兩可

請降水可攘止集解先謙曰則歲無隔并集解惠棟曰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已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庶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目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集解

惠棟曰穀梁傳云一穀不升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贖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願陛下早宣德澤已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其夏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

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曰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鬲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鬲邑縣西也集解錢大昕曰鬲當作濕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他合反即濕水也班志作濕陰案說文濟濕字本作濕隸省作濕燥濕字本作溼後世信濕為燥溼字而以溼為水名不知溼為濕之譌也其正作溼者多與濕相亂左氏哀十年傳注濟南有濕陰縣陸德明誤音習惠棟曰孫愾云襄姓魯莊十年傳注濟南有濕陰公子襄仲之後子孫以謚為氏後漢有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

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曰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堯一百一十七歲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

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

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集解惠棟曰積志閏

天廷五帝之坐集解惠棟曰詩含神霧云五精星坐其東而金火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正月王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集解惠棟曰積志九年

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

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集解惠棟曰積志十二月乙

犯軒轅為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龍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集解

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集解惠棟曰元年當作七年

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

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呂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集解何焯曰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

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

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

坐伏誅桓帝徵瓚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殺成瑨字

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禁外親張子禁使自殺成瑨字

畏法網瓚與功曹岑暉捕子禁殺之桓帝徵瓚瑨廷尉

下獄死瓚音質瓚音暉集解惠棟曰瓚一作質古字通車騎將軍

馮緄碑瓚作晉古字通注收其魁而陛下受聞豎之譖乃遠加考

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而

嚴被譴讓集解惠棟曰陳蕃傳帝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

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畧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

全自陛下即位呂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集解惠棟曰

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諫曰

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

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呂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

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曰重人命也

頃數十歲呂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諫之煩廣雅曰諫也謂罪

集解惠棟曰前書景紀後元年詔云獄疑者識有司所不能決移

廷尉周禮誅士云有治干士者造焉鄭康成云如今郡國亦遣主

者吏詣廷尉議者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

此請諫之義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

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

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

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

德省刑曰廣益斯之祚詩國風序曰益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

婦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蛇蝎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曰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

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扶風有星隕

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

曰為符瑞大人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于清河

黃龍負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

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

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

君願以一贖致瀉池君子之威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

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集解惠棟曰前

永始二年星隕谷禾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

者失道紀綱廢頽下將畔去故星畔而隕以見其象稽益用永語

捕繫詰語所從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

起而竟不得

沙丘史記曰始皇崩于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王莽天鳳二年

說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說言黃龍地死黃山宮

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永始二年星隕谷禾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

者失道紀綱廢頽下將畔去故星畔而隕以見其象稽益用永語

捕繫詰語所從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

起而竟不得

沙丘史記曰始皇崩于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王莽天鳳二年

說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說言黃龍地死黃山宮

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永始二年星隕谷禾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

者失道紀綱廢頽下將畔去故星畔而隕以見其象稽益用永語

捕繫詰語所從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

起而竟不得

沙丘史記曰始皇崩于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王莽天鳳二年

說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說言黃龍地死黃山宮

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今迺反處常伯之位實

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也

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

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謂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不

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

心也集解王補曰王厚齋云東漢有佛書而諸臣天神遺曰好女

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眴之四十二卷經天神獻玉女於其

解先謙曰官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媵女豔婦極天下之

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集解惠棟曰奈何欲如黃老乎集解王

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書上即

召詔尚書聞狀集解劉放曰案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集解先

本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

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後稍見任

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

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集

通鑑胡注承旨謂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

承侯誅諸呂張澤閩人也後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願

告之乃去此其佐誅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

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楷不正辭理

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于吉

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曰楷言

雖微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

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

十卷皆縹白素朱介書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

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井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

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瑛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

縹也丹目合乎吾之道也通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赤者

大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瑛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

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

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命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

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

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

著絳袖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甚

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

安中五六十歲吉是時已百年策死在建安五年之四月大約距

殺吉時不久先謙曰官本注其言曰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

語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亂其道不理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

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

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聖也呪百中百十

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滅之後

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曰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

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至禮請集解先謙曰官中平中與荀爽

鄭玄俱曰博士徵不至卒于家集解何焯曰九州春秋云陳蕃子

史王芬坐楷云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

然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此楷後事而傳不載洪頡熒曰

袁宏紀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

錄學道淺微處士荀爽陳紀韓融李楷耿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

士皆不至李楷疑即襄楷之譌前書武帝策而張衡亦云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

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耶顯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

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自有補於時人

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做好巫故君子不曰專心焉好巫謂好鬼

也集解先謙曰左氏豔而富其傲也巫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微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

故云我襄耶災戒實由政淫

虛受堂

三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終

後漢書三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下校補

郎顛傳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至消之亦除注鄭玄注曰官本日

災火並作災官本作災今案左傳云凡火人火

易內傳曰集解惠棟曰漢時已識緯之書為內學故稱內傳案惠

說應移置上文

欲德不用集解先謙曰官本欲作賢非楊樹達曰欲德不用茲謂張

是故魯僖遭旱至休緒治之官注方今天旱官本天

無寬之日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日作實是錢大昭曰閩

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注成亥之閒為天門也校改官本不誤集解劉攽

曰案文成當作成注云成亥之閒是也今案正文成己之成不

亥誤作成亥故刊正之而說有脫誤蓋本云案注文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注天官書曰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西有官

卷三十下校補

西方

曰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注山陵崩絕川谷不流案注原作陵崩

據韓詩外傳改官本與韓詩外傳

詩云赫赫王命官本日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注順

否謂臧否謂善惡也官本注上謂作猶

其咎如此官本如

耽道樂術官本作耽被褐懷寶注子曰國無道原作爾無國據家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注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官本注演孔

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錢大昭曰稽覽圖云

雷聲君弱臣彊雷從解起鄭注太陽謂一月大壯一

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錢大昭曰稽覽圖云當雷不雷太

分之後當雷不雷君弱于道德也秋分之後不當雷而雷此君

也

易傳曰陽無德則早陰借陽亦旱錢大昭曰稽覽圖云陽無德則旱害物陰借陽亦旱害物觀其

政以別之

暴龍移市注禮記至見檀弓篇官本無篇字今案注上文明言禮記則下文不必更言見檀弓疑未

句本後人妄增

襄楷傳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採察注時太尉陳蕃至帝不納

錢大昭曰注本陳蕃傳其說誤也說詳蕃傳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錢大昭曰續天文志九年六月壬戌太白入輿鬼

係嗣未兆集解官本係作繼見前通鑑亦作係嗣

詔下有司處正尙書承旨奏曰集解通鑑胡注承旨謂承宦官風

指也案接詔下有司處正言承旨自係承帝意旨通鑑省去上文四十餘字故胡氏誤爲之說耳

其言曰陰陽五行爲家注四時失陰陽官本四時上多五行二字

卷三十下校補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高祖父解前書云河南人與此異

字分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集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疏至此周壽昌曰云族乃一時官刑未必盡殄其苗裔解當時豪俠或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疏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先

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滎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爲大尹集解洪頊煊曰前書地理志上谷郡莽曰朔調耿弇傳父況爲朔調連率此稱上谷誤

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眾保

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卽位

拜雍州牧再轉爲尙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

明年彭寵滅轉爲滎陽太守滎陽既離王莽之亂重曰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

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

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

穎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穎川太守集解惠棟曰趙岐三輔決錄云茂陵郭伋爲穎川化如時

兩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

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集解惠棟曰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

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東

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集解通鑑胡注附農附于農籍也因自劾專命謂擅放帝

美其策不曰咎之後去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

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曰盧芳

據北土迺調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是時在帝納之俊前在

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

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

杖以從之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

百各騎竹馬集解玉補曰史通暗惑云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令

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然史記趙世家毋叩道次迎

拜及問兒曹何自遠來也曹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辭謝

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俊謂別駕從事計

日當告之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

碑文注引續漢書並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俊為違信於諸兒

無當字劉說是也而人東觀記俊念負諸童兒違信也俊念先期

而人東觀記俊念負諸童兒違信也俊念先期

適入是時朝廷多舉俊可為大司空帝曰并部尚有盧芳之傲

也且何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集解洪頡煊曰鄭興傳建

年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俊可大司空者而不以

定彼知盧芳風賊也風難卒曰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已結寇心

芳將隋昱集解劉放曰案隨字至隋時遂謀脅芳降俊芳適亡入

甸奴俊曰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

及帷帳錢穀曰充其家俊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

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

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勸曉不改遂格殺廣還曰狀

聞世祖召見賜曰榮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榮戟以代斧鉞崔豹古

刻偶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榮戟王復使之河

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

北度集解惠棟曰規當作規淮南子云心知規與長史急焚其船

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剪滅拜成皋令成皋縣屬河

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北

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已

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棄字諸本皆誤作棄從宋本改用力少見

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

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故

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己無勞不安久居大郡

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

帥反旅反旅謂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嘗聖德

威侮二垂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

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棄弓也棄音高詩夫勤而

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

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

愚曰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煩泄

用之世猶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

故無忿怒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覺灑悅如見之戲

於水濱也集解惠棟曰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

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

明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

宿衛言士卒得比
於耶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曰下咸懷樂土

不警其功而厲其用無已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已俟振旅之

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

拒塞之吏集解惠棟曰李奇云乘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

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

伏自惟忖本已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

周壽昌曰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瓛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

云介微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

唐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

超受大恩收養不稱集解劉瓛曰案收養無義合作奉職無效久

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

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

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

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

推賢集解先謙曰疏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

禁網尚簡但已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

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曰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

合會取為大信所已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

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

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

一至第五也集解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曰詔令

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臣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

宜有重慎可立虎符已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

已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

說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請

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已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

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

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集解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

新其仇頭敬進如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

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事有煩而

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

謹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

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

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集解先謙曰東觀

記云賻絹七千匹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道已過於

己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訓序云君魚少從劉子歆

受春秋左氏傳其于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

其或訪經傳于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語遭王莽亂

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

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七年詔書

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

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

市百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

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

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

惠棟曰續漢書云妻子飲食但慈非陶潛云夫人情莫不欲厚其

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能致儉以全其義者鮮矣蘇與曰菜茹

平列史記公儀子相魯食茹而美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

畦王莽傳雖生菜茹而人不食顏注並云茹所食之菜晰初學

記引東觀記趙孝夫婦先食菜茹令弟妻同食飯據此知茹不

專訓食章懷注非馬融廣成頌芳茹甘茶章懷注茹菜也不誤時

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曰為身

處脂膏不能已自潤集解惠棟曰周易屯之九五云屯其膏小貞

者所以大潤肌膚節操亦所以養人也君吝則凶臣吝則吉奮

既立節治貴仁平集解汪文憲曰書鈔七十八續漢

書云奮以仁義為治抑強扶弱太守梁統深

後漢書集解 卷三一

五六一

相敬待不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集解正文臺曰類

常迎於大門敬以師集解五續漢書云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

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

廉仁賢舉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

已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

時隴西餘賊隗茂等集解惠棟曰茂蜀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

奮追急迺執其妻子集解先謙曰東觀欲曰為質奮年已五十唯

有一子終不願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

人集解惠棟曰武都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羣氏所信向

奮迺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

子曰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

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

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見有美德愛之如親

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集解惠棟曰

於骨月弟奇在洛陽為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

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集解此詩人以此賦也

奮曰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

春秋左氏刪定其義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詰訓序

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詰發

伏幽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者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

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

校尉作左氏說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集解惠棟曰

京師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欽

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兼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

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集解通鑑胡注時成都

招懷蜀人先謙曰東觀記云堪守蜀郡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

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為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

水遂免難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說述必敗集解惠棟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退謂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輸不迺示弱挑敵述果自

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集解先謙曰漢先遣

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秋毫無私秋毫

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

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

樂為用匈奴嘗曰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已

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已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集解通鑑胡注黨月既採桑研去繁枝留其特

者故以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

諸郡計吏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已惠下集解惠棟曰

其屬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句讀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集解惠棟曰前書食貨志云晁錯

云珠玉金銀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

患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

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

漁陽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集解惠棟

合也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堪于故令范滂人面熱汗出其賜

堪家新綿百匹以表廉吏是則稱堪者不獨樊顯也李善字次孫

見獨行傳范滂字公閔永平中為司徒詔云故令范滂初為令後

蘇輿曰虞延於永平八年代范滂為司徒見延傳蓋滂初為令後

至司徒也故字統生死言之如楊震傳故太尉震陰與滂對詔

稱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與此謂物故者也春秋繁露郊事對臣湯

承制以郊事問故膠東相董仲舒張楷傳順帝詔云故長陵令張

楷班固傳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伏湛傳杜詩奏故大司徒陽都侯

伏湛廉范傳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鄭玄傳應劭因自
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此類多並屬生者為言詔詞故令非
前死後者稱原任較有分別

廉范集解惠棟曰陶潛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

興曰廉氏豪宗自苦陘徒焉苦陘縣屬中山國世為邊郡守或葬

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襄集解惠棟曰見劉輔傳百成哀間

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皆有名前

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蜀也西州平歸鄉里

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辭母入蜀迎父喪

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蜀郡太守張穆丹之

故吏迺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屬廣

昌縣漢葭萌地也集解先漢郡今利州益

議曰在今保寧府昭化縣南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

溺集解惠棟曰水經注音壽水有眾傷其義鉤求得之集解惠棟

眾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後漢書三十一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

追范范又固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

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

人即有推集解惠棟曰請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京兆隴西二郡更

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請會融

為州所舉案舉其罪范知事謹難解欲呂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

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

幾融果徵下獄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

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吏更就考劾到

詔獄但救主者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

以情實告曰君若無威強見誣枉君其列辭當相仰范遂得衛侍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昏亂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

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集解先謙曰

葬畢迺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斂之吏曰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

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

叩頭曰臣無狀愚戇已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

將軍襲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母臣之祖也帝

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賈赦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

中太守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為會匈奴大人塞烽火日通故事

虜人過五千人集解劉放曰案移書傍郡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故

書傍郡求助吏白今虜集解惠棟曰王劭案春秋吏欲傳檄求救

檄尺出五千請移檄集解惠棟曰後漢書云二尺檄許慎云

二書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遂選精兵自虜

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燕火營中星

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燕其三頭手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尊食晨往赴之於晨食中斬首數百

級虜自相斃藉死者千餘人相斃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

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集解先謙曰書鈔七

猾表用良吏武下原字未知是否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

辭好相持短長范每厲曰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

字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呂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作在蜀數年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百姓皆喜家集解惠棟曰坐法免歸鄉里

州所考遺終兄郡吏集解惠棟曰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曰賑宗族

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
 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
 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迺緣蹤訪之集解王會份曰監本作
 緣從謂從馬任其所之
 隨後訪之也諸本或作蹤則上文義不貫從監本義長惠或謂
 棟曰縱當作蹤古字通續漢書作沿路先謙曰官本作縱
 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
 素聞范名曰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倚大
 將軍實憲曰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洛陽亭長
 勿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瑯邪
 會稽二郡太守集解惠棟曰干寶搜神記何徵吳郡人少好道義
 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鴻遣戶曹孫致
 調奉印綬煩守無錫敵不受追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
 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消死敵即遁去後舉方正皆不就
 卒于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巨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

後漢書三十一

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曰信意而感物矣信音若夫高祖之召樂

布樂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于齊漢
 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
 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屬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
 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曰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
 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曰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徒誠君
 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
 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
 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
 赦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言
 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也集解先謙曰郡縣在
 今潼州府三臺縣南初舉光祿茂才光
 祿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
 縣
 治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永初三年
 梁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
 勳巴 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
 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
 庸縣也
 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初臨郡進
 賢達士舉孝子嚴承勝士黃錯名備陳覽俊士張瑄皆至大位先

謙曰上庸縣在今郡 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
 陽府竹山縣東南 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
 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集解惠棟曰華陽
 國志帝舅車騎將
 軍閭顯大將軍實憲中常 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
 侍江京等屬託輒拒之 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証奏堂者
 寵阿意已死守之也
 會帝崩京等悉誅堂曰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
 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
 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
 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
 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敷才職
 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 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
 曰職字應照未本作識 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
 應嗣 集解惠棟曰鍾旣良吏傳堂為汝南太守屬城多閭弱堂簡
 庶循名責實集解惠棟曰
 語見慎子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
 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曰求屬不行竝恨

後漢書三十一

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

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曰葬子
 穉清行不仕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長子博少子稚稚字叔起
 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及授二千石徵以太
 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行證 曾孫商益州牧劉焉曰
 曰憲父矣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亡 曾孫商益州牧劉焉曰
 為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博子遵遵子商字文
 太守商勸璋璋奇授為甚善
 匡救薦致名士皆至州右職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字孺父京北茂陵人八世祖建武帝
 時為右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
 子武最知名也集解洪亮吉日案著八世祖建則明
 非蘇武後矣注引中 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執
 也執毀譽之論 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
 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者之稱言尊事之也集解惠
 棟曰蘇氏為扶風著姓故云大人如
 南陽大人是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

功集解劉歆曰案實固自為奉車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

少博學能屬文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一引

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

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集解

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

部案其姦賊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案陳

平王之好甚歡集解先謙曰自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

天集解通鑑胡注謂章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

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

請換為并州刺史曰折折權豪忤旨坐免集解先謙曰官隱身鄉

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

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膺為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集解先謙

糾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

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

屬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屬父因刑其尸曰報昔怨集解

曰官本父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

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

見寇迺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

也遂變名姓盡曰家財募劍客邀屬於諸陵間不剋會屬遷大司

農時右校尉廕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廕屬桑音工外反垣不韋

與親從兄弟潛入廕中夜則斃地盡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

屬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屬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屬

大驚懼迺布棘於室曰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

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屬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

其父冢斷取卓頭曰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屬匿

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掘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

憤悲感傷發病嘔血死集解先謙曰官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

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

休方之伍員集解惠棟曰公羊傳論伍員云事君猶事父也此其

公羊之義以不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

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捍之眾集解先謙曰官雪怨舊郢曾不終

朝而但鞭墓戮尸曰舒其憤竟無手刃後生之報豈如蘇子單特

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絕埃塵所

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

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曰毒生者也毒苦使屬懷

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曰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

於員不曰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

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屬素善後奐類有隙及類

為司隸曰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類既積憤於奐因發怒

迺追咎不韋前報屬事曰為屬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

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屬財物遂使從事

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曰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

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

盡誅滅之諸蘇曰是衰破又段熲為楊球所誅集解先謙曰官本

案段熲事具載屬球本傳諸本並天下曰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曰平其先七世二千石

卿校祖父侵集解惠棟曰一作侵安帝時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安帝時河

李邵獨薦集解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曰忠臣子孫拜郎中集解先

臣即中臣忠中集解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

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集解汪

初學記二十一引謝承書云為廬江太守以清率下半年月一炊惟

書鈔三十八引續作集解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

子二十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

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續復

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也賦與

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

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服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

歷縣邑探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

郡內驚竦莫不震懼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

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有枝附集解惠棟曰

者賊既情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百姓歡服時權

豪之家多向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贏敗集解汪文臺

六十九謝承書云續為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衰不下廉彈府丞嘗

琴出肘八百五十五引云鹽或其一壺書鈔四百四十六同府丞嘗

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曰杜其

意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御覽四百二十五九百三十六謝

承書云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餽鯉魚一頭續不為

意而懸之于庭少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續妻集解惠棟曰

續妻濟北星重女後與子祕俱往郡舍集解先謙曰續閉門不內

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襪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

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曰資爾母乎使

丁奚反嗣音丁勞反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已續為太尉

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已續為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漢書時

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集解何焯曰東園禮錢六十七書鈔

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集解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騎士也其所之往

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組袍曰示之集解

集解惠棟曰范泰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集解曰臣之所資唯斯而

袍以示使者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與祖集解已左騎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

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贈遺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

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集解舊典二千石卒官購百萬府丞焦儉遵

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救太山太守曰府購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集解

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集解

先謙曰劉說是京縣在今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二十一里有政理

迹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珠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說文曰瑇瑁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翮赤而翠前後

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

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

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

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

不聊生自活集解劉劭曰案文自活非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

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集解先謙曰誅斬渠帥為

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曰安巷路為之歌曰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集解通鑑胡注言吏不

反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

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琮為冀

州刺史集解惠棟曰案蜀志太常劉焉檄靈帝政治衰頹王室多

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注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

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

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收伯各以本秩居任云云而靈帝紀于中
平五年亦云是歲改刺史新置牧則琮時為冀州牧不當仍稱刺
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今刺史行部號
矣乘車無常治績志大使車傳車魏志云漢刺史稱傳車其吏言
立乘駕馴赤帷持節者重導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曰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
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癭陶長濟
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
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績在獨行傳父衰集解惠棟曰世
系云衰字叔明
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曰義烈稱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康
少得孝弟勤修操行太守
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徵
戶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
今天津府鹽山縣東南三十里
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
弩集解惠棟曰崔豹古今注云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
人一戶龜置一伯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曰備

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
百姓大悅曰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
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
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曰靈天下除煩就約曰崇

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
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
奢極侈造作無端與制非一勞割自下曰從苟欲勞苦割割於下人也故黎
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
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集解惠棟曰左傳文夫什一而稅周謂之
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徹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

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
取之蠲子也公羊傳冬蠲生此言蠲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

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哀公增賦而孔子非
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
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集
解王會汾曰注以字監本作益案豈有聚奪民物曰營無用之銅
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正豈有聚奪民物曰營無用之銅
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做從善已塞兆民怨
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曰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
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
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
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
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遭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
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
求委輸兵甲康曰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曰禦之術大怒

遣其將孫策攻康集解惠棟曰吳志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
每恨本意不遂今若
得康廬江真卿有也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集解
曰漢律吏五日得一休
沐言休息以洗浴也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
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
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
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橋墮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紀
吳志有傳

贊曰似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集解官本考證曰守字監本
楚謂南陽南陽屬荆州春秋演孔圖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
荆州謂光武起南陽也鄭興傳與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更始
亦起南陽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
何焯曰得朋謂與慶鴻為刎頸交也注誤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
郭杜孔張康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杜孔張康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至赤帷持節者重導錢大昭曰詩

車帷裳注帷裳童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禮顯宗賜荆州刺史郭賀三公之服敕行部去禮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明當時刺史之車皆有之

迺命御者褰之案刺史車帷非奉敕書不敢去故但褰之

陸康傳除高成令注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今天津府

鹽山縣東北三十里謹案續志勃海郡有高城侯國無高成縣然黨錮傳巴肅勃海高城人也注云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似高成固即高城矣改縣為侯國續志蓋就其後言之

卷三十一 校補

三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宏子黨 族曾孫準 後漢書三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

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封于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頌子續漢書云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勦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

灌注鄆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几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注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鄆州新野縣之西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几作凡又池魚

牧畜有求必給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成市兵弩器械貨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齋送甚至先謙曰不可言上疑脫當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啞之然積日歲月皆得其用向

之笑者咸求假焉貨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曰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

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債音側界反集解先謙曰官本債並作責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

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醫伯升集解先謙曰官本醫本作醫注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曰下共相謂

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召宏為將宏叩頭辭曰

竝海內大儒儻皆曰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
 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集解曰周
 後順帝陽平初年尚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
 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班下郡國皆本焚儻此又議刑辟
 言也當時儻此言顯宗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尚不行

宜須秋月曰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曰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
 儻燕侯燕縣名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北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曰至親
 悼傷之詔儻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
 宣明殿集解惠棟曰殿在北宮帝怒曰諸卿曰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
 敢爾邪儻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是曰周公誅弟季友鳩
 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社稷注曰繫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
 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
 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上繫音薩集解劉放臣等曰荆屬託母弟陛
 日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案文其當作爾集解劉放曰案臣等專
 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集解劉放曰案臣等專
 誅而已步專謂不請也集解惠棟曰專誅謂如呂帝歎息良久儻益
 曰此知名集解先謙曰荆傳有司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
 敬鄉公主儻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
 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也集解洪亮吉曰案五侯宜為壽張射陽玄鄉更父及少子茂為
 平望侯若長羅則改封壽張安得折之為二註誤惠棟曰宏傳云
 建武二十七年帝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則五
 侯當數平望宏不得兼封二侯也騎都尉樊氏侯者凡五國則五
 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以功德加位特進云云則壽張不兼二
 侯明矣時特進一言女可曰配王男可曰尚主宏為但曰貴寵過盛
 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儻
 卒贈賻甚厚諡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
 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曰

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儻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餼
 酒汁津每輒擾人吏曰為利儻竝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
 具曰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竝令從之集解先謙曰儻諱顯宗
 浮長子汜嗣曰次子柳梵為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
 蓋林旁涉梵字頭邑涉郎字旁而誤也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儻謹恪又聞其止鮪
 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
 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梵為郎每當直事常
 伏為郎二十三載未嘗被奏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
 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

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
 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尙嗣初儻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
 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集解蘇輿曰張霸從儻受嚴氏
 繁減定為二十萬言弟子頰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
 更名張氏學見後漢書三十二五

宗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屨斷勤置
 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
 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淮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作淮
 避蔡準寇準諱始用淮代準稱平淮務者非也字林父部準平也
 與準同漢桐柏淮源廟碑淮則大聖是漢已出淮字又不止準準
 之名然亦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淮字郭忠想佩篇古今韻會皆
 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淮廣韻集韻並云淮俗準字正
 韻準部準準兩字並存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
 則以淮準之重文也

儒術曰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
 為郡功曹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準先為別駕召見帝器之拜郎
 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尙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曰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尊尊為善孟子
 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集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尙書曰召
 解先謙曰官本注孜孜作學

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也東州謂冀州如遺
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豐呂倉分冀兗二州廉貸流人也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
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飲集解願曰言下公卿平議
太后從之悉曰公田賦與貧人集解通鑑胡即擢準與議郎呂倉
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開倉稟食稟給集解先
並作 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
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其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
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羈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曰安五
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
小障 威名大行視事三年曰疾微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集解
也日東觀記云明習漢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
卒於官

後漢書三十二

八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
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
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
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適曰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
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清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集
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
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曰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曰征
伐軍功增封集解惠棟曰謂與吳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
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曰示天下帝甚美之曰為關
都尉鎮函谷遷侍中曰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
本鹿作鹿者誤集解先汝南郡俗及顯宗立為皇太子曰識守執金吾輔
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曰禁兵入雖極言正議

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曰勅戒貴戚激厲左
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識常慕仲山
如虞廷傳寬薛情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
進永平二年卒贈曰本官印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
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永甯元年鄧太后曰璜弟淑紹封淑
卒子簡嗣躬弟子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女為和帝皇后封綱
吳房侯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防侯云是時綱上位特進三子軼
輔做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做徙日南

識弟與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與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集解惠棟曰周禮王后輦車有羽蓋鄭康成云以羽
蓋障翳風雨集解惠棟曰周禮王后輦車有羽蓋鄭康成云以羽
蓋障翳風雨集解惠棟曰周禮王后輦車有羽蓋鄭康成云以羽

後漢書三十二

九

蓋所以表尊 躬履塗泥率先期門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泥塗狹
亦所以禦雨 躬履塗泥率先期門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泥塗狹
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
客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
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游於貴近 與同郡張宗集解惠棟
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徒 與同郡張宗集解惠棟
谷鮮于裒集解惠棟曰裒後為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
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裒厚善曰為華而少實但私之曰財終不為
言是曰世稱其忠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與蓋第宅苟完裁蔽風
雨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與蓋稱豐屋之戒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
侯帝後召與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
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為盈溢集解惠棟曰
真也一音決猶望之也集解何若瑞曰史家隱缺望猶怨望也臣
文選吳都賦引臣曠注謂相缺而怨望也此不當作冀望解也臣
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與之

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與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時晚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集解通鑑胡注以人之謙下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記十二引續漢書云陰興為衛尉每請將遠出征身行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勞問無所愛借御覽二百三十同

疾甚後曰興領侍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雲曰後當作復與前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官侍中故言復領會疾瘳召見興欲曰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

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集解惠棟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陰嵩字文玉後漢書三十二

婉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起乃與叔父興疾病帝親臨問曰政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去官興疾病帝親臨問曰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已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集解通鑑胡注姓諸云席其先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已謹

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曰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集解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曰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為鮑陽侯

鮑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鮑水之南也音鮑鮑惠棟曰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先謙曰鮑陽在今汝南府新蔡縣東慶弟博為潁強侯集解潁強縣屬汝南郡在潁水之北集解北七十里里諱謗聖政今上每思犯奪爵士以弟員嗣陰氏袁宏紀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博坐驕溢免為庶人四月丙戌詔復封興子

員為潁強侯先謙博弟員丹竝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集解日注見堅鍾傳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白綬而已當代稱之帝曰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集解行義敦密褒顯朝廷以屬親戚擢為羽林右監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與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

賜策追諡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集解案雜事秘辛云侍中萬全大鴻臚桂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

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集解官本考證云先謙曰注就善談論朝臣莫及集解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見公主傳就善談論朝臣莫及集解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

位曰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鄭邑公主光武公主驕如豐亦狷急狷疾也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曰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

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集解日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甕令婦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子方以累積恩德為神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已祀之集解惠棟曰杜公瞻謂為黃羊自是曰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

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集解惠棟曰父見東故後常曰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製紫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終 後漢書三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二校補

樊宏傳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集解惠棟曰樊毅碑云謝陽之

孫古謝字作射注誤案東觀記載宏建武十三年封謝侯此蓋

兄元年已更封若宏者從龍最早且為

遺勅薄葬至傷孝子之心沐浴並終制命掘塚氣絕令兩人舉尸

即罔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

詔儻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錢大昭曰隗傳作羽

季友鳩兄注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

牙乃欲立公子慶父而殺公子般故季友鳩

一宗五侯注兄子尋玄鄉侯官本注兄子

以次子柳梵為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至是明衍

柳字柳從辰曰袁紀亦云以儻兩子

如沛國趙孝錢大昭曰孝傳但言其節行

五年卒於官錢大昭曰五年

陰識傳如虞廷傳寬薛愔等多至三公

識守執金吾在顯宗立為皇太子時乃建武十八年以後事其

時延外仕久矣建武二十四年延為洛陽令收考陰氏客馬成

誅之怒為陰氏所中傷其非陰識揀吏甚

明虞廷自別一人官本混為虞延誤也

與皆固讓皆字

封與子慶為射陽侯注射陽至音射侯康曰射音射本孟康漢書

洪氏漢魏音云射無射音當是孟康反作射紅傳寫脫誤錢少

詹大昕校亦同然玉篇廣韻已有射二音則其誤早在唐前

故章懷小顏俱音射也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朱氏出自曹姓周

世居沛國相縣前漢大司馬長史胡生浮前書云大司馬董賢死

尸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胡自劫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

葬之王莽聞之大怒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

鄆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

薊城集解蘇輿曰光武至薊見彭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

侯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舞陽王會汾云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

武陽侯國當建武之初徐兗未平蜀漢為公孫述所食三縣浮年

據則此所封者當是潁川郡之舞陽從宋本為是

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

之屬曰為從事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適多

發諸郡倉穀廩贖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曰為天下未定師旅方

河北龍道吳漢等步兵三千人先歸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
 光武及郡郡郡龍轉食前後不絕也
 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集解王補曰李善注言朱浮所以二者
 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諧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
 於伯通集解王補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曰大郡任曰威
 武光武賜龍號大將軍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于首山舍于野桑見靈
 豈有身帶三殺職典大邦龍馬為漁
 乎伯通與吏人語何曰為顏行步拜起何曰為容坐臥念之何曰
 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曰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
 名造臆鳴之逆謀泉鳴即鳴也其子適大還捐傳世之慶祚招
 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
 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狀况字也况
 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而伯通自伐曰為功高
 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白頭豕未詳
 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云至今驗之猶然
 也異而獻之行至阿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曰
 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適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
 其孰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
 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曰區區漁陽集解惠棟曰廣而結怨天
 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曰塞孟津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土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作自捐
 諫亦作捐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寵妻寵寵無慮

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鑿戒豈不謀哉
 定海內者無私警勿曰前事自誤集解惠棟曰願留意願老母幼
 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警者所快寵得書愈怒益也
 攻浮尊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
 浮曰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
 懼曰為帝忘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
 王曰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願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
 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疆而發忿公子
 曰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侵道
 則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
 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國鄒求救於魏魏以秦強
 不敢救公子乃為兵符奪晉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曰為陛下必
 棄捐它事曰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集解先
 與寵同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
 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陛下雖與大業海內未集
 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曰傳後
 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恣黨日增連年拒守吏
 士疲勞甲冑生蟻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上下焦心相望救
 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詔報曰往年赤眉
 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
 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
 充故須後麥耳須待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况遣騎
 來救浮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浮恐不
 得脫迺下馬刺殺其妻僅曰身免城降於寵尙書令侯霸奏浮敗
 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集解通鑑考異

一第 272 册 實多四庫全書第 8 版又內

為尚書令 帝不忍曰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
蓋追勅之 帝不忍曰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
自敗帝曰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
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眾陽
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
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五
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繁靜
也鴻範別災異之文 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皆宣明天
道曰徵來事者也徵驗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有寬
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宥合作佑王補曰莊子在宥篇使得蘇息而
云聞在宥天下蓋宥亦訓保護不必作佑孔說太拘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
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
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
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
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當時吏職何能
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
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諱蓋曰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
當累日也而問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
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
有司或因睚眦曰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
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曰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
行之應夫物異長者必天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
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
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
見論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
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遺掾史案

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
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
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集解王補曰史
子不能具鈞馴而將相或乘牛車此言漢興接素之弊耳及孝武
時取庶街巷有馬車或乘牛車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
於編人則其失勢甚矣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
事宜曰和平而災異尤見者集解先謙曰官而豈徒然天道信誠
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
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
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曰使者為腹心而使者曰從事為耳
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
平謂平 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兼曰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
空虛曰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
衰貽後王也貽遺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吏安則人自靜傳
曰五年再閏天道適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
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三百
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
即得再閏 夫曰天地之靈猶五載曰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
懇不勝倦倦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
浮又曰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官
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
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曰弘時
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尋博士之官為天下
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讖
夏延及四方是曰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王補曰漢官儀
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
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及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

載籍窮微闢奧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
 妖惡交遊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在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集
 解惠棟曰注世別本作卅音先合反洪頤煊曰通典卷二十七引
 後漢書郭舉狀文俱同惟開與下有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
 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三人二十六字張輔傳郡吏王
 青者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前書薛宣傳宣子況賦客
 楊明令創申成面目使不居位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
 此皆身有金瘡不得保舉之證學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
 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已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選
 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
 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
 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野平臣浮幸得
 與講圖識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
 二年坐賣弄國恩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竇融恩以為威福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集解洪亮吉曰案馬援傳是年帝帝曰浮陵韓同列每銜之陵韓
 收援新息侯印綬故浮徙封也帝曰浮陵韓同列每銜之據也書曰明
 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
 也後漢書三十三六
 青于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
 獲所獲得向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
 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誅
 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誅
 也音紀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力反集解惠棟曰世系云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
 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
 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
 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
 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
 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曰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
 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策朔方
 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遺豆之事則

有司存遺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曰課
 覈三公課其殿最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
 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恥節節以
 無戮辱是以賤賤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朱浮議諷
 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識上也朱浮議諷
 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以此識上也
 引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
 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為長者之
 之言而稱也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為長者之
 相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又云焉得長者之言詞意
 得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雖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
 上少一此字致異論紛然范無咎意也官本聖主之力作聖主之德
 馮劭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曰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曰氏
 馮劭父名揚也集解劉放曰食菜馮城案案當作采音乃為菜耳
 秦滅魏遷於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劭迺聚賓客招豪
 傑作營壘曰待所歸待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
 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劭劭將季欲還其
 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劭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
 士窮相歸要當曰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集
 先謙曰官本死無曰為報恩集解先謙曰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
 全上有得字集解先謙曰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
 筋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集解先謙曰今日相與尚無
 所願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筋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
 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筋自守兼
 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雲臺即南宮
 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為政敢殺伐曰威信稱遷郊
 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

圖縣舍飭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飭遁去帝
 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飭詣行在所集解洪亮吉日案水經注引漢書世祖自潁川往梁野鄉
 馮飭先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飭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
 引蓋屬謝承等書馮飭先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飭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
 當討擊勿拘州郡喪等聞帝至皆自鬻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剔字音他計反謂刺去
 髮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上詣紀氏羣賊自降負鉄鑽說文曰鉄到刃也鑽也音質集
 書上詣紀氏羣賊自降負鉄鑽鐵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將其取請罪帝且赦之使飭
 權也又郭璞注三倉云質莖也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已還飭誅之飭責讓曰行軍
 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飭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
 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為喪等
 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呂高第
 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
 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飭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
 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
 士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飭性矜嚴
 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士集解惠棟曰東
 曰馮飭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集解惠棟曰東明年東巡郡國留飭宿衛
 言正諫其還故爵楊邑侯賜以王珎集解惠棟曰東明年東巡郡國留飭宿衛
 南宮東觀記曰救飭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復道上領南宮
 官字王會汾云宋本毛本皆無官字案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士官
 給牀席保字疑行否則有缺文先謙案今本東觀記領南宮吏士
 下有南宮復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痲若向南者多建初三
 取帷帳東西完寧謹望令徽密卅三字無保給牀席四字
 年呂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飭朝賀就列侯位元和
 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集解周壽昌
 宗長女少為侍中呂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
 名姬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
 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

後漢書三十三 八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九月戊子帝賜駿犀具劍佩刀劍以班犀劍
 幸其府十二月丙申乃還宮與此異先謙曰東觀記同初學記二紫艾綬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
 十引謝承書作駭犀玉具劍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承初兵荒王侯租
 秩多不充於是特詔曰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卽歲入穀
 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
 王壽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
 子懿也皆曰阿黨閭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集解劉攽曰子
 代以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
 不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
 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代卒弟承嗣為步
 兵校尉石弟琬琬音和和帝時詔封楊邑侯集解劉攽曰案侯國絕
 後非一今亦曰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集解
 此曰詔誤亦曰石寵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
 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曰為吉集解惠棟曰
 子大生時以夜通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匹練狀經天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及長長八尺六寸
 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少為戶牖亭長集解惠棟
 留東屬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賓客放從集解
 鄉也日案當作魏古文雖通而注不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曰此見
 音明其當作魏也并下侈從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曰此見
 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
 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并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集解王補曰全
 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
 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

後漢書三十三 九

上里社銘云延弟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
會孫放字子卿 諱關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曰議誅大將軍梁冀功
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太僕太常而至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
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曰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
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議其神人也曰常
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且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
猶然呼為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
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
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克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
部侯弘少為鄉齋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齋夫愛人如子續漢志
也弘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也集解惠棟曰虞預會稽
典錄云宏為靈文鄉齋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詐訴之宏
宏賣中單為奴還錢兄聞之慙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
槐道其婢索錢還宏宏不受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
桑振救乏絕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
見續漢志

後漢書三十三

章在尚居素溫富乘鮮車馬肥馬宏恆在後向輻馮宏無粗容宏
向在京師遊學既而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宏無不對而尚不知出
又問宏操行道數相推辱何以不答宏謝曰過奉顯使無光國之
美馬羸行遲時恐失期賈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聞兩虎共鬪大
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為無益故不敢答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
守焦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士陳留焦贛門徒數百人
昌曰傳云同郡河東太守焦贛則既應為會稽人袁作陳留人
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太守則袁紀述其始傳述其後也楚王
英謀反發覺已疏引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已逃其禍弘獨
髮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為脫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
既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騎令賜今兗州也謝承書曰
等得路遺賫物縣於道肅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
獨致兩備熟承平十五年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鴟界不集郡因
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
云詔云朕治京師尚不能接蝗郡令何人而令消消消消消消
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還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蘇賦政不煩
詩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

道換敵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
申輻書作鹿明府必為宰相集解劉放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
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
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盧側宏舉為孝廉朝廷
稱爲白鳩巢案盧預樂史皆云宏爲臨淮太守劉放應說以爲
淮太守劉放應說以爲當作淮陽非也四遷建初集解先謙曰初
誤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集解惠棟曰漢
初入臺爲郎中滿歲爲弘奏曰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
侍郎五歲遷大縣令也弘奏曰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
選多無樂者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
石不知何官但帝從其議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請使郎補千
石志令千石長四百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曰
爲故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自序云承父嬰爲尚書郎每讀高祖
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出爲平原相集解錢大昭曰平原當
案弘所陳事詳見袁宏紀建初四年封皇子全爲徵拜侍中建初八
平春王未幾王薨國除此平原或平春之誤

後漢書三十三
東治後漢有東部侯國或云即侯官之誤也沈海而至風波艱阻
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嶠也夷平也集解
元鼎五年遺路博德出桂陽下瀘水楊僕出豫章下瀘水歸義越
侯嚴出零陵下瀘水是零陵桂陽嶠道本舊時所有弘特修通之
閩粵傳檣船將軍僕上書請擊東粵令諸校留至今遂爲常路今
屯豫章梅嶺待命此即出豫章下瀘水之道
范曄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
不足而帑藏殷積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曰利飢
人帝順其議元利元年代鄧彪爲太尉集解注文臺曰書鈔五十
讓不咸西曹掾曰天子已白陵廟宜當拜又云永和之初太尉鄭
弘爲太尉時早朝廷百僚皆暴請雨夏炎熱小時舉將第五倫
兩軍官即還舍宏謂曰不旋大雨如注稼穡遂豐時舉將第五倫
集解惠棟曰傳子云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爲司空班次在下
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爲司空班次在下
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賜

其間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曰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

竇憲而素行穢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

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曰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洩密事

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

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集解惠棟曰帝省章遺醫占弘病比

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救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曰還鄉里

先謙曰東觀記云為太尉以日食免與此異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

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

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

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

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

誅公卿曰下多曰交關得罪太守幸免曰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

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

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

言初和帝崩鄧太后曰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食殤

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曰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曰勝疾

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曰前既不立恐後為怨迺立和帝兄清河孝

王子祐是為安帝集解劉歆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章曰眾心不附

遂密謀閉宮門集解惠棟曰續志章與王尊誅車騎將軍鄧騭兄

弟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遠遠之而

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

食集解黃山曰此文勝字當在事覺上安紀永初元年司空周章

密謀廢立策免自殺平原王勝傳延平元年封八年薨與紀

合則勝無策免事諸王之廢亦不得為策免此策免自周章也勝

有痼疾安紀勝傳亦皆明載殤帝生始百日養於民間和帝崩始

迎立之見鄧皇后紀則謂后發為己子故立之及勝

疾非痼均不過據當時章所自執之詞非事實矣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權也者反常

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

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國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

成王曰德之萬夫之望詩云顯顯王無絕天之憂地有既安之

執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集解王會而創慮於難圖希功

於理絕不已停乎也如令君器易已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

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

心則簞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

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飭用降帑帑房延感歸囚鄭賢怨偶代

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

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國虛受堂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是時遷為太守肅宗建初四年復徙常山王嗣為淮陽王郡復為國宏亦入為尚書令耳併為陳國又在其後也陽陰不過字小異劉說固無失惠反以為臆說而據徐憲事以證其當為臨淮太守憲事亦見于寶搜神記而不言憲為臨淮人雖與虞預典錄同出晉人紀載而事為正史所不著正恐難盡待耳

舊交趾七郡也或疑交趾當作交州然度尚傳亦云交趾刺史是交趾與朔方並刺史也案續志劉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交州原治交趾之羸陵本先置刺史後改州

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集解汪文臺曰至稼穡遂豐案肅紀宏年八月代鄧彪為太尉三年四月免書鈔御覽引謝承書一作承和之初一作章和元年皆元和之誤其不足據類如此且宏為太尉雖前後閱三年實則不滿二年而本傳後文乃云在位四年亦誤

周章傳其冬代尹勤為司空錢大昭曰章為司空安紀在永初元年九月冬當作秋

卷三十三按補

三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子松 孫商 玄孫翼 後漢書三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梁統字仲靈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東觀記曰其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

益耳見左傳氏音支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目明 目贊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 紀云統少治春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

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 集解惠棟曰謂金城張掖敦煌諸郡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目位

次成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自有老母也 前書曰陳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通請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適不敢

為王集解劉攽曰注吾 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目當自為案前書云自吾為 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目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

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關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

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

目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 集解錢大昕曰高山縣名屬臨淮郡拜太中大夫除四

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目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目遵舊典迺上疏曰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

統乃上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目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

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共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者減死一等 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

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曰除殘為務政理曰去亂

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曰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

刑殺三苗殛鯀為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

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流殛放殺之誅刑也刻肌謂墨劓

別集解周書昌曰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獄下

尚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未行之有逆順耳七句本傳皆節去

而化而能用刑以正俗是為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正辭禁人為非曰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又曰高帝受命誅暴

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

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帝典曰高唯除省肉刑

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

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為謀

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曰

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

百有餘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

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為御史大夫三年四月

為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為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問

除百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愚則以嘉為相出入三年矣祭遵傳

大漢累世十餘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

不可稱數年班史統多矣不害為良史若以耳食之見有意尊

成抑范則非也惠棟曰東觀記載統奏云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先

帝舊約定何武傳罪者為虧除顏注虧除也或不便

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體政體也傳音

左左惟也先謙曰尚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敷奏今文作傳奏伏惟陛下包元履德云包五帝履九德

時撥亂撥亂也公羊傳曰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

衰亂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東觀記云

陛下宜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

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云云案刑法志

元帝議減律令詔書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蓋定不易之

自初元以至建平代有虧除故統欲復舉而詳擇之

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曰為隆刑峻法非

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開可

昌曰開啟也謂啟其端也言不統復上言曰有司曰臣今所言不

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曰後至平孝宣其所施

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事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

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集解周書昌曰若即或

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

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

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

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丁仲反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

下同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所厝手足也厝置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

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集解蘇

與曰公羊莊三十二年傳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注宜引此

所曰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為

祖之興至於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

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

年也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云前書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

減死刑統因誤以為哀帝則並無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平中復下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

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

三輔從橫羣輩竝起從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

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

三輔從橫羣輩竝起從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

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

三輔從橫羣輩竝起從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

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

三輔從橫羣輩竝起從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

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

三輔從橫羣輩竝起從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

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

三輔從橫羣輩竝起從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潛況越州度郡萬里交
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畧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
目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集解劉效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
云前代所未嘗有先謙曰官本注漕作曹案東觀記本作漕作所
未嘗 是時曰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
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

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
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議上遂寢
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
不報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又詔出繫囚
罪非犯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
出繫囚非犯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
奏雖經公卿駁議上寢其言然 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集
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

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東武城西有陵鄉故縣水經
注云陵鄉世謂之梁侯城案東武城屬清河國洪頤煊曰皇后紀
舞陰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此傳 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
陵上脫延字明帝紀亦作陵鄉侯梁松

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四 後漢書三十四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集解周壽昌曰舞陰
名義王世祖長女 再

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
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
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適

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
撰宿懷不平因事構陷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馬嚴與援妻
子草索相連詰問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則松之傾
險不勝誅矣范史備詳援傳而 子扈後曰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

擢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
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 孟喜字長卿東 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
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 湖謂洞庭湖在今岳
州水經云沅水出群

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湖水出 感悼子胥屈原曰非辜沈
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

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 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
也卒暴誅於兩觀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靈豈齊量其
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快曰昔於門問吳荒
其已殪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兮快曰昔於門問吳荒
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繫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
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憤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身兮楚項武
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宗不辜兮長平顯荒范父乞身兮楚項武
命而後仁惟聖道而垂三兮宗虞氏之俊又臨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
於蓬碣祖聖道而垂三兮宗虞氏之俊又臨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
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集解王會汾曰注
關北在揚生敗真謂揚雄作反駁義乘貞烈也監本誤作欺真今從
宋本改惠棟曰難吞刀以奉命雖當作胥謂伍員也推賈傳其違
旨先謙曰注伊周當作伊尹 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

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
仲尼成春秋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亂臣賊子懼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嫂舞陰公主贈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
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用也 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 禮記曰諸侯五廟卿 如其不然閉居可曰養志詩書足曰

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 集
惠棟曰袁宏紀竦長女憑 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
及二貴人憑即樊調妻媿 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
帝竇皇后養曰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
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請殺二貴人而陷竦等曰惡逆詔使漢陽太

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
徙新城使者護守 伊闕縣也 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 禮古禮 奏記三府曰為漢
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求申

後漢書三十四 五

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
仲尼成春秋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亂臣賊子懼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嫂舞陰公主贈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
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用也 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 禮記曰諸侯五廟卿 如其不然閉居可曰養志詩書足曰

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 集
惠棟曰袁宏紀竦長女憑 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
及二貴人憑即樊調妻媿 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
帝竇皇后養曰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
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請殺二貴人而陷竦等曰惡逆詔使漢陽太

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
徙新城使者護守 伊闕縣也 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 禮古禮 奏記三府曰為漢
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求申

後漢書三十四 五

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
仲尼成春秋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亂臣賊子懼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嫂舞陰公主贈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
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用也 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 禮記曰諸侯五廟卿 如其不然閉居可曰養志詩書足曰

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 集
惠棟曰袁宏紀竦長女憑 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
及二貴人憑即樊調妻媿 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
帝竇皇后養曰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
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請殺二貴人而陷竦等曰惡逆詔使漢陽太

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
徙新城使者護守 伊闕縣也 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 禮古禮 奏記三府曰為漢
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求申

議之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會

也說因具言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良

禮記也良久少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曰子貴武解見光

久也曰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曰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曰

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媵音

於計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

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

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

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

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迺敢

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

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前死樂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

文侯會稽郡置閭邑三百家樂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

園儀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

也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為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

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

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過也及弟棠

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

天地存歿幸賴集解王補曰案本書實皇后紀及袁宏紀是時三

合葬敬陵帝手詔曰賈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

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加離義不忍虧案前

降黜其勿復議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媵辭

證明審遂得引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乃別見具陳其狀迺留

媵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

萬媵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

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宏光武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

親親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也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

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朕不敢與事覽於前世太宗中

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追命外祖曰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

父竦為竇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

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曰慰母心

為恩成侯各置園廟也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曰慰母心

遣中謁者與媵及扈備禮西迎竦喪漢先謙曰官本注獄下有中

字故下請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漢先謙曰官本注獄下有中

無自字請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漢先謙曰官本注獄下有中

足綴以黃金纆為之匣字或作押也建坐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

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集解惠棟曰樂

郡先謙曰今東昌府棠弟雍乘氏侯陰郡先謙曰今曹州府鉅野

堂邑縣東南四十里棠弟雍乘氏侯陰郡先謙曰今曹州府鉅野

縣西雍弟翟單父侯齊陰先謙曰注見光武紀邑各五千戶位皆

南後漢書三十四七

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

梁內外曰親疎竝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

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曰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

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

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未光以斗筭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

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

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

所堪受寵戰慄懼惶咸不遑甯慮披瀝赤誠遂狂狷謹上屯

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曰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

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迺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

惠棟曰案雜事祕辛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南襄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南襄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南襄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南襄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南襄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南襄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南襄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下州浚儀縣

縣南五 贈印綬商自曰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商為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尊顯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集解惠棟曰孫福云巨姓漢上黨陳寔為掾屬

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羣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于閭閻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嚴格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

門賑與貧餒不宣己惠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商嘗曰多藏厚亡餒輒遺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檢御門族未嘗言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曰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遠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各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

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集解惠棟曰續志張達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集解通鑑胡注言既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悉伏誅集解惠棟

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 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解紹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 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在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集解惠棟曰范文子後入恐代帥受名是

功在元帥也先謙曰官本 故賞不借盜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曰注上使作表下使作序 故賞不借盜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曰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借而刑不濫賞借則懼及開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取死囚久繫織微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曰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月命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曰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兆人作兆民蓋後宜早訖竟曰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帝迺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勅子冀等曰吾曰不德享受多福生無曰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百僚勞擾紛華

道路砥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集解王補平所不願難有聖人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集解王補曰袁宏之制亦有權時之宜紀此下有朝廷用度常苦 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歛歛曰時服皆曰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

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損於國下從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及薨集解先謙曰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及薨集解先謙曰樂畢極終以薤露歌之坐中流淚其年八月而商薨帝親臨喪諸

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曰東園朱壽之器銀鑊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鑊之前書音義曰以柏木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

也介士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監本甲士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監本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若中宮則帝幸宣陽亭每亭即宣

中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送矣今改正帝幸宣陽亭每亭即宣孫聖進洛陽宣陽城門注云洛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案董卓傳三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誅日孰云忠侯所宜窮也子冀嗣冀字伯卓集解先謙曰為人肅肩矜目肅肩矜目聘洞通也肅音宅口吟舌言謂語吃也明目擊也謂目擊也私愛聽之不絕聲者謂口吟也胡也皆奸人相也謂口吟也計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黑其各六枚先列其相當格五前書吾曰壽王善格五音義云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格五也音蘇代反說文曰擊行其相

謂之塞鮑宏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六博
得行故謂之格五塞解惠棟曰劉向云鮑宏博塞經一卷
楚詞曰珉蔽象其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其故云六博鮑
宏博經曰用十二其六其白六其黑所擲頭謂之環環有五采刻
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
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集解惠棟曰劉向云鮑宏博經一
卷賦鞠戰國之時賦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意錢之戲承
天集文曰射數即雜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騎馬關雞初為黃門侍郎
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拜步
天工下厭羣望集解正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七引謝承書
實非愚臣所宜執金吾集解正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七引謝承書
治之詔以二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
月俸贖罪

殺放而恐商知之迺推疑於放之怨仇集解通鑑胡注惡自冀出
放之怨請曰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集解通鑑胡
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周壽
昌曰冀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為令注故云云然殺之則
可曰滅口既官放弟以安慰其家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是塞口以浪怨也注云滅口誤

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為大將軍集解先謙曰司馬光云成帝
謂閻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接大柄授之後族梁冀
頑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較於
成帝聞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沖帝始在繼祿太后臨朝
又甚焉

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
滋甚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曰冀
曰集解通鑑胡注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集解惠棟曰
曰者跋扈也孔穎達云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唐扶頌云夷粵掄
悍揜跋扈古字通胡氏釋跋扈穿整不可依據今所不取陸德明
云跋扈未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集解通鑑胡注
反扈音戶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集解通鑑胡注

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
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
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又封不疑為穎

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
冀萬戶并前所製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
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
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
公主長公主僕服同藩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噉妝墮馬鬢
折腰步趨齒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噉妝者薄拭目下若
齒笑者若齒痛不折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效之謂之
一云墮馬之餘形也呂氏春秋市邱之鼎視之矯焉高誘云矯讀
如齧齒之齧蓋當時之語也洪頡煊曰詩曰巧笑之瑳瑳不
也考工記鄭注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齧詩曰巧笑之瑳瑳不
說文齧齒參差即巧笑之說風俗通以為若齒痛不折折失其
矣曰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
隱也着頰篇云衣車也埤疇狹冠埤下一音皮彼反折上巾蓋折其
形制上平異於常也

狐尾單衣後漢書三十四
也擁身肩也

音女輒反集解惠棟曰錯謂飛錯也忌忌克也錯亦作錯許慎云
郭璞錯也謂錯其舌也說文云錯以鐵有所劫束也方言云錯也
也又惡也

通期有微過曰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
記友作支

盜還通期會商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
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
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
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曰言事因與私
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曰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案壽兄
通壽從子孫訓宗所不知書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
因壽氣力起家拜太倉令

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遺私客籍屬縣富人被曰它罪錄之地閉

獄掠擄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徒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曰馬乘遺之羣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貨至一億七千萬富

師也從貸錢五千萬開京師而性儉嘗宿客舍屋錢直甚少主

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不知實是景卿從子

瑞辟梁冀送餼五匹食以乾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瑞以實對

冀乃以一乘安車遺奮從貨錢奮曰三千萬與之類聚八十四引

五千萬也瑞字君榮見王允傳奮曰三千萬與之類聚八十四引

續漢書作奮以五百萬與之御覽入百三

十五引五千萬作二十萬五百萬作十萬

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

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曰叛遂收拷奮兄弟死

于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

第於冀上第第乘輿迺其次焉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天子至尊不

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吏人齋貨求

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

官請罪者謂請求以脫罪也

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

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集解劉歆曰案古而使人

復乘劫橫暴妻略婦女集解通鑑胡注妻者私他人之婦毆擊吏

卒集解先謙曰所在怨毒集解通鑑胡冀迺大起第舍集解惠棟

云冀于洛陽城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

門內起甲第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洞通也謂柱壁雕鏤加曰銅漆窗牖皆

有綺疎青瑣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曰雲氣仙靈集解

臺曰御覽百八十八引張璠漢記云冀起臺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殿梁柱椽椽為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

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為橋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

致汗血名馬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永昌太守黃又廣開園囿

探土築山十里九坂曰象二嶠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

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輦車

行日張羽蓋飾曰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

或連繼日夜曰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

包含山藪遠帶丘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諸有山藪周旋封域殆

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互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

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曰為識集解惠棟曰

而識之也識音式

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

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集解惠棟曰張璠漢冀二弟

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

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曰納姦亡集解通鑑胡注謂或取良人悉

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曰冀有援立之功欲

崇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集解通鑑胡注蕭何惟

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

悉曰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

人而寵秩之至此乎

後漢書三十四

冀初封襄邑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集解通鑑胡注陽

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先謙曰官本注是作足是

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曰殊元勳每朝會與

三公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

猶曰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

之宮衛近侍竝所親樹也樹置禁省起居纖微必知集解惠棟曰袁

必知之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集解通鑑胡注字書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

文吏課騰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慶者用之中宮東宮將

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

後用紙書者日廢檄謝恩也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

者曰檄故言檄檄謝恩也

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曰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好蠶比屋可誅

集解通鑑胡注比

明將軍曰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曰

補朝闕集解通鑑胡注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曰來未聞稱

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

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

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曰他

事迺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集解惠棟曰陳羣汝穎士論云汝

梁冀穎川士雖務忠謹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中上書欲治

未育能投命直言者也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

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

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

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

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御史大夫

遵致仕之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四作駟傳曰木實繁者披

枝害心集解惠棟曰史若不抑損權盛將無已全其身矣左右聞

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曰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

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

王曰無若殷王受之願除誹謗之罪曰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

聞而密遣掩捕著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

冀廉問知其詐廉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

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曰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

令史令史皆斗食遷補御史三輔決錄云丁邯舉孝廉為郎故侍

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邯稱病不就詔問病差為

鄭否對曰臣不病也時太原郝絮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與著

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友善先是絮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

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竝殺之遂誅武家死者

六十餘人絮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檄奏冀門書入仰藥而死

家迺得全及冀誅有詔曰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

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

薦其子胤集解惠棟曰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

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

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

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

郡曰它事陷之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謂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

說非也冀與不疑有隙融明不知而謁之冀因以他事陷之也皆覺咎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集解惠棟曰袁胤子桃

為城父侯集解惠棟曰袁胤子桃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集

通鑑胡注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又嗣乘氏侯又封其子

胤侯是七封侯也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又封其子胤侯

瑗勅吏收糧已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曰下皆操兵守省閤欵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廢騎騎士也集解通鑑胡注大僕有左騎廢令右騎廢令從可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知也有所收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考也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集解正文臺日御覽入百八十五引張璠悉收子河南尹肩叔父漢記云梁冀池船無故自覆後被誅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集解惠棟曰忠冀之叔父見華陽國志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賈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卒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

後漢書三十四 六

數日適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集解惠棟曰周禮康成云占賣國之斥幣賣公彥云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合三十餘萬萬曰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用字當屬下句用因也散其園囿曰業窮民錄誅冀功者集解王會汾曰案封尚書令尹勳曰下數十人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曰其地居亢滿而能曰愿謹自終者乎元上極之名也愿熱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於道則易曰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郵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飢之見阻難也書曰永言終制未解戶官之尤戶官猶戶殿終況迺傾側孽臣商遺冀不疑與曹傳龍凶嗣曰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謂統初與冀歆定計歸光武寢親幽憤升高累歎商

恨善柔與遂貪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虛受堂

七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終

後漢書三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四校補

梁統傳曰貲十萬徙茂陵錢大昭曰閩本十作千案前書武帝元

于茂陵則貲十萬者明不中從十字疑本誤

拜騰酒泉典農都尉侯康曰前志農都尉武帝初置續志農都尉

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是漢自本無典農都尉始加之耳水經河水注上河在西河

富平縣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然考前書參傳仍但云農都尉道元蓋誤以後世官名稱之此傳之誤亦同

更封高山侯集解錢大昕曰高山縣名屬臨淮郡案高山縣續志

澤湖中故泗州之東

義者政理案政與正通理本治字章懷避改下文天下稱理及或不便於理皆同

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注凡首匿者為謀自藏匿罪人錢大

亦作首

丞相王嘉至百有餘事集解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案此近儒

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官本亂作徵錢大昭曰閩本作徵

議者曰為隆刑峻法錢大昭曰閩本亂作徵錢大昭曰閩本作徵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集解何焯云至遂曰為班固失

之略耳案梁統身歷哀平之世何至對狀申議並誤年號尚書

刑八十一事之文蓋即成帝河平中下詔議減之案至哀

帝建平初乃定議實減統對狀據其終言之固非有誤也

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集解先謙曰注伊周當作伊尹謹案

注亦作伊尹

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柳從辰曰袁紀作

居新野與此異案舞陰乃長公主不言長蓋降也二貴

人早失母舞陰為其伯母實長養之故辭連及見后紀

封子棠為樂平侯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柳從辰曰續

侯國故清帝更名前志注引應劭說同故其地今與東昌之

堂邑近也案東郡雖與濟陰毗連續志濟陰郡之離狐康丘即

由東郡改屬而樂平之屬濟陰則前續志皆未言當係惠氏之誤

請曰放弟禹為洛陽令集解通鑑胡注至曰快已忿耳侯康曰李

胡氏誤趙紹祖云放之宗親孰有親於其弟者乎禹而滅其兄

之宗親實客是自滅也蓋既推求放之仇怨而殺之又使捕仇

怨家之宗親實客而盡滅之則無人為被誣殺者告理己之嫁

安慰放家而實則欲以滅口也

齒笑集解洪頤煊曰齒當作齧至失其義矣錢大昭曰次兒

若齧方言均或謂之巧然則齧齒笑猶巧笑也案說文齒部有

齧無齧故洪氏曰為當改字然牙部齧之重文正作齧是說文

本有齧字即齧字耳故立部均下注引之

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至拜太倉令侯康曰御覽二百四

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悉目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注冀初封襄邑襲封乘

氏更目定陶陽成是四縣案上文陽嘉二年封商子冀為襄邑

亂為襄邑侯則冀僅襲乘氏並未受封襄邑茲云四縣蓋並其

子封國數之又冀建和平兩次益封必皆取之定陶陽成兩

縣餘戶亦無幾故冀謂禮薄意不悅也

比屋可誅集解通鑑胡注比毗寐反連次也沈銘彝曰前書王莽

封本書楊終傳亦言堯舜之民可比戶而封策封之

民可比屋而誅案此出陸賈新語已見楊終傳注

冀召補令史曰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至耻曰孝廉為令史

職耳案續志劉注引梁冀別傳元嘉二年加冀禮儀增秩屬舍

人及鼓吹大將軍職如三公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

注不說石數又稱班固記漢承秦置官本末皆孝武著廣之事

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則中興大將軍府令史必已減於百

石減於百石即斗食矣世祖改用孝廉為郡令史雖以非儒職

不肯為然後遂沿為故事安帝時郡國者儒皆補郡舍人冀乃

冀諷州郡曰他事陷之集解惠棟曰至冀因曰它事陷之也案冀

司奏融在郡貪濁見融本傳

無少長皆棄市侯康曰水經河水注載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暉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是冀後也

未絕

百姓莫不稱慶侯康曰帝璠健為士女讚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為新都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

卷三十四校補

三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三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

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

戶耳集解洪亮吉日范史蓋承大司馬衛將軍文順敘下耳若言昭帝封富平侯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豈不煩耶且言為衛將軍

正屬宣帝時不當以此駁范史也昭帝封富平侯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豈不煩耶且言為衛將軍

元案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也是乃安世所

食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集解惠棟曰前書表云建平元年

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曰敦謹

守約保全前封集解王鳴盛曰純六世祖湯酷吏也父放侯倖也列名於首王莽時至列卿則又仕異姓者也既建武初先來詣闕

以敦謹保全前封又以禮為中興名臣異哉 建武初先來詣闕

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誤作二年從宋本改使將潁川笑

騎安集荆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

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

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更封富平之別鄉然則武始為富平鄉名也

鄭元云安世子延壽徙封平原安世之封邑在陳留別邑在魏郡

洪亮吉日武始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純恭

縣亦中興時省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純恭

事有敬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曰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

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曰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

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集解惠棟曰純別傳云一日數見東觀

純曰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迺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

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曰經義所紀人事眾心

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曰來宗

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曰來宗

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曰來宗

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成蒙更生恩德雲行惠

澤雨施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

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

義曰蒼龍太歲也集解吳仁傑曰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謂

東方七宿為蒼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

歲星亦龍名又淮南書以青龍為天神之貴青龍即太歲異名王

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

昌殿鐘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與

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案是年大歲在寅故言攝提

之歲然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疊指太歲而言駁矣德在東

宮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

德在中宮癸酉德在中宮案社鈔高士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

為戊如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王申申

刑寅故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二月東巡狩封于岱

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

之基也中元元年帝巡東巡岱宗曰純視御史大夫從也并上

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後漢書三十五 四

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擗紳射

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五玉燻書書其

事皆禁禱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

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集解王補曰文略見通典五十

四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稱通父純臨終敕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

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

敕固不肯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純薨大行移書問嗣奮上奮中

元二年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疾令奮

移臣臣時在城南家廬見純前告奮語自以帝曰奮違詔敕收下

獄奮惶怖迺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

損租奉奉音扶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僭耳降附

僭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集解錢大昭曰按本

紀僭耳諸國貢獻公卿奉薦上壽在永平十七年此脫七字奮

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曰為侍祠侯子孫

侍祠封侯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

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

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所

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也立成

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曰民為本民曰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

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集解先

本款願對中常侍疏奏錄也疏猶條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

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曰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

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禮記樂記孔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曰修外

樂曰制內已矣夫禮稱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

禮之內已矣夫修內務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曰

為漢當制作禮樂是曰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

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

光武時為司空集解先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

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

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

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曰時考

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曰時考

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

帝已詔曹襄章帝初曹襄於東觀以序禮事依準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但奉而成之

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武之美德為之等制

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襄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

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

無競維烈也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日時成非所曰章顯祖宗

無競維烈也

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集解王補曰疏見書帝雖善之猶未

施行其冬復曰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侯建城門

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集解王會

汾曰舊本皆作建城門案百官志洛陽十二門其一津門每門候

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也宜從監本作津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

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

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

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入

代者除安經歷篡亂二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

世始封也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

倉號慶氏禮也集解錢大昕曰持本是治字章懷太子傳受禮於后

傳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杜林傳為持書平來歷傳持書待御史

調蔡邕傳注太伯端委以持周禮皆本治字而唐人改為持也

定若侯霸傳治穀梁春秋則治經之治或改為持或改為理初無一

壽昌曰梁商傳注引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持字與此同治讀去

聲故持亦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集解惠棟曰充

非嫌名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廟三

解先諫曰官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

本廟並作郊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正文也

大漢當自制禮脫去當字從宋本增曰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

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

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于帝善之下詔曰今日改太樂官曰太子樂

歌詩曲操曰侯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遺故

曲曰操言遇災拜充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衰少篤

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

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團令

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

先拜車府令故云再遷也先謙曰團縣在今開封府杞縣南

禮理人曰德化俗身率下舉動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

感化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圍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

疾惡風縣殺之衰救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為盜制

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

使犯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

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衰更弱免官曰書鈔七十

八續漢書云愛民救死為太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

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曰光十一曰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世平制禮子末小子託于

故唐之文化治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修也

數終曷曰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願堯考德題期立

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君堯禮得

象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為步時事

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考證云注順疑煩之誤又事字當作士先謙案備官本作用況

子頑陋無曰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衰知

帝旨欲有興作適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曰

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曰救世俗致禱祥為萬姓獲福於

皇天者也集解王補曰後漢紀作治定制禮所以協今皇天降祉

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

一世大典非衰所定不可作集解先謙曰官帝知羣寮拘繫難與

圖治拘繫拘束也前書鄭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

圖治陽曰能越拘繫之語也

後漢書集解 卷三五

五九七

朕曰不德膺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
 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
 葉至十五日十六日日落一葉周而復
 始朕夙夜祇畏上無日彰於先功下無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
 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寢省詔迺
 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詩
 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
 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
 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
 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寢侍中
 從駕南巡既還曰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立武司馬班固立武司
 馬班固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
 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
 家名爲聚訟言相爭
 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堯樂也呂氏春秋曰魯
 儀云堯樂曰大章舜樂曰一夔足矣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
 足矣集解惠棟曰韓非子外儲說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堯
 一足信乎曰堯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堯
 一而足矣章和元年正月迺召寢詣嘉德門集解惠棟曰嘉德殿
 使爲樂正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集解惠棟
 曰嘉德殿衛前高祖詔通制作儀品十六篇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
 篇前書禮樂志云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敕寢曰
 此制散略多不合經散略猶疏略也集解惠棟曰沈文阿云叔孫
 定禮尤失前憲莫費不廷致享無帛公王同
 壁鴻臚奏贊若此數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
 事未問于古南史云
 集作寢既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曰五經識記之文撰次
 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曰爲百五十篇寫曰二尺四
 寸簡集解惠棟曰孝經緯鉤命訣云春秋二尺四寸
 四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其年十二月奏上
 帝曰眾論雖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寢
 迺爲作章句帝遂曰新禮二篇集解惠棟曰漢名臣奏云詔寢
 先序禮樂以帝新一篇冠首
 擢寢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
 勳也集解劉敞曰注羽林左騎樂百官志騎

作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寢擅制漢
 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集解惠棟曰
 傳云酺拜太尉章帝詔寢案漢儀制漢禮酺以爲寢制禮非酺
 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寢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
 路袁宏紀初酺遠明古學曾寢制漢禮酺嘗非之及爲太尉在射
 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也寢在射
 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寢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
 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寢迺愴然爲買空地悉葬
 其無主者設祭曰祀之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四十遷城門校
 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寢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饋粥多蒙濟
 活七年出爲河內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四引續漢書
 春夏大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云春至六月無雨糧穀湧貴集解先謙曰
 官本兩作踊寢到迺省
 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集解
 曰東觀記
 先作民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寢博物識
 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
 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
 物觀時有救崩徹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
 謂行禮威儀俯仰之
 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爲禮官是曰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
 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疏略並尚書對
 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
 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資文宣之遠
 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尚作上資文宣之遠
 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賈誼等言誼曰帝時人王吉宣帝時
 人集解劉敞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一故知自燕而觀有
 不盡矣禮記曰美字衍先謙曰官本注飲作謀
 也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也明發謂發夕至明
 也專命禮臣撰定國
 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

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

相沿樂所曰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顛項

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況物運遷回

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

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皋蘇而

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皋陶虞也修補舊文獨何猜焉

樂數改而修禮云禮云易其然哉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

鄉音夫前書曰鄉音音夫得休歸引續漢書云得休不歸家常詣

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

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遂造太學受業日杜密傳

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職造就學也師事京兆第五元傳故兗州刺史也先始通京氏

易後漢書三十五

易後漢書三十五

易後漢書三十五

易後漢書三十五

易後漢書三十五

易後漢書三十五

元思得五子幹思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

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

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玄自遊學十餘年

適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南成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遣生徒

崔瑗諸賢于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適與同郡孫嵩等

四十餘人俱被禁錮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在城何

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左氏膏肓

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廢疾玄酒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

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曰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

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集解錢大昕曰古學謂左氏春秋今

說陳元賈逵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

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已進權

戚不敢違意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

不受朝服而曰幅巾見集解王鳴盛曰韋彪傳彪之族孫著入山

就家拜著東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

幅巾焉衍傳衍審知更始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

兵但幅巾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禮傳悉罷

三辟皆不應臨終戒其子斂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

傳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注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逸民韓康傳

亭長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又法真傳恬靜不交人事太守

請見之乃幅巾詣謁三國魏志華歆傳孫策略地江東故幅巾奉

迎沈約宋書禮志云漢末王公名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

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也趙商字子聲河內自遠方至者數

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圖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
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御史大夫公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圖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于商雒南山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
 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集解官本考證曰宜字監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闔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也知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度之相也會黃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曰元在徐州孔文舉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向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徐州牧陶謙接曰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曰書戒子益恩曰集解惠棟曰別傳云益字益恩也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集解周壽昌曰不為父母羣弟所容一語不應出之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碑云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所容之語相合今本作不為父母羣弟所容乃刻之誤此一字關萃編七十六所載史氏碑文及阮元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為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為吏以益生產為父母羣弟所容始得去厥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為鄉善夫得休歸常詣學舍父怒之而已云為所容備者之言也范史因為父怒而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然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証康成而並証蔚宗也先去厥役之吏斷賤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太守杜密異之為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除吏錄使得極學

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音步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吾自付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曰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今我告爾曰老歸爾曰事將閒居曰安性覃思曰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莞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集解劉效曰案文讀當作敬慎威儀曰近有德大雅民勞篇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絳灌之績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抱朴子云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自樂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自樂曰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曰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翼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集解惠棟曰別傳云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足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饒之城東必欲元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秀眉明目容儀溫偉喜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玄儒者未曰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集解惠棟曰遠當北面作瑗其本傳注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曰四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

一第 272 升 黃多四事 二第 19 反文小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五校補

張純傳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陳雷徙封武始侯其半是再減矣

屬平原郡也

惠明縣東四十里

封富平之別郡

引不歸注所轉載者

言即謂別邑之在魏郡者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

穎達說禮始合而一之

予地左傳謂禘為禘

非大禘禘大禘皆必數年

於南庭則皆先禘而後禘

帝元始五年之祭前書明云

况始祭明堂所用自是禘禮

曹衰傳議立七廟注五帝及天地為七廟

作郊以五帝及天地為七廟

三王不相襲禮注言損益不同

慕叔孫通漢禮儀集解官本考證

本去柳從辰日御覽六百十一

非褒所定不可作集解先謙曰

難與國治昭曰國本作始

出為河內太守集解汪文臺曰

南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同

流穴皆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二百六十引此穴作寓案

紀元初二年正月詔稟三輔

范書常用字章懷太子書

氏修政耳至御覽之作民蓋

又傳禮記四十九篇

觀發所傳亦為四十九篇

併之數殊不足據也

中都殊絕注殊絕猶斷絕也

鄭康成傳嘗詣學官

御覽八百三十九引元別傳

著頌一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

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

三未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

章算術方田第一粟米第二

本注異又本注有旁要而無

數為方田粟米差少廣商功

夕架要其法則漢已增於古

不必三事大夫也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

容一語不應出之康成至是誤刻者誣康成而並誣蔚宗也周

引說以證刻本為誤其意善矣然鄭君戒子書首言吾家舊

貧本謂家貧而父母羣弟力薄不能並容為吏又非所樂乃發

憤游學耳果為所容而遠遊之戒拂父母之意又曷可耶大

抵古人於此等處稱心而談原無忌諱正不必曲為之解觀後

文通歸供養假田播殖則前之貧可知未所憤憤者猶以亡親

墳壘未成則孝思不匱又可知今據後改前於文義轉覺其窒

飲酒一斛集解惠棟曰別傳云至終日無怠錢大昭曰御覽七百

飲三百餘杯不醉案此與惠引別傳正合

公車徵為大司農沈銘曰先君深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為大司

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

飲薦小同表云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

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為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

稱

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集解錢大昕曰至

乃本傳有儀禮禮記而無周禮此轉寫之脫漏錢大昭曰毛詩

云鄭氏作毛詩箋然箋亦注之類故以注祭之董鈞傳亦云鄭

氏作周官注此獨失載案古禮惟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即

儀禮是矣禮記出於二戴慶氏所以輔儀禮不別名家周官本

無師經新莽盜竊遂以讀亂廢絕鄭與好古以授子眾傳之蓋

自馬融作傳鄭氏注始速門徒東京習禮者僅一董鈞能傳

慶氏學故儒林傳以周官傳授本末附著鈞傳後史家有互見

例周官中與本不列學官無妨互見即鄭與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鄭君生當時漢

守仲仲生房房生趙相季季生議郎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

奇奇生釋釋生御史中丞賈賈生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

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

中王莽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

訓詁及校三統麻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更始立呂司直

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呂與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

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

者何也山西謂陝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

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

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

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

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

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建議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建作諫案

明建字誤也書鈔引華嶠書同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

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迺西歸

隗囂虛心禮請集解劉放曰案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集解蘇

疑非事實興為涼州刺史為西州將軍已有僚屬之誼豈有

禮請而興反私屈辱者興自言以將軍僚屬歸身明德幸蒙載

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聾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聵左傳高辰諫

間者諸將集會無迺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迺阿而不察

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曰睿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孔子曰

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

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高祖征伐累年猶曰沛公行師今

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

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

之事昭速禍患集解劉效曰案文昭當作招周壽昌曰無迺不可

乎惟將軍察之賢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曰自尊高興復止

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曰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不可曰假人者

亦不可曰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

而止病由難也集解先謙曰官及爵遺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

歸葬父母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

亂曰將軍儉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為涼州刺史囂為幸蒙覆載

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曰禮死葬之曰禮祭

之曰禮奉曰周旋弗敢失墜周旋由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

旋弗敢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曰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曰

親為餌餌由鈞也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與曰

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成擁羌胡之眾曰戴本朝德

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與從俗者

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

此與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曰已願留妻子獨

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

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同寓隴右迺薦之曰竊見河南鄭

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聞鄭毅之言矣鄭毅悅

是作衰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熊晉侯問之日

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宣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

對昭王以重黎義和事見國語宣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

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

下留聽少察曰助萬分迺徵為太中大夫集解錢大昕曰鄭康成

也集解鄭司農與以縣令終而明年三月晦日食集解惠棟曰案

也興因上疏曰春秋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

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為災謂寒暑往年曰來詭咎

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關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傳曰日過分而未至

及夏至也三辰有災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盛饌避

移時避正廢過樂用鼓奏鼓祝用幣於社史用辭此以上皆左傳

載魯大夫答季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

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

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堯

知繇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

仲晉文歸國而任郟殺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

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鈞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

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郟殺公宮殺文公宦者勃觀

公不以為文公以郟殺為中軍帥殺即郟殺之族文今公卿大夫多

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曰時定集解沈欽韓曰郭伋

多舉伋可為大司空伋之牧并州在建武十一年以後而其守漁

陽與此疏則建武六七年間也疑公卿之舉本在伋為漁陽時

不宜其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已成屈已從眾之德曰濟羣

臣讓善之功也濟成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

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

行疾也集解王鳴盛曰此條足與洪範鄭注相發今年正月繁霜自爾已來率多寒日

正月夏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恆寒若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

仍見此迺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

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

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集解王補曰袁宏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

興郊祀事曰吾欲曰識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識帝怒曰卿之

不為識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迺

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惠棟

曰續漢書興為大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謀然曰不

善識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督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

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荆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

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

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

今縣東北七十里來化鎮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

郭修禮教曰化之會曰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集解惠棟

上經典序錄云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

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

多往師之案今康成所注周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

不斟酌焉其意謂取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集解先謙曰而賈逵

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闕鄉音

闕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闕集解沈欽韓曰說文闕低目視也弘農

湖縣有闕鄉闕闕俗作闕前書孟康注古闕字从門中曼建安

中正改作闕蓋建安中改作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眾

眾字仲師集解先謙曰魏志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

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鄭春秋左氏

作長義十九條左氏之長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

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曰繅帛聘請眾欲為通義

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作五經論時號之日引籍出入殿中集解

沛王通論通義亦此類如白虎通義是也日東觀記作請眾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

欲為通籍遺練帛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

惠棟曰王幼學云防謂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禮記經

解云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坊音房本又作防藩王不宜

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

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

飛書誹謗下獄死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

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

詔召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復留給事中

有鼎事幾眾對狀除為郎中案此事在永平五年

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

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

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

之眾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曰要致漢使者欲曰離南單于

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集解通鑑

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

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

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

心矣集解通鑑胡注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

其心不親附漢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

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明帝八年初遣

原曼帝不從復遣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志恨

故遣兵圍臣今復衛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瓊裘獨

拜集解惠棟曰焦氏易林云旂裘虺國文禮不飾前如匈奴遂

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

爭之詔切責眾追遣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

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迺復

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

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轎車師圍戍已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

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

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曰為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

今議欲復之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曰

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為長樂未央殿令續漢志曰殿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

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眾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集解惠棟曰論衡及東觀字辨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

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

賦繁興升迺奏記邑曰升聞子曰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臣曰下

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

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非君者忠臣也集

解錢大昕曰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

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范升說與鄴同蓋漢儒今眾人咸稱

相承古義先謙曰官本注無孔子及問非也五字今眾人咸稱

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集解沈欽韓曰文子

也見而知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

云不聞則元元馬所呼天公曰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

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已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曰遠者

不服為至念升曰近者不悅為重憂集解通鑑胡注遠者不服謂

便於莽之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

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

動發遠役黎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

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王莽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集解劉攽曰升有一言可已解

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關方喻迫近不當云關

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

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

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

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

明而臣不日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慙負二老

無顏於世誦而不可言不言不可開口已為人師願推博士曰

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

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

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

前平說集解惠棟曰王充云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升起

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仲尼之

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從之游獨邱

明不自用其意說經以舊章常例通之于史第可以見成敗耳

褒貶之意非邱明所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

盡也以其不受經也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

吳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叔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

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蒼案此則傳左氏者非遂無人但漢

人傳經各守師說謂之家學左氏自漢元以且非先帝所存無因

來不立學官傳者絕少故升謂無其人也集解王會汾曰監本舊本俱

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集解王會汾曰監本舊本俱

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諫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
 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續志太中大夫千石無員屬光祿勳別無
 中大夫之名又案北海靖王傳云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注中
 大夫王國官也引續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奉王使京師亦見
 東平王蒼傳然則兩漢官制固不同太初以前王朝有中大夫
 在東京則為王府官屬之名矣今范升所與論難未必偏及王國
 使臣故依毛本增太字惠棟曰淑字惠卿魏郡人官至太中大夫
 杜預春秋釋例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許惠卿皆先儒之
 美者也律麻志亦互相辯難日中迺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
 古無已承天臣不逆舊無已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裁情存
 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
 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已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
 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
 集解惠棟曰阮孝緒七錄云建武中鄭夾氏皆絕喪壽云騶氏鏡
 銘作騶司馬遷云齊有三騶子班固傳並作鄭則知二字通用先
 謙曰官本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求
 立各有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
 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
 注辨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曰文約我曰禮孔子可
 謂知教顏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
 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集解惠棟曰王伯
 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文以象象厚述見氏云先儒
 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故云反異也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
 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
 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孔子以魯哀
 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
 迺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
 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
 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集解惠棟曰何
 論不同歸也何若端曰鄭玄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
 哉設異端百家互起訓奇技非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
 之道存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

疑信先帝之所信已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已異者且不
 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易
 無此文也集解王會汾曰案此必易緯之辭凡漢人說經所引緯
 書若春秋元命苞等則曰春秋說易乾鑿度等則曰易說尚書大
 傳等則曰尚書說今范升引易緯遂蒙上易曰為文注家於易本
 文中求之固無此文耳惠棟曰劉向說苑引易云建其本而萬物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程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
 十四事時難者曰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
 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曰下博士後升為出妻
 所告坐繫得出集解惠棟曰還鄉里丞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
 于家
 陳元字長孫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
 梧州蒼父欽集解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
 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
 後漢書三十六
 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曰欽為厭難將軍厭反元少傳父業為之
 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曰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
 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曰為左氏
 淺末不宜立元聞之迺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理
 也語見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
 知巨明至賢親受孔子集解惠棟曰沈重云嚴氏春秋引觀周書
 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桓譚新論云
 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桓譚新論云
 左氏傳世遭戰國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
 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其本事左氏傳經猶衣之
 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東觀
 記載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誣謗故中道而
 廢與新論殊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
 者沉溺所習詭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集解惠棟曰何休注
 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曰非親見實事
 胡毋敬等乃始記于竹帛故云虛言傳受之詞

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集解先謙曰覆冒猶言蒙蔽不令人見

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之能聽也見呂覽

石也則其右足武王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並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

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續微辭已年數小

差撥為巨謬媒押也韻垢濁也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取擿釁抉於決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

言破道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曰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曰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

周公不當營洛邑後漢書三十六盤庚都耿自耿遷于般文王都鄆陛下不當都

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集解劉歆曰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劉向傳云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

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禮麻三十升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驢素故於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魏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朱

百步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音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

告之日為我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

日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曠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日此亡國之聲

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裁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

義卒淵聖獨見之旨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本避唐諱改淵為深或為泉今本諸淵字皆後人同改如章帝紀

聰明淵聖諒惟淵體安帝紀若墜淵水陳實傳曾淵對愷傳

沈重淵鮑文苑傳柳淵流逸民傳覆巢淵方術傳何故敗我

之國淵西羌傳之馬文淵皆是也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

之積結洮沐學者之累惑洮沐猶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孤

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曰褐衣召見俯伏庭下

稱織毛為布誦孔氏之正道理臣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

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

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曰元

新忿爭迺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曰左氏之立論議謹

諱自公卿已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曰才高著名辟

司空李通府集解沈欽韓曰案經典序錄元為司空南陽祭酒北

之言甚切直案宏建武六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時大司農江

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

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集解沈欽韓曰燕策郭

亡國與役處諸子並同故武王曰太公為師齊桓曰夷吾為仲父

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相國高

帝賜劍履上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

殿入朝不趨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曰偷天下偷

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曰偷天下

也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曰刺舉為明微

許為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

棟日陪僕陪陪也左傳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

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故人君患在自驕

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曰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

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誡之曰我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

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歆

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已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為文

梁王權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已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

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暉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集解洪亮吉日案前

書儒林傳則胡常授徐學毛詩於謝曼卿集解惠棟曰儒林傳云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曰大夏侯尚書教授集解沈欽韓曰逵為古學而教授仍用今

世兼通五經古學者文蓋利祿之途非是則莫肯來學終漢之惟賈馬鄭三君耳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

穀梁見前書也始劉向周慶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儼儼有大節

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簡易之德也儼儼卓異也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解序云鄭

大司農為國語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君歆而衍之其所發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

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曰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復不能對薦述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遠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驚鷲在岐鷲鷲鳳之別名也周大夫

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類也

神雀再見改為年號後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集解惠棟句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日論衡云承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比瓦拜為郎與班石惟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風五頌金玉孝明覽焉

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出左氏

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集解王會汾曰監本出字上有發字案逵於是具條奏之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序云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

經任意反傳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休所指蓋頗嚴之徒

說公羊者也集解惠棟曰公羊序云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事理短左氏理長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

不與讖合逵作長義奏御于帝幾廢公羊也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者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

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後漢書三十六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

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

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

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鄆入于

齊紀季以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者何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適背兄

將役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也何以不名賢也

之命不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仇是不深父也左傳曰父受誅子復仇

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仇是不深父也左傳曰父受誅子復仇

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

則思義公羊傳曰孫宜好地賢者執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胥蘇與曰祭仲出忽終以復辟紀季之奔由於君命現讓國也

胥傳亦以公扈子之說聞之矣遠欲附會公羊之失不深究本末致

詭病公羊者至今未已詳見余春秋董義述因畧著其說於此先

又作文好作有是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曰承

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集解惠棟曰方術傳序云光武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與傳無附會識之事而達傳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侍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曰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君命天也天可仇乎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難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集解沈欽韓曰賈氏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眾云太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邱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桓子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問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為政春秋戰國時事又與後世不同故趙安陽君封於代而作亂孟嘗君封於薛而外事韓非揚推不居數披其木無使枝茂楚子使棄疾為蔡公申無言親其文義瞭然可曉疏者卑者宜處邊野言貴戚大臣據邑之禍尋其親文義瞭然可曉賈鄭據左氏本文條疏之義確不易杜預撥棄先儒而引五官五正等以解之於無所關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陳戒本旨了無所關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孟喜喜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集解惠棟曰劉歆七畧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三家之學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曰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集解惠棟曰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為劉氏非魯史本文通漢儒欲其傳為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左氏為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又案堯母慶都碑稱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漢感赤龍堯之苗皆許叔重亦言堯親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皆鬣圖讖之說而

為之附會耳蔡邕典引注云春秋左氏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劉果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漢士會奔秦而五經家皆言額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項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以額項代黃帝農師以土德王即額項當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集解先謙曰自本注無堯師二左氏曰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字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氏也集解惠棟曰注華渚宋均云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陸渚名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厯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年正厯謂元和二是曰麟鳳百數嘉瑞雜選雜選言多也章帝時年始用四分厯也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猶朝夕恪不可勝紀見東觀記集解先謙曰自本二十作一十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庶幾無所遺失矣後漢書三十六 五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曰左氏公羊高作春秋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與簡紙經傳各一顏之學見前書也集解周壽昌曰自本注無也字通竹簡及紙也集解周壽昌曰自本注無也字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曰校書例多特曰錢二十萬使頰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無人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解惠棟曰許冲上說文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逵修理舊文殊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孔穎達云古文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囑夷為宅囑鐵味谷曰達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則剛刺云臍宮刺則頭庶刺是也達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鞅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謂齊魯韓詩也集解孫人龍曰案前書買道為左氏傳訓故又藝文志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注云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則此注自應作故字解惠棟曰馬融

周官序云成帝命劉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畧知其周
 致太平之迹承平初社于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君買遠往受
 業也鄭康成序云鄭少子仲師衛次仲買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
 解詁賈公彥云劉歆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杜子春尚在承平
 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說其說鄭君買遠往受業
 馬君遠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相證明遠解行于世眾解不行先
 謙曰官本注齊魯韓 遷遠為衛士令 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集
 詩作事之指義是 遷遠為衛士令 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集
 本注無也字 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數梁春秋古文
 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遠所選弟子及門生 集解周
 鄭康成傳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又有高業弟子康成沒門生相與
 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作鄭志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
 賈械上書證其枉及因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鎖乞收固
 屍集古錄孔宙碑陰跋云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
 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 為千乘王國郎 宣帝子也朝夕
 四十三人足證弟子門生之別 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曰遠為左
 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
 信用遠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
 後漢書三十六 六
 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
 令祝少賓 祝詎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祝少賓乎心不直
 前發誓乎事之如神祝也集解顧炎武曰注非也言敢于少賓之
 爾何焯曰祝與呪同指少賓以誓也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
 曰老病乞身帝賜曰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 集解沈欽韓曰文
 觀記作 性仁孝 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哭
 字幼異 謙曰今本東觀記作強為餐飯欺言 及親歿遂隱處山澤
 已愈 口節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 後累遷為魯相 集解
 後累遷為魯相 集解 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
 扶郁入 曰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遠所著經傳義
 誥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誅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集解沈欽
 賈遠集一卷 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
 體原本要化 然不修小節當世曰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
 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 集解惠棟曰漢音諸
 遠曰賈侍中 亦徒有曰馬爾 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
 是為儒宗也 亦徒有曰馬爾 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
 也言鄭賈學顯 桓譚曰不善識流亡鄭與曰遜辭僅免賈遠能附
 亦以善識馬爾 賈遠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集解
 會文致最善 賈遠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集解
 此不合蓋隋志不詳考傳中所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遠與
 識互異三十餘事 諸言識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遠首非識不知
 遠第摘其互異處 世主曰此論學悲矣哉 經而重識也
 並未有所非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 集解惠棟曰東觀
 父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集解何若
 瑞曰上云復欲進餘經既曰復何又曰益饒 後就長水校尉樊儵
 餘也言為之有餘力先謙曰猶言優為之 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
 宅其傍曰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 光祿勳之主事 永元中
 後漢書三十六 七
 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 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奉字
 于豫章 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
 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諸葛亮名士奉
 根皆至 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曰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集解惠棟
 舊傳云霸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初霸曰樊儵
 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剛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
 越賊未解郡界不寧 集解惠棟曰益部者舊傳霸入海捕賊遭疾
 太守奉法追賊必不迺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
 為害須臾風靜波止 集解惠棟曰類聚十五 捐我牙盜賊盡
 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 引續漢書作棄子戟 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益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 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 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後徵四遷為侍中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在郡十 時皇后兄虎

賈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遂巡不答眾人

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避

案漢自儀云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是以國三老袁良

碑云羣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為三老知結髮為首

妻也然常璩載霸妻馬氏撫前妻子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

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曰葬焉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

子死於羸博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賦髮齒而已務

之問因葬焉

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

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妻馬氏名

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葬於梁縣三妃不從汝父因遂家焉將作大

匠翟醜等與諸門人迫錄本行諡曰憲文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散發幼童德潛中子楷會稽道崇碑碑

楷字公超集解惠棟曰孝德傳公超至孝自然喪親通嚴氏春秋

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風儒借造門馬車馬填

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曰候過客往來之

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目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

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

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

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集解惠棟曰章嗣

辟五府五府著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集解惠棟曰

下曰告告也使之覺悟知已意也獨斷曰詔書者故長陵令張

詔語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是謂詔書

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子清約守節貧而學道輕貴樂賤竄跡

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集解惠棟曰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

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集解惠棟曰使其難進歎郡時曰禮

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表優亦能

為三里霧自曰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

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

經籍作尚書注後曰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

之辭曰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子陵

陵字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

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劔奏冀請廷

尉論罪有詔曰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

集解惠棟曰謝承宏皆以梁胤為冀弟冀子別名胡狗案不疑與胤

先後為河南尹故眾漢書彼此互異但東漢二名絕少或胤即不

疑字也蔡邕集云商子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是胤字不疑

為一人無疑馬蘇與曰梁商傳道子冀不疑與曹節為交友冀傳

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封侯侯子胤不疑與曹節為交友冀傳

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胤侯其子胤為河南尹是胤史以

明察集為誤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

曰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曰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曰報私

恩不疑有愧色弟玄集解惠棟曰本弟上有陵字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曰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曰禮辟不能致

中平二年溫曰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

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曰黃門常侍無道故乎問

中貴人公卿曰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

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

還屯都亭曰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

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

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迺歎曰

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

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

之言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口入於耳集解惠棟曰今當

他人知之他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曰
 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曰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氏
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
西南集解先謙曰今河南府登封縣西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眾馳一介爭禮託幄一介單使也左傳
行李告於寡君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集解先謙曰君亦不使一介
鹿幄謂匈奴也威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虛受堂

字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終

後漢書三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六校補

鄭興傳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一器字

免官當還河南以東道不通故且西依隗囂以避亂隗囂二字

既連上西歸為句則虛心禮請上明是另奪一器字矣如將隗

囂二字連下虛心禮請為句

則興非西人何得徑云西歸

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集解蘇輿曰此疑非事實至而史仍之

耳案後文輿對蘇言曰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絲輿前拜涼

州刺史輿為西州將軍同僚有舊故云僚舊乃引蘇為己僚

舊並未自承為僚僚屬刺史一州亦非州將屬也蘇傳更始

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輿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

衣交輿之歸輿在免官後已無所屬輿之禮請非不欲任以職

事輿既不屈則亦仍為客但受其禮秩聽其致館授餐而已故

杜林之薦輿謂輿執義堅固也如謂歸輿即臣事輿

是伯夷太公之歸文王非因其善養老矣蘇說殊誤

春秋傳云官本云

將軍據七郡之地注七郡至金城官本句未

時建武六年也柳從辰曰光武紀器子恂入侍見建武五年

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注對昭王以重黎義和事見國語官本注

字之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錢大昭曰若疑當作

左轉運勺令注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下邳官本

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廢令注續志廢令一人秩六百石

案來欽傳亦作長樂未央廢令鄭安世注引續漢志作未央廢

令一人長樂廢令一人今詳續志則未央為廢令長樂為廢丞

蓋是時安世實兼兩官故通稱

令而章懷兩注皆言之未審也

范升傳升集解惠棟曰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疑傳寫誤也柳從

論衡作陳元范叔見案書篇東觀記則今聚珍本亦作范升又

書鈔七十七引華嶠書作范升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又

叔作范

陳元傳字長孫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云字

襄孫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六無此

文書鈔六十七引華嶠書有之

蒼梧廣信人也注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今梧州府蒼梧縣治

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集解劉攽曰有詔詔太子案文

多一詔字案上詔字指詔書下詔字謂詔告文義亦各有當不得為多

賈逵傳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暉注風俗通曰至暉字子真暉原皆作暉據

前書儒林傳改南監本官本亦均作暉

呂問陞邑侯謂復注臨邑東郡縣也今濟南府臨邑縣北三十五里

無人事於外注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案章懷原上達不通人間

學時事耳此云無人事於外猶言無生事在外也拾遺記達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世謂舌耕此達之生事也

自為郎校中秘書應對左右又奉令選高才生教以左氏不復能接外之門徒而生事自細孟子言人事之不齊亦謂未能盡力於耕也若以廣交通取給於人為人事於說多滯

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集解惠棟曰至心腹腎腸

曰憂腎腸案惠述孔穎達一條即見孔氏尙書疏虞書下阮氏校勘記引孫志祖云憂腎腸乃優賢揚之謔優賢揚

歷語見魏志管甯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頽亦有優賢屬歷之文今觀管甯傳裴松之注明云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魏都賦劉淵林注並云尙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故知憂腎腸確為誤文而今文乃連歷字作句也

為千乘王國郎注千乘王仇宣帝子也官本注宣

又作詩頌誅書連珠酒令侯康曰類聚五十七引傳元連珠序謂連珠與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

三子受詔作之又云賈逵儒而不豔而劉勰文心則云揚雄章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為連珠以下擬者開出杜篤章

連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身明珠多貫魚目據此則連珠不始於賈逵等也

張霸傳老氏有言官本氏

後當為五更會疾卒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遷侍中遂受五更

尊禮於文學柳從辰曰華陽國志注云文當作太案志謂已受五更尊禮與傳說不合

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至三妃不從柳

辰曰今志三作二據孔穎達禮弓正義引帝王世紀三妃謂長如娥皇次妃女英癸比也作二非案志言霸妻敬司與諸子皆還蜀亦與本傳後

文及楷傳說不合

中子楷柳從辰曰據華陽國志霸四子前妻生三男敬司產一男名光超是中子楷乃霸前妻子

至輪氏輪續志同前志作綸

卷三十六校補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桓榮字春卿 集解汪文臺曰沛郡龍亢人也 遷于龍亢至榮六葉

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

集解沈欽韓曰懷遠縣志龍亢今縣西北七十五里俗名榮城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當為博士徒眾尤盛見

前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榮事九江朱文文即賈囊無資 日

普字見經典序錄先謙曰今本東觀記作朱文剛 賈囊無資 日

空常客傭曰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迺歸

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

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

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 日時大司徒

戴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

賁中郎將曰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容反 本師為誰湯對

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 謝承書曰何湯字仲

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

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侯上徵行夜

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侯皆奪

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

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

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集解周壽昌曰漢法

以無子出妻為常律若在後世駭人聽聞矣又漢時頗多夫婦之

獄如馮衍兩出妻黃允附貴出妻范升為出妻所控被繫幾困

於獄殆一時風氣使然榮之出妻或別有不得已非但無子也

閱揚州從事舉弘帝曰俞往汝諧 續漢書曰閱字作明俞然也然

官謝承書曰舉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 因拜榮為博士引

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

閱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

有蘊藉 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 辯明經義每已禮讓相厭

不曰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厭服也音 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

擊磬盡日迺罷 吹管奏 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

獨舉手捧之曰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曰是愈見敬厚常令

止宿太子宮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明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

胡憲侍講迺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

病賜曰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

故言不 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

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任也 博士

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平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

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曰輔太

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曰榮為

少傅賜曰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

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曰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

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已補益萬分今皇太子曰聰敏之姿

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

家福祐天下幸甚臣斯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 太子報書曰莊曰童蒙學道九載

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

能與於此 此上二句周易 況曰不才敢承命昔之先師謝弟子

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 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

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

矣是先師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舉魚也舉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在弟子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

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云與元卿俱居拾投元卿嘍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

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迺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即位尊曰師禮甚見

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曰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營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集解先謙曰官本南作而是設几杖會百官驃

騎將軍東平王蒼曰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集解通鑑胡注執業猶執經也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作執經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

上謙曰太既罷悉曰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五更

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謂下語而迺封榮為關內侯集解通鑑考異帝紀載謂文上言李詔獨言桓榮不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及李躬今關疑食邑五千戶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迺封之

先謙曰東觀記云後以五更祿終其身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大醫相望於道集解先謙曰官本太官大醫是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士

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集解沈欽韓曰宋書禮志國子太學生執一卷以代手版蓋明帝撫榮垂涕賜曰朕苗帷帳刀劍衣被良久迺去自是

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家坐於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

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曰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事受爵不讓風人所曰興歌詩小雅角弓篇曰下記下俱有也字

君人者能曰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幾近也鉅依反集解先謙曰真蓋貞之誤

郁字仲恩少曰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曰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孤兄子一人學方起當是雍之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曰租入與之帝曰郁

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曰政事稍遷侍中東觀漢記曰永平十四年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陽殿後東觀記曰五家謂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曰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子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集解沈欽韓曰五家謂歐陽林尊平當朱普桓榮也華嶠書作五行似傳言蓋非

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

肅宗即位郁曰母憂乞身詔聽曰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

即位富於春秋侍中寶憲自曰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習長則切而不勤集解沈欽韓曰大戴禮保傅篇作切而不曉化與心而不獲賈誼傳及新書作切而不曉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

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曰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習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教若性猶自然也襁保也保小兒被也保當作祿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

選名儒章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章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蔡義河內温人也為韓詩給事中夏侯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集解惠棟曰臣伏惟皇帝陛下躬本傳作訓徐廣云訓古訓字天然之資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聖人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所以絕人遠者也先謙曰官本資作姿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尙

繼傳父業故再已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後漢書三十七 五

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集解錢大昕曰方平原人范史無傳攷章帝元和二年詔書稱襄城令劉方則其時方尙為縣令至永元四年由宗正拜司空首尾裁八年爾頗怪其遷轉之驟今觀賈惠疏乃知方以宗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曰崇

室通經術故有不次之擢也

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

都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都尉永元四年代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鴻為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

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尙書位至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亮

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集解洪頊焯曰伏恭傳初父黯章句繁多恭過減省浮詞定為二十萬言張奐傳初牟氏章句浮詞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諸儒章句惟趙岐孟子章句傳於今數行文義其大指如今之鄉塾講章蓋當時博士傳習設科射策利祿所在士爭趨之通儒不之覺焉蘇輿曰時承前漢家法謹嚴之後即文字增減亦別白為學如

榮減普章句即不為朱氏學郁省榮章句即不為大桓君學樊鄒氏春秋號樊侯學張氏為儵弟子復為減定更名張氏學亦其例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俊鄭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孫鸞曾孫彬並知名絕鄭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

焉字叔元少曰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

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太子曰焉為太子少

傅月餘遷太傅曰母憂自乞聽曰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集解沈欽韓曰後世所謂奪情皇甫誕碑尋詔奪情復其舊奪服任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今人以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為禪後即吉為起復者誤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為

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尙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譏見

建言宜引三公尙書入省事省猶視也集解惠棟曰周禮內史職若今尙書入省事賈公彥云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祝之也帝從之曰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

侯集解先謙曰今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東昌府華縣治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

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和五

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曰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

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衡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曰尙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

吉曰罪被誅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集解劉攽曰案典為御常乘聽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聽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榮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曰悟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

十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

太傅陳蕃大將軍實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目取爵位謂伏生已後中興而

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

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云也為

人者憑譽曰顯物為己者因心曰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

己乎

丁鴻字孝公集解先謙曰李善穎川定陵人也父緝字幼春王莽

末守穎陽尉世祖略地穎陽城守不下緝說其宰遂與俱降

世祖大喜厚加賞勞曰緝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緝將兵先度河移

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

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緝願封本

鄉或謂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緝曰昔孫叔敖救其子受

封必求境壤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境壤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

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事見呂氏春秋集解先今緝能薄功微得

謙曰官本地利作利地是無事字未有也字

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緝從世祖征

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

國於盛不報既葬迺挂縋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

誓不顧恩義弱而隨師也弱少生不供養死不飯哈集解王補曰戰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且皇天先祖竝不祐助身被大

病不任茅土大任堪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身被前上疾狀願辭

爵仲公仲公盛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

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集解思棟曰同事桓榮甚相

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迺止而讓之曰昔

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

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

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

秋之義不曰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聩之子然則

母為不立蒯聩而立輒蒯聩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

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別

言也今子曰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

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

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二

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

行修志節清妙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

由是上賢之也侯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賜御衣及綬稟食公

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

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

先謙曰官本注郡作郡王會汾云案傳言鄉侯明非南陽郡之魯

陽邑故注引東觀記以證之尋陽郡耶洪亮吉云案尋陽郡晉惠帝永

字為郡字兩漢何嘗有尋陽郡耶洪亮吉云案尋陽郡晉惠帝永

興元年始立漢時止有尋陽縣屬江都郡此郡字蓋縣字之誤尋

陽縣蓋別有魯陽郡與尋陽郡之魯陽不同故下記又云以廬

郡為六安國故又徙封馬亭洪頤道云馬亭在尋陽見郡國志補

注其地與尋陽相近尋陽郡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

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

桓郁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為集解

少府丁子然以江徽陳留志云望字次子雍邱人也少受春秋于

節操稱故有傳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滄子恭奏

上帝親稱制臨決鴻曰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

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

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
 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
 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
 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願望太山嘉澤降樹崇祭之日白氣
 上升與燎煙合黃鸞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
 又曰以盧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馬亭侯集解曰本考證曰注
 以盧江郡為六安國監本脫江字今照宋本增憲棟曰孝明八王
 封六安王以盧江郡為國也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
 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
 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集解憲棟曰釋
 也盛實也月缺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
 也滿則缺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
 主執則日月薄食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
 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
 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
 其惡也集解憲棟曰蔣杲云案日當改作月坊本公訛已久不可
 不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曰類應夫威柄不
 正劉向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
 已放下利器不曰假人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
 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子奪廢誅也利器謂
 國之權執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集解憲棟曰老
 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東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
 不由之是曰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
 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
 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
 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
 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
 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
 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集解王補曰
 袁宏紀此下有此皆失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
 其權柄以勢假人者也今大將軍雖欲救身自約
 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寡也伊尹之
 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

通鑑胡注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者求通名也待報者得謁與
 不得謁得辭與不得辭皆待報也憲棟曰初除者先謁辭于大將
 軍然後之官也胡氏以為初除則謁之官則辭殊為費解王求通
 補曰觀下文雖奉符聖受臺敕除者謂向臺受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
 待報雖奉符聖受臺敕除者謂向臺受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
 日集解憲棟曰案漢制長史初除詔書治嚴冀州背王室向私門
 日諸郡不過五日唯尚書郎一月所以優之也王補
 此遇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集解
 日袁宏紀作神照其情垂象見戒已告人君問者月滿先節過望
 不虧而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
 騎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白
 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
 天若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
 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曰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
 明鏡也集解通鑑胡注言禍伏於既微人多忽之及臣愚曰為左
 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依
 託權門傾覆詔諛曰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
 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
 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
 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曰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
 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集解王
 應麟曰春秋繁露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
 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王不可曰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
 宜因大變改政匡失曰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曰鴻行太尉兼衛
 尉屯南北官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
 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
 帝曰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

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臚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淳嗣淳卒子夏嗣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曰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迺泰伯曰天下

而違周伯夷率絜情曰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達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潔超然去國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曰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至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

夫鄧彪劉愷讓其弟曰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許焉弟不當讓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集解惠棟曰華嶠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曰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曰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

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集解惠棟曰以上皆華嶠之詞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庭列輻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庭列輻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

目從也從就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曰食春秋經書曰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關於所不見也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七校補

桓榮傳沛郡龍亢人也錢大昭曰尋下文事沛國桓榮句郡當作之至顯宗為太子後已徙中山王輔為沛王故何湯改注續漢以國言之與後劉平傳之始言楚郡終言楚國例同注續漢志曰官本志作書是

入使授太子集解先謙曰書鈔至正作使入授太子謹案書鈔一拜榮為五更榮原誤雍據明紀正官本不誤食邑五千戶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作五百戶為是柳從辰曰明作五千戶案沈意關內侯爵卑不當食數千戶耳然丁緄以均侯食五千戶見丁鴻傳矣榮之封侯出顯宗異數抑未可以常封論也且章懷注已引東觀記而不著其封戶之有異則今作五百戶疑反誤

詔聽以待中行服注華嶠書曰至於是詔郁以待中行服也錢大昭曰時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惟桓郁桓焉聽其行喪皆以身為名儒破格許之真異數也然焉襄南陽年已詔使者賜牛酒奪服矣

門人楊震朱龍皆至三公注鄧騭傳曰至位至太尉本書附錄於引鄧騭傳自係騭專傳但未詳所本龍由大鴻臚遷太尉在永建元年見順紀又紀注載龍為京兆杜陵人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注省猶視也官本也居無幾會相國王吉曰罪被誅官本脫

糲袍糲食不求盈餘注東觀記曰至糲食醋餐也今本東觀記謂糲小飯曰餐醋蓋借作酢謂餐味變也糲食本即謂糲糲之食不當復作糲糲由音轉而論集解沈欽韓曰糲食益苦食也柳從辰曰前書食貨志負者食糲糲又鍾離意傳載樂崧為郎食糲糲御覽入百五十四引華嶠書一作食糲糲食即糲糲之食不必別為說案糲無苦義糲心服道之糲自當如法言重黎篇讀為糲

時太守向苗錢大昭曰苗沛國人苗當為國相桓榮與之為孝廉國相王吉舉之是其證此云太守誤一名嚴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至繫白樓柱而去柳從辰曰檢水柱上文山有白樓亭此脫亭字遊地會稽注一無所當官本當作留是柳從辰日今本東觀記亦作留

至閭里不爭訟官本爭

所著七說集解沈欽韓曰七說乃麟所作已見上至書鈔誤侯康

傳注引虞學文章志稱彬父麟著七說一首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亦載桓麟七說則七說為麟所著無疑其子不應蹈襲其名

類聚引傳元七說序有桓麟無桓彬而御覽五百九十九引七說

序則有麟又有彬名在劉梁之下類聚引七說序有七激七與

七依七疑七說七篇七舉諸篇以後文觀之則七激傳殺作七

與劉廣世作七依崔駰作七疑李尤作七疑桓麟作七篇崔奇

作七舉劉梁作御覽引七說序無七與七疑蓋傳寫者脫漏而

七舉之下乃多七誤則七誤必桓彬所著而本傳寫為七說也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九引文章流別論云傳子集古今七篇

品之名曰七林而書鈔則仍謂七誤為傳元作御覽亦本傳元七

謬序而沈引作七林序實誤案文章流別論明言傳元集古今七篇

品之名曰七林則七林乃其所輯書名非篇名其自序作七林亦指

書名言之七誤則其所作篇名也玉海云傳元作七誤又集七林是

其證沈改御覽而駁書鈔以就其說適成大錯既改誤為林更指誤

為謬以七誤為即桓彬作然七誤猶之七激七疑本非誤字况藝文

類聚亦引作傳元七誤序既不誤誤字自無由誤仍以侯氏之說

為得之蓋章懷注既以七說屬桓麟則桓彬必非本傳元七說而準

以類聚之不及七誤因亦不數桓彬正足為彬作七誤之證也

丁鴻傳得鄉亭厚矣錢大昭曰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

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

亂世權行注皆是權時所行皆是官本

春秋之義不曰家事廢王專注春秋衛靈公卒至故駿引以為言

也柳從辰曰袁紀作漢有舊制春秋不以家事廢王專故與衛

去下者也案注引公羊傳剛節字句過多如輒者曷為者也

字甚妨文義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集解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至或作

尚書案劉意擢徙二字承上數受賞賜為一句不必有所附麗

尚書尚書六百石亦非二千石擢徙之官惠說仍誤矣前書劉

向傳尚書以光祿大夫領校書事此傳文亦但云校書未言校

書郎則賞賜擢徙與校書自各為一事原不必校書定為官名

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集解惠棟曰蔣杲云至不可不正

係應在朔

日辛卯下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注孟子曰有伊尹之

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官本心皆依孟子今文作志案周

為孟子異

本是也

月滿先節注東觀記亦云作先節案文多

大將軍雖不受錢大昭曰閩本

雖下有云字

卷三十七校補

三

張法騰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

賦會莽敗義兵起宗迺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

更始曰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

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開宗數多權謀迺表為偏將軍

禹軍到栒邑赤眉大眾且至禹曰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

而眾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迺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

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

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

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已橫行宗令擁兵數

千曰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集解先謙曰遂下疑奪知字遂留為後拒諸營既

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壁曰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曰張將軍

之眾當百萬之師猶曰小雪投沸湯雖欲勦力集解先謙曰勦官本作戮惠棟曰賈

逵云戮力一心也當作勦高其執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

誘戰國策注云勦其字从力其執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

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

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胛胛背上

集解先謙曰官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

本牟作矛是 徵還光武曰宗為京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暴帝更名

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集解劉攽曰案武帝置三年置京輔都尉各

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

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

冀盜賊屯聚山澤宗曰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

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迺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

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

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疆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

田姓故曰法為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宣帝時徙三輔世為

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功曹掾辟太傅張禹府

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善政事好

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

陵令集解惠棟曰屬河南一作宛先謙曰宛陵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洧川縣西北永初三年海賊張

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

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

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

吏厭次今棗州縣是也集解先謙曰高唐高唐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四十里

屬淄州其博州之高唐漢為靈縣今高唐州注漢官儀曰諸侯冠

梁帥皆稱將軍其朝謁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

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集

解惠棟曰冠無五梁故贊云精安冕服也先謙曰官本伯路下更

有伯路黨眾浸盛迺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

萬人迺徵雄為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

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眾會赦詔到賊猶曰軍甲未

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曰為當遂擊之雄曰

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

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已慰誘其心執必解

散然後圍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迺還所

有元初六年十二月賜幽州刺史馮煥詔洪氏云煥有墓關題云
 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必是自漢徒幽而賜此詔煥猶在漢
 故其前尚疾忌姦惡致其罪時左菟太守姚光亦夫人和建光
 稱故官也 疾忌姦惡致其罪時左菟太守姚光亦夫人和建光
 元年 集解通鑑考異曰案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高麗國元菟而
 延為 怨者迺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曰歐刀 集解通鑑胡注古歐
 為歐刀 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
 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
 妄詐規肆姦毒願曰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
 者所為徵奮抵罪 集解惠棟曰魏書公孫淵傳云安帝建光元年
 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 會煥病死獄中 集解惠
 詔書遣侍御史幽州收考姦臣矯制者 煥病死獄中 棟曰馮
 煥發碑卒于永寧二年四月洪适云建光之元即永寧 帝愍之賜
 煥光錢各十萬曰子為郎中緹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
 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 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弱冠詔
 五官據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郡察廉吏州舉尤異
 遷健為武陽令誅疾豪彊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
 空府侍 為廣漢屬國都尉 集解惠棟曰趙明誠案碑自舉孝廉為
 御史 為廣漢屬國都尉 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為中丞與
 督使徐揚二州討 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曰緹持節督揚州諸郡
 賊皆在為都尉前 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曰緹持節督揚州諸郡
 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 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督使
 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 遷隴西太守 集解惠棟曰碑云坐問吏辜
 兵正法復辟司徒府也 遷隴西太守 句不分去官沈欽韓曰辜句
 若今之 後鮮卑寇邊曰緹為遼東太守曉諭降集虜皆弭散 碑止
 保界限 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 集解沈欽韓
 緹為遼東太守以前嘗為治書侍御史遷尚 時長沙蠻寇益陽屯
 書遂為廷尉未嘗拜京兆尹及司隸校尉也 時長沙蠻寇益陽屯
 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
 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 集解惠棟曰
 蠻夷黃高荆州刺史劉度 集解惠棟曰涪宮舊 南郡太守李肅竝
 攻燒南郡荆州刺史劉度 事度延熹初為刺史 南郡太守李肅竝
 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緹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緹

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 猗亂也夏華夏也攝各焚都城蹈藉官人
 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
 猛是曰擢授六師 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 前代陳湯馮傳之徒曰
 寡擊眾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發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各
 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
 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
 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
 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 鄧支夜郎樓蘭之
 刺殺之持首詣闕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衛尉持節 鄧支夜郎樓蘭之
 我頭懸都街 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與從邑君數十人見
 立立數責因斷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 衛霍北征功列
 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 衛霍北征功列
 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 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
 復居晉山 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
 遇還也 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
 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 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鐵曰從此上至
 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集解沈
 欽韓曰三略軍勢云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已
 命有司祖于國門 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
 遠郊門也 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數敦淮濱仍執醜虜將
 關門也 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數敦淮濱仍執醜虜將
 軍其勉之 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
 布也醜虜也仍因也言布兵救淮水也 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濱數
 之涯因執得虜虜引詩戒緹令其勉也 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
 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已
 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緹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適上疏曰執
 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 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
 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集解
 沈欽韓曰商子畫策篇勢不能為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
 夷可故樂羊陳功文侯示曰謗書 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
 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 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
 一棧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尙
 書朱穆奏緹曰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 集解惠棟曰袁宏

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總有嫌不當荷任
即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况
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緝緝緝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
虛端以自衛衛為臣不忠帝寤其奏

營道今道州府也先謙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
降日在今永州府寧遠縣西
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沈溺以
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通資布卅詔書賜錢一億因讓不受振旅還
萬匹潘鴻見度尚傳桂陽宿賊詔書賜錢一億因讓不受振旅還

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薦曰為司隸
校尉書云魏表奏應奉賜金錯刀一具而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
許監軍使者張敞官舊事作張叔承宦官旨奏緝將傅婢二人

舊事作侍婢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
令黃雋奏議曰為罪無正法不合致刑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

陵緝曰軍還盜賊復發策免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信弟坐逐
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

職後集解王補曰案碑以此為最帝不納復為廷尉案傳三言緝為
廷尉而碑則一為廷尉於車騎將軍之時山陽太守單遷曰罪繫
前一為廷尉於末此處廷尉衍文也

獄緝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誣章誣
緝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緝拜廷尉表荆州

刺史李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應奉上疏理緝等得免後拜
劉瓚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

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弟不宜與典牧州郡復過左右遜位卒于官
集解沈欽韓曰碑云永康元年十二月冀皇南規傳永康元年夏
日食應詔言劉祐馮緝正直多怨流放家門緝卒於是年知己經

罷斥非卒官也水經潛水注多怨流放家門緝卒於是年知己經
李温豕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漢水暴長郡縣吏民莫不於水
上祭緝弟允官郎中馮光熹平中上言麻元不正或即元之誤也
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拜降虜
校尉終于家謝承書曰緝子

度尚集解惠棟曰荆州刺史度侯碑云其先出顯項與楚同姓熊
度尚集解惠棟曰荆州刺史度侯碑云其先出顯項與楚同姓熊

官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續漢
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積困窮迺為宦者同郡侯
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

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
案曹娥碑在元嘉元年沈欽韓曰袁宏紀尚初為上虞長縣民故
洛陽市長滔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

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瞞乃
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此類也案以續漢書
謝承書及袁紀核尚為人非不修學行者為政嚴峻明於發適姦
也未有己無學行而能優賢表善者也

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
騎將軍遠近奇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集
尚有知人之鑒

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
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
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

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在南昌府宜州西百里龍
岡坪先諫曰案上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
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集解先謙

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字下加今字無義理去之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荆州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

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荆州刺史集解惠棟曰尚先以從父憂
是擢拜荆州刺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
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集解通

宿賊言積久為賊也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二
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願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適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

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覆還并力攻之

申令軍中集解通鑑胡注申令者既志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

相與從禽尚酒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

涕泣向人人慰勞深自咎責集解通鑑胡注以因曰卜陽等財寶

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踊向

敕令秣馬尊食明且徑赴賊屯陽鴻等自曰深固不復設備吏士

乘銳遂大破卒之向出兵三年集解通鑑胡注延熹五年羣寇悉

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集解通鑑胡注延熹五年羣寇悉

拜中郎將復拜荆州刺史以故秩居碑不言為桂陽明年徵還京師

時荆州兵朱蓋等徵成役久集解通鑑胡注延熹五年羣寇悉

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集解

具帝紀注 棄城走賊眾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

之於是曰向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

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

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向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向

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

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

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集解錢大昕曰

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王肅本皆同故章懷引以

證鳥語之義後人依今本改鳥字為鳥而此注遂成贅文矣王會

汾曰案宣城屬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雖有山谿而

非阻絕安得有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此傳宣字當作安城

得長沙屬邑與長文義相近苗獠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

守抗徐擊破之此追序抗徐為宣城太守長已能約束羣盜繼又擊

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膽智語遂以

守守邑長亦係丹陽郡相涉先謙曰注引鳥夷當作鳥夷後人妄改

今吉安府安福縣西宣城之疑何能執古書一通後屬豫章在

安成以爲邑宰郡守皆在長沙之據讀古書不能如此武斷一由

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

等集解先謙曰官破平之集解沈欽韓曰以紀傳參攷平公孫舉

為宗資司馬此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州縣集解

先謙曰今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

官桓帝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曰向為荆州刺史向見

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己負集解通鑑胡注負罪負也懼以不

吏之法有誅有負負多則有酒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

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集解惠棟曰通鑑考

有赦不知會何赦也案帝紀延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集解

熹八年三月辛巳大赦天下云桓桓今城也獄吏謂磐曰天恩曠

云械桓桓也鄭康成月令注云桓桓今城也獄吏謂磐曰天恩曠

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

入交趾磐身膺甲冑集解惠棟曰謝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

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向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

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國之捍

而為向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集解劉放曰案文大當作

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曰苟免承受侵辱之恥生為惡

吏死為敵鬼乞傳向詣廷尉集解惠棟曰胡注以傳車召致廷尉

元年詔曰亡徒當傳勿傳度集解惠棟曰胡注以傳車召致廷尉

有罪當傳捕之非傳召之謂度集解惠棟曰胡注以傳車召致廷尉

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曰其狀上詔書徵向到廷尉辭

窮受罪曰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曰清白稱終于廬江太

守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磐傳云磐以操行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

因私以兩枚與兒磐尊兒甘穰卒曰何故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磐傳云磐以操行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

行賂于吾子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磐傳云磐以操行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

鮮卑率兵攻向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集解

惠棟曰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磐傳云磐以操行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

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

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

政事集解沈欽韓曰謝承書喬字聖達為尚書侍郎轉左丞自在

臺閣閑練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拜尚書夙夜周

慎退食自公儀表偉麗每朝賀百僚側目案一本作揚桓帝愛其

才貌詔妻曰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

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

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制馬車數十乘曰排囊盛石灰

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集解沈欽韓曰排字本為

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剋共會戰集解劉放曰案

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蓋轉作共也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曰火燒

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

破散集解通鑑胡注波駭者蓋喻以物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

郡境曰清集解惠棟曰清宮故事云度誣奏

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

防禁嚴密無由自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璇為迺噬臂出血書

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

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

曰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曰病乞骸骨卒

於家

論曰安順曰後風威稍薄寇攘浸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

時月集解假署皇王者蓋曰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集解

日謂張伯路冠五梁徐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墨盈四郊

鳳冠鹿皮之類是也奔命首尾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

數將者宜宣力勤慮曰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而景風

之賞未取庸受之言互反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庸受

者也孔子曰庸受之怨不行焉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

會份云風字監本說昌案易通卦驗春秋攻異郵並有此語漢唐

引之今改正曰此而推政道難乎曰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

解先謙曰官本注倭下有而未有未朝之美六字

贊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殿音丁江淮海岱度劉寇阻度劉皆

謹清之雄尚親撫璇能用請亦云振旅

虛受堂

士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二十八

亦必非誤遼東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蔡邕集
為桂陽又明矣
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即隸釋所載荆州刺史碑是案文選三國
蔡邕度侯碑明鑿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題曰度侯是向免
官後得食故秩未奪爵土遂以侯終而傳為遼東太守卒官之
延熹八年五月復拜刺史又在破胡蘭後紀載尚破胡蘭為
尚被徵詣廷尉解窮受罪已乃得原計八年且畢矣九
年尚即卒距出獄無幾時安得曰後為遼東太守乎
楊璇傳會稽烏傷人也烏傷今金華府義烏縣治

卷三十八校補

三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華嶠後漢書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
曰養死無曰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反廣雅云啜音昌悅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已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巨呂反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關甘旨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之器而亡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集解惠棟曰遁一作過調器曰和聲樂之成也崇養曰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為親愛是孝之累也修己曰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曰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患水菽之薄干祿曰求養者言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曰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曰義養也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問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曰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曰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曰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適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帝下詔

衰寵義賜穀千斛常曰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
 帝時汝南薛包孟常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西平好學篤行喪母
 曰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惜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
 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廬於里門昏
 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平哀既而弟子
 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適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久若不能使也集解惠棟曰若汝田廬取其荒頓者類猶曰吾少
 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
 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集
 惠棟曰先賢傳云苞歸先人家側種稻種芋稱疾不起曰死自乞
 稻以祭祀芋以充飯道說禮元虛無為稱疾不起曰死自乞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
 病謂之賜告也集解惠棟曰宋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子賜皆絕
 包在建光中不應尚有賜告之禮或包稱疾不起天子優禮賜之

後漢書三十九

二

羣臣不用 年八十餘曰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曰為行行信於心
 而感於人曰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曰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
 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自此以上並華嶠之
 類傳體也劉氏史通列傳篇云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
 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
 上是也故鄭氏通志即以毛義冠孝友傳首惟鄭志刪華嶠序
 前百七十許字分毛義薛包各為一篇則盡失范史之舊矣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案彭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
 為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洪亮吉
 曰案前書地理志高帝置楚國宣帝地節元年更為彭城郡黃龍
 元年宣帝以封子霸復故名傳至王莽時絕至建武十五年光武
 始封子英于楚蓋中間十餘年廢作郡故此云楚郡彭城人然
 地理志雖徒封楚在黃龍元年傳則云甘肅三年本名曠顯宗
 表復云四年未知孰是歟韓曰今宿州東北六十里
 後改為平王莽時為郡吏守菑巨長韓曰今宿州東北六十里
 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
 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

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
 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曰絕類集解惠棟曰詩云
 為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遂去不顧與
 注云類種鄭敬云全軀樹類注云謂有膚嗣是也
 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去求食逢餓賊將烹集解劉放曰案平叩頭
 曰今日為老母求菜集解惠棟曰袁宏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
 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
 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
 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集解惠棟曰東
 豆以謝恩建武初平秋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
 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
 願以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
 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曰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迺裹創

後漢書三十九

三

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
 曰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屬九
 謙曰注見 政有恩惠百姓懷感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平為全椒令
 馬成傳 政有恩惠百姓懷感據吏五日一朝罷門閉卒署各遣
 就農袁宏紀云平使掾吏卒五日一朝罷門閉卒署各遣
 日令各就農桑官問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人或增貲賦賦或
 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得所不知所問作何
 集解先謙曰自以得所自以為得所也前書如此 唯班詔書而去
 句法皆無為字如人人自以為得所之意之類甚多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修 後曰病免顯宗初
 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
 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
 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上進賢之義書
 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
 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郗恽等恽字君大見黃憲傳
 恽音人甚反集解官

本考證曰郗在位八年曰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

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

因曰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集解劉放曰案康倉廩也為作

褐衣計慎注淮南子曰事畢上言帝曰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

議其罪時公卿皆曰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

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曰為美談春秋

國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善大其平乎已

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德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穀而炊

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指而去

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易為告之子反曰以區

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

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集解劉放曰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

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

目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加意議集解先謙曰官赦

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按今萊州縣集解先謙少修節行客居琅邪

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雅小於鄉曰聚居也國相張宗謂請不應欲

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集解劉放曰案文太傅鄧

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然性沈正不可

千曰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著

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衣步趨集解先謙曰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

過曰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問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酒與

故亭長故之猶前書相如傳言令有重客耳下云聞田下孝既至

不自名五引東觀記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長不肯內因問曰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聞田禾將軍子當從

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及天下

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

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

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集解沈欽

引東觀記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

至善始同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菜羹兄弟怡怡初學記又引云粟

炊將熟使弟與妻偕出已夫婦已先食菜州郡辟召進退必曰禮

茹及弟歸云已食矣令弟妻同食飯也

與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

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

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

具令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

曰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集解惠棟曰孝有女字

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

逃惟琳兄弟獨守家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哺食

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

薦士而退現邪魏諱少間者時亦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

縛曰次當烹賊見諱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

也特哀念諱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諱為

諸君曩恆得遺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救道

竝得俱免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惠棟曰東觀記長公義之

脫又云謂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遺錢僅分升合以相
 存活謂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
 兄子州郡 譚承平中為主家令 公主 又齊國兒萌子明 反集解沈
 高其義 欽韓曰論衡齊世篇項邪兒子明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子
 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
 子歲倉卒之時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 梁郡車成子威二
 案東觀記亦云齊國臨淄人論衡云項邪誤也 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曰身代賊亦哀而兩
 釋焉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為赤眉所
 得欲鬻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濟子恭字孟孫北海濟子人也 北故濟子國也 集解先謙曰在今
 青州府安丘縣 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
 盜輒助為收採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
 是恭橡盜載橡 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
 落化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
 恭各語其父母 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
 父母乃禁怒之 後漢書三十九 六

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 集解先謙曰有不如法輒反
 用杖自箠曰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
 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
 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
 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
 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 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
 南七十里先謙曰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
 匹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極日訪曰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
 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
 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
 表闕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曰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
 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 欽韓曰賊曰是
 不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 華嶠書曰語 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
 下邳窮貧裸跣行傭曰供母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下邳知其孝
 便身之物莫不必給 諸本同必當作畢 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 集
 惠棟曰東觀記革專 每至歲時縣當案比 案驗以比之猶今親閱
 心養母幅巾履屨 每至歲時縣當案比 案驗以比之猶今親閱
 司農云漢時八月案比則漢一歲一閱也 唐制六典戶部每歲一
 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則周官三年大比之事也 北史裴蘊傳時
 戶口多漏蘊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 革曰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
 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 革曰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
 中輒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巨大也華嶠書曰臨
 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眾 太守嘗備禮召革 曰母老不應及母
 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 太守嘗備禮召革 曰母老不應及母
 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家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曰
 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
 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
 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
 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恆目禮焉 獨視時有
 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
 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 華嶠書曰終不 帝聞而益
 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 棟曰袁
 宏紀革遣子 元和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
 革前已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
 志士未嘗不及革縣曰見穀千斛賜巨孝常曰八月長吏存問致
 羊酒已終厥身 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 集解惠棟
 曰案章帝此詔用昭帝賜韓福故事也 如有不幸
 祠曰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壽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

後漢書三十九

六

後漢書三十九

七

思王衍集解惠棟曰諸侯王表云魯薨懷王芳嗣芳衍生王紆紆

生般自豐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

原鄉侯平尙幼集解惠棟曰案王子侯表楚思紆親自鞠養常與

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血數月亦歿

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

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問更始即位前書音義曰列侯

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迺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

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誦誦不怠

其母及諸舅曰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不宜苦積若此

積作精是先謙曰官本數曰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

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

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曰國屬楚王集解洪頡焄曰案前書

未如此時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十九年行幸

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為諸侯師束修謂

也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萬緡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

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曰國屬沛徙封

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集解沈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

史觀恂集解惠棟曰音灌孫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

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

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畢給

故多曰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集解先謙每行幸郡

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

賡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請合邊郡皆築倉以穀

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

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

香傳田令商者不也集解惠棟曰黃又曰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區勝之書曰上

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

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

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

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

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曰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曰助口實且

曰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又郡國曰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曰為

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

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華嶠書曰奪作脫也集解王會汾曰注曰字衍當肅宗即位曰為

去脫應改敘惠棟曰奪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肅宗即位曰為

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及賜冢塋地於顯

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元年遷宗正

謀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

憲卒子重嗣憲兄澄

愷字伯豫曰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

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

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曰禮讓為國

於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

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曰

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集解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

世扶陽侯章立成立成字少翁章賢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

見前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太

尉鄆立曰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

有伯夷之節景猶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楚吾法夫前修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景化孫人龍云案景

化宋本景仰宜蒙矜宥全其先功曰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

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

七年集解蘇輿曰自章帝建初三年至和帝永元十年已二十年矣故上文言積十餘歲此七字有誤疑是積字聲近而訛

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遺事之宜後不得

曰為比迺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

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

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

正辭氣高雅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華嶠書永初六年蘇輿曰上已出永

初明衍二字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

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

太后詔長吏曰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

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曰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曰為制服

之科者蓋崇化厲俗曰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

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二千石守千里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

尚書曰九族既睦辨章百姓鄭玄注云辨別也章明也集解先謙曰尚書今古文平章百姓一作辨章一作便章詳余所撰孔傳

尤宜尊重典禮曰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

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

日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曰袁利

被徵抵罪尚曾劾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

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

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郃朝廷曰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

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曰千石祿歸養河南尹

常曰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

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集解惠棟曰安紀英於建光尚書元年七月王寅薨不云策罷

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合學曰三公象五岳

股肱元首鼎足居職鼎折足覆公餗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受理鼎足三公之象

考功量才曰序庶僚遭烈日虞書五品不遷史記云五品不馴漢考功量才曰序庶僚遭烈

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兩舜行不迷而今上司缺職未識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

威稱太常朱假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偃遷竝為掾屬具知

其能偃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集解王會汾曰遷嚴毅剛直而

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士致祚

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

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富下有且貴二字是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景慕以為法式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富下有且貴二字是

師丹近世郡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

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彭明

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

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誠宜簡練卓異曰堅眾望書奏詔

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貴及

其子二世謂父是時居延都尉范滂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

司徒楊震司空陳震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子也音庇

愷獨曰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曰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邠出奔宋時也曷為不言時為公子喜時

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

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

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

今尚書不同耳集解先謙曰古文作適輕適重此作挾者今文也
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輕罪應居官當者以居官爲重
數也若劉用今如令使賊吏禁錮子孫曰輕從重權及善人
文家說如此如令使賊吏禁錮子孫曰輕從重權及善人
日以罪人連染坐之輕者賊吏終身禁錮坐之重者令子孫同禁
輕從重也非先王詳刑之意也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
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曰疾乞骸骨久迺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
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
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
於桓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
原太守劉瓛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
錢大昕曰據本紀時爲司徒者乃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
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作盤云汝南安成人徵士
變之宗也雙自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
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
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也其卒章曰汝墳
棘尾王室如燬難則如燬父母孔君勞苦則如燬色變以王室政
教如烈火矣獨獨則如燬則如燬則如燬則如燬則如燬則如燬
如過解周壽昌曰案韓詩外傳云枯魚索幾何不親之憂爲此
不擇官而仕詩曰迺解章帶就孝廉之舉也求仕則服革帶仕
云云說與韓詩同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屬
衣帶之士也布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屬
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重合屬勃海郡重合屬勃海郡重合屬勃海郡
則屬陳兩漢皆無淮南郡魏始有之又非陽夏所屬注蓋誤也
日重合今武定頻歷三城皆有惠政爲安陵令以從弟暢爲同隸
縣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以歷二縣祕復經三後思母
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教授學徒守先人家廬遠方知名

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
常千人公府三辟皆曰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父喬神
養和不曰榮利滑其生術喬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
至夏啟未爲人所劫開之室中從求道同化而去高士傳曰堯時
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瘳之未暇理天
下也下子作支伯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不竭李康運命論云不
早奮則精不竭高誘云奮愛也愛精神故云不竭李康運命論云不
愛其身而奮其神李善注云奮愛也愛精神故云不竭李康運命論云不
身奮其大寶注云奮愛也愛精神故云不竭李康運命論云不
曰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事也建光元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
生講論終日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奧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既而長歎豈吾齒之
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曰周身外椁足曰周棺斂形懸封濯衣
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爲避道也編二尺四寸
簡寫堯典一篇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
謙焉并刀筆各一曰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
者曰爲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曰至孝稱順少孤養母
井枯棹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順少孤養母東觀漢記曰
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順少孤養母東觀漢記曰
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賦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未
自食賊義之遺盤二斗受而不食周妻汝南先賢傳云母至婚家
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出求薪有客卒至誦反母望順
不還迺噓其指也噓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噓指曰悟汝耳母年九十曰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
其舍順抱伏棺樞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
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初仕宛陵令
不集界累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
而崇獨清素妻念崇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參答曰汝南太守韓
崇清苦遠尚味道忘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
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
寒儉之節孝明帝巡狩汝南不足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祿秩中
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不足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祿秩中
國歿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錢五十匹崇積十四年政化洽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集解先謙曰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

十五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

年大司農陳豨集解先謙曰豨本豨作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

傅陳蕃大將軍實武為宦者所誅咨避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

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曰病免

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迺先至門迎

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

衣糧妻子物餘集解惠棟曰蔣果云物餘當作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

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

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曰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

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壽咨之故孝廉也壽為

太守時壽為壽為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壽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

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

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二歲

不盡以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曰疾自乞徵拜議郎

抗疾京師集解劉放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飲

素棺藉曰黃壤藉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旋於太始無復

端際者始也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

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大素既已消小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

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曰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迺

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

之曰棺槨易繫辭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

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槨周殷人棺周室因之制兼

二代復重曰牆妻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音即七反周室因之制兼

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表曰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

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表曰旌銘之儀死者為不可別故以

銘合作銘旌先謙曰官本注其旌作其旗招復含斂之禮謂招

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

稱名婦人稱字後漢書三十九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

大夫再重士一重也集解沈欽韓曰七重七當作五衣衾稱襲之

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襲禮記曰稱衣稱棺稱棺稱棺稱棺

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禮記曰稱衣稱棺稱棺稱棺稱棺

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

侯請隧禮記曰天子之葬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

仲行禮記曰天子之葬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

木禮記曰天子之葬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

也禮記曰天子之葬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

殺此所謂參乎弗果宋司馬造石槨之者宋司馬造石槨之者

是其所也宋司馬造石槨之者宋司馬造石槨之者

朽之愈也宋司馬造石槨之者宋司馬造石槨之者

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與淫邪之

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

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

侯請隧禮記曰天子之葬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

仲行禮記曰天子之葬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

木禮記曰天子之葬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

也禮記曰天子之葬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

殺此所謂參乎弗果宋司馬造石槨之者宋司馬造石槨之者

是其所也宋司馬造石槨之者宋司馬造石槨之者

法國貨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鄆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
窀穸也窀夜也穸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錐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為膏燭事見史記集解劉效曰注人魚為膏燭案文齊當在為字
 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禮自衛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曰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邱之山滿坎無窆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是曰華夏之士爭相陵尙違禮之本事禮之未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曰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曰為孝愷豐貴重祿曰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祿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子死葬於周其子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墨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書其親死則舉而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歿卷席而葬委之於壙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歿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閭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曰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按行事曰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榔棺歸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塋

命也命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滔于仁悌巨孝曰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膏神養福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高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集解先謙曰周能二句當在文楚二句上諸傳贊皆順敘末四語亦別無用意之處不應倒置也

虛受堂

劉趙滔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終
 後漢書三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九校補

序奉者志尙士官本士下

汝南薛包孟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包作苞官本常作苞薛孟嘗者

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

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廢者曰我少時所作意所戀也器

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

耳所記略與序同蓋漢世於有名德者輒為七言句以表其字

故范名字並舉班書儒林

等傳已有先例作書儒林

至被毆杖官本毆作毆柳從辰曰說文徐氏云毆以杖擊也東觀

已而廬於舍外也古書毆亦

通毆但作毆於義仍未確

撰其行事著於篇集解王補曰至則盡失范史之舊矣案通志自

沿范史之舊此條自

惟鄭志以下應消

劉平傳仲不可曰絕類集解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至注云謂有

肩嗣是也錢大昭曰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子展

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錢大昭曰是時彭城非

郡太守

被十創錢大昭曰十

拜全椒長注全椒縣屬九江郡官本注末

楚國劉曠案上書稱楚國者以

趙孝傳曰有長者客集解沈濤曰孝為將軍子至非重孝高名

雲曰長者客猶言貴客印下言田禾將軍子是也注未明了侯

康曰意林引風俗通云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

作長者非也據此知漢時以長者為貴人之稱長者客猶云貴

人客御覽百九十四引續漢書正作貴客又馬援傳云但畏長

者家兒又云而反游京師長者此二文亦專指權貴章懷于前

注不誤于後注云長者謂豪俠則誤胡三省已辨之而未知為

漢人之常諱故復引

風俗通以正其失

竝得俱免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案俱免屢見本書則俱非

耳

教諭學問集解先謙曰官本諭作誨錢大昭曰諭闕本作誨

縱我不得它人何傷錢大昭曰言我雖不得它人得之亦無傷也

傷於它人故勉為

之得失所不計

江革傳字次翁柳從辰曰袁

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柳從辰曰袁紀革不為修飾之行務適

劉般傳紆哭泣毆血官本毆

後曰國屬楚王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志苗丘本屬楚國未

知此時改屬何郡柳從辰曰劉平傳平守苗邱長注云縣屬彭

國惟後漢楚之封國始於建武十五年其前書未改名前亦屬楚

傳集解洪說中則苗邱此時本屬楚郡也案光武紀建武五年

苗則楚當復為郡明矣

時五校官顯職閑錢大昭曰五校者屯騎越騎步兵

般常將長水胡騎錢大昭曰續漢志長水校尉

倉官本倉

率多蠶桑官本多

憲卒子重嗣官本憲

於從政乎何有注論語之文也何有者何難之有也官本無

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注前書杜欽曰官本注無

即獨解尙臧錮漢法臧吏皆禁

曰墜眼望官本墜作厭案古

遂增錮二世注二世官本注世

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注尙書至

告汝詳刑官本汝作爾柳從辰曰

失見孔

太原太守劉瓛柳從辰曰桓紀瓛作瓛

周磐傳順少孤養母集解賊義之今東觀記

義作異

趙咨傳妻子物餘集解惠棟曰蔣杲云物餘當作餘物柳從辰曰東觀記作

餘物御覽四百十二引東觀記同案餘存也妻子物餘猶云妻

子物存者皆可聽取明不為妻子請也改作餘物則與妻子並

反室錢大昭曰閩

干暴賢者本暴作冒

沈銘彙曰太易太初

反素復始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至號曰渾淪太始太素及渾淪諸

名目皆本列

豐貴重稷原譌隱據本注正

朱祗蕭建送喪到家集解先謙曰官本祗作祗至當從一名本傳

凡三見此依汲古本前一左从禾後二左从衣官本前一後一

左均从示中一从禾其右从氏則同是有三作矣但官本於从

卷三十九校補

三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後漢書四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集解錢大昕曰班超傳云祖況成帝

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

洪頤煊曰前書敘傳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

地理志廣平國武帝置為平干國宣帝時復故諸侯王表平干繆

王元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則自平干廢後廣平仍為

郡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廣平是釋先遷廣平

太守後隨國改為相敘傳據終後言之故所載不同沈欽韓曰注

名州永平縣當作洛州永年縣今廣平府雞澤縣東二十里舊城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

彪乃避難從之集解惠棟曰擊虞流別論云更始時彪韓問彪曰

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集解

日意前書作抑古字通論語抑與之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

石經亦作意薛君韓詩章句云抑意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

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集解惠棟曰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

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

事孰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

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

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

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是日即真之後天

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

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

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韓曰生言周漢之執可

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

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集解王補曰羈前書敘傳作倚師古注倚

傳晉人角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
 諸戎持之兵奉祠高廟稱臣彪在魏氏時嘗猶陽奉漢何至直彪既疾羣言
 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曰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
 非詐力所致欲目感之而歸終不痛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賈
 融曰為從事深敬待之接曰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
 西曰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
 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
 曰病免司隸舉為茂才也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
 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關而
 不錄太初武帝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曰踵繼其
 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禧少孫史孝山之徒也集解沈欽
 衡蜀郡人論衡對作篇陽城子張作樂經楊子雲造玄賦志釋別
 後漢書四十一上

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桡等相次撰續
 迄於哀平問猶名史記高誘云陽城姓漢有少府陽城延百官表
 華陽國志作陽城子元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
 數十篇集解沈欽韓曰至建武中彪以為馮商等作其言鄙俗不
 代者也後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曰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周太史儋也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三木
 見呂氏春秋故孟子曰楚之檣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與於
 相倚之事檣杙者歸凶之類與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二始舉四定哀之
 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為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
 問魯定公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
 號曰國語二十篇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
 由是乘檣杙之事遂聞不行於時為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
 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惠棟曰顏之推云世本左邱明所書此說山皇甫謚帝王世
 紀傳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黃帝下逮漢末春秋
 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
 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
 初起及說惠文問事劉知幾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孝武之世太史令司
 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
 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龍首獲白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
 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書兵
 列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曰絕其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則字
 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在至於採經據傳集解
 武則以絕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至於採經據傳惠棟
 曰司馬貞云案字書分數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曰
 據拾也音之赤反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
 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
 形騰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
 薄五經也後漢書四十一上

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所比矣無所處處奇士之行而長
 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集解沈欽韓曰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
 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道游俠則賤
 至於貨殖為傳則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闕如道游俠則賤
 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
 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
 不愛其軀赴士之厄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
 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集解王補曰晁氏云後
 世愛遷者多以論為不然而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
 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耳非其心此其大做傷道所曰遇極
 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文質相稱益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
 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
 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目知古後之所
 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

紀又陳涉起於隴畝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

漢室之王崩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集解何焯曰淮南衡山之不為世家

與淮陰彭越同例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

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

盈辭多不齊刊削也謂削落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

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

不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

之類亦未備他不具論最著者如韓信樊噲張蒼周昌即竝時之

李廣賈誼亦皆未有字也蓋古人稱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

從補載非不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今此後

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

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

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

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

周堪之徒曰文章儒學保訓東宮曰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

儒等之太子宮僕侍太子朝夕讀誦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

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竝見前書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

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

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曰為太子太傅東宮及

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

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

媿躡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

旦旦請問明不媿躡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書奏帝納之後察司

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衛巡

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察舉也司徒廉為廉策解王會汾曰諸

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隸舉為茂才也文法正與此

同沈欽韓曰望都今保定府慶都縣西北三十里建武三十年

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集解沈欽韓曰文選

有彪悼難駭其它並見兩

書舊唐志班彪集二卷

論曰班彪曰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

謂仁之方鄭玄

注云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曰緯國典守賤薄

而無悶容彼將曰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

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與之初時運未泰

也故不以貧賤為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

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固九歲能

後漢書集解 卷四〇上

六四三

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集解惠棟曰任助文章錄起云奏記漢江都董仲舒詣公孫宏奏記案仲舒奏記今

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蒼與周公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曰螻蟻猶千載謂自周觀國政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公至明帝時

千餘載也先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

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見幕府新

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薦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

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曰靈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宜於當世集解沈欽韓曰詩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

空採桓梁集解惠棟曰梁馮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

俊彥也詩曰顯顯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雅曰髦俊也美士為彥集解周壽昌曰周頌作秉文之德此注作

乘與兩同音嫌名也唐於丙字作景可證後注引詩仍作秉或後人同改又章懷作注如後文楊秉之類難改人名勢不能悉避也

京兆祭酒晉馮集解惠棟曰案史通馮當撰次漢史以續史記孫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

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集解先謙曰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曰家貧數辭病去官本徒作徒温故知

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章平孔

翟無已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宜令考績曰參萬事京兆督也流俗本平字作左誤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

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

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鶴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

又曰齊莊公攻莒把梁與華周進圍城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集解沈欽韓曰吉桑新序作固桑說苑

尊賢篇作古乘韓詩外傳作孟晉人妻作古來循吏傳注作古桑乘來皆桑之誤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曰術藝下嚴下

吉又為古之誤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曰術藝下嚴下

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命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圍獲甲首

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下莊子之勇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

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後我宜及府開曰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殷集解惠棟曰

北祭酒晉馮集解史記以續史通之書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經籍志有殷肅注春秋穀梁傳十四卷

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曰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昔卞和

獻寶已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別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不見信自沈於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

軍陸照微之明信日曷之聽信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丞無荆山汨羅之恨着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曰彪所續前史

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云悉錄家書封上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嚴考

十室居極比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
 門巷修直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
 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
 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
 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
 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集解鄉
 先謙曰上言列肆則姬姜非謂女也但言其地物產之富耳
 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鷲乎其中
 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
 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
 集解先謙曰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
 文選後作舉 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蔽冕所與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
 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從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首
 顏篇曰徽綬也冕冠也其所從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
 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
 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章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
 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為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為大司馬朱博為司
 空並杜陵人平晏為司徒章賢為大司馬並平陵人也集解與乎
 沈欽韓曰案百官表當云章賢王氏小學紺珠亦沿其誤

後漢書四十一

十

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曰疆幹弱枝陸
 上都而觀萬國 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
 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疆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見前書自
 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為徒義亦通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舉諸夏兼其所有 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
 也連音卓舉音呂角 其陽則崇山隱天 集解通鑑胡注關中有南
 反諸夏謂中國也 山北山自終南太白連縣
 至南山 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為南山 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瀾漣之西都涇渭之南
 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屬名
 陵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
 集解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上洛有商山班孟堅所謂商洛緣其
 隈高士傳謂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
 地肺即此 號曰近蜀 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
 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其陰則冠曰九嶷陪曰甘泉 集解通鑑胡
 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 其陰則冠曰九嶷陪曰甘泉 注自甘泉連
 延至嶽業九 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
 曠為北山

於是乎存焉 陰謂北也九嶷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
 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宮詩延壽
 甘泉賦故云開雲頌歎集解先謙曰黃圖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
 各五里在雲陽縣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紛分
 界注言始皇誤 溝墜刻鏤原隰龍麟決渠降雨荷苗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榮
 日韓使水工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
 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
 口尾入櫟陽漑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
 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雷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
 數斗且既且其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
 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防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
 場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隄田畦也音繩
 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隄言如龍鱗之五
 色也五穀黍稷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菜
 茂盛也音芬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菜與粉古字通沈欽韓曰鄭白
 渠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先謙曰文選注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
 臣贊案舊說云提攝凡也言大舉頃畝也 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漕傍
 渭史記曰秦陽下引河東 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
 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 後漢書四十一

後漢書四十一

十

乎蜀漢繚百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
 而在 上圖謂上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
 光等一十一宮平樂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 其中乃有九
 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 其中乃有九
 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
 至三萬里 宣帝詔曰九眞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鱗色牛
 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雞條枝與安息接
 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
 書集解先謙曰官 其宮室也體象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
 本麟並作麟是 位放泰紫之圓方 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楊雄司空
 紫宮也刻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
 徽春秋合誠圖曰太徽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巨衛
 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徽方而紫宮圓也集解沈欽韓曰易
 乾盤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注太一出
 入所游息於紫宮之內外案此泰紫即此太一紫宮四正方而四
 維圖注謂太徽方而紫宮圓非也先謙曰官本象下有乎字是
 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

閣書何造其下礎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又有承明
漢宮殿疏云天祿殿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也
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啟發篇
章校理祕文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祕文祕
棟曰前書敘傳云元元本本數始于一周曰鈞陳之位衛曰嚴
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紫宮外星也官衛之位亦
象之殿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博士掌試策考其優
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宏為下第是也言百郡舉
全數前書又曰與廉舉孝廉解沈欽韓曰黃圖虎威章滿皆署名
漢有長水中墨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宿衛王宮周
宿處虎賁贊衣關尹閻寺陞戟百重各有攸司衣主衣之官贊
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緩衣虎賁關尹閻寺並官周禮有閻人周
寺人陞執執於陞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周
廬千列徹道綺錯令曰周禮設卒甚謹徹道徹巡之道綺錯交錯
也前書曰中尉輦路經營脩涂飛閣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
掌徹巡京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
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緝長樂陵燈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

後漢書四十一

西

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椒棧而棲金雀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
也燈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北言飛閣相連
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說文
曰椒棧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椒音孤棧音力登反其上棧金雀焉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集解劉放曰注鳳
闕門案文多一門字沈欽韓曰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四十餘里闕
闕記桂宮在未央北中有明光殿土山複道從宮中西土城至建
章神明臺蓬萊山明光宮太初四年內則別風之嶠嶠眇麗巧而
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相連屬
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曰開闕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
名別風嶠嶠高也嶠音焦嶠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為千門萬戶
闕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闕戶謂之坤闕戶謂之乾集解沈欽韓
曰黃圖鳳皇闕武帝造高七十七丈五尺一名別風闕又名嶠嶠
闕宋敏求長安志建章宮有折風闕嶠嶠闕薛綜注次門女闕也
在圓闕門內二百步據黃圖即以鳳闕但賦於上巳云爾乃正
壁門之鳳闕明為鳳皇闕此別敘云內明在鳳闕內也
殿崔魏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盤而出駘安洞杳詣與天梁上
反宇曰蓋戴激日景而納光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
安杳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反杳音鳥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

殿入於殿內也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駘安洞杳詣與天梁中
也駘安馬行疾兒七日之間偏宮中言宮之大也杳詣木名美木
茂盛天梁梁木至於天言宮之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
之高也通雅杳詣即杳也
雨於大半虹霓同帶於勢相離輕信與儻狡猶愕眙而不敢階明
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
為大半說文曰躋躋也兩雅曰相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
方言曰儻儻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眙也
音五各反字林曰眙眙貌也音刃吏反集解王會汾曰案信字義
未妥當從文選作迅惠棟曰方言云眙眙也西秦謂之眙沈欽韓
曰長安志漢宮闕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
百人先謙曰官擊井幹而未半目眙眙而意迷舍橋檻而御倚若
本注刃作丑擊井幹而未半目眙眙而意迷舍橋檻而御倚若
願墜而復稽魂恍惚曰失度巡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
十丈道相屬焉音韻篇曰眙眙不明也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
音眩橋橋樓上欄楯也橋音零稽留也
已彷彿步甬道曰紫紆又杏葆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
也廣雅曰窈窕深也杏與窈通葆音他鳥反陽明也既排飛闕而
創前之登望乃下巡于複道宮宇深遠又不見明也排飛闕而
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闕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
曰文選之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
作而是

後漢書四十一

五

嶽之將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
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
也著韻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
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集
解沈欽韓曰黃圖唐中池周回二十里在建章宮太液池之南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嵬金石嶢嶢靈草神木謂不死
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嶢嶢高峻也崔嵬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徂回反舉音才律反嶢音仕耕反嶢音宏抗偃掌曰承露擢雙立
之金莖軼埃塔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
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七尺圓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
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埃塔塵也鮮潔也說文曰顯
白貌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
音皓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
庭寶列僊之攸館匪吾人之所靈王太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
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上拜為文成
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
人樂大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
屬乃拜為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

服水王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

武乎上固因茲曰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

將帥講武習射御也集解先謙命荆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

羣內闕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荆州江湘之地其俗

使其人驅之謂音田取音才論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

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

宿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梁罔連紘籠山絡野列

卒周市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也於是乘鑿與備法駕帥羣

臣披飛廉入苑門乘與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

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齒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駟

乘飛廉館名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

頭如雀有角而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遂繞鄧錡

歷上蘭六師發胃百獸駭彈震震燐燐奔電激艸木塗地山淵

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鄭文王所都在鄆縣東錡武

舞駭彈言驚懼也震震燐燐奔走貌燐燐音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

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躪也音汝九反躪躪也音力

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却六師之怒而少停也集解惠棟

曰李善云字指曰倫倫電光也案震為雷燐燐為電故下雷奔

電擊先謙曰官本胃作胃注奔走下有之字文選胃作逐爾乃

期門仗飛矧刃鑽錄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

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颯颯紛紛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

蔽天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伙

九丞在上林中紡織七鳧雁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頭篇曰撰聚

也曩與曩通爾雅曰金鐵翦羽謂之鐵音侯廣雅曰跌奔也音決

機弩牙也說文曰倚偏引也音居綺反颯颯紛紛眾多也說文曰

颯古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繳高也集解沈欽韓

曰說文跌馬行兒平原赤勇士厲後狻失木豺狼憤鼠郭璞注山

似狻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著頰書曰狻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

後狻而失木枝猓猓也音之葉反鼠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爾乃移師趨險竝踏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蹙潛深也穢謂榛

之林虎兕之所居

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標校

重千斤廣雅曰蹙蹙也音居衛反說文曰蹙蹙也音居衛反

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說文曰搯搯也音居衛反

挫折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涉也殺

音所界反集解秦昭王夫以鳥獲任鄙之力荆成挾師豹拖熊螭

日史記范雎說秦昭王夫以鳥獲任鄙之力荆成挾師豹拖熊螭

頓犀犀曳象羆超迴壑越峻崖巒巒巒鉅石墮松柏叢林摧草

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

南微外聲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巒巒山石高峻之貌也

殄盡也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樹覽山川之體執

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帝幸黃

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鸕鶿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

獲協韻音胡卦反楚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昨陳輕騎曰行魚騰

詞曰山蕭條而無獸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昨陳輕騎曰行魚騰

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昨餘肉也左傳曰歸昨于公詩

毛曰魚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新

殺曰鮮集解惠棟曰論衡云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以車騎行酒

肉故春秋傳云行爵食炙馬融廣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鶴容與

成頌亦云清醴車湊燔炙騎將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鶴容與

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

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

樹蔭蔚芳艸被堤蘭茝發色畦畦倚倚若攜錦布繡燿耀乎其陂

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

璞注爾雅云茝香艸音昌改反畦畦倚倚美茂之貌說文曰攜舒

也玄鶴白鸕黃鸕鷀鸕鷀鸕鷀鸕鷀鸕鷀鸕鷀鸕鷀鸕鷀鸕鷀鸕鷀

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注爾雅云鸕鷀似鳧脚近尾略不能地行

爾雅曰鸕鷀音括郭璞注曰即鸕鷀也今關西呼為鸕鷀鳴似

鴈而大無指音保鸕鷀水鳥也莊子曰鸕鷀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

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鸕鷀也鄭玄注詩云鸕鷀

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鸕鷀也以其自呼大如鸕鷀生卵

於荷葉上毛萇注詩於是後宮乘輅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

龍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日龍舟鸕鷀首浮次以虞桓譚論曰

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權
淮南子曰祛舉也瀟瀟風之貌也瀟音走濫反淡音徒敢反震協
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管厲天鳥羣翔魚鱗淵權音真管聲也音火
宏反策解沈欽韓曰黃圖昆明池中有龍首御常令宮女泛
舟池中張鳳蓋建華旗作權歌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觀
閣下雙鶴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名此言白間蓋
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鷗黑鷗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
羽為文飾也關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鉤黃金之鈎錯以
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集解惠棟曰
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鷗古弓名案下文揄文竿與白間對以爲鳥
也本或作置置鳥網也音衙增弋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
秦領後越九嶷音綜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
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禮上下而接山川究
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
性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敗亂數堯
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願
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儁等竝
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集解先謙曰官
本注匪于斯之時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
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
高曾之規矩絜乎隱隱各得其所十世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
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
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集解先謙曰籍藉通用若
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
舉也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後漢書四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上按補
班彪傳上扶風安陵人也集解錢大昕曰班超傳云扶風平陵人
當有一誤柳從辰曰東觀記載班超亦爲安陵人則作平陵者
而載彪事略與本傳同曹彪征賦注引漢書亦云扶風安陵人
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亦與今范書合獨於固兩都賦
注引范書云北地人無論安陵平陵均屬扶風范不云北地即
據班書敘傳其先班查避地樓煩則爲雁門人班况徙昌陵陵
罷占數長安則爲京兆人雖其卒爲扶風人
彪性沈重好古案文選注引漢書云性好莊老惟此說與范書異
人之道然後盡心焉明不爲莊
老矣未始知善所據何漢書也
時人復知漢乎集解沈欽韓曰至皆史文之誤案此條應在上文
又此稱劉季乃據班書敘傳原文且劉季之稱見於識
記班在當時且不思沈乃以稱伯升同范史非也
拜徐令注徐縣屬臨淮郡案徐縣後屬下邳國此據未改國前
從漢元至武則目絕其功也集解先謙曰至今從監本闕本則字
在絕字下是闕
本亦與監本同
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注於行必果官本注
質而不野官本野
因坐東廂廂注同官
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正文及注廉字
上皆脫一孝字案前書趙廣漢傳察廉爲陽翟令平當傳察廉
國舉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又詔有司議不舉孝廉者罪雖孝
廉併科而舉察廉本自各爲一事大抵取士先孝試吏先廉
中興一仍舊章至於察在司徒尤與郡國之舉孝廉有別王氏
乃疑諸本文注廉上皆脫孝字爲失考周氏後漢書注補正已
非之然謂孝廉不當云察則察孝廉爲郎請
傳屢見晉李宓陳情表亦明云察臣孝廉矣
察伊舉之薦注舜舉陶官本舜
光名宣於當世官本名
京兆祭酒錢大昭曰續漢志無考周磐傳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
酒司空孔扶碑有士曹屬東閣祭酒說文許沖表稱父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後漢書四十上

故太尉南閣祭酒此京兆祭酒疑亦京兆之屬官案蜀志秦必傳廣陵太守請必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南史陶潛傳家貧親老起為州祭酒不勝吏職是晉漢相承州郡均有此職名京兆祭酒即為京兆尹掾屬之職名無可疑也惟漢世祭酒猶云首領因事推定各有本官非如博士祭酒等為特定制官名固本志所不載

進有羽翮奮翔之用注舟人吉桑對曰集解沈欽韓曰吉桑至人

表作古來柳從辰曰今人表作固來

目折西賓淫佚之論官本佚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哀原論哀官本為哀注皆同據文選訂正

帶目洪河涇渭之川文選此下有眾流注皆同據文選訂正

則天下之奧區焉錢大昭曰奧文選作隈注引說文奧四方之上訓李善引說文字仍作隈而所引實隈字注故錢氏以為三字可互通然如善說亦止與隈兩字可通耳

是故橫被六合錢大昭曰橫被即止與隈兩字可通耳

度宏規而大起度文選李善注引文類說謂關西為橫疑誤

五穀垂穎桑麻敷榮注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案注

兩爾雅曰注家無此體而各本皆同文選李善注引禾穗謂之穎作小雅曰此小爾雅廣物篇文選注於小爾雅皆指稱小雅已嫌與引詩小雅提此則脫去小字直與爾雅提當急正之數文選文注均作舖東都賦敷鴻藻同毛詩舖敦淮濱韓詩舖亦作敷是古字本通作

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注上園謂上林苑也柳從辰曰闕本注原無上字官本注有之或依官本補案文選注上園禁苑即林苑也亦無上字則闕本非有脫誤明矣今檢集解底本亦原未補字知此為刻本誤增於是左城右平柳從辰曰字書玉部無城字應从土注同官本不誤案文選城亦从土

徇目離殿別寢文選殿

增樂業峨文選作增盤崔嵬

披香發越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柳從辰曰闕文選注引作闕官本同御覽引亦同案

又後文左牽牛而右織女注引漢宮閣疏官本亦作閣而文選注則作

闕也

金釘銜壁注謂以黃金為釘其中銜壁納之於壁帶至昭陽殿壁

帶案前書音義壁帶謂壁中之橫帶也此壁字本从土今各本注皆从玉涉上銜壁而誤

周見洽閱文選周

脩涂飛閣文選涂作脩注除樓陛也

混建章而外屬文選而下有連字

梁岡連紘注紘梁之綱案綱當作綱各本皆誤

披飛廉注飛廉館名官本名下有也字

六師發胃集解先謙曰官本胃作胄文選胄作逐謹案發胃發字形又絕不類逐之誤蓋本是胃字易繫辭上傳胃天下之道虞注胃獨也又左傳胃於原獸胃亦訓食

徒搏獨殺搏文選同官本

舉燧命爵文選作舉燧命爵

玄鶴白鷺文選句上有鳥則二字

卷四十一上校補

三

鶴鳴鳴鴉注鳴似鴈而大無指官本指作趾文選注作似鴈無後指案指爪指也趾足也左傳闕處

傷將指即謂足

指官本作趾誤

張鳳蓋建華旗注乘車玉爪華芝案爪與蚤同作爪者誤

揄文竿注闕子曰闕官本

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注十世百年官本注世作代未改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後漢書四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為乎嗚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為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曰登皇極繇數筭而創萬世蓋音鳥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位故云繇數筭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當此之時功有橫而匝四時曰昇萬代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宜曰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井此功有

虛受堂

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為討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造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修而安之哉言天吾子曾不是睹顧耀後嗣之末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造不亦闕乎顧反也耀炫耀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神仙昭陽之事也集解惠棟曰儀今將語子曰建武之理永平之禮記云夏之末造鄭氏云造作也事監乎泰清曰變子之或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漢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事共相誅也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楊子法言曰秦將白起故下民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聖光武也號而上想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言上天慈念下人之上想故下視四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開坤珍

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與雲靈發昆陽怒雷震乾符坤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靈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即位於鄗而改鄗為高邑也王之王荒屯因造化之濕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紹繼也屯難也高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業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王五帝也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踈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慮義氏之所呂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儀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分州土立

後漢書四十下

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已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置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制木為舟刻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翼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翼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呂昭王業也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自立自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曆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有餘歲若合符契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馬援曰天下反覆自盜名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下依廓大度同符高祖克己復禮曰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死志克己復禮也善人道必矣尚書允恭乎克讓謂躬自儉約憲章稽古封爵成儀同於文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必作畢憲章稽古封爵成儀炳乎世宗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

其禮儀明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
乎武帝也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道備矣美也或作妙也遠也該備也

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衰龍之法服敷鴻藻信景錄揚世廟正子樂

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靈臺也洽洽也三雍謂明堂辟雍

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

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

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

光武廟日世祖正子樂謂依禮文改大樂為大子樂也乃動大

路導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曰

燭幽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

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

為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馬翩翩巍巍顯翼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集解沈欽韓曰建武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明帝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八

年冬十月北宮成蔡質漢典職儀云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

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先

謙曰翩翩二句文選是曰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香不可

作扇巍巍顯翼翼是曰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香不可

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外則因原野曰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

曰潛魚豐圃草曰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詩小雅曰魚在

在藻韓詩曰東有甫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甫博也詩大雅曰王

艸也毓亦有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

在靈囿應鹿攸伏毛萇注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

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甫艸作圃草甫博作

圃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曰講武則必臨之曰王制考之曰

風雅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

預注云各隨時之閉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

田不以禮歷騶虞覽駟騶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

日暴天物也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

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威威盛容刻梓作
鯨魚形也鏗謂擊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
鐘石五鐘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
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大鳴呼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
作蒲牢於其上撞鐘者名爲鯨魚鐘有象刻之文故曰蒲牢也
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名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
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設亦盛也集解惠棟曰
木枝條琴麗李善引劉歆七畧云雨蓋琴麗粉容悠悠說文曰琴
也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
元戎竟野戈鋌雲羽旄電旌旗拂天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
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
進瑞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
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萇注曰元戎大也夏后氏曰鈞車
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鈞小牙也音
棟曰李善云屬御屬車之御也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
吹野燎山日月爲之奪明上陵爲之搖震焱焱炎並戈矛車馬
也音以晴反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
震讀曰真後漢書四十下四

帥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
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
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
後舉烽伐鼓曰命三驅輕車霆發駢騎電騶游基發射范氏施御
弦不失禽鸞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殺梁傳曰三驅之
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靈發電騶並言疾也游基養出基也淮南子
曰楚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
未發而後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
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
獲一爲之說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
之射終日不得遇一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
鸞不詭遇謂范氏御之以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
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引孟
子以證之誤甚先謙指顧侯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
跪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
日樂不可極跪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曰般樂也禮記
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於是薦三犧
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皇風登靈臺考

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麋鹿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敘美行之驗集解先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曰中夏而布德暇四裔而抗稜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集解惠棟曰漢書李奇注云神靈之威曰稜西邊河源東澹海潯北動幽崖南趨朱垠澹潯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徒蓋反潯水涯音肩郭璞注爾雅曰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潯趨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集解惠棟曰說文云潯水也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贄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慄懼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左傳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禾日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日會殷眺曰同賈後漢書四十下五

連注國語曰膺猶受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也詩曰因時百蠻也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輔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崇賢門外有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豐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煜煜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鍾音苦耕反鎗音楚岸反暉盛貌也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煜音育集解先謙曰官本泰作太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舞樂名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四夷聞奏德廣所及佻兜離罔不具集開送也音古竟反詩國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韠西方曰柝柝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佻音渠禁反佻音摩葛反周禮佻作禁佻作柝

作棟也集解惠棟曰佻集作棟棟猶猶侏儒古聲侏侏相近蔡琰詩云言兜離今狀窮停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之樂曰離引見白虎通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泱羣臣醉降烟煜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暨皇歡泱羣臣醉降烟煜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於是聖上親萬方子將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大素伯曰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賈之始也集解先謙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耜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歸真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織紉織紉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嶺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取穢猶過惡也楊雄集曰滌瑕盪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尚書大傳云天下諸侯受命于周莫不磨折玉音金聲沈欽韓曰管子心術篇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是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登降飲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謙言引說咸舍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詩曰飲酒之飲毛萇注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飲飲私也尚書曰也趙岐引書云禹拜謫言周書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祭公解曰王拜手稽首言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

所由伏義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

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

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

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固

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固防禦謂關禁也輻

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王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

秦領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四瀆

江也秦領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四瀆

雅曰秦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

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

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

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

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鄉曲豪俊游俠

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主人之辭未終西都

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主人之辭未終西都

寶豐然失容逡巡階階惘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

子五篇之詩說文曰豐視遠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

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楊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

言義正事實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論語

之及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烏歎美

也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周

也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

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

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

招矩黑帝叶光紀楊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

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曰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曰溥天之

商頌曰猗歟猗歟猗歟猗歟猗歟猗歟猗歟猗歟猗歟猗歟猗歟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貌

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備國老迺父迺兄抑

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備國老迺父迺兄抑

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

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

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反

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集解先謙曰示我漢行謂示我漢家

應行之正道也此用鹿鳴詩易周為漢班世治濟詩知齊義如此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

也時登以時登之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日月

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診

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平則祥風

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與雨祁祁尚書百穀

考靈耀曰榮感順行甘雨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正作政百穀

漆漆庶卉蕃蕪屢豐年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

艸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

周於音鳥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歛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緝

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虛江太守獻之景

龍文之鼎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以神祭之日陳

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孝明時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

京師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紫鳥靈篇謂河洛之書

韓曰文選此下有嘉祥阜兮集皇都句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

兮於涓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章皇德兮伴周成永延長兮膺

天慶章明也伴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

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

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已一世才術位不

過郎二代謂彪及固感東方朔楊雄自論曰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

曰自通焉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

東之匹夫也安敢望侍郎乎楊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

間則在矣固所作資獻事見前書後遷玄武司馬續漢志曰宮掖

人秩比千石玄武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

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欲求和

親詔問羣僚議者或曰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曰畏漢

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望報命曰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

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途不一或脩文曰

和之或用武曰征之或卑下曰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曰漢

官本注贈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雖屈申無常所因時

作增是後漢書四十下九

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

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

于印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

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

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曰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

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集解沈欽韓曰百官表康居月氏

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曰兵威此誠國家通

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曰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

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

入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

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集解先

本同作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疆能為風塵

相侵擾則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

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曰為相如封禪

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楊雄美新典而不實偽謂王莽事不實

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

與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

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

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

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

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集解先謙曰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

易作天造草昧注作天地官本同蓋誤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

系不得而綴也踰繩越契踰繩越契以上既無文字故

寂寥而無文誥系謂易繫辭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者氏號謂太昊

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繼

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釋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

首上哉實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

儀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

則觀法於地是書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

未曜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若夫上稽乾則降承

龍翼而炳諸典謨曰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天也論語

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

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

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阜陶謨也為道德之陶唐舍盾而禪

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陶唐舍盾而禪

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盾謂堯舍其盾子丹朱

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

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並得

為天子也湯契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

謂其子孫並周得為天子元首也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

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恆文乖彝倫教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

日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

詩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
 燦爛真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子也春秋演孔子圖曰孔子母徵在
 素王之道繼學立制謂為漢家法也宏亮洪業大也亮信也表明
 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
 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也集解惠棟曰制赤制也雖
 詳詳傳注大戴禮小辨篇云綴學之徒劉歆書云綴學之士雖
 前聖皇夔衡曰密勿之輔比茲編矣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
 密勿猶勉勉也茲謂孔子是曰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
 言皇夔等比之為編小矣是曰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
 龍見淵躍謂高祖聚形雲於陽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
 二日見龍在田九四曰拊翼而飛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
 或躍在淵竝喻漢初起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
 燦胡縊莽分不莅其誅拊翼以難為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
 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雄為漢者多也燦光也胡
 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茲臨也言天下先為漢
 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集解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
 先謙曰官本注多也作多矣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
 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摩號師矢敦奮揚之容尚書曰欽若昊
 天欽敬也若順

桓晉文也先謙曰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可採也鋪觀也二代
 官本注皇作王是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可採也鋪觀也二代
 猶大小也度法度也曠幽深也言備
 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
 所服奕世勤民曰伯方統牧論語難覆一匱注云匱盛土籠也侯
 為紂之諸侯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竝
 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竝統領
 州牧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論語難覆一匱注云乘其命賜彤弧黃戚
 云作孔子曰譬如平地雖履一匱鄭注云乘其命賜彤弧黃戚
 之威用討章顧黎黎崇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
 征伐賜斧鉞然後殺章顧並國名湯滅之詩曰侯甸曰韋顧既至乎
 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崇格來也至乎
 三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師京都也武
 王都鎬毫都毫詩云宅是鎬京武王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
 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湯如黑如
 射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離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
 子所都也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集解劉放曰注京師京
 都也案文多一師字惠棟曰李善云參五猶參五分之也是故義
 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鎬毫也是故義
 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九開於洛邑義士猶
 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武王伐紂扣
 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也敦厚也武周武王伐紂扣
 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
 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然猶於
 穆猗那翕純嘒繹曰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
 地者焉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
 亦歎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
 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歎如也釋如
 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也猗猗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釋
 調連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嘒繹
 其詳言發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濟哲惟商長發
 者猶蟬聯不絕也集解先謙曰詩猗猗大貌方言之奕奕大也
 鳥奕言光曜之大官本注亦歎下有之字猶上無者字誕略有
 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
 也明也論變也言光彩文藻明明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
 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
 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矧况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日
 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竝造成
 堯臣集解劉放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基耳何故竝出虞

字明當 然後宣一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應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高

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

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惡也河遠也泯滅也頤小

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集解惠

棟曰幽讀為微說文微亦聲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鋪閱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

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厥

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厥

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

咸亨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

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理也含

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

光大品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物咸亨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

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

抗猶敵也 乃始虔鞫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爾雅

讀曰康 鞫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

鞫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

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

之事言謙 至令遷正黜色資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理官儒林屯朋

之甚也 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 遷正改朔

色也資謂殷周二王之後為漢之資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為監

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眾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為籍

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概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於是三事

蕙鄭玄注云蕙蕙慙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慙也於是三事

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日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

也僉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 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

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辨章百姓鄭玄注

云辨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

巡狩岱宗柴望山 是曰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
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零於豐草三足
軒翥於茂樹 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鳥比
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
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麕色赤黃擾馴也緇
文皓質謂馴也說文曰馴黃龍也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
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
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 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
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
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南獻生犀
白雉言應于瑞圖又合乎史課也坳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
以戰反集解劉放曰注如人衣冠大坐 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蓂
案文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曰
來獻白雉朱鳥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天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
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
黃蓂麥也謂赤鳥玄秬黑黍也詩碩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清
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集解惠棟曰李
善云韓詩云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今文泰誓得火鳥之瑞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王王動色變今文泰誓已亡此載見周禮疏
也 益用昭明寅畏承率懷之福亦曰龍靈文武貽燕後昆覆曰懿
鑠豈其為身而有頡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
上帝率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
文王武王之德也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
猶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
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豈獨為身而有自專之
辭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
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遺安遺下有燕字是
若然受之宜亦勤恇旅力曰充厥道啟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祕
寶曰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恇念也音人甚反旅
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啟金騰之
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
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 亮信章明哲習言

天授圖書者為天子所知也孔子曰也獻圖也字信也孔子曰夫孝
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
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順命曰創
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

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茂清廟憚勅天乎命謂符瑞也答對也
三靈天地人之神也

繁多也社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
尚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
次止也痛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
孫也茂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
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伊考自遠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
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伊考自遠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

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伊維
也遂

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遠古之初屏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
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
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
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合我也今其如何獨闕
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

乎斟酌道德之淵源有殿仁義之林藪曰望元符之臻焉聖上謂
章帝也

諭告咨謨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以酒食為論焉淵源林藪論
深遠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有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集
注當作常是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

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不
天之六律其疇能互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諱直言也繇兆辭
首胄左傳曰先王

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
廣雅曰緝績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
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六律鄭玄注云丕大也
律法也疇誰也互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

唯漢與唐唐集解惠棟曰蔡邕注云絳使也李善云絳與古字通
沈欽韓曰洪範鄭注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圖象克也凡五兆皆有
繇故此云五繇也先謙曰皇大也孔子曰大哉堯之固後曰母喪

去官集解惠棟曰固母樊
叔皮之女也如渚云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曰固

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

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

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
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

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
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集解通鑑
胡注姓諸

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

一詔以誅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竇戲應詩賦銘誄頌書

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集解沈欽韓曰古文苑有固奕
五百九十傳玄敘連珠者與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

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嚴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

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集解通鑑胡
注激詭抑抗皆指史家作意以為文之病

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聲聲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
豐猶也彪固譏遷曰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

仁義而賤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集解通鑑胡注排死節謂
言龔勝竟天年之類否

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言龔勝竟天年之類否

正直謂言王陵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
汲黯之類之類與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

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
三王之舉人六國五伯之舉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況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穉殺生之權其舉不容於誅也集解沈欽韓曰
尋論者之意謂如王章傳贊云不量輕重以陷刑戮何武等傳云

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程贊傳云義不量力以覆其宗詞旨軌

靡以此義固耳章懷注舉游俠傳論以實之失華范之本意矣

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集解王鳴盛曰此雖華嶠之辭
而蔚宗取之故蔚宗力矯班失如黨錮獨

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固傷遷博物
之為美也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終
後漢書四十下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終
後漢書四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下校補

班彪傳下 案范書附傳例不標題今固名已見卷上小題止標主

人喟然而歎曰 文選主人上

奮布衣曰登皇極 文選極

蘇數替而創萬世注萬代盛言之也 官本注

前聖靡得而言焉 文選無

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曰開帝功也 文選車作與

應天順民 文選民作人案此本人字而

修袞龍之法服注始服冠冕衣裳 官本注冠

乃動大路 文選路 注大路玉路也 官本玉

順流泉而為沼 文選順作填注云昭

焱焱炎注焱火華也音以贍反 柳從辰曰贍

吹野燎山 文選作飲

輕車霆發 文選作輶

游基發射 文選游作由案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圍守鄴城

公進軍到洹水 范氏施御注范氏趙之御人也 至吾為範我馳

驥集解惠棟曰李善云 至章懷以范氏為趙之御人引孟子以

證之誤甚 侯康曰範我當作范氏章懷引此正以范氏施御

四君馬篇願為范氏 驥驪容步中讖豈效詭御子馳騁趙危機

與孟堅此賦皆用孟子 驥驪容步中讖豈效詭御子馳騁趙危機

子以證之何義門所見 後漢書范氏御人引王良當之此

則誠誤案張華博物志 云禹使范成光敘趙之御人以王良當之此

行域外則范氏名成 光矣但左傳晉范宣子雖言其祖在夏為

御龍氏而范氏疑本 一事而傳聞異辭要之御龍之范氏自

當為夏之御人章懷 曰趙氏御人則趙字疑亦涉下趙簡子而

言即趙王良也 惟侯氏謂孟堅實用孟子或作本是也當時亦

並無趙岐本也 至章懷之引孟子並引趙注以釋範字實仍為

虛受堂

七

範我並非范氏特引之專為說下彎不罷選原別為一義與
文選注引孟子正同惠氏必謂為證上趙之御人亦似過拘

彎不詭遇 文選轉

南趨朱垠 文選趨

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 文選作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

膺萬國之貢珍注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 官本脫國語二字

外接百蠻 文選接

乃盛禮樂供帳 文選作爾乃盛禮樂供帳

鍾鼓鏗鎗 鎗官作鎗

久沐浴乎膏澤 文選久作又乎作於

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 文選除作抑上作盛

賤奇麗而不珍 文選不

形神冥漠注和順以寂寞 官本注冥作漠文選注同耳目不營

卷四下校補

俎豆莘莘注莘莘眾多也音所巾反 巾文選注同官本注作申

西都實豐然失容注豐視遠之貌音許縛反 縛官本

今將喻子五篇之詩 文選作今將援子以五篇之詩

容繁朗兮於酒精注春秋元命包云 官本云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侯康曰固集有東巡頌南巡頌文皆不全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 遺原語遺依後文正官本不誤

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 案章紀建初八年六月北匈奴大人率眾款塞

降章和元年十月北匈奴屋蘭儲等率眾降月氏 國遣使獻扶拔師子南匈奴傳亦言章和元年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

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二年正月肅宗崩和帝立十月貴太后以寶憲為車騎將軍伐

北匈奴雖紀傳文字詳略不同然自建初八年訖於章和二年 其間絕無北單于遣使貢獻之事范列此事於固從實慮出征

之前殊不可攷

上可繼五風甘露致遠人之會注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

官本注
脫子字

楊雄美新典而不實 文選不

同乎草昧 文選乎

厥有氏號紹天關釋者 文選無

以冠德卓蹤者 文選

虞亦命夏后 文選虞上

辰居其域 文選辰作辰案說文辰屋宇也辰居本論壽蔡邕注同善注亦引典引蔡注王融曲水詩序是以得一奉宸注云宸與辰同已見上文此為借通之明證其本字仍當作辰然能辨者矣

同受侯甸之所服 文選無

目伯方統牧 文選伯方

乘其命賜彤弧黃臑之威用討章願黎崇之不格 文選威作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 文選偉

然猶於穆猗那 文選然

烏奕乎千載集解先謙曰 至烏奕言光曜之大奕光曜流行貌

誕略有常 至注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

光被六幽集解惠棟曰幽讀為微 至微

得聲於六幽得聲於微借微之訓以通幽之讀無例可通疑惠

說本不如此傳其書者誤也經典幽本通幽之讀無例可通疑惠

字本不如此傳其書者誤也經典幽本通幽之讀無例可通疑惠

叔皮通幽賦以幽與姬周龜為韻孟堅此文以幽與基周熙

區頤為韻及東都賦以幽與衛無為

願正復同例足證古音本相近矣

愚亡迴而不泯 文選愚作回

厥道至乎經緯 至內浸豪芒

至令遷正黜色實監之事注實謂殷周二王之後為漢之實 官本

而理官儒林屯朋黨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文選朋作用論作壽又毛刻文

選蔡邕注本屯作

我不得上無而字

羨溢乎要荒文選羨作洋

宜亦勤恁旅力宜亦文選作亦宜

定性以和神文選作因定以和神

寤寐次于聖心至憚勅天乎宋刻文選心上無聖字注仍有之胡氏考異以為脫字是也又文選天下

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文選無乎字

既成羣后之謙辭至奮炎景文選成作威炎景作景炎

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注自與殺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官本注季路上有若字與前書合惟前書仇牧下原有死字各本皆脫

卷四十下校補

四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宋均族子意後漢書四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諸田徒園陵者多故曰次第為氏通志氏族略引於田改姓田氏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倫少介然有義行王

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迺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

厲其眾引強持滿曰拒之引強謂弓弩之多力者銅馬赤眉之屬

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

此賢之集解先謙倫始曰營長詣郡尹鮮于褒風俗通曰武王封日官本注石作碩

鮮因氏焉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

城在今齊州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祝阿縣西

倫上堂令妻子出倫後為鄉耆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曰相對以屬託焉

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集解惠棟曰

春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為道

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開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

於京兆尹閭興興即召倫為主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褒為謁者從車駕至長安言倫于興復出

為郡時長安鑄錢多姦巧迺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

吏也時長安鑄錢多姦巧迺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

錢據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集解

先謙曰官本注秋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

姦輕所集案姦輕無理當是軟字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

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

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

得舉將謂州將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至

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王應麟云漢詔令人主自親

其文猶近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

補淮陽國醫工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

盡但假印倫請于王賜之綬百集解王長除倫為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

官志云醫工長主醫藥此四百石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

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曰政事倫因此酬對政

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勞婦

公不過從兄飯集解先謙曰御覽四百二十五寧有之邪倫對曰

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上復日

遺母一笱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笱探口中餅信帝大笑倫出

有詔曰為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時吳郡沈豐為郡主簿倫母老不能之官

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泣豐迎母至廣陵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

神令子孫對母飲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

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贏者集解在文臺曰北堂書鈔七

清靜不煩妻子自為炊爨俸祿常取赤米沈欽韓曰董昆字文通

餘姚人清約守貧茹荼不厭郡守第五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

舉察孝廉為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曰牛祭神百姓財產曰

天下之最也之困置其自食牛肉而不曰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

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集解先謙曰

考證云一本初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曰安永

字下有頗字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嗷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

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眾知復追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百姓聞

如此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

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

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集解惠棟曰東

發棘田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顯拔鄉

種麥渠州流江縣東北

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曰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大司農玄賀宕渠人益部者舊傳云賀字

文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摘伏口人無怨東觀記云賀為九江太守

行縣責持乾糶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

但就溫湯而已史家貨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曰財貨自達怒其氣憤怒也倫悉

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曰處曹任於是爭昧抑

絕以財相賈曰昧音其又反又音求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賈以財

有求請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曰為知人視事七

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

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日昔第五伯魚自蜀郡為帝曰明德太后故

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

之倫曰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

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集解周壽昌曰案在典狷

傳以狷急不能從俗陰與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尚書洪範之言集解惠棟曰鄭元尚書傳曰大夫無境外之

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

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

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

戚曰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

何以望臣嘗刻著五威書諸紳帶刻著五威謂銘之於心也紳謂

諸紳而今之議者復曰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曰布三千匹城門

校尉防曰錢二百萬私贖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

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胤用羊三百頭米四

百斛肉五千斤臣愚曰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曰不聞集解先謙曰宜

疑作不以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曰安之集解先謙曰宜臣今言

聞而謀制

下傳一思字

臣今言

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集解惠棟曰建初三年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曰富之不當職事曰任之何者繩曰法則傷恩私曰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曰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法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為作以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若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曰為從事集解惠棟曰篤傳從擊西羌戰沒于射姑山則篤實死事倫言為不營矣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曰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集解蘇荀有與曰事望猶名實所懷敢不自聞集解蘇與曰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也然常疾自疑以之誤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也峭峻然常疾俗吏苛刻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倫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吏化及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寬和云化乃治字也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曰勸成風德曰

後漢書四十一 四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聖人體晏晏之天然之委所以絕人遠者也委曰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憲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晏與安古字通魏受禪表亦云欽明文思安安漢時皆作晏思讀為塞者讀思長言之讀塞短言之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集解先謙曰官本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注被作減是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儆羣下不稱故也集解王補曰哀宏紀此下有臣聞為光武承王莽之餘頗曰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曰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曰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曰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謹舉者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丞相故事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嚴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

簡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宜當作並務進仁賢曰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曰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曰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曰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曰身教者從曰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曰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曰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曰明在寬臣愚不足採集解王會汾曰案臣愚不足採下當有脫句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曰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為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郭左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今承百王之做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賈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眾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靖王之語集解先謙曰蓋驕佚所從諫曰前書作漂山注謂言本作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議論至云曰貴戚廢錮當復曰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曰酒也病酒也誠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日誠侯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示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例倫奉公盡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每上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曰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賈禹前書曰賈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

後漢書四十一 五

反文下

博亦曰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
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
病一夜十往集解劉放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退而安履吾
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曰老病
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曰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

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
無緣言嗣明多此集解劉放曰倫未嘗有爵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
之為太子廢也樊豐等語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

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
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
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
禮節頡終不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頡永建中卒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峭嚴謂其性峻非夫愷悌之士集解沈欽
赤米布被非以概諸人也以律身也律人則刻律韓曰倫之
身何傷攀車上書去思如是非愷悌君子孰能之省其奏議悖悖

歸諸寬厚悖悖純厚之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已弦章為
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

儉不偏下禮記曰管仲饒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賢大
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

則未可曰中和言也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曰司徒掾清詔使冀

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大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

廉察也集解惠棟曰衛宏漢舊儀云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

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曹八奏四科補賊決

其以清詔使案問事御史為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
各以所職劫中二千石以下洪頡煊日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
時冀州飢荒盜賊並起
以滂為清詔使廉察之舉奏刺史二千石曰下所刑免甚眾棄官

奔走者數十人還曰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
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積勸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
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桴擊鼓也音夫曰能換為衛相周後衛

解王補日前書薛宣傳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恭換遷兗州刺史中常
縣換謂更任也又本書朱浮傳守宰數見易遷兗州刺史中常
侍單超兒子匡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楊秉為濟陰太守負執貪

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
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曰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

刀刃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資吏親客四十餘人集解先謙曰
是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萬種即奏匡并曰劫超匡窘迫

遣刺客刺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
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

國安寧忘戰日久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
今雖有精兵難曰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

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帝紀延熹
又賦及訟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

無忌此說妄也案考異謂單超已死與種事不相當容可致疑然
亦止據楊秉傳為河南尹事以至於無忌則應有之若單超將宗資

其事始灼不應矛盾至衛羽說降無忌則應有之若單超將宗資
項邪賊聚眾三萬人皇甫規傳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

討之未服方術趙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宜發五陽郡兵則其
徒黨熾盛積為巨寇羽難說降三千餘人未盡消滅時官恣睢

以喜怒為功罪無妨外方上升內已定劫如此等事傳載不少致
異譏范之妄單超積懷忿恨遂曰事陷種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

未免冤抑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案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
徵拜河南尹坐單超已死案超傳以三年卒其在雲死前後尚不
能定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
近之袁紀似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曰待之初種

為衛相曰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
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集解惠棟曰鄭志載答甄子然

之友惜逸其名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庚之問以揚烈士之心與豆三斛沈欽韓曰劉知幾說為甄守然

曰益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曰還將曰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集解惠棟曰遷徙有因下馬與送吏猶今之解徒也

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臧上書訟之曰集解先謙曰官本吳作曼是魏志臧洪傳洪父曼以徐州從事辟司

徒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布楚人為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故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並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昔者管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天下矣何為不殺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錯猶乖也

曰可死而不死者集解先謙曰曰可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死當為可曰死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

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鈞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繼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德

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廟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曰種為上序直士曰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曰盜賊公負筋力未就

泰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集解蘇輿曰漢世課吏牧守令長界內盜賊不收捕有負建武十六年詔弛其令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蓋未幾即復舊制陳忠傳長吏防禦不前皆欲采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度尚傳尚為荆州刺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己負是也皇至徵徒非有大惡昔公負猶今言公罪蓋有他績則負可除耳

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莫有朱家之路曰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種子巡字文休辟大尉掾與杜陵金敞章端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

鍾離意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鍾離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汝南黃黨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都督郵時郡中大疫黃黨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黨飢意以稍米粟給妻孥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黨史常以稍米粟給妻孥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黨史意獨曰常身為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稱以升合券取其田懷奸挾私貪利志義烈妻以尊以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也請常田俾烈妻利志義烈妻以尊以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也請意別傳曰西都尉南陽任延以優文召縣曰都尉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合補吏徵到史掾以禮發遺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集解先謙曰御覽二百五十五府下記案考之案察之也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太守黃君大怒驛

馬召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後漢書四十一曰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關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曰縣事建武十四年

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謂經營濟給之集解蘇輿曰既云身自不必再言親恤矣隱親猶血愛謂撫恤而慰愛之也釋名親視也顯離言相隱視也蒼頡篇親愛也近也一切經音義觀至所部多蒙全濟集解惠棟曰蒼頡

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請神廟為民禱祭召錄醫師百人合和草藥恐醫小入或不得差愈後日府君自出行災皆先百姓攀車涕泣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孝廉再遷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江都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何辟大司徒侯霸府集解惠棟曰

別傳云署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集解惠棟曰意別

錢為徒作... 曰使者奉詔命... 曰聞光武得奏曰見... 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 別傳義殊... 當從願說曰君所使... 桎梏在手曰桎... 瑕丘令... 長吏意到官... 復召首子涉... 則鞭殺其子... 自視何如虎... 是相率為善... 忍加刑遣令長休... 殘人有道之君... 後漢書四十一... 載與此異曰... 督郵不受建... 所以不受青... 叩頭使外... 大士眾賢... 得無有不... 妻設酒殺... 之君以血... 物故二十... 郡國志屬... 長李注縣... 為父報讐... 之乃聽廣... 遣之... 死論... 陞太守張... 賜羣臣意...

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 曰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 禽廢政... 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 陛下曰天時小旱憂念元... 無大潤... 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 夫昌邪...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 之類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 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 愚頑征營皇當萬死... 本考證云帝策詔報曰... 征當作征... 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 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 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 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 時澍雨焉... 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

失常人所容若目懈慢為愆則臣位大舉重郎位小舉輕咎皆在

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格拘執也注以爲拘執失之帝意

解使復冠而賞解胡歸義謂賜練三百匹尚書侍郎廣陵晉鄭

受詔誤以為三千匹賜匈奴詔大怒鞭之徒稽首來服恩聞刑疑

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鄭賞誤發雷電之威海內遐邇謂陛下

貴微財而賤人命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鄭錯合大義悲損怒

非鍾離向書朕降威於此耶帝性褊察好目耳目隱發爲明

目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故公卿大臣數被誅毀近

臣尚書曰下至見提拽集解通鑑胡注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

大昭曰申屠剛傳尚書近臣至乃提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

使捷侍御史此皆光武時事東都初制嚴切如此非獨明帝性褊

察也左雄傳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

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撲者然則光武所推撲常曰事

止是尚書侍御史明帝則兼及九卿故史以褊察譏之常曰事

怒耶藥崧曰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耶出耶出崧曰

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未聞人君自起撞耶帝赦

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曰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

書臣下過失輒赦解之會連有變異集解惠棟曰哀宏紀永平三

時刑法嚴峻人懷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

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通

卦驗曰愚智同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

而曰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

雍之志爾雅曰雍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曰致天災

百姓可曰德勝難曰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

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集解惠棟曰案曰人神之心洽然

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接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

氣曰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曰此故不得

久留出爲魯相曹孔詵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

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

置八前孔子授堂下牀首有懸鏡意召孔詵問此何鏡也對曰

夫子獲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鏡欲以

應示後賢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

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蘇其一意即召問伯果

焉集解劉放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

文明多一文字惠棟曰仲舒通春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

秋洞天人性命之理故見諸書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

德陽殿用游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散洛水於殿下百官

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集解先謙曰

記作不得意視事五年曰愛利爲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

成此殿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

趨作決日而成功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

宅舍聖地掘土功成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

形令巫祝延以解土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

以除去先謙曰此注當在前爲堂邑令下誤入於此官本決作決

爲謂人多般富曰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曰急化宜

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

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杜音思漬反謂俎几也方

周壽昌曰方言注杜郭璞音賜集韻亦作杜謂板施於礎上柱下

者廣雅作朱云闕也機也此爲近之於臺上枕門闕不必有俎几

可枕食精糧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

尚書曰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

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伯使二人女侍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集解通鑑胡注宗均范書作宋均趙

其姓皆作宗而列傳爲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謬

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蠻傳中敘受降事正
作謂者宗均此即見於本書可參校者廣韻宗姓周卿宗伯之後
出南陽論衡程才篇東海宗叔犀即此宋叔犀也張說宋璟遺愛
頌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
宗均訛為宋均自唐已然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將均曰父任
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沐浴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
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屬先其俗少學者而
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曰祖母喪去官客游穎
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成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
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既至而尚已沒會伏
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
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
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曰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
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曰安國家專之可也大夫受命不受
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乃矯制羊注云詐稱曰矯 調伏波司馬
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曰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
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
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集解惠棟曰案 光武嘉其功
迎賜曰金帛令過家上冢 集解通鑑胡注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
也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
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
義之民尙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
守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
夏以平日袁宏紀云均悉省按史閉督郵府內令與諸曹分休
屬縣無事百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 集解
補歇穿謂 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鱗在水各有所託且
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雜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勩

張捕 集解通鑑胡注張設也設為機穿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程程
然而反逐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
非政之本也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
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
侯波波瀾而橫厲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至
鬼方絕域之地乎愚謂物理相感容有非意然東漢風尚標榜名
浮於實魏晉尚論尤驚矜奇者作東觀則效所先方志家乘靡成
捕影故漢魏以下諸人捐管不啻汗牛如虎渡江一事劉平劉昆
宋均皆有之率是而推闡述比肩凡厥佳稱後先碑版 中元元年
考古之士所宜鑒別也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
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
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
屬九江郡劉昭補注宋均傳縣有 取巫逐取百姓男女一曰為公
唐后二山是也注云屬廬江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
嫗尸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一字 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
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
擾良民于是遂絕 集解沈欽韓曰風俗通云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
小民不相當于是救條巫家男女 永平元年遷東海相 集解惠棟
以備公嫗巫叩頭伏罪乃殺之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
叔庠非科為東海相廣召幽隱春秋會養 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
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十九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
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
宗曰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 集解惠棟曰蔡邕獨斷云
若臺閣有所處正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
為如是下言臣愚謹異議其合于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多合上旨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忠正直 均嘗刑前疑事帝曰為
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
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
具曰聞帝善其不撓即令黃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
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曰夕問起居其為民愛
若此曰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
集解沈欽韓曰扶輿蓋漢晉人常言晉山濤傳遂扶輿還洛劉定
梅遂自扶輿冒險而至皇甫謐傳扶輿就道蓋勉強扶持之意

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曰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騎扶之亦曰騎騎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曰為吏能弘厚雖貪汗放縱猶無所言謙曰官本言作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恆欲叩頭爭之曰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曰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曰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集解錢大昕曰案阿陽屬漢陽郡不云建初中徵為侯國而上黨之陽阿為侯國此阿陽或陽阿之誤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曰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曰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曰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集解曰即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就也後王曰叔父加曰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李康馬幸曰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獨除前過還所削黜行食宅傍食宅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

後漢書四十一

六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集解惠棟曰白虎通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云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黃山曰公羊傳周公拜手前曾拜手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即所曰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曰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

室第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曰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曰塞眾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爲章和元年事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栗謂之四極也界曰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曰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享受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已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

後漢書四十一

七

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因宜其歸附集解王補曰官本作宜因曰爲外扞巍巍之業無曰過此若引兵費賦曰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謂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竇門負執故縱集解先謙曰官本故作放是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漢官儀曰字伯日司空宗俱碑公諱俱字伯靈南陽安眾人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察孝爲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少府太僕太常遂拜司空洪道云碑與史皆合惟傳誤以宗爲宋爾俱持國秉一歲有奇雖無別傳不詳其人賢否而宦者傳云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門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司隸劉猛以排書直不肯急捕若俱者亦尸

祿一人之數也洪頤煊曰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宗俱爲司空

寒朗集解通鑑考異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姓諸有寒姓諸侯後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字伯奇魯國後棟案左傳刑晉應韓武之穆也寒與韓古字通

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尙氣息

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曰尙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曰

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隨

鄉侯耿建集解惠棟曰耿純傳宿封鄉侯非建也坐楚事爲朗耿阜以東光侯徙封莒鄉侯隨當作莒建當作阜

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集解通鑑胡注鄧鯉劉建無考案袁宏紀作灌澤侯劉建無

曲成侯賈建劉元傳元三子求散鯉求爲襄邑侯鯉爲壽光侯求卒子巡嗣徙封灌澤侯然則灌澤侯乃劉巡非鯉也實建亦無考

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已情怒者明心傷其冤試曰建等物色獨問忠平

物色謂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

形狀也後漢書四十一六

各切或作措疎也悞逆各切相遇也或明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

作悞李善云爾雅云還見也與悞同

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集解先

帝乃上有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

道故多有虛引冀曰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

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

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卽上也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

引去集解惠棟曰袁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

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誠冀陛

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集解先謙曰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人之可無後責是曰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曰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辜禍及九族

集解惠棟曰漢律云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尙

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故云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

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集解惠棟曰許慎淮臣今所陳誠死無悔

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集解沈欽韓曰此重囚不應聽會赦免

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曰朗納忠先帝

拜爲易長易今易州縣也集解先歲餘遷濟陽令曰母喪去官百

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東平

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

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

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左氏

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驚

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虛受堂九

蘇輿曰今左氏傳博作溥

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

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也說詳本於諫

爭則較切論語孔子曰直而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

行也言而見信諫而

贊曰伯魚子阿知急去苛集解先謙曰官臨官曰絜匡帝曰奮集

惠棟曰吳械宋均達政禁此妖禁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

爲之請意明尊尊割恩藩屏殺梁傳曰爲尊者諱故爲親者諱故

音協韻必政反樛樛楚黎寒君爲命樛樛懼也黎眾也集

解惠棟曰命讀爲名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終

後漢書四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一 校補

第五倫傳倫少介然有義行柳從辰曰袁紀又言王莽末盜賊起

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官本赴作附柳從辰曰

詣郡守鮮于褒錢大昭曰袁紀亦作爭往附之

左傳高唐令注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南今濟南府

禹城縣西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侯康曰東觀記作當何由一得見快矣

見詔書而決為聖主耳與下文等輩笑之言不相應案范意

未善故改之今本東觀記固多修改但以范書證之舊本之作

有詔召為扶夷長注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

北今寶慶府新寧縣東北案扶同夫熊君碑扶夷為侯相續志

數歲拜為宕渠令注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渠屬巴

顯拔鄉佐元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至賀字文和柳從辰曰今

刻著五賦注作賦依正文改官本文注皆作賦柳從

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案在所猶所在為本杜

吾子有疾引吾原本論君御覽五百十二

歲終至數千家官本終

管仲錯行於召忽注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柳從辰曰官本注此

應一口兩稱官本蓋雖今本說苑之誤

鍾離意傳意獨身自隱親集解蘇與曰至隱親與隱親同義

所部多蒙全濟部原無步據意別傳意時本為北部督

惡其名也注尸子又載其言官本注

昔成湯遭旱注帝王紀曰官本注

常曰事怒耶藥崧本皆失正

鹿鳴之詩注食野之萍通作萍萍與毛詩合案萍即萍字與萍

出為魯相注問此何喪也官本注

以愛利為化注或持材木爭起趨作官本注

無被枕杜集解周壽昌曰至不必有俎几可枕也

宋均傳今為民患官本患

浚道縣有唐后二山集解洪頊煊曰至注云屬廬江誤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擢拜阿陽侯相集解錢大昕曰至此阿陽或陽阿之誤涼府今平

州南陽阿今澤州府鳳臺縣西北四十里

止是利其抄掠官本止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案南單于上書欲破北成南并為一國未言

不便蓋據當時推測之辭及見其竟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至

而帝寢疾案袁紀以南單于上書為章和元年事故以詔問耿

書有孝章皇帝聖思遠慮

寒朗傳寒朗集解通鑑考異至寒與韓古字通錢大昕曰寒姓前

與三府掾屬官本掾

上行東巡狩集解王會汾曰至疑行字衍案班彪傳下載固每行

亦同行安行也天子以四海為家出即日行所止日行在所崩

日大行前書高紀曰行如武紀曰行幸又元封元年行遂東巡

海上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太初三年春正月

行東巡海上本有前例王氏乃忽疑行字為衍誤矣

晏子一言齊侯省刑注於是景公繁於刑官本注於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案文少一皇字彊為皇太

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

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

二十八年就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帝曰彊廢不日過去就有禮

故優旨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集解洪亮吉曰續志二郡二

二郡屬十九縣下二字蓋衍文也錢大昕曰郡國志東海十三城

關陽臨沂即邱縣下邱國之下邱曲陽司吾良成廣陵郡賜虎賁

之海西泰山郡之南城費皆故屬東海故云二十九縣

旄頭宮殿設鍾簣之縣擬於乘輿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數

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曰彊章宣示

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

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集解

惠棟曰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

步即靈光殿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

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

壽賦云周行數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

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鈞盾令將太

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集解錢大

十月戊申誤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

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

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疆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

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幃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

杜預注左傳云地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息政小

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已全利之也其集解通鑑胡注息子也政

故疆以爲言王補曰袁宏紀此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慰哀臣無

男之故無男也處臣三女小國侯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

諸侯之類集解周壽昌曰此注誤也漢制皇女封縣公主視列侯

無婦人封侯之事後東平王蒼五女皆封縣公主亦異數也此

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今天下新罹大憂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

太后數進御餐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臣疆困劣言不能盡意願

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集解惠棟曰東觀

徹下牀伏地舉聲盡哀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格陽南面

至長樂宮白太后也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司空掌

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水士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

護藩王喪殊禮也錢大昕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親喪事贈曰

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集解先見光武及明帝紀集

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

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帝追惟疆深執謙儉不

欲厚葬曰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

好禮曰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

制曰彭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將作大匠留起陵

廟疆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

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

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

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

呂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練萬匹助國費鄧太后

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

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背背或為

先謙曰官本背作背沈欽韓曰莊子皆滅可以休老至服練紅兄

皆子斯反亦作擗子後反玉篇滅也此毀皆義同也禮記曰練衣黃

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葬之後而復練

裏練練練即紅也練音七絹練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

昆弟國相籍襄具曰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

東海王臻曰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

率禮集解惠棟曰馬融論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薨斬首經帶杖菅履食

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集解沈欽韓曰雜記鄭注惟大

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

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如禮注則

士服為微輕據此詔更以士服為重蓋詔文從晚近之宜雖顯

石行三年喪是平時貴者反不如禮與雜記所云正相反和睦兄

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

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

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啟土宇

曰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集解先謙曰初平四年遣

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

薨集解錢大昭曰東海之封至建安時必有廢絕國除之事故獻

帝以東海封皇子祗祗又以前漢史本紀有東海王祗受禪則一

國兩封必無是理王宗作傳但見舊史本紀有東海王祗受禪之句

遂誤以為東海恭王之後祗不知建安五年之東海王祗乃是獻

帝之子祗非祗帝子然孔融有徵也沈欽韓曰錢大昕於孔融傳言

東海王三字遂至兩傳乖戾至建安十七年乃封皇子為王其時

未建太子而立王皆出曹操之意祗未嘗就國則一國兩封庸何

傷乎若五年薨之南陽王馬東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集解劉放曰光武紀輔封右馮翊郡也錢大昕曰中山王馮翊封左馮翊公與此傳同皆衍文也左胡右翊蓋取嘉名非分馮翊地為左右十七年

郭后廢為中山太后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

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

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

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

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

集解錢大昕曰沛為王國之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僮縣屬

名不應更有沛侯疑字有誤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集解先謙曰泗州東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王自取卦具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蠱封穴戶大雨時集明日大雨

後漢書四十二

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按易卦震之蹇蟻封

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

知雨將至故以蟻為與文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

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奉蕃以稱

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沛王楚王來朝

九枚以上皆命帶列侯級復送綬十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

嗣集解惠棟曰正世系作巧沈欽韓曰續天文志正作平唐書世

節系表及獨孤常州集靈表並作巧表云輔生釐釐生定定生節

出兩代諸蝶之無稽如此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

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

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

王曰仁使光祿大夫贈曰如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

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曰為

崇德侯

楚王英曰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

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曰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

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

無昌陽縣蓋中興時省下邳縣蓋楚國既除之後復其舊也先謙曰取慮在今徐州府

西南自願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

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

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貴

老學集解惠棟曰漢書顏注云晚節猶言未時也洪頡煊曰襄楷

黃老道者養弟子拜跪首過到焉傳李注與略曰以老子五千文

使都習號三國志烏丸傳裴注浮屠經曰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

經相出入佛經未入中土以為浮屠齋戒祭祀也西域記浮屠佛

前學浮屠者皆誦黃老之言以為浮屠齋戒祭祀也西域記浮屠佛

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

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

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

故貴行善修德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

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

見金人長八尺有日月光問其姓名曰佛

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王鳴盛曰袁宏紀息也作息心不入有故能化通萬物六字曰佛

無所不統善為宏闢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

之外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元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

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明帝感夢事見西域傳亦見

魏書釋老志唐聖教序袁宏紀最在前魏書釋老志謂漢哀帝元壽

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等使天竺得佛經不

過四十二章而已襄楷當桓帝時上封事所引天神獻女於佛所

賢注以為出四十二章經是也今此書具存尚覺平實但就楷所

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如奇物祇有中出則難

智度論百法論僧制十二法門序凡四部所引律僅有僧祇律
 皇無羅議凡二部如是而已若因覺榜嚴等之精探者猶未著也
 釋老志又言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
 年冬還京師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時經律五百有九
 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
 百一十九卷則其猥冗支蔓亦已甚矣至唐元英法師往遊西域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得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以歸貞觀十
 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宏福寺翻譯布之中國夏魏則較之南北
 朝蓋已數倍之自開元以後南能北秀迭為廢興下迄宋元益不
 勝其繁矣秀水朱檢討謂太原縣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
 中有北齊天保時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又謂太原傳
 山行平定山中見洞口刻佛經林立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
 刻又房山亦有之隋人刻此三種今皆不可見然八年詔令天下
 皆在魏後疑有出於一千九百十九卷之外者
 死罪皆入練贖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八年上臨辟英遣郎中令奉
 黃縑白紵三十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黃諸國相曰託在蕃輔過
 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曰贖愆辜國相曰聞詔報曰楚王誦
 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
 悔吝其還贖曰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
僧住也桑門即沙門集解惠棟曰塞即釋也前書西域傳云塞王
南君屬塞種散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
皆故塞種張騫傳云西擊塞王師古云塞音先得因曰班示諸國
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釋塞聲相近因曰班示諸國
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道士劉春榮惑楚
傳劉子作金龜玉鶴刻文字曰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
 漁陽王平願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
 猾造作圖書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
 之帝曰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集解賜湯沐
 邑五百戶湯沐解見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
 悉從得乘輜駟駟猶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集解先
妓當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上文伎人即是持兵弩行道
伎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
 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

弔祠贈賻如法加賜列侯印綬曰諸侯禮葬於涇道中黃門占護
 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集解沈欽韓曰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
 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
 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願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
 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集解
曰論衡云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日許氏有屬已詔有司出其有
子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于法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
 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曰
 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
 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封英五弟
 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
 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
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
一尺皇子安車追傳諡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
青蓋金華藻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六侯六縣名屬廬江郡集解惠棟曰
入廬江先謙曰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曰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臨陰重丘六縣益濟
 南國集解惠棟曰本志及宗俱碑作臨陰前書志作臨陰錢大昕
縣蓋後來所省前志朝陽平昌即西平昌屬蓋深之譌續志無重邱
東武城屬清河郡郡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
今貝州武城縣是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絹帛案圖書謀議
 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曰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
 阿臨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
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

反樂解惠棟曰東朝陽即上朝陽縣北海有平昌故此加西即上
昌平縣當是永平以後所加後復省沈欽韓曰紀要安德今濟南
府陵縣西平昌在德平縣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
東北一里續志脫此縣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廢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
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
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集解先謙曰官本人民作
民人注有孝經諸侯章之
義也大王曰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
止宜有期度與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
等王臣公公臣卿卿大夫大夫
大夫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僕而今奴婢廢馬皆
僕臣臺也集解惠棟曰科科條也品品制也而千餘增無用之口曰自蠶食言如蠶之食
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
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巨萬巨大也大而功猶未
萬萬也而功猶未
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
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
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案
文質之說見論語晉語云土苗謂知襄子曰今土木勝臣懼其不
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皆非所曰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
亡此木勝人亡之說也楚作章華曰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
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姑蘇而
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
蘇之臺以望湖中願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
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越越之築也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語
惠棟曰此顯夷所撰吳地記也吳訛吾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
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曰禮起居則傲乃敢安心自
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雖無所嫌倍然終不能改立五
十九年薨子簡王錯錯七故反集解先謙曰
官本注七上有音字錯為太子時愛康
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曰劍刺殺尊國相舉
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
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

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
昱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
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
廣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
書雅有智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蒼少好孝友之質寬仁宏雅袁
宏紀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雅有識度
為人美須頰要帶十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載明帝詔云東平王蒼寬博
記要帶八尺二寸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
拜為驃騎將軍有謀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者
為驃騎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
漢書云辟當世名士虛己禮之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
年曰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豪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
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豪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
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集解王會汾曰案前後書志山陽無
豪有豪臣贊音拓此傳與注豪字傳寫俱誤應改正錢大昕曰郡
國志南平陽三縣仍屬山陽沈欽韓曰鄒縣志南平陽今縣西三
十里平陽店豪遠屬常山諸本皆誤當作豪通志今金鄉縣東
北二十里山陽城一統志湖陵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六十里是
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曰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
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集解通鑑胡注光武建武二年立
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
帝每巡狩蒼嘗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
宅也尋聞當遂校獵河內集解通鑑胡注
河內郡在雒陽
城北百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記月
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
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
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
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成日也
集解先謙曰官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
本注成作戒是

分勤勤懇懇曰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

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

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謙德

之臣愚曰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

而不墳故言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

遠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宜致和氣

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

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封禩之深思

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

諮問若悉心曰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

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

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

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瑯琊王京書曰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集解惠棟

秦記秦名天子冢曰長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集

先謙曰官本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集解惠棟曰其物存其

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

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云副

集解惠棟曰紵一作紵曹憲案說文即紵文也李善云紵即紵

字張揖上林賦注云紵紵後垂于子正文引此而為紵字案紵紵

結古及衣一篋可時奉瞻曰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

吹彼棘心棘心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孝子也凱風自南

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

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

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紉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

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集解惠棟曰鍾離意別傳云意省堂有

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難俸願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

書云護吾履鍾離意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

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霜

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賦曰天一況天頃反虜尙屯將帥

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窻音願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

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

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曰蒼曰蒼曰涉寒露遺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

黃黑出丁零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

實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

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親禮諸侯至于郊王使

惟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

北上侯氏神冕釋幣于廟乘墨車載龍旂孤纒乃朝以瑞玉有纒

天子負斧展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四馬卓上九馬隨

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

再拜稽首而出集解先謙曰官本禮下無云字引劉攽曰詔曰禮

伯父歸寧案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即此亦

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

當之語本出儀禮也

封伯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目不名優忠賢也見王莽傳集解先

有前書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

不唱其名集解通鑑注四王皆帝諸父故與其禮白虎通云諸

父諸兄不名何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敬體之義也然則王

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曰輦迎至省閣乃下集解惠棟曰省閣

蒼曰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

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謙見輒興席

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

所措置淑踏謙讓貌此非所旨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衰

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

臚奏道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曰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

飲耐畢飲耐解見章紀集解沈欽韓曰有司復奏道蒼乃許之手

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曰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

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投小黃門中心

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

賜乘輿服御珍寶與馬錢布曰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

小黃門侍疾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遺太

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

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集解

曰續漢志云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英文志小學家有

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云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

近鄙別字是歌詩並集覽焉集解惠棟曰後漢志

也未知孰是袁宏紀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海王故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海王故

事自請護喪事上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遣大鴻

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

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

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不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

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傳聞在下傳音敷敷

克慎明德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

數聞在下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

蒙此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

年集解惠棟曰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

立僅一年子孝王做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

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位下沾襟遂幸

蒼陵為陳虎賁駑龍旂曰章顯之祠曰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

哀賜御劔於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嶗山南嶗音魚委反集解惠棟

欽韓曰嶗山即危山明統志在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相曰

東平州北五里今名王陵山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相曰

蒼敬賢下士集解官本考證曰時字應從通鑑作府惠棟曰案東

等虛已禮下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

引見於前既感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收至齊相

相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做弟六人為列侯做

喪母至孝國相陳珍集解惠棟曰珍官至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

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為亭侯做立四十八年薨子頃

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詔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

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

忘親遺義哉益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喪累既近斯蓋名哲之

所為歎息嗚呼遠隙曰全忠釋累曰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

然也集解蘇輿曰言憲王去君兄離母后遠就東海恭王遜而知

廢廢也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雋之辭也吳太伯

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屬東平

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集解沈欽韓曰任城

今濟寧州治樊縣在兗州府臨陽縣西南亢父在濟寧州南五十

里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鄉侯

惠棟曰任城有桃

杏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

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集解惠棟曰宏元初元年為五官中郎將見李氏家書奏請廢之

安帝不忍曰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

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

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

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曰奉其祀杜預注

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集解劉放

曰案文多一為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洪頤煊曰前書地

理志勃海郡有參戶縣濁漳水注應劭曰平舒縣博有孝行喪母

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恭先封當在此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

立河間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

受禪曰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曰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

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澠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

今陳州真陽西南扶桑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集解洪亮吉

曰汝南無扶桑縣當是扶桑縣志扶桑屬陳國錢大昕曰則本作

扶桑沈欽韓曰長平今陳州府西華縣東北十八里新陽今潁州

府太和縣西北六十里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

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

祭祀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眾有司奏請誅

延顯宗曰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延既

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飭造逆謀者有司奏請

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

之管禁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經有正義律有明刑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而必誅前書曰大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

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羣下莫不感焉今王曾

屈大法為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諫先帝羣下莫不感焉今王曾

莫悔悔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飭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側

然傷心不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

取焉於戲誠哉放飭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

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

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曰

植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

形體非故瞻省懷感曰喜曰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

為五縣曰阜陵下溼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潯州徙都壽春加賜錢

全椒縣東南有故阜陵城徙都壽春加賜錢

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

一年薨子殤王沖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

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魴是為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

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淮王恢嗣集解先謙曰官本准作恢是延光三年

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

代兄便親為勃道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

立勃道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

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集解惠棟曰歐陽志云治射陽縣十七年進

爵為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

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曰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緣梯方底令蒼

頭詐稱東海王疆舅大鴻臚郭況書與疆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

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集解沈欽韓曰謂沛王輔前以太后

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太后也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於封之

集解何焯曰居邊謂海內深痛觀者輿酸及太后尸柩在堂

武二十八年薨也洛陽吏曰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

痛甚矣集解惠棟曰帝紀坐死者數千人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聞梁松敢

虎賁史曰吏目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封侯

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也今天下爭欲思刻

賊王曰求功集解先謙曰官本此下有宜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

脫易於太山破雞子集解惠棟曰此語未知所出墨子貴義篇是

有似于此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

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已

行為不臣今至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夫

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

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曰求天下事必舉下曰雪除沈沒之恥報

死母之警精誠所加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當為

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曜作推

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

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

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疆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

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

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

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

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

疆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曰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

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

星者與謀議集解惠棟曰續志荆與沈涼謀逆為洪云廣帝聞之

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

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

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集

通鑑胡注恐其復謀不軌故不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

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

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

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

襲封事祖母以孝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

服器物又取皇子與馬悉召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

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集解劉攽曰光武紀封十

七年進爵為王焉曰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

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曰虎

賁官騎漢官儀騎騎王家名官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焉上疏

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集解蘇輿曰春秋繁露王

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定四年左氏故夾谷之會司馬曰從穀梁

公會齊侯於類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今五國各官騎百

人稱媢前行媢音楚角反稱媢猶齊整也行音胡胡反集解惠棟

相以下皆備餉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

適遇出入稱課促稱促者所以促行徒也

弓不空發中必決皆子虛之文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曰重蕃職

也王其勿辭帝曰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

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

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

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賈太后臨朝賈憲兄弟擅權

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集解惠棟故賻

日案陳龍傳時汝南張郴為中山相元和中肅宗復曰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

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賈太后臨朝賈憲兄弟擅權

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集解惠棟故賻

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

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集解惠棟曰神道之

三丈沈欽韓曰水經易水注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其東謂之石

虎岡後漢書云中山簡王馮之宅也厚其葬採琢郎山石以樹墳

道二石虎後人因以名岡平夷吏人家墓曰千數作者萬餘人

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

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

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

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

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集解錢

純云無子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國除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集解惠棟曰鄭元云光武

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

與為比永平二年曰泰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

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集解錢大昕曰

案前志泰山郡有華縣而續志無之今據此傳則永平之世華縣

見在而三國志稱華縣為太山人孔宙碑陰亦有題泰山華縣

疑華縣在東漢初未嘗并省志偶漏此一縣耳沈欽韓曰南武陽

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

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

西北東牟故城在昌陽縣西北也集解沈欽韓曰通志昌陽在登

州萊陽縣東七十里昌山之陽盧鄉在萊陽五年乃就國光烈皇

后崩帝悉曰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甚好修宮室窮極伎巧

殿館壁帶皆飾曰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數上詩賦頌德帝嘉

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

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曰華蓋南武陽厚丘華蓋南武陽

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華蓋屬琅邪郡集解錢大昕曰

此事在建初五年放二志厚邱屬東海據此似又嘗改華蓋為厚

易東海之開陽臨沂集解惠棟曰二縣後漢皆屬琅邪肅宗許之

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巨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

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集解洪亮吉曰開陽此時已屬琅邪注尚云屬東海郡誤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

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為列侯宇立二

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為列侯立十七年薨

子貞王尊嗣集解錢大昭曰紀尊作遵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侯尊立十

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七

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遵至長安奉章貢獻帝曰遵為

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

國屬琅邪此注音常證反集解洪亮吉日建武中已有城陽

作屬琅邪為是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遵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

操忠誠於帝操曰此德於遵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

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尊音祖本反禮記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曰恭敬尊節鄭玄

注云博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疆

天喪臨淮也臨淮未為王而薨無子國除故云若中山享國五十

二年矣而注云二王東平好善辭中委相集解蘇與曰言辭本朝

早終名聞未著非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集解蘇與曰言辭本朝

傳暉遷泰山太守上疏謙謙恭王實惟三讓謙相位而歸國也朱暉

乞留中與此中字義同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終

後漢書四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二校補

東海恭王彊傳永平元年彊病 至 及薨集解錢大昭曰王五月戊

寅薨紀作十月戊申誤 柳從辰曰木書明帝紀及袁宏紀通鑑

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幃幃 古書通作

比陽公主 柳從辰曰

彊立十八年 柳從辰曰入疑六之譌案此從郭

降儀從士 官本儀

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至 以周易林占之

柳從辰曰聚珍本東觀記作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

具自為卦以周易卦林卜之與惠引略異案隋書經籍志易林

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焦氏為京房師而前書京房

傳儒林傳均不言有易林今所傳焦氏易林無占法又京氏火

珠林有占法無辭辭莫能辨也本書崔駰傳崔篆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時在建武初未知其術出京氏否

經籍志又有卦林一卷亦未詳所本此條惠

引作周易林聚珍本作周易卦林非小異矣

楚王英傳歡喜天恩 恩原諱思錢大昭曰闕本作天恩

尚淨屠之仁祠 通鑑祠作慈沈銘與曰仁祠指佛寺唐時慈然權

以祠佛為仁祠 祠因以名其立祠之地耳前書陳勝傳又令廣之

祠非言地 祠古注祠神祠也是漢以前祠地為祠之證待就

目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注桑門即沙門 沈約奏曰瑞應經沙門

欲也北史盧光傳光崇信佛道嘗從周文獵于檀臺山帝遣指

山上謂羣臣曰公等有所見否皆曰無所見 光獨曰見一桑門

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於桑門立處造

浮圖掘地得瓦鉢錫杖帝稱歎因立祠焉

懷用悼灼 柳從辰曰悼傷也灼傷也傷其雁法而驚也案吳志周

及本書劉陶傳心灼內

熱則又憂心如焚之義

加王赤綬羽蓋華藻注續漢輿服志曰 至 金華藻 案續志藻作蚤

通鑑本謂車蓋上羽飾綵藻故又可作藻也前書王莽傳金瑤

羽葆師古注瑤讀曰爪謂蓋弓頭為爪形張衡東京賦苞爪

蓋金華爪與瑤同顏注之為爪形即解注之作華形耳張衡思

元賦昭錄藻與瑤珠音注藻華 藻也是藻與華亦連文通訓

濟南安王康傳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注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

州武城縣是 今曹州府朝城

招來州郡姦猾 柳從辰曰袁紀康使中郎將 漁陽顏忠劉子產等

榮康事不見明紀未詳知在楚獄前抑在後也諸楚劉子產等

見誅而漁陽顏忠劉子產等

民無稱焉注人無德而稱焉 官本注

立五十九年薨 案康薨於永元九年見和紀上溯建武十五

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 官本作

東平憲王蒼傳要帶十圍 錢大昭曰

拜為驃騎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明帝詔云 至 其以蒼為驃

騎將軍 案此詔見本書

况臣居宰相之位 至 辱汗輔將之位 案前世丞相稱宰相自哀帝

徒亦即為宰相不當為丞相平晏為大司徒而前書當傳謂漢

之稱見本書伏湛傳等傳蒼不官司徒乃自謂居宰相之位

者蓋由明帝即位以郵禹與蒼同輔政本沿前世孝惠孝文置

左右丞相故事也又前世衛青為大將軍而霍去病以

驃騎將軍為之輔大將軍為大將則驃騎將軍為輔將

伏軾而吟集解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案韋說見史記淮陰

賦而引莊子猶未能通漢制也前書蕭何傳何坐車前橫板於

起者也云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蓋漢世安車坐乘於

兩駟間施板而坐憑之非復古制也漢末人見而知之左思

魏都賦憑軾揮馬劉淵林注云軾車橫板可覆又其證也皆

不用古說非板不言覆非坐乘亦無膝可覆又其證也皆

快然意解 注云快然猶然也

近令從官古霸注古姓周有古公直父其後氏焉 錢大昭曰郭

古初廣韻云蜀志有廣漢功曹古牧案廣韻所引

今魯國孔氏注孔子廟在曲阜城中 官本注曲阜

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

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有趙勤傳不見於范

記之於此傳云勤字益卿南陽人劉賜子勤幼有志操

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汝二十萬勤曰拜而

得錢非勤明所取終不肯拜賜曰汝勤曰勤曰勤曰勤曰勤曰勤

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珍曹吏至採督郵為

道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勸之

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

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構即中當有重客過欲屬一士令

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眾客曰止勿復道元和中肅宗

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泰山太守

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

家之闕詩曰哀職有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

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

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九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

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

曰退思補過後漢書四十三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

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通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

用不足經云民田相芻藿以給經用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

所已貴由錢賤故也集解惠棟曰漢書儀可盡封錢一取布

帛為租已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

驚前書曰因官器作驚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

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

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

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已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

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

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

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集解劉放曰案文當與宜

昌曰古人多重文以申意如荷猶愈益等類不可勝數即當宜並

用亦不止此一處不必去也後何故傳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

亦宜當兩帝卒曰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

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

耳黃髮老耨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曰下惶

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

得在機密當已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

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

奏暉帝意解寢其事集解沈欽韓曰和帝紀以肅宗遺詔罷暉

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

乃起謝集解通鑑胡注上既加禮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

遷為尚書令曰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

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

後妻敗家者後漢書四十三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

相也頡子穆集解先謙曰御覽九百三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

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

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曰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

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

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

穆少英有學才穆用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

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執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

甚奇之曰僕非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

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

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深切退處畝畝以祭天象驗應著焉又

張璠漢記云太守問真婦孝子隱聞未彰言于府穆曰方今聖道

大行文武未墜于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數

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

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曰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

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孝順嬰

親重望有旨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曰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

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麻法太歲在丁王歲德在北宮太歲在

今皆不傳淮南天文訓言刑德合四歲而分十六歲而復合刑不

得入中宮而遷于木則其說自漢初已有之矣今依其法行之甲

己之歲德在北宮戊之歲德在東宮丙之歲德在南宮丁之

之歲德在東宮庚之歲德在中宮辛之歲德在東宮壬之

中宮張純傳云蒼龍甲寅德在東宮也申子辰之歲德在東方

刑卯也亥卯未之歲德在西方午酉未之歲德在南方

已酉丑之歲德在西方午酉未之歲德在南方

其鄉即午酉自刑之謂也又云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即子

卯相刑之謂也蘇竟傳云德在中宮刑在木謂建武四年戊子之

歲也此傳云丁亥之歲刑德在木謂建武四年戊子之

合于乾位謂北方也 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

道窮也 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

所不堪故戰於野集解惠棟曰案淮南子云陰陽相德則刑德謂

合門坤上六在亥亥者乾本位也乾坤合居故有龍戰之災謂

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集解惠棟

侯大夫卿公辟也 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

四侯坎離震兌也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集解蘇輿曰繁露陽尊陰卑篇惡之屬

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違所好唯學傳受於

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也 而親其忠正絕其

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

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集解王補曰此四語袁宏紀作宜專心

歲上夫人君不可不學當曰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

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集解王補曰

夏以下別為一篇 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見宜急誅姦臣為天下

所怨毒者曰寒災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穆意欲言官恐

大夫之位本曰式序備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

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種屬樂巴等而明年嚴鮪集解沈守

王李固杜喬傳皆作劉鮪且清河王傳云南陽 謀立清河王蒜又

妖賊劉鮪而李固傳云魏郡劉鮪未知孰是 黃龍二見沛國黃無術學遂曰穆龍戰之言為應集解惠棟曰穆

右不得其人恐小人長而君子於是請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

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

階皆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解

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怒曰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解

阿順以對其位穆于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撰業前

史劉知幾云元嘉元年令中大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

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顯烈皇後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

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號曰漢記案穆為侍御史以不肯阿順

先諫曰官本注呼作呵御覽二百四十七引謝承書以劾虎賁為

穆為尚書歲初百官朝賀事類賦注十二同御覽二百五十三引

當山清靜不仕曰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

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集解

臺曰御覽九百三引謝承書云常養病有使人賣之於市語之

曰如售當自告買者言病也責病者售不言病且直過多穆怪其

故齋半直以還買者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

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三不與焉禮記曰仲尼歎曰大道

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 葢傷之也夫道者曰天下為一在彼猶

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

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性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得

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

彰是曰仁義起而道德遷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曰仁義

為薄淳樸曰禮法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性之謂

飢則木斃飽則泥伏餐食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嘴欲無極長
鳴呼風謂鳳無德風之所趨與子異域承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
此而著論也集解惠棟曰宋本選作算見王氏詩攷算與選古文
通侍書當作持書本治書御史也或云書字衍朱公叔鼎銘穆
為宛陵令今云為豐令未詳我下為郎鼎銘所謂潘于郎中時也
沈欽韓曰注文士傳曰世無絕交於上下文都無義理非脫文則
錯出先謙曰官本部下無民字引劉放曰注我足
下部欲以此調為榮寵乎案文部字下少一民字梁冀驕暴不俊
朝野嗟毒穆曰故吏懼其費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

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已防遺失黃帝作中机
盤孟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之銘曰蕭桑苦女工難得新相故
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銘曰
樂極則悲沈而致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
非社稷為危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
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
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
益於國必有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令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
補於君也
申國之伯周位為羣公之首冀絕席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
宣王之元舅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日水蟲為害水
下歸仁焉後漢書四十三 九

及蝗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
當出民榜掠割剝疆令充足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穆諫曰京師
綺穀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于民民多流公賦
亡皆虛糜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貴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歛公賦
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
於筆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

集解通鑑胡注尊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秦政
府指大將軍府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
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陳勝吳廣起於大澤奮
臂大呼天而面諭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
下響應也而面諭之臣猶言安耳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
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諱惡不俊卒至亡滅昔永和之
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論作諛是諛諱惡不俊卒至亡滅昔永和之
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
徒集解惠棟曰蔣乘徹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質帝時九江賊
陽賊華孟稱黑帝拉九江都尉滕撫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
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

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
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
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已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
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
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已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
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
路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曰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

諫集解惠棟曰翼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
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
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
中常侍竝曰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
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曰威略權宜盡誅
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

州所僭為璠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
部將以璠璠璠杜預注云美玉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
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
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請廷尉謝承書
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諸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
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集解惠棟曰漢時郡府聽
事壁皆有像贊注其清濁進退輪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
上之司隸故從事欲畫穆形輪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
以趙忠玉匣為僭而以朱穆發墓集解何焯曰
為罪昏暗之君豈有真是非哉大學書生劉陶等書字疑衍惠
棟曰陶時在太學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強刑徒朱穆集
先謙曰官本通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曰常侍貴寵父
作施古字通

子兄弟布在州郡竟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
羅取殘禍曰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肅疾集解通鑑胡注謗讟煩

興譏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枝天下有識皆曰穆同勤禹稷而

被共繇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

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集解

惠棟曰王充論衡云堯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山當今中官近

海經曰狄山帝堯葬于陽郭元曰狄山一名崇山

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伊顏化為桀蹠呼噲也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集解通鑑胡

注攝併也先謙曰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

黔首繫趾黔首謂黎民也繫趾謂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

之穆居家數年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在文臺曰幼學記十一引謝承書云穆為尚書諫言正直又御覽

三百四十七謝承書云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謂羣僚曰此天子

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於首上何

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獄治罪眾皆肅然服之事類賦注十

三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

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

貴盛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本溢作益是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

宦者右貂金璫常侍中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王時號曰常伯選于侯伯轉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

無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汎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

媚曰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曰

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

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

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通傳

也皆用姓族引用士人自和熹太后呂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曰

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者無員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

宮以下自此呂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

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令出良久乃趨而去

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書傳袁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

懣發疽疽癰延熹六年卒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

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進追贈益州太守集解通

錄載詔云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

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灌謁者中郎楊賁贈益州刺史印綬魂而

有靈嘉其寵榮沈欽韓曰此及而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

官之始袁宏紀作益州刺史為是

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集解通

志朱穆穆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

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遠見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

曰貞宣先生諡法曰清白守節曰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

體行諡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諡云魯季文子君子以為

實文以彰之遂共議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諡者上之

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諡朱穆各以衰世戚否不

立故私議之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及門人共諡穆曰忠文也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志

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為穆貞而孤又作正文而廣

哀頌聲既寂伐木之鳴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其所由來政之
其然也此以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
者慎人所以交已審日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
棄舊之實矣故原其所以來則夫富貴則久要不忘乎貧賤則無
所以終彼道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
遺告善誨之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夫遠己則怨自厚而
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告其稀矣夫遠怨稀而
之機成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張曰
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
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
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
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彼而獨獨其末
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黍稷也使其交而可廢則黍稷其
括二論而論之則嘉穀與稷並為黍稷也使其交而可廢則黍稷其
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詔下交
不顯之言也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與子張

後漢書四十三

竝見論語集解先謙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詩載謙朋
日官本與作於是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詩載謙朋
之譏詩小雅伐木序云譏友朋故舊也其詩曰若夫文會輔仁直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於衣
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編帶贈子與程
子相過於途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
與為友朱博與蕭育為友道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客賈嬰孝文封
達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利者皆去嬰
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利者皆去嬰
弟為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蚡者皆去嬰
而歸蚡蚡與大將軍青弟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
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
多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
輒得官爵也廉頗翟公之門賓客日去其理也何見之晚也夫去
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
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何見之晚也夫去
為廷尉賓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情翟公
賤交情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邑人哭公子光

以窮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
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僚謂諸曰秦秦王政遇之不善
丹怨立死又曰荆軻刺秦也秦秦王政遇之不善
死也侯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侯生謂諸曰秦秦王政遇之不
為知已者死乃變名姓欲刺秦子襄子合執之遂伏劍而死情
為恩使命緣義輕皆曰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
語失得之原也穆徒曰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傲而忘
得朋之義南得朋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
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伯松陳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遊放
縱不拘操行雖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殺趙封望諸君殺孫臣叔漢封
華成君子孫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
趙徒長陵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常伏寺東門外東地書夜啼泣
門晝夜號泣三輔決錄亦云案此與媽皓事相類皓見會稽典錄

後漢書四十三

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贛宏紀作焦贛案
鄭宏傳宏師河東太守焦贛坐楚王英事被收袁承為河東太守
紀稱贛嘗為博士後為河東太守則承當為贛也承為河東太守
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承曰事被考諸弟子皆曰通關
被繫關涉也恢獨傲然不污於法嗚明也音公鳥反或遂篤志為
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
沈欽韓日就封新陽侯屬汝南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
郡信新古通二漢志信作新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
吏太守坐法誅拘召恢署戶曹吏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
引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集解惠棟
林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集解注文臺曰書
書云樂恢除守陽令在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
職剛直本傳無為令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
為司空恢曰與倫同郡不肯留薦穎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
辟之遂皆不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

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日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
以開鏡非也遠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
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
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集
經沈欽韓曰注年十三書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何
鈔引先賢行狀作年十五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何
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
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主之於夷狄不與爭地而無故與干
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與干
戈動兵革以求無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
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
所迴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
司隸校尉尉司空蔡也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
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曰言
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集解惠棟曰韓詩薛君章
人但有質樸而無治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
民之材故曰素餐

後漢書四十三 五

大臣持國常曰執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
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諸舅不宜幹正王室曰示
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眾物大傷集解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
乾氣退萬物傷此下疑並出
不可考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
曰義自割下曰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
弟鳩景瓌也皇太
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
和帝未親萬機恢曰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
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集解錢大昕曰案逸民傳高鳳南陽葉
人此成陽恐是南陽之譌或別有同姓
名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已報效夫政在
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
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曰戒左傳曰齊
崔氏出奔
自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

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冀留神詔
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
續經輓者數百人輓引庶眾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
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集解何焯曰時上書者自融
之外有趙牧見明八王傳注除子已為郎
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
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

於兒錯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
四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
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妻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
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
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
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後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
韓曰御覽三百七十八引三輔決錄注曰張氏得何氏得算三
輔舊語云何氏算張氏何氏肥瘦神記京北長安有張氏者書獨
輒張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搜神記曰鳩來為我禍邪飛上承
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來為我禍邪飛上承

後漢書四十三 六

慶為我福邪來入我懷鳩翻入懷以手探則不知鳩之所
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寶之是後子孫昌盛有為必倍武帝時
為廷尉正武時丞相公孫宏舉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
顏注云宣帝始置左右平而決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
錄云漢武時為廷尉右平誤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
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比干數後遷丹陽都尉
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乘都尉曰病免遂隱居不仕敞
性公正自曰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和中辟太尉
宋由府由待曰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
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曰為祥
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
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鶴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尼春秋左傳魯大夫
季孫宿有雀負之於外野注雀有以告
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鶴之羽公在外野注雀有以告
鴝雉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孫於乾侯杜預注雀有以告
魯境內邑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

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
 氏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
 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子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人殯於兩楹之間巨即般人也子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海鳥避風滅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巽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鳥恆知避風是歲海多大
 風冬暖文仲問之曰吾過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州作川是
 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音
 俱
 反集解先謙曰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
 官本注俱作具制倉帑為虛帑音立明反集解惠棟曰帑本古妻
 制倉帑為虛帑音立明反集解惠棟曰帑本古妻帑音立明反集解惠棟曰帑本古妻
 沈欽韓曰案袁宏紀以章帝元和三年歲比不登諸王皆留京師
 賞賜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宋由曰云云此傳則在竇憲秉政後和
 帝即位之初通鑑次此事在章帝二年章帝未崩之前據敞奏記
 云公視事出入再期又言臘賜知在此年蓋帝紀以元和三年宋
 由代鄭宏為太做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
 尉通鑑是也
 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曰聖主
 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
 晏晏溫後漢書四十三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風
 和也七
 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葺宜當克己曰麟四海之心
 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
 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
 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男
 邊為害也
 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
 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資過度但聞臘賜自耶
 官自上公卿王侯目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
 百姓之力明君賜資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
 三錢各二
 十萬牛肉二百斤糗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
 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石虎賁羽林郎
 二人共三千以爲禮是曰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
 幣入錫周公集解
 門戶直見漢官儀也惠棟曰鄭元尚書注云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
 所賜之幣益璋以皮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集解通鑑胡注空當宜
 作控控控謹慤也

先正己曰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
 節省浮費賑恤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
 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
 尹無一日之積成王問子
 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
 也對曰從政者以底人也人多賈者而我取富焉公儀退食之比
 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
 謙曰官本注傳作奪引劉效曰注安得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
 奪其貨乎案文奪當作奪引劉效曰注安得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
 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孫也集解劉效曰案殤字當作煬字
 本傳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大
 主名不立做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集解先謙曰茅土藩臣來
 弔大憂上書須報也須待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
 適音的謂無蹤迹不顯主名不立做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
 指音的討捕也
 公府有賊曹故欲親至發所目糾其變而二府曰為故事三公不
 主知盜賊也後漢書四十三昔陳平生於征戰
 與盜賊丞相不察事遂為故事見馬防傳也
 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
 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任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集解先謙曰任天子官本任作佐是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
 莫目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做不勝所見請獨奏案
 由乃許焉二府聞做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
 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
 得事實京師稱其正曰高第拜侍御史時遂曰竇憲為車騎將軍
 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
 愁苦做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
 匈奴冒頭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白登七日按白登在平東南十餘里
 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
 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
 謂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憤作憤是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

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

文王之妻太妃也詩曰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

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

懷不悅而復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

斗筲之人鄭玄注論語筲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曰為篤景親近

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

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曰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

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

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曰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

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

易知也較明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

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

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曰毒適所曰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

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

令典幹國事比類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言曰深至

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

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官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誅戮無

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集解先謙曰官本咸謂叔段州吁復

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曰為憲等若有匪懈之

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命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

南及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如憲等陷於辜辜則自取

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

誅產終不曰憲等吉凶為憂也臣啟區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

作臣前連上便宜承陳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則金

日涓涓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

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實姜下使憲等得長

保其福祐然威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

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入其夫

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

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

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僮而棄酒主父怒答之故妾僮而

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

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況臣微末敢竭愚忠哉臣伏惟累祖蒙恩

至臣入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

輔都尉顯生郭光祿大夫復曰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

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

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

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實氏之福敵數切

諫言諸實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

白出敵為濟南太傅敵至國輔康曰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

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敵為汝南太守

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難饑饉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故

在和帝永元中則敵疾文俗吏曰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日寬

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生司察愆過立分遣儒術大

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曰春秋義斷之集解惠

目春秋斷獄之法始於董仲舒前書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

十六篇應劭傳劭奏云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

議數遺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出居者皆歸養蓋漢時循吏皆以美教化為先務也

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等百八十五人

相讓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

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銅水俗謂之

三丈陂渠解沈欽韓曰紀要銅陽渠在汝寧府新蔡縣七十里

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功德及賈氏敗有司奏做子

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

忿疾中常蔡倫本常下有侍字倫深憾之元興元年做呂祠廟嚴

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做起隨百官會倫因奏做詐

病坐抵罪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賈氏憑盛威之權將有呂霍

之變呂祿呂產也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

任隗樂何之徒抗論柱下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

恢為司隸何做為御史竝彈射糾察之官也集解陳景

雲曰恢以尚書僕射劾奏司隸未嘗為司隸也故能挾幼

主斷勦姦回之偏勸絕也集解劉放曰故能挾幼主斷案文斷字

陶傳挾輔王室亦作挾沈欽韓曰勸絕之勸從刀不從力說文

從刀桑聲引夏書天用劓絕其命勸勞也从刀巢聲引春秋傳安

用勸不然國家危矣夫賈氏之間唯何做可引免而特曰子失交

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

僞不心面友也浮僞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誘已做非祥瑞永言

國信甘心疆誠誠倭詔也賈憲兄弟奢借上偏做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後漢書四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三技補

朱暉傳故以暉為衛士令士令各一人秩皆六百石再遷臨淮太

守至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注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

疫臨淮獨不十六年亦無牛疫事永平十八年云牛疫死益即

其時注誤據從辰曰據明紀永平十五年改臨淮為下邳國則

亦未確

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被囊而己後拜鴻陽太守卒官已見堪本

傳此云妻于貧困

尚書張林定令遷尚書後以厥所薦由真

絕其姑息注姑且也至以姑息柳從辰曰尸子云葉黎老之言用

婦孺之私也又呂氏春秋商王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辰案姑

息當指人說蓋絕其何私之人耳尸子呂覽皆穆所見書注誤

又著絕交論注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集解惠棟曰宋本選作

算錢大昭曰宋本闕本均作算選算古通見前書公

下至器物銘書成敗注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孟之識

二語本蔡邕銘論御覽引机作几孟作杆案机几孟杆雖本通

作然據文選新刻滿銘事百巾机李善注引蔡邕銘論文字亦

御覽不盡可據

漂害人庶數十萬戶錢大昭曰續漢五行志

故穆張理天綱官本編

極其刑誅官本編

臣願黥首繫趾注繫趾謂欽其足也以鐵著足曰欽也案史記平

即章解引韋昭云欽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

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注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

注金貂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

選於侯伯轉補衰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况始太傅禹之

宗也父邯中興初已功封鄆侯鄆音莫庚反集解惠棟曰鄆屬江

汝寧府羅山縣西南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

與異母弟荆鳳本或無荆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彪以顯宗高其節

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

伯五 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集解

伯華嶠書彪遭後 辭疾乞身詔曰光祿大夫行服集解錢大昭曰

以光祿大夫行服桓桓本越騎校尉而聽以侍中行服桓桓本太

子太傅而聽以大夫行喪蓋侍中光祿大夫無定員亦無專職且

非中二千石即有以憂乞身者或可聽許其 服竟拜奉車都尉遷

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集解先謙曰東觀

儀式視事四年已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集解惠棟曰袁宏

曾問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屬黎民貪 贈錢三十萬在所

已二千石奉終其身集解先謙曰東觀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

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已

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和帝即位已彪為太傅錄尚書事

賜爵關內侯集解注文臺曰御覽二百六華嶠書云百官總己以

引劉歆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惠棟云北宋本作關中侯

風俗通云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將帥皆家

關中故稱 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

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

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曰老病上還樞機職詔

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集解王會汾曰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

尉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

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已為元氏令

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

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

兵馬不足贍且以一身之計復起居何如子欲對曰如故詔曰家

人出戰死上甚哀之集解顧炎武曰關縣見前漢志世祖省周壽

昌曰關前漢常山屬縣後漢改樂城建武時向未改故況為其長

也沈欽韓曰舊唐志鎮州有行唐縣定州有唐縣近常山之關縣

定關縣後省入樂城縣志北十里董保郵父歆初已報仇逃亡東

記曰歆守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詰問曰欲自受其辭既

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遂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

同 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

後漢書四十四 二

搜捕王自上歆坐 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父卒

汲吏人賄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已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

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永平六年禹為廷

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 建初中拜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

超遷非次拜廷尉此傳所無 案漢隸皆作楊後人 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已江有子胥之神難

於濟涉鄭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禹將

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

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

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

記曰城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傍多良田而

萬頃坡與陂同集解沈欽韓曰蒲陽陂在泗州西北傍多良田而

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

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

其居成市集解先謙曰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

大樹下食糲音德模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

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沽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斛解集解

劉放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

也先謙曰注茅屋草廬千餘戶官本無餘字音德模也四字是小

字注混入注中則文意不屬今東觀功曹吏戴閭故太尉掾也權

記無此四字千餘頃作四千餘頃

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

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閭具以實對禹以幸士惶恐首

實令自致徐獄也集解惠棟曰漢雜律有假借不廉之條見陳羣

新律序前書王尊傳直符吏詣閭下師古曰直符吏若今之當直

佐吏也宰士者風俗通云謹案春秋尊公云宰其吏為士言于四

海無所自長史曰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

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曰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

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開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集解朱一新曰

開登即罷罷後出字開登其本字也開與同文選司馬遷

報任安書任昉奏彈劉整文內開茸皆作開茸說文新附有罷罷

字即開登之俗本書西域傳又有細布好罷罷注引碑蒼曰毛席

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釋名作榻登說文

無榻字見於大徐新附古或借開為之隸釋載孟郁修堯廟碑石

間二坐間即榻也一切經音義卷三出罷罷字注云毛問車駕當

薦也施之於壁因以名焉經文作開知開登即罷罷也問車駕當

進幸江陵曰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

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

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曰殤帝初育也育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

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

贊與三公絕席集解通鑑胡注特贊者每朝見贊拜者先獨贊禹

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己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

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皇后車駕幸其第禹與

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

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集解沈欽韓曰先置後

設戟門鄭司農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世謂之頓週禮掌舍

云以戟為門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

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曰重宿衛也陛下體蒸蒸之至孝集解

曰今文尚書讀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集解惠棟曰單外

以蒸蒸上屬百官露止識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

老弱單處孔晁百官露止識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

曰單處無保障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

疏求入三歲租稅曰助郡國稟假稟給也詔許之五年己陰陽不

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集解

曰黃瓊傳有尚書張盛其子與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鉅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集解沈欽韓

祖父宣為講學大夫曰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

宣為講學大夫蓋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

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

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一引續

世未嘗有過御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

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曰五經

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曰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

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

案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者

在禮志洪邁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

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子夏公一

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

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

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防云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棟案孝經緯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此子夏傳春秋之明驗也論語撰於孔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故鄭康成作論語序以爲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等所撰也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學士所目示人好惡改做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曰意說不修家法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爭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曰道師爲非義集解沈欽韓曰呂覽尊師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曰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忠史公曰夏之政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僂音西志反史記僂或作薄集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放曰三世常道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爲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爲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爲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曰爲博代乃欲稍還正之遂誤爲此字也

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曰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攻伐也皆正曰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觀東

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衰微學問淺薄宜反本改矯其失

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書集解惠棟曰漢官儀載帝策

牧守其以防爲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太尉錄尚書事帝即位已定策封龍鄉侯集解錢大昭曰泰山博縣沈欽韓曰通志龍鄉城在泰安府泰安縣東南五里食邑千一百戶其年已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已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涇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集解官本考證曰監防卒子衡當嗣讓本脫去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八字從諸本增

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鄭今瀛州縣也音莫集解沈欽韓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集解惠言云秦晉之間馬奴婢曰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集解惠棟曰鄭康成禮是時遂定其議示夜反自後因曰爲比集解惠棟曰鄭康成禮是時遂定其議

曰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集解惠棟曰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案漢東海廟碑云念四時享祀有常每節壹切旋則隨則知一切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者權時之語顏說是一也

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公羊傳曰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公羊傳曰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集解惠棟曰公羊隱十一年傳云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讐非子也敏所引指此而法令不爲之減者曰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安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曰導在醜不爭之義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寢曰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願望彌復增甚難曰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

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曰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曰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起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做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集解沈欽韓曰語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木生榮國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乃有恐也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集解先謙曰官本位作空是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曰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集解惠棟曰里容城鄉有六世祖剛集解惠棟曰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年宮自右將軍遷大司徒孝平元始五年為大司馬流俗本作司農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者誤也集解王補曰子長教汲黯之耻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剛先著其先有龍於古之此史法也范書於廣傳特書六世祖剛事意蓋同此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龍妻生廣早卒亮吉曰水經注夏水又逕交阯太守胡龍墓漢太傅廣陪陵則廣父為太守非止都尉也注據墓碑尚得其實或廣父從都尉遷太守范史從其舊書耳惠棟曰蔡邕集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曰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鳳初都尉娶于故豫州刺史而黃君之姊生太傅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載而天夫人撫育二孤導以義方云則康為廣同母弟者舊傳誤也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集解沈欽韓曰散吏隸雜職陰所請從掾位從史位者是也晉職官志郡國萬戶以

上職吏六十九人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集解惠棟曰方言凡相竊乃指廣曰白雄錄云真年未弱冠知之量也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曰章奏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籍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之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旬月拜尚書郎集解先謙曰初學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也記十一引續漢書曹轉左丞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集解惠棟曰高誘謂探籌曰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曰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特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其貌嶷然有俛天必有異表俛音苦見反說文曰俛營論也詩云所識別也後漢書四十四

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賢宜參夏家簡求有德德同曰年年均天之有女弟故求為之配焉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曰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詔文一下形之四方也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曰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曰梁貴人夏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年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度上書駁之曰臣聞君臣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臣曰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君所謂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事謀及卿詩美先人詢於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士見尚書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諸之於故老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訪於耆是曰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見尚書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曰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

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日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
 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謝恩陳事諱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
 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
 送御史臺鞠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甲乙上集解沈欽
 恐類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乙上集解沈欽
 曰隋志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梁有解文字七卷周
 成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當令縣於日月固
 命弗言臣下罔由稟命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日月固
 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謀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詩大雅也謀信也斯語詞天之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
 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
 不出經學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
 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
 召而數之晏子請改政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
 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甘奇顯用年乖疆仕
 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家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疆仕
 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
 趙王使主東阿大化終買揚聲亦在弱冠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
 禮記曰四十疆而仕終買揚聲亦在弱冠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

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權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
 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
 聖主賢臣世已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同轉也反也今曰一
 臣之言刻戾舊章刻削也便利未明眾心不厭也矯枉變常政
 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韓曰邵伯
 溫聞見錄剝當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曰為可
 作駁剝駁古通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曰為可
 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探厥衷敢曰誓言冒干天
 禁人目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于犯也惟陛下下納焉帝不
 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曰旌賢旌明也書
 官集解蘇與爵曰建事則與之爵明試曰功典謨所美曰德懋懋
 曰德疑作官爵曰建事則與之爵明試曰功典謨所美曰德懋懋
 則授之以官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侯卿大夫士之
 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侯卿大夫士之
 服也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

忠君豐其寵也厚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痛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
 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
 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之性憂公如家
 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黽勉十有餘
 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曰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
 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宣方國詩云厥德不陳留近郡今太
 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曰參選紀綱頽俗使束修守善
 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曰舉吏不實免復為汝
 南太守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二風俗通云汝南陳公思
 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欲為報仇不能得卒見子祐不勝憤
 怒便格殺之還府歸死時太守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奮
 發手刃仇敵自歸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司敗便原遣之為太尉錄尚書事已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曰安樂鄉在
 南陽府南後魏置安樂成曰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曰特進徵拜太常
 遷太尉曰曰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
 與司徒韓縝司空孫期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士免為庶人
 集解惠棟曰案漢律有是條故云坐晉書刑法志云後拜太中大
 賈充就漢九章仍其族類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是也後拜太中大
 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集解沈欽韓曰蔡邕集胡公碑云延熹末
 令乃拜太僕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曰病自
 乞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之盛引
 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雁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至壽百
 二十七入十者猶以為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恆飲此
 水後疾遂瘳年入十二薨也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
 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及母卒集解惠棟曰學虞決疑要注云太
 祭且送葬胡夫人黃氏神語曰太夫人年九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諡者李綱也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集解沈欽韓

臨渙城在鳳陽府宿州西南九十里柳從辰曰鉅故城在今宿州西南四十六里乃北魏唐臨渙城東北

張敏傳議寢不省官本寢作寢案廣雅釋詁寢積也積不省猶言寢罷歸故官顏注寢謂不下也如作議寢則

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集解先謙曰官本位是已省之後停寢不行於不省意似未合

作空是錢大昭曰司位當作司空徵代周章為司空本紀在永初元年徵拜上當有永初元年四字下文六年二字乃有根否則下六年竟似延平六年矣南監本不誤案敏罷司空在永初六年四月亦見安紀官本據監本轉刊兼採諸本不解何亦未

胡廣傳南郡華容人也注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集解惠棟曰補也

余知古云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有廣父貢墓柳從辰曰地理韻篇云在今荆州府監利縣西北案監利縣西北即江陵縣之東面而適當岳州府華容縣之北今圖可見也江陵華容皆漢舊縣監利縣晉武帝太康五年立水經注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始見於記載沈約地志雖疑監利是吳所立又係吳所

省實亦因晉縣係復立而兩漢地志無此縣名想當然耳華容前漢為縣後漢則為侯國章懷太子注於說亦疏前志華容班注雲夢澤在南夏水首受江東入沔雲夢澤即今岳州之洞庭唐時已無異說疑結於江東近儒考漢華容縣舊境之廣謂今監利石首華容諸縣皆有其地蓋惟江陵不與耳

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注輒優之勞來其舉將官本之作文案勞此孝廉其舉將明謂孝廉舉主也且勞來由公府下詔書非三公得自以文勢來之作文說

廣與尚書郭虔史做錢大昭曰杜根傳作僕射郭虔蓋虔為尚書而周舉傳舉拜尚書與僕射同輔政此尚書僕射可舉稱僕射之禮虔於杜根傳及左雄傳均稱僕射而本傳與周舉傳均稱尚書又即尚書僕射可通稱尚書之證然與諸僕射及諸舊尚書皆無別矣又上文句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及統廣在尚書十年所得官言之其與虔既為之廣不應亦為尚書僕射否則順帝時是官尚止一人虔既為之廣不應亦為尚書僕射之也史做即史彌之父由

文吏試牋奏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官本死罪二字不重

載在篇典注尚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由稟令柳從辰曰今書說命

由作甘奇顯用年乖彊仕注齊君使主東阿大化官本注東阿二字重文屬下

臣聞德曰旌賢注書曰德懋懋官官本注末

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案二語集左傳文柔而不犯左傳林注略與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是不犯謂不犯分也過柔則失已分柔而不犯當即詩柔嘉維則之義

每遜位辭疾官本疾

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為三司侯康曰據蔡相皆廣故吏注謝承書曰咸字元卓至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案李咸附見陳球傳作字元貞靈紀建寧三年間人為太尉太尉大鴻臚橋元為司空蓋咸是年實代橋元為大鴻臚

明年遷太尉大鴻臚橋元為司空蓋咸是年實代橋元為大鴻臚又據本紀桓帝延熹二年八月許相為司徒九年四月免為司徒復為司徒月免帝建寧元年九月許相代劉龍為司空廣已為太傅明年五月廣薨於位太傅橋元上公位在三公上故恬相雖亦廣故吏不

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至謁者護喪侯康曰據胡公碑五官中郎將為任崇謁者為董詡

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集解王鳴盛曰侯康曰據胡公碑五官中郎將為任崇謁者為董詡

傳微旨已具論贊無取辭費王鳴盛曰侯康曰據胡公碑五官中郎將為任崇謁者為董詡

治有能名見稱三輔至郭虔並見左雄周舉傳當與雄舉為同志順紀載虔永和二年由光祿勳為司空六年坐免梁冀嗣為大將軍後未嘗復登四府王乃謂廣黨梁氏虔與比周范意定

臨生不先其存集解蘇輿曰生疑死之誤案臨生不先其存即孟耳存字承上圖存言生字亦承上全喪

之於生言臨生謂臨可得生非誤字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集解惠棟曰袁祖父良習孟氏易孟

字長卿東海人明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

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

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

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主選署功勞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

持辭不敢受官本政作肯從事瞿然而止瞿音九具反策解先謙

氏補注校本合惠棟云袁紀懼作瞿古字通周壽昌云瞿訓驚視

貌即懼也若本作懼何必音九具反黃山云前書惠帝紀贊聞叔

孫通之說則懼然類注懼讀曰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又東方

朔傳吳王懼然易容類注音同說文瞿讀若章句之句禮禮弓管

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瞿紀具反九具即紀具後舉孝廉汝南先

之音知亦讀懼為瞿非讀瞿為懼官本不誤除雪出有乞食者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

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

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于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

棟曰陶宏景真誥安為書佐為太守韓崇所拔時人以崇有議物

之鑿也袁紀安舉孝廉為郎謂者先謙曰注洛陽令自出案行至

不宜于官本考證引孫鑣云安何由在洛陽卧宜云汝陽方是又

本于作干是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

南先賢傳安除陰平長時年飢荒民皆菜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

芋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殷芸小說曰陰

平先有電濕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害安

乃推誠潔齋引愆既已至誠感神靈悉為沈淪伏而不起乃無苦

風馬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

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集解惠棟曰汝南
先賢傳其時甘雨
滂沛歲餘徵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袁紀安徵入為河南尹召
大豐稔歲餘徵為河南尹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
對無所遺失上以為能也問安自何為官對曰政號嚴明然未曾
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也何意諸生耶
曰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
聖世集解惠棟曰漢法臧吏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
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
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
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曰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
狄誦詐求欲無厭詐亦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
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曰歸漢此明其畏威而
非先違約也雲曰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
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
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
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
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已議從策由眾定間
閭行行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
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
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
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曰為匈奴不
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
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
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安
正色自若實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
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

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
憚莫敢言者安乃劫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
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
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
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
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朱徽南陽太守蒲殿高丹等皆其賓
解先謙曰注蒲殿官本蒲作滿皆賦敏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
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
官者四十餘人竄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集解惠士奇曰先秦兩
用但字者南宋文氣卑靡朱子集注多用但字蔚宗文氣亦卑此
蔚宗之筆非東漢文也但古文祖後世改但為祖而以但為語辭
漢文作第不作但故但去為第去亦未有自害之時實憲復出屯
非轉語乃後世方言不合古訓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
屬憲日於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
棟曰袁紀作阿修錢大昭曰疑即於除鞬也左當作右黃山曰安
下言烏桓鮮卑新般北單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怒案南匈奴傳
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又永元三年北單于復使
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遣使
款塞責憲上書立為北單于朝廷從之似阿佟別為一人乃優留
之弟若於除鞬之子是為單于但逃亡未嘗為二虜敵也惟袁
紀謂阿修之子又與烏桓鮮卑為父兄之讎為北單于置中
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集注
曰考異袁紀云宋由丁鴻尹建以爲阿修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
卑為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
宜令并領降單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曰為光
與范書不同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曰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
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單無緣復更立阿
佟已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曰時定安懼
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集解錢大昭曰此章曰臣聞功有難圖不
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已立南單于者

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
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集解惠
宋本如此今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也續漢書
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曰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
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
立鴻勳者也集解先謙曰宜審其終曰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集
錢大昕曰日本名屯屠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曰來四十餘年三帝
何此單舉上一字積累曰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
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曰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
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
機鄭元注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
或中或否以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
子之言或榮或辱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
般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
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集解先謙曰且漢故事供給南單
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集解先謙曰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
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計許謂發揚至詆毀
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耿坐非帝讀魏書
倉令下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集解先謙曰後遂
反叛集解黃山曰永元五年於除鞬自呼還北帝卒如安策安曰
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
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

魏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曰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傲最知名京字仲譽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京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通曰彭惠棟曰風俗通曰京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

光祿勳行至清為吏竊袍糲食終於議郎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京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

不及尹吉甫子不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我何人哉及臨病困敕使雷薛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虞舜葬于蒼梧二妃不從經與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也先謙曰賀彭之子開之詳下閱傳

後漢書四十五 五

清潔之美比前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子逢字周陽湯不得為陽也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顯位集解惠棟曰袁紀湯初為陳雷太守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園黜臣致善欲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為舊傳錢大昭曰王堂傳載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恨之後盧江賊入弋陽界堂追討奔散湯猶因此桓風州奏堂免官據此則湯非正人矣此乃云諸儒稱其節何耶

帝初為司空曰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曰災異策免集解惠棟曰袁紀卒諡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集解惠棟曰華嶠書曰陽四子長左中郎左中郎集解何焯下當有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集解惠棟曰案西嶽華山碑逢

帝延曰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曰大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曰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集解惠棟曰華嶠書熹平中天子賜曰珠畫特詔秘器前書曰引逢為三老錫玉杖玉當作王

以砂畫棺音義云以珠砂畫之也珠與朱同融器也集解飯含先謙曰注珠砂官本珠作朱北宋本砂作沙惠棟云砂俗字

珠玉二十六品集解惠棟曰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曰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願隗字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集解惠棟曰袁紀作袁隗之宗也用事於中曰逢隗世宰相家推崇曰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集解曰史不載袁隗子蔡中郎集有袁滿來墓碑即隗子也慧而早天又司徒袁公夫人烏氏憲表隗有子紹逢仁達而行事皆不著疑死於董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集解洪亮吉日案獻帝春秋作五十餘人先謙曰十餘人隗紀注引作尺口以上男女五千餘人千字蓋誤

敬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曰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為將軍大夫侍中集解錢大昭曰閩本為作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生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敬為司空在元初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四月書司空袁敬則敬若終於位者蓋後以張俊事尋白朝廷薄敬罪隱其死以三公禮葬故史臣追書於此耳然三公策免後張俊者蜀郡人常璩曰魏郡太守王放薦尹方為三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有才能然不詳其行事又曰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義也

兄龍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敬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占授也前書曰陳書奏而俊獄已報論奏報廷尉將出毅門臨行刑毅門洛陽城也郡太后詔馳騎曰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其集解錢大昭曰其常從問本作訖先謙曰

官本無所復望廷尉鞠道歐音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集解惠棟曰陛下垂澤集解錢大昭曰垂問本作臣嘗

在近密謂為尚識臣狀貌傷臣眼目集解惠棟曰北雷心曲慮特

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

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

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俊

出穀門復聽讀詔書馳救滅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踴

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微罪而隱其死曰三公

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汎于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

外莫不阿附惟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

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夏甫少舉

元靜風真不慕榮官身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

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元服祖父京為

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

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

瘦為其垂泣問厚丁此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

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

受聘贈集解先謙曰惠注本作贈緩經扶柩集解惠棟曰謝承書

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

皆不應居處側陋集解先謙曰惠注本作仄目耕學為業從父逢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曰德守之而競為騎者與亂世爭權

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犇郤至皆晉卿也延熹末黨事

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曰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

周於庭不為戶自爨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

位時莫能名或曰為狂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頭不著巾身無單

能強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

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上室

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教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

幅巾覆戶於版牀之上以五百卷為藏集解惠棟曰高士傳范滂

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棟案郭二弟忠弘

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

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相也琮乘葦車到官曰清亮稱及天

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在今越一見太守王朗集解

日自本考證云朗監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

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後孫策破會稽

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集解侯康曰魏

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集解侯康曰魏

曹瞞傳曰初袁忠為沛相常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郡亦輕之及

在兗州陳雷邊讓言讓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亦避難

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燾盡族之是則忠為曹操弘字邵甫恥

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集解先謙曰官

王會汾云徒步師門即從師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

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

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

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

刃皆死於陳謙曰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承

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封觀者有志

史張仲然讓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賊並死也封觀者有志

節當舉孝廉曰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

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

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

世即廢以吾多陰謀也其後曾孫掌以那吉有陰德夏侯勝識

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太子巫蠱事起郡吉為廷尉監時宣帝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舉至郡即獄中問曰天使之也因人無辜不可況殺之乎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之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發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勝曰此未死也甘露中解劉放曰注自孫陳掌不侯而郡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賈氏之閒乃情帝室乃情也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百單乎後昆爾雅曰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張輔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壽為樂昌侯徐廣云今細陽之池陽鄉蓋即本此漢書功臣表不言樂昌侯所封當亦在池陽鄉矣錢大昭曰前書功臣表張敖子壽封樂昌侯屬東郡蓋壽封國在東郡之樂昌兼食細陽之池陽鄉子孫遂為細陽人猶張安世封國在陳留而其名如故延壽之玄孫純光武遂封為武始侯也黃山曰張安世封國於陳留壽之玄孫純光武遂封為武始侯也故國在陳留而食邑延壽魏郡張壽相接僅隔一河壽果國於河年而除似非其比且陳留魏郡壤地相接僅隔一河壽果國於河北之東郡不宜別邑遠及淮南之樂昌而宣帝封舅王武為樂昌侯仍國於汝南其非東郡之樂昌明矣富平侯國本在陳留及延壽徙封平原而前志東郡之樂昌不為侯國有也又前志北地郡別有富平不為侯國則東郡之樂昌不為侯國有也又前志後廢臣誅之而廢魯元主及樂昌侯信都侯因家焉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取徒百數承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置五經師補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曰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醜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曰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不正諫甚及肅宗即位擢醜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

太守醜自己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也悟曉上疏辭曰臣愚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恩託備允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在外乃心不離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已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十萬集解錢大昭曰使之辦裝也莊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莊三日莊也官本注莊亦作裝漢諱莊垂出莊亦即裝官本注卻未改父賀為彭城相注引風俗通臨莊垂出莊亦即裝官本注卻未改字惟耳認書似不得徑言莊也其亟之官醜雖儒者而性剛斷下為莊耳認書似不得徑言莊也其亟之官醜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權用義勇搏擊豪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下車權賢長吏有殺盜徒者醜輒案之已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曰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或作噴反廣者曰聲之幽也或作噴前郡守曰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博士四年五傷故不舉也大昭曰左成十六醜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遂復舉其自醜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醜前入侍講屢有子孝廉也諫正閭閻側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閭忠正也側側夫名猶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元和二年東巡守幸東郡引醜及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集解惠棟曰通鑑帝先備弟子之儀

使誦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

賜殊特莫不沾洽誦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

姓垂涕送之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實景景後復

位遣掾夏猛私謝誦曰鄭據小人集解惠棟曰案續漢書袁安奏

義又案梁棟傳據為漢陽太守傳考據罪則為所侵冤聞其兒為

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言百集解先謙曰誦大怒即收

猛繫獄赦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驕稱卿意集解錢大昭

為先謙曰曰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

校尉也頃之徵人為河南尹實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

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

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誦願自引減罪以辭景命誦

即上言其狀實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實氏敗誦後漢書四十五

乃上疏曰臣實愚惑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愚愚曰為實氏雖

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曰垂示國典集解惠棟曰北

宋本示作下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

日淮南子曰平治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

命之託懷伊呂之忠日願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

即穰侯鄧曼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寶惠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實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誦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

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郭太后伯母號郭夫人之類今嚴威既行皆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

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者骨肉之刑

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者骨肉之刑集解先謙曰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

官本者作政曰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司獄之於公曰某之罪在

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難

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難

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今議者

也集解劉放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貨宥曰崇厚德和帝

感誦言徒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誦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

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曰珍羞賜錢三十萬誦遂稱篤集解惠

紀誦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貴豈可引退耶其勿復言時子蕃曰郎侍講帝因令

小黃門救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

斷金解在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公其偃僕勿露所救

一命而獲再命而偏三命而俯誦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誦雖在

公位而父嘗居田里誦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誦集解惠

時謂迎客為候何悼云候字殊乖義理棟案東觀記止云誦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無候誦之語當是范氏所增也黃山

日周景傳誦聞京師不安來候忠此雖為子候父而詳范書文義是以自外入京探視為候非迎客之謂也先謙曰官本嘗亦作常

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誦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為釋服後曰事與司隸校尉晏稱

會於朝堂誦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

各實其掾史集解黃山曰光武紀建武六年詔其令司隸州誦本

曰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誦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誦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誦有怨言天子曰誦先帝師有

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誦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曰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曰示四遠

督大姦滑無所不於是策免誦歸里舍集解惠棟曰袁紀策免誦

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正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于兩觀之下有曉曉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

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冰朕甚焉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君其上太尉授君自取之應有後言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集解惠棟曰袁紀酺等多草廬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集解錢大昭曰不宜久棄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贈恩寵異於它相
酺病臨危救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曰儉顯節明帝遺詔無起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
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稟蓋廡施祭其下而已也
曾孫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好儒學華
初楊賜濟明書典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曰
舊恩集解惠棟曰項峻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
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
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濟侯往相至門聞當有至相何憂
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債債別數百贈車騎
萬修居業桓帝崩無嗣濟侯入為太子而濟遂至司空
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

後漢書四十五

三

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集解先謙曰官本稜皆從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顏當
之後也類當韓王信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
四歲而孤養母弟曰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
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
視事集解惠棟曰漢典吏病百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
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事下按驗吏曰稜
掩蔽與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
辟五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稜除下邳令視事未善吏民愛慕時
為尚書令與僕射鄧禹尚書陳寵同時俱曰才能稱肅宗嘗賜諸
尚書劍惟此三人特曰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
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 鄧禹蜀漢文陳寵濟南
即楚分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野作也

後漢書四十五

四

推成推音直追反漢官儀推成作鐵成集解惠棟曰推成東觀記
作鐵成者頌時論者為之說曰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
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和帝即位侍中實憲
使人刺殺齊虜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
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曰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
問遠恐為姦臣所笑集解惠棟曰賈太后怒曰切責稜固執其
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曰贖罪稜復
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
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曰下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下繫禮無人臣稱
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
錢大昭曰寶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
弟奉獻遺惟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即韓稜所舉良吏也黃山曰
順即應奉曾祖稜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
故曰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寶氏
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集解惠棟曰漢律吏五日
也帝曰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
冢鄉里曰為榮稜發獲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集解惠棟曰東
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稜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
陽太守刺探尚書法車徵過赦復為沛相本傳所不載也相帝
時為司徒演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曰減死論遣歸
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後
復徵拜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延熹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

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寶景及與寶憲爭立北單于事集解劉攽
一及字黃山日兩及字皆榮所具草寶氏客太尉掾徐欒深惡之
各為一義都無可省

齊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寶氏寶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
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曰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

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集解惠棟曰王應麟云周官太宰之屬
史曰處宰士之列無忠正縱為寶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救妻子

之心是也又見翟方進傳飛禍言倉卒而死也集解通鑑胡注卒讀
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斂曰粹飛禍者言刺客竊發不可得而備若

鳥之飛冀曰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寶氏敗榮由此顯名自斷令
集也擢為尚書令榮為尚書盡心奉職夙夜不怠出為潁川太守坐法

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
餘復曰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曰老病乞身卒于家詔

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
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厲垂

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
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臣竊見光祿郎周興

光祿郎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郎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
中郎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孝友之行著於閨門集解惠棟曰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其文曰閨
徒役清麗之志集解先謙曰問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

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義神農皇帝之書曰三墳少
也集解惠棟曰延篤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五典五帝之常道

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
也賈逵左傳訓故曰三墳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

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
王喉舌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

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集解惠棟曰
書書鄭元曰黃為辭若今尚書作詔文百官志尚宣示內外轉相

求請或曰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與抱奇懷能隨輩棲遲集
惠棟曰輩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集解惠棟曰延光中興

卒興子景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作仲嵩云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
景字仲饗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作仲嵩云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

帝紀曰上帝嘉勳讀為餐也又案仲饗名景若讀為影響辟大將
之影則當作鸞鸞又與鸞通見易鸞鸞傳及鄭列碑也

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曰景辟汝南陳蕃
為從事皆天下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

英俊之士也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
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

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
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集解惠棟曰風俗

若豈可令徧積一門此後人妄增耳北宋本無此二字故當時論
豈可令徧積一門此後人妄增耳北宋本無此二字

者議此二人集解惠棟曰應劭論之曰謹案春秋左氏傳夫舉無
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職否而務藉崇之

韓演不惟善惡是務越此一概夫不擇而用與可用而敗之其
罪一景後徵人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曰故吏免官禁錮朝廷

也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使有盜發順帝陵賈御物於
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詰對詰雄

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使擒也
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

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
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集解劉攽曰案覽本傳覽

其侯爵即當云高卿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高卿二字
錢大昕曰劉據覽傳證此文當為高卿之誤是矣子又疑高卿即

防東之鄉故傳稱防東侯侯因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
不稱之視事二年曰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

相也理即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

章帝曾孫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賜歸集解先謙曰兄弟好賓客雄江淮

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章卓聞而

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大尉錄尚書事曰災異

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賈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也單盡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

言帝帳棧榮事君志同鶴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逐之說官本作逐

虛受堂

七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五校補

袁安傳建武初至成武令注成武今曹州縣續志成武濟陰郡縣

府城武左中郎集解何焯曰左中郎下當有將字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左

廷尉將出穀門注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柳從辰曰御覽一百

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於廷尉鞠遺官本新作鞠

忠棄官客會稽上虞注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已詳度

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集解侯康曰至豈曹瞞傳之誤耶抑

史闕文耶案忠子祕既先死黃巾之難忠弟宏又不應徵辟終

則初平中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者乃桓華華一名嚴本或

無被族誅事自係曹瞞傳聞之誤卷四十五校補

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從師二

字至從宋本剛謹案徵辟必於其家宏蓋欲避徵辟故常從師

門所從非一師也忠子祕至皆死於陳案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注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也案前書

作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目吾多陰謀張繡傳可謂有史魚之風矣注邦無道如矢官本注矢

有三宥之義注獄成有司讞之於公曰官本注

和帝感繡言徙瓊封就國而已柳從辰曰寶憲傳瓊徙封羅侯袁

案寶融傳追諡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及

景瑛皆追就國事在永元四年其始就國惟憲已更封為景瑛

皆未徙封則瓊國仍夏陽也繡為瓊請即在四年憲為景瑛

皆被追封自殺瓊獨免被追迫自即繡請之救惟融傳載瓊徙封

在明年此傳乃屬之本年又徙封後乃就國兩傳岐出蓋本傳

實並瓊後之徙封就國終言之明和帝感繡言之深雖瓊後以

稟假貧人坐罪猶得不失侯耳長沙郡名不當為侯國也
紀或因永元十年梁棠兄弟路由長沙追壞自殺而誤也

管來候舖集解惠棟曰漢時以迎客為候 非迎客之謂也
前書張禹傳上臨侯禹雖孝成敬重師傳不以自嫌而以君侯

臣史文亦不謂失禮要以荷戈候敵登臺侯星同為伺望之常
辭臣可候子亦可候未容
以後世之說輕議古書也

光和中至司空集解惠棟曰項峻始學篇注曰至而遠至司空
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二十九引後漢書云龍淵善相劉宏造淵

淵聞宏聲乃起迎曰公當極位也宏曰家貧負責何得貴乎淵
曰公相然也張濟就淵相淵曰事劉宏可至三公濟事宏宏後
為解濟侯既去南陽桓帝崩迎解濟侯為天子是為重帝濟為
司空也今按范書固無此文又此文前載朱祐有日角之相後
載馬皇后母使善相者相后蓋輯取後漢書中論相事原不主
一書也以文字與惠氏所
引畧異錄之以備參攷

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
宏紀亦載賜上言乞減己戶以封劉寬及
濟上嘉其至誠乃封濟子根為蔡陽侯

韓稜傳陳寵濟南推成注漢官儀推成作鍛成
無儀字
卷四十五校補

論為城旦注晝日司寇虜
晝原缺下晝已滿正司與伺同官本注
作伺柳從辰曰伺俗字兩漢博聞亦作

演坐阿黨抵罪注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
官本注抵字
在演坐上

周榮傳左轉共令注共縣名 即古共國也
地詳皇后紀
卷下公主傳

誠可歎息
官本息
作借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弟子鎮 後漢書四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暉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
大夫對父故言小集解惠棟曰案周所定者為大杜律荆州從事
苑鎮碑云籍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為小杜律丹陽太守郭
昱碑云治律小杜是也昱字巨公太尉蕭之子乃知郭氏世傳小
杜律 太守寇恂曰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
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于公東海人丞
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
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躬本集解先謙曰官
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 本集解先謙曰官
騎都尉秦彭為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彭字 彭在別屯而輒曰法
斬人固奏彭專擅 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彭擅斬軍 請誅之顯宗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
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 大將彭既無斧鉞
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 前書音義曰大
部有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柴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 有衣之戟曰柴集解惠棟曰漢雜事
難躬曰督將受斧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別將行軍法何以明
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即得專軍法難者曰今不假
柴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 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
有所歸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共以繩 帝曰兄不訓弟故報兄重
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
斬 集解惠棟曰漢律云矯詔大害要斬鄭氏章句云 帝復詔躬問
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

集解惠棟曰張斐律表云知而犯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

文則輕集解惠棟曰鄭眾云今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

法天刑不可曰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

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集解惠棟曰舊本無

字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

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曰前減死罪

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

已減死罪使成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

又自赦曰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

宥死罪曰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曰為赦前犯死

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曰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

之即下詔赦焉躬奏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旺亦

明法律旺音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

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曰

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

賊臣姦黨珍儼宗廟曰靈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宜

顯爵士曰勵忠貞乃封鎮為定頒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

尉集解惠棟曰初學記十二引華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

塋地長子賀集解惠棟曰謝承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

年集解惠棟曰謝承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

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

曰成侯賀弟禎集解惠棟曰蔡邕橋公碑載廷尉郭貞私與公書

亦曰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儋許其反集解惠棟曰依帝紀及

儋字君房集解惠棟曰儋兄是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

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集解惠棟曰儋卒於光和

子鴻至司隸校尉封成安鄉侯集解沈欽諱曰郭是碑隸隸為議郎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

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順

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集解惠棟曰雄河南原武人見孔曰明

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

士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

集解劉歆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行惠棟曰案華

世廷尉為法名家名華明法之家集解先謙曰初學記十二引初

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優也集解先謙曰每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

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曰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

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集解惠棟曰行必矩步坐

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麻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

行歸家及徙也集解沈欽諱曰論衡辨崇篇塗上之

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年老寢滯不

過舉孝廉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集解惠棟曰夔河

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

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

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

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

格而死枕音尤 訓格為擊失之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

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

美鄭喬之仁政 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

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

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國空

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聲其生也見愛死

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

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而位終身不出見新序集解

錢大昕曰春秋傳喬作僑古人名字恒相應產者生也木高曰喬

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

先謙曰官本注不善下有子不死四字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和也 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 假至也音格 宜隆先王之道

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已濟羣生全廣至德曰奉天心帝敬納

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鉗鑽諸慘酷之科 蒼頡篇

也說文曰鉗鐵鉏也其炎反鉗音陟葉反 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

鑽廣刑謂鑽去其骸骨也鑽音作喚反 文致謂前人無罪 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請獻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文飾致於法中也 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 報論也重 是時帝始改用

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 集解惠棟曰

字武孺 曰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

在於此帝曰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

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

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 時令曰諸生蕩安

荔馬薤葉解先謙曰官本日短下則作至是 形體 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

所引月令也 臘月諸生蕩君子 齋戒安形性也 集解沈欽韓曰此漢

未著天以爲正 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已爲正殷已爲春

而周以爲歲首 十二月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 十二月陽氣

牙地以爲正殷以爲歲首也 月令季冬雉雞乳也 十二月陽氣

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始振人曰爲正夏已爲春 今正月

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

爲正夏以爲歲首也 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

木萌動東風解 三微成著曰通三統 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正

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萌萬物動於黃泉之

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

雞鳴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

以改正朔也 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三著者奉而功以展其業夏以

地交萬物通也 集解惠棟曰三微而成三著者奉而功以展其業夏以

積而一微鄭元注云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

五曰而一微鄭元注云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

三統鄭氏又載一說曰三微而成一著者三王各用其一故云以通

也是則十日為微一月為著復周也 臨殷也泰夏也亦合于三統

正其說未盡故備述之 周曰天元殷曰地元夏曰人元若曰此時

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

月越獄刑無留罪 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越獄刑無留

在立冬則孟冬 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者當作季秋 劉效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 若曰降威怒不可

謂寧若曰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曰

為殷周斷獄不曰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已前皆用

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宅應不曰改律

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

避立春之月 草謂創造之 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

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 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 允信也中正也

及殷周之春實非正道 尚書曰立功立 上有迎春之敬

尚書見 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 尚書曰立功立 上有迎春之敬

下有奉微之惠 承天意奉順三微也 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 何休注云二 聖功美業不宜

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龍性周密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龍

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時賜劍得鐵成以其敦朴棟案周

亦密也荀子正論云上周密則下疑元矣楊倞註云周密也蓋王

密以法天地也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

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也器重皇后弟侍中竇憲臣竇憲

及憲傳並云竇憲后兄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已問寵寵對林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

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已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已臧汙抵罪

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

侍郎鮑德集解惠棟曰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

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

微之故幾微也微細也集解先謙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

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

姦貪詎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煥鍾顯等已為腹心鍾音徒

同見察于太守陳司空恩豫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衛尉集解

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陽城南集解官本考證曰縣字監本誤作

洛陽從宋本改錢大昕曰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

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

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已下及郡國無不遺吏子弟奉獻

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郁光武子中山東平相應順東平王

之相也集解錢大昕曰應順亦汝南人奉之曾大守正不阿後和

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郁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

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有疑常

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

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

其姦賊鈎音工候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曰臣

侯故或稱甫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甫侯也侯作刑是曰臣

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注云禮

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

故曰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

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贖罪已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

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

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自來三百年二年憲令稍增科

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集解沈欽韓曰晉刑法志後人生

鄭玄諸儒章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

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集解惠棟曰

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與禮相應已易萬人視聽已致刑錯之美集解先

本錯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

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

代徐防為司空集解沈欽韓曰書鈔華嶠書云故事屬籍不通資

之惠棟曰時朱儀荀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

遷共為寵掾屬也集解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為任

職相在位三年薨曰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

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勤治

孝無有後曰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曰雨水傷

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曰才能有

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

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忠自曰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

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例

也必曰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犴刑也

室說文曰犴牛也驂音繒漢舊音奇敗反作審室畜火如蠶

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

減重論狂易謂狂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集解

後漢書集解 卷四六

七一九

曰忠以罪疑惟經議活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曰為臨政
 人為應劭所駁見劭傳之初宜徵聘賢才曰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
 燮杜根成瑨世之徒集解惠棟曰良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先謙
 曰忠薦光祿郎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曰
 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
 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
 舍垢天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
 之道也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一是曰高祖舍
 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
 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也上笑不之罪孝文嘉爰益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
 盜為中郎將御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益前說曰陛下
 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
 紀集蘇與曰人豕本義章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
 懷避高宗嫌名改龍驤為龍驤後漢書四十六
 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
 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元帝容薛廣德自勿之切元帝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汗昔晉平公問於叔
 車輪帝乃從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酌作酌是
 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
 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諷而
 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殿王武丁也
 修德位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焚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
 以承年引咎克躬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瑨世等新蒙表
 惑為之退集解通鑑胡注漢制尚書御史皆曰臺必承風響應
 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瑨世為尚書郎也
 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史記扁
 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曰示聖
 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曰廣直

言之踏書集解通鑑胡注御進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
 為侍中集解通鑑胡注御進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
 君子斷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
 老周流備賃常避地於盧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辛月
 直負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
 縣延持篇往數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餽
 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集解王會汾曰父字一本作
 卒案前書音義云亭有兩卒其一亭父掌開閉掃除其一求盜掌
 逐捕盜賊此下文云持帚往則知為亭父無疑惠棟曰盧熊云延
 墓在吳興沈欽韓曰王象之與地紀勝半邏市在嘉興府海鹽縣
 西北三十五里昔云半路亭今訛為常侍江京李閔等皆為列侯
 半邏先謙曰官本篇作常是常侍錢
 其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
 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曰諷文多故不載搢插也紳自帝即位曰
 後頓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前傳集解惠棟曰洪適以元二為
 元元解趙明誠金石錄洪邁釋已詳辨其非是惠氏備引之此
 文元二亦謂安帝即位永初元年二年也此兩年之厄詳本紀可
 據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
 解先謙曰官本頓作類是後漢書四十六
 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忠獨曰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
 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
 出如篳也集解惠棟曰揚雄幽是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
 州牧箴云隄潰蟻穴氣漏鍼芒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曰謹無良詩大雅也
 不可不殺向書康誥曰有厥詩云無縱詭隨曰謹無良言詭誑委
 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蓋所曰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之用謹較不善之人也集解惠棟
 云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虞翻注云賾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
 初深故曰鈎深致遠謂乾棟案上云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則鈎深
 亦慎微識幾之義易為王弼韓康伯孔穎臣竊見元年曰來盜賊
 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
 穿窬之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
 盜平集解惠棟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通致資給與同罪也
 令所急集解惠棟而頃者曰來莫曰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
 欲採獲虛名諱曰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

無辜僵仆或有跼踣比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跼小步也言賦或隨身小步畏吏之甚也

吏追赴周章道路是曰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也

或出私財已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也

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通字

先謙曰官本注首無寇攘二字前年渤海張伯路案文但言承初二年事

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

已防來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集解沈欽韓曰注云督郵游徼案督郵是郡縣縣自有督盜賊樣亭長游徼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刺史嚴加糾罰

冀曰猛濟寬驚懼恧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日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集解惠棟曰卦氣之說乾坤各六主十二月乾六爻為息坤六爻為消每月一卦如復姤等是也

消息為辟卦其餘為雜卦消息寒氣錯時水漏為變集解先謙曰不協者謂風雨寒溫不應卦也

是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

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諫言曰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

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集解惠棟曰宣帝地節四年詔後遂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

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元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

曰案文祝當作役惠棟曰案來歷傳及華陽國志皆作集解劉放

等奏曰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以日易月凡三十三日釋服後

以為故事集解蘇輿曰孝文制禮乃已葬後服喪三十六日釋服

其誤而唐元肅二宗之喪且降三十六日為二十七日光武皇帝絕

告宣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宣休調之名吉曰告凶曰宣古者名吏

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

武故事集解惠棟曰唐六典云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忠上

疏曰臣聞之孝經集解王補曰袁宏紀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

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集解惠棟曰馬融論語注云先聖緣人情

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曰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閔子雖要經服事已赴公難退而致位曰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

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

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大

心不精不識我蘿誤以為為蒿也其詩曰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罍盡也

刺幽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也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

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宣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

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集解惠棟曰漢建武

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察舉顏師古云宣謂處家持喪服

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宣而羣司營

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曰報願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

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曰施

仁道無遠宏之即是

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

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章

禮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喪成乎陛

下謂安帝詔大臣聖功美業靡曰尙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

敬愛之心則天下歸臣願陛下登高北望曰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順之也運掌言易也清河故言北望也官豎不便之竟寢忠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清河故言北望也官豎不便之竟寢忠

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曰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

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

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

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

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狂恩莫已為

負狂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班注云狂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

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策

解沈濤曰順帝紀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即謂傳若合雨可請降水

可廢止則歲無隔并翟醜傳注引益部耆舊傳曰時詔問醜醜

失序水旱隔并皆以隔并為災歎之名元氏紀三公山碑遺雅羌

寇蝗旱隔并高并即青冀之域淫雨漏河也徐岱之濱海水益

隔并乃東漢人恒語前集解周壽昌曰祭義夫人纒三盆手釋文益淹也益即溢

蝗蝻滋生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已百姓不

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臣聞

洪範五事一日貌貌曰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行傳解五春

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

盛疆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已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

清河王比道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

慶也車使者所乘駟也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唐傳云未命然臣竊

為士不得朱軒駟馬鄭元注軒與也士以朱飾駟併也

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

下儀體上僭伴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詔自媚發人修道繕

理亭傳多設儲時徵役無度儲積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

從人數百匹集解周壽昌曰布帛故以匹計也本紀中書頓蹄呼

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王延

平也陵廟所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曰

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

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

媽受毆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

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媽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衛之後

媽出入承巷以姦聞太后賜媽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殿作歐是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職事巨細

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

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

普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

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尚書納言得無趙

昌譜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

也中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

殺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時王鳳為大將軍專權

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霽亦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

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集解惠棟曰仲長統昌言

臣之稱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忠曰為非

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忠曰為非

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曰禮臣事君曰忠論語孔子對魯

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曰殊敬在與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云

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入則參對而

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

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

於三公陵遲已來其漸久矣臣忠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

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曰謬平典而謗讞曰

聞罪足萬死近已地震策免司空陳寔寔字伯仁今者災異復欲

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曰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賈麗納說方進

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
 憂不知所出有郎賈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徒乖宋
 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賈音肥徒乖宋
 景之誠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
 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
 宜責求其意集解先謙曰責如簿責謂問也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
 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集解通鑑胡注言決事當依典法也誠
 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衰崇大臣待下已禮其九卿有
 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集解惠棟曰
 延光三年為尚書令也先謙曰東觀記云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詞
 采鴻雁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為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
 舊不出門案所云詞采鴻雁者即謂上數疏乃前延光三年拜司
 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
 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防集解先謙曰
 是徐字 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已先
 世無秦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又訓追加封謚禹
 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
 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敗眾庶多怨之集解何焯曰而忠數
 上疏陷成其惡遂誅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
 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其劾奏之及
 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已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集解劉放曰
 下謂正下之僭事也然陳寵無正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
 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集解惠棟曰
 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
 之梟首如故是漢律狂易殺人無未減之條忠議聽之者非也
 聞父子兄弟得相代死集解何焯曰聽相代之斯大謬矣是則不善

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窮斷已情忠用詳密損益有
 程程品式也謂疆盜發毀黜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
 程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羊豉反

虛受堂

七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後漢書四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六校補

郭躬傳太守寇恂曰宏為決曹掾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謝承書云郭宏為郡上計吏正月

昭曰護當作尉騎都尉秦彭為副至請誅之案循吏傳秦實副南監本不誤

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注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曲也柳從辰曰續百官志領軍皆有部曲部校尉一人部下有專軍別將亦一領軍督將矣其所領部曲有罪彭正得專之也

中子睡官本文注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錢大昭曰建武當作建寧南禮于鴻案

廷尉七人錢大昭曰據本傳所載止五人

則哀矜而勿喜注見論語官本文注末

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案中論云枉直以相舉託之乎隨時蓋論此在原文論住已

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集解王補曰東京讖緯之說啟自

帝室當時牽拘忌諱如陳伯敬之比者何可勝數案大詳而眾

而多畏是為陰陽家說讖緯依於七經乃儒家之支流取驗前

言號曰內學並無臨時之趨避光武雖至以讖決事然恢豁大

於新莽莽自始篡即好為厭勝旋席隨斗終至裂支班書載之

詳矣范書雖概屏於方技要其

陳龍傳曾祖父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字子成為廷尉監議

入常從輕比柳從辰曰今御覽二百三十一引謝承書咸作咸入作人案人非也

及莽篡位召咸曰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集解惠棟曰案王莽

傳至誤矣案前書莽傳載莽始建國元年收捕長安在女子習

咸之誤三年莽以沛郡陳咸為講禮祭酒則又復徵到官矣前

漢附王氏然自莽發滄于長罪連及王立被遣就國咸以立黨

亦被斥歸數年以憂卒則為莽講禮祭酒者自即龍曾祖父咸

也班氏父子親更莽亂而前書王貢兩龔傳附載諸不仕莽

書所傳龍之先德實無可徵信當由子忠能文章附會其說舊

史採之范亦因之也方中德博極羣書而古事比亦止兩陳咸

安得有

猶用漢家祖臘集解先謙曰何說雖不稽古但下文止承臘言不

得竟指為陋從何不誤也謹案稽志劉注引秦靜說亦云古禮

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成臘小數學者因為之說非典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侯康曰晉書刑法志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

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案漢舊制季秋後請讞見前書刑法志

不立得從輕比無待請也案漢舊制季秋後請讞見前書刑法志

請後刑州郡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知請讞事例

之多為害注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柳從辰曰注

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注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注射干

十二月陽氣上通注諸生皆動始萌牙官本注

十三月沈銘與曰正月稱十三月亦見隋書牛宏傳案夏以十三

月為正說本元命苞管子亦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之文廣

射夜古本通作故注射即音夜

川題跋
曾及之

寵性周密集解棟案周亦密也 至楊倞註周密也 案荀子儒效篇
盡善原無定詰據前書張湯傳載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
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則周密止是周詳
嚴密不漏洩省中事觀本傳下文
謝道門人拒絕知交即其義矣

顯用良吏王煥鐔顯等 案煥事詳循吏傳顯事即附煥傳後
先是洛縣城南集解錢大昕曰洛當作雒廣漢郡治所 續志并爲
今在成都 府漢州治

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 柳從辰曰晉書刑法志引作應
悉刪除其餘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
詳除 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

龍子忠 柳從辰曰晉書刑法志云龍子思忠
後復爲尚書是忠尚有兄名思也

三遷延尉正 柳從辰曰漢書儀儀廷尉
以御史高第補之

奏上二十三條 錢大昭曰晉書刑法
志引作三十三條

是曰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注上笑不之罪 官本注未
有也字 孝文嘉爰
益人豕之譏注人豕解見皇后紀 官本注未
有也字 武帝納東方朔宣
室之正注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官本注未
有也字

必承風響應 官本注未
有也字

頓遭元二之厄集解惠棟曰 至不得循章復舊注作元元解 案元
文必有所本章據說爲元元以本傳及鄧禹傳下文皆言人
死盜賊四起於元元頃如以爲元年二年廷議焉賊二
網斷年之厄解則本傳言頃頃元二之厄鄧傳言時遭元二
災豈以年之厄解則本傳言頃頃元二之厄鄧傳言時遭元二
年何以例應有災厄說又茫無依據是於文不順於義亦不
也第災厄者天地之所成國家之所致亦不得謂爲元元所
有而重文作二以竹素例金石推之他書不可通準之本書亦
不可通固皆非確語耳竊以謂元者氣之始也二者地也本
說文之義元二即天地也又元者氣之始也二者地也本
本易九家注及說苑之義元二即天地也又元者氣之始也二
二氣不調則逆以災厄屬之天地與陰陽之氣候庶幾近之

莫詳二字所本
終無由定也

人從軍屯 至尚書令祝諷集解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 案劉說祝
涉上文注祝字而說文祝成邊也漢時有卒更踐更過更之
律天下人民皆應成邊三日謂之徭成既云未滿三月皆勿徭
自係言軍役非言軍屯且屯
聖者亦不得歸家葬送也

不敢穴見有所興造注穴見言不廣也 案上文如其管文章已
宇通訓也續志論麻云帝知訖梵穴見物毋拘其義亦同
然孟子謂鑽穴隙相窺則又兼爲不正之行穿鑿之見矣

皆忠所建奏集解先謙曰 至未知何指 柳從辰曰袁紀承初七年
忠言弔問事具本書東夷傳忠傳亦失載案此事已於馮緄傳
按補論之安紀承初無七年即承元元年也而東夷傳載高麗
王宮之死乃在建光元年仍有不合又
忠有論西域不當棄疏見西域傳序

卷四十六按補

四

張者自大之意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廣德

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

取曰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積漢及華驕書驕字並作驕說

惠棟曰袁宏紀云遣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

巫至超即斬其首曰送廣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又因辭讓之廣

德素聞超在都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

重賜其王曰下因鎮撫焉時竄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

有北道攻破疎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

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益

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疎勒為北道疎勒國

里也集解先謙曰自本疎作疏是日袁宏紀超去兜題所居槃橐

年春超從間道至疎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去兜題所居槃橐

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去兜題所居槃橐

之復商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

下而上日逆正誤云逆遣猶言預遣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故曰逆

遣棟案正誤是也梁慄傳云逆詔遣田慮為諸軍援亦謂兵未至而

先留之也袁宏紀田慮作陳憲古陳田字通憲當為慮字之誤也

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疎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

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

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疎勒

將吏說曰竊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末

輪勒立之更名曰忠也集解王補曰袁宏國人悅忠及官屬皆

紀求索故王近屬得兄輪勒立之更名忠國人悅忠及官屬皆

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曰成信釋而遣之疎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書曰中國大喪馬者國居員渠城去長安

都護陳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怡沈字曰

王于與此傳云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疎勒姑墨國

因喪者不合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宗初即位曰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

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

不忍見漢使去因曰刀自到超還至于真王侯曰下皆號泣曰依

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真終不聽其

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

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超捕斬反者擊破

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真拘彌

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斬首七百級超

欲因此巨平諸國巨猶遂也集解沈欽韓曰說文巨不可乃上疏

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真

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

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

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身曠野吉

長安人承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為郅支

所殺張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

大宛窮急即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

射禽獸給食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鈞

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韓亦和也魏絳晉大夫晉悼

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鈞鈞刀為鈞楚詞曰捐棄大阿

日鈞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東觀漢記載前世議者皆曰取

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袁帝時劉

款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

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域為右也

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

化向作向化是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疎勒於今五載胡

夷情數臣願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集解通鑑

後漢書集解 卷四七 七二七

郭之國若大君 曰是效之則葱嶺可通 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嶺小其言皆然 曰是效之則葱嶺可通 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 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曰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曰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前書晁錯曰以蠻夷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 敦煌今涼州縣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 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兪兪萬壽無疆前解通鑑胡注言西域平定廷 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勳進也勳臣畢賀天子為之舉觴也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 傳曰反行飲至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 舍爵策勳焉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 日張懷瓘書斷云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善章草書與班固善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勢由己立名 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曰幹為假司馬由人成也 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 集解通鑑胡注弛刑徒也義從先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 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 先是莎車曰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番音潘 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曰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曰公主 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 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 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兩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 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 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將兵長史解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鸞龍頭出關入關出

塞入塞折楊柳黃草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集解惠棟曰曰徐幹為軍司馬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維朝野 曰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曰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昆彌莫名獵驢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摩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 李邑始到于真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譏恐見疑於當時矣 寇榮傳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即人言 疾病也即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詩云長夜漫漫兮永思焉兮大古之不變兮禮義之不愆兮何快意植人之言兮載見荀子正名篇也先謙曰官本注儀作義是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 集解通鑑胡注姓後一云卡 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和之後 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曰重利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蓋反前書高作啖與啗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 集解沈欽韓曰百官志四 悉發其不反者曰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曰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囑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集解惠棟曰通鑑植作頓胡注西域傳靈帝建甯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勒攻植中城植中是也

奏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

樂供音居用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

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真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

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

于真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真從是而東長史

亦於此西歸集解通鑑胡注班超時為可須夜鼓聲而發集解通

須待也夜鼓聲鼓之聲也周禮軍旅夜鼓聲注云擊夜戒守鼓

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警夜半三通為晨戒日明五通為發

則待夜半鼓聲也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引萬騎於

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真超知二虜已出密召

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

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

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

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集

惠棟曰王幼學云副王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督軍士

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

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

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集解惠棟曰袁乃遣兵數

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曰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

殺之持其使首曰示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

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曰超為都

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齎

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

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目前沒都護懷二

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

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

日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

王侯曰下大人謂其事舉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

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韃音九言反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

兵來故且降重獻遺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

都護自來王不曰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

及此人權重於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北韃今未入其國而殺之

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

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集解沈欽韓曰唐

三十里四面大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由

上海水線其外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由

以上為屬由藤以下為揭見爾雅也集解惠棟曰西域傳云焉耆

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阻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故

超涉水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集解劉放曰案

而度也文正當作止惠

棟曰案袁宏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

紀正字當衍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曰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

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集解王

宏紀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集解惠棟曰袁相率詣超其國相腹

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

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等於陳陸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

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

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集解通鑑

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何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

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

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

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

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
山破白山見明紀也護而焉者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傳不載焉者王之名獨見於此

詔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
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真目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迄至也縣

音玄謂以繩索懸而過也其處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政立
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

致天誅獨宿恥已報將士之警致猶至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
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

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集解沈欽韓曰超
紀要在漢中府西鄉縣南班超封邑縣志縣南二百五十七

自曰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
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邑比及五世皆反葬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也鄭玄注曰正首丘也代郡名
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集解惠棟曰呂

覽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先謙曰鹽鐵論文學曰代馬依
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論語孔子曰關雎哀而不傷哀解

如哀窈窕之哀謂思之極也而鄭君讀哀為夫周齊同在中土千
哀與文學相去三百年間古義已就湮滅矣

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
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老者食其餘壯者臣超

大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懼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
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如自曰壽

終屯部誠無所恨集解王補曰袁宏紀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
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

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
城都護定遠侯超幸得已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

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曰自
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曰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
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

手不仁不仁猶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已報塞
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集解先
切猶言權宜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

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
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謂諸將曰

案前書踰當作踰踰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卿大
日遺傳寫誤作踰

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
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

與周禮七尺從野六尺即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國中六
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

說也集解劉放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
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曰至孝理

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道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
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

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
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日詩云
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東綏

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曰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貨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趙括敗先請得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癡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到數月薨案傳八月至洛陽九月卒相距月餘不得言數月也樂史云超墓在齊州長清縣北二十五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曰戊己校尉任尙為都護集解劉歆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已字與超交代尙謂超曰集解王補曰袁宏紀尙與超書紀作尙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自誨之超曰集解王補曰據袁宏紀尙與超書則超此語亦答書非面論也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曰罪過徒補邊屯而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無徒宜蕩佚簡易集解惠棟曰史記云蕩佚無儀檢也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曰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曰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廢斬始同產皆棄市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其家勤建議執志始尙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不願遂奏上施行超少子勇集解通鑑胡注勇既上議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曰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

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集解通鑑考異曰案本紀及車師傳皆云永平元年事進班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鄯太后召勇請朝堂會議集解通鑑胡注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先是公卿多曰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曰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曰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曰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集解通鑑胡注謂古者造將必於廟先定制勝之策故謂之廟乃命虎臣出征西役集解先謙曰官本役作域是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集解通鑑胡注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責其積年所高其價直嚴曰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曰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集解通鑑胡注負也報雪謂報伊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曰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者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真心騰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曰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集解通鑑胡注勇既上議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尙書復問使悉陳其利害

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集解通鑑胡注謂鄭眾也後置副校尉於車師

謂耿恭關龍也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

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已招附其心愚

曰為便集解通鑑胡注長樂衛尉鄧顯廣漢郡人見華陽國志

尉蔡毋參集解通鑑胡注蔡毋姓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

曰棄西域者曰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都

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以勇為軍司

將音子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曰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

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曰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

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集解劉歆曰案文孰與歸

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曰扞撫西域設長史曰招懷諸國

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

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集解通鑑胡注明帝永平中

縣城門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集解先謙曰官若北

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集解通鑑胡注太尉屬毛軫難曰今

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大

按比四百石餘比三百石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

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曰西域歸匈奴而使其

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

之眾曰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賄暴夷之執也集解先謙曰

是置校尉者宣威布德曰繫諸國內向之心曰疑匈奴觀觀之情

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粟

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集解通鑑胡注言其事并力曰

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

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

屯集解通鑑胡注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

計亦未必能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必盡臣屬西域也

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

未必盡臣屬西域也及賈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

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

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

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曰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

中柳中今明年正月勇至樓蘭曰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集解通鑑

疑當作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曰恩信白英乃率姑墨

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

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

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

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

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曰報其恥

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

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音子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集解通鑑胡注西域傳卑陸蒲類東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

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為六國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

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

奴手斬之曰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

且谷集解先謙曰官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

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

跡城郭皆安唯馬耆王元孟未降集解通鑑胡注元孟和帝二年

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明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

勇河西四郡金城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

南道敦煌張掖酒泉從北道約期俱至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勇發諸國

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

郡兵率車師六而朗先有罪欲徵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通鑑
國兵自北道入胡注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

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明徑入焉者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

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已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集

通鑑胡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殺無赦張朗先期

以徵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

後西域

梁懂字伯威懂音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集

州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

馬令先齋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集解惠棟

諷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威奔

馳來降諷輒為信旛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後坐失憲意

髡輸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

懂除為郎中懂富勇氣集解先謙曰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

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

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

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曰騎都尉段禧

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集解通鑑胡注

乾城他它乾城小懂曰為不可固乃誦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

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

八九千人龜茲吏人竝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

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

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尙隔檄書不

通歲餘朝廷憂之集解通鑑胡注梁懂非不健然終公卿議者

曰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

護集解通鑑胡注和帝永元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懂禧博

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叛朝廷大

發兵西擊之逆集解通鑑胡詔懂留為諸軍援懂至張掖日勒

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注逆迎也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

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虜遂散走其能

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故

地河西四郡復安集解王會汾曰宋本無四字案武帝取匈奴昆

郡今從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

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懂臨陣被創不顧連

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

數璽書勞勉委曰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集解周書昌曰案唐以

事應防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曰大司農何熙行車騎

將軍事申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

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云中定襄雁門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

鮮卑種眾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

韃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

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

故城集解通鑑胡注班志西河美稷縣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

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眾單于復自將

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集解

胡注班志西河郡界武澤在西北武澤即三月何熙軍到五

原曼柏曼柏縣名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

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

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懂

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為名將集解惠

棟曰

陽國志云雄字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僅為度意將軍在承初四宜孟若渠人年從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也疑傳誤之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殺貴人流不能自立詔謹

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謹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謹曰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曰羌侯印

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謹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謹

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集解何焯曰熙父英現陳國志何夔陳國陽夏人即熙曾孫也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

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集解惠棟曰華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集解惠棟曰華

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集解何焯曰臨為李子太守 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為尚書曰正直

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集解先謙曰熙附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

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已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敢匈奴之權班超梁慍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

後亦一時之志士也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葱嶺雪山白龍堆

坦步言不以為難尺言不以為遠也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業之功

班梁列傳第二十七終

後漢書四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七校補

班超傳將兵別擊伊吾注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

今哈密州境即唐納職縣故地超到鄯善集解先謙曰次一千六百里官本注作六千七百里是

謹案注本前書西域傳文原亦作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餘眾百餘人百餘官本注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初從

是時于寘王廣德初從辰曰寘音致與置同韻目也于寘之真其西域傳音其河有兩源一出懸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注云闐字

輒誤寘為寘即官本亦未正所當注南與姑羌西與姑墨接前

時龜茲王建注龜茲國至今龜音邱勿反國原論固已正官本注

十八年帝崩焉耆曰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集解沈字曰

與此傳云因喪者不合錢大昕曰西域傳序亦作明帝崩焉

草木饒衍官本木且姑墨温宿二王注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官本注未

故武帝妻曰公主注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官本注王

假鼓吹幢麾集解惠棟曰劉琳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世以

雄朝野柳從辰曰宋史樂志云鼓吹者軍樂也昔黃帝涿鹿有

原鼓吹之伊始蓋稟命於黃軒是鼓吹始於黃帝作於岐伯也

樂府又自孝武始立明為後王之制但亦不得謂自武帝始觀

已先有之據前書禮樂志叔孫通制樂多因素樂則鼓吹之名亦必起於秦特終莫詳造者誰氏耳史稱劉子珪儒學冠當時其不敢定蓋慎之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集解通鑑胡注至一云卞和之後

錢大昭曰後漢有

道其左將北韃支北原謂此據後文作北改官本亦作北集解惠棟曰至北亦作比

錢大昭曰

超留焉者半歲撫慰之官本撫慰作慰撫

狐死首邱注禮不忘其本官本忘作亡誤

長樂衛尉顯集解惠棟曰顯字子誦廣漢郡人見華陽國志從

辰日惠說已詳

廷尉棊毋參毋原謂毋官本亦為據通鑑正

而抱屯成之費集解先謙曰官本抱作拘是錢大昭曰抱讀與抱同謹案此抱字自是

拘字之譌錢為拘於文義不合已詳安成孝侯賜傳校補

復曰勇為西域長史柳從辰曰袁宏紀云勇習邊事有籌略於是城長史乃安帝納陳忠之議也

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錢大昭曰闕本呼衍王三字不重

明遂得免誅勇曰後期徵下獄免柳從辰曰袁宏紀張勇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者王請降於明既

勇不論案范書不言張勇徵免疑被徵在勇之後蓋因明卒未得焉者要領察知明之先期邀功貽誤故並徵之明既徵而勇亦得出獄也然則雖受焉書之降而范於西域傳仍歸功於勇又西域傳敘言所傳建武以後西域事皆勇所記則勇並優於文事矣

梁懂傳懂富勇氣集解先謙曰官本富作有錢大昭曰富闕本作有

懂至張掖日勒注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今甘州府山丹縣東南

乘勝追至昭武注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也

官本注無昭武二字今

轉戰武功美陽關注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七里於其所置關

武功美陽二縣前續志皆屬右扶風武

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注曼柏縣名屬五原郡地詳明紀

即拜懂度遼將軍至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懂為度遼將軍在永

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

也疑傳誤案本傳於永初三年後三書明年上明年即四年此

故城及昭徙三郡事與安紀西羌傳合固不誤也惟據龐參傳

參之被徵下獄及融之上書訟參與懂事皆在元初二年西羌

傳司馬鈞坐獄自殺與參失期軍敗抵罪連文安紀鈞自殺亦

在元初二年足證參實以是年相繼下獄上距永初五年徙三

郡民已四年矣則本傳下明年融訟之明明誤也然當時三郡

並徙塗奴往來迎護事固非一年可畢又按懂家屬未詳何年

擢為御史中丞胡前志屬京兆續志屬宏農地詳劉盆子傳

至湖縣病卒柳從辰曰東觀記云照

擢為御史中丞柳從辰曰東觀記云照

擢為御史中丞柳從辰曰東觀記云照

擢為御史中丞柳從辰曰東觀記云照

擢為御史中丞柳從辰曰東觀記云照

楊李程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道詣

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

奇之也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顯宗時徵詣蘭臺日論衡云子

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歸郡作 拜校書郎建初元

年大旱穀貴終已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

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

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公羊傳曰

者諱也何賢乎公孫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

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策解官本考證曰

注郭字舊本誤鄭 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

從春秋原文改 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太宗文帝也

日父族母 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 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

去收斂相坐之律也 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曰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

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曰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患不下流自承平曰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

濫家屬徙邊加曰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

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

謂之眾庶元帝詔曰安土重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集

解王鳴盛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殷人迫屢不靜見書多士多

方等篇李注引盤庚五遷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

將治亳毫洛非一地注非 毛草也爾雅曰艸竹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

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

直論遠耳非 且南方暑溼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曰感動天地移

必此地也 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曰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

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曰施行既

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

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

之國不曰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買捐之

尤武二十一年鄒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

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

魚龍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

崖之絕相之之力也否則麟介易我衣裳 諫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曰其無妨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而已毀

之勿居而已也集解王會汾曰注譏爾下按原文譏字下脫何譏

二字勿居而已也按原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已

文勿居上脫不如二字 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

何復古也言舍之 與留量時置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

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

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集解

曰前書夏侯勝云章 句小儒破碎大道也 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

白虎觀論考同異馬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

等曰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贊出乃

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集解周

隋書經籍志衛暉史要十卷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當建武時

本傳不載終在顯宗建初間又後於暉又應奉漢事十七卷亦云

東漢履被削削然世所行原本也 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

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曰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

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集解何者堯舜為之隄防

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也墨子曰墨子見

梁紉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集解本考證曰注曰字誤當改也字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云練白也論衡云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傳曰善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其傳者謂詩之傳也王逸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則黃得泥則黑

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惠棟曰應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左氏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曰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曰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曰為至戒集解先謙曰未有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實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君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集解王會汾曰案史記外戚傳云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此注脫一士字衍一之字當改正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鑒念前往集解先謙曰可為寒心君侯誠宜曰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曰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都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望松屬上郡不屬北地華陽國志云終坐太守徙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為改定章句十五萬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終作生民詩制言習春秋何家而考終上疏三引皆公羊傳語知所承元十二年治必公羊春秋外傳及改定之章句亦是公羊學也徵拜郎中已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忠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集解先謙曰官本薦下忠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曰為朝政苛碎違承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身而已矣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拜汝南太守司隸也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于家

翟補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雒山雒水所出南入瀋故城在今雒縣南音子田反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四世傳詩補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集解惠棟曰廣陵誤四世傳詩補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華陽國志補少事曰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曰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曰高第者補之補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補曰圖書有漢賊孫登集解洪亮吉曰案議即可信則中興時將上郡賊孫登已應之矣懿豈未之知耶將曰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補受恩接悽愴君之爾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由是補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爾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

而曰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

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

遠者難明請曰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

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貴者出禁中得幸太

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璲璲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問遂免鄧氏為庶人也集解通鑑胡注

成福人主之神器豈不曰執尊威廣曰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此言弄威福耳

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呂來集解通鑑胡注漢元漢初也未有等比陛下

誠仁恩周洽曰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

折賈誼曰諺云前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嘗更相佐附小雅曰翁翁嘗亦孔之哀毛傳曰翁翁然患其上嘗嘗然不思臣

稱職爾雅曰翁翁嘗莫供職也音將從反此與善古字通臣

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為虎

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

於位是為虎傅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曰臣功大者

主威侵權并族害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己實也吐

猶出也集解先謙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老子道經曰魚

曰官本注論作論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

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示執事之臣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故文帝愛

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

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嘗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

又東方朔曰文帝集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

上書囊以爲殿帷或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

日月未久費用賈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

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

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集解沈欽韓

保傳 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

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

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修

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

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捐玉堂之盛集解沈欽韓

所居也韓子守道篇人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士爵也割情

主甘服於玉堂之中尊天爵之重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

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目失之鑿

觀興王所自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

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徒敦煌來鈔

郡界集解劉攽曰案輔赴擊斬首九百級羌眾幾盡威名大震遷

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

千萬也經常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都者舊傳曰時詔問輔陰陽失

千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

三百之問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

言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輔上

參故司徒李郃明通三才忠由是權貴共誣集解惠棟曰輔上

高贊張防將作大匠程璜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

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

篤教皇太守張明相與交通漏泄就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

託坐滅死歸家復被章云輔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

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都者舊傳曰杜真字孟宗

易春秋誦百萬言兄弟事同郡翟璜補後破繁獄眞上檄章救集解

獄答六百竟免難京師莫不壯之集解王會曰案自上下下

曰檄此止可言上章耳不應有檄字明衍惠棟曰華陽國志眞以

漢道微散財施宗族不應有檄字明衍惠棟曰華陽國志眞以

絕 著援神鈞命解詰十二篇援神鈞命解詰十二篇初輔之爲大

非無據也。惠棟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兩雅皆置博士。」周壽昌曰：「前書楚元王傳文帝時開申公為詩精以爲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爲博士，鞅固景帝時爲博士，皆詩博士也。」據王氏五經引此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殆宋本此書有作一經者，非五經也。先謙曰：「官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詔曰：『本建武作建元，是五經官本正作一經。』」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道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講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闕名昭帝時博士，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言此六經也。石渠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曰：「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闕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集解：惠棟曰：「孫福云：漢有應曜，隱於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微，曜獨不至。時陽一老八代孫，勸集解漢書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

將作大匠，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應劭漢官儀曰：『永元七年，大匠私館貢篋之物，朽溼暴露，朝會遠事，不肅給晉霸國之主。』」

耳舍諸侯，侯於隸人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即創業焉。案前書：郡國者不一，孝宣在襁褓，繫郡獄朱四臣步歸郡，郡百官表大鴻臚屬官有郡，郡長丞至東京百事郡約故未之建也。續志：中興省郡，郡長丞但令治公廉約已明郡郡何進傳引兵百郡，郡長丞但令治公廉約已明。

達政事，尚書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郡長丞但令治公廉約已明。」

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以爲孝感之應。時實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憲悉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此，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汝南，名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憐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

爲華仲妻，伯考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明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明時爲郎。家李氏堂上，令人以衣裳覆之，明母見，乃再拜。涕泣因起，遂絕也。謂之曰：「我幾死，自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順事後母至，孝精誠感生十子，皆有才學中。」

子曇，江夏太守，曇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集解：洪亮吉曰：「廬州府安帝朝爲廬江太守，八年拜司隸校尉，以時度之，當屬順子。又續漢書載徐州刺史應志字仲節，曾祖父順，則屬奉兄弟也。先謙曰：『官本彬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作彬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竝下才敏，善誦，讀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汝南郡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衙門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遺頓，莫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與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集解：劉放曰：『注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案吏當爲史總，而言其史皆吏別，而之不同。』上計吏，許訓爲計也。王會汾曰：『彭城相城字監，本誤丞，案袁閎傳：父賀爲彭城相，今改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又剛史記漢書及漢記卷名曰：『漢書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後序十餘篇，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

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皇后紀：「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已奉有威恩，爲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軻延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帶各一，奉其勉之。』」

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爲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曰：「嚴厲爲名，及鄧皇后，而田貴人見幸，集解：惠棟曰：『采立爲貴。桓帝有建立之議，奉曰：『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人也。』

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辰曰：「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集解：先謙曰：『官漢立飛燕成帝崩，王注：辰作臣，引劉放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漢立飛燕成帝崩，窮民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外傳：詩

日婦人有五不娶妻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帝納其言竟立寶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曰疾自退廢人倫也

追愍原因因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

集解先謙曰官子劭本會下有病字

劭字仲遠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集解劉放曰注謝承書曰

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惠棟曰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

仲瑗洪適云漢官儀作瑗官儀既劭所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援

皆非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

也新曰按風俗通正失篇子為蕭令謁辭故司空宣伯應攷宣郎為

司空在延熹九年十二月次年四月免是劭為蕭令在靈帝初而

傳失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

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

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曰烏桓兵

寡而與鮮卑世為讐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

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

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

惠棟曰案漢名臣奏劭與司徒屬孫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無

嵩司空據孔曲等議也曲當作仙

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靈

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

旋踵為害是日朝家外而不內益為此也

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

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

騎又武威太守趙冲

集解惠棟曰順帝紀作武都太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曰軍令則

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

集解沈欽韓曰玉篇掠有力也與陸梁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

欲曰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嫌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

後漢書四十八 九

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食也或作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

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

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

集解沈欽韓曰案風俗通城陽景王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

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案此

是劭從公府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眾入郡界

為令時也

劭利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

重二千兩賊皆退卻郡內曰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

瑁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

之乃使輕騎追嵩德

集解惠棟曰郭頌世語云謙密遣數千騎掩弟德于門中嵩懼身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

能得出嵩逃于厠與妾俱被害閫門皆死

並殺之於郡界劭畏

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

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

尚書陳忠曰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

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曰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

賞慶刑威皆曰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

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

集解惠棟曰以上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

皆見荀子正論篇

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

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亦輕

書刑志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此傳及注中化字本是治字唐人諱治故章懷太子多改治為

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僕政則亂是也書曰刑罰時
世皆改爲代亦有改爲時者此傳時輕重是也

輕時重此之謂也上亦見正論篇今次王公曰清時釋其私憾阻
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

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
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趙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

云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前書趙盾爲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

之母也趙盾死趙武欲以括爲將母謂趙武曰王以爲括如其父

無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
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爲

日官本正文趙武作朝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願無慮

耳記樂布傳贊也集解惠士奇曰俚改爲慮夫刑罰威獄曰類天

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是

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

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

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次玉當罪

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

今墨綬有罪先請也若乃小大曰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

惟梓國事實謂二王後若乃小大曰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

罪解見霍謂傳也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已生也敗法亂政悔其

可追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

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集解劉效曰案載籍也者

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

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集解錢大昕曰朝廷每有政

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勳曰經對言之

合於律無乖異者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

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日來莫或茲
酷或有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

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集解惠棟曰晉

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

百餘言陳龍云漢興以來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棟集解惠棟曰晉

案漢書注引律說及鄭氏說者皆諸家章句也集解惠棟曰晉

日即尚書故事也謝承云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

條在南宮祕于省閣惟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武帝案尚書

大行無遺詔左雄案尚書故事無孔母爵邑之制集解惠棟曰晉

徒南宮閱錄故事胡三省云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集解惠棟曰晉

又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也張湯傳云上所是受而著法

廷尉學令擊獄之要也集解惠棟曰晉

廷若猶云板官板詔也集解惠棟曰晉

彥云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所比類以決之故

云決事比陳龍傳云龍爲龍豈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

類相從晉書志云漢時決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集解惠棟曰晉

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何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

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司徒曹廷尉曹

決事都目八卷鄭眾周禮注云八成者行事有八成若今之決事

比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鄭亭壁歲滿正多有闕

謬承建中充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集解惠棟曰晉

而久逸王充論衡云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及春秋斷獄

集解蘇與曰隋唐志載董仲舒春秋決獄集解惠棟曰晉

七畧作斷獄此疑是誤著董書借今不傳凡二百五十篇獨去復

重爲之節文復音復重又集駁議三十篇曰類相從凡八十二事

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集解惠棟曰晉

博採古今瓊瑋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

繁自謂必合道衷繁音烏衣反心焉憤邑聊已藉手集解惠棟曰

成二年左傳云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厥昔鄭人

曰乾鼠爲璞璣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親之者掩

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爲

選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鼠彼云未賈事又差外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

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歸之以

特性華國十重縵巾十裝客見之慨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豈匠之心哉之愈固守之

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豈匠之心哉之愈固守之

之衣策解錢大昕曰古文與習通士喪禮者以習則必有裳

注古文謂為裳沈欽韓曰孔叢抗

志篇衛君乃胡盧大笑作胡盧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

樵梓管蒯蓋所已代置也

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

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燕萃履慶之人燕

萃樵梓古字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惟作蕉是

是用敢露頑才則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剛紀國體

集解先謙曰官本剛作綱是

宣洽時雍庶幾親

察增剛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

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墮沒書記罕存劭慨然

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漢官

事者如漢官名秩漢官鹵簿剛之類是也

續漢書曰劭所敘漢官

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由劭記

之

凡朝廷制度百官儀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竝下諸官

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云郡府廳事壁諸

尹畫贊壁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

退甚得速

後漢書四十八

序撰風俗通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風俗通儀三十一卷

曰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

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集解王鳴盛曰論云劭撰著篇籍甄紀

述今存者惟風俗通新安吳瑄刻四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

劉平父刻十卷然亦非全本如李注所引出此刻外甚多知佚者

多矣

劭論俗儒風俗通小說家蔚宗議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王充

傳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與風俗通品題略

同蓋兩書正是一類皆

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惠棟

摭拾說聞郡書燕說也

曰經籍志漢書集解一百十五

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揚據拉

卷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曰華嶠書曰劭弟琦字季瑜司空掾琦生揚據拉

曰文才稱

曰揚字德遠揚弟琦字季瑜司空掾琦生揚據拉

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

集解惠棟曰應姬為其叔應立僕讚序曰

王莽居攝以告病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

城糧盡以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菜餚數萬無

見神光照

不稱其仁棟案立當與之初當為應氏之始祖也

社試探之乃得黃金

集解惠棟曰孝子孫其與乎乃探得黃金廣

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與乎乃探得黃金廣

記自是諸子宦學竝有才名至揚七世通顯

江夏太守屋生郡武

陵太守那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弟琦司空掾琦

子揚曾探得黃金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為美談崔暉三世相

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為美談崔暉三世相

著其後無聞若乃談選接武彪固連述亦各一時之良也

霍諤字叔智魏郡鄆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諤舅宋光於大

將軍梁商者曰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因極請時年十

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慰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

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願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請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

弑君而不罪趙盾曰縱賊而見書

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

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樂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葬許

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

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

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

而不討賊此非弑君也此仲尼所曰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

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

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若

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斯蓋

謂大小竄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眾竄毛髮之狀

集解王肅曰袁

橫眉在

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

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請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愼未必

可諒且曰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

集解惠棟曰袁子正書云

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

故謂之

徑路平易

無所規求也

位極州郡曰望徵辟亦無瑕穢纖

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曰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

冒死禍曰解細微譬猶燎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

咽喉豈可為哉

史記蘇秦曰仇人之所以仇而不食烏喙者以其

異也

集解沈欽韓曰急就篇注烏喙形如烏之背也附子附大根

而旁出者一歲為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

歲為昔東海孝婦兒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

前書曰東海有

天雄昔東海孝婦兒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

前書曰東海有

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

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

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

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

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

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居也王者立宮象而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

夫曰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

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

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

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

至子定國為丞相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請才志即為奏原光

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言恩信

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

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曰

下莫敢違語謂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周壽昌曰引見謝恩始見馮異傳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勳引見他傳亦多有惟陛見此僅見

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

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慤少言

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

潛為主簿濮陽姓也集解惠棟曰潛為上黨太守見高士傳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曰

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

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

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集解通鑑

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曰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前

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

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

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顯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

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

曰臣從龍達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

折欄檻案文拜五官中郎將集解注文臺曰御覽十一謝承書云

延下少爭字拜五官中郎將集解注文臺曰御覽十一謝承書云

東海請雨豐澤應謝雨與京師同日俱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

需還拜五官中郎將將矣疑爰字之誤

徵拜大鴻臚帝曰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

一星在太微宮中帝密曰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

為上故天曰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曰理則星辰順序

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曰河南尹鄧萬集解惠棟曰蔣果云鄧

世故削之猶韓擒虎為韓擒也王補曰通鑑作鄧萬世又有龍潛

本書鄧后陳蕃傳引並作鄧萬世故蔣直疑此為脫世字

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

驥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曰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

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疆

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曰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

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

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

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

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

被戮媽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

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

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媽相愛後

位至上大夫賞賜賜鄧通與上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

臥起出入承巷以姦聞被誅

其善所曰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

其德甄明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邪臣惑君

亂妾危主曰非所言則悅於耳曰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

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

後漢書集解 卷四八

七四三

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

逸人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曰賤為貴曰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譏諛之人納譽

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佞惡消殄則乾

災可除帝省其奏因曰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

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集解洪亮吉云案先賢行狀作孟平汝南先

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遠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

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

壯志集解正文臺曰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謝承書云徐

淑戎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稍

首路還荆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臧罪數

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曰忠屬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

聞命太后怒遂徵忠為司隸校尉曰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

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曰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

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

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曰罪微有破

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

遷許曰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曰上公之位璆乃

歎曰冀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冀勝字君實楚人也好學明

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

良帝時為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

皆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璆及還許上之術宏曰素以

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璆及還許上之術宏曰素以

為方寸璆秦以來天子獨稱璆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

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璆漢高祖

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璆后乃

出以投地上璆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璆杜吳殺莽不知取璆

公資就斬莽首并取璆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

奉璆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難討璆

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聖乃後得璆璆有

借盜意乃拘聖妻求之術得璆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

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集解沈欽韓曰魏志袁紹嘗得一玉印

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注又引魏書云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紹之事在共討董卓時其云玉印不必定是傳國璆又術拘聖妻

奪之璆在堅歿後距討卓時已三年術在淮南何掾舉向曹操此

注合二袁兩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

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集解

奇曰使節長七尺或云八尺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為丞相

操曰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曰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程璜資誦數取通而終之

曰警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

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

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集解何焯斯固辭之不可已也

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虛受堂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

黑水故常璆敘蜀事二應克聰亦表汝墳鄭玄注周禮翟璜詐懿

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翟謂請真延能許帝璆亦悟后

楊李翟應翟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八按補

楊終傳太守奇其才注決曹終上白記事有奏記周禮內史疏諸

侯凡事有書奏白于王內史讀示王亦謂

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昭曰及閩本作又

寄不毛之荒極乎注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北

戶原譌北為土據爾雅釋地正

魯文公毀泉臺注公羊傳曰至勿居而已也案章懷引經傳鮮不

王會於以為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注量時置宜也官本置

鑿念前往集解先謙曰官本往作世閩本作世

坐徙北地注益都者舊傳曰都本注

百病卒注賜錢二十萬有也字

李法傳後歸鄉里卒于家侯康曰列女傳陳文矩妻即法之姊年

達士也所論薄

翟醜傳廣漢雜人也注故城在今雒縣南已詳陳龍

捐玉堂之盛官本捐

屢因災異多所匡正注數在二百年之間宜升麻改憲錢大昭曰

見春秋保乾圖古斗字作斤與升相近而誤案續志律麻中篇

論麻凡三引保乾圖識文皆作三百年斗麻改憲所謂斗麻者

即古法冬至日在建星建星謂北斗也歲十二月以配天之十

二辰取斗杓所指為驗閏月無中氣則北斗邪指兩辰之間以

定四時而成歲漢興迄章帝改用四分麻適當三百餘年已應斗

麻改憲之議矣醜本謂漢更有四百年之難其數即起於三百

引者舊傳宜字並當在斗麻改憲下也

及杜真等上書訟之集解惠棟曰至乃斷鬚以自絕侯康曰御覽

益都者舊傳杜真孟宗周覽求師

孝故皇帝始置五經博士集解先謙曰至五經官本正作一經

所據本亦作一經案錢大昭以南監本闕本按闕本不言有

異字惠所據乃北宋本疑惟是本作一經玉海所引官本所據

皆是本也然證以章懷注則仍以作五經者為合否則未遑序

序之也注既引用前書儒林傳序於序言孝文時頗登用諸博

士具官待問及傳言韓嬰孝文時為博士何反忘之而疑文帝

時並一經博士不當有乎蓋正以文帝時雖已置博士實未嘗

偏及五

諸生橫卷錢大昭曰闕本卷作巷

應奉傳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地詳光集解惠棟曰至南山

四皓柳從辰曰高士傳四皓深自匿終南山不

公廉約已明達政事注為將作大將視事五年省費億萬侯康曰

百三十六引汝南先賢傳應仲華遜大匠除萬集解先謙曰東

觀記至繁茂長大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

疊生彬武陵太守侯康曰彬曾為通集解先謙曰官本彬並作彬大

本皆作彬

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官本無

大將軍掾韓卓議錢大昭曰卓字

又刪定律令為漢儀至允獲厥中柳從辰曰漢儀晉書刑法志引

晉志仍

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官本此下有事

博採古今瓊瑋之事官本事

斯文之俗官本俗

增聞聖聽刑法志引作聖德

識時俗嫌疑官本識

至場七世通顯注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從事郎中案上文彬

同疑彬彬古本通作

儒請傳必有子公高門之福注少高大門間官本注門間

爰延傳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官本無損者三友四字

徐璆傳字孟玉集解先謙曰官本玉作本仇下有字孟玉三字官本注仇下當是一作字孟玉脫一作二字官本係就監本改刊其正文作孟本與先賢行狀之作孟平非異文乃譌文以古書本平觀互譌也洪氏歷舉孟平孟玉兩說知所見本正文亦必作孟本廣陵海西人也地詳光武紀

王充字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後漢書四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集解惠棟曰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充少孤集解惠棟曰論衡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錢大昕曰論衡自紀鄉里稱孝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其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按索充鄉里稱孝此猶華稱其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橋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

虛受堂

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曰數諫爭不合去集解沈欽韓曰論衡對作篇建初五年中州頗歉穎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盜賊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起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曰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集解先謙曰官本著作置是初學記二十四引碑簡廣見事而作類聚二十一三十五五十八引同著論衡八十五篇御覽四百三十二四百八十四六百五十二引同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始得之恆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明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與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共之勿廣也集解先謙曰中郎不當鄙陋至此袁葛記事疏疏止自形其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郎罷州家居沈欽韓曰天府凡官府州郡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同農云治中謂其治職傳書之要然則刺史之治中從事主職

事綱紀於中者其別駕從事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
 則別乘隨刺史考覈於外也書曰夷吾充日充之天非學所加難前世
 孟軻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
 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集解惠棟曰論衡
 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歷數拜拜庚辛域際
 雖懼終祖恐猶神師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先謙曰性上奪養
 字官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
 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云羊傳云孽也集解惠棟曰
 非嫡子故曰孽張而符無外家集解惠棟曰禮妾子為君母之
 晏曰孺子曰孽而符無外家母從母服小功而所生之母無文
 是無服也蓋妾賤妾子不以所生之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
 母為外祖父母且無服也故云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
 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曰此遂不得
 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曰諷當時失得不欲章顯
 其名故號曰潜夫論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潜夫山在不
 涼府鎮原縣北里許相傳王符隱此其指許

時短討謫物情許政也足曰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
 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曰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或
 曰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
 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
 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
 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
 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故明主不敢曰私授忠臣不敢
 曰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曰私已乎左傳介之推曰
 以爲己力乎曰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
 之臣曰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集解劉放曰五世之臣案
 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先謙曰官本注殷作
 商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曰福祚流行本支百世詩大雅曰文王
 孫子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曰詔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曰爲功天

曰爲賊史記曰白起爲秦將與趙戰於長平坑趙卒四十五萬人
 於人也息夫董賢主曰爲忠天曰爲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
 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

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爲賢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
 不及矣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集解劉
 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殃與曰潛夫論夫竊
 貴忠篇作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與曰潛夫論夫竊
 位之人天奪其鑿論語孔子曰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
 鑿所以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
 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齒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
 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
 讒於道前人曰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集解蘇與曰潛
 下讀此疑避唐諱改耕賑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
 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
 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痲病集解惠棟曰潛夫論
 必擊繼而生痲蘇文志有痲癆方三十卷服富貴盛而致驕疾愛
 度曰音牽引之瘁說文云癆小兒癆癆病也

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
 都市趙將李牧爲韓將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
 以自殺見戰國策集解沈欽韓曰趙策作銜劍殺之於柱以

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曰山爲坤而增巢其上魚
 曰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曰得者餌也管子之文也貴戚願其
 宅吉而制爲令名集解惠棟曰漢圖宅術云宅有八戴禮以六甲之
 有五聲宅不宜其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曰商
 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
 水勝火火滅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不備得見
 官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案圖宅術班氏藝文不錄載見
 論衡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曰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
 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
 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

先謙曰注同誤 豈不惑哉豈不惑哉官本作何是

浮侈篇曰王者曰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

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

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

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游手為巧謂 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

翼翼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 今察洛陽資末

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

桑百人衣之曰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

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

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

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

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

則危矣集解先謙曰 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

防萌已斷其邪故易美節曰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

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 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

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幽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

日七月箋以于裕取狐狸為助女功食糞至剝粟為助男功大者

男女正功農桑也小者男女佐功皮裘蔬果也注云索綯之類非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曰謀姦合任為業謂相

合為任 或曰游博持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

俠也 或曰游博持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

惠棟曰陳羣新律序云雜律有博戲功臣表曰安邱侯張拾坐博

揜髡為城旦師古曰博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也皆謂戲而取人

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曰

巧詐小兒集解沈欽韓曰泥車造車也陸機士 此皆無益也詩刺

庶挽歌陶犬不能吠瓦雞焉能鳴

不積其麻市也婆娑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 又婦人不修中饋

休其蠶織 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 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曰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

憤 集解先謙曰官本 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

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

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曰書祝

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

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集解沈欽韓曰蓋采勝五 皆單費

百縑用功千倍集解蘇輿曰千倍當從元書 破牢為偽曰易就難

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 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

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弋 革鳥章帶集

履革鳥以章帶 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

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錦綺綺紈葛子

升越簡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縵也前書曰齊俗作水紈子細紈也

布又有葛馬雖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

絲作紈不可見風縵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賦曰布則

室多幽閉其女盡縵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縵布為女子布

也集解沈欽韓曰吳都賦注升越越之細者廣東新語葛越南方

之布以葛為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御覽八百二十 犀象珠玉

虎魄璠璣石山隱飾金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

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關實及大秦國吳錄曰璠璣似

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之文也集解先謙曰璠璣似

文倒作石山 窮極麗美轉相誇詫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

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駢衣車駢騎奴侍童夾轂並引

富者竟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

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

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 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

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曰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

數後世聖人易曰棺槨易繁辭之言也桐木為棺葛采為

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棺三

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葛也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緘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公君子曰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屬炭益車馬始用

不臣是棄君於惡也集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

先謙曰官本注僭作僭僭乎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曰賢與曰詔衰君曰忠安曰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

謂曰一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史記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威宣叔曰

衛之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強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

今曰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

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時是曰朋黨用

私乖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

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倖顏冉詳駭厥能則

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

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友

也為禦侮其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

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

和也如響集解惠棟曰左傳析父謂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

也且攻玉曰石洗金曰鹽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

錦曰魚浣布曰灰夫物固有曰賤理貴曰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

取長曰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曰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

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集解蘇與曰言有疵者出處默語集解先

勿彊舉為美潛夫論下有以壯虛聲四字可證謙曰官

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

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曰為國者曰有民也民之所曰為民者曰有穀也穀之所曰豐植者曰有民功也功之所曰能建者曰日力也化國之日舒曰長集解惠棟曰唐諱治章懷注後漢書隨文改易浮修篇亂生於治實貢篇上下之修治治金以鹽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述救篇凡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或作化或作正或作洗此篇治國之日舒以長改爲化國後人因之遂有光天化日之語豈非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曰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義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行一度乃上閣下亂力不足也孔子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閣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又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曰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

後漢書四十九

時公車曰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曰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曰神自畜難見如神也集解劉放曰令冤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加申時也今爲哺字也集解惠棟曰舖日加申則朝爲日加辰也說文又曰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東吏以舖時聽事申旦政也意氣謂請託也古人以竹簡相問遺修意氣謂之竿廣說見司馬彪莊子注周壽昌曰案既云舖即不得言朝疑作日字始合意氣猶言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已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特正而不撓事曲則詔意目行跡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跡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曰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

於廷曰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曰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曰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曰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曰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曰日月集解曰而猶乃也貧弱者無曰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言習慣成例貧弱者無曰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曰易侵苦而天下所曰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呂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曰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後漢書四十九

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曰明之哉夫謹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莫其辜戮曰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集解沈欽韓曰潛夫論述赦中有云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此所謂惡人高會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誇咤也案范史皆節錄非全文

而不得討遺盜者親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

1第 272 冊 頁 8 元 3 1

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種童種郭璞注云莠書曰文王作罰刑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種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康誥之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責

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被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

注云脫赦也集解先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

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曰成大化非已

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

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

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

財奉曰詔諛之辭曰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

哉謂第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集解惠棟曰顧其財與辭也論

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書曰解散之此未昭

後漢書四十九

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

定鄉人有曰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集解惠棟

書稱刺書以筆刺簡紙之上也又曰寫所寫此文也書姓字於奏

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

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之又曰爵里刺書其官

爵郡縣鄉里也孔平仲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

刺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集解惠棟曰魚豢典

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

迎集解惠棟曰服處風俗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

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且少居魯衣逢掖

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于家

仲長統集解通鑑胡注仲姓也商左相仲應周有仲山字公理山

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

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集解惠棟曰謝袁紹甥

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善待遇訪曰當

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已為

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已并州叛卒至

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荆州并冀之士皆曰是異統異其有

鑒統性倨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

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曰為凡遊帝王者欲已立身揚名耳而名

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已自娛欲卜居清曠已樂其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

果園樹後舟車足已代步涉之難使令足已息四體之役養親有

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學讀良朋萃止則陳酒肴已娛之嘉

時吉日則烹羔豚已奉之踴躍哇苑遊戲平林踴躍猶濯清水追

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早之名

後漢書四十九

其以上所雨馬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集解吳仁傑曰論語包氏注浴乎沂水

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案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

歌也說者以為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

諸家讀如本字誤又曰歸當作饋鄭氏論語曰詠而饋注云饋酒

食也魯饋饋為歸今從古王充曰詠歌饋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

饋食於高堂之上與古文論語合也安神閉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

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

以阜吾人之財今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道遙一世之上睥睨

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日少宮少商絃最清也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已陵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曰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充論衡曰蟬蟬化為

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騰

祿沈欽韓曰釋魚騰作騰無有鱗二字廣雅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有角日龍明龍無角日蛟龍注脫蚪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幃沉壑當餐九陽代燭
 天赤氣也在旁日韓在上日幄陵陽子明經曰沉壑者北方夜半
 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
 上枝也幄解惠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
 適何為局促天道雖夷見幾者寡日寡音該任意無非適物無可
 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惠棟曰左傳叔向日以樂宿憂杜注宿藏也孔穎達云言以叛散
 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下音戶叛散
 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集解官
 日西字監本作栖王會汾曰元氣為舟微風為柁音徒可反敖翔
 案山西與海左對今從宋本
 大清縱意容冶日治音古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
 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
 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統
 作昌言未竟而亡後漢書撰次之案董當作魏志
 劉劭傳注總藝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
 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董仲舒
 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集解蘇輿曰
 以此昌言於曹氏秉政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
 之時間以為漢地邪
 竝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
 不知去就疑誤天下益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
 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銜繼也夫或
 繼繼也
 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
 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
 古字通而已奮其前志
 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
 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

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
 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
 足已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已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
 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
 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
 同惡左傳洩治諫陳靈公曰公卿宣
 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
 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擊
 故名角觝蓋雜伎樂以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
 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
 棄亡人物漚漫彌流無所底極漚漫猶縱逸也漚音徒旦反
 莊子外篇曰漚漫為樂也信任
 親愛者盡佞詔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
 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
 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攘四夷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
 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集解蘇輿曰不仁猶癡頑謂於治亂
 漠不相關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
 四體不仁亦或言麻木
 班超傳兩手不仁是也沈溺致愚疾邪存亡已之迭代政亂從此
 周復集解先謙曰政
 亦治字避諱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
 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
 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集解先謙曰一
 切猶權宜也非能斟酌賢愚之分已開盛
 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已遠甚豈不然邪漢興已來相與同為編
 戶齊民而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
 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
 千羣徒附萬計徒眾也
 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
 蓄言其乘時射利也集解先謙曰廢猶置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
 能容琦璋也抱朴子曰
 琦瑋也琦瑋必俟盈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
 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

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耐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

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

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曰為罪焉源發

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

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

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踴高天踏厚地猶恐

有鎮壓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謂謂地蓋厚不敢不

壓作速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

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

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

温者將皆曰修潔為諱惡設智巧曰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

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

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狠虎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吞

食生人暴虐不已曰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集解官

日之時也三字監本誤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

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曰及今日名都

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

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二百二里南北一萬四千

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

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

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遭

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基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

餘年三方既盡萬不存一也集解洪亮吉日注孝平帝時道三十

四東西九千二百二里案前書地理志三十四作三十二九千二

百作九千三百續志王鳴盛曰南北一萬下彼有三千

脫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

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

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

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

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

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

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

委之曰士民之命假之曰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

魚肉百姓曰盈其欲集解先謙曰報蒸骨血曰快其情上有篡叛

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集解先謙曰官本

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

已然其沓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

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

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

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也後漢書四十九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

不可授之曰柄假之曰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

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

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志曰有

秩當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綸一采宛轉繆織

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當夫所佩

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集解惠棟曰法

言云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曰皆有秩當夫之印綬印綬之微

也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

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十室之邑百乘之家榮樂過於封君執力

智之子被穿幃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

闊益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

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已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人冒罪以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城旦之刑也漢律過失殺人不皆非值於死者也刑輕之不足已懲惡則假滅貨曰成罪託疾病曰諱殺假增滅貨以益其罪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曰來未曾枉善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也字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後漢書四十九

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教爾祥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曰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曰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曰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曰分人立政曰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集解王補曰縣下通典有一界字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沔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集解王補曰通典此下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使誰能自任緣邊之地亦可因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曰相數閱審什伍曰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

伍集解曰尉繚子云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限夫田曰斷井兼定五刑曰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長曰興政理急農桑曰豐委積去未作曰一本業敦教學曰移情性表德行曰勵風俗覈才藝曰敘官宜簡精悍曰習師田周禮曰斬牲以左右狗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器曰存守戰嚴禁令曰防僭差信賞罰曰驗懲勸糾游戲曰杜姦邪察苛刻曰絕煩暴審此十六者曰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際其老弱集解先謙曰官本際作除是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曰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曰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曰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土有不用未有少土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曰用天性究人理與頓廢屬斷絕屬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極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曰無為事之曰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為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又并田之法今不用君是不摹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又作及是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曰之化或曰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寧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烏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曰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曰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曰為奢

由其道而取之民不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廩曰粟貸不亦仁乎
衣食有餘損靡麗曰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
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養食者為清既失天
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
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繫謂自拘束而繫其 曰廉
舉而曰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 呂反 夫選用曰取善士集解先
本曰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曰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
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罟穿地陷獸 盜賊凶
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
所取者猥多也猥猶多也 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
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
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
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
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驚短集解沈欽韓曰 坐
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
舜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莘莘與殍同音皮表反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作通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
况三十稅一乎孟子曰 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
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 夫薄吏祿曰豐軍用緣於
秦征諸侯續曰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
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 祿班未定集解劉放曰 案可
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 今者土廣民稀
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 集解惠棟曰崔實政論云
悉不墾發其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祿
說與統同也雖然猶當限曰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
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集解沈欽韓曰 案統此篇曰不專任大臣故有外戚宦
子擁虛器若玄默之尸尚欲專任一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
相是猶屠薪湯謂之昌言可乎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
下爾雅曰冢大也貳猶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
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禮
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猶作謂 春秋之時
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
相而貳之曰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
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
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
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念疆臣之竊命愷猶恨也 數代謂元
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 集解惠棟曰唐
常通章奏而巳事皆決丞相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吏職
漢世官府不見臺閣之號所云臺閣者猶言宮掖中祕云爾蔡邕
傳邕上封事云司隸校尉諸州刺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
復默然以公府與臺閣並稱所謂官中府中蓋尚書令尚書僕
射與尚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為之權歸於此有司可直達上前故
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於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罷
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死免者至多不可枚舉至魏黃初二
年方詔天地皆勿劾三公統論切中其弊又黃瓊傳云遷尚書僕
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
尚書為臺閣也又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
漢官尚書為臺閣也又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
臺閣者尚書為臺閣也又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
章奏常為尚書也又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
無事之位損不所崇信又三國魏志王肅傳尚書侍郎開達故事其
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除
言明厚則功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勤各展其力莫相倚數矣
卿各以其事能之費鮮進仕之志勤各展其力莫相倚數矣
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夫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
矣五日朝而公卿大夫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
以事升朝故高祖謂之謂之夫六卿大夫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
使公卿五日朝故高祖謂之謂之夫六卿大夫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
五日視朝五日視朝故高祖謂之謂之夫六卿大夫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
之公卿之權分於近侍而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

言者王肅所論正仲長統所謂事歸臺閣三公備員而已者也又曰尚書固為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為尚書者士人多宦者少中書則皆宦者也以尚書與三公對言三公權不及尚書以前將軍領中書對言尚書又不及中書與三公對言三公權不及尚書以前將軍領尚書事而宏恭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為恭顯所殺矣尚書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微百官公卿表篇首敘九卿其於少府之屬官有尚書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將軍而其秩皆不高而表恭顯使鄭朋告其罪必候其假歸洗沐方上之其要則在尚書故恭顯使鄭朋告其罪必候其假歸洗沐方上之東漢將相大臣之不如宦人之尤親密故恭顯終能殺望之萬斯同補孫資為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國志薛夏以公事移蘭臺相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初中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白以臺也祕書署耳謂夏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書也而又屬之中書矣官不論貴賤唯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唯視時主之意向其制無時不改是以書之史籍紛若亂絲使人眩目因論臺自此曰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易選舉疲篤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也瘼病怨氣竝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曰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曰居斯位邪檢押猶規矩也集解通鑑胡注楊子見曰檢押就檢束也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文帝使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

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得縲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中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讓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自此曰來遂曰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曰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謂萬人姓困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曰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筦國家之柄及其快誅曰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敵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也曰為世非胥庭人乖飲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居殿飲不假物並清朴時也肇始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於知則應俗適事難曰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途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曰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投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釐失之何曰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
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
日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參差於上世齊一也猶攝互不
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
注用偽孔傳說鄭注給讀為給繒也司服注希讀為給或作備
公彥誤也江聲云古字段借以給繒其作希者乃給字之誤
會鄭意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
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獄于公曰
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公子度黥其師公孫賈也
矯用則枉直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
能折故葛履履霜傲由崇儉詩衛風序曰葛履刺褻也其君儉
衷也故履霜履履霜傲由崇儉詩衛風序曰葛履刺褻也其君儉
可以履霜鄭玄注云葛履賤皮履貴魏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詩曹
俗至冬猶葛履可用履霜利其賤也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詩曹
日蟬蛸刺奢也詩曰蟬蛸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云蟬蛸渠略也
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朝君臣皆小人也徒
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除陳禁厚下曰尾大陵弱防制太
奢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君作羣是
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斂威峻罰曰苛
薄分崩法以至分崩也斯曹魏之刺所曰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
曰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曰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
書鐫鼎事有可祥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傳曰鄭人鐫刑書杜預
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
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存德者能以
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
弛張之弘致可曰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鄭
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
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畫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方偏見也貴清靜者曰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曰柱下為誕辭

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
折隋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
不同也集解先謙曰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敝之規宜
日官本隋作隨是
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做矣如曰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
音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不限局曰疑遠集解蘇
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近也釋名曲局也相近局也文選魏文帝與吳不拘玄曰妨素則
質書塗路雖局官守有限李注引爾雅局近也
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枚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帶隅則
失詳觀時蠶成昭政術之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
先謙曰官本詳作詳古字通
虛受堂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終 後漢書四十九

